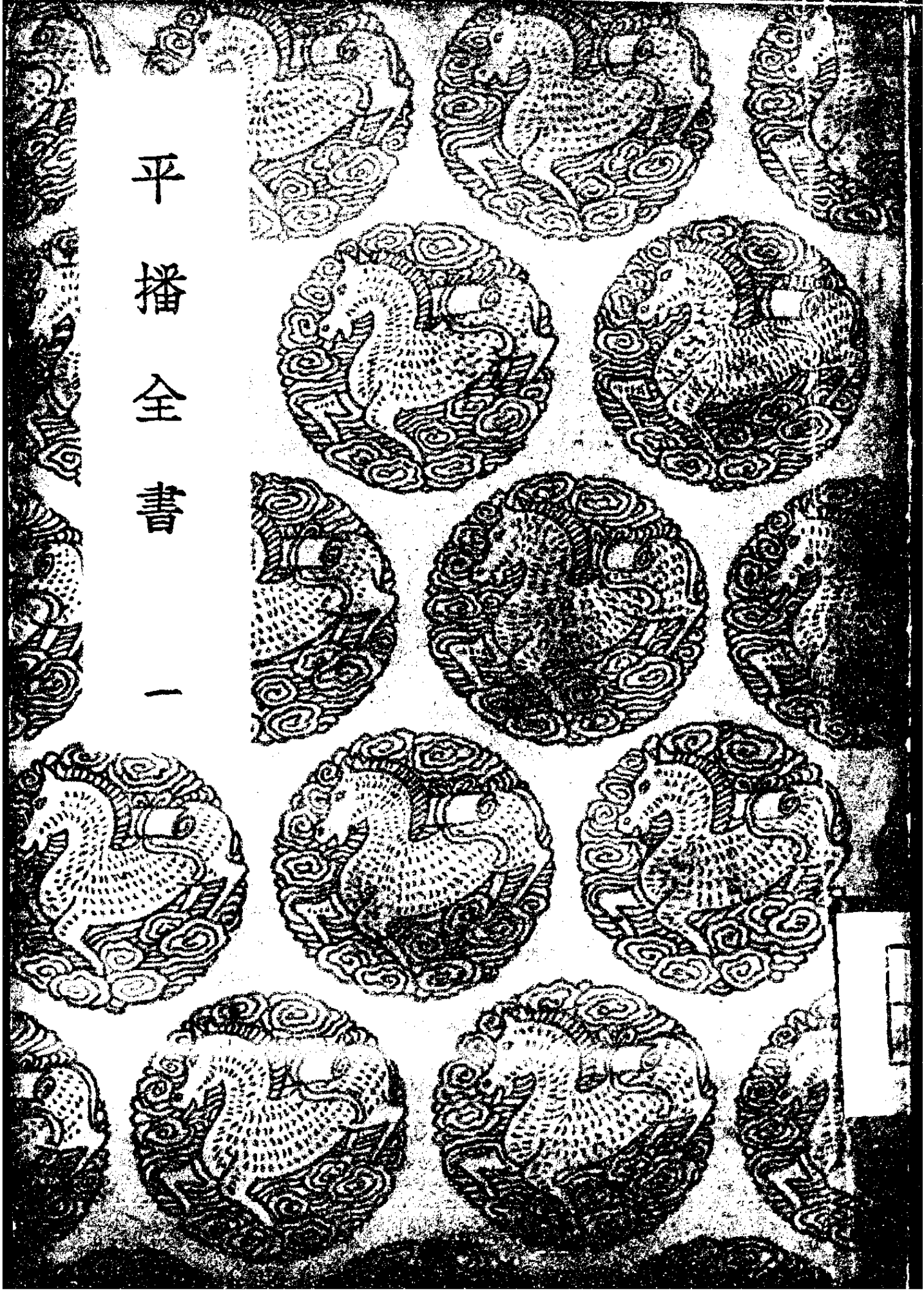


平播全書  
一





成集書叢

編初

者編主  
五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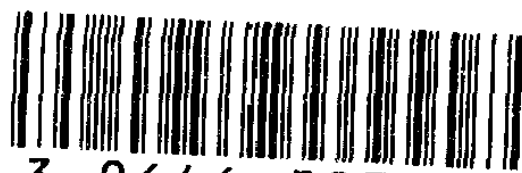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平 插 全 書

(一)



3 0646 5977 8

李 化 著

平播全書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平播全書敘

上之二十有八年，御史大夫兼司馬督府李公，帥師平播，已馳露布，獻俘闕下。上嘉悅，命從公次第諸文、武功及區畫善後事，咸備疏俱上。諸大夫以公經略西南，文告檄書，與先後諸疏，皆足詔來祀，垂不朽也。以屬守南大參王君編次爲卷凡十五，鏤成謂不佞悌久在行間，與觀其盛，不可無言以弁其端。悌也不類，曷足識公之大，獨念是書也，鳴主上中興之盛，錄平蠻將吏之功備矣。出師才百十四日，闢兩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盛事，紀之太常，自有國家祚土分茅彝典，嫩矣。公也不自功，且無樂人鳴其功，亦何庸敘。唯是元機睿算，石畫淵猶，所繇速於底績，足以泣鬼神而舒宵旰者，有其本之文，檄不載也。悌日奉幄籌，不披吐萬一，以彰往鏡來，嗣茲何攷焉。夫靈武之師，朔方以靖，元菟之捷，屬國以全，播不聞乎，而敢逆顏行，雖其井觀，岫負哉，然猾會也，豈自給若爾，固有所恃矣。今天下曷易言播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商道赫焉。中興舉一鬼國，尙淹三年。孔父所謂憊也。史稱楚頃襄王遣莊躡略巴黔，漢武帝遣唐蒙開夜郎，然躡卽王滇，自爲聲教，蒙入笮關，猶閉昆明。唐之南詔，乍臣乍叛，罷敝中國，蓋漢唐之盛已然矣。楊端取播於南詔，而世守之，八百年來未以易也。無論宋元卽我明運方開，皇稜大抗，百蠻君長，重足嚮風，日所出入之邦，靡不獻琛納寶，然傳穎川率二十四將軍南下善闡，其所削平，自段明而外無聞焉。鎮黔馬都督燁威，羅夷不獲自完首領，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三往十

閱年而思祿猶據孟養嘉靖初思田之役始勦終撫而盧蘇竟追天誅令襄威聞爲西南夷觀晒播會之所自逆也白石口而後震黔楚危三川脫復滋蔓諸蠻生心滇南數千里非國家有矣此豈小故也哉公弱冠魁海內振鐸梁魯稱絕唱入貳問政銀臺旋以中丞節撫遼至則有鎮武之捷馘首虜千數進貳司馬於是公文武兼才爲世推轂無兩矣移養歸來東山之望勃勃中原以播之弗靖西南鼎沸主上採輿望特從田間起公授總督川湖貴州節得便宜行事賜尙方劍偏裨以下不用命者誅以徇文武無大小遠近惟部署兵馬錢糧器械惟調度公迺提三尺擁六傳建三藩節制於錦水之陽賊揣且勦又欲張威挾撫也遂屠城戮將渝州且空城以避勢甚岌岌公陽爲詰責緩之而陰積糧治器程量軍實選將集兵課期分路計定方移節渝州登壇誓師八路徂征時賊欲衝突乎固未易矣梯由洮河來度棧閣遵錦江延見父老旁及輿阜言潘甚悉罔不人人難播也謂婁山諸嶮五丁莫開海龍圍高千仞難躋似以徒費兵力終歸一撫耳梯曰唯唯否否及抵渝侍公吉語日聞捷音狎至會知名渠魁非獻首轅門則稽顙戲下破關克峒如振落發蒙則何也公膚敏豁達急戎機則倚馬數檄坐策千里當竅會披狐兔則魑結跼躡羿羅蠻長爭前驅先徵調則秦越滇廣齊魏燕士奮戎行治芻餉則舳艫銜尾絡繹肩馱效飛輓犒卒伍則牛酒魚鹽薪蒸糗糒充宿飽拯疾厄則醫藥湯散金創疫癘濟緩急壯軍威則五帥貳師八路斬關揚熊虎聯兵勢則總一監司敵血誓盟申要束而又陷陳摧鋒縣重賞破關克坤崇世官大將受餌虓厥職貳師觀望責以死中軍勒限取其元賞信若萬戶及躬罰必若三尺在頸至於二帥壁後閱月未拔

不難移前兵攻後捐萬金使貪所繇連拔二城盡成俘馘尙有逸於疏外者總之太虛無物空洞有容巖巖千仞不可攀泱泱萬頃不可濬轉圜善任摻縱有神所以本也故自出師訖賊平疏數十上檄百千下隔千里而面譚洞幽微於觀火軍法稷直之嚴綜理武鄉之密宅心子儀之寬決策晉公之斷納降曹彬之仁而文章肖謫仙助業紹衛公又其家世淵源由來者遠也昔淮陰謂漢高曰臣多多益善今播之役兵逾二十萬分之八路相雄合之遞攻蓄銳繇斯以推曷難百萬多多益善奚以尙茲存茲法也夷無橫已。是書也。烏可無傳也。竊觀國家威靈遠軼漢代漢時丞相多自列侯出塞大誠唾手萬戶流光史冊不謂濫觴令甲文階不俟茅土之爵亦時有之威寧等封雖以首虜靖遠世祚實自征蠻粵考靖遠誓詞思祿所服也未幾輒渡金沙以攻猛密石爛江枯問之水濱耳自公平播百蠻君長狐兔含悲鯨鯢不波唐交綏之外國宋斧畫之餘邦無敢越志詎直拓地二千里哉傅穎川而後無功矣成功之後公飲然若無屏居苦伏深自摧剝疆吏上重事又憑牀裁定之痛嚴懷慈往往以泉魚之感發悲愴之調至令人不可讀國爲奇助家爲死孝公之謂矣酬勩有無奚知焉第西南之人謳唸肖象引領國恩我皇快於志而託眷重留督府圖其難爲封疆不朽其不遜烈麓川也明甚則開國山河以慰西南半壁爲公拭目之望也不筮矣若曰師保我公四世其同隄前事也何庸尸祝焉昔周大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公也以之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以豫齊遼蜀驗之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有我聖明在萬曆庚子嘉平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中卿張佛謹序并書

## 平播全書序

播州故戕河地。介在川湖貴竹間。扼險盤據奮矣。唐乾符中楊端者。取播地南詔。世官茲土。歷我朝率衆內附。遂以宣慰茲州。領二安撫。六長官如故。大都視爲徼外部。曲取羈縻而已。迨至裔孫應龍。憑累世資。驍雄黠武。國家嘗倚之起戰功。乃不勝牀第杯酒之昵。戮及無辜。諸夷落重足上變。告諸不法事。先後論有年。議者引匈奴雖強。不當漢一大縣語。否則謂洞蠻苗熨。蟻聚荼布。我且東西多事。有加以尺檄定之。何用觀兵。欲假勦以堅撫。而會不聽。欲乘撫以圖勦。而會又不聽。是用撫與勦兩無當。會益驚。天子赫然震怒。起御史大夫兼司馬李公田間。總三藩師。假便宜。賜尙方劔從事。公聞命乘傳速驅之。時我兵未集。綦江勢若累卵。遂爲會所乘。兩裨帥力戰死。勢張甚。川以東諸郡邑。無不人人惴恐。公曰。今日之不利。視白石飛練百倍。不一大創之。何以釋主上西顧憂。乃移鎮渝州。部署文武將吏。刻日督師。分八道破重關以進。會計無復之。父子相對泣下。退保海龍囤。賊衆各烏獸散。八道兵團圍數重。設雲梯仰攻。健兒猱升。直擣其穴。會乃雉經死。俘妻子戚屬若干人以獻。播遂平。夫平播之策。人人能言。卽人人不能言。言撫者嫌於玩寇示弱。而言勦者苦於枵腹空拳。中牽外掣。訖無定畫。他姑無論。卽大將中尙有欲重以事權。假之數年者。公陽爲文告緩之。而陰治餉調兵。羽檄四布。遠近戒嚴。惟斷乃成。則裴晉公之平淮蔡也。會據險設伏。如虎負嵎。假令舟中無敵。則一夫當關。安能得志。公廣布間諜。遂以神機。久乃懷疑。空闕不



守謀以代戰、則杜元凱之破吳人也。往者數戰失利、會且謂我易與。公善用靜、靜於泰山。公善用動、動於流泉。故一傳諭、而會不復窺葦。再誓師、而會不敢拒關。三詰責諸將、而會遂授首。軍中破膽、則韓魏公、范文公之宣威西夏也。渠魁既殲、協從諸夷苗、悉置不問。募民實塞、畫井張官、起瘡痍、存新舊、一切善後、即憂且病、直鯁鯁然爲千百禩、建不拔、則諸葛武侯之表出師、班定遠之語任都護也。蓋公天才元略、如有神授、以故將兵二十餘萬、行師才百十有四日、而諸所指畫、省若括、轉若樞、易若摧枯、料敵形如觀火、故有所建請、若指掌。若而談、是以朝上夕下、天子不待三賜問、而即報可。公志益發舒、其治軍益明肅、毋論練卒蒐乘、廣儲蓄、稽尺籍、申賞罰、轉怯令強、因形爲勢、即細之醫藥、米鹽、衣被、履屐之間、靡不得其任。以故取事易而徵效速也。嘗攷明興、將相之業、相爲用者、率推靖遠新建、乃忠毅詳而少遜於文、非公比也。至若詳而文、文而鴻爽、足以宣明其意、惟文成爲最、而公其埒之。抑又聞公少喜言兵、已而敷歷中外、振鐸梁魯、薦登八座、卽羽書倥偬中、雍雍鎮以儒雅、由斯以談、公之所就、業經緯如日星、何論輝映昭代、卽吉甫之憲萬邦、何讓焉。公以宅憂歸矣、然公之功在勳府、勞在程書、根本之計在內地、訐謗在邊陲、方今縣寓多故、行且召公建鼎鉉之業、以光贊中興之盛治、其利於社稷、寧不宏多。彼靖遠新建、有社稷功、其大用由經略蠻夷起、今天子神武、日紹法祖宗成憲、不靳重典以酬勞臣、以公之鴻伐、彪炳乃爾、行當胙茅土、盟河山、視靖遠新建而三也。猗歟麻哉、文耀役在行間、經紀轉餉首功之事、每受蒞幕府、稟仰最悉、聊撫耳目所睹記、論述其大都如此。如曰公之功高燕然遠甚、夫夫才不孟堅若、直爲斯集糠粃耳、則文

燿何所逃罪。萬曆辛丑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管分巡上川東道兼整飭兵備沅陵張文燿頓首謹序。

## 平播全書後序

本朝西南夷部落以百數。常有事。以其聲教阻絕。不甚治也。自上卽位。靈威四暢。收建武。討松州。類有成績。論者以爲美談。迨播事起。輒皆以爲難。不輕議勦。然圖事成功。赫赫可稱。斯固未易言矣。李公旣定播西還。因出記數百篇。以視嘉謨。曰。此軍中奏檄書記也。可論而存之否。嘉謨退而序品。踰年書成。竊以爲西南夷。遠於王化。山川深阻。毒霧箐林。非人所居。雖好兵者。未能旅遠也。其中播最大。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財富。逆酋用之。敢於衡命。震驚天下。使天不悔禍。事未可知。以其權力。較之思州籠川。譬如象馬之於雞豚。大小莛楹。何論建武二夷。然公也。討之不數月而平。嘉謨親在軍中。備見行事。今讀是書。凡握算之奇。制勝之略。雖不可以言盡。然足以窺其萬一也。頃已列狀上聞。國家報功。每無所恡。搢紳先生。非有軍功不侯。然史牒具存。以功而封。如靖遠新建之倫多矣。思州小醜。未底靈誅。金沙受盟。旋即不順。列祖猶以荒服用兵。當獨小故。不難裂土而侯之。況茲討播。功烈較然。足以垂之萬世。以是受百里之封。開河山之誓。豈爲溢乎。后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行事。洋洋乎其盛也已。夫恩威賞罰。軍之善物也。言辭號令。政之要體也。播有事以來。議者盈庭。其言如蓬蘽藤。萬然。此依彼附。期於牽總。其得失可鏡已。及公受命。奏書羽檄。旁午於道。使者項背相望。每一紙下。指畫禁戒。無論其他。皆入敵之左腹。披緘導卻。孰敢差池。上旣神聖。善於任使。每奏上。輒報可。先是東征之役。羣情鼎沸。公車日受封事。以百數。今茲迄無一言。一二

老成唯交相贊勉。幕府檄下。無論官庶。即蠻夷大長老。絕無知識者。莫不擊踴捧誦。人人以爲能得其意。世之居一官。建一事。造作新書。以企流布者多矣。豈其若是。故無翼而飛者。制其實也。不鑿而入者。選其美也。古今一揆。賢智者得而操之。又惡可以彊致乎。昔太公望佐武王滅殷。其君臣論說。著於六弢。諸葛孔明相蜀。號爲忠武。遺書心法。儒者共稱。兩君子依歸明聖。言有持循。故足以傳於後世。以貺公書。抑嘗有說。夫用兵之難。久矣。約論是編。詳其意旨。可略而言。蓋有事有變。而能居者。故機鏑已新。存舊可以弛敵。羽括漸乖。擊刺可以反正。衆口囁囁。不復恤也。亦有隱而難知者。因敵爲形。形生而能盡。緣物爲事。事小而能周。芻狗滔滔。不復存也。亦有用而不恃者。蠻夷悍帥。乘時之敵。而鬪其捷。則曲盡抑揚。必爲我使。譬之善醫。天雄烏喙。可以爲效。而不爲毒。天下從而信之。不復疑也。又有近而應卒者。雖讓聞行。慶賞亟發。百變而不吝。狎至而難尋。譬之說者。以蜜說甘。及其窮也。又以甘說密。狀若連環。以爲鼓舞。衆莫不從。不復攜也。亦有繁而必整者。材用亟收。虛中以應。事端雜至。隨衆可同。故集餉散兵。種種諸事。四方皆以爲難。而顧盼舍然。罔不大定。不復稽也。又有盡而不汙者。靡有不甄。靡有不贊。行之容容。爭者銷而異者化。懸之以示天下。無間焉。不復抗也。以是數者較之二君子。其書具在。審虛實之規。采情形之辨。酌輕重之倫。明古今之致。其大槩可辨已。是編之傳。尤信西南用兵數役。皆有典藉可攷。未有若斯之赫赫絕羣者。嘉謨譚陋。寧足知公。姑論其略如此。時事方殷。公爲社稷之鎮。是書之行於世。古人所謂珠玉金石不足喻也。輒爲天下識之。萬曆辛丑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薊邱王嘉謨謹序。并書。

謹按四庫全書提要云。播州楊氏。自唐乾符中據有其地。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萬曆初楊應龍爲宣慰使。恃險作亂。詔起李公化龍巡撫四川。尋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進討平之。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因募軍中前後文牘。編爲是書。前五卷爲進軍時奏疏。六卷爲善後事宜奏疏。七卷爲咨文。八卷至十一卷爲牌票。十二卷至十四卷爲書札。十五卷爲批詳爲祭文。明代用兵。大抵十出而九敗。不過苟且以求息事。而粉飾以奏功。惟平播一役。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成功頗速。史稱化龍是役。可與韓雍項宗埈。其出師次第。雖載其大綱。而情形曲折。則不及此書之詳。具錄存其目。亦足資參考也。末有萬曆辛丑四川布政使參議王嘉謨後序。稱身在軍中。備見行事。蓋所言猶爲實錄云。此書所載之文。不必出李公之手。皆書記吏胥稟命而作。於事之始末。賊之情形。統籌全局。胸有成算。處處安排。著著中肯。雖非出自李公。紀事亦可謂詳明矣。世之讀是書者。慎勿以其文煩詞。偶而忽之也。原刻前有數敘。今摘其切於當時情事者錄之。以冠於篇。光緒十三年六月中旬王灝謹識。

# 平播全書目錄

## 卷一

### 奏議

報到任疏

請設中軍疏

報播酋屯兵疏

報播酋陷城疏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苗兵疏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請罷開礦疏

添設裨將疏

再報播酋情形疏

防兵鼓譟疏

請內帑增將兵疏

平播全書 目錄



更調府佐縣令疏

卷二

奏議

二運大木勸懲疏

懸購規則疏

糾劾逗遛將官疏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調補監司道官疏

增復府佐疏

褻廢將官疏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互調州官疏

擒獲奸細疏

議處貴竹儒將借給餉金疏

播酋犯貴屯擾并催兵餉疏

給由疏

卷三

奏議

初報捷音疏

留總兵劉綎勦播疏

地方災異疏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報進兵日期疏

二報捷音疏

合江客兵交關疏

克桑木關烏江關三報捷音疏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保留方面官員疏

查參黔路得關復失將官疏

請停撥括疏

平播全書 目錄

平播全書 目錄

贈錄戰將王芬等疏

辭陞疏

糾參庸狡文武官疏

糾劾有司疏

卷四

奏議

攻剋婁山崖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剋破龍爪等國五報捷音疏

六報捷音疏

丁憂疏

大報捷音疏

告病疏

請褻蜀王助餉疏

議留免覲疏

三懇告歸疏

獻俘疏

露布疏

查參黔路失事疏

乞宥程布政等疏

乞卹張監軍疏

卷五

奏議

敘功疏

卷六

奏議

播州善後事宜疏

四乞歸疏

五乞歸疏

敘助兵餉疏

黔省善後事宜疏

平播全書 目錄

六乞歸疏

乞優處府佐疏

糾參點帥疏

七乞歸疏

川省蠲免疏

八乞歸疏

請補播州缺官疏

繳寶劔疏

銷算軍餉疏

進播州圖疏

請卹典疏

卷七

咨文

咨貴州撫院防播

咨浙江山東借兵

咨陝西各鎮借兵

咨兵部討將官

咨湖廣撫院防會

塘報播事

咨湖廣備糧餉

咨貴州責安疆臣

咨雲南調兵

咨黔省撫院趁時糴米

咨催湖廣買餉米製火器

咨貴州巡撫增議防兵

咨貴州防石阡

咨河南催兵將

咨貴州防守思石地方

咨廣西調兵

塘報播事

平播全書 目錄



咨貴州集兵

咨湖廣儲集兵糧

塘報夷情

咨湖廣備兵

咨湖廣撫院移駐沅州

咨貴州徑催雲南兵

塘報播事

咨催福建廣西解餉貴州

咨湖廣再備糧餉

再咨湖廣催軍餉等項

咨湖貴整備兵糧聽候舉事

咨固原甯夏榆林買弓箭

咨湖廣防犯

咨貴州防犯

咨貴州督勵安疆臣擣巢

再催湖廣官兵

咨催湖廣官兵同黔兵併力舉事

咨貴州整兵進剿

申飭湖貴加謹防護輿偏地方

咨覆湖廣

咨湖廣支銀協濟貴州

咨兩省約期進兵

咨湖廣催兵運餉

發銀思南糴米

咨湖貴分解漕糧接支

咨覆湖廣進兵

行查烏江河渡失事

調滇兵咨貴州備餉

咨湖廣催漕糧折銀解充軍餉

咨覆貴州照批行湖廣助餉

平播全書目錄

破園塘報

撤各省官兵回咨

回覆楚省

咨賑民夷

查議善後

黔省善後

卷八

牌票

行總兵萬鏊移駐重慶

行貴州司道防會

調天全兵

約束官兵

防會報復

議官造軍器

設保甲

預行整備精兵聽調

諭楊會

行湖省防會

查鄰播府州縣防禦事宜

買餉

檄萬總兵

行上東下南敘瀘三道防守

再諭楊會

防禦渝城

行巡下南敘瀘兩道移駐

行各分巡道募兵防守城池

行道募勇兵

柄牌三諭楊會

調取西南倉穀

催買馬

平播全書 目錄

諭民收稻不必逃避

行守巡道募兵查奸細

責成道守南川江津

行巡下南道隄備

行合江防守

調王夢吉領遠營兵救合江

查議湖貴兩省備禦事宜

行貴州貴甯各道防守興隆等處

行荆南道調施州兵

行候代總兵沈尙文防守

催貴州議兵糧火器等

爲永甯杜塞禍源

責安疆臣防守

緝拏奸細

行貴州思仁守巡隄防

查送楊可棟屍棺

行貴州布政司趁時糴米

行貴州沈總兵及思仁道防禦石旣

禁兵騷擾

行巡東南二道放糧規則

行三省禁硝黃鹽斤入播

發將兵守南川

責成永甯自衛

查南川江津餉

責成製造軍器

申嚴東南四道防備

行督餉道往重慶理餉

行川東守巡道備兵馬糧草

行按察司兼理監軍事務

行巡下南道督永甯兵

平播全書 目錄



宣諭

行湖廣布政司料理兵糧

申飭道鎮防會

催湖北守道督餉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行守巡荆南道調施南兵

行總兵劉綎隄備重慶江津

計處軍餉

申飭道鎮加謹防禦

柄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騷擾

操演官兵

再委文職押兵

行湖貴操演官兵

調永順保靖兵

再備湖廣布政司備餉製器

獎勵安疆臣

申嚴保甲密查奸細

卷九

牌票

責令安疆臣奢世績乘虛持集

建房張二將祠宇

行令各將官置私記腰釘

製買船隻

給播州生員王達諭夷獻關

行辰沅兵備道召五司官兵

寶劍諭言

招降播地叛苗

申飭三省道鎮嚴加防備

獎勵永甯官兵

平播全書 目錄

申飭川東道鎮防備

議酌二將事權

行東西四道查議運餉人夫

行三省申飭詐僞

發兵綦江

再申飭三省邊防

督勵安疆臣擣巢

行湖廣布政司催兵糧

約束客兵

委總兵劉綎防守綦江

調施南兵入黔

查催糧料烘炒等項

撫苗告示

行貴州道府招撫苗夷

行二省各道驅逐播賊

再催湖北督餉

行六監軍招降

投降執照

質妻子投降執照

禁止恐嚇

勸銀募運餉夫

禁邊民劫殺降夷

行湖貴總兵應援思石

申嚴南川防守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行思石仁守巡道查龍泉情形

酌定運夫行四道

行道鎮會議護運交收事宜

安置降夷

通行水陸二路防賊逃遁

平播全書 目錄

犒馬千乘

再催貴州布政司兵糧

發令南川并湖貴各營軍道

行總兵劉綎進茶江

安置茶南台各降夷

行兩省約期進兵

分遣督陣員役

檄責總兵陳璘

發劔

行各道并委官料理各司職事

行拏楊惟中

禁殺降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爪探湖貴進兵日期

責成奢世續臨陣

犒冉御龍

行道鎮破酋狡計

行湖貴道鎮分定官兵信地

行湖貴二省照川中懸賞

令催安奢二土司進兵

行高推官專督土兵

卷十

牌票

行令各道徑自料理軍中事務

行四兵道督催運夫

行川東道鎮申飭碁江軍情

行道鎮禁兵爭行連坐之法

行劉總兵截殺

行四兵道催兵糧

曉諭進兵

平播全書 目錄

查動銀兩招撫投降苗寨

行劉帥防賊衝突

行安疆臣一意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申定衝鋒賞賚

獎總兵劉綎首捷併催兩省進兵

禁軍兵不許執指運夫

督勵運餉官夫

催總兵劉綎進兵

催督安疆臣進兵

申諭兵將

行五分守動倉穀碾米

獎賞克洞官兵

催各路進兵

查通省庫銀解充軍餉行守巡道

行湖北道運糧

再催碁南進兵

催永甯合江進兵

催進兵

催湖貴進兵

布散賞格

催南川進兵

催永甯進兵

查合永二路兵情

再催湖貴進兵

催偏橋龍泉興隆進兵

告示發總兵劉綎

催安疆臣進兵

催永甯路進兵

勸務農業禁兵騷擾

平播全書目錄



再催南川路進兵

行總兵陳璘由白泥進兵

催總兵劉綎進兵

行湖廣催餉究革管糧通判

再催湖貴進兵

俘獲賞格

責成袁年王繼先於本地方護餉

委黃通判管偏橋糧運行督餉道

催彭元錦進兵

獎馬千乘

獎戒陳璘李應祥二總兵

催龍泉進兵行思石道

催棊永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行擊劉效節楊惟中

再禁殺降

獎賞破桑木關官兵

再催碁路進兵

以地畝稅糧派軍餉

以丁糧派夫價

催總兵劉挺進兵

催各路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再催永甯進兵

行龍泉路官兵相機戰守

申飭龍泉招降報功奸弊

碁江路糧餉不繼行擊參將麻鎮

諭催永甯進兵

催永甯兵

詰責安疆臣

平播全書 目錄

行重慶府發銀賞龍泉功

催碁永二路進兵

催湖北道運糧

給施州衛指揮唐一獻加銜劄付

責水西進兵

行獎安疆臣兄弟

行守下南道督夫

催湖省道鎮會兵擒巢

行監軍道獎賞破關

申飭軍中匿婦人

卷十一

牌票

修碁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黔路乏糧行餉道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催彭元錦進兵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催各路齊心擣巢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行陳李二總鎮合營進攻

詰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行各路會合舉事

發陞官空劄

行道鎮協力進勦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行守東道監軍

行守東道督餉

分布四面攻圍

行總兵劉挺進兵

平播全書 目錄

再催破圍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行各道查敍功次

柄牌催兵攻圍

再催各路攻圍

查奢兵私相兌糧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圍後

令降民復業

行道鎮攻圍勿准詐降

再催攻圍

營中禁約

委中軍官監督攻圍

查水西通賊

查賊詐死趨兵擒巢

催解各路中軍官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圍擒巢

革吳廣職銜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再申飭殺賊

再催攻圍

攻圍條件

行湖貴鎮道申飭祕示條款

禁取破圍財物

查革蔡知府監紀

獎總兵劉縱

催總兵陳璘攻圍

再行分地攻圍

行三省監軍攻圍招降

平播全書 目錄

查妄報功

聞訃申飭

申飭輪攻日期

破賊厭鎮法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查妄報功

行畢節道退兵攻圍

用計破圍

行造益元散發營井中途安置

稽查餉米

選鋒破圍

申飭監紀職掌

行周國柱領兵守播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鑄銅鼎銘文發各土司

立銅標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查處獻俘銀兩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器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卷十二

書札

內閣趙沈二相公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田東翁大司馬

郭青螺中丞

又

內閣趙沈二相公

莫副使睿

平播全書 目錄



二

重慶府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莫副使

又

蔡副使守愚

陳毓台中丞

莫副使

王晴江中丞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又

支簡亭中丞

劉總兵紘

來副使三聘

劉總兵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曾景默中丞

詹參政啓東

萬總兵鏊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徐僉事仲佳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來副使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莫副使

又

萬總兵

莫副使

萬總兵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少司空趙甯宇公

來副使

又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內閣趙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萬總兵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來副使

劉參議一相

又

李參政維禎

來副使

又

莫副使

李副使廷謨

田東翁大司馬

莫副使

萬總兵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來副使

劉參議

來副使

洪副使澄源

劉參議

楊小林少司馬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張監軍棟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平播全書 目錄

平播全書目錄

劉參議

徐僉事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徐理齋中丞

張監軍

楊濟寰中丞

劉參議

徐僉事

支簡亭中丞

史副使

劉參議 莫副使

史副使

劉總兵

易按察使登瀛

楊監軍寅秋

內閣道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徐僉事

來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季文

楊監軍

史副使

又

盧副使泮

郭青螺中丞

又

沈按察使

支簡亭 郭青螺二中丞

沈按察使

張參政文耀

平播全書 目錄

徐僉事

來副使

劉參議

童總兵

魏參議養蒙

郭青螺中丞

又

陳總兵璘

楊監軍

田東翁大司馬

內閣沈祖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農 戶科 職方

少司空趙甯字公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楊監軍

張監軍

陳總兵

支簡亭中丞

諭副總兵曹希彬

塘報書

支簡亭中丞

貴州張監軍存意

郭青螺中丞

劉總兵

陳總兵

沈按察使

史副使

高推官折枝

內閣趙二相公

卷十三

書札

平播全書 目錄



平播全書 目錄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思南陰知府銘

沈按察使

陳總兵

高推官

李總兵應祥

陳總兵

童總兵元鎮

高推官

諭遊擊王之翰

諭參將吳文傑

徐僉事

謝監軍 劉參議

徐僉事

湖廣胡魏二監軍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總兵

郭青螺中丞

宋芳籠按院

陳總兵

劉總兵

馬湖蔡知府宗憲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陳總兵

劉參議

謝監軍

劉參議

劉總兵

徐僉事

郭青螺中丞

平播全書 目錄

支簡亭中丞

劉總兵

史副使

內閣沈相公

郭青螺中丞

雙流知縣鄧宏烈

江津知縣陳大經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總兵

吳總兵

路副使雲龍

劉參議

又

劉總兵

陳副使與桓

楊監軍

張參政 三道同此

謝監軍

湖廣川南道鎮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永順司宜慰彭元錦

蔡知府

郭青螺中丞

支簡亭中丞

劉參議

劉總兵

高推官

貴州張監軍

劉總兵

貴州三司

平播全書 目錄

史副使

劉參議

劉總兵

劉參議

徐僉事

吳總兵

劉總兵

吳總兵

高推官

劉總兵

陳總兵

支簡亭中丞

洪副使

張參政

劉參議

三省鎮道

郭青螺中丞

張同知鼇

張參政

蔡知府

楊監軍

張監軍

內閣沈趙二相公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謝監軍

張監軍

劉總兵

張同知鼇

高推官

張監軍

平播全書

目錄

謝監軍

劉總兵

三省鎮道

魏監軍

貴州撫道

謝監軍

高推官

李修吾中丞

戴鳳岐制府

劉總兵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蔡知府

貴州張監軍

吳總兵

郭青螺中丞

吳總兵

劉總兵

謝張二監軍

高推官 馬總兵

劉參議

張參政

諭副總兵曹希彬

吳總兵

張同知

汪登原中丞

劉參議

楊監軍 董總兵

吳總兵

張監軍

徐僉事

平播全書 目錄



平掃全書目錄

陳總兵

張監軍

吳總兵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謝監軍

吳總兵

劉參議

高推官

謝監軍

支簡亭中丞

張監軍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蔡知府

李總兵

韓監軍

史副使

楊監軍

張監軍

李總兵

張監軍

劉總兵

楊監軍

洪副使

魏監軍

詹副使

梅參議

劉參議

內閣

趙沈

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貴甯道梅參議國樓

平播全書 目錄

楊監軍

宋芳麓侍御

郭青螺中丞 宋芳麓侍御

史副使 劉參議

趙州同

史副使

又

楊監軍 洪副使

卷十四

膏札

吳總兵

鄧知縣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吳總兵

劉參議

張監軍

陳總兵

劉參議

又

熊參議宇奇

張參政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總兵 監軍 監紀

魏監軍

吳總兵

史同知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內閣沈通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詹參政

陳總兵

平播全書 目錄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劉總兵

史同知

楊監軍

劉參議

張監軍

陳總兵 魏監軍

張參政

馬總兵 高推官

支簡亭中丞

史同知

高推官

郭青螺中丞

史同知

張同知

蔡知府

吳總兵

劉參議

高推官

劉總兵 史同知

張監軍

魏監軍

劉參議

陳總兵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史同知

洪副使

劉總兵

詹參政

史同知

平播全書 目錄

平播全書目錄

張按察使梯

梅參議

總兵 監軍

郭青螺中丞

梅同知

張監軍 張按察使

史副使

沈按察使

魏監軍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又

江纘石中丞

劉參議

張按察使

張監軍

監軍道

吳總兵

劉總兵

諭宣慰安疆臣

陳毓臺中丞

蔡知府

張監軍

劉總兵

謝監軍

蔡知府

三省鎮道

張監軍

易按察使

吳總兵

張參政

平播全書 目錄



江續石中丞

監軍道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劉參議

洪副使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

史副使

張按察使

鄧知縣

張按察使

劉總兵

史副史

張監軍

陳總兵

高推官

張監軍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內閣趙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又

張按察使

沈按察使

楊監軍

史副使

張按察使

劉參議 徐僉事

張按察使 六監軍

陳總兵

劉參議

平播全書 目錄

蔡知府

內閣沈趙二相公 兵科 職方

謝監軍

張按察使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胡魏二監軍

湖貴撫按

郭青螺中丞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思仁道陳副使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曾景默六

中丞

胡監軍

又

史副使

卷十五

批詳一百八十二則

祭文三首

平播全書 目錄

# 平播全書卷一

## 奏議

### 報到任疏

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化龍謹奏  
爲到任事。臣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奉旨在新養病。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四川巡撫員缺。比照兩廣事例。改銜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務兼理糧餉。該本部等衙門會推疏名類請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臣望闕焚香叩頭謝恩。訖。續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庸臣。驟膺新命。懇乞天恩俯容辭免。以安分義。以重地方事。奉聖旨。西方有事。特設督撫。李化龍著兼程前去到任管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爲狡酋殘暴無忌等事。奉聖旨。楊應龍輒敢糾苗殺官。好生悖逆可惡。著卽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及劉綎。著遵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剿。不許延緩滋亂。餘俱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爲播苗大殺官兵。飛報緊急軍情等事。奉聖旨。是這叛苗圍劫事情。著該撫按嚴勘

明 長垣李



具奏。李化龍并郭子章、爾部裏馬上差人催他到任。俱限於五月內接管行事。欽此。又准吏部移送新頒敕書一道。關防一顆到臣。臣接領欽遵。兼程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入四川境。隨准前任巡撫右僉都御史譚希思咨送原領符驗關防吏卷到臣。接管行事。除舊關防一顆另疏奏繳外。爲照臣化龍才術短淺。品格下中。文不足以經邦。武不足以定亂。況當病廢。已分沈淪。過蒙皇上收之泥塗之中。授以節鉞之寄。任兼督撫。舉軍民夷虜。悉聽指揮。地盡西南。總巴蜀楚黔。咸歸統馭。寵榮若此。報稱謂何。臣敢不勉效忠貞。力圖建勳。民力竭矣。必噓枯起仆。拯萬姓之瘡痍。國體在焉。須勵氣宣威。息三藩之氛祲。奠封疆於萬里。釋宵旰於九重。此臣所以報皇上而酬恩遇之職分也。臣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除應行事宜。陸續料理。陳請外。所有到任接管行事日期。合行奏報。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齎捧謹具奏聞。奉聖旨。該部知道。

請設中軍疏

題爲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權。以資戰守事。臣本書生。不習軍旅。頃因西方有事。皇上特設總督。俾兼三省軍務。過探廷推。起臣於田間而任之。控辭不獲。且奉嚴旨。臣惟人臣之義。事不避難。遂冒暑攜家。兼程抵任。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入境。交代受事。六月初十日至省城。延見吏民。臣畿內人也。去蜀遠在四五千里。不知蜀事。入其地。乃知蜀蓋偷安弛備之國。自開創以至於今。非一日之積也。其中沃野千里。四面皆溪山。土司環而居之。蜀故無兵將。止借土司爲兵將。諸凡征討。止調土司。此輩有忠順者。有桀驁者。甚至

熟知內地虛實，肆然驕蹇，不奉漢法，至與官兵相抗。則今日播州是已。夫居重馭輕，王道之經，尾大不掉，立國所忌。假令鎮城有主兵一二枝，諸所征調，不倚土司，未必至是。故鎮城之應設兵將，自昔已然，不獨今也。今臣業已爲總督兼三省，又當多事用兵之際，兵將之設，尤不容已。查得各邊總督俱有中軍官，主傳宣，以副總兵爲之。又有標兵二三枝，備調遣應援，以遊擊領之。臣今事任相同，相應照例設立中軍副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聽兵部銓除。標兵二枝各三千，聽臣於本省及別省召募。臣又查得各邊督撫俱有欽頒令旗令牌，以便行事。今蜀中巡撫衙門，舊有符驗一道，令旗十二杆，令牌十二面，但原係欽頒巡撫收掌者。臣衙門既已改設，旗牌亦宜另給，以新耳目，以重責成。臣又查得先年總督邢玠所領敕書內云：如川貴兵力不敷，即將湖廣土漢兵就近調取。其浙江福建雲南兵將俱聽調遣。截殺及近日兵部覆請貴州總兵事任，亦奉旨雲南廣西一體應援擣勦。今湖廣已爲臣屬，應得徑行調遣。其浙江福建雲南廣西原未議及，但浙福兵雄天下，雲廣壤地相比，必須並得調遣，乃便行事。亦應照前申明。至於陝西一帶，各邊俱係勁兵，又去蜀最近，雖禦虜事重，而防秋有時，儻此中夷情重大，兵力不敷，亦容臣與各邊督撫酌量衝緩，就近借調一二枝，則力逸功倍，又與彼地防守不大相妨，亦應預行申明，以便斟酌調取。又山東有召募南兵，原爲防倭，今苦於難散，正在戍守，若借以防播，尤爲兩便。以上事宜，通應題請，伏乞敕下兵部查議。如果臣言可行，乞賜覆請，將臣標下銓除中軍副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俱以熟練勇敢，知兵將官爲之。浙江福建雲南廣西將領及土漢官兵，容臣酌量事勢緩急，量行調取。文到之日，所司

卽行遣發。山東及陝西一帶，亦得借調。臣臨時定與各督撫計議相應，必不敢虛彼實此。其新設官軍，應給廩糧公費之類，容臣查例行布政司支給。各兵應用餉銀，容臣查川湖二省，應動錢糧動支。一面奏聞。不足之數，另行陳請議處。再乞內府製造符驗一道，令旗十杆，令牌十面，頒發臣收掌應用。先年巡撫所收旗牌，另行奏繳。再照軍興之際，不時差人原有勘合火牌，見在不多，亦行該部再給大勘合四十道，小勘合六十道，火牌八十張，通前用完，再請統乞敕下該部覆請行臣遵照施行。緣係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權，以資戰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偏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錢糧等項，都依擬行。軍旅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用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溶等都馬上行文與他，每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練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

報播曾屯兵疏

題爲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爲急報夷情事。六月初八日，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卑職赴夔廠交木，行至涪州，於五月二十四日准房遊擊手本，據播州逃出綦民趙明口報楊應龍整點戈甲，分付苗兵收拾飯米草把，聲言要打綦南等處。又據松坎民張榆亦報同前事。煩請回縣計議等情。於三十日回縣。本日據驛丞杜連雲申稱：播日張漢清已於二十八日劄兵松坎，令各地方速備乾糧蠟布，候本司刻下調用。又據松坎民張倫報稱：關外發出苗



兵十餘萬，四下潛伏。要乘內兵未齊之時，拚命來戰。六月初一日，又據驛丞杜連雲播文二角，一申兵巡道。一申本縣，拆看內稱苗兵之出，無他意也。止欲明我地界，取我叛奴等情。申報到府，又准房遊擊手本爲夷情事。本年五月三十日，據安穩驛丞杜連雲報稱：本月二十八日，播州坐寨張漢清，提調郭俊，領兵割營地名苗兒坪，稱言前來尋取播州奸奴令狐培，并逃出投民各軍，在彼住割等語。塘報間六月初一日，又據偵探陳士玄等報稱：三元壩割兵二大營，相離安穩五十里等情到營。看得楊酋狡詐百端，陽爲尋取讎民，陰懷搶掠地方。其謀爲不軌者，雖未可量，而效前取袁子升之故，智必矣。前後割兵三營，欲領兵前去拒堵，約我兵二千餘名。又綦江通播道路數處，不惟寡不敵衆，且慮顧此失彼。即日統兵四壩口舊營處所，割兵防範外，所有應調官兵，速發下營，立候分布等因。塘報到府，轉報到道。該本道一面差人齎牌諭會禍福，責令撤兵。一面移文房遊擊，會果入犯，整兵拒堵。彼若止割營播地，我兵不得輕進去。後看得會狡猾桀驁，今此之來，果謀先發制人，未可知。果止威力挾我，未可知。我兵在綦者，不滿三千。南川止於六百，江津止於四百。彼若全力攻我，約苗兵可得二萬，衆寡不敵。既已可慮，會之悖逆如此。已如火將燎原，若非急行調集，披髮纓冠而往，尤恐後時。今日之事，真所謂時刻不容再緩等因。六月十一日，又據該道呈爲夷勢猖獗，請兵應援事。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民高仕偉、李漢壩民李萬璠、安穩驛丞杜連雲報稱：楊酋發兵萬餘，一營割安穩壩，一營割苗兒坪，一營割點腳壩。地方居民罄盡逃散，牛馬財貨，恣意搶虜。聲言不日攻打綦江等情到縣，請乞速發新召萬縣精兵下縣，以

備應援等因。又據該縣申稱，本月初三日申時，據偵探操兵向朝祿等回稱，播會統兵萬餘，直攻趕水地方。逢河卽卸民房，搭簾渡過，居民空境而逃等情到縣，看得趕水離縣五十里，半日可到。房遊擊欲出兵堵截，慮城無兵，難以堅守，暫劄營城下。所有應援官兵，懇乞速發，以救然眉等因。據此，除萬縣兵并府城兵，共八百名，行張良賢領發外，合行飛報等因到道。查得綦江縣城，一日至趕水，由趕水一日至安穩，出安穩卽播州界。此乃往婁山關大路，又自播州由小路，不由安穩，卽可抵趕水。本道向恐兵屯安穩，播苗潛劄趕水，扼我咽喉，故議房遊擊暫駐綦江縣。今播兵敢於直入趕水，此乃內地，非播州界矣。此會狂逞，公然叛逆，何辭自解，乞賜調兵遣將，前往救援等因。六月十二日，又據該道呈爲飛報夷情事，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本月初三日三鼓時分，據鄧坎村黨正李芳等走報，本月初三日早，楊應龍差婁國、婁政等統苗數千餘，馬兵百餘，至鄧坎村安攘關劄住，聞言欲打劫鄧坎并南川等情到縣。看係楊酋乘虛爲亂，劫虜地方。本縣雖有官兵六百，但衆寡不敵，乞發兵將督勦，以救然眉等因。又據防禦南川指揮唐宗舜報稱，相同行間，又據綦江縣申爲夷苗劫掠官民事。本月初四日，據巡檢黎廣元申稱，初三日辰時，忽被苗兵數百人，一湧到鎮，驚散居民男婦，牛馬財物，任意般虜。將本司衙舍，盡行打毀等情。又據驛丞李時明申稱，附驛居民聞播兵劄營趕水，觀音寺橫行劫掠，盡已逃避。卑職家眷驚慌涕泣，亦避對河杜會家等情。本日聞報後，房遊擊親率兵至黃金坪地方，各苗亦退止趕水，不敢前來。卑縣看得逆會自擬必死，不憚捐生，且兵衆力強，一時難摧其鋒，而居民又畏會如虎，不能立足。事干地方大變等因到道。看

得播會敢於狂逞，既親統大兵，擾我綦江，而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劫掠，居民牛豬倉穀皆爲所有，公然反叛，難以再宥。乞賜選將召兵前來應援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房嘉龍塘報，內稱會兵劊營安穩等處。楊應龍父子已出點腳壩，分撥各兵攻打綦江地名鹽井河、安穩等處，俱被燒劫，牛馬穀石盡劫，人口俱逃。又稱張樣等領兵已入趕水，巡檢居民逃走。卑職親督丁兵前去魚涼河截殺外，乞速發兵救援等情。同日又據敘馬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爲地方事，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坐鎮五畝堡指揮王繼祖報稱，六月初七日卯時，聞夷地銃響，隨據偵探軍兵走報，播夷萬餘出大魚灣，在斫木找筏渡水去堡未及半日等情。又據該保領兵官龔萬祿報稱，下赤水夷目袁年吐稱，楊應龍果往綦江，差趙總營帶軍三四百，將火牌說帖，仰丁山赤水仁懷等處取兵，劊磨刀溪講說開路，既不拆堡退兵，楊應龍親帶人馬打入合江，儻死不免一遭。今趙總營果到箐口等情。又據袁年申報前情相同，及抄牌報道，除行各官兵加謹隄防外，合行呈報等因。十四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婁國督苗數千到鄧坎村，至初五日打劫居民，有邊勇鄉兵截殺，斬獲苗頭一顆，餘退五里劊營等情。十七日又據遊擊房嘉龍塘報，本月初八日據偵探家丁報稱，楊會發兵劊住地名母渡三溪十三營，約兵八九千，見在劫掠鄉民，卑職當同張良賢率兵前去堵截，果見劊營是實，欲渡無船，與之隔河對敵。當時銃破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恐會分兵侵縣內，留家丁三十名，軍兵二百名，設伏坐塘，餘兵帶回，入綦江計議，刷船截殺。隨據家丁百總張喜等報稱，瞭見播兵百餘，由上流來圍，我兵撞過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

因十八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播苗於初七日劫東鄉村被兵敵殺斬獲苗頭四顆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楊敏政呈據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報稱楊應龍差陳提調前至箐口王繼先調兵一千又於儒溪調一千并起赤水等處欲攻五畝堡馬街子等情又據指揮王繼祖報稱播兵在地名龍門里割有四營陸續添增其數難約鄉兵保甲聞酋勢大俱願送父母妻子家家盡移十一日播兵在磨刀溪對山立營要講播界情由又據楊應龍差苗兵投遞手書到職看得楊應龍統苗爲害假投手書計在緩兵奸宄莫測等因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十二日據新虜居民陳希忠張之俊趙可元等回稱楊酋帶兵六萬親割一大營在官壩其餘俱散割在三溪母渡小河堡等處日則縱苗搶劫夜則各收本營虜去人口老弱者令其守營少壯者令其般運婦女任從姦淫不從者當時殺死營內豎立大黃旗一面、上書擒亡勦叛又小旗五面招諭綦民有歸降者卽免勦殺等情到縣看得逆酋所爲不止虎噬一方直欲鯨吞全蜀且綦邑乃酋第一層門出路把截不謹縱之出柙勢必難禦等情到府除行各土司備兵聽調外事在然眉合行轉報等因十九日又據敘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准遊擊楊敏政手本報稱十三日亥時據五畝堡指揮王繼祖把守官劉海等揭報本日午時官兵於界上與夷會講說稱要將各處官兵撤回又要楊遊擊回書如無回書要割合江穀食用等調兵齊打至合江少不得是這一遭又據哨報隊長奚老三稱本日卯時入袁年營哨看見上下夷兵割八箇大營不知其數午時與播目陳世賢等至磨刀溪橋上會講他說五畝堡是我家放馬場毗盧寺是我家佛堂馬街子是我口口惟江北纔是你

合江地方等語。有得各有藉以索書撤兵拆堡爲言。漸次添兵。恐意在內犯。且各堡官兵。又奉明文調發。松潘防虜。各兵心愈攜貳等情。到道。除行堅壁清野。慎加防堵外。合行通報等因。同日又據合江縣申。據指揮王繼祖揭報前情相同。及稱卑縣兵力單弱。建武馬湖諸兵。萬總鎮又調建武兵往松潘。彼心益搖。乞速止之。以保城池等因。二十一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據南川縣防禦指揮唐宗舜申。准南川縣手本。據快手徐淵報稱。婁國領兵千餘。破劫東鄉村。卑職於初八日領兵前去堵截。初九日彼先發苗兵百餘。過河前來劫殺。至午時各官兵奮勇截殺。斬級二十二顆。彼苗復追各兵。黑夜難敵。將首級盡棄。止獲五功。被苗虜去人口數十餘名等因。又據房遊擊塘報。六月初六日。擒獲播苗袁志剛。郭林審。據吐稱。楊應龍說。如今朝廷不容我。只得捨命出碁江。拚著做。當時他妻子勸留不住。拏刀斫殺楊朝棟。分兵二萬往貴州地方去了。楊應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分爲三路。一路張漢清。張樣。陸翠。郭俊。領兵由松坎。出苗兒坪。安穩。趕水。一路婁國領兵由婁家里。出真州。一路楊應龍親領兵出點腳壩。楊燕塘。丁山老馬寨。約至插旗山會合。連日天雨水隔。楊應龍沿路行不得。復回苗兒坪。我每撞遇家兵擒拏。其餘苗兵。渡河奔走。插旗山等楊應龍到齊。先講地方事。後擄殺等情。又據碁江縣申報。六月初六日。據扶歡堡鄉勇李仕孝等。拏獲播苗王尙邦。陳守兵到縣。審據供稱。楊應龍已親自統兵數萬。在於苗兒岡。割七營。趕水。割七營。又於插旗山。母渡等處。割營。放言要即日統兵到縣。與房遊擊講話。是的。本縣查得插旗山。母渡。止離縣二十五里。即時可到。今會猖狂。捨命而來。居民驚惶。星散。內兵力寡。難敵。危急在於斯。

須等因。又據南川縣申報，據指揮唐宗舜報稱，楊應龍差苗兵數千，馬兵二百餘，前來東鄉村住劄，聞言欲劫虜東鄉南川等情，看得東鄉去縣不滿二十餘里，今播酋猖獗，意欲乘虛爲亂，但兵不滿六百，勢處危急等因。又據江津縣申報，六月初七日，據筭溪等里黨正陶榮等報稱，探得楊會來提頭目楊真母柱各處目把，督苗數萬，出劫綦江江津合江，未知來否。本縣城牆，因水泛衝頽，今暫立柵欄，一面脩築，今報夷情，民心倉皇等因。又據重慶府申報，六月十五日，據綦江縣申，本月十三日，據扶歡堡被害居民霍良用、詹天辰等報稱，楊會見內兵出戰，復加兵到營，盡將民房拆卸，脩立大營，又發牌到州，取兵四萬，立意圍城，見今殺死居民老幼男婦，堆屍滿野，流血成河，江內日夜漂出男婦身屍，不計其數，情慘冤極等情。到縣，看得會勢日猖，會兵日加，殺戮無辜赤子，四野號哀，莫能救援，恐孤城兵寡，餉盡，一旦危急，噬臍莫及等因。到府，查得綦江五里、上三里鄰播，俱被播苗劫殺，本府城外大江漂流死屍，日有百餘，有無頭者，有無手足者，有大小三二人拴繫一處者，無辜赤子，遭兇會毒手，彼蒼豈縱之使然耶。會於三溪河外，多劄空營，又使苗呼房遊擊而罵之，此多方以誘之之計也。除移書房遊擊鎮靜固守外，應調之兵，應發之餉，應遣之將，宜及時施行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楊會之初欲出兵也，其妻田氏與幼子環侍泣諫不從，甚欲拔刀斫殺，此其兇心狂逞爲何如者。今兵入內地，號稱六萬，雖係虛聲，然二三萬，乃其力所能辦者。大營劄於苗兒岡，猶曰播地，乃一營劄於趕水，則入綦江界一日，已在百里之內矣。又分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吾方以文告緩彼，而彼卽以申文誤我，此其包藏禍心，真爲叵測。又查會自五月二十七日已

到苗兒岡今二十餘日無所進攻者其意欲以遊騎零兵誘房遊擊深入而取之一也又素聞我兵將善射敢戰彼恐一戰而敗各苗瓦解故爲持重不發二也總之非愛我而不攻也然綦江之危已如累卵矣必添兵二千割於離城十餘里以爲聲援犄角又南川必添兵一千割於鄧坎村江津必添兵一千割於張市堡庶三縣可保無虞不然一縣失守川東震驚此莫大之禍也又查曾之初至也不殺一人本道猶冀其悔禍今則縱苗兵於村落四出村民得逃者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矣不及逃者皆爲苗所俘獲從之者令其般運劫掠之物入播不從者殺之所得婦女恣苗奸汙從者驅之入播不從者亦殺之皆投諸溪流今屍流府城大江而下者相續哀哀赤子皆內地數十年休養生聚者何罪何辜生者驅逐不異犬鷄死者斬艾如同草菅也又令苗兵般搶村民米穀布匹牛豬等物十室十空拒閉者縱火焚之自來酷暴未有如曾我兵雖有三千而曾兵十倍之戰則懼於覆沒守則坐於塗炭非大發援兵恐噬臍難及等因各陸續呈報到臣爲照播酋楊應龍恃其地利之險兵力之彊玩侮中朝蓄志欲逞久矣年來假以擒擊叛奴一犯合江再犯綦江殺戮之慘節經奏報然猶未敢悉師以出也自覆沒黔兵之後益復長其雄心公然猖獗統兵內犯恣行殺戮尙且增兵未已莫睹其終而內地承平日久武備疏闕臣以五月二十七日入境會業以五月二十八日到邊比入省城警報旁午目前兵將無可調發會總兵萬鏊自松潘來見臣議秋防事臣乃遣令急走重慶一帶防禦又調發各土漢兵可二萬令分布防守第道里遙遠難以倏集縱令一呼而至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言戰矣重慶所屬縣分如綦江合江南川江津等處處處通

播處無備。卽近日議設防兵。綦江止二千四百。合江止一千二百。乃綦江雖已報完。合江猶然未募。日來告急之使。不絕於途。臣多方徵調。如塞漏舟。東拆西補。始足乘障。蓋遐方絕徼。法弛人玩。所從來矣。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內地所以待會若此。何怪其橫行無忌也。至於劉綎身爲大將。奉有嚴旨。令與臣暨郭子章俱五月視事。乃臣等俱如期至。而綎且至今不知所在。縱有請告一節。得旨之後。兼程過發。今亦當至。彼日馳數百里。黃柑遺撤離者。獨何人哉。綎久在行間。其自處當不後於前人。或未知蜀急若此耳。除臣一面申明軍令。嚴督兵將。相機戰守。及於本處。及近省召募徵調。增兵防禦。嗣有急息。陸續再報外。伏乞敕下兵部查議。將臣前疏所請設兵將事。急行議覆。以便調度。總兵劉綎。馬上差人催促。未到。無令萬整獨當其難。且誤防虜。庶夷患不深。地方事尙可圖矣。緣係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嘉諫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便看了來說。本部覆奉聖旨。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念其先世恭順。姑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公然領兵內地。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鎮文武等官。何故任其竊發。不早偵探。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欺蔽玩縱。莫此爲甚。該科便參看了來。你部裏卽馬上差人。著李化龍嚴督所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誤機事。一面速行料理。兵食應付。其劉綎世受國恩。又今敍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爲遷延逗留。不爲朝廷盡力。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著他早奏將來。毋致誤事。不便。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



報播酋陷城疏

題爲急報播酋陷城殺將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稱。本月二十日卯時。據綦江縣塘報。本月二十日房遊擊張良賢與播兵城下一戰。播兵死者有數十人。家兵死者八人。張良賢被圍七層。幸殺出。二十一日播兵劄營在城上。互相抵敵。本日楊應龍傳令箭一枝。要速發本頭何邦卿等六十餘名。如一名不發。立至滿城塗炭。危在頃刻。乞速救援等因。二十七日。又據總兵萬鰲報稱。本職於本月二十一日到重慶。二十二日寅時。據塘報前情相同。及稱本日申時。據防守兵阿位陳天富報稱。二十一日天明時。楊應龍督率苗兵數萬。攻圍城池。房遊擊被火藥燒傷。苗兵隨即上城。張良賢、胡守備、馬知縣。不知生死等情到職。未委虛的。查實另報等因。同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據偵探軍兵李朝忠報稱。六月二十日。楊酋統兵八萬。從三路逼近綦江縣城。房遊擊并張良賢。分兵一千守城。以兵二千出敵。頗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辰時。楊酋親統衆兵圍城數市。房遊擊於城上親放火磚。誤入火藥桶內。燒死我兵數人。苗兵乘機蜂屯蟻聚上城。又於城內大戰。房遊擊張良賢皆陣亡。守備胡汝甯入水渰死。千戶等官未知存亡。各兵馬損傷逃出。俟查明另報等因。通報到臣。查本月二十四等日。據副使莫容呈。准房遊擊手本。稱探得播兵萬餘。屯劄二十四營。聲言先打綦江。後到重慶。各將會議。於十七日令張良賢爲先鋒。其餘官兵本營隨爲掎角。到舊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追趕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又稱十九日播苗一湧到東溪街上。將各

民家小虜去四十餘人，殺死八人，刀弩傷百餘人等因前來。隨牌行該道及總兵、叮嚀各將領軍兵，令我防兵數少，寡難敵衆，惟宜堅壁固守，以待援兵。毋輕率鮮謀，爲敵所誘。如被圍城緊急，自當出奇制勝，務保萬全去後。先經臣於六月十三等日，檄調龍安參將柴尙仁、雅黎遊擊吳文傑，并遣差旌牌官標兵等役，每日分投於通省、敘州、江安等有司，鎮雄、永甯等土府，調集漢土軍兵，馳赴重慶，分布防援。一面行布政司動銀，分發州縣，糴穀碾米，運至重慶聽用。又經備將東南各道，并重慶、綦江等府州縣，各節報楊會統兵入犯緣由，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具疏題報訖。今據報到前，因爲照會自招撫以來，氣日驕，威日熾，假以擒擊逃奴爲名，鄰播一帶縣邑，歲被其毒。然向來止目把領兵以出耳，未嘗親統多兵，公然內犯也。卽有搶虜，亦止橫行郊野，風雨飄忽，一飽卽歸耳。未嘗攻城殺將，居然若一敵國也。乃今且入我嚴城，殺我驍將，兇威虐焰，不可嚮邇。豈天有意稔其惡而然耶？臣一入省城，卽聞警報，徵調四出，驛騎交錯，所發援兵三萬有奇，乃道旣阻脩，兵非素練，徒爾熱中，何能湊手？且徵兵之檄方行，破城之報已至。臣且奈之何哉！今重慶日告急矣。瀘州、南川、江津一帶，且震動矣。臣已申嚴各城，益脩守具，以待援兵。願全蜀兵力，已自可見，利鈍之數，尙不可知。卽使借調他方，投袂而起，猶或可及。一有遷延，坐失機會，臣恐其爲報讎之師，而非救急之役也。裹瘡飲血，析骸易子，臣不敢不爲諸臣勉之。批亢擣虛，張疑設伏，臣不敢不與諸臣圖之。惟望皇上重念全蜀，亟賜拯救，救下兵部，將臣前疏所請，刻行調發，庶裨戰守。夫久病而蓄艾，亡羊而補牢，雖無補於前，尙有待於後。行之稍遲，禍如發矢，不可追已。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除俟兵餉稍集，

臣卽隨其向往、相機防禦、并委官前去查勘損傷官軍實數、與印信倉庫獄囚另奏外、緣係急報播會陷城殺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著江失守、蜀事甚急可憂、著總督率屬勵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等弊、合行事宜、作速奏來、陝西延綏甘肅浙江等兵、俱准如數調發、仍著揀選精銳、刻期赴援、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宜同心協濟、不得有分彼此、漢土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你部裏馬上再行諭催、著他奮身報國、延綏八衛兵還、再議來、餘俱依擬。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苗兵疏

題爲貴竹阡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內、准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蕭重望題前事內開、一清尺籍、一議督鎮、一拓疆圉、一督積逋、本部覆議、黔地彈丸之區、實通滇咽喉之路、乃今狂酋肆虐、事勢阡危、以故慮周桑梓、策計安攘、除事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所有事關本部者、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請定奪等因、又准戶部咨、同前事、俱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除移文黔省撫臣、及通行貴州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議去後、續據二司通詳、及撫臣移咨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職照貴州古夜郎羅施之地、夷漢雜居、所宜因俗爲治、難盡以文法束縛之者、第事貴審時、勢須通變、當甯謐之會、則法網自宜闊疏、值勦勦之秋、則綜理無嫌微密、今御史以事關桑梓、上言時宜、誠綢繆戶至

計所有列款募苗兵移大帥更裨將增府佐與責成清查積逋錢糧等件均屬目前急務既經該省二司詳議允當又該臣等覆查相同應合照款開列前件議擬具題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相應覆議上請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貴竹阡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葉承嗣齋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清尺籍募苗兵御史蕭重望議謂貴州各衛所額軍脆怯欲汰去老弱勾補逃亡又應責成各長官司召募苗兵等因本部覆議應行總督撫按著實清查揀壯勇汰老弱務足原額以備緩急近日該省疏內紅兵苗兵臨敵潰損殆盡今議召募而復及於勸能恤勞深得鼓舞之術亦應併行督撫按官議處妥當應徑行者徑行應奏請者奏請前件臣等看得清尺籍募苗兵一節今貴州前黃平等二十衛所額軍雖少尙有十分之七但各軍士俱係洪武年間額充至今子孫相沿頂補不惟老弱者不堪從征卽少壯者亦止備數頃者飛練之役衛軍半覆可鑒已苗兵儘悍堪以禦敵但貴中司帑匱乏所不足者募金耳俟錢糧充足當亟行召募更加訓練自可卽戎伏乞聖裁

一議督鎮增將吏議謂以總督改駐貴州貴州巡撫撫蜀使貴州總兵駐銅仁清浪去銅仁甚近要移銅仁守備於清浪移清浪參將於銅仁總兵專駐偏橋適中及將普安守備改設參遊宿以重兵龍泉司爲思石要害乞增設思南府同知駐劄該司等因本部覆議總督之設先該科臣爲黔楚蜀地里錯壤而播

界三省。黔爲彈丸之區。糧餉悉仰川湖。原議督臣平時駐劄四川上遊。以便節制。有警移駐鄰近。有事去處調度。則黔蜀皆得隨便駐節。及查總兵先年駐銅仁。爲苗賊出沒。今播患方殷。不妨量移。而清浪參將移駐銅仁。其控制苗夷。事權頗重。苟非加銜。曷隆體統。至若普安接軫滇南。改將增兵。勢固難已。龍泉爲思石要區。宜設協守府佐。但事體更張。不厭詳慎。應行總督撫按。悉心會議。妥當具奏。以憑覆請。定奪。前件臣等看得總督設於四川。原係居重馭輕。部覆已明。無容再議。總兵始以防苗設於銅仁。今銅仁地方。稍稱輯甯。偏橋鄰播。爲患方殷。委應將銅仁總兵移鎮偏橋。以重彈壓。清浪參將移駐銅仁。銅仁守備移於清浪。一轉移間。事體俱便。普安守備設於安莊。衛接壤滇中夷苗錯雜。委應改設參將一員。第今防播爲急。應將銅仁參將。暫移興隆。普安參將。暫移新添。通候事定之日。仍回原鎮。見任普安守備趙大用。聽調別用。思南府佐原少。委應增設府同知一員。駐劄龍泉。與思石守備協守。卽以附近知州資俸相應者陞補。查得土司吏目。半不到任。合無酌量裁革四員。少資俸薪。不足行該府於餘稅銀內另議。仍照四川建武安邊同知事例。頒降關防。以便申達軍機。夷情。至於總兵參將各官敕書。通應更換。開載信地。責任行事。伏乞聖裁。

一拓疆圍壯邊藩。議謂黔省重鎮。單弱可憂。近日偏橋之事。可爲殷鑒。議待播事平定。割楚之偏橋。鎮遠。平溪。清浪。又割蜀之永甯。烏撒。鎮雄。以拓黔壤等因。本部覆議。裂土分疆。版圖久定。不加會議。猶恐楚蜀別有窒礙。應通行三省總督撫按衙門。詳加商榷。要見所議割地之事。如果安便可行。卽酌定改正。不得

私意執拗，儻有未便，亦明白聲言具奏定奪。

前件臣等查得黔省本叢爾之區，而平清偏鎮四衛，又屬於楚，永播烏鎮土司，又屬於蜀，似應劃屬黔中，以便控制，但今地方多故，一更改間，彼此互相推諉，恐致誤事，俟甯謐之日，通行三省另議，伏乞聖裁。

一督精述，議謂貴州一省，每歲川湖協濟錢糧，在四川有司全完，而土司與湖省所屬節年未完數多等因，本部覆議，恭候命下，移咨四川湖廣各將，每年協濟貴州糧銀，務要盡數催徵完解，儻仍前後時逋負，經承各官聽貴州撫按參治，如經收人等乾沒侵隱，領解員役在途遷延，依律究治，立限比追。

前件臣等查得貴州原額官軍募兵糧餉，議於川湖糧銀內支給，共銀六萬八千有奇，募兵錢糧按季支領，合省二十衛所官軍應支糧餉，尚有半年未給者，有八九箇月未給者，祇因湖廣長衡郴等府州縣錢糧節年拖欠銀六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有零，四川土司在烏撒烏蒙東川等府，共欠二萬四千六百餘兩，在播酋楊應龍共欠二萬三千五百餘兩，今應龍已無望矣，其餘拖欠地方，除臣等另文行催外，即使如數解足，僅可補支官軍與舊募兵之糧餉，今值地方多事，新募勁兵，必須增餉，如蒙允念黔省物力難支，乞照撫臣別疏所請，閩廣等處准借庫銀三十萬兩，接濟軍餉，庶可支持，伏乞聖裁，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依擬行。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題爲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川省每年協濟陝西軍餉銀一十

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先是前院會題松潘防虜調將，□□經費不貲。議於前銀內自二十五年起，每年留三萬兩在川防虜，止解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協濟陝中，業經部覆奉旨欽依遵行。訖二十七年三月內，戶部咨稱松潘虜警已息，取解原留銀三萬，照舊運陝。行司議稱虜尚未退，將兵未撤，原留銀兩仍應再留等因存卷。今該本部院檢查，看得前銀留用，專爲防虜。虜既未回，將兵見在防守。該司照舊議留三萬兩，自是相應。第目今事勢，又異往昔。播苗內訌，破城屠將，東南一帶，處處應防。應募精兵，不啻數萬。所費餉銀，亟應預處。今該司庫貯，既無幾何。內帑又難輕議。所有摘解陝銀七萬，以本地之銀留本地之用。自是事理之當然者。又查雲南先年兵興，節次借過餉銀四十萬兩。原議事甯解還。除先解十萬兩，以作採木支用。近又還十萬兩，以作四川協濟貴餉。仍有二十萬兩，未經解回。今川省多事，比之先日滇南，不啻數倍。卽尋常尙應相借。況久借豈應不還。仰司會同按察司計議，防播官兵糧餉，與軍中應用製造火器衣甲買馬等項，大約用銀若干。該司庫貯堪充軍餉銀兩，有無足用。儻若不足，應於何項措處。陝西濟邊銀兩，應否全留。雲南原借未還餉銀，應否取還。逐一議妥通詳，以憑會題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誼，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盧泮，看得云云等因到臣。卷查先准戶部咨前事內，稱四川布政司，每年協濟陝西四鎮軍餉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萬曆二十五年，該四川撫按題稱松潘召集官兵防虜，經費不貲。要將前銀內每年議留三萬兩，以充兵食於太倉。每年照數補解陝西。待事甯照舊起解。該本部看得川省虜今已甯，前留銀兩，須自二十七年起，仍解陝西接濟等因前來。備行該司查議。隨據回稱

松潘地方切鄰北虜。近日住牧界外，窺伺內地，未嘗一日忘情於松。今年暮春，羣虜出沒，官兵擒斬一十五名，類正控弦露刃之時，則此防守之兵，誰肯議撤一人。原留陝銀，乞仍留用等因。通詳前撫臣移咨間，茲以播事孔棘，牌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川省自有虜警以來，歲用錢糧，每多浮額，去先年無事之時，已迥異矣。加之採辦大木，設防播酋，通省庫藏搜括一空。東那西湊，以應目前，且時下播患正殷，今自六月報警之後，日每調兵運餉，羽書交馳，以故防守漢土官兵，所支本折，與買備糧糗製器買馬諸費更繁。該司只得於正項內借支應用，蓋事端初起，已若此矣。查得甯夏朝鮮用兵費，內帑至五百萬，今川省用兵，不減二處，祇因內帑空乏，尙未敢分毫議及。若本地之銀，又供他餉，目前經用，憑何取給，卽曰陝西額餉，不容短少，然今無事地方，尙可搜補，卽如各處之兵，移調川省，則原設餉銀，自可別用，通融接濟，在一查覈之間耳。蓋今日之他省，卽昔日之四川，而今日之四川，卽常日之陝西，此理甚明。據議協濟陝省前銀，委應暫留，至於滇南原借蜀川銀兩，除已還與解貴州抵川協濟之數外，尙有二十萬兩未還，今滇南甯靜，別無他費，卽不敢望分外借給，亦自應償還原數。不然，我有事則資之以圖功，彼有事則置之於度外，無論披髮纓冠之義，卽鄰比報施之常，亦甚不侔矣。所有前項二事，併應具題，伏乞敕下戶部，再加查議，上請將四川每年協濟陝西四鎮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暫留川省，接濟軍餉，待播事結局之日，遞年照舊仍解陝西，其雲南原借四川未還銀二十萬兩，乞敕雲南撫按嚴立限期，令該布政司如數差官解四川布政司收貯聽支，庶時艱得以急濟，而防播禦虜均



有攸賴矣。緣係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

### 請罷開礦疏

題爲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臣受命總督三省，防勦播酋，祇畏簡書，冒暑入蜀。甫至則報酋已親統大兵，侵犯蜀境。臣方調兵遣將，宵晝弗甯。無何又報酋已攻下綦江，漸逼重慶。臣且十道徵兵，寢食爲廢。目今兵漸集，勢漸張，酋亦且割兵境上，莫測向往。而我兵微將寡，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能撲滅。此積衰之勢，非止一朝。臣不敢不勉竭庸駑，力圖底定。乃臣有所大憂者，不在兵糧，不在叛逆，而在內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不能一夕安者也。夫巴蜀僻在一隅，夷漢雜居，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治蜀者必須鎮以靜定，綏以寬仁，乃足以和民而懷遠，固圉而安疆。顧今寇在門庭，急於焚溺，勢不得不興師動衆，又不得不勞民傷財。小民固已難之矣，然猶可曰：此佚道之使，生道之殺，上爲不得已之役，而下爲不得已之供，獎以大義，動以至情，猶可使也。乃至有得已而不得已，足以搖民而資敵，如徵稅開礦之事，及今不止，隱禍且大。臣亦何敢無言。夫礦稅之事，奉有成命，差有監臣，而臣與按臣，且有調停之責，有阻撓之戒，以故臣一至地方，卽與按臣會行該司查議，定爲規條，立爲則例，期於如額，以稱上指。卽礦洞亦令隨便開採，各有司止，爲防守，無得阻撓。臣爲陛下理財裕國，以爲無遺憾矣。乃節據各府縣申報，多謂播酋內訌，士民流散，商賈不行，坐派稅銀，何從出辦。重慶等處，且謂城門已閉，委官已回，將

來計數娶稅、何處賠補、則臣於是乎技窮、而無所之矣。夫蜀、敵國也、半爲山箐、半爲土司、其稱沃野可耕者、僅千里止耳。今東南一帶、兵所至已爲荆棘、兵所不至亦爲荒墟。西北一帶、方且招兵買馬、運糧製器、不從鬼輸、皆須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時勢、而尙堪爲額外之徵乎。據言利者必以爲稅取於商、不取於民、不知兵戈擾攘之地、顛沛流離之秋、土著者已不安其家、懋遷者肯輕入其地。商不足則不得不取盈於民、以待盡之民、供意外之取、其不轉徙而爲寇者幾何。方欲招客兵、而先自散其民、方欲攜叛黨、而且更借之兵、卽有孫吳、何能爲計。此臣所爲焦心勞思、太息而不禁者也。至於蜀之礦山、半在夷地、卽在蜀者、亦用力甚難、獲利甚少、益不足爲有無者。臣以爲當與權稅並罷、便然猶奉旨在先者也。臣近日又接邸報、見應天衛百戶范倉一本、爲恪遵祖制等事、奉聖旨、這所奏貴州地方稅課、并土產名馬、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官兵、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敕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覺驚愕失措。夫貴州何地、此時何時、而尙可爲此事乎。蓋貴州原非省會、止以通滇一線、因開府立鎮、強名曰省、其實皆高山峻嶺、軍民無幾、尙不能當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馬方物、其誰不知之。彼武弁貧窶無聊、又見各省俱有稅使、以爲貴州雖稱瘠薄、然但得誑奏聖明、奉旨徵稅、傳食萬里、逍遙數月、計至彼處、卽不如額、且可充囊。此不過爲身家之計已耳、豈復有一毫爲國之心乎。夫使其爲往日之貴州也、止於無稅而已、乃今自播酋造逆、一破偏橋、枯骨徧野、再戰飛隸、流血成淵、至今驛路阻絕、人煙稀少、逆酋且猖獗思逞、急於燒眉、臣與撫臣郭子章、每算及該省兵糧、計無

所之移書嘆惋。今且驅遺民守危地，小民如坐漏舟，已有違心。驟聞此舉，將謂稅無從出，必括於民。轉相驚恐，勢必逃散。遐方孤城，誰爲填實。他日必有士卒不戰，城門不守之勢。而一方之事去矣。陛下天縱聰明，必不忍以一方輿圖易數千稅課。或亦未知地方情事，謾然應之云耳。臣以爲貴州稅使宜急能勿遣，便。臣爲三方總督，湖廣亦係臣屬，亦有防播之事。然其地去播稍遠，中禍未深，臣不敢多爲不必然之說。以聳動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邇，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暫免遣行。四川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撥。事甯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尙免糜沸。臣得以大義勉之，令爲國家效死禦寇，或底定有期，太平可望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緣係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

### 添設裨將疏

題爲播防孽書正殷，虜患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松潘原有副總兵一員，統設東南北三路。自二十四年間，因達虜突犯漳臘等處，官兵斬滅去後，狡虜時懷報復，潛住東塞，出沒無常。兩院會題議改建武總兵，駐劄松潘，就近提調三路將領軍兵。其副總裁去，改擬遊擊駐守建武，各有責任，關係頗重。頃接邸報，兵部具題將總兵萬鏊陞任南京

員缺，卽以總兵劉挺填補。已經奉命領兵防播，勢必駐守重慶一帶。松潘僻在一隅，恐不能遙制。應與瀘合添設將兵事宜，一併從長查議。爲此仰司會同按都二司計議。松潘副總員缺，應否暫復待播事完日議處。如當議復，該衙門應用事理，俱照舊額議給。其瀘合江津彭武一帶，卽今事勢若此，應否再添將兵。至於松潘總兵，既駐守重慶，本官供需，與部下員役，在松額支糧餉，作何支解，議妥通詳，以憑會題等因。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誼會同按都二司署印副使盧泮看得云云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松潘設在西極，當番虜錯雜之區，向來止有番警，原無虜患。止設一副總兵督兵防守。自火落赤移住洮河之外，切近松邊，時有出沒，松邊遂爲戰場。故以建武總兵移鎮彼中，以重彈壓。將副總報罷，今播會造逆狂逞，野多暴骨，守靡堅城，則播防之重，什百松潘，不得不移總兵於重慶，亦其勢也。顧重慶距松潘東西相望，幾二千里，調度稟承，皆所不及。松邊各將，漫無統紀，豈成兵政，則協守副總之設，不容已矣。重慶雖有總兵，願向來棊合二將，落落晨星，一當羣苗，已成不守。其邊播一帶州縣，可數百里，必須陳兵設將，各守信地，互爲應援。則瀘涪等處參遊之設，又不容已矣。今據該司所議，松潘仍設副總兵，良是。然必加以協守職銜，令沿邊一帶將領，皆聽指揮調度。臨敵之日，得按軍法，庶使行事，仍遙受節制於總兵，以全專閫之體。其重慶設領兵遊擊一員，平時訓練軍士，有事移駐南川，或隨總兵戰守。隱然以身使臂之義，亦爲策之得者。乃若瀘州涪州，均與播境接壤，查昨年逆酋以擒擊部民，徑入瀘之小市，又以獻木爲由，苗亦臨涪。且二處鄰封，如江津，如彭水，俱高山峻嶺，歧路甚多。

皆出沒襟喉，應添參將二員。一駐瀘州，則江津納谿五畝，與永甯等界，俱屬信地。一駐涪州，則彭武長壽江口，與西陽等界，俱屬信地。有警隨宜移駐。又與合江南川遊擊，各爲犄角，居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皆目前建設，必不容已者。俱應如議。至於各參遊與所部軍兵，悉由總兵指揮分布。其總兵應有廩餼供需，一切操賞門下員役，日用工食，俱應仍照萬鰲原在建武腹裏事例支給。新添參遊各官，俱照壩底合江參遊事例。應轉輸者，改解之。應增添者，於布政司庫議給。各官駐守信地，把截歧路，應更應頒敕書與符驗等件。并副總兵關防，俱聽部擬給與。其副總并參遊等官，俟播事終局，另議再照西蜀原無見兵，今所調用防守者，止土司與各州縣，旋行召募之兵耳。土司兵止可暫用，難以久羈。召募兵俱係烏合，難以應卒。夫有將而無兵，與有兵而無將，其無濟於用等耳。查今議設將官，與原設茶合及臣標下兩營總兵坐營一營，共將官八員，每員領兵三千。該二萬四千。先該臣原議調陝浙等處勁兵，今陝西正值秋防，似難借調。而海東倭氛久息，正可移來。合無將各處南兵，調用浙兵三千，山東三千，朝鮮撤回兵調兩營，共六千。付之南將統領。臣再於川中募六千，秦中募六千，付之北將統領。其將領除協守副總兵，應於北將如魯光祖、戴延春、馬孔英內，推用一員外，其餘新設并茶合及臣原請標下兩營參遊等官，應於南北將領相兼推用。皆擇素有聲名，久經戰陣者，照缺推補。勒限到任。係南將者，卽令押發南兵前來。係北將者，令多帶慣戰家丁前來。通限十月內入川。逗遛延遲者，參治。庶幾兵將皆屬可用。攻守惟其所施。夷氛可息。內地可安矣。統乞敕下兵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播防肇畫正殷，虜患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

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再報播酋情形疏

題爲再報逆酋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國體、以飭兵防事。案查播酋楊應龍、統苗攻破綦江、殺戮將兵緣由。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具題訖。本月三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稱、二十一日、據播州宣慰司批差任三齋文、投稱准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稱飛練動激、並未越境、致蒙江軍門加參、擅殺防禦官兵、而房遊擊亦不肯容、不得不尋對頭、乞將潛府、匿縣奸奴何邦卿等數十名、差官交割、并將次男身屍、恩斷葬禮、給領存沒、霑恩。若容護奸奴、甯拚漢唐繼世之爵土、甘捨歷代先今之功勞、在處跟擊逆黨、盡皆生啖其肉、不惟道府控訴、徑至九重闕下、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二日、又據副使莫容呈、據打探快手陳忠報稱、二十一日辰時、播兵齊圍城、令一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何故殺他商賈、投文人役、叫發還本頭等語。未及頃刻、兩來銃箭相衝、不意牆倒、火磚自發、播兵擁奔上牆、我兵俱敗、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是實。張良賢、胡守備、未否逃殺、胡順堯、孟百戶、捉虜上營、房家一妻二男、張家一妻一男、一使女、發馬知縣取印領訖。馬知縣衙內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令旗來傳叫、不要殺馬知縣衙內人。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李朝選投上營、已撥有兵管、止宋起孝一人、自投馬知縣。二十二日、令三日把領兵、勒令馬知縣做文、與楊宣慰看改過。方申報道府、求安撫方差余林等、斷

報本日下午晚又令二目把來查庫銀止一千八百零。後勒令馬知縣與各民寫一認結狀。出銀二千兩犒賞軍兵。二十三日白牌一面。差三目把招諭各民安插。取一印信冊領。又白牌一面。差一目的。令馬知縣支米糧與軍兵。又差三目的。把來講話。叫將奏民發還伊男屍。還播添設兵將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目的。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臺上營去。亦要馬知縣到播州作當。叫各民與赴陳奏安撫。後各民苦講哭訴。各願赴訴。寫一認狀。官吏士民畫押與去看。方不要馬知縣去。二十五日云認狀并文書不好。將三目的把鎖項。又將文勒令改過去看。另寫用印與去。就將馬知縣男并舅子二人扛擡去訖。叫馬知縣與訴安撫撤兵方去。各口口稱要打南川重慶江津往回等語。本日又發兵將倉穀米盡行燒燬。兵各纜去。民房南門橋至勝果寺羅宅二向。北門至楊四廟盡燒。虜去男婦。男子擔鹽。令一人押十婦人往大路。回播。各兵馬往三溪入東鄉壩去。打南川未否。本日劄營在毋渡河歇。二十四日發四生員一吏。五士民。次日來喚去認家小。又被各兵擄去擔鹽等。因到道。看得綦城已破之後。自城外至大窩舖一百五十里。居民逃竄。人煙已絕。又隔白渡河無船可渡。故偵探各有異同。今快手陳忠自圍城中出。其言似爲可據。等因。初四日。又據該道呈稱。拏獲播苗九受供稱。楊應龍聞中國進勦。只得先出所領兵。通共三萬零五百。其未發餘兵。俱應龍子楊朝棟領守沙溪七麻山等處。防奢宣撫與貴州。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出打綦江。至六月十三日阻水。與房遊擊隔河相殺。不利退回。至十九日。又來。二十日與張良賢撕殺。將苗頭鹿罕殺死。其餘殺死散苗極多。中傷者應龍皆給銀二兩三兩不等。二十一日打城。因房遊擊自被火燒。

乃得入城。見今還要打南川龍泉二處。將二處倉糧盡要燒燬。使進勦之兵無所資食。方纔人司等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二十一日。播酋親統苗兵六萬圍城。與房遊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蔣百戶生擒胡提調孟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阜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打入後堂。將什物一掃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罄劫。將內庫銀留數百勇兵看守圍裹。自夜達旦。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恨要庫子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乘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餉。暫將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難取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會話。要改勦爲撫。又娶取各奏民及楊可棟屍棺。要臺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即燒營。鎖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拏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一路隨帶。退兵三溪等因。十九日又據該道呈。抄播州宣慰司申該道公文一紙。內稱。准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七月初七日。蒙差官李光祚。齎檄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腆餼。給賞次男。還鄉歸葬。繼世不忘。今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春一名。原是從惡。而首犯何汝仁等。餘黨不絕。必有後患。一遭訴得明白。免致奸詭復生等情。又據該道呈。爲急報夷情事。據綦江縣申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雍。羅于澤。羅



允羅蜀義男告稱、楊會自破城之後、一向割營三溪母渡等處、又於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邊插旗爲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鑄一石碑、豎立界口、號爲宣慰官莊、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廩、該本縣看得逆會肆行無忌、濶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殘破餘黎、何由復業等因、到道、合行呈報等因、又據重慶府知府張興行稟稱、會將綦之三溪母渡等處、南川東鄉壩等處、立石爲播界、三溪創建倉廩、割綦南之穀、盡數入倉、又發牌江津、稱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差穆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攔阻者、剪草除根、又一牌、令江津撥船二百隻、過江往璧山祭祖、居民不要躲避、一草一木不犯、又一帖行涪州、擊李渡鎮潛住雛奴等情、各呈稟到臣、除陸續批行外、查得該會申道文內、稱發何邦卿已死之屍、及于春一名、并取伊男原屍一節、向未見該道府申報、一面隨行查訪、是否真僞、一面摘將綦江縣所報播會、攻城劫庫殺虜官民、并沿邊插號豎碑立界緣由、塘報兵部、聞續據該道呈送原差入播諭會指揮李光祚、赴臣衙門詢問前情、委果是實、該臣看得逆會之殘我內地也、可謂不遺餘力矣、驍將磔、嚴城墮、獸驚鳥徙之民、齊原齒刃、而莫必其命、彼其陳兵三溪、而嫚書以相加也、豈真愛我而不攻哉、越國深入、踰嶺渡江、頓兵於堅城之下、彼固亦有所忌也、當是時、我誠無兵無將、無可爲守、顧嚴行文告、以折其不逞之心、亟集兵防、以遏其方張之勢、稍稽時日、自可保全、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奈何其周章失措、而甘心爲失策之事也、夫屍棺之歸、雖經詳允、顧求而與之、則直挾而與之、則辱、加幣焉、則過矣、至欽依人犯、縊而與之、則又過、並生者之家屬而與之、則又益過、國體一辱、不可復全、土氣一喪、不可復伸、當是時、在城鎮道

府縣文武如林，乃視若等閑，漫然相付，獨何心哉。臣今方獎率諸臣，共圖戡定，卽諸臣亦飭兵治餉，緝奸峻防，夜以繼日，猶苦不足。蓋冀爲桑榆之收，以蓋其東隅之失者。臣亦欲徐觀其定，忘於無言。顧川東人心，不知有法久矣。自合江獻袁子升，黃平獻羅承恩，並此而三，不於此時別白言之，從此各官遂以媚賊爲排難解紛，以辱國爲達權通變，以足上首下爲屈己安民，行見巽懦成風，豪傑解體，戰不力，守不堅，其不肯而爲夷者，幾希。臣以爲兵戈擾攘，籌應實難，固不可逐事苛求，致難展布，第損威傷重，所關非小，尤宜一處以杜將來，合行題請，伏乞敕下吏兵二部酌議，覆請將獻囚送置，并葦城失守有罪官員，姑行令戴罪管事，以責後效。待事定之日，通計功罪並論，一而行巡按御史，將前後情節，通行查勘，分別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庶士氣可振，國法可彰，使過之效可收，夷氛之息有日矣。緣係再報逆酋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國體，以飭兵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兵二部議了來說。吏部覆奉聖旨是。馬效武著革了任。巡按御史提問，莫容等革職聽勘。梁銓依擬降一級調用。其餘有罪官員，著撫按再查明具奏。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是：逆酋敢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尙循襲敝套，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明旨，但只畏賊，不知畏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惟法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侵隱。

防兵鼓譟疏

題爲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攘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巴縣申稱：本

月初一日辰時，有陝兵二百餘名，通城沿街搶奪財物，復入府縣頭二門亂打，當即打傷生員羅士俊，吏書吳起宗、劉遐齡等六名，平民李守法等三十九名，殺傷游成名、劉臻、任邦成、李祥，並劫文中軍家財，餘街民不知其數，財又不足言，理合申報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塘報：八月初一日巳時，據巡捕官傳言，萬總兵差家丁六七十名，將府縣門打入，衆鄉官往萬總兵處勸其取回各家丁沿街打搶，至本道門首，口稱凡係道府人役，便要打搶，并剝奪衣服。本道隨喚房遊擊張良賢、舊家丁，投在本道門下者，諭令傳示各兵，有話可來面稟，何事行兇取死，一面取石砧西陽兵進城，一面差人持帖與萬總兵言，何事叫家丁反亂，萬總兵隨擊令旗喚回訖，除搶奪殺傷，查明另報外，至本日午時，萬總兵來顧本道詢其所以，云此事我不知，去後又據各鄉官來顧言，黎明聞有聲息，即拉衆往柴遊擊處，央其轉達萬總兵，速差人傳諭，柴不肯行，強之方去。衆鄉官隨至總鎮門首，看門人拒不肯通，及相見時，方傳令則各家丁已打搶散矣。先是七月二十九日，據名色把總高逢盛、晏朝海等報，招到建武兵，本道發府查驗，多係有名無人，用錢一二十文，雇巴縣人應名，該府革退二百餘名，本道親驗，革退一百七十餘名，將代應者責治，發刑廳審問。事完，隨據理刑廳差快手稟稱，領兵官許忠因恐府認出替身，持刀將快手毆打，本道隨擊許忠責治，發理刑廳審問，即往拜萬總兵，彼盛怒稱要許高推官，并與相打，本道笑言，何至於此，查兵莫非公事，於官何與，小嫌不必介意，遂別。不意次早即有此事，本道自疑或係建武退兵，細訪並無建武一人，據萬總兵亦稱建武兵盡劄城外，係其家丁所爲等因，又據重慶府稟稱，總鎮把總官

高逢盛等，各送召募建武兵冊到道，發府點驗募兵二千有零。本道委官在城門數實，在人數僅一千七十名。次日據冊點驗，有老弱不堪者，有名無人者，與巴人冒籍建武者，共一百七十餘名，法去責發出示。照實在兵領糧刑廳，早快及街市人認出冒籍二十四人，稟刑廳有領兵官許忠，欲刀砍認冒籍者，刑廳將許忠送道責監。初一日忽總鎮家丁二三百人，進府大門，至刑廳外署，打毀牌匾等項，又入縣門，打傷吏書數人，又至道門，打毀排柵，直入堂上，有本道家丁欲射，各退至中軍文之粹家，將家財盡劫，沿街鋪面貨物，搶去無數，石砧西陽士兵進城，各家丁方纔散訖，打刑廳快手，將死者二人，傷者數人，府堂快手，傷者二人，街市傷者一二十人。總鎮家丁初到，與道府無嫌，所點建武兵不作亂，而家丁乃敢狂逞，中間以私忿主使，可槩見矣。等因。本月初八日，又據鎮守總兵官萬鏊呈云云等因，通報到臣。該臣看得今日之渝城，亦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四封之內，殺氣干雲，百里之外，羣盜滿眼，方且烏合萬餘土漢之兵，聚之一城，用以遏敵勢而定民心，此其勢亦孔棘矣。初臣聞綦江既破，意欲馳入重慶，督兵城守，而諸臣僉議以爲今賊所以狂逞者，以吾且行勦，故先發制人也。督撫至渝，賊以爲勦在目前，狂逞必甚，乃我之兵力，僅可嬰城，以重臣擁麾之地，而賊壘在郊，計無所之，則虎豹之勢盡矣。臣亦以爲然，且止不行，願臣身雖在省會，而心則未嘗一時不往來於敘瀘重涪之間也。然亦以爲一城之內，武則有帥，有將，文則有道，有府，使其協和輯睦，以因其交，臥薪嘗膽，以脩其備，則轉弱爲強，因敗爲功，桑榆之收，且可以補東隅之失。奈之何其計不出此，而復有今日之事乎。夫招兵方至，而鼓譟隨之，此其釁蓋自建武之兵始，乃爲亂

者非建武兵而陝兵也。又總兵之家丁也。則總兵亦何辭之與有。夫招兵而有虛冒。此營伍之弊也。黠兵而有摘發。此道府之事也。雖從官責監體面少損。然爲法受辱。亦所當然。乃悻悻然見於其面。至欲攘臂以相加。則過矣。彼家丁者。行將颺去。心已無聊。乘釁而起。夫何所忌。幸而多兵相制。未有殺傷。儻至橫屍路隅。開門延寇。當是時爲釐者。卽百其身。其足贖乎。夫家丁作亂。罪在將官。卽有私忿。或未肯甘心主使。但未事何不早爲消彌。聞變何不速爲禁止。或其憤鬱不平之極。遂有不暇慮其他者乎。卽曰正法。何足補過。臣於是不能爲釐解也。尙有揭其賊私數多。及通賊納賄之事。臣謂事後投揭。或出讎口。方在查訪。未卽參論。顧卽見事論之。招兵虛冒。胡以應敵。家丁不法。何況大衆。主帥如此。尙望其折衝禦侮耶。臣於是益不能爲釐解矣。柴尙仁身爲偏裨。左右大將。一旦變起倉卒。自宜挺身爲解。而遲遲其行。強而後可。意欲何爲。均應參論。參照總兵萬釐碌碌無奇。沾沾自喜。感情頓生客氣。頹弛不振。軍威元戎何在。幾成彎弓倒戈之形。首惡雖擒。已在焦頭爛額之後。輿議豈皆讎口。亂萌尤可寒心。柴尙仁當機泄泄。排難遲遲。豈曰快睚眦之私。徒以重將領之過。此二臣者。俱應革任回銜者也。至於道府官。平日不無周章。此事原非其罪。自應免議。況以查兵行法之事。而議及之。亦不可以爲訓。但副使莫容。失事獻囚。已屢經參劾矣。知府張與行。隱匿殺戮。已降級管事矣。總之物望頗輕。故召侮爲易。且渝城何地。此時何時。而可以才望不孕。屢經指摘之人。久居其間。蓋在睿則品稱孤介。識乏融通。平時之失策已多。此日之損威更甚。在張與行則素彰隱蔽之聲。近著敗亡之效。難圖末路。會須改絃。以上二臣。俱應量行改調。以責後效者也。

除前後失事情節及干礙人員仍俟查明另議外合先題請伏乞敕下吏兵二部照例議覆施行遣下員缺速選有才望知兵事者推補庶法紀可伸國威少振內變不作平賊有日矣緣係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劉挺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員缺使會推來用高整柴尙仁革了任并李光祚等行巡按御史提問與各項賊罪俱查明具奏李化龍著相機移住調度三省道鎮官兵併力協謀決意殄賊合用錢糧戶部上緊處發與他其漏洩處播事情逆黨還著緝事衙門訪拏重處餘俱依擬

請內帑增將兵疏

題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本年八月十二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報稱據南川縣申本月二十六日偵探應捕李一登向啓快手汪加忠回報據東鄉村逃回民胡禮稱說楊應龍差婁國聶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下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今縣屬地方如東鄉綠水鄧坎長壩明埡五村俱交連播界煙斷火絕萬種生靈逃竄已盡難以復業其目把於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於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燬人民盡殺不留有本縣地名溪園槽居民保甲牌內人戶聶華陳啓宗戴良資等三

十餘家。畏勢難敵，遂自投順。團寨劄營，其立意真偽，皆不可知。至於東鄉一帶地方，熟穀俱被掠收，於播地名官壩，豎立倉囤，共一十七眼。有家小苗數百看守等因。本月十三日，又據該道報稱，八月初九日，據高推官呈解奸細李朝諒，係通播重犯李朝選親弟，在楊會頭目何廷瑞名下。何廷瑞令朝諒前來偵探內地情形，因被拏獲。本犯稱楊應龍自破綦江之後，即劄營婁山關外。今又移營松坎。何廷瑞劄於苗兒岡。又有小河臺住民柏益、柏化、鍾萬變、黎文才、張懷、楊萬便等，俱投會，分投入內地打探消息。又有三溪住民李思顯，造大船一隻，在三溪河綦江投會。各民將民房樓板拆去，脩造小船百十隻，在河兩岸。見今陸續脩造未已。李思顯已於八月初一日搭船出探事情，未知今在何處等因。同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卓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苗破劫石離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等因。看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萬一逆會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同日又據塘報，千百戶胡維城、岳鳳鳴各報稱，本月初九日，有房遊擊舍人，緝獲細作李朝諒，口稱楊應龍欲回囤，因妻田氏出來，不知爲何事，就住下。今見在松坎地方，離綦江三日路，兵約有三萬。楊應龍有叔稱楊相公，領兵在苗兒岡，沿途脩倉，囤積糧儲。楊應龍在三溪口，造船二百隻，又稱在扶歡壩新脩一囤，造倉積糧。又據操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版，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百戶胡維城報稱，有綦江被虜兵王雲原，係松潘舊兵，從苗兒岡逃出，說楊應龍欲回囤，其妻田氏、子朝棟，并

子婦等俱出來住在關上。劄兵三十九營，約有十萬之數。將虜去軍兵，使教士兵放銃，製火藥，儒教不會。將我兵就殺，又說要脩一條小路進南川，又脩一條小路從黃荆界石場進界石，離重慶止四十里。若至界石，則重慶、南川、涪州、李渡、木洞等處，路路可通。又稱播州關外掘溝設壘，又稱三溪口已造船三十餘隻。又在取板還要造大船等情。同日又據參將王夢吉遊擊楊敏政各報稱：八月初一二日，節據指揮王繼祖報稱，哨探軍兵何江、小任二、韓通等，探得各酋仍在龍門里、大魚灣二處。初三日，又據本官揭報，據軍兵張七、雷友，探得路上人言楊應龍差夷目二人來上下赤水攢營。又袁年將驢子二匹、獵犬二隻、弩二張，差人送往播州，不知何幹。未知真實。初四五六七日，節據本官揭報，據軍兵李孝得、許大全五等，探得各酋仍在赤水、大魚灣二處等情。本月十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爲狡酋應叛，連兵猖獗等事。據石砮宜撫司申稱：本月初三日，據家丁劉時仲報稱，播酋楊應龍知旗令到司取兵。於七月初九日，遣細作冉廷德、於忠、鄧伯鯨等家，密會叛黨馬邦宸等，令彼召兵乘虛攻劫本司。馬蘆等遂召亡叛百餘人，窩聚於鄧都杜良臣等家。於十一日抄劫官莊，冉廷漢將家財牲畜罄般等因。同日又據敘馬瀘道呈，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守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呈報：七月二十六日，據安溪堡地方楊宥龍口稱：二十五日，有王繼先差夷目張月伸、王枝用、陳八兒、王友貴、馬舟容等，帶兵百餘，至地名土洞河東一帶，劄夷田穀，口說要來虜人，況係播夷，未知意欲如何等情。本日又據塘報余世英稟稱：有安溪壩羅志渡民劉海懷等二十名，在於河東耕種夷田，劄穀，被王繼先夷人張月伸等，樹虜去訖。本月二十三日，又據敘馬



瀘兵備道報稱、八月十八日、據永甯衛差去查探旗軍方朝遐報、七月十六日、楊酋擁兵一次、割至赤水五畝田、滔壩、揚言欲借路、要往先鵝洞祭祖、割兵數日、仍聚賊巢、各軍無分星夜、周流本屯地界、哨探止聞、播兵蜂攘、未知情形何如、本日又據永甯宣撫司報稱、查得播兵自六月內入犯、葦江之後、出沒莫測、本撫自合江縣起、至河東赤水、吼灘、土厓、茶壩、井壩、穆艾壩、安羅二村、白牙圍、乾竹、臺崖、孔找崖、箐口、沙溪、停子頭、緝麻、李博等處、抵水西止、地方邊境、與播州相連、見今會兵、已過烏江、近貴州二日路、是已、該女士官奢世績、行令各邊長官頭目、照界嚴加防禦、合行申報等因、本月二十五日、又據貴州按察司、帶管思石兵巡道、按察使易登瀛呈、據石阡府於七月二十六日、有龍泉司中稱、訪得播苗在於地名馬頭山、偏刀水、都上壩等處、割營、不知動靜、又將先年李保阿項造叛地名、黃沙坎、要路、空爲溝濠等因、本日又據石阡司巡捕吏目林中試呈、據萬彰司管下地名、唐頭沖、住人阿騰報稱、七月二十三日辰時、被播目楊七、趙士登等、統兵七百有餘、在鎮夷關外、地名、濫泥山、燒劫、殺死張廷華父子、并鄰民七命、合寨牛馬財物、盡行劫虜、緝去男女四十餘人、當報地主馮碧、陳永朝、陳廷玉、王應龍等、統衆鄉兵千餘、趕退、口稱不日、打關破府、及查此關近地名、乾溪三里、離府止三十里等因、本日又據石阡司管下、迎仙里上洞、巡捕目把彭大學呈報、四牌謝朝俸、石辰三、於本月二十三日、統兵千數、割營崖門、揚言集兵、過江下掃水口、崖底本莊樂橋軍門屯寨上、劫思石府衛偏鎮等處、各情到司、就經遣牌、責令各該屯目、把集兵防禦外、合行呈報等因、各具報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湖廣、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

貴州兼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曹楷、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逆賊楊應龍恃其富彊甘心反逆、戮將破城、了無忌憚、近且占據內地、脩倉貯穀、因糧於我、又復立石鑄碑、殺人以祭、蓋已無人心、無天道矣、昔宋襄用鄒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況於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乃賊復猖狂逞出、沒於川貴之間、如鬼如風、益復造船數多、將圖水陸並出、流毒三省、遠近爲之震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尙可少假時日乎、臣等僉議會須滅此朝食、乃無後患、願節訪賊之情形、實亦非可易與者、賊初用兵時、不過二三萬、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連年訐搆、撫勦無常、賊遂內自驚疑、多方設備、招集九股惡苗、給以殺戮五司之土地、賞以搶掠各省之婦女、又擅立三十六統制、三十六巡警、十三親管、各有頭目、各有兵衆、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總之不下十四五萬、羽翼已成、居然勦敵矣、我所以待之、豈宜淺鮮、談者謂宜集兵二十萬、夫二十萬兵豈易集、餉豈易供、然非十四五萬、亦未易相當也、昔成化時尙書程信勦都蠻、用兵十八萬、四年而無成功、萬曆初年撫臣曾省吾平九絲、用兵十四萬、一年而成功、今播州之衆、幾倍都蠻、海龍之險、不下九絲、應龍兇狡知兵、又非以前烏合之寇可比、是可草草舉事乎、近該臣化龍議調陝浙兵、與募川兵共二萬四千、臣子章議招三萬、蓋勢窮事急、糧餉不充、且爲目前防守之計、冀就中取事耳、今賊益滋蔓、久更難圖、必須大集兵糧、亟圖撲滅、臣等熟計四川宜用兵六七萬、湖貴二省各宜用兵四五萬、總之可十五六萬、方保全

勝、近奉明旨、雲南、廣西、福建、陝西、浙江等處兵、各得調用、卽十五六萬之數、自可取足、無容更瀆、顧調兵非難、處餉爲難、兵至十五六萬、卽人日給三分、一年須百五十萬、三省者非能辦此也、貴州原無毫釐之積、臣近查其布政司庫銀、稱可動支者、僅僅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頗有積畜、自連年採木事起、搜括一空、今止有當年額糧、各有正項、止可暫借、難以久假、湖廣者尙未查到、然大約在川之下、貴之上、三省物力、不過如此、將何以支數萬人之食乎、近見太倉空乏、計臣無措、臣等不敢徑請、臣化龍止求留餉、秦之需、以借滇之數、僅三十萬耳、然秦中之餉、今年者已解、滇中之銀、恐未能卽還、臣子章止求於各省借給、總之亦捕風捉影、未可保其必得也、近見邸報、該兵部覆奉聖旨、兵餉著戶部悉心議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吾了事、欽此、仰見聖心垂念遠徼、賊不足平矣、第恐戶部計無所出、止令各省搜括、萬一各省復乏、求之不應、往返請乞、便歷時月、脫有庚癸之呼、其可令賊聞且見乎、臣等以爲今日之事、在四川宜先發五十萬、仍留陝西餉銀、及催滇中還銀、以爲接濟、在湖廣宜先發三十萬、仍俟臣可大查本省各項錢糧、有應留用借用者、徑自題請、在貴州原無積畜、亦無可留借者、姑先發三十萬、以上應發錢糧、半取之太僕寺、半取之河南、淮安、南京、福建、兩廣等處、以爲半年之餉、刻期解到、庶克有濟、至於各處調到軍兵月糧、仍在原籍支給、川湖貴三處、每日止照近日援遼事例、給與行糧、蓋卽每兵日給三分、而前項解發之數、僅支多半年盡矣、至於以後、如事不卽結、或再行請乞、或量行徵派、統候部議遵行、此三省糧餉之大略也、而將與兵亦有所當覆議者、夫今鄰播總兵、四川有劉綎、貴州有董元鎮、各制一方、無容更議

矣。惟是湖廣清平偏鎮四衛俱邊播境。涇潭一路更當逆賊狂鋒之衝。連年逆賊招誘生苗多從偏橋往來。恣行搶掠莫可誰何。近該臣等議將貴州總兵移駐偏橋。顧偏橋去賊巢近。然去貴州省城遠矣。貴州去賊巢不及三百里。一渡烏江窮日可至。與偏橋相望四五百里。中隔平越興隆。皆通賊之路。今春飛練之役。實自平越。賊若分犯各路。直逼省城。此非一總兵之力所能禦也。且貴州總兵之於偏橋。蓋兼制之地也。湖廣兵餉宜得湖廣總兵會同湖廣巡撫調發。方得精神相貫。應付如期。乃貴州撫鎮俱以兼制之銜用之。此在居平猶可。寇在門庭動大兵發大餉。欲求臂指如意。桴鼓相隨。不亦難乎。先年湖廣原有總兵。且以侯伯爲之後。以承平日久。暫議裁革。今非無事時矣。原無者亦應議增。況原有者自應議復。臣等以爲武昌去南界遠在二三千。即聲聞亦難相通。何況調度。臣可大宜移駐沅州。該省仍設一總兵。無事駐劄沅州。有事移駐偏橋。其貴州總兵無事駐劄省城。有事移駐平越。統待事甯另議。庶幾兩地密於張羅。而逆酋已坐井中。此萬全之算也。其湖廣原無兵馬。今欲創設四五萬。召募既難如期。士兵亦難全恃。臣等查得近年備倭沿江一帶。皆設南兵。如揚州二千。鎮江二千。新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廟灣二千。南京新設六營。亦可揀選三千。此皆見有糧餉。無煩召募者。今海氛久息。備而不用。宜行文各處撫臣量給行糧遣發。卽以原將統領赴偏橋一帶聽總兵分布防守。不足者方調湖省各土司及武岡麻陽等處民兵。殺手務足三萬以上之數。其外處調到兵。月糧仍於原籍支給。湖廣亦照前例。止給行糧。事甯仍各歸原地防守。蓋將止復其原有。兵半取之素練。甚便計也。臣等又查得貴州所屬石阡思南二府。婺川

一縣去貴省遠可千里，而各府縣鄰播巢各一二日程耳。各府縣從來無一兵一將，止有龍泉一守備，領兵千餘，控制其衝，而兵微將寡，又無城可守，賊每欲聚而焚之，無龍泉，則思石葵川，隨其後矣。臣等以爲宜於石阡設一參將，葵川設一遊擊，各領兵三千，一以爲本城之防守，一以爲龍泉之聲援，其兵將不必另設，即以新設湖廣總兵調來之兵將移駐，此皆貴州地也。然在偏橋之西，去湖廣總兵近，而去貴州總兵遠，防守之事宜，全聽湖廣總兵提調，貴州總兵亦得遙制，庶體統事勢，兩得相安。至於偏橋四衛，向雖屬貴州總兵兼制，今既有湖廣總兵，自有專屬，不必更屬貴州總兵矣。抑臣等猶有說焉。近見邸報，兵部覆本內稱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聽援，不許繞路粵東，有誤纓冠之義。計陳璘當不日至湖廣矣。璘素有威名，近征倭更著戰功，粵西無事，將非所急。臣等以爲宜卽改爲湖廣總兵，卽令於湖廣候旨到任管事。其廣西總兵另行推補，將見逆賊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其有不褫魄而奪之氣乎。至於雲南總兵應移駐霑益州，廣西總兵應移駐泗城州，庶乎聲聞相及，援擣爲便。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酌議，覆請將前項糧餉急行解發，將領急行增設，兵馬應調者行各該地方撫臣調發，總鎮應移者行各處總兵蚤行移駐，新設將領應給敕印等項，查例議給，應得廩費等項，臣等徑自議處，庶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倚前角後，螻蟻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太甯可計日矣。緣係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依擬行，內協助餉銀，戶兵二部屢次互

相執奏。關係軍需。恐致妨誤不小。著都察院會同二部。虛心定議來說。欽此。戶部覆奉聖旨。是兵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機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漁等弊。毋致累苦窮民。兵罷之日。卽行具奏減免。

更調府佐縣令疏

題爲遵旨更調有司官員。以新吏治。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爲照郡縣之吏。最爲親民。居平以爲怙恃。臨難以爲保障。蓋其重也。西川越在遐陬。人不樂就。懸缺者十常四五。又向來因俗爲治。法網頗寬。溺職者十常二三。天下無事。共以舒徐寬大。柔懷遠民。卽愚智同途。未爲深累。乃一旦變起倉卒。遠爾震駭。臣等驟用軍興法。督責有司。有司非倉皇失措。則滯滯後時。卽欲以法裁之。而多不可勝。且其才具各別。用非其數。雖有嚴刑重罰。未易改也。今卽欲除之。餘司借之異省。日引月長。何裨目下。惟是於百城之內。酌衝綏析才品。互爲調補。各用所長。庶幾克濟。蓋天語昭然。已明見萬里之外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將通省地方查算。以邊播用兵者爲最衝。臨江運餉者次之。臨官道過兵馬者又次之。或懸缺未補。或人地不宜。皆宜急處。又將府州縣各官。逐一比量。除人地相宜。應照舊供職外。有人浮於地。及地浮於人者。宜更其地。有贖貨淫刑。或巽懷不任者。宜更其官。任淺者宜平調。任久者宜遷轉。任久而仍其地者。宜加銜。若是者。共得二三十人。謹爲皇上陳之。如保甯府同知梅燮。馬湖府通判

張問禮。合州知州張鼈。雅州知州邵崇雅。長壽知縣葉聯芳。萬縣知縣周作樂。射洪知縣周文郁。彭山知縣王大才。夾江知縣郭維屏。高縣知縣越應虞。蓬溪知縣陳大經。建始知縣倪伯麒。大邑知縣黃杞。縣竹知縣蕭時鳴。太平知縣潘應相。大昌知縣高雲鳳。通江知縣劉昇。營山知縣向日丹。梓潼知縣傅遇高。丹稜知縣樂繼同。南溪知縣羅應雲。岳池知縣劉之瀾。遂州同知高敷切。瀘州判官寇克順。岳池主簿何琦。眉州學正劉應命。大邑縣教諭汪廷玉。射洪縣教諭劉懷宇。梁山縣訓導任思永。以上二十九員才猷練達。注措精詳。在事而上信下孚。已著當官之效。移治則駕輕就熟。必流符實之聲。皆宜陞調。衝繁者也。重慶府通判邵學思。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夔州府通判林大任。墊江知縣龍襄。隆昌知縣魏桂。以上五員政亦寬平。才乏敏練。劇任或非其理。僻地當盡所長。皆應以不及調簡者也。廣元縣知縣卿一鳴。才調是下中之品。行已在清濁之間。問斷略不分明。衆號之曰糊塗鬼。左右公行撥置。人謂之爲滿堂官。條鞭取羨。所得何止數千。詞訟罰銀。倖免幾無一二。昏庸已甚。疾病難堪。中江縣知縣張繼茂。才本平常。性尤迂緩。文移信吏書指點。有稟卽行。詞訟任原被縱橫。無告不准。徵收秤頭雖重。而所得無幾。蓋門吏半匿原封。問理罰贖甚多。而入已有限。蓋胥役不銷原粟。一籌莫展。百弊叢生。梁山縣知縣徐博卿。以醉爲節。以吏爲師。上司前件。常至一二百起。懵然不知。差人批限。常違三兩月外。付之不問。攜孫山人掌文移。遂至干政。任朱門子。管堂事。未免營私。告狀非錢不行。採木入賄卽免。醉生夢死。廢事殃民。營縣知縣邱宗周。才似疏通。而性氣過激。志欲振刷。而精神不充。越訴輒斃於杖頭。未完盡束之高閣。鄉民不敢入縣。畏其

淫刑。衙役常如負芒。或曰動火。久之恐成酷吏。罷之。惜其清操。眉州降同知管州事盧豪。膏肓成病。狐鼠滿前。文移全欠。剿裁。或至舛錯。或至停關。錢糧不能清楚。半係抵假。半係侵欺。溺愛則阜隸毆死人命。反罪屍親。健忘則上司問以未完。但爾張目。荒唐政事。土木形骸。以上五員。亦應以不及論。內張繼茂。徐博。卿應改教。邱宗周。應降閑散。卿一鳴。應降一級調用。盧豪。應以原降州同知別用者也。德陽縣知縣史載道。初以虛僑賈聲。後以恣肆敗檢。詞訟濫行。科罰致小民含怒於心。條鞭多取秤頭。令排年黏帖於市。姦雙從。鴛之妻。被盜其印。掩陳主簿之口。多賂以金。曾是兵火之區。當此淫昏之政。此一臣者。所當照不謹例。閒住者也。東川軍民府通判梅廷哲。官已落落。才亦平平。祇緣二豎相侵。因致半身不遂。尋醫問藥。無能強起。殘軀嘆老。嗟卑。猶自棲遲薄宦。何官可以臥治。何地不可休官。若竟其不自割之心。恐致有不可知之事。此一臣者。所宜照老疾例行。令致仕者也。綦江縣知縣馬效武。才力絀弱。政事模稜。賊起不能思患。預防城破不能守。死善道。雖文臣難責以摧鋒之事。而令甲原自有失守之條。此一臣者。所宜革任聽勘。候另案歸結者也。臣等謹遵照近旨。將前項府州縣各官。酌其資俸。量其才地。徑行調補。如成都府同知見缺。以長壽縣知縣葉聯芳陸補。其葉聯芳之缺。即以夾江縣知縣郭維屏調補。郭維屏之缺。即以眉州學正劉應命陸補。重慶府同知見缺。以保甯府同知梅燮調補。梅燮之缺。以合州知州張鼐陸補。張鼐之缺。以射洪縣知縣周文郁陸補。成都府威茂管糧通判見缺。以大邑縣知縣黃杞陸補。重慶府通判鄧學思應調簡。其缺以緜竹縣知縣蕭時鳴陸補。該府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應調簡。其缺以南溪縣知縣



羅應雲陞補。其羅應雲之缺。以瀘州判官寇克順陞補。夔州府通判林大任應調簡。其缺以達州同知高數仞陞補。烏蒙府通判見缺。以岳池縣知縣劉之瀾陞補。眉州知州盧豪應降調。其缺以馬湖府通判張問禮陞補。忠州知州報補鄧以誠。久不到任。應以建始縣知縣倪伯鯨陞補。其鄧以誠到改任蘇州知州。瀘州知州報補胡篤卿。久不到任。應以雅州知州邵崇雅調補。其胡篤卿到即任雅州知州。漢州知州見缺。以彭山縣知縣王大才陞補。其王大才之缺。以岳池縣主簿何珩陞補。綦江縣知縣馬效武革任聽勘。以萬縣知縣周作樂加重慶府同知銜。管綦江縣事。其周作樂之缺。以高縣知縣越應虞調補。江津縣知縣報補葉朝陽。久不到任。以蓬溪縣知縣陳大經調補。其葉朝陽到。即任蓬溪縣知縣。黔江縣知縣見缺。以太平縣知縣潘應相調補。昭化縣知縣見缺。以射洪縣教諭劉懷宇陞補。榮縣知縣邱宗周應降閑散。以丹稜縣知縣樂繼同調補。廣元縣知縣卿一鳴應降用。以營山縣知縣向日丹調補。德陽縣知縣史載道應閒住。以梁山縣訓導任思永陞補。中江縣知縣張繼茂應改教。以梓潼縣知縣傅遇高調補。梁山縣知縣徐博卿應改教。以大邑縣教諭王廷玉陞補。墊江縣知縣龍襄。與大昌縣知縣高雲鳳互調。隆昌縣知縣魏桂與通江縣知縣劉昇互調。以上各官。陞者俱係優陞。調者俱係優調。但府州官俸深者。暫阻內遷。縣官俸深者。不得行取。不無少望。然地方有事。就近借才。事甯之後。不妨優處。內有萬縣知縣周作樂。吏治最優。擬地最苦。但綦江重地。非此人不足以當之。事甯另當優異。又烏蒙府不係急缺。向來陞此缺。亦非優轉。緣劉之瀾頗優於才。不理於口。故令轉此官。暫於軍前效用。事完亦另行優處。其各官應處者。

臣等已會行革任。應赴新任者，已行令限文到十日內到任。俟其報有到任月日，卽轉報吏部，以新俸算起。尙有有缺無補者，馬湖府通判、東川軍民府通判、緜竹、太平、夾江、射洪、高縣、大邑、岳池、營山、建始、丹稜、梓潼、各縣知縣、達州同知、瀘州判官、岳池縣主簿、眉州學正、射洪大邑縣教諭、梁山縣訓導，吏部皆宜查理相應人員，速爲銓補。嚴行依限到任。其原係懸缺，今擬調補者，該部卽已補有人，亦不必改除徑令赴川到省。臣等另查相應員缺，擬補報部。蓋此地所患有地無人，不患有地無人。尙有原缺未補者，如南充縣、富順縣、郫縣、東鄉縣等處，皆宜急補。其南充富順，俱係大縣，尤須風力甲科，乃能彈壓。再查各地方官久不到任者，俱係兩廣福建浙江等處，去川絕遠，卽疾馳之騎，亦須二三月始達。各官攜家乘舟逆水，何能卽至。經年無官，弊蓋坐此。今後宜將近川如陝西、湖廣、雲貴，卽河南亦尙易至。以此近便地方人才除補，其絕遠如前項地方人員，不必銓除，致人地兩下不便。尤須多選甲科，以資整頓。以起頽弛。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吏部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照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內治旣修，外攘益裕。區區逆賊，不足平矣。緣係遵旨更調有司官員，以新吏治，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摺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

# 平播全書卷二

## 奏議

### 二運大木勸懲疏

題爲採辦二運告竣、分別勸懲、并乞恩暫賜停緩、以蘇民困、以濟兵興事。卷查四川採辦、奉部文先採十分之六、限以六年、分作三運。至萬曆三十年報完、該頭運木於二十五年十月起解後、官民卽竭力分採二運。已於二十七年九月內起解訖。除起解期日另疏題報外、據布政司并督木道冊報、各道屬府州縣衙兩運完過木枋根塊、中間多寡有無、什伯倍蓰。內有前後一人通管者、通融均計、功罪自不相掩。有前官蒙賞罰而去、後官接管者、按數交收、勤惰更復昭然。總之以六分爲率、每運二分爲額、多者居最、不及者殿之。兼查官帑有無虛冒、閭閻有無騷擾、互相參酌、分別勸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具疏上請、除分數不甚懸殊、別無弊端應獎戒者、臣等徑行獎戒外、其前運無過官、今完五分以上、及接管官、分完五以上、如成都縣陞任知縣施所學等各官、或再運而終始相成、或初筮而績效已著、掄材居最、受事能終、俱應優敘、以備紀錄。其兩運俱無過、共完至六分以上、如巴縣知縣文立經等各官、三年採辦多勞、兩運拮据並苦、雅稱物曲之利、足驗人官之能、亦應通敘、以備紀錄。其頭運完一分以下、住俸官、二

運總完四分以上。如羅江縣知縣喻言章等各官。雖無所加於常數之外。亦無所虧於原額之中。後效可觀。前愆克蓋。均應開復。原住之俸。以示鼓舞。內蔡用明。喻言章。黃日昇。後連完至七分。以上仍應摘敘備錄。其陳敬衷。頭運降俸。原以擾民有議。不止爲分數不足之故。仍當待其考滿日定奪者也。其通管兩運官。共完不及四分。蘆山縣知縣王道望。威遠縣知縣劉芳聲。平武縣陞任知縣李察。南溪縣知縣羅應雲。江油縣知縣王以寧。彭山縣知縣王大才。各官。始事已見怠荒。小懲不聞。警惕廢事。如此急公。謂何。兩運有優。重處無說。但誤事雖甚。擾民未聞。當貶削其級。姑存其官。內劉芳聲。李察。王道望。完共三分以上。當降一級。管事羅應雲。王以寧。王大才。完共一二分上下。當降二級。管事不論其在任。陞任。隨任。職降後當住其陞遷。待考滿日議奪。其原以頭運住俸者。徑當罰去。從降級後開支者也。會川衛前後將及四分。指揮方泰。姑免罰。建昌衛前後一分以上。指揮。今陞會鹽守備施勳。前所住俸。徑當罰去。姑准開復。鹽井。寧番。越巂。三衛。一木俱無。指揮張維藩。李紹武。陳文龍。除前住俸。徑罰外。再當罰俸一年。示懲者也。其接管官不及二分。合前運尙不及四分。慶符縣知縣張明卿等各官。分之則一無可稱。合之則兩不相補。工多虛廢。政亦平常。亦應姑各罰俸一年。示戒者也。又查得渠縣知縣柳東。心多潦草。事每張皇。僉夫以六兩派。以二十兩收。九百名之茹苦可念。採木二運之工未已。三運之夫已派。千萬戶之負累堪憐。政謝夫西門豹之投。民苦於東野畢之御。資陽縣知縣詹淑。性本剛愎。事每因循。供應派之義民。何忍其財力俱盡。盛氣加之僚友。豈所謂道義相成。小民何以堪之。他政無足言矣。崇慶州陞任知州周炳恣。雖不檢。貪黷

有聞，頭運不及一分，二運亦難兩補。山中不給官銀，俾義民含悲冷積。水次不查退木，致遺材甘朽夷陵。尚有訐其賊者，多至巨萬有餘，卽云讎之口乎，或有一於斯矣。已經敗露，枉自彌縫。仁壽縣丁憂知縣麥鎮鼈，才資闊茸，舉動乖張，一百人下鄉擊人，是何號令。五十夫入山採木，各有饋遺。賊迹之公私竊取者，不下數千。木銀之見在追補者，尙有三百。訑訑自足之政，營營苟得之徒，以上四官在柳東。詹淑當以不及量調簡僻。周炳當以不謹例閒住。麥鎮鼈當以貪例爲民者也。自州縣而上，分理者七小總。總理者各道府也。小總則夔州府同知儲佶、成都府通判宋家宦、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各府則成都府知府周懋卿、順慶府陞任知府饒景暉、重慶府知府張興行、保寧府署印同知梅燮。各道則分守川西道陞任參政范涑、陞任參政李維楨、分巡川西道副使陳與相、分守川東道陞任參議郭士吉。俱當在紀錄之列。其最無功者，則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建昌監理通判李復宗、寧越撫夷通判張正蒙。俱當罰俸三箇月示儆。其原任建昌監理通判鄭友諒，原降俸二級，不准復，仍移文見任處所，待三年考滿日議復者也。自此而上爲各總之總者，則督木道布政司也。查得離任督木道右布政使周一經，爲政有規矩準繩，論材是榷，枅杷梓，握算而錙銖毫芒必照，盡利則窮崖幽谷皆春。陞任帶管督木參政李維楨，品格擅木天之選，藻鑑稱匠石之長，掄選則良工獨苦，故蔽江皆參天礙日之材。博識信大雅不羣，卽一節見清廟明堂之器。布政司左布政使程正誼，博物卓矣，工師庇民，居然大廈。識足以程物土，故選擇悉當，而鉅細各獻其長。明足以辨官材，故任使咸宜，而公私交相爲利。已見萬牛回首，行看八柱承天。以上三臣，除周一經已經

加銜致仕外程正誼、李維楨當特加薦揚，以備錄用者也。臣等又據司道冊報，總算合省木數，頭運完僅二分，二運完幾四分。緣頭運事屬創始，山水崎嶇，夷情反覆，官民曾未得託足寓目，往往有空費工力而阻險阻夷，竟委棄溝壑之中者。二運則道路慣熟，決擇便利，工夫未枉，力等工倍。該司道照議定規則，如法折算，總計兩運收報之數，以各州縣分計，自一分以至十分，甚相懸絕，而以合省通計，截長補短，似已足六分之額。其規則俱查嘉靖間殿廟大工減三事例，以次遞減，非敢整空創始。大都木有頭二三號，或以三折一，或以二折一，二折一者浮於元號圍尺幾四之一，三折一者浮於元號圍尺幾三之一。雖是以小抵大，實則以多抵少，卽部收之寬嚴未卜，而有刊定之書冊在，併齊備查度，亦不甚大謬。其木號合式者雖少，然又部派木數，先有定額，隨後減採六分，寬限六年，又許互相准抵，通融折收，豈非以巨材難得，民力難支，德意懇勸，曷有窮極。然尙是二十七年以前事，彼時蜀猶承平也。蜀自今歲之春夏，播酋猖獗，中使征權，招兵集餉，官費百倍，民費次之，開礦抽稅，民費百倍，官費次之，上下交征，公私匱竭，百姓愁苦無聊，似不復能勝此役矣。矧蜀西北道自來無木，合省俱赴採於東南夷方，今東南賊壘徧地，殺氣連天，冤魂晝鳴，愁雲慘結，蜀之人心震搖，動輒以酋相驚，奔竄隱匿者無虛日，尙能使之束足襄糧，入東南近播處所斫木乎。目今求根本塊枋，難已萬倍於前，況折算之令，三運已當停罷，繼此如式而求，難又萬倍於今。此其時困勢窮，明白易見，且部議原減採六分，而今六分近足，原寬限三運，而今二運報完，又值兩宮告成，三殿未興，而蜀之不辰，適與兵會，昔尙減額寬緩於無事之日，今可不破格寬假於多事之際乎。

臣等固知皇上明見萬里恩覆二天必不靳此一時之德澤也。總乞敕下工部將蜀省採辦暫與停緩。待播事稍定之日再議派採以作三殿之需。庶一紓徐之間民生得以少甦。軍興大有攸賴。其各官應紀錄者處分者一一查議。覆請移文吏部知會至停採之後。亟當照刊定銷算規則清查錢糧。儻再有虛冒科索等輩不妨陸續一一舉發。其後採之時須查今日之完欠分數劑量分派不得重累偏苦。庶有司之勸懲有終而百姓之勞逸勻稱。此皆該司道之責任。部覆更不可不申明也。緣係採辦二運告竣分別勸懲并乞恩暫賜停緩以蘇民困以濟兵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工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依擬行。

### 懸購規則疏

題爲酌議軍前賞罰事。以一羣情以圖全勝事。臣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楊應龍以一土司造反。臣躬承主命率天下忠臣義士共行天誅。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勝負之算豈俟問哉。顯惟賞功罰罪聖主所以服人賞信罰必聖主所以勵世。自古用兵未有賞罰不明而可以成功者。近該兵部題奉聖旨頒示賞格錫予優厚等級分明計懸示之後賊當授首臣亦何容再瀆。顧部職其要止於議賞臣職其詳當並議罰。先是臣有擬定擒斬投降之賞畏留失事之罰與夫一切先登陷陣大小賞格與今所頒詳略互異。有已密行頒發者有候臨事顯行者以軍機不可先傳未敢輒行題奏。卽今兵漸集餉漸充各省調兵漸有音耗卽宜合謀設策漸次圖賊。但因年來勦撫無常賞罰不定人心疑貳未卽信從。所有前項事規

必須預行題奉聖旨。臨時與兵部所頒，並行懸示。方可鼓舞羣情，齊一衆志。人人用命，平定有期。謹將擬定規格開具上請。伏乞敕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緣係酌議軍前賞罰事規，以一羣情，以圖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開坐專差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不論大小文武漢土官兵軍民人等，但有能擒斬楊應龍正身者，除照兵部原擬，及今增定賞格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功級驗明，當卽給與。

一各土司如水西安疆臣、永寧奢世續、酉陽冉御龍、石砭馬千乘，以至天全平茶邑梅等，大小衙門，有能督率部兵，擒斬楊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格陞賞，及瓜分地土外，其本官係宣慰者，加副總兵銜，給蟒衣玉帶，宣撫加參將長官，及知府知州加遊擊將軍，仍各給飛魚服色。的親子弟，准遞加官職，領兵頭目，准授長官，或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一不論漢土官兵軍民人等，有能奮勇先登，入樓山關、崖門關、大灘關、苦竹關、板角關、三渡關、黃灘關、烏江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播州城者，陞五級，賞銀三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海龍岡，雖本身不能擒斬應龍，而大衆驗係真正當先者，陞七級，賞銀五千兩。

一應龍手下軍師黃七、孫時泰等，謀士何漢良、李旭、戴貴、張玉、彭道、張漢清、何廷瑞、陳太等，督軍總管楊兆麟、郭通緒、楊珠、楊明等，內司總管何邦寧、田一鵬、田良玉等，提調巡警尙守忠、趙仕登、謝朝俸、張漢武、



羅剛、朱敬、袁守剛、陳大恩、石勝等。苗頭總管吳金、錢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曹嚴等。各里頭官婁國、張讓、穆炤、袁年、袁整、王繼先等。及其餘但係領兵議事之人。若有能率衆來歸，或攜家歸附者。以前罪惡盡除不問。原有官者，仍以原職守土。原無官者，授以指揮千百戶職銜，令立功自效。若能擒斬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格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願爲土官者，聽分其地世守。內有楊氏親枝，除擒斬照格陞賞外，投降者仍量授土職，承其宗祀。

一應龍妻田氏、子朝棟等，能將應龍縛獻，或致死獻出其屍，准免本身死罪，使得承奉其祖宗香火。仍照部格量與優恤。

一管固、僞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及一切守固之人，與賞當頭目妻子，能率衆拒固，以待官兵，不容應龍走入者，僞官照先登固例給賞。餘人照例陞賞。若能擒斬應龍者，除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

一應龍桃溪莊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及節年招九股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有能自己束身投出者，並不殺害，係播民者，仍管原業。係苗民者，量其遠近，給以路費，及照身批文，發回原籍。有能率衆舉義，擒斬應龍來獻者，與官民一體陞賞。

一五司七姓之人，有能擒斬應龍者，有官者照土官，無官者照土兵，各破格陞賞。仍賞銀一萬兩，不拘原題三級之例。

一原格斬獲撥置同謀、親信用事、緊關從賊者，將領遞陞二級，官丁准照虜功頭目陞賞。查例斬獲虜功

頭目者、應陞三級賞銀一百五十兩、擒斬脇從者、准照苗功計數倍賞、查例苗級一顆、賞銀五兩、今加倍應賞銀十兩。

一應龍頭目人等、各係本省、及外省人氏、各有籍貫、俱已查明、若賞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其家卽係謀反之家、賊平之後、卽移文原籍、將父兄子姪人等、盡以謀反家屬捕誅。

一各土司有陽順陰逆、逗遛觀望、不肯盡力、卽係附反之人、賊平之日、移師伐之。

一各將領如定有信地、不行赴守、定有師期、不行赴敵、及一切逗遛觀望、畏縮退怯等情、查照所犯輕重、應收監者收監、應斬首者斬首、若軍士有犯、徑行斬首、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 糾劾逗遛將官疏

題爲逆賊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劾、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臣聞事莫重於討逆、法莫嚴於治軍、播賊大逆不道、自干天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令督三省之兵進討、臣書生也、自惟懷鉛握槧之長、非有躍馬彎弧之素、豈能身犯矢石、與逆賊相從事於顏行、惟是仗九重之威靈、申三尺之明法、用以整齊諸將、獎率三軍、俾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夫然後一鼓成功、而元兇授首也。乃諸將中有驕不可馴、獷不可使、逗遛觀望、裹足而不前、怯懦縮朒、奉頭而思竄者、臣不一明言之、行見法紀廢弛、卒伍渙散、狂賊得氣、重地堪虞、異日卽臣身當其罪、然於國家何利焉。除劄挺先令押兵回川防播後、卽以爲四川總兵、先

限五月內到任。後限八月二十日到任。今九月行盡。尙未到川。臣方欲具疏糾之。而會其差官具稟。言於八月二十日到荊州。二十二日發軍前行。計數日發盡。彼卽尾後前進。據其差官稱擬於九月終十月初上任。旣相去不遠。臣姑待其至。查有無別情。再行具奏外。若董元鎮。自閏四月內。卽以爲貴州總兵。令不必候代。至於今已半年矣。廣西貴州壤地相接。何事羈留。於今不至。臣自六月內卽移文貴州。催之上任。臣又以專檄督之。至今竟無一字相聞。豈其耳目塗塞。不知貴州之急耶。抑其畏賊如虎。寧甘受後期之誅。而一步不敢履黔陽之境耶。據此退怯之狀。卽受事亦未必可倚。宜革任勘問。方正軍法。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且舊者已一朝不可復居。新者亦目下未能卽至。合再行嚴催赴任。仍先革去職銜。令充爲事官。戴罪管事。俟任後有功贖復。有罪並論者也。沈尙文原以貴州總兵革任候代。夫所謂候代者。欲其照常行事。防守地方。令地方不苦於無官。乃有賴也。而尙文自能任之後。杜門稱病。一事不理。逆賊流劫。處處告急。撫臣江東之使之以病辭。郭子章使之以病辭。臣移文使之。旣不動身。亦不回文。最後貴州危急之甚。撫臣行令急備偏橋。擁軍三千。止撥一百人往。彼身在銅仁。是賊所不到之處也。三千軍安所用之。非其投占無人。則其惶懼自衛。將領若此。留之候代。何爲也哉。尙不如逐之蚤去。以一裨將待事。尙得其三千人之用也。蓋彼以爲業已罷任。罪無復加。故偃蹇無狀。一至於此。臣以爲貴州雖無陷城殺將之事。而狂賊招苗。出入無忌。虜掠焚燬。何可勝言。此非尙文之罪。而誰之罪乎。似宜查照實職降三級。仍行巡按御史。勘明搶殺實數。另行定罪者也。曹希彬以原任副總兵。令管茶江遊擊事。後改任合江遊擊。限

九月初六日到任。有信地。有憑限。星馳視事。何說之詞。其同領兵東征將官。回川已久。見在委用。乃希彬畏難避事。行至夷陵。堅臥不進。且投一揭帖。高自稱許。謂其爲將三十年。身經數百戰。皆有成功。聞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每每以此爲戒。故不敢輕進。其放言無忌。一至於此。尙知有人間羞恥事耶。及查其生平。原無甚戰功。止以口舌得官。朝鮮一行。因人成事。不覺矜而自功。了無忌憚。不知今日平播。守須實守。戰須實戰。豈可以空言虛詞借耶。梅鼎臣係臣標下練兵遊擊。春間令坐鎮酉陽。則忻然而往。夏間令防守彭水。則鬱鬱求歸。後賊破綦江。令守南川。則往來府城。回翔江上。竟未一至南川之境。當是時兵微將寡。原無可恃。臣恐強驅之去。不死則降。故亦任其進退。不復催逼。彼一時也。近調兵漸集。以萬人付之。鼎臣令其入守。彼尙畏留不進。強之再三。始以一文報行期。後訪之。原未到南川。止到木洞耳。夫木洞者。當賊破綦江。南川人驚而逃。盡縣官計無所出。因移庫獄於府。而身止木洞。以其近江。易於避賊耳。今將官而亦欲避賊耶。此二臣者。在梅鼎臣。臣已革其任。但彼原不知戰。難過責之。合姑令回衛。帶俸差操。在曹希彬。東征新回。又虛張自肆。若遂革其任。彼以爲沒其勞。屈其才。強行揭辯。後日且得鑽刺復進。宜先以逗遛革其職。令充爲事官。仍守合江。待到時。臣驗其稱否。如不能守。徑自更換別用。候異日有功。得以贖復。有罪。仍行重處者也。嗟乎。朝廷之待將領。亦不薄矣。世其官。世其祿。獲功則有陞。廢恩榮之典。死事則有恤。錄廟食之報。此亦何負於若曹。而若曹利則爭趨。害則爭避。臨難則求苟免。遇敵則求抽身。小小建豎。則以爲報之薄。小小奔馳。則以爲用之苦。甚至妄肆狂言。坐索高價。如曹希彬之類者。是尙知三尺法爲

何物耶。夫賊亦有何爵賞以待有功，有何恤錄以償死士，獨其所遣領兵者皆質其妻子於國，而又身自持刀監押之，其人降則懼沒其家，敗則懼戮其身，以故致死向敵，無復他志。今朝廷能生人殺人，能榮人辱人，能爵人及於十世，能夷人及於九族，乃反不能如賊獲一戰之利，則惟法之不行故耳。臣請以後大小將領，但有除之不來，使之不動，及一切偃蹇恣肆，畏縮逗留情態，臣權其輕重，輕則革其職任，徑行更代，重則一面收監，一而具奏，該部亦宜多發大小聽用將官於軍前，以爲不時更換之用。庶乎軍令既嚴，羣情自奮，平定逆賊，當不遠矣。統乞敕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幸甚。緣係逆賊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參，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本部覆奉聖旨：董元鎮改貴州總兵，原旨著使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君命嚴重，軍機緊急，恣意逗留，本當拏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管總兵事，立功贖罪。沈尙文握兵未代，責任在身，如何託病閉門，提兵三千，只發百人赴急，好生藐視憲法，全無忠義之心。著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星夜扭鎖來京究問。曹希彬、梅鼎臣俱革職，行督按官嚴提問報。李應祥准以原官起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望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蹇恣肆，遇警畏縮遷延，巧擇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肅，以後故不遵的，賜劔從事，毋得姑息容奸，餘俱依擬。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題爲瑣陳軍前緊要事宜、伏乞聖明、速賜處分、以裨戰守、以圖全勝事。近因逆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自取誅夷、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俾調各省之兵、恭行天討、諸凡軍中事宜、節經部科之所條陳、明旨之所裁斷、不啻犁然具矣。顧軍機最重、軍事最繁、凡一切大小機宜、有裨戰守、仍須議處者、時時有之、臣惟不文、無能倚馬脩詞、逐事陳請、謹將近日應行事務、彙爲一疏、上希聖斷、伏乞救下、吏戶兵工各部、查照疏內事理、逐一議覆、得旨行、臣遵奉施行、臣愚幸甚、緣係瑣陳軍前事宜、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題設監軍等道、該吏部覆於川貴二省、各設監軍二道、旋推參政副使等官張棟、楊寅秋等、計當不日到任、惟是湖廣亦係用兵地方、與川貴事同一體、向因未設總兵、故監軍等臣、亦未議及、今該臣等議復總兵、又該兵部先已題允、業以陳璘充之、則目前防守、異日進兵、皆獨當一路、監軍之設、必不容已、陞自外省、恐遠不卽至、查有分守上荆南道參政胡桂芳、才略有餘、資俸已久、應陞按察使、令監軍事、尙少一員、姑以湖北兵備道王應霖兼之、其湖北守巡二道、仍專司糧餉兵馬、不得有誤大舉、伏候聖裁。

一四川省城有分巡川西道、向來止管分巡、不兼兵備、彼時承平無事、會省之內、全無武備、已非所宜、況今軍興之際、一切驗軍驗馬等項、皆兵備道責任、卽行之分巡道、有類帶管、殊非事體、且各省會城分巡、

未有不兼兵備者。獨四川爲然。此亦偷安弛備之一端也。合無將該道加添兵備兼銜。且下軍前兵馬器械之事。一切責之料理。臣仍查其與各兵備道應分管州縣。咨部更換。敕書行事。則日後川西地方。亦且借其彈壓。不爲無補。伏候聖裁。

一近該戶部議定湖貴用兵。應發餉銀。責令湖廣以節年派贖太倉餘銀十六萬零解四川。以白蠟等銀九萬零。及商稅銀一萬零。並雲南借川銀十萬。俱解貴州各軍前支用。緣彼時湖廣未設官兵。故令分餉二省。今湖廣設有總兵。自有重兵屯守。所需餉銀必多。豈可轉餉他方。臣已行令將銀十六萬兩。不必解川。留於該省支用外。近得該省撫臣支可大書言十六萬止一萬見在。其餘及應解貴州白蠟等銀。皆節年帶徵虛數。非見銀也。竊及於門兵次於野。而旋徵多年之餉銀以給之。豈能有及。臣已行該省撫臣多方借處。不得有誤軍興。必須戶部查照。臣近題。應發各省銀數。別爲處給。其以前帶徵錢糧。不必作數。庶幾師得宿飽。敵愾有資。伏候聖裁。

一軍前所需鐵盔、鐵甲、火器、火藥、鉛子、弓箭、腰刀等項。蜀中向來百無一備。近該臣差官四外收買。連夜製造。然買者不能卽至。造者不能卽完。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不相及明矣。已咨行兵部。求於天津咨取解送。及轉爲具題於內庫給發。但念自京抵蜀。道里險遠。若但以朽腐不堪充數。豈徒無濟營伍。亦且空擾驛遞。必須所司選委能官。逐項挑揀。著實可用。方行解發。庶於實用有濟。伏候聖裁。

一陛下旣以討賊之事。專責於臣。則當局者止臣一人。卽各省撫鎮。止司一方。至於監軍守巡各道。副參

遊守等官止司一事。凡有應行事理，應商榷者，商榷應詳議者，詳議皆須以臣爲定。往見以前征討之事，軍前文武等官，往往不安職守，妄生機械，或於都門投遞揭帖，或於道路布散流言，暴己之長，則以無爲有，掩人之功，則以是爲非，以致黑白不分，主持不定。如先年寧夏，近日朝鮮，可爲明鑒。合無嚴行申飭，以後再蹈前轍。在內聽科道，在外聽按臣及臣，不時參論重處，庶事權歸一，展布爲易，伏候聖裁。

一逆賊從來廣布金錢，恣行結納，利其有者，初但爲之延譽，後乃爲之庇奸。如先年薛亨之所糾舉，近日本兵之所參奏，其百分之一耳。今已罪在不赦，計卽素有往來之人，亦必改心回面，幸其一日就死滅口之爲快。誠恐尙有喪心病狂者，入其籠絡，爲之顛倒是非，熒惑耳目，以冀徼倖萬一，苟免滅亡。若其計得行，則三軍解體，平定無期，西南之禍，計不旋踵，可爲寒心。伏乞天語申嚴開諭，使天下曉然知君臣之義，順逆之塗，令卽有利口覆邦之人，不至爲賊遊說，自入叛黨。然後大義昭明，膚功可奏，伏候聖裁。奉聖旨：該部知道。吏部覆奉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逆禽罪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責成。總督各官，協謀共勦，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遊說，顛倒是非，熒惑耳目的，在內聽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時叅來重治，毋容姑息。

調補監司道官疏

題爲道臣員缺數多，懇乞亟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今國家立法，綜覈吏治，至詳密矣。有撫按以總之於上，有守令以分之於下，而又有藩



臬二司以監理於其中。蓋監司者。上以承撫按之德意。而下達之守令。以流布於小民。任至重也。故監司得人。則一路受其福。監司非人。則一路蒙其禍。若監司缺人。則撫按之命令。無由下達。小民之疾苦。無由上通。一路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在居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多事之邦。軍興之際乎。今西蜀不爲無事矣。監司缺人。不爲不多矣。除詹捧未回。如熊宇奇。陞轉未到。如王道增。張文燿。康夢相。傅良諫。不敢槩瀆外。如陳興相以調用。而川西分巡缺。胡宗洵。李廷謨。來三聘。以被論而守北。守東。敍瀘。兵道缺。又崔斗瞻改之。魏養蒙。魏養蒙改之。傅良諫。傅良諫者。咨文以爲參議。邸報以爲副使。二者必居一焉。而守西巡北必有一缺。夫一省之司道幾何。而公出未回者一。已補未來者四。被論候處者三。懸缺未補者一。其左布政新任未補。無論也。此卽從容畫諾。亦且不足。況羽檄時飛。四郊多壘。徵兵理餉。日不暇給。獨以三五監司。代攝其間。一人之身。印累累而綬若若。其與濟者幾何。臣等欲聽銓部除補。恐緩不相及。欲調之各省。恐遠不濟事。謹於本省及鄰近省分方面中。查其資俸相應。賢能久著。堪以填補者。得數人焉。如本省副使馬朝陽。參議史旌賢。陝西參政張悌。河南副使王嘉謨。直隸真定知府秦鄰晉。陝西鳳翔知府汪應泰。以上各官。才守兼優。聲實並茂。或治兵理餉。樹屏翰之績於一方。或分符專城。擅循良之名於各郡。並爲緯武經文之器。堪勝投艱遺大之司。臣等第其才地。參其俸資。妄相擬議。合將馬朝陽陞參政。分守川北道。史旌賢見委督餉。合陞副使兼參議。兵備敍瀘道。仍兼督餉。張悌以原官參政。調守川東道。王嘉謨陞參政。分守上川南道。秦鄰晉陞副使。分巡川西道。汪應泰陞副使。兵備松潘道。至於守西巡北二道。除傅良

諫補一缺外。應查其未補者何缺。該部徑查資俸相應之人。一併填補。以上各道。除本省外。係外省者。卽勒限行令前來到任。係邊方者。冬春之間。虜不入犯。亦令不必候代。有遷延不至者。令臣等叅究。其贖捧未回如熊宇奇。陞補未到如王道增等。該部仍移文行催。勒令速至。庶監司不至乏人。軍興大有利賴矣。抑臣等尤有說焉。政事不綜。覈則不理。人情不激。厲則不興。故惟賞與罰。聖主所以礪世磨鈍。而鼓舞一世者也。向採木之事。止於勸衆勞民。猶且每一運完。司道有司。各有舉劾。況茲興師討逆。調兵買馬。運糧治器。何項不取之小民。何事不經之有司。有司智愚賢不肖。人各不同。諸凡勤慎公廉。事集而民不擾。與夫昏柔怠緩。徒擾於民。無濟於事。一切情態。萬有不齊。若非握激勸之權。何以集羣策。屈羣力。而收平定之效乎。合候事寧之日。除軍前功罪另議外。其通省司道。及各府州縣官員。容臣等查其料理軍興事務。有無遲誤。有無騷擾。分別賢不肖。會行舉劾。與薦者亦準作正薦。庶乎甄別有方。羣工競勸。西事之平。可計日而待矣。統乞敕下吏部議覆施行。臣等幸甚。緣係道員缺數多。懇乞亟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復府佐疏

題爲地方多故。需人甚殷。乞賜復設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據四川按察司兵巡下川東帶管巡上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呈。奉臣紙牌。照得重慶府同知久缺。業經會題。以保寧府同知梅燮調補。已行布政司轉

行本官遵照。頃聞重慶府近有新任同知王陞已到任。及查前題疏中有云若係懸缺。今已調補者。該部已補有人。令其赴省另擬報部等因。今照該府原有安邊同知。續奉裁革。值茲多事之際。一應計處兵糧分布機宜。全賴府佐經畫。合行查議。仰司即便議妥通詳等因云云。隨據道府呈詳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爲軍務事。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隨該臣會同前按臣趙標。遵奉明旨。議得重慶府清軍同知久缺。合將保寧府同知梅燮調補。其原係懸缺。該部已補有人。亦不必改除。徑令赴川省。臣等另查相應員缺。擬補報部等因。於本年九月內具題。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重慶原係蜀東水陸要衝之地。漢夷交錯之區。近以播賊叛逆。興師征討。調集兵馬。買運糧餉。俱屯彼中。凡點兵放糧。察弊防奸。皆賴府佐分理。該府原設清軍同知一員。通判二員。一督錢糧。一司捕盜。上年勘播之後。議將捕盜通判裁革。而以捕務歸併管糧通判。所遺俸薪。轉設安邊同知一員。駐劄安穩地方。繼以播賊出沒。議於綦江添設參將領兵。又將安邊同知寢革。頃臣等因該府兵糧驟聚。同知久缺未任。遵奉明旨。揀將保寧府同知梅燮。題請調補。先行到任管事。今新任同知王陞續到。據稱前任脩堤。以致耽延。茲道府呈稱本官頗有才能。議將該府原設通判。仍舊議復。就以王陞填補捕盜同知。委於事體穩便。理合具題。伏乞敕下該部覆議。如果相應。將重慶府捕盜通判員缺。准其復設。捕盜同知。暫以同知王陞就近補任。候播事底定。另行議擬。轉行臣等遵照施行。庶佐職得人。而民安盜弭矣。緣係地方多故。需人甚殷。乞賜復

設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褒廕將官疏

題爲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紙牌，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報，播酋楊應龍統兵，於六月二十日逼近綦江，遊擊房嘉龍并張良賢領兵出敵，頗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酋復統苗破城，於城內大戰，二將一齊陣亡，守備胡汝寧入水渰死等因。雖經本部院節次題報，但各將志急效忠，祇緣孤軍不能城守，一時死節，情實可傷，仰司會同布政司查有何例，議妥通詳具報。其胡汝寧應否併議奉此，又蒙巡按趙御史牌同前事，依行布政司回稱云云。到臣卷查房嘉龍原係四川松潘漳臘遊擊，該前撫臣調赴綦江領兵防守，續又具題將本官加陞參將職銜，隨該兵部覆奉欽依，將本官陞補綦江參將，移咨到臣。又查得張良賢亦係原任漳臘遊擊，因部兵與永寧禦虜土兵互相鬪爭，本官同部兵斃傷土兵五命，引因事威逼人致死，非一家三命以上，發邊衛充軍事例發遣。後該布按二司議詳發於防播處所，立功贖罪。胡汝寧係石泉守備，調赴綦江協守，各行遵照。本年六月十七日，據重慶府呈准房嘉龍塘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邊勇高仕偉等報稱，楊應龍父子已出在點腳壩，分兵三路。初八日，又探得楊酋發兵割住地名母渡三溪十三營，職卽會同張良賢統率官兵，隔河對敵。當時銃斃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慮楊酋分兵侵縣內，留家丁伏塘，百餘

張喜等。瞭見播兵由上流來圍。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願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因。六月二十四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准房嘉寵報稱。本月十六日。偵探得播兵萬餘。在趕水屯劄二十四營。職會張良賢督率守備胡汝寧同官兵二千員名。於十七日三更時分。發家丁張喜等百餘。令張良賢爲先鋒。其餘官兵爲犄角。已時抵舊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就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弩鎗銃箭俱全。追趕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其餘奔箐去訖。在我全勝。止將夷丁鐵兒箇赤。家丁房寧。戰馬二匹。當陣倒死等因。先後具報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人臣受命於君。惟職所在。以死守之。故將死綏士。死鼓房嘉寵值逆酋之變。身爲將領。奉命守城。則綦江固死所矣。顧逆酋頻年以來。逆節雖著。勦撫無常。尙未有頌言誅之者。自飛練之役。殺人如麻。流血成淵。惡極罪盈。始有進勦之命。然鳩將集兵。尙須日時。嘉寵身爲偏裨。託之待命。觀望遷延。豈非常情乎。而嘉寵則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且旣已名其爲賊。豈復宜與之俱生。蓋滅此朝食之志。自其由漳臘調綦江。業已定矣。故曾以賄來。則卻之以使來。則斬之。懸賞招降。張榜征討。其視應龍。居然禪中之蠹。豈其不知彼已。而甘與爲敵。忠激於心。義形於色。直欲梓逆賊而平吞之。一何壯也。張良賢以松邊名將。馘虜有功。詿誤謫戍。領兵協守。至綦纒數日。值應龍逆謀旣就。悉帥以出。二將遂列陣相迎。自爲犄角。轉戰於三十里之外。良賢殺人重圍。出而復入者三次。後以勢不相當。始議城守。終以孤城無援。奸細乘之。遂身與城盡。亦足悲矣。初聞賊欲破城。有爲嘉寵計者。欲移家他方。身自爲守。嘉寵毅然曰。我爲主帥。一移家。人心遂搖。城誰與守。死則闔門死耳。

比城破，乃自殺其妻，而後以身殉城。張良賢見城不守，欲刃其妻。其妻曰：爾自戰，吾亦鬪賊而死，遂持刃向賊，衆爲披靡。既就執，賊衆義而釋之。嘉龍之子亦俱無恙。此豈非忠臣義士自有神明陰相爲護其家，令不獨全其名乎？二將已矣，今城守漸完，勁兵畢集，逆賊授首，當必有日。恨不令二將揮戈其間，然要以稔賊之惡，甚賊之罪，起懦夫之志，激壯士之肝，自二將之死始，亦曷可無此死也。胡汝寧計無復之，投水而死，等死耳。胡不以一矢相加遺，尙獲戰死之名。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奈何其不善處死。蓋其爲國捐生，亦自死於王事，獨未至轟轟烈烈如二將耳。看得原任參將房嘉寵，原任遊擊，今充戍領兵，張良賢忠堪貫日，氣可成虹，提一旅以捍危城，率孤軍而當大敵，斬將奪旗，□代之英風不泯，成仁取義，千年之俠骨猶香，宜有特褒，用酬奇節，合無敕下兵部，查照節年事例議獲，將房嘉寵原官加贈三級，張良賢復原官，量贈二級，各廕一子，本衛百戶世襲，仍於綦江地方立祠，有司春秋致祭，比於巡遠之雙廟，其胡汝寧，通候查明，止照陣亡事例施行。庶大義昭明，羣情奮勵，平定有期，奏凱可冀矣。緣係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題爲播惡已盈，大征宜亟，遵旨議增兵餉，併舉用將臣，以彰天討，以戡禍亂事。准湖廣撫臣支可大會，蓋內稱：先該臣於楚省防播，協征備兵一萬，計餉一年，已經題請復額編征，僅得六七萬兩之數耳。近復奉

有明旨。特諭湖廣與貴州各兵，俱准添補。又令湖廣堪動錢糧，准先動後題。伏讀綸音，具見聖明加嚴於薄伐討罪之舉，而又軫念全楚兵食之難繼也。敢不仰體宸衷，悉心籌畫，求爲制勝萬全之計。等因。備移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播逆楊應龍，上負國恩，橫肆狂逞，一歲之中，在黔敗劫於飛練，在蜀殘破於綦江，楚之偏橋，近聯播境，時見憑陵，邇復遺書內地，聲言入犯，譟張嫚罵，侮及三省。以此情形之叵測，亟宜聲罪致討，而不容養寇以貽患者。顧湖楚既患無兵，而又不肯借兵於諸路，最苦乏餉，而又不能求濟於他省。臣化龍已經題議，楚兵宜用四萬餘矣。計餉宜先給三十餘萬矣。若非就近區處用備策應，雖欲併力西向爲大征計，將奚賴乎。所有糧餉之當留用，兵士之當調募，與夫監兵督餉，則道臣之宜擇也。摧鋒抗敵，則將材之宜舉也。行據布按二司詳議相同。又經臣等覆查無異，謹開列事款條議上，請乞敕吏戶兵三部再加查覈，覆議遵照施行。庶掎角之勢易成，而蕩平之績可奏矣。緣係播惡已盈，大征宜亟遵旨議增兵餉，併舉用將臣，以彰天討，以戡禍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

### 計開

一議留兵餉。竊惟六師旣興，餉卽隨之。湖廣設兵四萬，先議給餉三十餘萬者，特爲目前進勦之計耳。今尙有將領各官廩糧，與夫器械火藥工價等項，俱不與焉。楚省錢糧多係起運兩京，本折銀米與川貴不

同。今又採買大木。庫藏搜括一洗。毫無別項堪動銀兩。臣等焦勞苦索。計無所之。行據布政司左布政使胡心得清查郡邑。委無措處。僅查有二十七年分額解漕折銀二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兩二錢太倉銀二萬四千兩。派辦供用庫茶蠟等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兩六錢。續收國用詘乏。乞查稅契銀兩以佐軍興事例。稅契銀九千七百三十二兩。南京戶口正扛銀八千五百九十三兩二錢。北京乾魚銀二千七百九十四兩一錢。及巡撫與巡按衙門解京贖罰銀八千兩。又各司道解紙贖銀一千一百八十兩。值此兵餉急缺。不得不請留爲大兵糗糧之需。此外尙多不足之數。容臣等再行酌處。或議借留另報。仰乞皇上俯念湯沐重地。用兵重務。將前項各銀。聽該部議覆。俱准充湖楚餉兵之用。一俟播平之日。仍照舊額盡數解京。伏候聖裁。

一調募兵士。竊照楚地承平日久。武備素弛。卽各衛所額設軍兵。僅足戍守城池。及江湖各哨兵役。止堪防守汛地。若使披堅執銳。以抗大敵。無異驅羣羊而攻猛虎矣。近臣化龍會題湖廣設兵四萬餘名。此非貔貅之士。勇悍習戰者。不可用也。查得上荆南守巡道報。有施州衛散毛容美等土司各土兵。宜調用一萬名。湖北守巡兵道報。有保靖司麻陽等土兵。宜調用一萬名。又辰沅兵道報。有見調鎮寧營鎮溪所及沅靖等兵各哨殺手。見調守禦偏鎮者。併召募民兵共一萬名。應天鳳陽等處京營淮陽等南兵一萬四千名。通共四萬有奇。俱堪調遣。但臣查得施州衛散毛等土兵。未議之前。先已調取就近入川。分布涪彭防禦。難以撤移。應天淮陽等處南兵。頃亦該臣具題請發。近經科臣議及。不知部覆果否。允發。此二項



既難作實數。則該省應發之兵尙少二萬。應於該省鎮寧、鎮溪、武岡、麻陽等處土兵再調一二萬。充足前數。俱責令彼中原管將領頭目嚴加約束。齊赴沅州。俱候總兵官陳璘到彼督部分布。聽臣傳檄三省大兵。刻期征勦。仍令撫臣一面調發。合應題請。乞敕該部再加申飭。庶師出有名。而三軍用命矣。伏候聖裁。

一、監督兵餉。竊照全楚幅幘最廣。距蜀道里更遙。取解一應兵糧。非有專官監督約法。難於畫一。況今議動大兵四五萬。齎糧三十萬。紀律不容不嚴。衡量不容不密。其監軍督餉之重。寄委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先該部院會議於川貴二省。各請設監軍二員。又該臣化龍查得湖廣既設總兵。集兵三四萬。獨當東路一而之寄。監軍尤不可少。隨查有分守上荆南道參政胡桂芳。才識超羣。且資俸已深。應量加按察使職銜。令監軍旅之事。尙少一員。又以湖北兵備道副使王應霖兼之。業經具題。訖今撫臣支可大會議。以分巡荆西道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魏養蒙監攝兵務。分守湖北道右參政詹啓東督理糧餉。各加銜管事。緣二官一則謀猷諳練。一則精敏端嚴。委之各務。俱稱其任。第臣前委者。乃胡桂芳、王應霖。而撫臣今委者。則魏養蒙也。各官才品俱屬相應。止因彼時見報魏養蒙方於四川推用。故不議及。今照該省距播邈遠。止一監軍往來計畫。實難應酬。兵備自有信地。帶管不專。亦爲不便。似宜仍設二員。一隨撫臣贊理機務。一與總兵陳璘隨營運籌。卽將胡桂芳、魏養蒙各任監軍。則分任既定。事功可集矣。其王應霖行令止任兵備事務。免妨職業。相應題請。乞敕吏兵二部。再加查議。合無將胡桂芳與魏養蒙俱准監軍。詹啓東督餉。候平播有功。一併優敘。如有疏曠不職。仍聽據實叅處。庶事有專責。而兵糧不致匱缺矣。伏候聖

裁。

一薦用將領。竊惟楚故用武之地。謀臣猛將。古不乏人。而今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材也。況茲征播之師。實係干城之寄。雖衛所江防武弁如林。而素不習戰。奚可使之遽當一面乎。臣等隨行各司道多方諮訪。所屬將領。無論投閒廢棄。舉其謀勇兼資者。今得三人焉。武昌衛原任四川行都司僉書吳時喬。材貌俱雄。鎗鈴夙裕。西蜀功多保障。專闢力可折衝。原任薊鎮南兵遊擊柳邦奇。學書學劍。乃武乃文。氣陵魏虎千羣。胸藏甲兵數萬。襄陽衛原任四川遊擊王一桂。虎視英標。鷹揚偉略。履戎行如飛電。譚孫吳若懸河。以上三臣。或以病歸。或以過棄。然皆已試將材。爲衆推轂。可復置之行間。以應登壇之選者也。乞敕兵部再加查議。如果其材可用。合無將吳時喬、柳邦奇、王一桂各以原官。責令提兵振旅。分布沅州偏鎮等處。俱聽總兵陳璘督部進戰。俟平播功成。分別敘用。則分闢得人。而敵愾有賴也。伏候聖裁。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行。

互調州官疏

題爲遵旨更調州官。以安地方。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該臣已將本省府州縣有司官員。第其才品。查照資俸。會同前任巡按御史趙標。逐一擬定地方更調具題去後。近又在得重慶府所屬涪州。乃川東水陸交衝之地。而播賊出沒之區也。目今屯糧積草。治兵繕器。安內攘外。百務交叢。此非

尋常才調，可以勝其任者。該州知州陳良模，向當初至，頗亦覺其不宜於繁劇，尙意其久之，儻或練習尙堪器使，乃今既數月矣，酬應頗遲，事務漸廢，卽買米運糧，種種皆無成效，久之恐誤軍興於地方不便，於本官尤不便。蓋本官者，平易近民，安靜不擾，若用之簡僻無事之邦，不失爲清淨寧一之治。惟此時此地，大不宜耳。及查得巴州知州陳敬衷，賦才爽朗，莅事精勤，巴州僻地，未盡所長，用之涪州，乃爲相稱。應與陳良模互相更調爲使。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二官者，一則地浮於人，一則人浮於地，仍舊則敬衷有驥足不展之嗟，而良模有綆短汲深之患，互調則巴州享和平安靜之福，而涪州無廢墜叢脞之憂。除已行令二臣更換到任管事外，合行具題，伏乞敕下吏部照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繁簡得宜，安攘有賴矣。緣係遵旨更調州官，以安地方，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郵一安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 擒獲奸細疏

題爲將官陸續擒獲姦細，斬獲助播小苗，類敘奏報，以作士氣，以消姦黨事。案查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據防守黃平參將劉效節呈：黃平所把總李朝陽等，領兵於本所軍人陳旺家擊獲陳守邦，吐稱王表係邦姐夫，舉家般投播州。楊應龍將王表安於養鷹局住坐，至二十七年三月內，差王表來黃平探聽消息。表又同黃平司叛投播民吳志俸等，在四牌謝朝俸處，借苗兵三百名，於浪洞平溪等處燒劫屯寨。閏四月初三日半夜，表帶刀弩箭筒至黃平岳母唐氏家歇宿，說楊應龍差來探聽黃平官兵虛實。初四

日在陳旺家藏躲。被官兵於牛圈內搜獲。將王表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據平越衛申報。本衛管下水洞夷頭阿亮等稟報。本年五月內有飛練殺官反頭盧阿反。與我大架寨相殺。阿亮將盧阿反射著重傷。二箭未死。又殺他大老虎阿寅等小軍六十餘人等因。八月初四日。又據防守偏橋原任清鎮守備。今聽勘史良將稟。據偏橋衛報。本年七月十九日。被白泥司土舍楊通定楊七等。統領黃岑等寨數百攻圍本屯。捉虜男婦。有鄉導屯老劉念還等稟稱。前賊必往梭洞過河回寨。乞發兵堵截。卑職親統練兵把總葉正陽曹仁佐哨官羅國器石萬龍葉占春武生王嘉賓等帶兵伏捕。至二十二日早。果有多苗牽牛擔担至梭洞經過。截殺拒敵。就陣斬獲首級二顆。奪獲牛一隻。刀弩等件。天已近暮。苗奔人管。難追回營等因。本月十七日。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本府水口渡住民彭希順等擊獲細作馬良貴到職供。係楊應龍差來石阡探聽。楊應龍將四牌夷頭莫老明家口。拘人播州。要出攻劫各處地方等情。將馬良貴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呈。准參將劉效節移解擊獲奸細杜老冬到道審稱。係四川人。般在播州地名大竹園住坐。於七月二十一日。謝朝俸諭令來黃平探聽軍兵多少回話。又稱楊應龍打破碁江廢了些兵。水滄死些。今要來打黃平屯堡。割了田禾。然後打城。又撥朱老二來幫謝朝俸。今被兵楊再東擊獲。審據楊再東稱。老冬原虜。再東在肆牌。後再東偷走向黃平。今遇老冬來黃平探聽。在街撞認擊獲等因。本月二十二日。該臣訪得貴州省城居住舍餘吳烈父子。交通播州。牌行都布按三司。拏獲會問得犯人張五十。係貴州前衛舍餘。招稱五十先年不守本分。慣住夷寨買

賣就不合故違雲貴等處。但有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惹釁、貽害地方者。問發邊衛充軍事例。卽潛住播州。投見楊應龍。有貴州衛未獲舍餘吳塑卽吳應舉。與已獲男吳二弟、吳三兒、各習塑神像。張五十引去播州。見楊應龍母。令塑羅漢觀音等神像。去久未回。至二十七年四月內。吳應舉令吳二弟、吳三兒回家看視。八月初一日。吳二弟與吳三兒因爭分祖遺弓張。互攘。吳二弟罵吳三兒。不知你將父殺在何處。吳三兒回說。你也同去。如何說我。彼此攘罵。致將通播事情傳聞。貴州士民恐吳塑將來爲內應。投揭撫院。八月二十二日。蒙行三司拏獲五十與吳二弟等到官。發貴陽府。引例問擬。五十與吳二弟、吳三兒各免徒發邊衛。永遠充軍發遣。吳二弟監。故張五十、吳三兒仍監候。九月初六日。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葛彰司生員安啓。於九月二十八日。拏獲四牌夷犯李貴到職。審得本犯供係播州琵琶坪住人。本年同李信、并苗頭石勝鳳、石富父子。逆黨宋東等。到葛彰司。將三渡落田等屯軍民財畜。盡行劫去。被害良民楊再禮等。識認是李貴兄弟。後因外兵四集。李貴等將男奔出外境。被楊再禮等拏獲申報等因。九月二十九日。據參將劉效節呈。把總王嘉賓於梭洞要隘把截。本月二十一日。有九股兇苗數百人播。經過本洞地方。帶兵對敵。斬獲苗級二顆。驗明等因。十月初一日。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呈。據偏橋衛呈。據楓香小水等屯軍餘謝義高等稟稱。九月二十二日。被白泥司土惡楊七等。統兵攻圍各屯。殺死軍人李球等四名。捉虜軍人鄺廷臣等家財牛隻。當有鄰近侯家屯舍餘侯世元等。督率鄉兵救護。陣斬苗級一顆等因。本月十二日。又據分守新鎮道右參議梁銓呈。據防守清平重安江把總楊國宏於

本月初三日午時被苗賊衝突劫殺。督兵斬獲苗級二顆。生擒一名阿利。連人呈解等因。十月十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安撫司土同知楊位呈。據目把劉桂等報稱。十月初六日。播惡楊應龍。總管楊三楊七。統賊數百。燒虜白株等寨。桂等同把總薛瑞分兵截殺。斬獲賊級二顆。鞍馬二匹。槍氈等項。奪回被傷男婦三十餘口等因。轉呈。十月二十七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把總李朝陽等。擊獲姦細郭天祿。郭天俸。隨帶兵書。該職會同通判王三策。審得郭天祿。郭天俸。稱係浙江衢州府龍游縣人。一向常住播州。熟識與楊七交好。今年二月內。楊七差江西人徐伏五前來同往京回。欲進播州。先令徐伏五回播聽接。天祿十月十九日由白泥進播。經過濫橋。被兵盤獲。審天祿稱。我平生智大。善用諸法陣戰。遞術。黃平土城。何足爲懼。我將北門河水湧逼。架起雲梯。雲車火器。頃刻見功。若放我。將楊應龍容易誘出。又檢行李內有天文地理圖二張。通天竅一本。古風一本。火器攻城書一本。羅鏡一箇。軒轅小鏡一箇。虎鈴摘要天機統會集一本。五經標題書一本。觀象玩占書一本。紫微垣經一本。大明一統紀要。鈔二本。楊應龍給發刊印細字程途一條。大小圖書三面。雕刀袖衣等項。人賊併連解審等因。十一月初四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防守梭洞哨把總王嘉賓。東坡哨把總蔣奇功。帶兵伏隘。擊獲苗賊阿寶阿桑老二。供係叛酋楊七管下黎山新寨苗人。因四牌夏金虎。領我苗種一百。送老苗一千。回九股。行至釘靴沖。不想官兵截倒。殺傷苗人。我三人迷路。連夜奔到營邊。擊獲等情。連箭弩刀。縣被一併連人解審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所掌印千戶褚綬呈。據夷頭阿保等把截草塘要路。十月二十七日。播州

叛苗謝朝俸帶兵三百餘人殺虜平越松坪堡虜去男婦一十四口家財等物本堡軍人王張生等來報保兵追截敵殺斬獲首級二顆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當交原主止虜去一口殺傷彼兵三十餘人我兵亦傷二人等因呈詳到臣臣等陸續行司道將已斬級者驗實懸示已獲審明者牢固監候各將官兵量行獎賞外案照先該臣訪得播賊因見川省設兵有備無能竊發乃以目把奸徒裝扮漢人出入黃平偏橋一帶或招苗劫掠爲害或打探遠近情形亦有內地軍民利會金帛所引或潛蹤影迹與人走透消息甚至以違禁硝磺鹽布等件攜入爲奸者牌行貴州按察司并守巡兵備等道及轉行將領等官各將鄰播一帶要隘地方嚴加把截盤詰奸細如遇播苗出沒併力擒斬有功員役先行犒賞事完優敘設或怠玩從重究處各等因節次申飭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議照賊自綦江之役不敢復入四川獨以貴州兵力單弱故姦細往往出沒其間乃貴州地方拏獲姦細共七起多在黃平平越之間是賊所垂涎者意可知已而郭天俸兄弟以異省亡命不遠數千里來助叛黨所攜諸書盡皆兵家詭秘之冊則姦細之魁者幸而見獲姦謀稍阻今已審明相應與馬良貴王表杜老冬李貴阿利阿寶阿桑老二張五十吳三兒等分別情罪或斬或戍以消姦黨者也斬獲小苗功雖不多然自飛練喪敗之後我軍氣不揚而賊氣日驕九股黃岑寨膽四牌七牌諸苗助播爲虐往來充斥於偏橋黃平之區如入無人之境莫敢誰何自阿亮射中盧阿反雖未即死而魄已奪此後梭洞斬獲二起黃平侯家屯重安江草塘斬獲四起兵氣稍振故阿亮阿保等與史良

將李朝陽、王嘉賓等相應加賞，以作士氣者也。夫細作甚微，苗功甚小，臣等非不知瑣瑣者，不足以瀆天聽，而必爲之敍報者，功無微而不錄，則人知建功者必不遺，而益勸於巨。賊無細而不誅，則人知助惡者必不赦，而漸散其黨。未必非鼓舞人心之一助也。伏乞皇上敕下兵部覆議，行臣等將郭天祿、杜老冬等，明正典刑。張五十、吳二弟等遠戍還方，將阿亮、阿保、史良將、李朝陽、王嘉賓等分別獎賞。庶刑賞既明，士卒益奮矣。緣係將官陸續擒獲姦細，斬獲助播小苗，類敍奏報，以作士氣，以消姦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邱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議處貴竹懦將借給餉金疏

題爲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伏乞聖主處懦將，給餉金，並議責成分任，以振軍威，以圖全勝事。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據原任鎮守四川總兵官劉挺呈，據領兵防守南川原任遊擊王之翰報，據把總劉添忠等探得楊應龍見在點兵三日，令各帶米三升，火把三束，欲出犯境。至初五日夜一更時分，會果發兵二萬，割在地名官壩，與南川綦江相連，盡將連界人民房屋燒燬，其東鄉兩山人戶見勢重大，夤夜般逃一空。又有逃出播民游七來，與東鄉邊勇范玉正報說，楊會自領萬兵，欲出婺川真州，如婺真有兵，必是來攻南川。十五日，又據江津縣申，據棋盤三教等堡黨正詹袁塘報稱，探得楊應龍令目把口頑等領兵萬餘，於地名丁山壩割守，離棋盤等堡四十餘里，不知出何地方。又據哨探王時益報稱，會令提調何廷順領兵一萬，割守扶歡寨。又據塘報官朱自強稱，據播州逃難人王時探得，楊會發牌一張，內



稱爲出巡事。往因讎奴誣害，捏發妄奏，至設防守。豈肯甘心本司的。於本月十九日，點選十三種苗兵百萬，出外清理疆土。各立界限牌，仰丁山小溪等里提調坐寨周承榮等，即將各里頭目苗兵操練，聽候調用。儻有阻撓，尋一對頭牌至松坎驛繳抄報前來。二十三日，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楊應龍差心腹頭目傳諭各邊夷目，叫他各人而降心違，待大兵擁於深巢，督起部兵。近貴者，即劫貴州；近湖者，即劫湖廣。近川者，即劫四川。各所運之糧，仍令四面羣起攻打州縣。本身自敵劉總兵弟，男分拒貴湖永寧要路。又稱近日南川酋割之兵，俱是木人空營。夜間令人放火，白日無兵。二十四日，又據本官報稱：探得永寧宣撫司長官王堯王甫松等，領兵防守本撫連界播地三鍋莊柏楊坪。本月初三日，播目楊丑兒領兵擄船十五隻前來，偷路攻打鄰衛屯堡。王堯等率兵截路，斬獲首級六顆，箭傷漂流河水者，不計其數。四路追趕，已入播界。二十八日，又據監軍道并總兵劉挺副總曹希彬各塘報：探得播賊分付目把，不要離心。待夷兵養就銳氣，一同衝出，徑到重慶。又稱賊見南川有官兵，要暗發兵三四萬到彼。又連日發有縣絮槍弩等件，送在營中。及分付官壩頭目，暗地探聽南川官兵，割有幾營。且不要與鬪，待看何如。略將些兵哄他起禍，然後纔動手。叫新官出真州，千歲出官壩，齊攻南川。方往別處，同日又據總兵官劉挺呈：據防禦台江副總兵曹希彬揭，據塘報劉慶報稱：前去播屬龍門里長官袁年處探得，袁年差人赴楊應龍處，所聞說：應龍分付各領兵頭目說：你等不可離間心腸。前日毀了綦江，此是你等之意。若朝廷征我，我就爲首。你等爲從。又豈饒過你。每不要亂聽外司愚惑，可將部下夷兵養就，殺些官兵，使各路把守漢土官兵。

俱各退散。等朝廷再起人馬復來征我。又有四五年。那時別尋道路。十二月初六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劄營。至申時。又據夷頭阿保等報。播兵五萬。由構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劄下。又據天邦兵等報。播苗在附近興隆臺坡。劄三大營。八小營。申時。又發探馬五隻來黃平大路。長冲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般移等語。查得各起稟報兵情。乃黃平四面隘路探報。人役俱在本日本時。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苗夷巢之中。防兵不過五千。據報苗兵甚多。恐衆寡不及。事勢然眉。伏乞速令安疆臣遣兵由沙溪入播。襲後。庶興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虜人口房屋。即今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隆黃平。本月初七日。又據該衛報。播賊統兵攻東坡爛橋。欲攻衛站。隨執木刻。上寫播州把總隆諭與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叛逆。行至東坡。被流徒集兵千餘截殺。勢不得已。定決雌雄。近查姦徒馮權。張熹。何以爵。潛人興隆。爾等早要發出。以免刀兵。如執迷不發。親統大兵臨衛。玉石不分等語。今播賊屯兵離城五里。日集添兵。上阻重安。下拆偏橋。黃平中攻興隆。徑通九股。以爲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初八日。又據上巡東道并總兵官各呈。據防守南川遊擊王之翰報。據塘報宋友向等報稱。播州夷人猶朝。與夷頭喻應龍有隙。朝遂糾合羣民趙黨等百十餘人。偷打應龍寨。分激動官壩。何提調。遂統馬軍五十二匹。苗約二千。前來燒劫。茶江民羅啓初。南川東鄉邊民方華山等。數十餘家爲應龍復讎。當得原差在彼塘報官兵。聚集邊勇。追趕放

礮各苗退散。及查播惡猶朝。與喻應龍有隙。致勸會兵。殃及萑南居民。且幸職發有塘報官兵數十。往東鄉哨探。得以聲援。致會兵驚退。卽欲提兵前去。第恐張皇。不免挑釁。且苗兵懼怕。已經走回官壩去訖。除整兵以備不虞外。本月初九日。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咨。據興隆衛申報。播兵攻圍東坡。聲言攻打興隆。黃平衛所。又據都清兵巡道并黃平所申呈俱同。又據分守新鎮道呈稱。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各兵割營於十里橋。阻塞偏鎮。音信不通。乞發官兵應援等因。除調各衛所官兵。及安疆臣羅兵前去救援去後。該本院看得貴州見在之兵。已有二萬九千零。近調雲南兵七千。廣西兵一萬。湖廣永保兵一萬。分駐各衛爲遊兵而尙未至。今東坡之賊不退。則楚黔之路不達。京餉六萬。尙阻於辰沅。廣西福建二十萬之餉。卽至亦不能入。本院意欲於川中借十萬。卽以福建十萬金解補。滇中借銀十萬。卽以廣西十萬金解補。已經具題外。合行移咨。檄行四川布政司。將庫貯餉銀借九十萬兩。差官解赴貴州濟用。候咨福建軍門轉行福建布政司。將應解貴州餉銀十萬兩。徑解四川布政司。同日又據貴州按察司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據新添衛呈稱。本月二十七日亥時。蒙防禦平越蔡參將。差兵魏萬一齋執飛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嶺。聲言往新添攻打屯寨等因。行衛加謹防範間。隨據本衛那押夷民報稱。播兵數萬。已將王嶺燒劫盡空。且王嶺由小路逼近新添三十餘里。乞發羅兵數千。把截馬鬚嶺要路。并賞千名防禦。卑衛等情。又據本官稟稱。賊之先發。以疲我奔命。犯黃平殘東坡。睥睨興隆城池。總之欲糾拽九股生苗。歸巢爲援耳。近聞大營已撤。止留小營十數。每營約七八千名。懼我兵之臨其後也。梁參議同徐同知於本月二十四

日已脫興隆出偏橋。彼中雖未有的報，而都清書吏與梁少參同時出城來省者，其言則的。若新添之報，或是近苗剽劫，假播聲勢，第有警何敢不報。又據鎮守貴州總兵官董元鎮稟稱：職服役代後，適值平頭報苗賊出劫，遂就近入銅仁暫爲調度。圖趨省會，撫按司道商榷機宜各等因。到臣該臣已將永寧獲功長官王堯等量加犒賞，及屢經申飭川湖貴州三省監軍守巡兵備等道，各路領兵將領等官，并永寧土官奢世績、水西宣慰安疆臣一體遵照，嚴加隄備。多方偵探，賊如入犯，則相機截殺。設若不動，則斂兵固守。稍俟湖廣兩省兵糧畢集進剿去後，該臣看得賊自六月間殘破綦江以來，興兵造逆，已半年於今矣。皇上赫然震怒，大發海內之兵，責臣以征討之事。臣感激恩遇，勉竭庸鷲，日夜淬礪東向而圖之。以土兵難以全恃也，故請大發邊腹之兵，以三省難以自給也，故請多頒內外之餉，以招苗之路宜絕也。故請置偏橋之帥，以黔省之力不足也，故請責全楚之供，蓋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必俟物力齊，兵將集，萬全無害，然後一舉而撲滅之。計少假時月，賊當無能自脫者。賊見此舉動，亦知事在不疑，願困獸思鬪，尚冀一逞。乃四川兵力已足自固，故賊一犯永寧，而卒以北再窺南川，而竟不進。遂轉而之貴州矣。貴州爲招苗之路，賊所必由。總兵舊者已去，新者未來，兵力尙單，衝突爲易，故猖然狂逞。一以招苗爲羽翼，一以示武於遠邇，遂致道路不通，士民震恐。先據貴州司道連報賊勢披猖，臣計遠水近火，不能相及。今發川兵往援已遲，何況外省。因一而行二省鎮道，嚴行備禦。一面行安疆臣、奢世績發兵直搗其巢，而貴州撫臣亦發安氏省城防守之兵萬餘，令王嘉猷將之往援。播州非水西之敵，計當斂退。近據監軍楊寅秋所報賊勢

似已少斂。道路似已漸通。除再嚴督二省鎮道，督兵夾勦，嚴查各處焚掠，另行奏報。其外省兵，惟河南二千已到。陝西各邊六千已先後入境。尙有浙江、雲南、廣西兵，業已數次行催。據該省撫臣劉元霖陳用賓、楊芳各報，已經督發。計當不日可至。願臣力之所能爲止此矣。乃尙有所當請者三則：黔帥之當處也，黔餉之當議也。楚省當事諸臣，宜戮力同心，以襄大業，而不當以緩急分爾我也。夫沈尙文、童元鎮，皆黔中大帥也。貴州總兵先年苗事急，則當駐銅仁。近年播事急，則當駐偏橋。臣等已於七月間，已題貴州總兵移駐偏橋矣。沈尙文雖經革任，尙候代。八月有餘，曾一步至偏橋乎？乃童元鎮猶可異矣。臣等續議湖廣總兵駐偏橋，貴州總兵駐興隆平。越今賊犯興隆矣。童元鎮已到，猶駐銅仁。託之乎有苗警，卽有苗警，豈復有大於興隆者，而可以棄之不顧乎？卽如今四川總兵，不於重慶到任，而尙之松潘，託之虜警，可乎？不可乎？當羣苗充斥之時，居然避信地而他之，不知元鎮誠何心也。臣以爲二將之罪惟均，而元鎮以新總兵，踵舊總兵避事之套，尤足駭異。似宜將尙文重處。元鎮方在事，若再革之，無論目下無人可代，彼與沈尙文先後釋重負而樂晝游，不啻登仙。他人必有垂涎效尤者。宜姑如臣原參，革其職，充爲事官，令竭力討賊。若敢以被參爲詞，稱疾杜門，或巽懦不任，卽容臣徑自提問，擇一裨將代之。此不但爲元鎮一人，亦以警後此而效尤者。所謂懦帥宜處者此也。年來用兵西事，至費銀二三百萬。東事，至費銀五六百萬。今播事不下於東西二賊也。臣僅以百萬請，而戶部難之。川貴止各發寺銀數萬，尙未到。湖未有給焉。貴州所發外省銀四十萬，在滇楚者二十萬，已成烏有。閩廣有無，亦未可知。貴州撫臣計無所出，乃請於川中。

借十萬。又指閩中之十萬爲償。臣明知川中非可借人之時。顧事已至此。剜肉補瘡。何所復吝。已行布政司措處。陸續發解。然計此而後。兩省均受其敝矣。川中即可派徵。黔中何以措處。卽部文曰。三省通融。然蜀之派。僅十二萬。楚之派。僅二十餘萬。此亦何堪通融乎。黔中止以無餉。故未敢多募兵。今雲南廣西之兵。且至數千里遠征。士兵豈能枵腹而應敵乎。不獨外患。且有內憂。萬一脫巾而呼。慮不在賊矣。事固有以小吝而成大費者。臣竊懼之。宜令戶部亟行議處。必須閩廣二十萬。俱爲實數外。更益以別省見銀一二十萬。庶可支持目前。所謂黔餉當處者。此也。偏橋。楚地也。其軍食糧於楚。其官支俸於楚。貴州但遙制之耳。故偏橋之備。宜全屬楚。夫楚止備偏橋。則於其地置萬人。不已足乎。顧偏橋。走全楚之道也。偏橋不守。則禍中於全楚矣。故宜以全楚之力夾勦。而後楚可長無後患。臣所計該省集兵三四萬行勦。乃代楚人自爲計。非令代二省舉事也。第見楚中各道。若舍己而耘人者。臣行備三萬人。多半年之食。而止備米三萬。則三月猶未足。而尙未運至也。臣行募調兵三四萬。而尙不及其半。且守偏橋者。尙不及五千。臣不得已。經調永順兵一萬。保靖兵五千。及令招募鎮溪辰沅。並調十三哨烏羅。及五司讎兵共湊三萬以上。亦不知能如額否。卽兵至。亦不知食可常給否。今川兵將足。貴兵亦漸有次第。獨楚中之兵外調者。既經科議以爲不宜。本省者。又未能保其果否足數。不日二省兵齊。待之則日費不貲。舉事則一隅有缺。當爲全師之累矣。且陳璘不日當至。令之何以措手。夫兵尙可以催督而來。可以鼓舞而用。惟本折糧餉。非可以空言虛辭借者。今內而該部稱乏。外而該省稱苦。已無望其助黔。其何計以張楚。臣初以皇上旣假臣

以便宜卽宜徑自多方催調、何敢更有塵瀆、乃數月以來、外省兵且漸至、惟楚中紙敝墨渝、輪蹄交錯、竟茫然無一實效、臣爲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夜憂之、計無所出、不得不於共事者、有厚望耳、除臣一面嚴行催調、及行撫臣多方措處、必令無誤師期、更乞天語叮嚀、該省大小文武官員、俾知三省一體之義、功罪惟均、一切兵糧、日夜催價、務及師期、無自取累、庶可以制賊而無爲賊所制、則所謂戮力同心、以襄大業者也、臣每念楊應龍以么麼小醜、何足以辱斧鑕、何足以當天討、惟是處置失宜、遂流禍到今、大抵不重發而喪功、卽輕爲而取敗、故今日舉事、必期一舉蕩平之爲快、又念重發者、尙可徐補、輕爲者、急難復振、故欲以萬全制之、乃圖之半年、而事尙有不能如意者、恐久之而老師費財、卒有意外之虞、則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卽死何足塞責、故敢據實極言之、以希聖主裁斷、伏乞敕下戶兵二部、亟行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庶計出萬全、役不再舉、則臣幸甚、地方幸甚、緣係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伏乞聖主處儒將、給餉金、並議責成分任、以振軍威、以圖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兵二部作速看了來說、欽此、又該戶部覆奉聖旨、這兵餉急用、俱依擬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解、以後不敷、著總督遵照前旨、於本省鄰省便宜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依期滅賊、如有抗違支吾的、准你指名參來重治不饒、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川貴督撫鎮道、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將不齊、餉又未備、儻致失期、巡撫豈逃其責、但偏橋旣設總兵、大師聚集、楚地遼遠、陵寢所在、尙恐巡撫一人顧管難周、欲差一官前去督理監視、事專與總兵一併裁革、你該部還會同吏部都察院議處來、着量

元鎮逗留太久。著戴罪管事。能上緊殺賊。卽與題覆。若再推諉怯懦。不必待他失事。總督便遵照沈尙文例。一面扭解送京。一面另委賢將暫署請旨。其副將以下不用命的。卽以賜劍立斬。徇衆毋令參差不整。總督遵旨行。毋得疑畏。視爲虛文。致誤事機。罪有攸歸。

播酋犯貴屯堡并催兵餉疏

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阡危。懇乞聖主嚴催兵餉。以抹然眉事。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彙。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新添衛報稱。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蒙防守平越原任參將。今充爲事官蔡兆吉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嶺。圍劄兵。聲言往新添攻打圍寨。該衛官兵晝夜謹守城池。隨據本衛所管喇啞夷民報稱。播兵萬餘。已將王嶺燒劫盡空。且王嶺逼近本衛。乞賜發兵應援等因。同日又據帶管新鎮按察司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報稱。據防守平越爲事官蔡兆吉。駐鎮知州李珏稟稱。平越衛劉家堡民鄒應龍報稱。見賊楊總管董提調。郭提調。管領賊兵過雍水河。稱要打我江山地方。又發掃帚一把。火燒木刻一箇。去播州趕兵掃土快來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右參議張存意報稱。據平越衛呈報。本月二十七日午時。據管理王解把總安榮報稱。突被播賊數萬。四路攻打本嶺。榮當統苗向敵。賊勢重大。難敵。被賊攻破頭寨。殺死寨苗男婦。不計其數。放火大燒倉房。衆苗擁榮奮死奪回。屢據偵探人役報稱。播苗數萬。過河屯劄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燧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崇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狎獍。欲與七寨由



草塘司入楊老。攻打平越清平，俱有定約。伏乞憫念孤城，添兵防禦等因。十二月初二日，據防寺黃平參將劉效節及通判王三策指揮徐登階報，據防守得勝關百戶薛應時稟稱：十一月二十五日，被播賊楊七楊總管統兵前來翁崖高漆割營，聲言我今日來報信。我主楊太爺已經令各處搭完浮橋，大兵的於二十七、八准來攻你平溪、浪洞、黃平、與東坡、黃蓮、柳塘等處。我兵在此割營，只等大兵四路齊到來攻。卑職分兵四路哨探，播兵日夜經過不絕。播酋詭計甚多，請乞加兵各處隘口把截。事在然眉等因。本月初四日，又據清鎮守備王之棟，并偏橋衛指揮許繼祖揭報：播賊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猖狂擁衆割營於偏橋城南官道水井坡，離城五里。大勢圍城，我兵固守城外，割營對壘。一日，我兵傷賊馬兵，奪獲縣被二牀。各賊方退臺蠟原營去訖。查得內有陣亡漢兵湯法等七名，土兵高元等七名，虜去漢兵一名羅仲，重傷兵母成宗等三名。其節次申報事，俱經繳回。又差兵由小路遞送，被其截路草塘黃母徐姚爛橋一帶等哨堡軍兵四散，人煙盡絕。本衛漢土官兵三千有零，謹守城池，賊勢重大，不敢輕出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湖廣辰沅兵備副使王應霖報：同前因。同日，又據鎮遠衛揭報：十一月十八日，准本衛巡捕指揮何天寵圖稱：本衛軍餘郭正朝走報，本日天明時分，被播夷約有五六千餘，將本衛許花屯、中屯、周旗屯、窩底屯一帶地方盡劫一空。虜去男婦李賢、火孫等數十等情。各稟報等因。本月初九日，又據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參政郭廷良呈：十一月三十日，據管思石守備事都司楊惟中報：據坐鎮指揮胡效忠報稱：播四十八屯軍餘黎廷恩等，連夜前來報稱：播賊何漢良住割馬渡，起七頭苗兵點齊，於二十八日割營。

三跳。威逼恩等講取思石婺川龍泉地方。今已知朝廷旨意。先是進勦。今又是勦了來。說到此田地。左右是死。不壞也是壞了。四川水西蘭州白泥黃平。已分兵敵殺。你龍泉思石婺川若不先下手勦蕩。將來大兵容易入境。此番定然是實。等情到職。及查見今偏橋興隆被賊劄營。接取九股生苗。裏應外合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參議張存意呈報。本月初六日。據興隆衛呈據鄉導陳八報。據臺蠟寨苗老九。傳出播州把事木刻說。是本衛詐哄連和我大兵已齊。不日攻圍偏橋黃平。你興隆既要免禍。可備銀二千兩退兵。待我打了偏橋黃平。各兵見於梭洞立營。劄兵數萬。勢要攻圍城池。禍在然眉。萬分緊急。除調官兵分布揀援。其殺傷官兵及失事員役查覈另題外。等因。移會到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播酋楊應龍逆節滔天。自罪在不宥。又計黔中衛所郡縣數千里而遙。所在單弱。漢土官兵分布城守。不足抗禦。乃糾拽生苗分道突犯。先梗塞餉道。次偪攻城池。爲先發制人之計。初據興隆偏橋二衛報稱。攻破東坡爛橋等處。殺虜軍民。慘毒異常。今則鎮遠衛告殺虜許花屯堡矣。平越新添告王解圍被據矣。黃平告楊七統兵翁崖矣。龍泉告何漢良劄兵三跳矣。在在皆賊。處處告急。楚兵三萬。滇粵永保之兵三萬。聲息至今杳然。辰沅道兵備副使王應霖。尙在沅州。總兵童元鎮。交代一月仍駐銅仁。俱未投足。到偏橋興隆參將陳寅。婺川參將王鳴鶴。俱泄泄未知進止何在。貴之阡危。甚於累卵。其尤急者。偏橋興隆之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爲楚黔之交會。滇貴之咽喉。此地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匪獨無黔。且并無滇。此必爭必守。

之地。非大集勁兵。勢必不守。臣等會議得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每處當設重兵一萬。共三萬。庶幾道路可通。咽喉不塞。而後可以議及大舉。先是臣化龍慮及黔省兵少力單。已調廣兵一萬。滇兵八千。協同戰守。滇兵已報入境。廣兵尙未卽至。今據前因。又已一面令行多方招募防守。顧此三萬之兵。又在原議兵數之外。先所議餉纔三十萬。而借之各省。若有若無。據臣子章所報。實到黔中者。尙不及數萬。此亦何怪其兵力之單弱也。先是臣子章借銀。咨到臣化龍。當日行四川布政司。卽以十萬解發。復行湖廣。以十萬解發。以濟目前。蓋二省該部議徵派通融支用者。故臣亦通融處之。然二省之協助力止此矣。若閩廣之銀不繼。異日主客兵集。費且不貲。將何計爲之通融乎。據撫臣所議。乞敕下兵部。急催楚兵三萬。以救爛橋。思石一帶。催滇粵永保兵三萬。以救興黃貴陽一帶。容臣等再募兵三萬。分屯東坡爛橋重安三處。以固要害。而通喉舌。願臣以爲募兵。則撫臣之力所可爲也。調兵催兵。則臣化龍之力所可爲也。臣已四出遣使。十道徵兵。計當目下可至。願臣不慮無兵。慮無餉耳。不慮目前之餉。慮兵集之後。事不結。餉不繼。患且不可爲耳。至於三省將領。除總兵尙先後可到。其偏裨如陳寅。王鳴鶴。藍方威。金秉鉞。諸人。略無影響。臣亦無處查催。何以應急。何以濟事。統應具題。伏乞皇上敕下戶部。嚴催各省餉銀。並乞敕下兵部。嚴催各處兵將。俱令及時速至。但得目下兵將齊。糧餉足。臣獎帥三軍。躬行掃蕩。彈丸小寇。必不令久。這天誅。不然。彼方東衝西突。我且掣衿露肘。守且不固。戰於何有。且不知事之所終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緣係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阡危。懇乞聖主嚴催兵餉。以救然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

榮祖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給由疏

奏爲給由事竊照臣見年四十七歲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年八月內除授河南河南府嵩縣知縣八年十月內陞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十年七月內陞本部營繕司郎中本年十月內調吏部驗封司郎中十四年六月內陞河南按察司提學僉事十六年十二月內陞布政司左參議十八年五月內陞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二十年十月內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本年十二月內陞太僕寺少卿二十二年四月內陞通政司右通政本年五月內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李化龍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前赴遼東地方到任管事外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爲虜衆入犯主將督兵奮勦大收奇捷事因二十二年十月內虜犯鎮武堡斬獲捷功奪獲駝馬夷器等件准吏部咨該兵部題奉欽依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照舊管事二十三年九月內爲主將出塞擣巢獲捷乞賜勘錄以昭激勸事因本年正月內十方寺堡境外斬獲功次該兵部題奉欽依陞俸二級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欽此俱經欽遵訖二十五年四月內爲虜勢漸張危邊可慮伏乞議處久病撫臣以伐狂謀以安重地事該吏部題奉欽依回籍調理臣欽遵於本年五月十七日與新任巡撫都御史張思忠交代回籍訖二十五年六月內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

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因巡按御史李思孝閱視奏報。本鎮修守效勞。該兵部題奉欽依。李化龍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欽此。亦欽遵訖。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管事訖。及照臣於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內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本年六月內到任管事不計外。自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陞兵部右侍郎。至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又二十七年三月內起補前職。自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起。扣至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止。通前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已滿。臣係在京正三品官員。例應赴部給由。緣奉敕總督前項地方。見在與師征勦播賊。擅難離任。如蒙乞敕吏部查例上請。定奪緣係給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議齋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李化龍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總督。



3982

平播全書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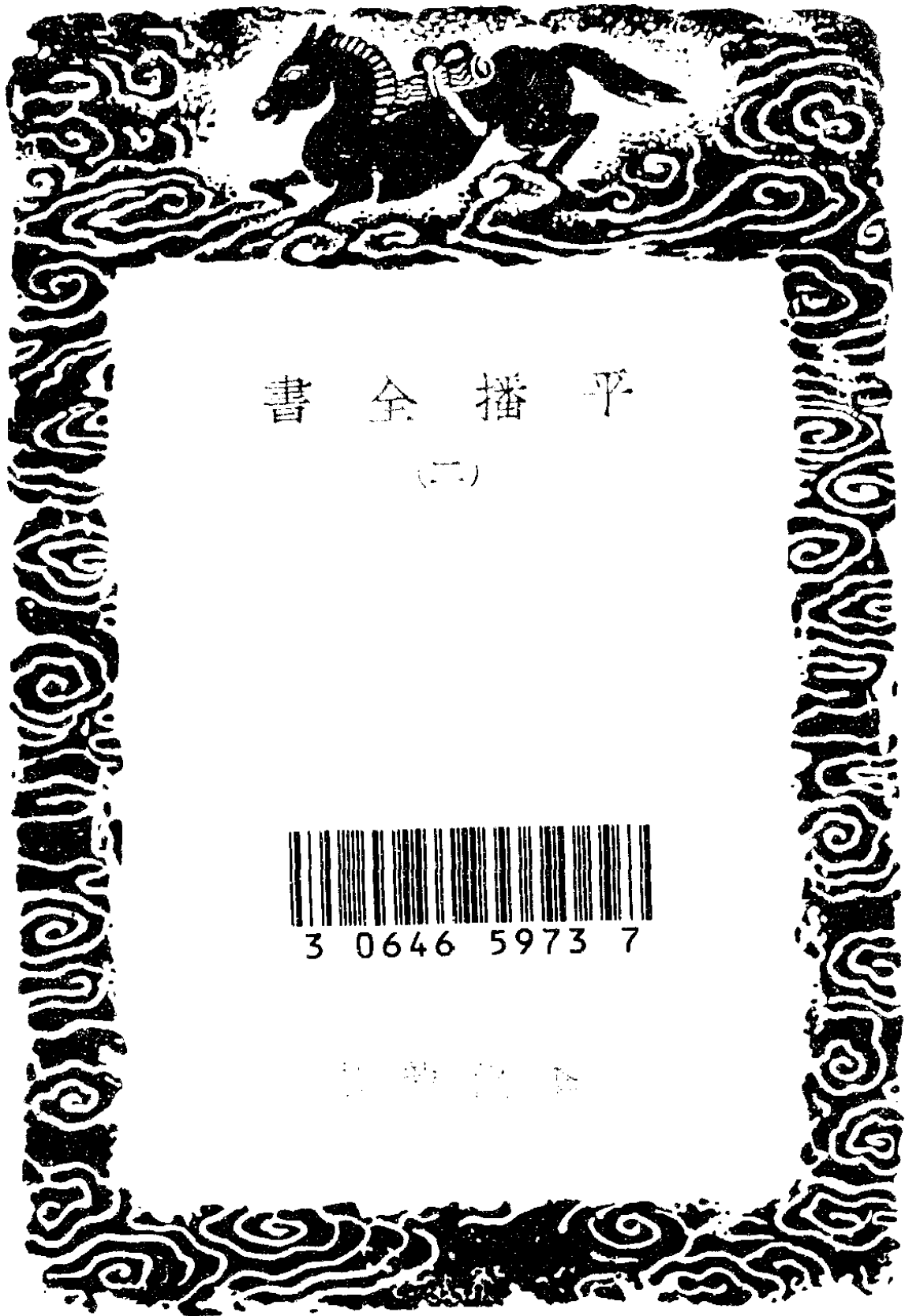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平播全書

(二)



3 0646 5973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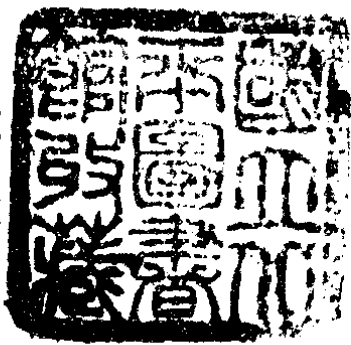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平播全書卷三

奏議

初報捷音疏

題爲防兵勦屢挫賊鋒恭報捷音以慰聖懷事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原任鎮守四川總兵官劉綎防守南川分守松潘副總兵周國柱原任遊擊王之翰呈據酉陽宣撫冉御龍申奉臣憲牌臣憲牌節據塘報差人探得播賊於十一月初五日發兵二萬割在地名官壩與南川茶江相連將連界人民房屋燒燬其東鄉兩山人戶見勢重大蚤夜般逃一空又稱播賊自領萬兵欲出黎川真州必來攻南川等情看得逆賊親統大兵爲謀甚狡牌仰冉御龍督率部下目把士兵人等於南川郭外登高拒險枕戈以待如遇賊來相機撲滅前後夾攻固不可容賊衝入亦不宜爲賊深誘奉此隨該冉御龍一面分布士兵把守隘路外又於正月十三日蒙總督院部監軍道并南川路監紀官高推官明文照得播酋逆天大兵進勦師期在邇乃酋黨郭俊何廷順等啓不畏死糾聚苗衆尙據寨子山等處肆行劫掠法應相機剿除以開平定之勦實惟今日時不可失牌仰該司卽照牌內事理施行蒙此該卑職親統部下苗蠻夷兵并把總冉大周等於本日申時直至地名乾壩乾溪口偵探情形撞遇苗賊三百餘



51.22

人前來哨路。我兵截殺一陣。賊遂奔敗。乘勝追趕。賊據官壩險圍。時已十四日辰時。賊知我兵逼近。堅壘拒敵。梭杆礮石如雨。勢難仰戰。遂將兵分十股。四面夾攻。又用奇兵一枝。自後衝殺。各賊首尾不顧。我兵前後奮勇。斬關直上。賊衆潰散。跌崖死者無算。當陣斬獲首級三百零三顆。生擒十餘名。內卑職當陣親斬大功一顆。審據生擒犵苗阿保。驗係龍叔舍稱呼楊老祖。部下衝鋒目把許朝用等。擒斬功級內八顆。驗係天家管苗楊把事。犵堯辛把事。木犛苗長李把事。雷把事。藍把事。又楊把事。苗頭阿番李保屬官楊正生。部斬四顆。報效生員冉維嵩親斬一顆。部斬三顆。冉必和親斬一顆。部斬二顆。俱願紀。本司儒學作養保靖。土司應襲彭象乾。親斬一顆。部斬一顆。內一顆係張提調男。又生擒犵堯苗一名。阿保男婦僧人十名口。奪獲皮盔甲五十件。長刀八十把。弩五十張。箭五筒。牛馬二百五十二隻。陣傷兵三十名。陣亡二名。又把總冉大周當陣親斬把關賊首一顆。審據俘獲民婦王氏。僧海壽。認係何老祖首級。就身搜出何廷順。爪探天兵消息稟帖三紙爲實。親男冉良彝斬級一顆。審據生擒黑犛認係賊黨郭老祖。卽郭輝首級。就身搜出本賊爲明月山統制印牌二紙爲實。并生擒犵犛一名。蔡亞三。次男冉良範斬級一顆。部斬六顆。以上俱願紀。族兵冉大宗等共斬級四十顆。俘回婦女三口。奪獲盔甲十一件。槍五根。刀四把。馬二匹。被傷兵十二名等。因到職。隨公同運餉劉通判。周副總。王遊擊。於教場驗明。內有幼功二顆。削除外。實止首級三百零一顆。生擒男婦九名口。僧人一名。全活被虜婦女三口。奪獲馬三十四匹。水黃牛二百二十頭。皮甲三十二領。皮盔二十九頂。刀八十四把。弩五十張。箭五筒。槍五根。被傷兵四十二名。陣亡二

名俱查驗明實除擒獲男婦與全活婦女并首級等項聽該司徑自解驗合行呈報等因具報到臣批行監軍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驗明照格行賞外案照先於正月初四日據參政張棟報准總兵官劉繼報據副總兵周國柱遊擊王之翰報據石砭宣撫司宣撫馬千乘申稱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猖亂警報非常本部院隄備之約申飭之令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今歲杪在邇元旦屆臨誠恐將士燕樂酣飲賊反伺隙入寇昏夜之間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安能與之相角其不取敗者幾希牌仰道鎮轉行到職務要比常加嚴隄備賊如不動則斂兵固守設若入犯則併力合攻候本部院約期大舉奉此遵依卽差總管秦邦屏馬廷培馬邦田譚朝國等統領土兵一千五百名前去分任信地鄧坎割營把截以防入犯聞忽於正月初二日夜三更時分播賊發兵不知其數前來衝劫比因昏夜遵守號令堅壁固守不敢出關挨至天明會兵益肆狂逞逼近挑戰我兵只得奮勇一擊衝殺上寨攻破金竹伏土葛泥青崗鬐榜山虎跳關等處斬苗頭梁俊等二十七級生擒苗頭梁本先梁廷耀婁起國陳嘉付張曰旺等五名乘妻秦氏報效頭目馬忠領兵秦邦學等斬獲苗級三顆生擒壯苗三名梁廷邦陳加榮方起用俘獲男婦二十三名口奪獲苗刀槍弩三十五件邊勇范文輝斬獲壯功一顆餘賊奔逃輕重傷土兵童春任興德何接陽張文遠邊勇陳嘉爵蔣正武六名等因具報到臣批行監軍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驗明照格行賞外又於正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并監軍道參議張存意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各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糾合九股生苗攻破東坡爛橋王輝殺虜屯軍結聚不散似此情形勢必狂逞仰道會同總兵童元鎮或設法解

散。或用計勦。務要驅逐歸巢。驛路通達。又奉貴州撫院紙牌。照得逆苗雖已暫退。而東坡兩山阻塞。官路上下不通。此必山中尚有屯聚者。豈容坐視。合行搜山擒勦。行道備行參將劉效節。添調防守黃平安。順州把總張鶴翀。鎮谿所土官指揮向世爵。千百戶吳國輔。孫之襲等。帶領漢土官兵。會期約於初十日。齊至興隆東坡一帶官道。將兩山屯劄苗賊夾攻。擒勦賊級一十八顆。生擒惡苗九名。俘獲男婦三十七名口。鞭馬二副。鐵甲一籠。并器仗。各賊奔進大江等處。當差鄉導都保。前去翁谷龍羅。由成溪三寨傳宣殺伐。彼各寨苗頭。金虎召倉傳亂等。前來歸順。諭令守東坡一帶道路。姑饒不殺。各苗承認擔保。將牛一十二隻。以求退兵。各職不敢深求。收兵回衛防禦。各等因。轉報到臣。除將有功員役。應賞者分別獎賞。應敘者聽候併敘。被傷軍兵。量行優恤外。該臣看得賊自破葦江以來。彼方志得意滿。肆張虛聲。以恫喝外方。而我亦轉餉集兵。不動聲色。以專候大舉。蓋兩相持而莫爲先發者久之。乃至冬月行盡。賊見臣移鎮入渝。自知罪在不赦。勦在必行。狡焉有鴟張豕突之態。以川中有備。未敢長驅。乃貴池尙虛。輒恣猖逞。東坡爛橋。已罹狂鋒。龍婆思石。日傳警報。臣乃一面移文貴省。撫鎮勦苗。以清興黃之道。集兵以厚龍婆之防。一面催調施州衛平茶司各土兵。及建越兵。共萬有三千。自川入貴。助爲防守。一面行沿邊防守土漢官兵。相機勦。以牽賊之勢。而釋貴之圍。乃無何而報捷者紛紜至矣。貴州之斬獲。雖不甚多。然自是而生苗不復入播。官道得以無阻。我得專意行勦。非小補也。而川中南川之役。初而斬級者三十。破其金竹等七寨。繼而斬獲者三百。遂破其官壩大營。雖兵力未齊。未敢深入。以成破竹之勢。乃積弱之後。初有此

捷人始知賊無足畏，各有戰心。賊亦知外兵漸強，或可少戢其猖狂之勢矣。是役也，撫鎮司道籌畫多方，漢土官兵感激用命。至南川二捷，皆推官高折枝監督鼓舞所由致然。其功均有不可泯者。但臣今方傳檄三方，會期夾勦，大事未就，曷敢先敘微功。直以逆賊半歲以來，如火然水決，居然有燎原滔天之勢。一旦駢首就戮，如彼其多，亦足以少寬皇上西顧之懷，而暫快海內念亂之志。故不敢不以上聞。伏乞敕下兵部，俟事完之日，統行議覆施行。緣係防兵勦屢挫賊鋒，恭報捷音，以慰聖懷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照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 留總兵劉綎勦播疏

題爲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以便責成，以收全勝事。據原任四川鎮守總兵，今改提督南京大教場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書劉綎呈稱云云等因。隨該臣看得本官係全蜀大將，正當用兵之際，新將未到，例應候代。況本官雖以履任遷延有議，然自受事以來，綜理一切戰守機宜，頗盡心力。卽今大舉在邇，相應留用。一面行令本官照舊任事，一面牌行監軍兵巡等道查議去後。隨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參政張文燿呈稱，照得原任四川總兵劉綎提戈奮武，家傳黃石之經，櫛雨沐風，數歷青油之幕。百戰東西南北，滿腔勇膽機謀，猿臂請纓，壯氣堪當一面。虎頭食肉，先聲夙震三巴。頃潢池廬西顧之憂，乃幕府報南移之命。竊思臨敵易大將，恐爲兒戲棘門。而便道擊樓蘭，更樹威名荒徼。合無將本官以原官管地方軍務，仍令協同總兵官吳廣先國後私同心共濟，誓必勦此而後朝食。相

期釋甲以事春農。呈乞具題等因到臣。卷查近准兵部咨。該臣題爲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攘事。又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題爲夷患方殷。兵變忽作。查參貪險軍帥。并議文武臣工等事。又該刑科右給事中陳維春。題爲西蜀禍亂相仍。人心怠弛。可慮等事。俱經本部覆議。合候命下。將劉綎改補南京右府僉書。遺下員缺。本部照例會官推補等因。奉聖旨。劉綎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員缺便令推來用。欽此。除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看得將兵者。期於戡定禍亂。不嫌疵類。將將者。要在鼓舞豪傑。無妨顛倒。綎將家子也。其父顯稱時名將。功名著於蜀中。綎結髮從戎。屢經戰陣。征播之役。特奉專遣。上以報國。下以承家。綎所宜竭蹶而趨。宜何如其急者。而遷延道路。數月方來。責以逗遛。卽置之於理。亦不爲過。乃陛下猶念其東征之勞。榮以南遷之命。議者謂處之尙輕。是矣。顧綎武人也。連年東征西討。動必及之。若謂天下有變。一日不可少此人者。遂矜而自功。淹速自便。於人情亦有之。卽在事諸臣。亦以爲似已不可使者。維時臣亦薄之。直以吳廣未至。例須留之候代。乃自其候代以後。而人又多言其可用也。以爲可用者有二。其一謂綎父子久在蜀中。卽蜀人與播中人頗憚其威名。今當平播。亦不可少。其一謂綎未改南以前。其氣頗盈。將驕卒惰。兵家所忌。必不可用。自改南以後。懼失事機。又懼蹈危機。恐損功名。又恐犯議論。乃悔前慮。後冀一當逆會。而盡洗生平之爲快。蓋前此使功。今且使過。皆不可少也。臣頗是其言。比臣至渝。見綎察其卒伍器械。頗多精利。似留心者。旣進而與之深言。諭以留用之意。綎乃感激嗚咽。謂半生驅馳。頗效微勞。今不自意。被不美之名以去。誠得一當逆會。願食其肉。寢其

皮以間執人言、而少雪官謗、死無所恨、臣乃知縉果可用也。夫天下之將才多矣、亦何必縉、顧縉有可用之才、又有效用之志、且川省邊播分東南二路、得二大將分管進兵、成功尤易、則縉亦曷可不留、顧臣又有說焉、縉欲效用而臣不留、則臣負縉、臣既已留縉、而縉不能爲臣了播事、則縉又負臣、臣負縉猶可、縉負臣且令臣負國、此不可之大者也。臣今與縉約、如縉而一意滅賊、立有奇功、臣不難從優議敘、以酬勞勩、如縉而止冀一當播事、以塞人言、模稜觀望、因人成事、甚至爲所不可爲、有如向來悠悠之議、則其負臣負國也滋甚。臣且暴白其罪、請以尙方從事、縉卽恨臣、臣且甘之矣。臣得便宜從事、先發後聞、已令縉管川東一路、吳廣管川南一路、會期進勦、輒敢以聞、伏乞敕下兵部議覆、允臣所請、將縉卽令以新銜領兵勦播、俟賊平之日、聽令赴任、另行論功敘錄、地方幸甚、緣係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以便責成、以收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照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覆奉聖旨、劉縉屢經參論、已著革任懲創、既該總督說進兵在邇、分布已定、一力保來、姑准充爲事官、領兵勦賊、著他奮勇報效、一體敘賞、如再負恩、驕縱誤事、重罪不饒。

### 地方災異疏

題爲災變異常、人心洶懼、懇聖主急能礦況、以蘇民生、以回天意事。據威茂兵備道副使盧泮呈云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天體無聲、鳴則爲異、地道主靜、變則失常、至於高山如流而下、趨平地無因而上湧、則亙古以來所未有者也。蜀中三面皆夷、不時內訌、二十餘年來、兵戈擾攘、未有息



肩之日。頃自播會猖亂、荼毒生靈。我皇上錫海內之力、興問罪之師。臣等臨事而懼、尙未知底定之期。而玉壘蜀之望山、乃至坍塌傾裂、遠近驚駭。此皆臣等奉職無狀之所致也。除臣等痛加修省、以圖消弭外、竊念事天以實、不以文。若徒懷恐懼之心、而不求挽回之策、無益也。天之視聽在於民、若求之蒼蒼之表、而忽此焚焚之衆、是欺天也。臣請先言蜀民之苦、而後爲之請命可乎。夫蜀當疲敝之餘、又經採木之役、旣按丁以徵銀、又照戶以編夫。點發之初、不能顧妻子之離散。入山以後、不能逃瘴癘之死亡。有司則經年在外、政事則凡百廢弛。以致錢糧逋負、而無人包陪。盜賊竊發、而莫可究詰。加以瘟疫傳染、十室九空。是環蜀之民、皮骨僅存、而膏血已盡矣。目今征播十馬、約十餘萬衆。古稱大軍所至、荆棘生焉。其苦不啻可知。至於般漣糧草、東南派夫、西北貼銀。蜀人卽困累且死、亦須竭力爲之。頃又奉聖旨、每糧一石、加派銀一錢二分矣。夫蜀之子遺、止有此數。剝膚剝心、重重不已。人情洵洵、業已萬分難支。又豈堪礦稅之擾乎。蜀在萬山之中、罕通舟楫。自兵興以來、商旅不行。各州縣派有額數、不得不取之牙行。而牙行皆困窮饑餓之夫。日求升合、以贖妻子。而朝廷又從而奪之。以致物價踴貴、民不聊生。奈何不相率而爲盜。此在無事之時。然且不可。而況用兵之際乎。至於山僻州縣、民無貿易。有欲派丁糧者、有欲稅間架者、紛紛申詳。臣亦計無所出。此等舉動、何可令播會見耶。礦洞雖有界在夷方、彼番苗雜居之地、原不知有法紀。見今防守兵勇、俱調征播。諸夷乘虛、遂至狂肆。頃據威茂道報稱、孟董寨番入境殺人。上川南道報稱、土司馬應龍、聲言入犯。此其犬羊反側之變。朝不保夕。而我卻以開礦啓釁、儻諸夷騷然而動、與播會相犄角。

則天下之大事去矣。近據馬湖府報稱，開礦四月，所費無限。煎銀不及一兩，則礦利之微，蓋自明甚。又何必勞民傷財，以作無益耶？總計礦稅所得，每年不過三萬。我皇上不惜數百萬金錢之費，以勦播酋，而卻以內帑三萬之入，斂怨而釀亂，不亦舛乎？夫礦稅之舉，原爲大工，而大工之費，以木爲甚。蜀人旣竭其力以採木，而又竭其力以辦礦稅，無論疲民不堪，而以天下之大勢論之，亦甚不均矣。況天變相尋，山流未息，上天譴告之意，若有所待，何可視爲泛常，而莫之省憂耶？伏望我皇上上體天心，下恤民命，急罷礦稅，取回內臣，庶乎民生稍蘇，而天變可弭。卽播酋聞之，亦將奪氣，而酋之黨與聞之，亦將曰：朝廷專力征勦，若此，必有擒逆酋以自贖者矣。緣係災變異常，人心洶懼，懇乞聖主急罷礦稅，以蘇民生，以回天意，事理未敢擅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聖旨未下。

####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題爲播賊侵擾黔境，攻陷土司，查參失事人員，以肅軍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據貴州右監軍道、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張存意呈稱：本年正月十六日，據思南府申本月初六日，據防守本府煎茶溪關把總黃明儒報稱：播酋楊應龍統率步兵六萬、馬兵三萬，於初五日殺破龍泉司。本司駐鎮守備楊惟中帶兵先於十二月內，將家眷送往本府附近鸚鵡溪避住。該司止有土官安民志兵五百名在司，今被殺虜告急，曾移石阡請發大將重兵，庶得堵禦等因。呈報到府。初七日，據偵兵回稱：龍泉司初五日寅時，播酋數萬，擁至龍泉，就將本司并鳳凰山營俱圍劄數層，一湧進入，已將土官安民志吏目劉玉

鑿樹虜去訖。遺失本司印信。楊守備於初四日。徑至鸚鵡溪湖底河下潛住。本備今又帶兵。復見住鸚鵡溪。未回。播兵尙割龍泉附近地名魚跳。不知何爲等情。據此。查得楊惟中失事。潛入鸚鵡溪避割。本府聞知。就於本月移會楊惟中帶兵。回守龍泉立功。以圖一創。至初九日。惟中回稱。龍泉切近播境。深居虎穴。逆酋近來狂逞。勢焰愈猖。本職部兵不滿二千。彼酋兵馬。動稱數萬。衆寡難支。本年正月初四日。本備出謁分守道。面議地方事宜。行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料理地方。行至地名煎茶溪。於初五日夜。時。據報逆酋楊應龍督兵出犯龍泉。本職星馳急回。至地名沙灘。分兵殿後堅持。其千把總李君寶等。督兵與賊對敵。自卯至午。彼兵勢衆。約有數萬。我兵寡少。難支。被賊在陣縛去。土官安民志。吏目劉玉鑾。死傷官兵。查實另行呈報。我兵殺死苗賊亦多。急難割取首級。彼酋稱言。欲要長驅直入。思南等語。本備帶兵聚劄鸚鵡溪堵截。虛實情詞。希圖倖免。據此。查得本備標下官兵一千八百名。俱係自行遴選。召用糧餉。按月徑自發支。此外又有涇潭永靖哨把總胡效忠。標下月糧。本府亦按月聽支。不缺。其前被殺虜錫落馬頭。綏陽等哨。亦龍泉所轄。隨該本府稟白帶管分守道郭參政。發把總丁文明兵五百名。黃明儒兵五百二員名。又發陸希管兵三百二十二員名。前去煎茶溪日頭崖等處。相繼接應去後。至正月初五日。楊惟中一旦離遁。遂使逆酋乘虛侵犯。致失司印。流禍至此。今據各所報前情。應合通報。除行駐鎮石阡都司錢中選。督兵前去應援。及另文申請大兵外。據此。該本道看得龍泉。乃思石二府咽喉。孤懸賊境。土馬單弱。自趙仕登授首以後。逆酋揣知天討難容。輒敢乘虛衝突。節該本道呈詳兩院。行令添兵固守。續

奉本部院許發陝兵施兵，俱一時不能齊集。彼賊勢猖狂，固非數千兵所能捍禦。而鄰鎮隔越，又非一二日所及救援者也。及查副總兵陳良珙駐鎮偏橋一月，頗有調停。守備楊惟中堅守龍泉二年，並無失事。但讀原奉題議，思石龍泉皆良珙應援之信地。況當賊衆入犯，司治官印賴惟中協力以相保。今據該府備報前來，反復參詳。在陳良珙以急守偏橋爲詞，而屢催不去。同舟共濟之義，則疏在楊惟中以公出。思南爲解，而懇留不允。事不避難之忠，未盡情若可原。法難并貸等因。呈詳到臣。據此，卷查先據帶管思仁道布政司左參政郭廷良、思石兵巡道副使路雲龍、與石阡府并龍泉司土官安民志節報。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播目何漢良、朱敬等統領賊兵數萬。一由錫落關將把總喻時興、哨官刁榮賢、楊廷貴、與馬頭山把總李惺三俱各殺死虜去。喻時興兵一百五十名，當斫死五十名，餘一百名。用木靴穿繫。一路由龍洞哨，一路由穿礮哨，一路由三跳哨。樹去把總蕭才一、郭明選，并兵一百二十名。一由綏陽哨，樹去把總冉文燦，將永靖營大毛坪等各哨房，盡行燒燬。官兵殺傷大半。及稱要攻龍泉，思黎等因到臣。看得龍泉事勢已急，彼中兵力不敷。原議發調到陝西馬兵一枝應援。於時陝兵方至，馬力已疲。計至彼中，已不能戰，徒損馬耳。因急催原委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將所調湖廣施州衛士兵八千，盡發彼中。由大田所黔水縣直趨黎川應援。又恐兵未卽來，一面行總兵陳璘及偏橋副總兵陳良珙發兵防守。一面傳總兵監軍道行碁江南川一帶防兵，突入播州地方，勦營寨，以牽其內顧。仍行該府縣文武官員竭力固守，以待援兵去後。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又據思南府申據龍泉長官司應襲土舍安養極報稱，本月初

五日逆酋楊應龍統兵數萬五道並出有叔士官安民志親領募兵五百出戰因衆寡不敵追圍城內將司治並印信民志圍困數日樹去吏目劉玉鑾並妻媳子殺死訖一切殺虜俱不忍言等情看得播苗數萬已圍龍泉深入受水逼近本府止有三十餘里勢甚危急本府戍守之兵僅一千餘名恐不能支施南兵八千尙未見至且帶管守道業已上省而同知推官俱以公事他出惟本府一人誓與士民矢心共守未竟何狀又據守備楊惟中呈稱龍泉逼近播境部兵不滿二千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逆酋恃衆突出殺虜職下名色十把總四員兵三十餘人至今年正月初四日卑職循例出謁郭參政而議地方事宜行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士官安民志料理地方行至地名煎茶溪初五日辰時據報逆酋督兵出犯龍泉星馳急回至地名沙灘分兵殿後堅持等因到臣看得賊寇龍泉已非一日守備楊惟中身膺重寄職在設防正當兩軍對壘之時不行揮戈相向卻乃假以循例赴道擅離信地致賊長驅直入攻破司治樹殺官兵失事重大且守巡該道均有地方之責不行親臨彈壓委而去之是何情弊據法通應參究但念用人之際姑且從寬一而行令戴罪殺賊一面嚴查失事員役另報聞本月十八日又據防守婺川管參將事原任守備徐允爵呈稱本月十一日據本縣石將關防禦土舍謝正民報稱探得播酋點運苗兵三萬只在三五日內出境攻犯婺川圍占思石二府本關兵微緊要稟乞發兵堵截等情轉報到臣看得龍泉既破婺川陷危調發官兵俱尙未到萬一失陷既礙進兵更費恢復一面將調守武隆彭水平茶土兵五千名建越官兵五百名行令坐營孔繼祖統領前去救應一面再行總兵傳諭各路防勦官兵處處相機進攻

以牽賊勢使其內顧以解此危間本月二十五日又據分巡思石二道及思石二府復申楊惟中先期徑至鸚鵡溪將家眷移送潮底河下潛住以致誘苗入境等因該臣看得本官身為將領定有地方乃賊未來輒挈家而走擅離信地遂爲逆賊所乘土官安民志率兵夾攻身揮鋒刃所部軍民無兵救援悉遭荼毒皆由本官坐視以致大失軍機法應拏究會行該省撫臣牌仰該道即將楊惟中嚴拏解道監候依律招參以憑處治間本月二十八日又據三使路雲龍呈稱龍泉爲思石鄰播屏障特設守備統以重兵捍禦無非爲保固地方計也今守備楊惟中素負虛名臨事畏縮以致印官被其殺虜城寨由其失陷據法委應參究但兵事方殷用人正急今據本官既稱情願恢復龍泉贖罪以待大征似應呈請裁酌或於任法之內姑開使過之仁容令戴罪督兵前往龍泉恢復以爲大征之地并於煎茶溪等要隘處所防禦立功以贖前罪等因到臣批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逆賊楊應龍頗號知兵其於批亢擣虛攻瑕潰堅戰守機宜圖之稔矣當臣發成都抵重慶也計賊自知罪無所逃必且東衝西突冀得一逞以暫固羣苗之志而預寒我軍之膽於是傳檄三省催饋兵糧踵接於途日以數四卽湖貴撫道亦非不日有報章各稱料理而地遠備多猝難齊一至如龍黎思石一帶去三省各千里而遙兵力素虛援兵難至逆賊居中窺瞰於此地首甘心焉而龍泉遂不免矣據所稱地係土司原無城池漢土之兵不滿三千賊親率大兵以壓之衆寡不敵亦難責以全勝願將死官也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舍此之外寧有良策今土官安民志以五百孤軍當數千強虜致命遂志豈不烈哉楊惟中素有虛名擁兵二千相機戰守以待援師卽

兵刃一接、亦可自解、乃先事而去、自保其家、此何心也、豈該堡設兵二千、止爲伊保護妻子之地耶、嘗警報初傳、臣卽一而催兵應援、一面發兵勦、據監軍楊寅秋揭稱、近據吳洪等塘報、賊破龍泉、移兵欲攻婺川、因蜀兵報警、遂撤兵回、查賊以初五日破龍泉、以初六日撤兵回、則所云蜀兵報警、卽南川正月初一日金竹寨之捷、有以牽之也、不數日而再有官場大營之捷、賊遂至今、不敢南向、而施州之兵、且及黔境、向使惟中但守三日、卽龍泉至今、與思婺並存、亦不可知、嗟嗟、一將全身、萬民委命、臣於惟中恨不食其肉、寢其皮矣、龍泉係貴州總兵地方、近該臣題允屬湖廣偏橋總兵就近管理、但童元鎮遠在貴陽、陳璘方入沅州、於勢俱不相及、卽副總兵陳良玘、亦有應援之責、然偏橋方在危急、本官僅堪自保、本地將領已避、何可嫁罪他人、俱應免議、帶管兵備分守參政郭廷良、以初四日送印、以初五日失龍泉、殘破若此、綢繆謂何、似難與未接印之兵巡副使路雲龍並論者、參照守備龍泉都司楊惟中、狡詐止博虛名、恇怯全無實效、擁三軍而遠避、奚取於授甲操戈、保八口以自完、安在其折衝禦侮、已失重地、何得苟全、宜從守備不設之條、尙有臨陣在逃之律、此一臣者、所宜提問正法者也、分守參政帶管思石兵備事郭廷良、處瘠薄之區、拮据非不稱苦、值殺戮之慘、防禦終是未周、難謂代庖、遂可逃責、此一臣者、所宜量加罰治者也、及照龍泉初報失事、臣已行該道將楊惟中拏問正法、後據該道稱、惟中欲以恢復自贖、臣因彼中別無將官、援兵難以猝至、恐賊遂長驅思南、因姑令贖其妻子於獄、限以十日內恢復龍泉、以待大兵、蓋因賊勢方張、別有失陷、不便進勦、故爲是不得已之計、要之本官縱有復龍泉之功、亦難盡贖其失龍

泉之罪，仍應提問定罪。除殺傷官兵、虜掠人民，查明另報外，伏乞敕下吏兵二部覆議，將楊惟中行巡按御史提問正法，將郭廷良罰俸示戒，其童元鎮等姑行免議，庶罪當而人服，法行而功奏矣。至於臣化龍有遙制之權，無保全之效，失職已甚，負罪爲多，但方在進兵，未敢求罷，除席蓐恭聽處分外，緣係播賊侵擾黔境，攻陷土司，查參失事人員，以肅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覆奉聖旨是。

### 報進兵日期疏

題爲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以張聖威，以一衆志事。臣惟播賊楊應龍，逆天造反，殺將屠城，皇上赫然震怒，興師問罪，不以臣爲不肖，舉兵柄而授之，又頒尙方之劍而賜之，委任甚專，責成甚重，亦旣數月於今矣。當臣之初受命也，計惟除君之惡，義不返顧，滅此朝食，豈俟問哉。顧賊勢甚張，我力甚微，較量彼己，未宜輕易，乃不動聲色，以緩其勢，急集兵糧，以厚其防，旣而兵糧稍集，可以守矣，未可以戰也，乃復按兵不動，以示之不測，益廣調發，以圖爲必勝，蓋自秋徂冬，川省之兵力始充，器械始備，糧運始齊，湖貴二省，極力催餉，亦漸有端緒，外省調兵，亦漸有至者，臣計此時，不但自固，可以圖賊矣，乃遂移駐重慶，就近調度，而是時各省兵亦先後至，參將周國柱以固原陝西兵，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以甘肅兵，遊擊任承爵以河南兵，俱十一月至，參將李經以延綏兵，十二月至，都司封建以浙江兵，守備趙賢輔以山東兵，坐營王芬以天津兵，管守備事指揮沐粲以雲南兵，守備白明達，土知州岑紹勳，以廣西兵，俱今



年正月。至總兵馬孔英。以甯夏兵。二月。至。其三省所調土司兵。酉陽。石砭。永甯。天全。鎮雄。平茶。芭梅。水西。各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各報已起行。計二月初。俱可至。而先是。臣行本省司道。及二省撫鎮司道。所議分路分兵。分定文武諸臣。漢土官兵。亦以正月初。先後報至。大約分爲八路。在四川爲四路。一路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爲主將。而以參將麻鎮遊擊楊敏政。都司程試。周敦吉。守備趙賢輔。周以德。坐營王芬等隸之。參政張文燿。督兵糧兼紀功。而以同知史朝貞等。佐之。一路南川。以總兵馬孔英爲主將。而以參將周國柱。李經。遊擊任承爵。王之翰。守備萬民英。都司葉當春。坐營孔繼祖。土官宣撫冉御龍。馬千乘。長官楊光祖。楊光斗等。隸之。僉事徐仲佳。督兵糧兼紀功。而以推官高折枝等。佐之。一路合江。以總兵吳廣爲主將。而以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封建。趙應科。吳從周。劉承職等。隸之。參議兼僉事劉一相。督兵糧兼紀功。而以馬湖府知府蔡宗憲等。佐之。一路永甯。以原任副將曹希彬爲主將。仍聽吳廣節制。而以參將吳文傑。王夢吉。守備江萬化。周大謨。土官宣撫奢世續等。隸之。參議史旌賢。督兵糧兼紀功。而以州同趙世德等。佐之。外有臣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及參將余德榮。遊擊江萬仞等。領用標下兵爲遊兵。往來策應。史旌賢先總管水運。今水運將完。而本官已題陞敍瀘副使。候命。故以之管本道兵糧。曹希彬先以到遲被參。奉旨提問。而本官先爲永甯參將。甚得該司官兵之心。今所調該司兵。獨多。須以希彬監押之。乃可用。故暫釋而用之。俟事完。另議。其川東兵監。以參政張棟。川南兵監。以參政謝詔。此川省之大較也。在湖貴爲四路。一路烏江。總兵董元鎮爲主將。而以參將謝崇爵。守

備陳雲龍、沐粲、白明達、中軍張澍、劉岳、土官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勳等隸之。參議梅國樓、督兵糧兼紀功。而以推官張應選等佐之。一路沙溪、參將朱鶴齡爲主將，仍聽董元鎮節制。而以土官宣慰安疆臣等隸之。副使洪澄源、督兵糧兼紀功。而知州王應昌等佐之。以上二路兵監以按察使楊寅秋、一路興隆、總兵李應祥爲主將，而以副將陳寅、參將楊顯、劉效節、守備汪如淵、土官宣慰彭元錦等隸之。副使尤錫類、督兵糧兼紀功。而以知州陳聖佐等佐之。此路兵監以參議張存意、一路偏橋、分爲兩翼。一由白泥、總兵陳璘爲主將，而以遊擊江騰龍、都司于繼勳、吳時喬、守備王之棟、朱桂芳、邊上將土官宣慰彭養正等隸之。參議詹啓東、督兵糧。副使王應霖、司紀功。而以同知張羽鴻等佐之。一由龍泉、副總兵陳良珙爲主將，仍聽陳璘節制。而以參將王一柱、都司錢中選、守備徐允爵、土官宣撫覃宜、覃玉鑑、安撫田大豐等隸之。副使陳與相、督兵糧。副使路雲龍、司紀功。而以推官吳天佑、知縣鄧宏烈等佐之。此路兵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二省撫臣、副都御史郭子章，仍在貴陽、僉都御史支可大、移住沅州各調度。此湖貴二省之大較也。臣又惟三省道里延長，官僚衆多，即在事文武諸臣，臣且不知其面，安知其心。一有懷私敗羣者，干其間，誤事不細，是必盟之於天，以一其志。乃於正月十五日，臣先率川省總兵司道及大小文武官兵，於重慶之演武場，設天地、日月、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先聖、先賢之神位，而告神爲盟詞曰：蓋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賊楊應龍者，本以夷種，世膺漢官，被我冠裳，守彼爵土，輒敢忘天朝養之恩，恣鬼國兇殘之性，初但殃及骨肉，繼乃禍遍蒸黎，嬰兒孕婦，概被誅夷，殺將屠城，以爲常事。

虐焰燔乎五司七姓。淫毒漸於九溪二巴。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皇上痛兆人之失所。杜列辟之效尤。遂伐暴以安民。乃興師而問罪。化龍等共以職守。威在戎行。義當戡亂成平。勢須分猷共濟。蓋必三省之中。文武將吏。以及四海之內。漢土官兵。堅除兇雪恥之圖。奮僇力同心之誼。庶幾共獎王室。乃可必得罪人。茲將鞠義旅以徂征。敢用對明神而作誓。且夫惟忠可以報主。惟公可以服人。惟致死不貳。可以徇國家之急。惟精白無欺。可以樹掀揭之勳。凡在行間。請事斯語。如其無貳。乃心克勤。王事神亦陰爲庇相。俾享成功。若督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大小文武等官。有懷姦飾詐。罔上行私。乾沒軍資。枉殘民命。妒人則以功爲罪。逃刑則以罪爲功。或假公事以報私讎。或介小嫌而妨大事。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任一己之見。而失三軍之心。或當進不進。當援不援。偷一時之生。而戕萬民之命。或懷忠不盡。退有後言。或臨事避難。轉生枝節。或賞罰功罪之不明。或南北漢土之異視。或持兩端而規利。或罔三尺以徇情。或造疑似影響之說。以傾人。或挾機械變詐之術。以利己。有一於斯。卽爲負國。負國之人。其名爲賊。明神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闔門。永絕其嗣。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有人負國而不知。聰明謂何。有人負國而不誅。正直謂何。有人負國而不知之誅之。有不徧。有不平。一之謂何。夫神護國祐民。以食其報者也。神不明則士不奮。士不奮則賊不滅。賊不滅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兇年殺禮。於神亦有不利焉。敢盡布之明神。惟明神其圖利之。臣又惟軍中之事。三令五申。宜有告誡。乃爲軍誓。照得我國朝方制萬里。四海一家。率土之濱。悉爲郡縣。其在西南一帶。特從往制。仍設土司。原欲因俗爲治。令之保境安民。下延宗枝。上作藩衛。隆恩大

德山高海深。二百年來。相承無替。乃有逆賊楊應龍者。梟獍爲心。蛇蝎成性。藐國法如兒戲。刈民命若草菅。以疑似殺妻而並害其家。以殘暴殃民而盡絕其世。同知原係寅僚。斬殺俾無遺種。五司原同手足。勦滅盡作荒邱。初但肆惡於一州。繼乃流毒於三省。白石口民兵三千。積骸遍野。飛練堡官軍二萬。流血成淵。遂爾比戈稱干。因之陷城殺將。綦江一破。百里無煙。東坡再焚。三春如赭。最可恨者。對夫以淫其妻。對父而姦其女。尤可駭者。吮乳斷嬰兒之首。驅蛇入孕婦之陰。迹其數載殺人。已盈十萬。擬以五刑議辟。統備三千。大逆無道。天地不容。賊子亂臣。神人共憤。本部院欽承聖命。特任專征。地連三省。幅輳萬里。而遙劔賜尙方。宣暢一人之令。糾燕秦趙魏之士。提滇廣吳越之豪。鱸舫連雲。粟堪填海。戈矛蔽日。甲可成山。殺氣與玉壘爭雄。軍聲並岷江等壯。以此制敵。何敵不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茲當百道並進之時。宜有三令重申之命。凡我將吏。共聽誓詞。一昔人有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逆賊破城殺將。荼毒生靈。辱朝廷。羞當世甚矣。凡爲臣子。義當不與共戴天。三省文武各藩兵將。誰非臣子。誰無忠義。旣已受任討賊。豈可更有他念。乃或持貳心。懷觀望。計利害。憚勤勞。心有所見而不言。機有可乘而自失。忌人之功而造謗。掠人之美以歸己。事前不慎。事後則委罪於人。爲國甚疏。爲身則無所不至。凡此不忠不義。犬豕不食其餘。神明殛之。永絕其嗣。本部院以此自警。願與同事者共之。一本部院謬司三省戎務。在蜀者不敢不勉。在湖貴道阻且修。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左提右攜。以綏靖西南一方。實惟兩省撫院是賴。諸所應行。敬受成事。借以圖功。借以免罪。不然者。不同功而同罪矣。一三省總兵。係一方三軍司命。一切進取攻

守本部院但約束期會指授機宜臨陣出奇並不中制主客土漢官兵盡聽節制但有抗犯悉按軍法若主將驕蹇剛愎逗留縮朒爲賊所侮憤事殃民則有尙方之劔在一監軍道奉有專敕責成甚重內贊本部外督各營軍中大小事體無所不得問若其任情專己彊人以難玩愒模稜失事之會是謂自溺其職本部院何敢私焉一督餉道職專糧運十餘萬人張口待哺須常有一二月之儲乃得宿飽不然臨渴掘井何有及焉乃若收放不時糠粃不堪斛斗不符軍得虛名民受實害此當與無粟同則非所望於該道者一守巡道防守地方稽覈兵馬催儻器具百務所叢當習畫圖之猶恐日不暇給至於進攻之後紀驗功次督發糧運尤須事事親理無但託之委官儻有疏漏所關非細悔曷及已一大小將領專爲討賊而設賊不平何面目見人何顏色回鄉里若平時不束軍士致劫掠爲害加等罪之若臨陣分有信地定有師期當進不進當攻不攻甚至臨陣而退畏難而逃或迂路以避賊鋒或亂行而納敵侮諸凡此類無論大小俱以賜劔從事一主客官兵養之千日用之一時必須奮勇克敵爲國分憂方稱男子若器械不修行陣不明但圖冒餉不圖立功甚或無事劫掠以充囊臨陣畏縮而先退但犯重情各將領俱得斬之以徇一切小委文武官員食祿盡職自是本等況事後優敘尤宜勉圖若因循玩愒畏縮退避致誤公事或不潔不公致招物議者事發審實輕則細打重則以賜劔從事一各省土司官叅養二百年來朝廷之恩天高地厚今逆賊得罪朝廷正爾等竭忠報效之時尙有無知苗獠唱爲兔死狐悲之說不知兔狐同類之物也今應龍爲反賊爾等爲忠臣已非同類何得相比若平時不能束兵致搶掠爲害臨陣不能鼓

勇或懦怯不前。又或以一二陣塞責。不待賊平。驅兵而去。如此之類。皆謂之不忠。皆播州之緒也。賜劔具。在斷不敢私。臣又惟軍中之事。明罰敕法。乃可用衆。乃爲軍令。照得將將者。必賞罰明信。而後可以服英。雄豪傑之心。將兵者。必紀律森嚴。而後可以獲戰勝攻取之效。本部院欽承上命。討逆遐方。自非三五申。令以齊烏合之情。何能億萬同心。以奮鷹揚之氣。所有條誡。特用申明。法在必行。將無迴令。各宜蚤計。庶免後艱。計開。一定有師期。後期不進。當開刀而不開刀。當合哨而不合哨者。主將以下皆斬。一臨陣退縮。不前者。當時立斬以徇。一前鋒破敵。後鋒割級賞功之時。以前後鋒分三七給賞。若前鋒貪功割級。致賊奔逸。或爲所乘者。斬。一爭搶割級者。斬。一臨陣在逃。及詐稱疾規免者。斬。一別隊別哨。若被攻圍。應救援而不救援。致有失陷者。領兵官隊長皆斬。一將卒有私讎。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一妄殺平民。及將老幼婦女。或投戈乞降之人。濫殺充功者。審實處斬。一臨陣爲賊所餌。貪取財物。及賊未殺盡。而卽入其家取財。致敗者。斬。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一哨探之人。不覺賊來者。斬。一割營內地。焚人房舍。淫人妻女。搶人財物者。俱以盜論。審實處斬。一洩漏軍情於賊者。斬。一擊獲姦細。得財賣放者。斬。一放火及失火。致延火藥者。斬。一剋扣軍糧。致失士心。取敗者。斬。一指以招降。索取投錢。搜檢財物。隱匿婦女。致阻遠人向化之心。堅其從賊之志者。斬。一將吏受賊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神鬼災祥。惑人者。斬。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虜男婦。隱匿入己。不卽報官者。細打一百。臣於是日誓告發令訖。卽行湖貴二省撫鎮。期以二月初三日。亦如臣誓告。臣又惟兵將漸齊。人心已一。可以約期行事。

矣。乃密行本省鎮道及二省撫鎮司道約期，行令各照分定信地，獎率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一齊並進，開刀勦殺。除再屢行申飭督併去後，該臣看得逆賊楊應龍違天造反，罪不在赦。人人知之，顧遊談之士所稱決勝之策，往往不一。蓋有難易遲速兩端，以爲易者，謂應龍小豎子耳，播州一隅之地，在海內如黑子著而且其衆叛親離，人無固志，大兵一舉，至則靡耳。勦之宜速，而不知困獸猶鬪，賊故知兵，又以威劫其下，用命者多，蜂蟄有毒，談何容易。白石飛練，已事昭然，以爲難者，則以其據險負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至擬之南倭北虜，爲甚。謂不宜與爭鋒，止多集兵而四守之，可坐困也。顧坐困須多兵，多兵須多餉，令東西南北漢土之兵各數十萬，而事久不決，老師費財，何以善後。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意外之虞，且不在播。夫兵觀拙速，未聞巧之遲也。蓋臣每顧念於難易遲速巧拙之間，神馳心碎，腸一日而九迴矣。自受事以來，日分而食，夜分而寢，督兵餉，治器械，輪蹄四馳，星霜倏易，數月於茲，始有次第。又念三月以後，草青瘴發，雨多河漲，便難舉事，須至秋冬。後來事勢，都不可知。瞻前慮後，師期須當以二月定。又先經兵部與臣題過賞格，及臣所爲諭苗雜言，分行各監軍道，多方開示招諭，而各監軍亦殫心畢志，四路招降，節據開報。川貴二省所收投降者，不下數千，而賊之心腹逆黨李旭以間死，趙仕登以計斬。其外司長官鄭葵、駱麟、王繼先、袁年、陸續出降，送妻子爲質，以表忠順。賊恐人心遂離，努力破龍泉以張威，而不虞金竹官壩之捷。又有以褻羣苗之魄，而奪之氣，亂而取之，實惟此時。謀之二省撫臣及三省道將，咸以爲可。故臣遵奉屢旨，成師以出，以臬上神武威靈，計賊當不日授首。臣愚不肖，無能爲役，惟是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竊以自盟。賊亡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竊願效於昔人徇國之義，他何敢知焉。臣謹具疏，先以師期上聞，無任悚息瞻望之至。緣係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以張明威，以一衆志。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具題知，奉聖旨覽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 二報捷音疏

題爲王師進勦，連破劇賊險洞，招降脅從羣黨，再報捷音事。本年三月初一日，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原任四川鎮守總兵官劉縱報稱，奉臣軍令，遵依於二月十二日出師進勦，緣綦江一路，自東溪入播地方，俱係窮山峻嶺，深崖茂箐，內如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皆天造地設險固，爲逆賊頭目穆炤、楊真、母柱等，盤據其中，必須勦除，乃堪前進。又准監軍道手本內稱，曾命各洞惡目楊兆麟、張漢清、郭通緒、母柱、穆炤、周俸祖等六提調，共統兵八九千，先來東溪一帶地方劄營。又於松坎地方修截二路，探聽大兵出日，應龍親統苗兵四萬前來迎敵。隨該本鎮行令坐營都司周敦吉等領兵由土崖等壩，攻山羊洞之右，以旗鼓官陳策等接應，把總趙奇等領兵由兩河口等壩，攻楠木洞之左，以守備陳大綱等接應。又令守備周以德等，由土臺等處，攻二洞之中。本鎮親統守備徐珊等應援，并行都司王芬等領兵，從江津由丁山里、楊木田、點腳壩，攻簡臺洞，以絕楠木洞之援。分定發行，十四日到李漢壩前哨，望見賊衆來拒。天晚彼此劄營，十五日黎明，與賊大戰。我兵連贏數陣，當陣斬獲寨長頭目李曰貴、陳榮等，功級一百零六顆。生擒賊首賊從朱子真、新苟等二十八名，各賊奔回楠木洞。我兵乘勝追趕，連破二關，各賊齊用強弓硬



弩滾木礮石死拒洞門難克。該本鎮親詣洞前，相度地形，申嚴號令，懸賞銀三百兩，督令劉可眷等部下衝鋒。兵士一面於洞前伐廂對敵，一面於洞上伐木運草，堆積洞下，舉火然燒。又弔索找櫃，從上放下，內安鳥銃手，攻打洞門。連三晝夜，奮勇先登者，當行重賞。臨陣被傷者，併加優恤。因而兵氣愈振，加之火焰入洞，煙逼各賊魂消，勢難抵敵。於是三洞先後盡破。在楠木洞生擒賊首二十二名，斬獲賊級一十六顆，俘獲男婦三百四十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三名口。在山羊洞斬獲首級六顆，臨陣乞降賊首男婦六百三十一名口。在簡臺洞各賊拒敵甚堅，都司王芬等奮勇打開洞關四重，生擒苗賊三名，斬獲賊級三十九顆，俘獲男婦五十六名口。招降男婦五十四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十一名口。燒其敵樓倉廩，毀糧二千餘石，奪獲槍刀弓弩器械牛馬牲畜無數。陣亡提調余崙兵王勇等四十一員名，重傷官兵封學仁等四十八員名，輕傷官傅貴兵秦守等三十四員名。本月初三日，又據總兵劉挺呈稱：本職自破三洞之後，整兵進取。至二十九日戌時，據各哨役鄉導報稱：逆酋遣子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大出。一由落爐壩埋伏，一由羅天溪衝我羅古池營壘，一由松坎前來迎敵我師。應龍親統諸巢之賊，劄於頂山關內各處，及令朝棟分兵一枝，由兆陽水小路出點腳壩，先劫都司王芬之營。復攻本職大營，本職先慮王芬孤懸，令來合營，以便策應。於是連夜傳令守備徐珊等八員，各帶兵劄於羅古池，并松坎一帶地方，設伏以待。有警殺回應援，以周以德等九員接應。又密令王芬發兵於營外，驚驚埋伏。賊來擒勦，以周敦吉等六員接應。至初一日丑時，楊朝棟等果先來犯。本職親率官兵，并各家丁日本降夷達子，與賊大戰。

從寅至午三路夾攻，幸收全捷。共計生擒惡苗十五名，斬級一百七十三顆，奪獲馬匹、盔甲、弓箭、槍刀等件甚多。楊朝棟抱頭鼠竄，哭泣而逃。幾爲所捉，其餘遍山爬草，奔命四散等因。同日據川南監軍道參政謝詔報，准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報，據永甯監紀官嘉定州同知趙世德報，准永甯宣撫司名色守備傅廷鑾，并據該司提調袁曩向守忠申、奉院道諭牌，遵依招撫過播州、淘洪灘長官安守邦、安鑾、羅國明、羅國仁、羅國顯等，引領彝民三千餘名口，到營投降。卽同本撫總管劉國用、熊應山議，令安插本撫石寶寨內地居住等情。報道照得淘洪安羅等寨，自去年十二月內，屢差傳廷鑾等投降，猶豫未決。今見大兵，營聯絡，攻打在卽。又見營中豎有降旗，遂率家口族衆歸降。其爲真誠無疑各等因。到臣案照本年二月初期不等，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據南川監紀官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報稱，南川一路大兵，該副總兵周國柱、參將李經，統領於十二日起發。至十六日經過明月山，有劉九寨、陳九寨、中山寨各苗，拒險不服。勒兵打破，斬首六十二顆，生擒七十四名口。又稱石碛司宣撫馬千乘，領兵前往神衛壩，劄營。遣千總馬廷培等前去哨探開路，以便進攻。十六日行至赤崖，將近土坪，遇賊劄墩雄拒。險道把隘，我兵稍前，卽發礮石弩箭，傷兵二名。於是官兵奮勇，直衝破壘，斬首四十顆。官妻秦氏報效親兵秦日雲等，斬首五顆。餘賊奔逃。又據四川領兵總兵官馬孔英報，據西陽司宣撫冉御龍報稱，率兵前進清溪劄營。二十六日過河，行至地名礦子山，遇賊伏路。我兵相與敵殺，當陣斬獲賊級五十四顆。把總冉大周等斬首一十四顆。奪獲槍刀、弓箭、盔甲三十餘件。又據湖廣監軍道參議魏養蒙呈，准偏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報稱，官兵

遵照師期分路並進。十五日前哨至黃溪寨，遇賊接戰。官兵何棟等奮勇向前，生擒苗賊五名，斬獲首級二顆，俘獲賊婦八口。又稱本日遊擊陳策等督兵搜山，共生擒苗賊六名，斬獲二十五顆，俘獲男婦十名。奪獲牛馬六隻，槍刀弓弩十一件。又據貴州布政司呈，據石阡府申據把守葛宋瀛、陣關把總馮碧等飛報，播苗點兵前來攻打本關。碧與附近把總王應龍督率彼處鄉兵，并歸順苗民，齊心奮勇，追至白泥司，斬獲賊級四顆，并將彼處糧倉燒燬百餘間，房屋不計其數。又據該司呈，據防禦劉佐指揮夏應龍報據乖西長官司申稱，本月初七日雞鳴時分，被播賊由河渡越江至馬場，將宣慰宋承恩并親枝各舍包虜去訖，殺傷守把土兵，賊勢兇勇難敵。又據按察司呈，據理刑張推官審得生擒姦細二名，內一名梁守富，供係偏橋衛客人楊君五家丁，二十六年被播目何義虜去，跟隨楊應龍族人楊統，名爲老虎軍，在內與酋修圍。今應龍說宋宣慰不與同心，令楊朝棟、楊三田二領兵一萬前來新土，將宋宣慰虜去，同生同死。已先於各莊取男女陪嫁等情。又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防禦涪州都司葉富春報，據把總劉應武等招降過播州頭目何顯俊等四十三戶，男婦共一千餘名口。又據該道報，准南川領兵遊擊王之翰報，據石碛司宣撫馬千乘、眞州司土舍駱麟各報稱，招降過三江里夷民羅桂賓等三十九戶，男婦共五百五名口。何汝仁等招降過石壩莊夷民周子陽等二十一家，男婦共三百餘名口。張廂等三戶，男婦共五十八名口。趙家里播民任思旦等一十五戶，男婦共一百四十二名口。王永厚等三十家，男婦共二百三十名口。周正法、周崇政等男婦五十一名口。又據土舍駱麟同舍把駱慶祿等招降過播目陸珊祥

等九戶男婦一百二十二名口。唐宗富等一十五家。男婦共一百四十七名口。蘇文剛等四十四家。男婦共三百四十五名口。又據貴州宣慰安疆臣呈奉牌諭遵依。行據防守邊界地方李稍塘口把丁良茂等。招降過播目黑老虎、陳阿元、飛老虎、阿絳王等。連散戶妻小共一百一十三房。安插本司內地居住。各等因。塘報到臣類報聞。今據前因。除將獲功官兵應賞應紀、聽紀功道呈解按院驗覈。及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官兵酌量優恤。其被虜宣慰宋承恩。原係逆賊應龍之婿。有謂賊虜去成婚者。有謂承恩通同伴敗投入者。除候查明另報外。該臣看得播賊造逆數年於今。然甲午興師。賊之外司諸人。率皆望風投降。以故兵不血刃。而抵婁山。何其易也。其後時勦時撫。旋撫旋叛。賊得以修怨弄兵。橫肆屠戮。向時投降之人。嬰孩靡遺。墳墓不保。今爲之守土。與夫食土之毛者。非其心膂之寄。則其刀鋸之餘也。懷其私惠。劫於積威。各有效死勿去之心矣。至於綦江一路。諸苗身負屠城之罪。知干不赦之條。弱者據洞自保。強者嚴陣相持。百里之外。卽爲戰場。其爲險難。尤倍各路。賊又夙忌劉綎之威名。欲首挫其鋒。以嚇各路。故遣親子。率勁兵遠出間道。與之相角。所賴天威有赫。將士用命。旬日而破三洞。一鼓而走羣苗。至今賊子擁衆而來。痛哭而去。向日威稜。一朝都盡。亦足快矣。查各路投降。已及數千。斬獲已踰五百。計此後勢成破竹。行見斬關逆賊。滅亡當必有日。但今天雨淋漓。箐林蒼翳。層崖險峻。官兵一時勢難並進。稍待晴霽。乃可長驅。夫今之行勦。期於滅賊。賊不滅。卽殺者盈城盈野。降者成聚成都。未爲奇也。願自進兵以來。淹及二旬。皇上必且關心海內。尤爲屬目。軍中情形。會須報聞。除一面嚴催三省兵將。刻日抵關。

滅賊外，謹將連日交兵功次，招降情狀，撮其大凡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事竣，類覆施行。臣無任瞻仰。皇悚之至。緣係王師進勦，逆破劇賊險洞，招降協從羣黨，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傅時才、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覽奏知道了。著該督撫鎮道，上緊刻期會勦，務靖夷氛，以安地方。

合江客兵交鬪疏

題爲客兵交鬪，互有殺傷，酌議將領，以明法紀事。本年二月二十日，據四川鎮守總兵官吳廣呈，奉臣批據合江縣申前事，奉批：廣兵放火殺人，漸不可長。仰吳總兵速行查處正法，繳依本查得啓費之由。原因廣兵曾九買米，撞遇余羅二遊擊哈都司馬頭，不行避道，以致兩兵撕殺。實自曾九法應首懲，除將曾九樹赴令旗牌下斬首，遍傳各營官兵示警外，合行呈報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川南監軍道參政謝詔呈，據合江縣申稱：二月初一日巳時，領兵遊擊羅星、余世威、都司哈光顯、拜客回館，有廣兵一人攔攆羅星馬頭，北兵喝罵。當時撕攘，兩兵聚合，各用槍刀礮銃，喊殺一處。自巳至午，卑職卽同都司吳從周同知李廷謙前去解散，各自散去。查驗廣兵圍燒袁廷采房屋一所，殺死陝兵一五十名，重傷三名，帶傷三十餘名。廣兵被礮打死三名，重傷五名，帶傷四十二名。隨將死者安埋，傷者令醫調治。又准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各塘報，三職進縣回拜，被廣兵一夥無故將馬頭撲打，後面兵來擁出城門，甘肅兵士閉門靜坐，忽然礮響，殺聲大震，各披盔甲攻圍，擁到歇處，將門戶打開，殺死家丁一十五名，銃傷軍丁九十四名。

三職迴避房內舉火燒房。將余世威歌處打開。搶去戰甲弓箭刀槍。掛箱二箇。內銀一百五十兩。戰馬二匹。又殺死戰馬二匹。搶去中軍官劉時雨。并各軍行李器物銀兩盔甲馬廐。不計其數。各等情。到道爲照。南北之兵。從來同處征進。多不相和。今廣陝二兵。因事忿爭。互相殺傷。讎恨已深。勢難聚合。相應及早分處。以便調度。合就呈報。又據都司吳從周塘報相同。等因到臣。批廣兵恣肆若此。總兵官紀律何在。仰會同該鎮查處。聞又據總兵官吳廣呈稱。本職正月二十八日晚。至合江。二十九日早。卽往瀘州。與三道會話。二月初一日。據報廣兵會九。在街撞遇余羅二遊擊哈都司。曠怪不避。喝令將棍趕打。以致兩兵遂爾相湊。放銃發箭。二比俱傷。又銃火延燒民房一間。看得師克在和。今以一兵不知避道。而三將坐視弗禁。謀動干戈。幾禍蕭牆。安望其同心僇力。以濟大事。本當參究。但念地方用人之際。姑從寬假。及將倡首頭目。取其甘結立功贖罪等因。呈詳到臣。批兵不避將。喝止非過。乃遂糾聚鬪殺。多至一十五人。是尙有天日耶。廣兵驕恣。一至於此。該鎮略無禁戢。止令頭目。取結立功。反欲參究裨將。護親兵而失衆軍之心。目是兵不可用矣。吳都司王知縣原文可據。難據單詞爲憑。雖用人之際。亦不可全然廢法。仰酌處妥當。詳報聞。又據合江縣申前事。批行總兵吳廣查處正法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用兵難用衆尤難。彼以東西南北之人。各席驚悍驍雄之氣。睚眦之忿。使起戈矛。刎頸穴胸。以爲常事。此其所以和輯而禁馭之。恃有法耳。故未事而三令五申。以飭法也。旣事而懲一戒百。以正法也。廣兵素稱強悍。乃至當道不避將官。一經譙訶。使爾鬪鬪。焚其居。掠其財。橫屍路隅。道無行人。萬里遠調。糜餉不貲。豈欲其爲同室之鬪耶。卽

舉一軍而盡法之、亦不爲過。但人衆難以槩處、且部下亦有殺傷、則斬首事以謝秦兵、固法之平、情之當也。吳廣身爲主帥、禍起親兵、初雖不在行間、繼乃全無處置、將兵若此、紀律謂何。幸而迫於公議、梟斬一人、尙足服三軍之心、杜後來之釁、亦所謂不遠之復乎。近日多兵相聚、鬪鬪時有、但隨時懲處、自可貼然。如南川則陝兵與西陽兵爲酒食相激、殺酉兵二人。曲在陝兵、臣卽令參將周國柱、將陝兵之起釁者、箠死一人。重慶則總兵劉綎標兵、與監軍道家丁爲買草相爭、鬪至監軍之署、曲在標兵、臣卽令綎將爲首一人梟示、哨官甲長、網打五人。於是三軍相戒、不寒而慄、其士兵間有爭鬪殺傷者、乃夷俗常事、解之卽散、諭之卽止、難盡繩以漢法、俱不足瀆聖聽。惟是合江一事、軍兵殺傷頗多、將領行法稍遲、相應具題、以肅軍紀、伏乞敕下兵部查議、除各兵已經處分、及有無搶奪財物、聽臣行監軍道查處外、其總兵吳廣、或量行罰治、以戒將來、或念其方在進兵、且已經正法、姑行免究、庶乎軍士當以前非爲戒、將領亦以後效自期、法紀可明、平賊有日矣。緣係客兵交鬪、互有殺傷、酌議將領、以明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傅時才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吳廣著罰俸三箇月。

克桑木關烏江關三報捷音疏

題爲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本年三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止、節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川貴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據南川統兵參將周國柱、李經、遊擊王之翰、守備萬民英、監紀推官高折枝各報、據前部領兵石砮、宣撫司宣撫馬千乘報稱、二月二十四日、兵至地名清溪、哨得播賊

何金友、何金敖、爐頭李武、聚苗數百。於播境羅桿寨、鳴金吶喊。把截隘口。本司發兵二枝前去衝鋒。至二十六日一更時分。一擁抵巢。各城整備槍弩。向前迎敵。我兵奮勇直進。四圍包裹。賊力難支。當斬何金友等壯級三十七顆。各賊敗走。追至前村。復來格鬪。又斬李武等壯級五十三顆。又追至土坪石板溪。斬首一十六顆。共一百零六顆。奪獲苗弩槍刀五十餘件。俘獲苗婦二十餘口。馬二匹。牛六隻。及稱本司官兵。職任前鋒。連勝三陣。止重傷土兵秦喬等五名。又據領兵西陽司宣撫冉御龍報稱。二十八日。兵至播境地名十二茅坡。撞遇賊黨趙四彬、領苗伏路。我兵奮勇敵殺。斬級八十五顆。把總冉大周等斬級二十三顆。共一百零八顆。奪獲槍刀弓箭一十八件。被傷土兵吳海等四名。又據報稱。參將周國柱、李經、守備萬民英、督領河南家丁、真州鄉兵。於三月初一日辰時。行至地名紅花灘。遇苗賊三百餘人坐草。一齊擁出截戰。我兵奮勇向前敵殺。斬獲苗頭汪列、并散苗僧苗喻吾等首級八顆。生擒汪二一名。招出投降男婦劉玉等一十八名口。奪回被虜幼男婦女李氏等十名口。搶標四件。又據宣撫馬千乘報。奉監紀高推官會同主將傳令。真州清溪一帶。撫勦已定。速宜率師前進。但此去經過長礮、望草、風坎、封甯、大灘等隘。俱係勁敵。必須先破諸賊。然後合兵取桑木關。方爲全勝之策。等因。本司職任先鋒。遵依統領部下兵馬五千。於三月初一日。先行諸營繼後。是日抵土坪。割營。哨得賊屯望草。至初三日五鼓。遣兵前去進攻。行至長礮。忽遇播日寨長冉海元、王廷佐、巴習文等。統苗萬餘。預於隔河布陣迎敵。皆騎戰馬。勢若飛騰。我兵分兩翼。奮力渡江。前哨秦加南等。與賊首先交鋒。百合刺苗落馬。當陣斬獲首級八顆。賊衆大敗。拋棄戈



甲。我兵乘勝追入龍鳳關。連殺數陣。隨蹤趕至望草二十餘里。各賊復聚。添兵接應。只得拚命對敵。致將頭目冉蓋殺死。重傷秦加南。襲朝啓等數十人。正值困乏難支。當得我兵秦加月等。從傍奮勇直衝陣角。破賊奔潰。生擒苗頭蔡明巴。習文二名。斬獲頭目冉海元等壯級二十八顆。奪獲苗甲兇器數多。遂堵長礮占。據望草切。照本司土兵。與賊交鋒。追殺二十餘里。功雖不多。頗效血戰。及據推官高折枝稟稱。長礮之捷。西關外遂無立草。據生擒冠帶寨長巴。習文。軍頭蔡明。稱望草苗兵五百家。久被酋取入關。近發與張仕恩。白倫合兵三千拒外。繼八日而兵敗。坐寨冉海元。王廷佐。寨長藍鳳鳴。王大頭。龍得勝。宗莫阿里。王二老皆被陣斬。獨張仕恩。白倫。與冠帶把總楊正貴。曹全。在陣後得逃。餘兵各四散走。或亦有入關者。是知此捷功雖不多。乃擒斬賊之頭目八九人。亦足以寒賊膽。巴。習文。係望草首惡。真州人。被其虜妻女者數百家。爭欲食其肉。卑職當賞擒習文。石砬兵向朝榮。余遠。三十金。將文斬於令旗之下。有真民張永清者。遂取習文心。對衆兵食。一軍大快。石兵戰死頭領二名。各給銀十兩。優恤。此路兵將。人人勇奮爭先。至奮不顧身。戰無遺力。惟馬千乘爲首。卑職當遣鼓吹。送銀五十兩。與千乘。以示優異。并申諭三軍。長礮望草雖破。他關尙多。且此路所重者。桑木關。若此關一破。可以長驅。如有能奮勇先登。首剋此關者。照格懸賞去後。乃西陽司宣撫冉御龍。恥石砬獲功。於初四日。遂率兵奮勇打破風坎關。斬獲首級二十七顆。將關內賊寨盡焚。又該卑職看得西陽勇奮。更爲可嘉。亦遣鼓吹送銀五十兩。給西陽營。以示優異。時參將李經。兵劄茅坡。參將周國柱。兵出茅坡口。劄牛渡。守備萬民英。與西石二司土兵。盡劄桑木關下。初五

日建越提調劉勝、攻打灤水羊崖等營，與賊對敵，斬首一十九顆，俘獲婦女八口，奪獲槍刀箭弩七件。初六日，西陽把總冉大周領兵與賊交鋒，斬級一十七顆，各賊上關，加有馬兵數千相持。初七日辰時，各苗殺下，被西兵、石兵、邑梅兵、河南毛兵合勢大殺一陣，退關據守。至未時，西陽又分兵同石砭兵併力衝鋒，復占封甯關，逼近桑木關，劄住把總冉大周，又分兵抄出黑面崖，攻破大灘關，又逼九柞關劄住。是暮冉大周差人執木板上書，三月初八日，定要剋破桑木關。是夕官兵鏖戰一夜，致將強弓硬弩滾木礮石拋打殆盡。至次日辰時，官兵奮勇復戰，拚命衝突先登。至巳時剋破，驅賊四散，追至金子壩旋回，卽於此關劄營守定，計點功級，守備萬民英下部斬首級二十三顆，中軍漆太然家兵秦宗武等斬級二顆，宣撫冉御龍下斬級四十八顆，把總冉大周下斬級八顆，冉維嵩下斬級一顆，宣撫馬千乘下斬級二十一顆，邑梅司長官楊正韶、楊通榮下斬級一十八顆，俘獲婦女三口，輕重殺傷我兵不等，奪獲賊仗甚多。以上功次該卑職隨營辨驗真確，除解紀功道覆驗轉報外，看得逆賊楊應龍所恃者諸關也。當我兵未至，則布兵以待，我兵既至，則設防以守，自謂可以挫我之鋒，以解諸路之體。詎知連破數隘，首剋險關，是播之門戶已去其一矣。得險以守，賊不足平。所據漢土官兵血戰之勞，俱不可泯。又據參將周國柱、李經報稱，初十日名色把總熊應時引固原延綏千總李進，把總王問臣、白時化、李廷柏、邱汝孝合兵攻打苦竹關，被賊千餘擁撲前來，我兵併力奮擊，卑職等下斬首三十顆，內頭目三顆。李進下斬首一十四顆，內頭目一顆，奪獲盔甲刀五十餘件，餘賊敗走，遂剋險關。又據兵巡下川東紀功道僉事徐仲佳呈報相同。又據

川南監軍道參政謝詔報准四川鎮守總兵官吳廣報據統兵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都司趙應科吳從周呈據千總會大等報稱奉令攻打穿崖圍遵依於三月初一日黎明至彼望見賊圍周圍險峻賊兵聚衆屯劄查係提調郭通緒令把事苟會管劄衆議分兵四面攻打中軍千總鄧子龍等十員領兵一枝土司總管劉國用等八員領兵一枝各抵圍下賊兵雄據圍上矢石如雨我兵銃弩仰攻自早戰至午未又以火器齊打燒燬寨房賊兵抵敵不住我兵乘勢直衝上圍賊衆倉亂棄圍奔逃又爲伏兵截殺共計生擒惡賊四名俱係重傷斬獲壯級一百二十八顆重傷我兵五名輕傷十一名奪獲槍刀器械數多又據兵巡下川南紀功道參議劉一相并贊理監紀知府蔡宗憲各呈報相同又據湖廣監軍道參議魏養蒙報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報稱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分爲三枝前行未十里右兵前哨遇黃溪寨苗賊接敵官兵陳棟等奮勇向前生擒苗賊王松等五名斬獲賊級二顆俘獲賊婦八口左中二枝於申時直抵白泥各賊棄巢遯走該遊擊陳策等率兵踰蹤追躡時天色將暮傳令搜山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張金張文爵等各部兵共生擒苗賊六名斬獲首級二十二顆俘獲男婦十名口奪獲弓弩槍刀十一件牛十一隻又據參議魏養蒙報准總兵陳璘報稱二月二十七日親統諸部官兵進次龍溪地方深箐密林去四牌不遠下令諸軍益加戒嚴隨據前哨報稱前面有伏卽傳令箭躬督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白元潔王之棟陳九經保靖司應襲土舍彭象崑等統率各兵奮勇向前各賊起伏趨來迎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用噴筒火箭鳥銃百子銃亂發夾攻賊見兵勢難當隨卽登高據險矢石如雨有把

總胡世華部下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職親於陣前目擊，即時斬首。諸兵奮勇衝敵，各賊披靡。通計斬獲首級九十一顆，得獲賊仗頗多。及照四牌之賊，素稱狡黠。今官兵見斬不用命者，故奮勇直前，斬近百級。首挫賊鋒，功可嘉尙，相應獎賞，以示鼓舞。又據貴州征播總兵官李應祥呈稱：三月初二日，據副總兵陳寅奉令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領兵把總安世珍等，探得四牌叛賊聚集堵截。職等黎明直抵播地，旋水賊悉布陣，虎兵當先，藥弩亂射。當有我兵鼓勇，火器銃彈齊發，槍牌抵敵，大獲全勝。斬級八十一顆，俘獲器仗不計。又據原任參將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領兵把總猶鶴等奉令前往天都圍進播，有賊據險，卽出截戰。當該官兵奮勇直前敵殺，賊卽敗走回岡。官兵架放百子銃、火箭，一齊攻打登寨，斬獲賊級七十三顆。又據原任守備伍萬鍾奉令統領官兵攻勦三百落圍叛賊，山箐險峻，恃固堵截。官兵仰攻，被滾石梭杆，不能遽上。隨該原任守備柳國柱等統兵一枝，從後路偷上，火槍銃礮齊發，賊力不支。前後夾攻，當陣斬獲賊級六十一顆等，因到職。先該偵得逆賊楊應龍選差張文相等，起集四牌三岡，并河內賊衆，抵敵官兵。及要襲糧等情，隨該本職統督官兵酌定緊要，挨次前進。今據攻破險圍，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此先聲奪氣，足落元兇之膽，而褫其魄矣。又據貴州監軍道按察使楊寅秋報，准貴州總兵官董元鎮報稱：統督都司張秉忠呈據泗城州知州岑紹勳督兵指揮李懋樑稟報：初三日奉令率兵前去蝦子渡，用火箭射焚兩岸賊房四間。初四日又奉督令官男岑雲漢、兼同卑職家兵張宗義等前去河渡，用火箭射焚兩岸賊房八間，米二倉，射死

賊徒三名射傷二名。本夜伏兵關下裝塘。至五更時候。遇賊二十餘徒。在於隔岸巡邏。當即浮水前去。對賊血戰。斬獲賊級一十八顆。又據守備陳雲龍、白明遠、阮仕奇各差人飛報。奉監軍總鎮親臨烏江。分布哨渡。整備船隻銃彈火器。定限十一日。齊力渡河進剿。賊兵千餘。四山伏草出沒。沿江發矢。叫話猖狂。本日辰時。該雲龍督率壩陽兵。明遠仕奇督率永順兵。奮勇爭先搶渡。關嶺險絕。水勢凶惡。賊衆乘高崖坎拒敵。礮石俱發。急難傍岸。官兵用竹牌遮蔽。船上岸邊。烏銃對打。壩陽水順兵先登。各賊破山潰竄。直衝烏江關。斬獲賊級共十九顆。奪獲絲被腦包長刀鏢槍不計。登時焚燒烏江關附近關邊賊寨。燒燬一空。煙蔽十里。永順兵陣亡一名。被傷五名。壩陽陣亡苗兵千總一名。被傷四名。飛報前來。隨該率職會同左監軍楊按察使親抵烏江關山頂。將各哨分割山頭。據高阻險。督兵齊力搭架浮橋。以通老營。催督永順續到兵。盡發策應。一面星飛催督龍澄把事王嘉猷兵。馳赴雞家寨。出刀靶水。催安疆臣兵。馳赴昌田驛。出落關水。催羅寵等集鄉導。熟知地利。偵探續麻水。把截鬼囤路溝。催河渡各哨兵。乘勢渡河。攻打河渡關。先取向稽場。以分賊勢。犄角勦殺。共收全捷。理合飛報。又據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報。准統兵參將謝崇爵、雲南坐營中軍張澍督陣贊黃龔報稱。十二日寅時。發兵奪占河渡關。燒蕩各寨。當陣生擒二名。斬首十五顆。又准中軍張澍報稱。六營官兵往河渡督象奮勇渡關。生擒播賊三名。斬獲首級八顆。又頂皮小功二顆。陣亡被傷。并所獲賊仗。另行細開外。合先呈報。又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稱。南川縣申奉監紀高推官差人押發招出降民任從章等。男婦共五十五名口到縣。分發地名周羅等村安插。又據

推官高折枝報稱、眞州土舍駱鑄、招降過播民孫郎等男婦二百名口、牛鼻國降民二百一十名口、及稱自大兵劊賊桑木關內、百姓攜老扶幼投降、日以千數、卑職委河南官舍王承宗、家丁白有功、名色把總王佐、立三民寨、望草山頂、任民歸順、不許土漢官兵虜掠、賊黨日孤、又據宣撫冉御龍報、據土民鄭會招降過播民吳宗枝等、男婦一百零四名口、又據彭水縣申據快手徐廷美報稱、婺川縣民方騰虹、招撫過板角青龍園夷頭施阿記等、十名、帶領男婦一百三十七名口、出來投降、安插於地名洋水居住、又據防守南川原任都司葉當春呈稱、羊墩大里兩河等籌、招撫未出播民甚衆、今聞差人羅文等、執招降小旗、上書搶奪降民財物者、追給、殺降者抵命、於是陸續招出播民余國受等六戶、男婦共二十八名口、望草金竹里播民楊永興等七戶、男婦共七十名口、又據婁家里民王堅等招撫過田月等五戶、男婦共二十四名口、梁金招撫過婁永興、梁本慶等十戶、男婦共六十三名口、婁秉詔招撫過劉友善等四戶、男婦共一十三名口、令狐籌等招降過婁慶忠等一十八戶、男婦共一百一十四名口、又據兵巡上川東紀功道參政張文燿呈、據監紀同知史朝貞、解出降民趙應宗等二十五名口、坐營都司周敦吉、解出降民易子貴等三十名口、永甯監紀知府察宗憲申、據儒溪長官袁起龍呈報、招出應調降兵趙坤等三十名、永甯目把胡文案呈報、招出播民鄆廷華等男婦共八十五名口、又據總兵官陳璘呈稱、兵進白泥、各賊棄寨、遞走、連日督兵搜山、仍傳諭撫勸兼行、續據領兵把總吳應龍等、招得偏橋衛避難軍餘羅再鸞等十八名、羅家屯羅廷鶴等男婦八十五名口、與屯堡李叔生等男婦九十名口、又據餘慶司土官楊鯨、招得青

沙寨苗民安壩阿睡等男婦一百一十七名口。二關三關苗民吳老孫等男婦七十八名口。石橋寨苗民阿元等男婦七十一名口。各給旗號免死票照。立圍安插。以示不殺之仁。又據兵巡上川東紀功道參政張文燿呈。奉臣批。據該道并管分守川西道事副使傅良諫會呈。近准原任四川鎮守總兵官劉挺手本開稱。本鎮於本年二月十四十五等日。在於李漢壩與賊大戰。及攻剋柑木山羊等洞。所有生擒賊首賊從。合行差官押解重慶府監候。等因。該二道會同於三月十二日。監取各犯。前到演武場。從公鞠。審得各犯頻年助暴。殺虜生靈。荼毒之慘。不可勝數。今王師大舉。尙敢拒敵。阻截運道。尤見兇殘。內沈坤等四名。情極真惡。法應速正典刑。以洩軍民之憤。蔡角等四名。雖係種類。但原未臨陣。似應緩決。并於各犯名下詳註審過實迹。開款呈詳。該臣批。各賊窮兇極惡。流毒綦南一帶地方久矣。王師所至。猶然抗敵。當陣擒獲。何所逃死。仰守西紀功道會同標下練兵遊擊官將沈坤等四十三名。押赴市曹斬首。分發綦南二處梟示。以快民心。蔡角王明熊興望馬明尙姑監候再審。此繳。依奉備行重慶府將賊犯沈坤等四十三名。樹發市曹。該本道於本月十八日。會同標下遊擊江萬仞。督同該府知府傅光宅。通判蕭時鳴。重慶衛指揮潘僧准。高凌漢。將各犯押赴令旗下各斬首訖。其首級。行府分發綦南二處受害地方梟示。蔡角等四名。監候聽審外。合行呈報各等因。到臣。除將獲功官兵。應獎應賞。應紀聽紀功道呈解。按臣驗覈。及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軍兵。酌量優恤。及將生擒賊犯。批行梟示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初賊聞王師進勦、懼關外之人、不爲盡力、或因而投降、乃將其頭目及稍稱精勇之人、質其妻子、羣之固上、約以戰不力、或遂降、則屠其家、以故人人死守、無復他志、卽臣等招降之檄、分發如雨、而應者尙希、比兵臨賊境、則擐甲操戈相向、而死敵者爭先人矣、蓋真勦敵、未易與也、所幸三省諸軍、激於討賊之義、理直氣壯、所向無前、臣等又時以法令嚴督之、各將領進希爵賞之榮、退虞尙方之及、賈勇先登、所至披靡、報捷之使、項背相望、至於南川、貴陽二路、則直奪大灘、桑木、苦竹、烏江、河渡諸關、自是賊失其險、且褫其魄矣、初臣與各路主將約、有先奪關者、則深溝高壘、據關以守、直待諸路抵關、相期齊入、今兩路已據關以待、計各路當取次而登、進關之後、賊或集其死黨、背城一戰、則我師聚而覆之、固太山壓卵之形、或攜其妻子、拒圍自保、則我師環而攻之、亦圈豕釜魚之勢、賊卽狂狡多方、或未能終追天誅也、所有數日進兵情形、理合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類覆施行、緣係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題爲楚省分兵勦苗、失律納侮、乞賜究處、以肅法紀、並議遙制事宜、以一軍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據湖廣按察司、整飭辰常黎靖兵備副使王應霖呈、據黎平府署印推官邱獻可呈、蒙本道紙牌、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五開衛銅鼓守禦千戶所申、據本所操舍馬朝告稱、同弟馬臣等往永從縣生、理行至地名皮林擒鬼坡、陡遇苗賊、各執槍刀、將弟馬臣殺死、緣由批道、又據該衛左所軍餘董應高告



稱、兄董應魁挑鹽轉至岑溝坡、被苗殺死等情、行府選委能幹官員、約會參將黃冲霄委官、公同查勘、殺死人命、是何惡苗、係何姓名、爲因何故、逐一根究、下落、令獻首惡、正罪、蒙此、就經移會參府、行委千百戶張正蒙、武繼文、哨官邱明、李高、并本府委官、吏目典史楊大棟、梁態、帶領鄉導、會同永從縣、相機勘處、隨據各官稟稱、遵詣該寨、不期各苗、仍前糾衆據險、操戈截路拒敵、當將軍兵王邦等、殺死八九名、官兵見苗勢衆、掣回到縣、又據該縣稟報相同、具由通詳、蒙分守湖北帶管辰阮兵備道詹參政、分巡湖北道林僉事、貴州新鎮帶管都清道梁參議、俱批仰府相機勘處、又蒙辰沅兵備道王副使、牌奉巡撫湖廣支都御史批據本府、并五靖參將黃冲霄呈、據永從縣申稱、蒙委官勘處皮林寨人命事情、被各苗不畏法紀、阻撓勘官、擅殺軍兵、今復猖狂、合款揚言、攻劫縣治、乞賜轉詳、以解倒懸、緣由申府、備申兩省撫按、批允牌行本府、即查皮林寨惡苗、有無殺死軍舍、抗拒委官、及揚言攻劫、永從縣緣由、即今應否調遣官兵、相機勘處、查明速報、又蒙本道批據本道呈、爲叛苗黑夜攻屯、劫殺大變事、據該衛三屯屯舍餘傅國明等告稱、陡被皮林各苗、圍屯攻劫、放火燒燬八家、殺傷軍餘楊大付、家財牛禾等物、一掃盡空、生靈遭害等情、批府移會該參勘處、該本道覆看得上、皮林寨、叢爾苗夷、迺敢殺人、抗斷通糧、藐縣方今大征之際、一檄則甲冑如雲、擒斬甚易、但恐大兵壓境、玉石不分、姑念大生種類、不忍波及株連、仰府一面出示曉諭、該寨各苗、各宜省悟、保守身家性命、速將殺人首惡、獻出認罪、照舊輸納錢糧、協從諸番、俱皆罔治、敢有抗違、據實詳道、親提大兵、殲勦、犂庭掃穴、噍類不遺、穴鼠釜魚、追悔莫及、一面安撫永從縣屬、安枕寢居、

無容他慮。仍申諭五洞苗民各安業土。上納秋糧。毋聽惡寨糾合爲非。自取敗亡等因。遵奉傳諭。各苗始焉接牌。願聽勸處。數日後復將前牌送出。聲言不服。任從進征等情。又經移行黃參將查議。回稱。切照該寨惡苗。先殺軍舍二命。復殺軍兵九命。肆惡已極。理法難容。矧今糾衆附勢。抗納秋糧。台款揚言。欲行攻縣。如此無狀。見行撥兵常守。令該縣不敢出入。且十二土司諸苗觀望。人心洶洶。至於五靖哨兵。共有五百七十名。俱已整搦齊備。衛所款兵共一千五百名。亦已點齊。惟候所借沅鎮候兵六百名。至日一齊舉行。煩請酌議轉詳。第恐苗情日久爲患日深。沿邊地方不能安枕。等因。覆府再照各苗爲惡跳梁。殺人無忌。復戮官兵。又言劫縣。至縣官難於出入。本府仰體上司德意。三令五申。安諭撫處。變詐不常。橫惡尤甚。卽今四圍亂行出劫。日夜不寧。若不亟爲懲艾。將來縣治難以保全。各司諸苗效尤。士民亦難出入。貽患地方。請速轉詳。行令參將衙門。點調官兵。挾擒首惡正罪。隨蒙各道案奉各院批據。本道呈據本府呈詳前因。該本道覆看得。上皮林寨惡苗。劫殺軍民。藐法抗勸。商民不敢往來。縣官艱於出入。若不大加懲創。則一寨狂逞。諸苗效尤。地方將無寧日。候詳轉行黎平府查議。堪動錢糧。移會黃參將。委官召集候家兵。并哨款兵。及參守親兵。相機挾擒首惡正罪。脇從罔治。安撫諸苗。庶孤縣無虞。苗酋知警等因。通詳巡撫支都御史批。惡苗稱亂。截殺官兵。負固不服。罪不容於死矣。仰道嚴行該府議處錢糧。仍移會黃參將督兵挾勸。先擒首惡正罪。仍撫諸苗。無懷二心。繳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上皮林寨惡苗不甚少。如黃參將力能制之。則專任之。但止於擒首惡。餘脇從者撫之可也。仍候楚中兩院詳行。繳又蒙巡按湖廣監

察王御史批惡苗劫殺法所當誅如議行仍候撫院詳示行繳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惡苗肆害逐殺官兵非一大創不可候撫院詳行繳蒙此就經牌行黎平府會同黃參將查議糧餉集兵相機挾勦安撫協從去後隨准黃參將移稱除劄行守備轉行衛所等官帶領哨兵款兵并鎮算哨守備邊上將於原調征播哨兵一千名內摘撥三百名前來外煩爲會同挾勦轉報又准靖州守備張世忠手本奉本道牌准黃參將移稱煩行張守備帶兵星夜前來五開聽從本職防禦惡苗共安地方等因又奉參將牌劄仰備卽將該哨在營各兵不必撥發偏橋更班率赴五開且共防守以壯威勢合移查照隨該黃參將督率守備衛所等官帶領鎮算五靖哨兵并五開衛所款兵擇於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同職前往永從縣駐劄撫綏皮林等寨諸苗當出火牌傳諭朝廷恩威令獻首惡餘黨罔治但各苗肆惡怙終執迷不服各官兵於初四日自縣詣該寨相機挾勦值道路崎嶇羊腸險峻至本日午時據潰兵走報黃參將督兵行至擒鬼坡被該寨惡苗糾集下皮林頓洞多苗并無管生苗裝塘埋伏俟官兵經過各苗蜂擁齊出截殺將守備張世忠并五開衛指揮趙國玉劉繼光千百戶張治新李承熙邢德唐世臣莫自是楊天時江應潮閔宗騫胡順化馬騰雲孔聞韶孟師孔凌善馮時選哨官邱明李高及靖州哨領兵千戶楊啓賢莊世恩陸懷忠哨官劉紹尙龍珊登時殺死并戕殺多兵亦未查的等情報府至酉時黃參將亦奔至永從縣中初五日各苗蜂集縣前周圍環繞意欲攻縣勒要退兵銀一千兩稍有不從卽攻城劫官奪印本府與龔知縣見事勢危迫多方善諭令附郭赤溪寨衣巾土生楊永祿勸化諸苗又據五靖哨退兵寫送木刻

乞借銀五十兩退苗以保多命等情。隨於該縣借出秋糧絲花一千斤，并隨帶犒賞銀牌銀花，共七十餘兩，給與衆苗。後勒寫給印信承管文帖，并豬酒，方行解散。初六日，日本府與黃參將、龔知縣，方得回府。次日子時，惡苗又將五開衛水井燕窩、長春三堡等處，盡行燒劫等因。詳報到道，又准參將黃冲霄手本移報相同。該本道會同守巡二道，看得皮林寨惡苗，始而截路殺人，繼而抗勘殺兵，并傷五開衛款丁多命，可謂藐法無忌。然奉三院明文，止於挾勘首惡，撫安脇從，誠慎之也。迺五靖參將黃冲霄，不堪士民辱罵，卽動官兵進勦，輕信鄉導逃竄之言，致墮苗賊埋伏之計，倉皇奔潰，糜爛衆多。如此失律喪師，豈容覲顏在位。應合參處。黎平府推官邱獻可，永從縣知縣龔一慶，所屬苗民猖獗，亦非恩信素孚，均應責成招撫，以散賊黨，以安地方。其惡苗俟播平之日，另議勦處。參將事務，另文詳委原任遊擊呂應陽暫署。及通詳湖貴撫按外，呈乞照詳等因。到臣，隨批卽令勦播，其餘小小苗警，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冲霄何人，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冲霄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閔將代之。仍亟行各衛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去後，續據該道呈詳，參將黃冲霄既已失事，該參事務應令委官暫署。查得原任浙江遊擊呂應陽，韜鈴素諳，堪以代理等因。呈詳前來，除批呂應陽准委用外，該臣看得上皮林之事，在諸苗誠無所逃罪，願迹其始事，止於截路殺死二人。此盜之白晝搶奪者耳。後以兵挾勘而敵殺八九人，此盜之拒捕殺人者耳。誠以盜治之，懸購其首惡，離散其黨與，一

獄吏數游徼之力足矣。卽欲問罪伸威，一勞永逸，亦須播事既定，鼓其餘勇，亦自遊刃有餘。何必亟亟滅此朝食爲也。詳其始末，禍蓋獨起於該府推官邱獻可之易言兵，而參將黃冲霄之輕舉妄動，幸功而貽禍也。夫苗以萬數，不爲不多，三千兵豈易敵之，而率爾深入，一何急也。邇來衛所兵疲敝，脆弱，各省皆然。今所持者，乃該衛款兵千五百，與其餘之零星烏合者，且撤征播之兵三百，並止偏橋上班之兵，以益之一，何易也。陷入伏中，略無知覺，一何愚也。二十世官，三千甲士，駢首就戮，又何懦也。主將奔回，城門盡閉，繇花千斤，銀七十兩，盟之城下，而與之。若非衣巾土生之緩頰，幾有牽羊繫頸之事，又何其備極醜態也。蓋黃冲霄自以爲惡苗無幾，一鼓下之，張武功而受上賞，亦足以明得意矣，而不自知其兵不可用，與己之不能用兵，舉數千人之命，嘗試以博功名，於心安乎。夫將有懦者，每畏敵而不出，然尙足以全軍，亦有勇者，或與卒而併命，然亦足以立節。冲霄於二者何居焉。此宜盡失機本法，真之於理，始足償二十武職之冤命，而慰三軍之幽魂者也。若邱獻可者，不知兵，又不知將，倖一擲以快雄心，而不意其流禍至此極也。顧其事在將領，將不足任，彼亦無如之何。此宜量行議處，以警文職之喜事者。永從縣知縣龔一慶，始事既鮮，綱繆臨事，又失駕馭，損威貶體，貽恨一方，亦應並議罰治，以警庸懦者也。若該道副使王應霖，地其所隸，兵其所司，失律納侮，何以自解。第其始而持議原止挾勘，而未及征勦，繼而舉事方駐偏沅，而不在于行間，當該參倉皇苗警之秋，正該道拮据播事之日，所宜量行罰治，以戒失職。仍候播事通論，以資後效者也。顧臣尤有說焉。臣之得督三省也，以征播則一播之外，餘宜勿問矣。顧征播豈易言哉。士馬不精

強則不能征，錢糧不饒裕，則不能征，人心不齊一，地方非寧帖，則不能征，此宜舉三省之遠近上下，一意從事，而後可襄厥功者也。乃臣以二月初三日督師，十二日進兵，而該省以初四日勦苗矣。又分兵矣，又無何而告敗矣。此其於征播，得無相妨否？夫臣所督者，三省軍務也。漢土官兵，例得管轄。大小軍機，例得與聞。敕諭昭然，節經申飭。奈之何各院道俱有詳，而獨無一字詳臣也？既不詳，則宜竟不詳矣。又何失事之後，而始倉皇詳臣也？蓋此事上下相視，以苗爲易與，謂一舉滅之，當以功報，而不意其決裂至此。始不得不以相聞，然晚矣。臣請著爲令，自今以後，二省兵事，除尋常強竊盜賊，不必瑣瑣相聞外，但凡土司郡縣衛所漢夷一切有關兵馬錢糧重大事情，應詳者詳，應驗者驗，卽事在當機，難以遠請者，亦一面舉事，一面報聞。庶臣得以參酌贊成，或未必毫無裨補。臣生平職掌之外，不好多事，惟是有感於皮林寨之事，如黃冲霄之不任專征，與衛所軍之不堪勦苗，知之頗真。當征播之時，不宜別有舉措，以亂大謀。籌之頗預，使其有一字之聞，亦未必無一言之助。幸而事止於此，若更大，則此省之進兵有阻。當是時而後重加參處，已無及矣。伏乞敕下兵部，通行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其黃冲霄員缺，仍亟選習勇將官除補。該省苗情，俟播平另行議處。地方幸甚。緣係楚省分兵勦苗，失律納侮，乞賜究處，以肅法紀。並議遙制事宜，以一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是。

### 保留方面官員疏

題爲保留給由方面官員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批據本司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呈稱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考得四川按察司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清脩有韻，恬淡無營，遠夷頓爾向風，羣吏瞿然，顧化稱職。茲當三年秩滿，例應給由，應令赴部考績。第本官管轄盡皆夷獯，今川省方有征播之役，各道兵備官俱宜在任，彈壓地方，以杜諸夷乘虛窺竊之姦，委難離任。相應照例題請保留，除批該司行令帶俸管事，仍造冊差人齎繳外，伏乞敕下該部將副使顧汝學覆加考覈，題請施行。緣係保留給由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覆奉聖旨，著各就彼復職。

查參黔路得關復失將官疏

題爲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事。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巡撫貴州都御史郭子章咨，據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報稱：本月十五日戌時，據河渡統兵都司張秉忠飛報，十四日夜，因擒姦細，搜出公文，已知賊來衝營，預令部兵加謹慎防，一面請兵應援。十五日未時，播賊數萬突然而來，雲南官兵先殺一陣，敗走過河，泗城官兵初尙割住，以俟交鋒，後慮糧餉積在老寨，尤恐有失，遂卽收兵，回守糧餉，并分兵把截渡口，發兵應援。緣由到司，除會同總兵，星催鎮雄隴兵策應，及督泗城滇兵割營外，至十九日，據統領雲南中軍官張澍報稱：十五日賊兵數萬前來滇兵沅江甯州羅平迎敵，以象先衝挫其先鋒，賊遁走斬馘，詎料無援，兵象奮不顧身，淹溺督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靖，方朝宗，楊玉，王彥緯，哨長

許應援奮身衝鋒，各手砍逆賊數人，中槍而死。餘各陣亡。領兵指揮胡珠、王之瑞、馬時亨、督陣贊畫黃襲、千戶龔勳、劉應祖、百戶邵先業，把總周貴，安時大冒陣而出，賴馬浮江，僅以身免。收回餘卒，同割守老營。卑職撫戢餘兵，暫退養銳。具報到院，除行張澍領兵割守，及再調滇永各兵進勦，并行查死傷官兵另報。合行移知。同日又准該院咨稱：三月二十日准總兵童元鎮手本移稱：本月十七日寅時，據統督永順哨原任參將楊顯稟稱：十六日午時，永順兵出哨至雅水，偶遇安兵，彼此約會盟誓，共圖攻取，各有旗幟，目把質當意在十八日起營。本鎮正疑慮間，隨准左監軍面會，此必賊詭謀，亟傳令諭，適據壩陽守備陳雲龍走報，探得播賊馬步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卽同監軍飛騎臨河，親督抵敵，連對三陣，至第四陣賊勢益衆，所執旗號，卽昨會哨質當旂幟。永順中哨驚亂，麾令督陣等官拔刀，不能禁止。壩陽兵相繼奔渡浮橋，當有一人走過，砍斷橋纜，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守備陳雲龍等亦尙未知下落，砍纜之人，當時擒獲，審名簡宜，經會監軍而審，另解該本鎮召集各兵，另行相機進勦。理合馳報，除行童元鎮集兵戰守，并添調雲南永順精兵進勦，及將解到細作，發按察司審明詳報，其殺傷官兵，候查明至日另覆。合行咨報。又據總兵童元鎮呈報相同。又據按察司楊寅秋揭稱：查得烏江河渡，雖共一路，賊巢鬼國長箐，隔斷六十餘里，兩關峻嶺峭壁，距河險惡。三月十一日攻剋烏江關，十二日攻剋河渡關，該賊會同叢總兵計議，兩路距播治，計程僅七八十里，賊必併力一向我兩軍復隔越。今鬼國既捕，擒斬幾二百名，懇急應合哨攻打長箐，庶兵勢不分，策應爲易。就於十四日移會各哨，揭報軍門督行間。十五日泗城土官岑紹



勳擒斬楊應龍塘報六名。搜出說帖領大衆前來衝突。把總葉明遠知風。先逃過河。本日午時。賊擁步騎數萬。先衝雲南兵子營。驅象連戰數陣。賊俱損傷。賊將象奴射倒。矢石交衝。象鼻回頭反觸。又丟火磚。不如法。營中火起。陣勢遂亂。泗城自保。不赴救援。賊登高勢便。原任謝參將部兵先走。滇泗兵不支。各奔回對岸老營。因浮橋兵多纜斷。士兵浮水過河。不能水者淹死不下千餘。陣亡督陣官何天慶。泗城頭目黃勇等八名。滇兵頭目生死未知。下落十數名。當該泗城統領官都司張秉忠。督率泗城土官。劄住三板橋。保守渡口。滇兵因無土官。當各漫散逃回。就經傳令督行坐營張澍。收拾回屯劄佐防禦。十七日賊乘勢衝突烏江。先日永順兵哨至通木山等地方。遇賊數萬。冒稱水西隴澄兵。前來會哨。敵血盟誓。各換旗幟。號頭各留頭目質當。十七日辰時。又差細作五名。手持令箭稱水西王把事。差來陳守備營中會哨。陳守備覺將姦細細縛。賊已近營。永順兵雖號萬名。原無定數。又先日哨瞭各兵。半未回營。即時分哨迎敵。賊衆我寡。又別一枝賊兵。從刀靶水包出。所執旗號。卽係先日所換旗幟。永兵慌亂退奔。陳守備壩陽兵相繼奔投。過河及半。姦細砍斷橋纜。陣亡原任參將楊斯壩。陽守備陳雲龍。廣西守備白明達。原任守備阮仕奇。湖廣領兵指揮楊應芝。把總張一仕。賈文忠。張翹。淹死兵士約七百餘名。星飛催調標募營等兵二千餘名。拒河固守。賊兵退回。除收集永順及土漢兵。繕治衣械。合泗城屯營劄佐激勵。共圖再舉。理合揭報各等因。塘報到臣。案照先爲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據總兵童元鎮。監軍楊寅秋。報稱。三月十一日。守備陳雲龍。督率壩陽兵。白明達。阮仕奇。督率永順兵。奮勇爭先。剋破烏江關。斬獲賊

級一十九顆。十二日參將謝崇爵坐營中軍張澍督陣贊畫黃龔發兵奪占河渡關生擒播賊二名斬首十五顆。又張澍督象渡關生擒三名斬首十顆各等因。隨會同湖貴二省撫臣支可大郭子章具本於本月二十一日題報訖。今准前因該臣會同貴州撫臣郭子章看得王道出於萬全王師貴乎持重彼逆會雖狂狡乎其地直彈丸耳。今且集各省之兵環聚而圍之。此以八服一蓋十全必克之道也。惟是相機而進待時而發以彼之無所不守當我之無所不攻雖有勇智將安所施。初臣之誓師進攻也期以進則齊進攻則齊攻既而各路以遠近不同及梗道之零賊堅瑕不一自不能如期抵關。臣隨爲一單開數款授之各總兵與監軍內第二款云一賊常言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割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各路鎮道守此勿失如南川路破關以初九日龍泉路破關以十五日各堅守至今會師並入蓋其慎也。乃烏江路以十一破關稱疾足矣。據關自守稱得勢矣。謂宜深溝高壘堅壁以俟。又須瞻前顧後扼要防姦庶其稱有制之兵成無敵之烈乎。獨奈何玩忽不戒一敗塗地也。臣謂烏江之敗有六失焉。初臣計賊兵動號數萬我兵雖分八路必不能一齊到關。若奪關之後據關而守彼或以全力衝之衆寡不敵不無可慮。故臣所派八路兵皆三萬餘此無容更分矣。該路兵止宜聚於烏江其河渡則張疑以守可也。乃分而爲二相去遼遠我分彼合衆寡懸絕爲賊睥睨久矣。其失一也。兵既分矣幸而得關宜合兵以守以待大軍無容更入矣。而河渡方且攻圍烏江亦未治壘其失二也。關在前江在後是背水陣

也。法宜死戰而見賊輒走。其失三也。欲覓退步。必須守橋。庶幾可前可卻。乃無一夫之守。姦細得而斷之。其失四也。換旗合哨。非倉卒事。既知有姦。卽宜整備。而悠悠忽忽。遇敵先亂。岳家軍殆不如是。其失五也。士漢錯雜。緩急異指。一失駕馭。豈得調和。積妒成爭。自分秦越。符離之事。殷鑒不遠。其失六也。此六者。兵家所忌也。有一於斯。足以致敗。而皆犯之。宜其及矣。今各路兵日日報捷。且取次入關。逼圍逆酋。授首當必不遠。卽少此一路。無妨進取。獨是張逆賊之氣。寒戰士之心。劔師耗財。損威辱國。有足恨者。且聞喪失淹沒。幾至數千。已行嚴查。未到。其在事將領。無所逃罪。顧陣亡者已過半矣。見在惟總兵充爲事官。童元鎮。都司張秉忠。原任參將謝崇爵。雲南領兵中軍官張澍。四人而已。童元鎮身爲主帥。才謝丈人。東隅之失已多。桑榆之收無望。會須一處。以謝三軍。張秉忠。謝崇爵。張澍。各帥一旅。以贊四征。東伍無能。故士畏敵而不畏將。望風輒靡。不能致人而致於人。坐使全軍幾覆。誰之過與。難謂三軍大敗不可斬也。以上各將。俱應重究。但張秉忠同事已經陣亡。張澍遇敵。初猶慶戰。相應姑免。以責後效。謝崇爵部兵先奔。以致大潰。則罪無可原者也。監軍按察使楊寅秋。既有督兵之責。難辭失律之愆。但士不用命。難罪文臣。且向來之拮据多勞。更末路之圖回可望。所應量行議處。仍俟通論者也。除亡失的數。與夫先奔將士。仍候查明另行外。緣失事頗大。合先奏報。伏乞敕下兵部議覆。請旨將童元鎮革任原缺。另行推補。仍與謝崇爵行巡按御史。將兩處失事情節。查勘明白。定罪具奏。楊寅秋量行罰懲。俟事完通論。庶法紀以明。軍威可振矣。若臣化龍調度無方。損失有迹。無所逃罪。惟聽聖主處分而已。緣係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

查參以肅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思忠齎捧謹題請旨。兵部覆奉聖旨。董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扭解來京。審實究罪。謝崇爵臨陣先逃。卽以賜劔處斬。張秉忠張澍姑准戴罪殺賊。責立後功。仍嚴行申飭大小將領。俱要奮身力戰。毋蹈覆轍。取罪不饒。安疆臣著遵前旨宣諭。及劉綎等各將聯絡並進。併心滅賊。毋得有分彼此。驕妒觀望。以致大軍久頓不解。成功賞格俱在。有違國法凜然。決無少假。李應祥著充總兵官。換制敕與他。餘俱依擬。

### 請停搜括疏

題爲軍需正急。庫藏已空。懇乞聖恩。亟賜停免搜括。以佐征討。以靖禍亂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爲奉旨清查歲額積餘等銀。是否通行。伏乞欽敕。以便遵承。以肅法守事。該本司左布政使盛世承。看得云云。由詳到臣。案照先准戶部咨。該督徵四川稅務御馬監太監邱乘雲題前事。奉聖旨。前有旨清查各省歲額會銀。及餘積無礙銀兩。爾便會同蜀省撫按等官。遵奉前旨。從公查勘。具奏敕諭。不必又請。如有官吏人等。抗違玩視。的准爾據實指名參來治罪。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案行該司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看得川省錢糧。坐派有定額。出納有定規。然遞年正支之外。稍有餘贖。故先年每遇別省軍興。常得借用。乃年來採木專起。費用浩繁。於是庫藏一空。所存無幾矣。採木之事未停。征播之事復起。當是時。臣行布政司查見在庫銀。僅餘百萬。除年例正支外。其爲節年積餘堪動者。不及六七十萬。臣竊危之。因請大發內帑而未得也。止太僕寺解到七萬。然已

借貴州十萬矣。請得停止解陝銀。先已解去矣。請得償還借滇銀。而滇銀已轉還貴州矣。則川省蓋毫無假借於外方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川省用兵。不止十萬。加以買馬製器。轉運犒賞。事事備爲。繁費不貲。蓋至今日。而司庫之積。蕩然一空也。豈惟司庫。卽各州縣當賊破碁江時。遠近惶駭。各圖戰守。修城鑿池。招兵買馬。於時急在然眉。多先動支。而後申詳。臣近因司銀不繼。行各州縣。以庫銀堪充軍餉者。解發軍前充餉。而各州縣所報。有六七十兩者。有二三兩者。千金之貯。不數十見。由是觀之。此外又安有餘銀。安有無礙者哉。今兵已入關矣。賊且上國矣。然其險不易攻。攻不易剋。環而守之。未卜何日方了。賊一日不平。兵一日不撤。費一日不止。卽賊平而功級之費。散兵之費。犒賞之費。善後之費。賑恤之費。百孔千瘡。難以僞計。尙不知出之何處。今內帑動稱匱乏。已必不敢望頒發。外省各經搜括。已必不得假借。臣方處難下之勢。當維谷之時。罷之則一死。豈足塞責。圖之則空拳。何以搏虎。每每當寢而起。坐當食而輟箸。髮一夜而半白。年未衰而先老。百感交叢。不自知其稅駕之所也。今聖旨已下。中使有行。儻遂遍歷州縣。盡數搜括。以軍需盡爲無礙。以外府盡入內供。則本折兩無。士馬奚賴。枵腹之衆。脫巾而呼。經年調發。一朝潰散。垂亡之逆賊。卷土而來。伺隙之羣姦。唾手而起。當是時。臣固已身無處所矣。陛下之四川。可再得乎。是一舉而以西南半壁之天下爲戲也。夫年來用兵甯夏。朝鮮。並此而三矣。甯夏發內帑六百餘萬。朝鮮發內帑一千餘萬。今川省未有數十萬之發也。乃並其地方之積餘。一掃而歸之內帑。豈往日之兵馬。皆須動給錢糧。而今日之兵馬。可以任其生死乎。豈邊地應急。外國應存。而梁益黔楚。數

百萬之生靈、數千里之封疆、可置之度外乎。此臣之所最不解者也。嗟夫、川民亦可憐矣。採木者陟岡歷澗、已死復生、運餉者冒瘴衝炎、既生復死、當賊者身首橫分、室廬爲沼、不當賊者、租庸十倍、雞犬不寧、川有司益又可憐矣。自採木事起、而經年在山、自征播事起、而經年在播、勤能者一身而百委交叢、遲鈍者一誤而一官不保。今幸賊勢漸衰、完局可望、小民冀有旦夕之安、有司希得息肩之日。陛下縱不能大發金錢、早俾竣役、又奈何扼其背、絕其吭、收其供軍之資、貽以不了之禍、令遠近士民、囂然喪其求生之心、欲顛天而無從也。臣爲此懼、不敢不以上請、伏乞敕下內監、止司稅務、暫免搜括、爲三軍留數日口食、爲三巴留一線生路、則地方幸甚、臣幸甚、臣無任哀懇仰望之至。緣係軍需正急、庫藏已空、懇乞聖恩、亟賜停免搜括、以佐征討、以靖禍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祖齎捧謹題請旨。

#### 贈錄戰將王芬等疏

題爲逆賊糾衆爭關、綦路先敗後勝、據實報聞、乞賜特旌死事將領、以勵臣節、以作士氣事。本年四月初九日、據綦江路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燿報、准原任南京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書、今充爲事官劉繼手本報稱、本職於本月初一日、分布官兵於地名白石口劄營、候各路兵馬約齊進勦。初三日辰時、忽據哨役飛報、逆賊楊應龍領兵數萬、沿山逼嶺、蜂擁而來。本職卽率各營兵馬、分頭迎敵。自辰至午、賊兵愈添、我兵奮勇血戰、連鬪數十陣、銃礮弓弩齊發、賊兵稍卻。都司王芬、守備陳大綱、土官楊愈、皆奮不顧身、乘勝追至青龍關、被流矢所斃。本職親率中軍王九思、家丁千把總劉可春、劉招孫等、併力追勦、衝過青龍

關。鏖戰十數合。賊衆大敗奔潰。時已天暮。焚其關寨。收兵回營。又該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等相繼直追至養馬城方回。三路官兵斬獲功級三百三十六顆。被傷及墜崖死者甚多。奪獲戰馬七匹。盔甲器械三百九十六件。陣亡跌傷被傷官兵冊送紀功官查覈轉報。惟是審據生擒苗賊吐稱。楊應龍因見本路官兵入關。隨同逆子楊朝棟。楊惟棟并親族楊珠等統領領司上刻老虎兵并各種苗夷分爲三路。應龍與二子各統三萬并諭各苗自稱我等生死只在今日。必要決一死戰。又令楊珠等統兵抄往後山奪占婁山關。要將官兵四圍包住。奮力敵殺。使不能出不期天兵嚴防等語。爲照狡酋以傾巢之寇。併力本路。自謂阻據婁山。斷我歸路。必使三軍無一生還。若非仰仗天威。將士用命。殺敗賊衆。則我前後左右皆爲勍敵。圍困其中。誠莫知所終者。又據監紀同知史朝貞揭報相同。及稱初三日之戰。天全招討司土官楊愈。敘南衛百戶聶儒督陣。旗牌官郝大仁皆死於陣。至於散兵之亡者。以數百計。緣衆寡。主客不敵。幸先敗而後勝。不足爲慮。各等因。塘報到臣。除將陣亡官兵分別收殮。及酌量優恤。仍候委官查明。至日另行具奏外。該臣看得賊負夜郎。以自雄。東撫長江之流。西據羣山之阻。則婁山關固其前門。所欲以死生爭之者也。劉縱一旦而入婁山。其能甘心坐待。不與一角乎。縱以二十九日入關。賊以初三日始來。其囂黨呼羣。專精厲氣。欲一戰而得志焉。居可知矣。王芬自入關以前。累戰皆捷。意頗自得。視賊如無。嘗請居前鋒以當賊。當日與陳大綱。楊愈立營。獨當松門埡之衝。去大營遠在數里。賊質明而攻之。遂以一子營而當其全鋒。衆寡不敵。因至衝潰。所部兵且戰且卻。多烏獸散。而芬等以各係將領。挺身立關。遂爲流矢所

中死焉。比纒聞而提兵赴之。銃礮齊發。賊勢頓靡。又以周敦吉周以德分左右翼而出其後。賊遂大奔。追之數里。斬級三百。同知史朝貞所謂先敗而後勝。蓋實錄也。川兵自開刀以來。轉戰數百里。未嘗少挫。乃茲潰一子營。殲二守備一土官。且損官兵數百。不可不謂失利。王芬等之營。去大營數里。奈何以孤軍受敵。不可不謂失算。賊來宜有偵。戰宜有報。援桴而趨之。宜捷於影響。奈何前軍已敗。而後赴之。不可不謂失援。綖固自負知兵者。乃有此失乎。所幸一戰破敵。追亡逐奔。殺傷大當。斬馘數多。蓋自是戰以後。賊遂不敢復向婁山。則亦足以褫其魄而奪之氣者。且綖自打三洞。戰九盤。關外之功甚著。今且奪關逼圍。壓海龍之門而壘。論當日則勝足補敗。通前後則敗少勝多。且今功在垂成。宜觀其後。卽有損失。似應免究。獨王芬陳大綱諸人。力戰有功。委命疆場。所宜亟加卹典。以勵羣心者。爲照保定坐營加銜都司王芬。負膽似斗。有髯如戟。高散金養士之風。厲撫劒酬恩之志。不辭馬革。誓掃狼煙。東征加銜守備陳大綱。久在戎行。夙稱健將。頻年東討。方掛扶桑之弓。此日西征。竟作睢陽之厲。此二臣者。所宜特加贈官。仍與世膺。更爲立廟。婁山關。以旌其忠者也。天全招討司副招討楊愈。原出太原之裔。居然世將之風。萬人獨往。真熊熊不二心之臣。九死不移。愧夷獠持兩端之輩。此一臣者。所宜超加贈官。仍徑令其子楊時和承襲。以示優異。並附祀於婁山之廟。以爲土司死國之勸者也。其百戶督陣等官。則候事完勘。明類報優卹。緣茲事有關激勸。合行具題。伏乞敕下兵部議覆。將劉綖俟事完通論。王芬等先行褒異。庶忠烈之英靈不散。將戴德於九原。營伍之感激無窮。可收功於百戰矣。緣係逆賊糾衆爭關。官軍先敗後勝。據實報聞。乞賜



特旌死事將領、以勵臣節、以作士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各官忠勇死戰、卹錄宜優、王芬贈都督僉事、廕一子與做副千戶世襲、陳大綱贈署都督僉事、廕一子實授百戶世襲、楊愈贈宣慰司副使、楊時和先准承襲父職、餘俱依擬。

辭陞疏

奏爲天恩隆重、揣分非堪、懇乞聖主辭免新命、以安愚分事。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給由事、該臣奏爲前事、該部覆奉聖旨、李化龍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總督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念臣本書生、無他志略、向偶承乏遼邊、淹及三載、無所短長、自知不任、兼之病廢、因乞身而歸、無何復蒙聖恩、起之田間、授以兵寄、洊及一載、更少建明、卽今督兵入播、與賊相持、尙未知事之所底、由前則守邊無功、由後則攘夷未效、臣之曠官溺職、已可見於前事矣。三年考績、幸免幽黜、已屬望外、更加以不次之擢、不已過乎。夫右都御史、二品之崇階、而總憲之重任也、位尊則非薄德所宜居、體大則非小器所能任、臣卽厚顏而承之、將使遐方裔土、悉聽遠覽之人、且謂海內卽乏材、奈何以猥瑣無似之流、畀以總持風紀之寄、不亦輕朝廷、取遠人之侮乎。夫因事而授官、人主之所以明法、量能而受事、人臣之所以明義、如以爲臣在行間、用以彈壓將吏、則原銜以兵貳兼憲職、不啻足矣。如以爲計資而程勞、則資誠及之、勞於何有、甚非臣之所宜蒙也。是用引分揣己、控訴具辭、伏乞陛下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舊銜總督、庶不至踰分以濫恩、亦可安心以圖報矣。緣係天恩隆重、揣分非堪、懇乞聖明、辭免新命、以安愚分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肅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考績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

糾參庸狡文武官疏

題爲滅賊在即庸將爲祟據實糾參並議處庸狡府官以明節制以靖妖氛事臣惟播賊大逆無道自干天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令會師進勦臣初受命如芒在背計惟數萬惡苗猖獗思逞三省物力落落難合利鈍之數寧復可知乃今進兵三月矣幸而以天之道陛下之威靈八路同攻三軍用命蕩其土宇焚其廬舍殲其兇黨宥其降人彼逆酋者失千里之封疆棲窮絕之孤圍我軍四圍而環攻之如鼠在穴如魚在沼薰之灌之網之烹之惟其所爲更無他慮臣日惟嚴併諸路竭力饋運期無乏絕所冀旦夕一鼓蕩平擒斬元兇俘馘羣醜臣惟有直登海龍顛燕勞將士耳乃何意事且垂成功在漏刻突而有總兵吳廣者喪心病狂怯戰講降坐延時日而老師費財也臣請先言其怯戰講降之實而後及其他初賊見我兵入關知兵力難敵則每路各遞投降公文三五封劉綎則鎖其使於營中吳廣則厚犒其使與之期日而遣之臣恐諸將爲所給乃移文營中謂賊黨之降可受賊父子決無降理降必有詐不可不防自後賊使來當斬其使焚其書第急攻之當無不下又恐劉綎或以有舊與之通也則直之數日爾何故納其使於營受其降文欲通賊耶吾且以尙方取而首綎得檄大哭指天自明械其人於臣軍門臣謂綎不通賊廣無慮也乃賊知綎已不可通獨廣可愚因專力通廣廣遂欲乘此獨受其降以專功而徼利則日與約降更不言攻圍事四月二十五日賊以楊永用至廣營約降時方接臣檄不得已斬永用而攻之奪其關

互有殺傷。賊見事急，復以楊文舉來約田氏降。廣密受之。至二十九日，衆方約攻。廣曰：「無庸也。各營且來受降。」於是臣所遣督攻按察使張悌、監軍參政張棟、總兵劉縉、馬孔英皆至。至則圍上人曰：「田氏來降久矣。但見一婦人於圍上三十六步之下，拜表痛哭而已。」且令諸文武至彼受降。廣卽欲赴之。監軍張棟曰：「彼無一介之使入營，大將可輕身往耶？」張悌亦力止之。始不行。因令人取其表觀之。皆支詞蔓語。歸罪於人。非實降也。棟等因批令田氏擒斬應龍者，當如賞格。而廣遂爲判定限三日。至三日而杳無降音也。衆復議攻。時久雨，計天晴卽合攻矣。乃初五日而楊朝棟又詐爲應龍仰藥死，申報廣。廣又信之。卽差人往驗屍。賊以假屍令驗，歸報。廣益信之。復約諸文武驗屍。時諸文武以臣督攻急，但約攻。至初七日天稍晴，衆往攻。會雨作，復止。廣獨按兵不動。既有自圍上奔來者云：「田氏非降，欲以緩攻。屍乃楊珠前一日川兵攻岡火礮所斃者。賊欲借之，而以詐死埋名完局也。自是一軍皆笑廣所爲。而會臣與按臣所切責通賊之檄如雨。所督攻圍之人，項背相望。諸將益治攻具。至初十日天稍霽，急攻之。始燒二關，奪三山。賊依舊集諸苗死拒，而投降仰藥之事，盡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嗟夫！廣年已六十，老在軍中，詐降詐死，狡酋事急，計且爲之。豈以廣而有所不知，則以怯戰之心奪之耳。初臣見諸將久不入關，因與約曰：「至三月之終，而不入關者，斬其部將。大將以巾幗辱之。」時湖貴二將以烏江新敗，軍心頗搖，不能卽入關。四川三將馬孔英、已據關久矣。劉縉得檄疾馳，以二十九日入關。廣聞之，始以初一日發兵打崖門。至初三日，乃身自入關。至則營水牛塘，賊與戰三日，力卻之。然自是有懼心矣。其投揭與臣，謂諸將未至，而獨令彼入，爲臣愚。

之臣請之曰。廣畏賊若此。得無悔其入耶。蓋自是乃絕口不敢議攻也。且廣之孟浪風狂。殆不止此。初臣分布二監軍。張棟監川東路。謝詔監川南路。初入關時。詔尙以病留關外。棟先至。移文三將。分布夾攻。廣手其檄。抵之於地。曰。爾川東監軍。何得管我事。我川南無監軍耶。不用其約。夫攻賊自本等事。監軍有約。卽宜投袂赴之。何問川東川南。而惡語相侵。何無禮也。自爲約。約三將以十七日攻。至十六日而背之。又止告綦江路。不告南川路。致令發兵。以孤軍被殺者六十人。又不發兵救之。次日聞綦江發兵。乃發。纒出門。輒止曰。吾保本路無失足矣。比聞二路奪養馬城。破海門關。又與監紀知府蔡宗憲。飛使報功。攘爲己有。爭之不已。查之再四。而後明。何其狡也。臣恐諸將不齊心。令按察使張梯。於關下約會文武。歃血同盟。以五月初三日期集神祠。廣獨不至。三請始來。來則曰。應龍欲限十日來降。衆折其非。則曰。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守我指揮。二道謂公爲大將。事不成。何得歸。則曰。我在行伍多年。親見某時某事。某總兵去。某總兵來。何得不歸。嗟嗟。大兵討賊。海內震動。夫糧糶騷。雞犬不寧。臣拮据督併。寢食久廢。卽稍有人心者。恨不滅此朝食。廣身爲大將。獨欲敗其事。歸守指揮。朝廷養士。固若是耶。何其悖也。臣計破圍之後。諸軍必爭回上財物。儻爲賊所餌。勝返爲敗。卽賊已盡。而我軍以爭財相殺。賈禍更費。收拾數數行之軍中。令破圍之後。封府庫。禁搶劫。又爲手書。遍告道鎮。令其公同檢視。將賊之財物。封識看守。造冊呈詳。聽候批發。奏報給賞。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廣得之拂然曰。此事必不能從。但取成功足矣。身爲大帥。不思止亂。先爲釀亂之詞。豈其有所垂涎於中耶。何無恥也。每對人言。吾無心做總兵。今至此地位。歸亦足矣。又言。

吾爲四川正總兵，賊應屬我擒，誰敢爭？我卽與相殺。監軍分布劄後山，不劄水西兵，劄之又欲奪之，曰不讓卽殺之時，以穢語罵部將左右之人，耳多不全。臣恐以狂暴起變，數數戒之，如不聞何？其酷虐無忌憚也。蓋廣以裨將致位大帥，心高意滿，但欲全身而歸。經戰之後，其心已灰，不勝其保身之念。比見賊滅在旦夕，又欲事出其手，不勝其貪功之心，保身之念與貪功之心合，故聞戰則懼，聞降則喜。賊得以乘其間而入之，不知賊至今日，已自知必不得免，豈有降理？上圍不一月，尙可支持，亦豈有輒自盡理？不過借以愚廣，欲延至溽暑，以耗我糧，考我師，冀得倖免。廣遂入其餌，而以自愚。屢盟屢叛，通賊縱賊，不赴監軍之約，亦不用臣之命，有將如此，尙可恃耶？夫廣無足責也。知府蔡宗憲發身科名，致位方面，所宜公忠報國，宜何如者？以贊理監紀，日在營中，廣之剛愎縮朒，無能改於其德，而日與之比周爲姦，廣爭功亦佐之爭功。廣約降亦佐之約降，十七日之約，旣與廣皆盟矣。至十八日甫發兵，而卽移書劉綎求救，曰本路兵已至養馬城，望急來援，不知綎兵時已劄養馬城，永合兵猶未至也。張棟移書責廣失約，而宗憲爲之爭辯不已。至投揭於臣及按臣之前，臣發其前後稟揭，自相矛盾者示之，乃噤口約降之事，日與廣營中經營之，惟恐各路知彼意以廣受降，廣爲功首，彼亦爲監紀之首也。不知賊卽降卽死，亦大家兵力所迫，功豈在一人？比賊詐已露，知墮其計，又以一揭投臣與按臣，曰吾原欲就中取事，臣又摘其稟揭之自相矛盾者示之，不知宗憲何以自解。據營中所傳，二人尙有別項希冀，臣方欲覈功罪之實，何敢以曖昧誣人，獨念此國家何等大事，廣以胸臆橫梗其間，而宗憲復挾滿腹鱗甲以佐之，耗軍實而灰士心，致日延一日。

老費已甚。二臣之肉，其足食乎？臣以爲宗憲之罪，殆不減於廣也。今平賊在卽，亦不賴廣一人。但廣前此亦有戰功，尙可督勵而使之。臣已遵照從重處分之旨，移文暴其罪，姑以便宜革其職，令充爲事官，以滅賊自贖。於宗憲亦且革其資理監紀，委官代之，止令戴罪，約束原領馬湖兵，亦以滅賊自效。臣又督勵諸將，剋期夾攻，計賊授首非遠。第廣係大將，宗憲係四品以上文官，仍應請旨處分，謹遵先發後聞之旨，列其罪狀具題，伏乞敕下吏兵二部議覆。將廣亦且照臣所擬革其職，充爲事官。蔡宗憲亦且降其俸級，各令以討賊自贖。數日之後，功罪自明。臣當另有疏報。臣無任惶悚仰望之至。緣係滅賊在卽，庸將爲祟，據實糾參，並議處庸狡府官，以明節制，以靖妖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覆奉聖旨，吳廣著革總兵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

糾劾有司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事。照得蜀地僻在西南，民俗啗竄，吏治偷惰，所從來矣。臣於受事之初，業以遵奉聖旨，會同前任按臣趙標，將全蜀有司，斥逐更調，共三十餘人。一時吏治，少覺清肅。迄今播事方殷，大計非遠，有司苟無大過，未嘗不鞭策使之。乃若叢利於己，結怨於民，或廢弛已極，叢脞已甚，一日不可居民上者，若不一摘去之，而直待大計，遐陬之民奚罪焉？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爲皇上陳之，訪得犍爲縣知縣劉唯一，以財爲命，有蠅營狗苟之心，視民爲讐，行如狼牧羊之政，指採木侵扣山本八十兩，復以累民，因運木加派夫價二百金，盡以入己，征播發銀繙賞，此不得已之役也。穀每石扣

銀五分。豆每石扣銀一錢。是亦不可以已乎。受詞問理。罰贖亦有司之常也。每月既放告三次。每日又准狀數張。得無取贖太多乎。各行之貨物。各役之工食。孰非民脂。而半擢之囊中。是可爲孰不可爲。楊倫等五人。張月照等數人。原非真盜。而盡斃之杖下。是可忍孰不可忍。彼孳孳而爲利。若惟日不足。民眼睛而胥讒。曰時日害喪。此一臣者。所宜照貪酷例革職爲民者也。平武縣知縣陳尙賢。身入晚景。自覺來日無多。時遊醉鄉。每曰人生能幾。借富民以償京債。已非法矣。又挾行而給食。公乎私乎。改工食以充軍餉。已在庫矣。復出借以收息。官耶吏耶。詞訟有告卽准。顧能准而不能問也。徒令差人之腹果然。工食盡收在官。顧肯收而不肯散也。求免胥徒之口難矣。市物已用官價。又每給以半值。飭怒每用非刑。或至撈之終夜。其事之積如山。其門之沸如市。其民知有吏不知有官。其官知有己不知有民。但其任未及期年。其守未至大害。此一臣者。所當照才力不及例。降調閑散。以責後效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唯一革職爲民。陳尙賢降調閑散。另選精明廉慎者代之。庶吏治得人。民生有賴矣。緣係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劉唯一著革職爲民。陳尙賢依擬降調閑散。

# 平播全書卷四

## 奏議

### 攻剋婁山崖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題爲大兵速破重關、漸逼賊圍、再報捷音事。案照先爲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該臣將蜀師攻剋桑木關、黔師攻剋烏江河渡二關、各功次具本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題知。又爲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事。該臣復將黔路失事緣由具本於四月初三日參題。訖所有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四月初二日止、三省官兵連日與賊交戰情形功次、應合據實爲皇上陳之。據龍泉路湖貴監軍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陳與相、路雲龍報、據監紀思州府推官吳天佑、成都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報准統兵副總兵陳良玘、報據領兵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報稱奉令於三月十三四等日、督率施南、散毛、忠峒、忠建、高羅、大旺、臘壁、盤順、東流、喇惹等司寨、宣撫安撫等官、覃宜等土兵五千、攻打板角關、與賊大戰、於十五日奮勇剋破、共斬賊級二百零九顆、生擒一名、俘獲男婦一十六名、口馬一匹、器械不計、陣傷土兵四十九名。各司官兵據關劄守。至十八日申酉戌三時、又報楊酋統馬步四萬名爲老虎兵、二路包圍關隘。次日寅時、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督同施南等官、分兵迎敵。從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戰氣百倍。又斬賊級一百七十九顆、奪獲器械甚多。陣傷土兵三十九名。又據副總兵陳良



批報稱、節發督兵指揮劉之屏、劉自西、與爲事守備楊惟中、千戶張夢麟、陳國祚、譚世元、陳大順、丁慶、戴天珠、王億、千總周世祿、哨官江添濟等、各率兵攻打黃沙、盤腳、葛漏等圍、并協攻板角等處、共斬獲首級六十一顆、生擒有名酋惡林正傑等八名、又據參將王一桂報、據標下千戶孫應朝、錢子惠、把總黃明備、周世祿等、各招撫過播地夷民劉朝東、宋正湖、劉仲和、董國相、彭龍、楊文秀、羅俊甫等、一百三十七戶、男婦四百零五名口、又據副總兵陳良批報、據守備楊惟中指揮中軍把總塘報劉之屏、葉定遠、周世祿、王優、趙志定等、各招降過播民蕭繼祖、廖朝剛、張朝世、蔣榮等、八百九十七名口、又取出被虜屯軍董國武、何尙八、黎世華等、七百零三名、又據南川路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僉事徐仲佳報、據監紀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報准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稱、三月初八日、剋破桑木關之後、至十二日、分撥提調駱有餘、把總褚真兒、漆太然、劉添忠、各領兵進關、遇賊拒敵、又真州司長官駱麟、鄭葵、舍人鄭紹仁、平茶司土官楊光祖、千總楊光宗、舍把楊正英、楊正瓊、楊正元、鄧添爵、楊正模等、各領兵攻打銅鼓、二羊、草果、五龍、鬼崖、風竹、羊崖、早木、滾水等圍寨、與賊敵戰、披靡、共斬賊級七十一顆、生擒一名、俘獲賊馬男婦二十五名口、馬四匹、器械九件、輕傷軍兵二名、十七日、又據參政張棟報、據推官高折枝呈、准總兵馬孔英報、據領兵參將周國柱、李經報稱、各職同守備萬民英、宣撫冉御龍、馬千乘、邑梅司千總楊正侯、楊正伯、楊正韶、楊通榮、真州長官鄭葵、延綏營千總李進、固原營中軍李桂芳、毛兵把總余武、募兵把總漆太然、劉勝、李舉、高尙江等、統領各部下漢土官兵、前去攻打金子壩、已時到彼、並無賊出、惟空寨一十九處、并楊應龍、銜

門一所。隨令各兵用火燒焚。一以埽其積聚。一以誘驚賊兵。各兵意在貪取。職等恐中賊計。卽嚴令安營。不得四散。止分奇兵焚打。至未時撤回。留輕健精兵潛伏便道。以防賊追。至酉時果有苗賊數千從溝箐奔出。我兵吶喊撲殺。賊見兵起。復回奔走。追至金子等岡。共斬賊級二百五十八顆。內一顆驗係頭目莫阿翠。生擒八名。俘獲男婦二十五名。口馬一匹。器械十件。陣傷延綏家丁一名。天色近暮。撤兵回營。又據參政張棟報。准總兵馬孔英報稱。三月二十六日。本鎮與各將領周國柱、李經、任承爵等。會同推官高折枝。統兵下桑木關。暫住金子壩。割營。一面就草餵馬。一面哨探虛實前進。不意播賊楊珠、同逆子楊朝棟。統兵三千有餘。伏林衝桑木關營。本陣起營在賊先。賊遂衝入空營。驚散糧夫。得不茶司長官楊光祖。率後營石砭兵齊到夾攻。賊始退屯金子壩口。意在絕我馬軍與關上軍。後哨兵報到本鎮。卽會高推官。責令將領等官周國柱等。發兵迎敵。驟然撲砍一處。鏖戰半日不退。各營官兵奮勇益戰。賊兵始大敗。當陣斬獲賊級一百零四顆。內一顆係頭目曹把事首級。生擒五名。內一名係楊朝棟。跟隨馬夫楊喜兒。奪獲器械一百二十五件。馬三匹。陣亡家兵十一名。輕重傷兵一百一十二名。射死操馬二十二匹。賊見我兵擁至。棄甲敗走。天色已晚。收兵回營。隨會推官高折枝。并諸將計議。欲往金子壩。割營相近白田壩。慮恐糧夫隔關難至。仍統兵桑木關暫住。俟候運餉稍集。進取。又據綦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耀報。據監紀絃州府同知史朝貞報。准原任南京都督府署都督僉書。今充爲事官劉縉手本。內稱本鎮詢問鄉導。咸謂狡酋於此路地名滴淚三坡。瓦窯坪一帶。聯絡屯營。壘石割隘。設苗據險。石虎關

以重兵防守。我兵自下而上，急切難攻。於是本鎮親督官兵，以二十五日，自夜郎舊城分發五路並進。連奪滴淚三坡、瓦窯坪、石火爐各險寨。及剋破石虎關，追至炒米坡。天晚收兵時，據領兵遊擊周敦吉、守備徐珊、周以德、陳大綱、千總劉可春等呈報，連日剋關破隘，與賊大戰，共計斬級四十七顆，生擒五名，俘獲男婦三名。口投降三十六名。口奪獲器械五件，陣亡兵一名，輕重傷兵四名，射死戰馬二匹。本日即督勵三軍，攻剋悶頭大箐。此箐路徑，先是狡酋已用木石，逐節壘砌塞斷。仍於兩林埋伏，各以弓箭射打我兵。一面齊用銃礮抵敵。一面拆壘打過大箐，攻取炒米坡。直抵頂山三壩等寨。係總理舍人楊兆麟、頭目張漢清、郭俊、聶璽、何廷順等，擁衆把截。周圍設險，本職分兵四面攻打。賊衆拒敵，矢石如雨。我兵銃弩夾攻，火器齊發，焚燒各處營寨，煙燄蔽空，震驚數十里外。於是兵威大振，賊遂披靡，抱頭鼠竄，奔入婁山。并各深箐。官兵奮勇追勦，斬獲壯苗三十一顆，俘獲賊屬一十五名。口奪回被虜五名。當陣投降男婦二十五名。口奪獲戰馬三匹，牛五隻，包甲器械三十五件。二十八日，前兵乘勢直抵南溪口。鬼崖一帶，聯絡割營，仍分爲四路，並出奇兵，重賞鄉導，指引捷徑，開闢林箐，令各官兵攜帶乾糧，掩旗息鼓。一分左路官兵，自播川由九壩、石炭關、龍堂寺，抄出板橋白石口，以防應龍援寇。并會右路，以攻婁山關。一分右路官兵，自官渡河、城頭箐，砍開道路，抄出白石口，以攻婁山關之後。本鎮親督官兵，由中路官渡河南溪口，以攻婁山關之前。并發中左路官兵，自赤土鋪由小婁山抄出白石口，設伏應援。各路約定日期，一齊攻打。二十九日黎明，攻進婁關箐口。萬山叢聚，連峯插天。狡酋恃險築隘，復用亂石壘砌，并以台抱大樹，塞斷

兩傍。掏挖深壕陷坑。內安竹簽。設立木關一十三座。每關前立數層鹿角排柵。上立敵樓三處。堆積礮石。棧杆。賊既據險。仰攻爲難。我兵方至。箐口。賊卽出關迎敵。關上矢石如雨。人莫敢近。本鎮向前調度。隨用火礮鳥銃。一齊攻打。并令調到遊擊都司余世威。王芬。哈光顯。羅星都指揮杜熊兆。分投策應。各賊抵敵不住。當陣銃中楊會舍人楊兆麟。肩喉一彈。傷重未死。千總劉可春。下達子射死。提調聶壘。坐寨馬江元。因隔排柵。俱被賊衆捨救。馱回。官兵奮勇一齊搶入。斬關敵打。連破關門一十三道。斬級二十六顆。俘獲男婦三十一名。口各苗跳崖帶傷。投箐死者無數。勢難找級。奪回被虜男婦三名。口牛馬百十餘隻。包絮軍器數百餘件。陣亡內丁日本一名。重傷官兵三十二員。名。輕傷七十二員。名。箭傷倒死馬一十九匹。三十日。官兵乘勢前去攻打永安莊。楊會添老虎兵接戰。我兵用銃礮敵打。又乘勝追至石笋園。衆苗見兵勢大。不敢入圍。奔箐潛逃。官兵將圍焚燒。左路領兵周以德。右路領兵周敦吉等。直抵永安莊會哨。共斬賊級二十七顆。俘獲男婦二口。奪回被虜男婦三名。口。爲照此路官兵。半月以來。破關奪隘。東蕩西除。擒斬招降。威聲大振。賊膽已寒。卽今官兵。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前後犄角。左右設防。此去播州白田壩海龍圍。僅五六十里。稍俟諸路並集。約會夾攻。賊不足平矣。又據合江永甯二路。川南監軍參政謝韶。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各報。據監紀馬湖府知府蔡宗憲。嘉定州同知趙世德各報。准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手本。報據領兵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報。據永甯宣撫司土官奢世續呈稱。前差目把張嵩。總管劉國用等。官諭安村長官安守邦。安鑾父子投順之後。悉恨

楊會坐寨提調何文明等、阻伊向化、立斬何文明等首級九顆、生擒王金受獻出到營、以表真誠、併帶次子安祥、及把事安甫等二十餘人、投見到鎮、量行犒賞、隨審各民、約有壯丁三千、并男婦老幼、共計一萬二千餘名口、俱願跟隨土官、奢世續隨給本官統領安插訖、又據總兵吳廣報、據督陣官徐登報稱、地名樓底陳家峒、有賊一夥、將進播州、登即督長官袁初等兵、圍守黑峒、袁鼎同頭目袁國佐、抹脊襲珠親兵哨官楊富等、領兵分投打破陳家峒、當陣斬獲壯苗首級二十三顆、生擒寨主王好國、俘獲男婦一十餘名口、餘賊被傷、逃入深箐、我兵被弩射傷五名、又據參議劉一相報、據儒溪長官袁起龍、袁見龍報稱、奉委護運糧餉、有親管襲珠、在於麻子壩、黑峒口、遇賊交戰、共斬賊級一十三顆、生擒男婦一十六名口、招降吼灘夷目趙宗端等男婦三百餘名口、又據參政謝詔報、准總兵吳廣報、據都司吳從周等報稱、奉令督率漢土官兵、前去馬鞍山劄營、各賊埋伏四起、我兵奮勇追賊、四散入箐、當陣斬級四十二顆、生擒六名、烏銃傷死賊馬二匹、器械百餘件、因天暮不敢窮追、審據生擒何應兒等、吐稱頭目郭通緒、久將馬鞍山一帶夷民妻子、拘在小水田晏山圍、約六七千餘人、殺牛祭旗賞軍、要與官兵對敵勝負何如、然後入關、又據參政謝詔報、據知府蔡宗憲報、准總兵吳廣手本、報據領兵遊擊司懋官、都司封建、趙應科、吳從周、千總鄭子龍、曾太、張子明等各報稱、於二十九日、奉令征勦眼山圍、兵到磨槍壩、就遇督軍總管郭通緒、率衆二千餘徒、蜂擁接戰、有前左二營官兵、當陣斬獲郭通緒首級一顆、搜出身上楊應龍說帖一張、各項書信數張、就據降人黃月興等識認是的、又據各兵斬獲首級四百餘顆、奪獲器仗不計、二十七日

發兵攻崖門關，以圖進取。隨據哨探塘報稟稱：前路閔山圍，有賊把截。本日即移本山連珠屯營。復報賊屬男婦在大山老林中藏匿洞內，賊兵盤據圍上，抗拒官兵，不容入關等情。及照此圍係黨賊何漾領兵據守，素稱桀驁。副將曹希彬、參將吳文傑督同守備江萬化、周大謨等，與宣撫司總管劉國用等，長官劉謙等，各領精兵齊至賊圍，示降免誅。各賊負固抗敵，標矢如雨。自卯至午，銃礮大震，火器盈山。賊兵抵擋不住，我兵直前上圍，奮勇攻殺。當陣斬級一十八顆，生擒六十五名，俘獲峒等男婦四十名口，奪獲槍刀絮被標弩器械六十四件，牛二十三隻。我兵輕傷十餘名，傳令撤兵回營休息。牛隻均賞各營官兵。二十九日移營母豬塘，三十日直至幹壩，逼近崖門關，四面攻擊，斬入第四關內。圍上男婦膽寒，哭聲震天。頭目趙圭遂斬提調羅世恩首級，并男婦萬餘獻出投降。又頭目羅剛部下賊首劉宗成、張桂枝、孫桂山、袁傑等，亦望風扶老攜幼，率衆百餘，羅拜馬前投見。又該知府蔡宗憲看得趙圭因見郭通緒等授首，即斬羅世恩獻出，并劉宗成等投降，則外關悉平。兵威大振矣。初二日又據本官報，准總兵吳廣報稱：本鎮於三月二十一日，自二郎壩發兵三路，盡掃關外村圍，梗化。約以三十日諸哨俱抵崖門關。四月初一日辰時，本鎮馳至關前督，未時據副將曹希彬等報稱：遵令是日黎明齊至關下，各賊擁衆萬餘，出關拒敵。職等督率中軍千總目把鄭子龍等，傳示懸賞，各兵踴躍爭先，彼以矢石如雨，我以銃礮震天。各營官兵攀崖並進，奮勇血戰，連斬數級。賊遂奔潰，各漢土官兵乘勝直衝入關，合先飛報。看得官兵奮勇斬關，致賊奔潰，漸攻漸入。元惡當即授首矣。又據參政謝詔報，准總兵吳廣移稱：永甯宣撫司目把胡文榮、張嵩

劉國用、傅廷鑾、招降過播民張萬才等家男婦八十五名口、猶承教等三百餘家男婦七百餘名口、曹都子三老等男婦三十餘名口、馮時濟等男婦二十七名口、劉復善等男婦一千餘名口、各懼官兵殺害、俱來投降、隨帶酒肉飯食、犒送我兵、送其膏毒水食、復善等因自食之、遂准投劉國用等收降、各安插永甯地方暫住、訖。又據偏橋路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王應霖呈、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內稱二月二十七日、督兵攻打龍溪山捷報之後、次早發兵追至袁家渡、各賊對敵不過、我兵擒斬賊級一百二十二名、類俘獲賊屬男婦八十四名口、牯牛一百零一頭、賊仗六十四件、官兵陣亡四名、被傷二十七名、又稱三月初一日、自袁家渡收兵、回割龍溪老營、初六日、督兵於乾溪坪與賊接戰、數合、互有損傷、各兵奮勇衝鋒、兼用火器、賊敗、當陣斬獲賊級五十九顆、奪獲賊仗十件、沙水牛三十二頭、俘獲賊屬二十二名口、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七名、餘賊逃竄、恐有埋伏、不敢窮追、十五日、下令各兵取辦竹木、密遣死士、連夜搭造浮橋、十九日、率衆渡江、即差哨役前去偵探、拏獲一賊到鎮、供稱楊應龍先發銀來、每人犒賞二兩、督令張佑、何漢良、謝朝俸、石勝俸等、率老虎軍萬餘、見割七牌野豬山、伺我兵渡江、出奇邀敵等情、本鎮親督官兵銜枚直趨、二十日、黎明行至苦棟坪、遇賊對戰、我兵將百子銃、發煩鳥銃、噴筒、西瓜礮、火煉、火輒齊發、黑燄薰天、聲震如雷、賊衆大敗、當陣斬級二百餘顆、各賊抵敵不過、倒戈奔命、逃入深箐險圍去、訖。二十日、收兵回營、屯割休息、就據永順司宣慰彭元錦報稱、本司目兵由巖門渡江前進、偵探得地名苦菜關、屯有賊兵約三千餘衆、乞速發兵攻勦、隨該本職下令遊擊江騰龍、

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等，各領部兵前去與同永順官兵奇正迭用。二十二日據報官兵奮勇合擊，從已殺至申時，賊衆大敗。當陣斬級二百餘顆，投崖跌死者不計。餘賊俱往箐林逃去。陣亡士兵二名，殺傷及礮石打傷士兵二十二名，奪獲牛馬給賞。被傷兵士祭賽騎坐，又發兵攻打曾家峒。當陣斬級一百餘顆，俘獲男婦賊仗陣傷官兵，查明另報。又據平越路貴州監軍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類、參議張文奇呈准統兵征播總兵官李應祥手本，據副總兵陳寅原任參將蔡兆吉報稱：奉令統率土官蒙詔、楊治隆、張元虎、楊燧、舍把莫勞、守備汪如淵、柳國柱、伍萬鍾、中軍張奇盛、把總吳文秀、華統、猶鶴、楊通、吳守現等漢土官兵，於三月初七日前去攻勦四牌高圍、龍水圍。賊衆下圍拒敵突戰，官兵前後夾攻，并用火器衝擊，賊力不支。共計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二顆，生擒苗賊三名，俘獲賊屬二十一名。口器仗八十三件，輕重傷兵二十九名，陣亡九名。迄今官兵屯劄疆界河內四牌賊首謝朝俸等巢穴，及盤據有名險圍，俱已攻破勦滅。合就移報。又據報准總兵李應祥報稱：參將蔡兆吉於三月初九日自乾坪營由毛坪、白龍，十二日抵青岡圍，四面石壁箐林，僅有峻路一條。賊設險關二層，據高瞭見官兵，蜂擁前來。當該前哨衝鋒把總猶鶴等奮勇接殺，當陣斬獲首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王保等二十六名。其餘跌崖燒燬不計，俘獲賊屬大小男女七十八名口。內有賊首謝朝俸第三妻藍氏、男謝丑保在內。奪回被虜婦女六口，器仗二百三十一件。又據報准總兵李應祥報稱：三月二十一日檄令副總兵陳寅督率土官楊治隆、中軍孫仲謨等領南丹平州土兵，於夜半由構皮灘渡河，伏於山後，把總陳定等領獨山



州兵於袁家渡。本鎮親督商民瞻等，於水旋渡。保靖宣慰彭養正、凱里土官楊燧，守備伍萬鍾、汪如淵，於疆界河。參將蔡兆吉，領把總猶鶴等，於孫家渡。各該官兵，一面敵殺，一面搭橋。抵夜，該本鎮傳令各哨官兵，就於賊岸割營。一齊衝殺，首尾救應。賊衆敗走，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獲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輕傷兵三十四名，重傷兵五十一名。陣亡領兵哨官劉廷宗、兵馬長子等十七名。又據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報，准統兵參將朱鶴齡報，據貴州宣慰司宣慰安疆臣呈稱：領兵日把陳恩、張崑、李輔，同罵色丁良茂、沙卒等，於三月十三日寅時，督率各兵，分路進取。有播誠苗頭王阿養，督苗把守新關。我兵阿秋、阿二得等，奮勇登壕上關，發弩射死五十七人，殺傷四十三人。隨發火箭燒關，賊逃深箐。我軍破棚、平斬、決堤，取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又頭目阿五等，打破大紅關，及兩路口一帶坑塹，射退苗賊阿架等，殺死三十四人。餘賊俱逃。頭目柯阿簡等，剋破胡石口各關，攻破黑水關，射殺守關衆賊李從正等四十三人。我兵衝傷六名，俱同阿秋、阿五等兵，於本日申時，齊到水坎五里臺山口屯劄。又據宣慰安疆臣報稱：日把陳恩等，於十五日巳時，攻破板山圍，射殺賊兵一百二十人，苗頭十二名。本道義民官李武，帶兵併力進圍，斬苗頭阿王一名，苗賊阿二、阿右二名，俘獲賊兵二名。楊冬受、鍾宣，餘賊奔箐，各自登圍，傳諭召撫在圍民戶老幼婦女六百房，計一千四百三十五名口，隨近聚住。待事定，安插原業。又據安疆臣報稱：日把陳恩、張崑等，於十八日奉楊監軍令，今楊應龍父子敵散河渡，烏江官兵，責令恩等，議撥以白標，得蘇魏良海等，督

兵一枝徑往地名青塘水等路，堵截應龍歸路。適於青塘水正遇賊回，各目兵截殺一陣，殺死偽內官一人。賊頭苗兵一百二十餘人，鞍馬五副，槍弩副刀，縣甲腦包八十五件，檳榔一搭連，生擒張受等一十九人。餘賊萬衆，倚箐據險，各目兵不敢搜山。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陳恩、張崑、李輔等，於十九日夜四鼓，賊兵前來劫營，我兵奮勇射殺數多，生擒彭四等六名，得獲槍弩縣甲腦包十五件。我兵亦多重傷。本日又據安疆臣報，據目把柯阿箇、阿五、陳恩等揭稱，各目分兵三哨，進攻至楊亡水，遇偽提調楊廷章、劉惠，領賊兵由兩小路抄出，衝擊我兵，大殺一陣。頭目阿戶部斬一百五十三人，頭目以箇等部斬賊六十七人。苗頭五人，雲南武定府頭目李保親斬苗頭一人，部斬苗兵五人，餘賊逃箐。我兵中傷二十三人，隨即督兵盡渡楊亡水。本日申時，兵目俱抵浪頭壩，離落濛水大關三里，劄營，合行飛報。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柯阿箇、阿五、陳恩、張崑、李輔等督兵於十六日戰勝楊亡水，進劄浪頭壩。聚衆議得落濛水雄鎮，前跨深溪，後倚大箐，楊應龍設立深溝險壑三層，鹿角排柵，環築重牆，當發兵一枝由上落濛水抄出樵村，一枝由下流蓋山抄金鼓塘伏下。大兵從正路直攻關前，舉礮彼此夾攻，方可取勝。各目應允回營。至夜頭目柯阿箇領兵由上落濛出，張村沙岡頭目那拱等，同督兵官領兵出蓋山地，平壩偷渡，抄出關後。三哨各放礮盡發，賊兵棄關奔走。本枝目兵追趕，殺賊三十五人，千戶王三錫、百戶呂大業、姚可興各親斬苗賊一名。餘由小路回州，訖當令前鋒將一重關門破毀，將溪水修搭浮橋。我兵盡渡於樵村，三哨會合。至八里水大水田劄營，發兵一枝，攻燒桃溪衙後山母氏圍，發兵一枝，出毛蓋山，大夫壩與鎮雄兵會合。約期

分路進攻外，看得楊酋恃關疊障，倔強負固，今照落濠關爲播咽喉，險倍各隘，賊失落濠，是失播矣。今本關已破，元兇寒心，授首可卜也。復視其大水田莊宅制度，臺沼亭榭，僭越非常，不惟雕刻彩飾龍鳳等物，卽臥房一樣黃色牙牀，三十六張，欺僭可知。又據烏江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參議梅國樓呈，准鎮守貴州總兵充爲事官童元鎮手本，據鎮雄府土官隴澄揭稱：十三日本府督把事王嘉猷，領兵由李稍塘進攻播賊迎敵，我兵奮勇，殺死苗賊十七名，十四日攻打苦竹關，殺死二十五名，追至平頂關，復戰斬首三十名，各賊奔走上關，我兵自午至酉，殺死賊頭二名，餘賊三十二名。又據土官隴澄報稱：本府兵於十六日，自刀靶水移營，至雷打鋪，陡被賊兵數千，截路迎敵，前哨各兵奮勇衝逐，殺死三百四十七名，各賊敗退，徑追過新站，倒戈投降，二百五十三名，就於本站屯劄。至戌時，賊復衝營，我兵出敵，殺死苗頭阿曲等五名，餘賊一百二十九名，擒獲苗賊阿易，吐稱應龍知道鎮雄兵至新站，隔州不遠，已將兵三萬，在大水田埋藏接路，先叫我苗兵五千來衝營，是實。當將本賊斬訖，就經與漢把王嘉猷較議，明揚坐大，水田擡巢，暗督兵由野里坎、陳世田小路，破大夫關，徑抵馬坎，截其後路去訖。除將斬獲苗頭五顆，解赴監紀官驗明轉報各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賊自先世以來，雄據播州，延袤千里，踐山爲關，扼西北之吭，因江爲池，絕東南之衝，自以爲天險不拔之基，誰得而睥睨之者，以故肆其雄心，日益狂逞，東南則破五司之墟，略黔楚之境，烏江內外湖貴四十八屯，皆侵爲播地，招

引紅腳黑腳生苗居之。設爲四牌七牌。統制諸所。名爲硬手。用以戰勝攻取。所向無前。西北則侵凌。葦合百里之外。皆以自封。立碑定界。以爲永業。婁山崖門諸關。皆極力鑿削。陡絕天成。自謂可出而不可入也。乃諸文武將士。僞於陛下之天威。激於討賊之大義。智謀勇功。殫竭無餘。競勝爭奇。感激用壯。坐使畏誅者。投戈乞降。逆天者。駢首就戮。奪其關隘。擣其腹心。大水田。永安莊。桃溪衙。皆賊所爲。世修莊院。僞擬侯王者。今且據之。焚之。蓋已浸浸乎及白田壩。海龍圍矣。查各路有據關者。有入關者。祇有偏橋一路。見攻長坎等三岡未下。其餘業以掃清。惟是環播之地。山大箐深。未易合哨。故不能一擁而至。賊巢要之合哨夾攻。當不出旬日之內。且臣按閱圖譜。賊地關外十六。關內十四。今之形勢。已覺窮促。儻所謂其亡也可立而待者乎。惟是兵形無定。兵機多端。蜂蟄有毒。困獸猶鬪。日慎一日。曷敢謂全。蓋卽疏內所陳擒斬數百。招降數萬。各路之功。如指諸掌。而臣一不敢爲之敘功。祇欲責其成。觀其後耳。先是臣有軍令以應援合哨爲急。貴州烏江之失。安氏之兵。居然無恙。貴竹人多咎之。口語藉藉。臣已飛檄切責之。而會報功之檄。聯翩而至。臣亦且勉以後功。而不深求其前事。蓋亦責其成。觀其後之意也。統乞敕下兵部。案候俟播平議覆施行。緣係大兵連破重關。漸逼賊圍。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問善齎捧謹題請旨。

剋破龍爪等國五報捷音疏

題爲大兵抵巢夾攻。逆賊據圍自保。蕩平有期。再報捷音事。本年四月初三日起。至十八日止。連日與賊

交戰情形、并所獲功次、敬爲皇上陳之。據南川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僉事徐仲佳報、據監紀推官高折枝、報准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據參將李經、坐營孔繼祖等各報稱。三月二十九日、領兵經過白土金子九杵麻壩清水偏崖梅子等處、遇賊對敵、斬獲首級三十四顆、生擒苗賊四名、俘獲男婦三名、口奪回被虜七名、戰馬二匹、器械不計。又據參政張棟報、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卑職於四月初六日、與各將官督同漢土官兵、劄營朗山。初七日、遇雨霧、不便前進、暫劄彼中。據哨探兵報、朗山口四路山箐、有賊埋伏、隨會同馬總兵發各營彊桿遊兵、前去各箐攻打。各苗四出拒敵、我兵奮勇、當陣斬獲首級一百一十六顆、生擒頭目李旭姪李夏保、并張洪、夏坤、羅保四名、俘獲幼男婦女二十口、牛馬一十九隻、槍刀弩箭不計、輕重傷兵二名。又總兵馬孔英報、據宣撫馬千乘、冉御龍、長官鄭葵、楊通榮、楊光祖、千戶羅人傑、提調劉勝、把總冉大周等報稱。四月初八日、兵至長灘、飛木、羅水、滴水、葫蘆、高坪等處、劄營。遇賊伏路截糧、我兵奮勇追殺、當陣斬獲首級共一百四十二顆、生擒苗頭三名。又據總兵馬孔英報稱。十一日、兵劄木水。賊先使許瑤、趙天澤、詐降。本職會同高推官審出、斬於令旗下。料賊夜必劫營、即令宣慰冉御龍先去路口、伏兵以待。至三更時分、賊果衝來。酉陽兵起、當陣斬殺五人。賊驚退回。酉兵衝出、趕過高坪。至明發毛兵接應、徑到海龍壩。又殺死三人。本職隨督將領等官周國柱、金汝卿、馬騰霄、馬如繡、馬吉、蔣尙仁、李桂芳、白時化、鍾允升等馬兵、宣撫馬千乘等土兵、一齊勇猛殺去。直至海龍壩、養馬城、當陣斬獲首級、并生擒二百餘賊、墜跌林箐者、不計其數。衣甲器械、丟棄不顧。斬級數內、多有頭人。隨即收兵、即劄衝

路處所，按兵以待。又據總兵馬孔英報稱，十七日約永綦南川兵，同日攻圍本職，即會高推官，并將領等官周國柱等，先發酉陽平茶延綏兵，從土地壩竟攻養馬城，甯夏石砭固原劉勝毛兵邑梅兵，從喇叭水起水西營前攻海雲圍。至午，酉陽延綏兵殺入養馬城，賊第四層關外賊衆奔潰，殺死射死銃斃打死者，不計其數。酉陽兵見勢孤先退，延綏兵亦退，攻賊乘勢趕來，殺亡延綏兵六十餘人，傷者三十餘人，失馬百十四匹，酉陽亡七人，傷四十人。固原兵甯夏兵與石砭等兵，遂劄喇叭水不動。監軍道於是日晚即傳令喇叭水兵，候天明再攻。至十八日辰時，石砭兵劉勝兵平茶邑梅兵毛兵，從喇叭水由林箐轉上土地壩，攻進海崖關，連打破險關四道，殺至海龍圍，徑上養馬城，養雞城，賊始大奔。除二日斬獲功級三百餘顆，并生擒投降者無算。俟查的另行再報。又據參政張棟報稱，本道由清溪進營，一帶地方苗民，各因大兵經過畏誅，逃避山箐潛住。該本道差土舍李世爵，把總戴明玉等，分投招撫，節據桶壩南坪黎村大灘芙蓉長礮等處，招降苗民僧人余嘉鑾、傅明啓、劉茂元等男婦，共計一千零四十餘名口。又據綦江縣報稱，招撫過被虜民文燦等男婦三十二名口，宣撫冉御龍土舍楊通達，各招降過播民僧人王政俸、馮善道、晏子榮、性通等男婦共三百一十三名口。又據合江永甯二路川南監軍參政謝，曾詢紀功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州同知趙世德，報准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報據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遊擊司懋官、都司吳從周、封建、趙應科報稱，四月初一日寅時，漢土官兵，剋破崖門關，永甯一路，當陣斬獲頭目楊保，及壯苗首級一百六十九顆，合江一路，斬獲壯級一百二十六顆，奪獲器

械等件不計。又據提調張曉報稱，督率永甯司目兵彭受等，於初四日攻打李伯牙大圍，當斬掌圍逆賊楊六等壯級七十一顆，追進入箐，棄戈投降男婦一千名口。又據總兵吳廣報稱，兵至水牛塘、五臺山及養馬城前，棋布營柵，與龍爪海龍二圍對割。初四五六等日，賊分三路，每路約二萬有奇，連來挑戰。我兵迎敵，屢戰屢剋，擒斬多功。至初七日，會發三人，投文求降，窺瞰營壘。本鎮預料其詐，傳諭各營官兵，倍常堅壁謹備。初八日早，逆賊之子楊朝棟大集賊兵三萬衆，蜂擁前來，拚命直衝各營。本鎮隨令各兵守營者守營，接戰者接戰，副將曹希彬等各領兵奮勇殊鬪，或衝其前，或擊其後。自寅至未，血戰數十合，各賊倒戈大敗。當陣斬獲首級四十五顆，鳥銃打傷不計，投竄深箐者難以拔功，奪獲槍弩等器七十餘件。陣亡哨官一名，重傷兵六十名，輕傷一百餘名。今我兵已割龍爪圍腳下，去海龍圍不十里矣。環而賊壘勢在虎背，及觀圍下晝夜皆布帳旗列甚多。自本日大敗，撤兵回圍，布帳盡捲無形，變詐莫測。又據總兵吳廣報稱，四月初一日，攻破崖門關。初三日，剋入龍爪圍，右割營水牛塘。初八日，與賊血戰，監紀蔡知府督馬湖兵出奇應援，敗走官兵乘勝追焚龍爪圍，賊俱竄匿。會卽上圍訖。至十六日，本職與劉總兵會議，會多詐謀，海龍圍須候各路兵齊，刻日並進。但養馬城爲圍藩籬，四面深箐，賊必埋伏堵截，應先勦滅，以便合攻。遂於十七夜，密令中軍官鄭子龍傳諭坐營都司趙應科及副將曹希彬、吳文傑、封建、司懋官、吳從周、江萬化、周大謨等，於十八日寅時，督率漢土官兵直擣養馬城。賊果據城拒敵，四山埋伏，內衝外包。我兵進攻，或當其鋒，或邀其伏。本職同蔡知府督兵策應，士氣益奮，戰不移時，攻奪其城，斬級不計。又據參

政謝詔。報據督陣旗牌官虎文蔚報稱。十八日攻破龍爪圍、養馬城、鐵柱關三處。見將海龍圍圍住中軍。鄧起龍亦報稱。十八日攻破養馬城。起龍領兵攻左路。南川攻右路。劉總兵攻中路。直抵鐵柱關。會勢窮力迫。指日可擒。合行飛報。又據綦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燿報據監紀同知史朝貞報。准原任南京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書今充爲事官劉綎報據領兵指揮杜熊兆報稱。三月二十九日。統督太平石砬士兵。并千總提調吳世景。黃惟中等。入婁山關。攀緣登險。攻打石子岡。隘口設排柵五層。立敵樓三座。弩槍下發。官兵奮勇排闥而入。各賊遮攔不住。奔二層排柵。又奔三四層排柵。剋破直擣營陣。斬獲賊級二十三顆。生擒九名。俘獲賊婦二十口。招降高志經等一家男婦七名口。俘獲馬牛一十六隻。槍弩三件。又據總兵劉綎報稱。本職自三月二十九日。剋破婁山關以來。復取石子岡。招降香爐圍。暫割白石口永安莊。至四月初三日。逆賊父子統領諸苗。抄由小路。四面衝來。官兵迎敵。與之鏖戰。大敗而回。我兵乘勝進割四渡水。迺會今見南川之割高坪。永甯之進水牛塘。本職之據關子山。與賊抵圍爲壘。聲勢震天。燈火相照。會則竄身無地。一連投文三角。猶爲虛文請命之辭。圖殺我師。遂分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徐珊等。挑選勁卒。於初十日由羸子崖。直抵海龍圍前。賊果撤抵不及。爲官兵直擣。斬獲功級一十五顆。俘獲男婦二十餘名口。奪獲牛馬三十二隻。器械三十餘件。招降過男婦二千有奇。又據總兵劉綎報據遊擊周敦吉報稱。十八日子時。奉令分發三路官兵。奮勇大戰。得獲龍爪圍。前兵據關迎敵。各職分投打進。銃礮震天。勢如破竹。其望軍圍。海雲圍。一鼓齊下。復攻至養馬城。又聚兵迎敵。官兵死戰。



連鬪數十合。直追到水關。打破養馬城。又攻剋龍鳳關。海門關。鐵柱關。養雞城。又奪獲海門關牌。官兵勢大難止。欲乘勝追上海龍圍。但天暮收兵。就彼劄營。本鎮親自調度。相機暫守。此戰擒斬甚多。奪獲頭畜無計。并被傷官兵。通候查明另報。今將牌。鎗一併解報。又據指揮傅朝政報稱。招降過播夷。穆煜下男婦。二百四十五名口。把總何忠等。招降過播夷。一十七戶。男婦共計七十六名口。指揮杜熊兆。招降過播民。李朝相等。一十八家。男婦一百二十七名口。石砭兵。陳雙等。招降過播民。王耀等。五家。男婦七十名口。又據偏橋路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王應霖。呈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報據守備白元潔報稱。統領五司土兵。於三月三十日。前去涓潭哨伏。瞭見青蛇碼。礮長坎各圍。馬步苗賊。約有三四千。下圍蜂擁過河。卑職挺身統帶部兵。不滿一千。前去迎敵。我兵奮勇。將火箭銃。礮弩箭。齊發。殺至長坎圍下。打死穿紅執旗馬賊二人。斬獲首級二十二顆。餘賊不計其數。賊將馬賊二人。身屍。鈎搭馬上去。訖。又據總兵陳璘報。據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白元潔等報稱。四月初八日。兵至涓潭。日擊七牌賊徒。盤據青蛇碼。礮長坎。保子各國。峭壁插天。巢壘。碁布等。因到賊。又調取戴罪守備楊惟中。帶兵前來。復思各國。左通三渡。右連板角。圍圍相連。互相雄峙。若同日並攻。限於兵力。若向攻一圍。則三圍來援。再三籌度。務求其可。遂行副總兵陳良琪。都司錢中選。督發指揮把總劉之屏。梁廷祿等官兵。在於荆條。流河。渡取道。前至圍後夾攻。又行參將王一桂。督官兵將板角關謹守。以防各賊奔逸。初十日。喚集大小將領。密授方略。及懸以衝鋒重賞。分別奇正。安置已定。先遣守備楊惟中。白元潔。陳

九經各選膽勇官兵，晝夜竊至圍腳左右埋伏。十一日卯時，本職親督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各領部兵，并新到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鼓譟而進。各賊蜂擁，下圍迎敵，連戰數合。當有把總戴宗茂、朱萬乾等，冒死衝鋒，各斬一賊。卽時各賞銀牌十兩，奇正官兵四路衝殺，斬級一百餘顆。其餘退圍。天晚收兵。一更時分，復發陳九經等，仍去埋伏。又發兵一枝，堵截青蛇圍，以防助戰。十二日早，本職復督官兵，齊力夾攻長坎、碼礮、保子三圍。各賊仍前拒險死敵。木石如雨，廣兵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吳嘉龍等，拚命向前，被石壓死。復將銃礮亂發，各賊墜跌深崖，不計其數。我兵大勝，攻破險圍，斬級四百餘顆。餘賊遞入深箐，難以窮追。除將功級賊屬賊仗，并木石滾壓箭銃傷死官兵，通候查實，及青蛇圍爲四圍之最險者，俟圖另報。卽就據策應副總兵陳良玘、都司錢中選報稱，奉令督發指揮徐時達、劉之屏、把總周廷祿、梁廷祿、李廷機、土官田應瑚等，各率兵四路攀緣上攻，與賊抵敵。被賊連放礮木梭杆，矢石如雨。從辰至申，驅兵舉放火籠、火箭、百子銃，傷賊數名。我兵二營奮勇輕身，斬關上圍交鋒。當陣斬獲首級一百九十一顆。十二日賊從山箐衝出，我兵奮勇向前，大殺數陣，斬首二百一十五顆。十三日偵探各賊聚割圍後深山，賊等率兵直擣彼處交戰，又斬首一百一十七顆。通共五百二十三功，俘獲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奪獲器械一百八十九件，陣亡官兵四員名，重傷一十一名，輕傷四十八名。又據總兵陳璘報稱，七牌湄潭、播黨盤據保子、長坎、碼礮、青蛇，素稱險圍。我兵相持半月，因見青蛇一圍，懸崖峭壁，險自天成，從前直上，險峻難登，從後向擊，無路可達。晝夜思惟，未能畫策。遂下令分兵扼守青蛇，於十一、十二連日先攻保子、長坎、

碼礮，翦其羽翼。一面厚購死士，十三日一更時分，密導守備陳九經、白元潔、廣營把總吳應龍、朱萬乾、李元敬等兵，從碼礮後山披荆剝茨，附葛攀崖，竊至青蛇山後。又令遊擊陳策守備楊惟中、李大諫督把總葉占春等領兵一枝，從岡前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瑾等并永順目兵從岡左，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等，并保靖目兵從岡右，列陣圍劄。俟圍後奇兵舉礮，然後夾擊。十四日午時，後路兵到，放銃吶喊。前路官兵銃礮齊發，各賊倉皇迎戰，斬首數十級，敗奔入岡。申時直逼岡腳，銃礮勁弩射死無數。賊斬木棚礮石，傷我官兵，各兵奮力用挨牌竹箕抵擋木石，衝薄排柵腳下，斬去二層。天色已晚，分兵周圍劄守。二更時分，向後衝逃，被伏兵殺退回岡。十五日自辰至午，連戰十陣，斬二百餘級。各賊固守，我兵遂用發煩百子等銃、火箭、輒噴筒等器，攻破岡後，守備陳九經、白元潔等挺身白刃，血戰先登。前路統兵遊擊陳策、江騰龍、都司吳時喬、守備楊惟中等，永順宣慰彭元錦、舍把彭宗惠、彭勉忠、張良弼、保靖應襲士舍彭象崑、督漢土官兵并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由前路斬入，四面擁進，賊勢大敗，斬首一千餘級。是圍也險峻非常，破之不易，相持半月，夷滅一朝，是皆仰仗天威，致各官兵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而始剋之。除將斬獲功級、賊器仗與陣亡陣傷官兵等項，俟收兵查實另報。又據總兵陳璘冊報，自三月十九日渡烏江起，至二十九日止，陸續招撫過苗民一百九十一家男婦，共計六百八十名口。又據龍泉路湖貴監軍參議魏養蒙、張存意、督餉紀功副使陳興相、路雲龍報，據監紀推官吳天佑、知縣鄧宏烈報，准總兵陳璘報，據參將王一桂報稱，指揮唐一麒於四月初九日同督陣官岳志德等統兵前去播地哨探，行至川崖，有

賊頭田良玉領兵數千迎敵。我兵奮勇，追至青山園，賊兵矢石如雨，官兵一擁，攻打上園，斬獲首級數多。查的另報，我兵重傷二名，輕傷五名。又據指揮蔣從賢報稱，督同千把總唐顯威、李佑、薛瑞等領兵進至黃沙園，被賊衝敵，我兵奮戰，共計擒斬苗賊五十五名，顆俘獲男婦一十二名口。投降男婦三百九十三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十一名口。取出偏橋衛荆條等屯，原被播賊拘阻軍餘男婦四百三十名口。槍弩兇器一十二件，僞受餘慶司土官毛宗賢青絹傘一把。又據參議魏養蒙報，准總兵陳璘報，據副總兵陳良玘、守備陳九經、督千把總鄉導吳嘉隆、周思燾、李佩等招撫過四牌、七牌、小水、浪乾、長坎、平壩、水尾、火燒等處，投降苗民張四、蔡向陽、方華石、廣富、崔朝現、胡勝貴、趙正方、薛萬祿、文興枝等男婦共一千三百一十八名口。又據參將王一桂報稱，招撫過播目楊統下弟楊海，并妻妾子女一百零三名口。又據烏江沙溪二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參議梅國樓報，准貴州鎮守總兵充爲事官童元鎮、參將朱鶴齡報，據宣慰安疆臣報稱，漢把王嘉猷、陳恩等前同鎮雄府土官隴澄，連破苦竹關、石子關，直抵賊巢大水田屯，劊至三月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因見鎮雄，斬其來使，首其餽儀，遂盡起該司苗兵七萬，父子親領，由高堦園前來拒敵。該水西鎮雄合兵，從辰至未，與賊大戰，斬殺頭目五十餘人，內有僞內官五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其餘奔潰，乘勝追趕，上園入箐四散去，訖所獲被甲槍刀，不計其數。我兵損折百十餘名，重傷三百餘名。及據監軍楊寅秋呈，據鎮雄府土官隴澄揭稱，三月二十六日，據無知頭目引播差二人齎書儀并贏二匹，赴營投見，當拆來書，驗係楊應龍妻田氏，餽送下程禮單。該本府

看得楊應龍父子罪逆滔天大肆兇殘本府奉命征討誓在擣巢擒斬以謝天人焉敢私受汗名以淪臣節除將引進頭目細打四十將來使二人斬於營門懸示并傳諭大小三軍同心戮力共擒兇殘外今將餽送蘇子二匹金蓋銀臺二副折程儀二十兩著段二端并原禮單差人齎上乞賜驗明貯庫以白此心仍乞通知諸路將領各據忠赤進勦又據該府押解生擒賊犯二名到職審據二犯供名羅才羅慶播州大夫壩住從海龍圍下來有管甸差他探聽水西營兵若干被鎮雄探兵擊獲有應龍差小童吳比金萬富等前來鎮雄送禮物當將吳比二人梟斬是實等情又據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呈據宜慰安驪臣申稱本司兵住大水田賊龍戰敗之後查有心腹提調尙義黃繼枝管督板山落潮馬站一帶苗兵前三月二十九日於高堽母氏圍交鋒二賊亦在衝鋒該本司用間謀之計許令尙義黃繼枝來營計議退兵賊龍同妻田氏果信隨差二賊并坐寨頭目夏文茂及從黨張元等共二十四人齎降文一角禮單一封金臺蓋二副折段銀八兩鞍馬二副槍刀弩箭等項到河除伏兵於河口將二賊并從賊擒拏審實同原禮器械降文鞍馬批差漢把李輔領解告投外看得尙義黃繼枝名充提調心質豺狼向與應龍父子內處心腹之任外作牙爪之威自渠爲患以來飛練綦江東坡龍泉皆其謀孽烏江河渡等處皆其衝鋒至於會之巨細事機又皆其內參外贊故知會黨雖多此二豎則黨中之稱最者也先奉院道密諭心切遵承一向不能如意今仗計獲迺其罪盈惡極以致生擒天寶奪其應龍之左右手矣等因申解到道覆審得播犯尙義黃繼枝委係渠惡楊應龍父子心腹夏文茂張元并隨從二十一人俱皆會黨今幸計擒應合

解審除將各犯并禮物鞍馬解赴貴州兩院審驗外。理合呈報。又據平越路貴州監軍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類袁應文參議張文奇呈准征播貴州總兵官李應祥手本報據副總兵陳寅報稱。三月二十四日撥發隨征官兵包佑等伏路擒獲唐榮智等稱係偏橋毛坪屯軍本屯男婦約一千人。遭附播白泥司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凌虐痛害榮智等皆欲啗其皮骨伊弟楊正愛屢諫不從。願爲內應職審非詐。於二十六日令中軍孫仲謨旗鼓徐一夔等於二十七日夜唐榮智等先入賊營吹角爲號官兵一齊擁入時楊正邊正在鼾睡被伊弟楊正愛同榮智等將正邊并妻宋氏男楊通漢俱縛。又斬首惡楊七部下黎金六等首級四顆。正邊所屬男婦三百餘名口本屯男婦九百一十三名口隨帶牛馬乞降分發都勻獨山等處安插。及該總兵李應祥看得白泥司土官楊正邊與男楊通漢自宜恪守世土納糧當差。迺敢糾同楊七楊珠投附叛惡楊應龍攻圍偏橋殺虜東坡紫金關打蕨等寨翁聳等屯。流毒最慘擢髮難罄。至於楊通漢年質雖幼馬上便捷如飛偏橋與隆人號白鷓子及財鎖押出營門而通漢猶說可惜我在地下被擊據其言語狂悖乃見心性兇殘。隨將楊正邊父子解貴州撫院轉發按察司監候訖。又據監軍張存意呈准總兵李應祥報稱。疆界河邊播州老鷹圍圍首石勝俸王志虎王志龍等率妻子萬餘人來降。本鎮傳諭朝廷令不殺降。但黃灘關未拔汝等果是真降須生擒守關頭目立功贖罪勝俸等磕頭稱願效死力等語。十二日寅時據衝鋒官兵張奇勝李師沆吳文秀宋世臣王嘉倫商民瞻汪世才杜廷武易之謙土官楊燧等領兵齊渡黃灘河攻其關之前。新降播口王志虎石勝俸王志

龍、王賓、王倫、尙習中等馬步兵，由墳林暗渡河，襲其關之後，從辰至午大殺賊敗，追蹙至張王壩，透出關二十里，至晚收兵。李師沆當陣生擒有名首惡王大安、張命盛，生擒首賊王愛，官兵通共擒斬賊級八百五十六名，顆奪獲賊屬牛馬，被虜器仗，輕傷重傷陣亡兵士，通候查明另報。又據爲事官蔡兆吉報稱，招降過苗民男婦邱伯芝、徐受等一百八十名口，各等因。塘報到臣，除將擒斬功次、總紀功官驗明復解，按臣覈驗陣亡軍兵，隨宜優恤，俘獲投降男婦人等，轉行守巡該道分別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賊之甘心造逆也，自以爲撫千里之雄封，據河山之極阻，加以鄰比相助，狐兔情深，卽王師進勦，其如我何。一戰勝之，當且灰心，從而養威蓄銳，乘時鵠起，天下事一何可知哉！何意於今而大謬不然也。自四月初三日以前，各關俱破，蜀兵進入關外未下者，長坎、碼碯、青蛇三大圍耳。保子等圍不足言也。乃今而盡爲陳璘攻破矣。施州兵久破板角關，直候璘至同入，平越兵亦以孤軍難進，且竊食於黃灘關之外。今黃灘亦破，且擒斬多人，計三關者，不日相率同入，關以外無復著手處矣。乃蜀兵自入關之後，更番迭戰，賊每不支。初八日永合兵破之於水牛塘，十二日南川兵破之於高坪，十七十八日蜀兵盡會南川路衝鋒奪關，茶合二路繼之，因破其龍爪圍、養馬城、海雲圍，直擣其鐵柱關，而連營其下以逼之。計賊所有，止一海龍圍，直據之以苟活旦夕耳。初賊結好水西，比事起時時以脣齒之說動之，水西意不能無惑，而傷於天威，又不敢不

出兵相角，顧其戰不甚力也。烏江之事，衆多蜚語，臣移檄詰責之。水西不自安矣，而會賊偶殺其搜山之頭目陳起禮者，隴澄大恨之。賊且差人備禮謝過，澄遂立斬其使於營門。賊憤甚，卽治兵相攻，大輒而去。先是臣令安疆臣絕播州之交，疆臣強應之，實未絕也。臣謂監軍楊寅秋曰：「疆臣質絕播州者，可執尙義黃繼枝來。」蓋二人爲沙溪頭目，賊所用以通安氏者。至是疆臣欲執之以取信，旣戰之後，因謬爲好語謝之，求敦前好。賊雖疑之，然意幾得復行成也。遣二人並二十餘人往，疆臣盡執之。自是二氏之交絕矣。此亦天之所以亡楊氏而保全水西，令其以忠順永世也。圍爲險地，川兵已壁其門，湖貴兵至，四面攻之。卽欲爲假息遊魂，曷可得哉！除再催各路官兵刻期會哨，四面夾攻，上緊破圍擒賊，捷首至日，另行具奏外，緣係大兵抵巢夾攻，逆賊據圍自保，蕩平有期，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祖齎捧謹題請旨。

#### 六報捷音疏

題爲官兵攻圍賊勢已窮，再報捷音事。本年四月十九日起，至五月初十日止，連日與賊交戰情形，所獲功次，敬爲皇上陳之。據合江永甯二路川南監軍參政謝詔、督餉紀功副使史旌賢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同知趙世德報稱：四月十六十七十八等日，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率領提調官張曉、弁永甯長官彭受、王輔松、張嵩、劉國用等，督兵攻打大洪關、大山箐，又會合綦江官兵，分路攻打養馬城。追至海龍圍腳下，當陣斬獲首級，共二百五十一顆。二十日參將吳文傑，督兵攻圍行至樂搖地方，長官劉國



用擒獲黑苗李金華、傅朝書二名。供稱楊曾發提調鹿罕父子，領惡苗千餘，在圍後洗衣塘大山箐上，把截等語。二十一日黎明，官兵齊至前箐，直衝賊營。鹿罕父子率衆拒敵，我兵四面奮勇，斬開木柵。劉國用當陣親斬鹿罕，劉謙親斬罕子首級，提調郭天偉等斬獲賊級共計百餘顆。賊奔山箐。二十二三等日，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遊擊司懋官、都司趙應科、守備江萬化、督領千總鄭子龍、鄧起龍、提調張曉、長官袁初等追賊至永靖關。當陣斬級共一百零九顆。陣亡隊長一名，輕重傷兵數十名。又據知府蔡宗憲報稱：二十四日，賊詐傳次早遣叔求降。該職遵照密諭，不許聽信詐降。卽會同吳總兵傳令後山永合將官整兵聽令夾攻。二十五日卯時，賊果遣叔楊永用詐稱二十九日會妻田氏出降等情。職同吳劉二總兵當將永用立斬關前，懸首圍左。賊卽擁衆出戰。我營放礮爲號。馬湖土官文安民悅天恩等率兵奮勇攻打，衝破鐵柱朝天二關，斬獲首級二十五顆。又據副總兵曹希彬報：據長官張嵩、劉國用報稱：五月初二日，兵至地名銅羅關，忽見賊兵一夥，由箐林突出迎敵。我兵奮勇衝殺，當陣斬獲領兵頭人一名，并散級一十三顆。餘賊遁去。彼時在頭人身上搜出硃票一張，知係有名賊首趙仕登弟趙仕真首級。隨喚降人識認，果係頭人。又據參政謝詔報：准副將曹希彬、參將吳文傑報稱：五月初十日寅時，分布永合漢土官兵及會畢節道，并朱參將，令催水西土兵分投四面夾攻。仍同部院旗牌督陣等官分哨嚴催，齊上監紀趙同知、周副將、羅遊擊同二職，并守備江萬化、周大謨坐營孔繼祖、武舉薛來徹、吳登光臨陣監督。自寅至午不剋。二職示諭三軍有能攻奪山頂者賞銀五百兩，登圍者賞銀五千兩。隨將解道懸賞銀內勳

支五百兩當陣分給漢土官兵，鼓激先登，各兵踴躍，倍勇衝殺，礮手以滅虜大礮火器，排列放打，戰至未時，賊兵勢靡敗潰，我兵乘勝先奪朝鳳險山，追殺直逼賊門，尙在交戰，除將衝鋒登險漢土官兵姓名，并擒斬功級，另行查敘，又據南川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僉事徐仲佳報，據監紀推官高折枝報，准征播甯夏總兵官馬孔英手本報稱，四月十三日，會差從弟楊順龍，假名詐降，被朱應元認出，擊解到職，會同高推官細審，供係逆酋楊應龍，差出詐降，窺探我營中事情，并供同差姦細尙多，因是於各營徧索，又獲一十六名，俱審的確，時聞楊酋欲夜劫營，留之必爲內應，同楊順龍隨押赴令旗下斬首訖，十五日，又據播目田良玉，赴職投見，稟稱原約逆賊妻兄田一鵬等，五十一名內應舉事，先差親屬楊光耀密出投赴，高推官審編營內聽候行事，不料擬十八日舉事，分殺楊珠、楊明等計洩，良玉等連夜緣圍而下，徑來投順，其餘逃散，又據參政張棟報，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十七十九至二十四等日，各營漢土官兵，割營海龍圍養雞城，與賊燈火相照，恐兩山箐林，有賊埋伏，發兵搜捕，及連日用大將軍滅屏銃礮，衝打進城，賊從內突出，我兵奮勇衝上，與賊大戰，當陣斬獲壯級共三十五顆，銃礮打死不計其數，餘賊奔回上圍，我兵追至圍前鐵柱關，被賊滾木礮石弩箭射打陣亡兵四名，輕重傷兵二百二十六名，二十五日發兵攻圍，有我南川一路官兵直衝圍之前門，用銃礮衝打，攻破酋之鐵柱飛龍二關，斬獲功級，查明另報，又據參政張棟報稱，屢奉本部院憲牌，切責攻圍，因自五月初二日，至初九日，晝夜大雨，乘雨難動，會同分守道張按察使，行各營製造挨牌雲梯已備，原約但晴，各路四面夾攻，初十日辰時雨止，馬總兵率李

參將任遊擊哈都司萬守備督陝兵酉陽石砭平茶毛兵劉勝兵與高推官分布本路兵在關前攻打劉總兵率標下守備周以德李爲瑚徐珊千總易朝臣莫如爵等兵與史同知分布本路兵在前左攻打吳總兵在原占左山與本道守道蔡知府在上發吳從周兵浙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星率陝兵及略有餘晏朝海漆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圍領大礮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洪副使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圍後礮聲振天前左右三處一時攻打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午時後隨報圍後兵奪取圓山賊營三座直抵後門把守我兵卽移圓山劊營安立排柵前關石砭兵當前馬總兵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打死甚多爲嚴令取關卽拆牆燒樓不取首級多被拉去二樓一時俱然順風煙衝圍上滿圍哭聲震動山谷是役也雖未得圍足寒賊膽可擬刻期奏功而劉總兵親在槽下四門烏銃供伊射打賊死數多而腫一泡又自登關城調度燒樓拆城殆親冒矢石矣此本道親見恐各營所報異同故先撮大略馳報查先破水關鐵柱關蓋止到關下或登城復出而賊猶然有關今燒樓潰牆賊始失險擬越三十六步急攻飛虎關賊逼倉忙圍後可入又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南川路官兵攻鐵柱關斬首二十餘級攻後圍奪其三山斬級五顆餘尙未報又據參政張棟報據原差方時中等前去趙家里銅鼓坪木窯黃魚江官莊等處招出降民頭人吳先照等二百一十七戶男婦一千七十四名口又據邑梅司領兵長官楊正輝報稱奉文護餉差舍把田應穩等率兵於風坎山小遞溝二處林箐內搜獲播民張伯春等三十六戶男婦二百零八名口僧人廣

明等三十六名。又據推官高折枝報，據宣撫冉御龍報稱，發兵一枝，執旗前至地名金川壩，養老欄炭局。招回上年六月播賊殺虜綦江民生員陳鳳鳴、陳三策，并已故舉人周盾宗妻萬氏等，計家二十五戶，男婦女共四十五名口到營。隨差典史蔣繪，押回原籍，給各親屬收領完聚訖。又據綦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耀報，據監紀同知史朝貞報，准總兵劉挺手本報稱，職於四月十七日，率兵三路攻打海龍囤，至十八日，據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周敦吉、余世威、羅星、趙賢輔、哈光顯、周以德、徐珊、劉光漢、吳英、李爲瑚、王九思、劉可春、熊俊等，各報稱與賊大戰數十陣，攻破賊柵十數層，先登奪獲龍爪、養馬、木杉、望軍、海雲、龍門等城關囤，斬獲首級共四百七十顆，生擒十名，當陣投降二十三名，俘獲男婦二百八十三名口，奪回被虜一百二十八名口，器械一百三十七件，牛馬二百二十九隻，陣亡兵八名，重傷官兵二十四員名，輕傷五十七員名，陣傷馬三十六匹，射死馬二匹，俱令獲功員役解赴紀功道覆覈訖。又據遊擊余世威報稱，二十五日奉令統領各營兵馬攻打鐵柱關，官兵奮勇打入關城，有總提賊兵頭目楊珠統賊截路來戰，本職排佈大礮喊殺，一舉將楊珠打死。又據總兵劉挺報稱，得獲小男八元十生二名，各稱是日楊酋見得關前左邊官兵攻打得緊，喝令楊總管統軍殺出，那時楊總管纔到陣前，就被官兵當心一銃打死，擡進去了等情。及照本職是日督兵攻打之時，各營監紀官俱見一賊身披銀錢黑甲，被我兵一銃打死，移時據日本九兒稟稱，打死披銀錢黑甲一頭目，賊衆難以找級，今據八元十生所報，正與前稱在陣打死頭目脗合，及詢生擒黎甫明等，執稱內總管係是楊珠，管理內圍兵馬，爲楊酋手

足今被打死、黨羽漸除。成擒有日。又據參政張文耀報、准總兵劉縉手本報稱、五月初十日、該職親督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徐珊、李爲瑚、千把總劉招孫、劉興勤、曹柏等官兵、奮力攻打、銃礮震天、賊下梭杆、滾木礮石死敵。我兵以竹木挨牌遮護、并用雲梯、一擁齊上、攻奪鐵柱關、掀挖城垣五處、每處約長五六丈、燒燬三層城樓二座、房屋數處、仍分千總吳英、合哨南川兵、攻圍前門、一面分兵攻打飛虎飛龍等關。見該二道并監紀史同知親在陣前監督、彼日後山三路官兵、與陳總兵及貴州漢夷合攻、已奪三山、攻破土牆二層。天晚收兵回營、標下官兵斬獲功級三十七顆、陣亡兵五名、被傷五十二員名。行令獲功官兵、解赴寶理監紀史同知查驗、轉解覆覈。即今賊勢窮迫、又據偏橋路湖貴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路雲龍、詹啓東、王應霖、陳與相呈、據監紀推官吳天祐、知縣鄧洪烈、報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報據領兵原任守備徐允爵報稱、職劄九札。四月十一日、奉令帶同官兵進攻白田壩。行至中途、遇賊埋伏箐林之中、覩見我兵經過、四面齊起截拒。我兵舉號放銃、前後團轉應援、血戰三次、共斬首三十七顆。又據副使路雲龍報、據推官吳天祐呈、准指揮胡效忠關稱、十三日督兵前去攻打羅安水至新上藍坪、楊會差人帶兵般運家財皮箱上岡、身背黃包袱、撞遇來追。本職開弓一箭、射中倒地。有弟胡效尹、義子胡加官、斬取首級、奪獲包袱、把總楊昌連等、共斬首級一十五顆。本職又擒苗賊一名、包茶、奪獲兇器十件、牛馬三十隻、招出降民熊可仁、下男婦五十六名口。當將包袱對眾開驗、內紅袋一箇、彩龍紅筒、裝有玉璽敕命一通等因到職。隨將解到首級、逐一驗明外、開閱敕命、係洪武十七年七月

初二日，頒給播州宣慰使司蠻夷長官楊允中，及查楊允中根因據播民何邦道供稱：播州初時設有隨司辦事長官四十八員，止有龍誥無地方，無印信。楊酋盡廢舊制，或係收藏，又據副總兵陳良此報稱：十七日，據偵探飛報，巡警朱敬領苗數千，嘯聚青山圍箐，候兵進關包截等語。職卽督令指揮劉自西等領兵一枝前去攻截。十八日，朱敬與我官兵交戰，大殺兩陣。當有土官向日明部下土兵楊啓祺、吳八一奮勇衝鋒向前，將朱敬當胸一槍，隨有土千戶張銘下土兵吳老四，斬獲首級，奪回摩鎖盔甲一副，護項一箇，銀廂大小刀二把，煖肚一條，護膝一雙，鞵鞋一雙，標槍一杆，紫馬一匹。吳老四等乘勝追殺，又斬頭目賊級三十餘顆，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三名。隨據部下把總楊騰龍等誠認，委係朱敬首級，又一顆係謀士李旭弟李深首級，搜有楊應龍給票一張，俱係緊要有名首惡。又據總兵陳璘報稱：探得大小三渡兩關相離不遠，俱結石爲欄，架木爲樓，樓下一門，僅容旋馬。兩山峭壁，險阻難前。遂卽召集將領遊擊陳策，守備白元潔，都司吳時喬等前去攻打。就將原解軍前銀兩懸賞下令。二十三日，夜督發各兵銜枚前進。二十四日寅時，各到關前，舉礮爲號，齊聲吶喊，打死賊人數十名。賊卽退回，據關亂放礮石，自卯至巳，兵不能進。遊擊陳策覓一小徑，攀藤左上，各兵躡尾而去。賊弩亂發，陳策身被數箭，盔甲堅厚，幸不重傷。家丁陳勝奮勇向前，斬級二顆。都司吳時喬爲事守備楊惟中，又從右山督兵懸崖前進，兩軍相對，賊力遂分。本職卽督守備白元潔、陳九經率廣兵中道擁進，三路銃礮齊發，打死數賊，斬開柵柵，賊遂敗走。我兵乘勝追至第三關，第四關，賊勢大敗，斬首三百餘級。據關劄守，又據遊擊江騰龍差人飛報：本日寅時，依令

攻打小三渡關。因關口闊僅三尺，難以向前。隨令採取茅草填壓，又令守備李大諫由左山，王之棟由右山，各取小徑，兩面夾攻。本職督兵在前，併力攻破關門。各賊披靡，乘勝追殺，斬首二百餘級，餘逃深箐。又據平越路貴州監軍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類袁應文參議張文奇報，准征播貴州總兵官李應祥手本，報稱四月十二日，官兵攻黃灘關，而三渡關迺楚師進播門戶。一名曰渡上關，距黃灘關三十里，偵得播賊楊應龍差坐寨陳胡保張貴鑾等賊衆拒守。隨喚降人石勝俸王志甫王賓等商計，指點路徑甚悉，遂卽選標下精銳募兵三千，同石勝俸等馬步夷兵千餘，連夜發行。十三日五鼓，官兵一枝，占住後路。石勝俸等數十騎，從前門叫說，被官兵追來投奔等語。比及開門，被我兵前後掩襲，當陣李師沆生擒陳三保張奇盛生擒張貴鑾，各部斬首級共一百一十八顆，生擒二名，奪獲馬九匹。賊仗一百三十一件，俘獲賊屬二百八十三名口，輕重傷兵五十九名，陣亡九名。又據總兵官李應祥報稱，探得望鄉岡賊見剋渡上關，據險添兵死守。本職當集蔡兆吉伍萬鍾等，遣把總猶鶴杜廷武部兵合降民石勝俸王賓等兵爲前鋒，把總吳文秀等標兵尋徑抵岡後，防賊奔逸。十八日夜發兵，十九日五更齊至，攻上賊巢。前後大戰，從寅至午，賊力不支潰敗。官兵通共擒斬賊級四百三十八名顆，奪獲賊仗一百三十二件，俘獲賊屬一百九名口，輕傷兵劉元等四十三名，重傷兵王元吉等三十一名，陣亡兵陳三等六名，輕重傷陣亡兵，照例優恤。合行轉報。又據沙溪烏江二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參議梅國樓報，准參將朱鶴齡報據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呈稱，兵劄大水田，探得金刀坑圍，在落

濠水之右有賊據守，每遇軍兵出入取糧，輒被出沒爲害。遂於四月十一日發兵一枝，往彼攻取，賊黨力拒。我兵奮勇齊登，殺死賊首阿富等六名，苗賊三十四名。其餘仍在拚死拒捕，隨即豎立招降旗幟。該國居民男婦盡行出岡，羅拜乞降，共約一百二十五房。獲其鐵券牌一面。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據土官隴澄呈稱，十三日親督大兵，一面直擣播州，焚燒應龍衙宇，親闖閩州宅院房屋。一面會同宣慰安疆臣，督同水西軍兵二枝，於十五日直出烏江老軍關，沿途經過新站刀靶水等處，賊兵千餘截伏。當令馬軍衝殺，斬獲一十七級，生擒二十五名。賊潰投箒。次日黎明到關，賊兵拒關對敵。我兵奮勇，斬獲一百一十二級，生擒三十四名。招降二百六十二房。押發果哈地方安插。又據副使洪澄源呈，據安疆臣報稱，四月十五日，頭目阿卜者遮勒進剋海雲岡，殺賊十三名。招降民二千二百餘房。又差目把魏良海、胡文魁、阿戎等領兵進攻泥壩苦竹養鷄等岡，殺守岡苗賊二十四名。招降民葉善等二千八百餘房。并川江客民九百餘房。賊龍原虜草塘司官民四百二十七房，俱安插鄰近地方，以免亂兵殘害。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准統兵都司徐成手本，移稱五月初二日，據塘報有賊袁守剛、董三等千餘，潛伏長箐萬丈林，拒敵。職督把總羅寵、丁應聘等奮勇衝殺，當陣斬級一顆，生擒有名苗頭賊首龔堂等十名。餘賊潰入箐內，分兵把截路口。次日差鄉導張繼賓等入山招撫，賊懼願降。羅寵、并部兵楊鑾等共招降過男婦五百五十名。口分投安插。該職審得龔堂、謝友貴、潘廷貴、楊賢祖，俱西平大苗頭，黎民倫，係坐寨頭目。尙阿蘭等五名，亦督精壯苗頭，合行揭報。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據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呈稱，司府之兵，伐箐尋路，梯山



攀崖方得割賊圍後山頂。營前一土山，與左翼曹副將所割營前一土山，係賊樵汲之路。賊屯勁兵數千，據守連日陰雨，大霧昏濛，待晴攻取，致蒙左監軍與畢節道各懸賞銀三百兩，各兵鼓舞，願效死力。就於初九日四更結束，分作五路，乘霧往抄賊營之後，四面設伏。黎明攻擊，賊擁衆死戰，該頭目腳已等殺賊五十餘名，箭銃傷者不計。從寅至未，方將賊兵衝退，得占二山。隨移兵割守二土山，協同曹副將之兵，奪占左土山割守。本司中傷兵三百餘人，陣亡十五名，奪據塞賊咽喉，薪水道路，稍得阻截，破圍可期。又稱安兵屯營圍後，初十日五鼓攻其外牆第一層，且抵月城後路矣。立刻移知川東監軍，督該路以分賊勢。是日未刻，劉總兵亦焚燒鐵柱關，勢若破竹。緣襲後方會食，賊復來衝，永甯兵來合哨，頗有損折。安兵亦有傷，理合馳報。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據貴州衛協捕指揮白璋、漢把史聯彩、羅一袍、陳應龍等，各稱遵奉憲令，招撫過高坡箐、張王壩、西坪、三蓋塘、洪江等處苗頭苗仲、杆手王朝仁、阿滿、黎銘、陳子貴、李永一等六百三十二戶，男婦共二千一百三十六名口，各等因塘報到臣。除將擒斬功級聽紀功官驗明轉解，按臣覈驗陣亡軍兵，隨宜優恤，俘獲投降男婦人等，行仰守巡該道分別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鏐，看得賊以四月十六日上圍，我師以十八日合圍，環而攻之。迄今且二旬矣，圍即險絕，豈真天造地設，人迹所必不能到者乎？緣時入溽暑，萬山所叢，雨多霧重，不便仰攻。節據營中所報十日之中，晴霽僅一二日，賊又時以詐降詐死，焚惑我軍，帥臣之無識者，或爲其所愚，致延時日，已經臣

化龍懲處、及別疏參糾、今軍中各遵指授、一意夾攻、賊已岌岌乎有朝不保夕之憂矣。至於向來賊之手足腹心、如朱敬如、鹿罕、如楊順龍、楊永用等、或敵之陣上、或戮之軍前、如田一彭、田良玉、彭道、何邦瓏等、五十餘人、皆以圖爲內變、機洩被害、或闔門受戮、或滾崖投降、至於總營楊珠、則賊之所恃以制服羣醜、抗拒天兵者、惟此一人、亦一礮而斃、自賊來者、言賊痛哭之、以爲去一右手、不如已死也、遂卽詐爲已死、用以愚我、不已急乎、初十日一攻、前燒其關、後奪其山、掌大窮崖、日促日小、當坐見其盡耳、臣等再爲痛懲、違誤、獎勵勤勞、多發懸賞、嚴併攻具、令之百道夾攻、期於必剋、約以旬日而不下者、且誅罰及之、計竣事、當且不久、所有連日攻戰情形、合先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事完、議覆施行、緣係官兵攻圍、賊勢已寔、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

### 丁憂疏

奏爲丁憂事。臣駐劄重慶地方督兵勦播。忽於五月二十二日、臣母差家人齎書到臣、言臣父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棟於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家病故。臣一聞之、心膽俱裂、號天呼地、絕而復蘇。因念臣父係獨子、止生臣兄弟二人。臣兄於去年八月內在家病故。臣妻復於去年十月內在任病故。於時臣卽欲求歸養。臣父寄臣書曰、勦播事重、皇上責成甚專、必須了此方可言歸。臣亦以明旨方嚴、且父命當遵、只得抑情任事。茹苦督兵、自分日夕賊滅、乞身有日也。乃今賊垂亡而親不待、臣之罪尙忍言哉。臣兄弟生子俱晚、今卽有子姪五人、大者四歲五歲、小者一歲半歲、不堪應門、寧能主喪。

今所惻惻然伏憐而哭者，獨臣七十之母耳。臣之罪於是不可解矣。臣例應守制，又應候代，但臣之心事已亂，臣之交代宜早。伏乞敕下吏部，亟請會推相應官員，勒限前來代臣。俾臣得早歸守制，庶幾葬父養母，尚得少盡臣萬一免於憂死哀死，則再生之年，皆陛下之賜也。臣無任泣血籲天懇禱之至。緣係丁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楊照齋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覽奏，求歸守制，尙孝子至情。但賊勢垂亡，兵機尤急，關係西南倚託最重。近該部科公論請留，朕已有旨明悉。宜抑情遵命，視國如家事。完終喪有期，慎毋哀毀妨誤。不准所請。該部知道。

大報捷音疏

題爲仰仗天威，破圍滅賊，飛報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悌、川東監軍參政張棟報：奉臣屢行催督攻圍。當同川南監軍謝詔、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兵副使尤錫類、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等，及贊理監紀等官，會同三省五總兵，各路副參遊守等官，遵照臣指授方略，公同分布。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各抽精兵，輪日前後攻打。總兵劉綎、李應祥爲一日。吳廣、陳璘爲一日。各打後門。馬孔英督各路兵，攻打前門。其沙溪路水西鎮雄兵馬，自願撤兵避嫌。於二十八日起營去訖。除連日攻打斬級另報外，至六月初五日，輪該劉綎、李應祥攻打後門。自寅時起，劉綎身先士卒，火礮震天。至辰時，攻破頭道土城。賊兵抵敵不住，退至二城。又行攻打。至巳時，又將二道石城攻破。賊退至三城，死拒。當因兵疲住攻。當夜劉李二總兵，卽劄營三道。城下拒守。是夜城上賊黨紛紛。

奔下關逃。至初六日輪該吳廣陳璘攻打。自寅時起。我兵齊上。賊卽潰敗奔走。大兵擁入。各路兵亦卽一擁齊進。是日馬孔英從前門。於初五日夜。卽遣遊擊李經守備萬民英領土漢兵割守飛龍關下。當有推官高折枝亦卽在彼監督。至日寅時驅兵上圍。各苗奔出大戰。斬獲無算。當時前後大兵會齊圍上搜捕。據各苗稱逆賊楊應龍見官兵大入。倉皇無計。一面向縊。一面向放火自焚。火未及然。賊已氣絕。有屍見在。衆驗果眞。當將賊子楊朝棟、楊以棟、賊弟楊世龍、賊妻田氏、朝棟妻小田氏、賊塔宋承恩、馬千駟、賊軍師孫時太、惡黨何漢良、田一鵬、楊明、葉喜受等二十餘人俱擒獲。見在候解。餘黨仍行搜捕。我兵到圍爭搶財物。人多嚴禁不住。幸未至大有殺傷。卽今賊巢一空。我兵盡割圍上。千年狂寇一朝蕩平。除功級查明另詳外。合先具報。又據監軍謝詔、楊寅秋、張存意等。川東兵巡紀功參政、張文耀等。總兵吳廣、劉綎、李應祥等及臣標下原任參將余德榮各報相同。等因到臣。案照臣自本年二月十二日興師以來。節將官兵攻剋關寨。擒斬功次。俘獲男婦。招降人口等項。陸續會本題知訖。後因日久攻圍不下。又節次行催。令分日前後遞攻。又差參將余德榮守催。及將誤事各官參究。臣擬入營親督起行間。隨聞先臣之計。該臣哀毀昏迷中。尙恐諸將懈弛。誤事。隨於成服之後。卽行文營中。照得三省興師。八路勦播。誠能戮力齊攻。勢如摧枯拉朽。乃各總兵畏賊如虎。未戰先退。以故曠日持久。迄無成功。老師費財。日甚一日。本部院方擬策馬入營。親督交戰。偶以聞訃。不便臨戎。合再發旗令嚴催。如再畏怯不前。定以賜劍從事等因。通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偏

沉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賊楊應龍恣逞淫威、甘爲叛逆、破城站已三五處、殺官軍至數萬人、以致震驚西南、搖動海內、彼恃此固險絕、以爲人迹必不可至也、乃今恭遇皇上神武威靈、百蠻震懾、輔臣紆綏於旃廈之間、本兵授策於荒徼之外、坐使萬人同心、三軍用命、兩日之內、連剋三城、盡破險固、因而元兇自盡、逆黨就擒、闔國惡苗、盡督霜刃、削株掘根、靡有孑遺、從此四封千里、盡入皇圖、尺地一瓦、盡歸王化、三省永無狗吠雞鳴之警、四海逆折、慈山嘯澤之氛、臣等待罪地方、殊爲多幸、欲候查明功次、一體具奏、恐致耽延、且天長萬里、事卜浹旬、海內之屬目方殷、皇上之關心更甚、合先馳報、以慰聖懷、緣係仰仗天威、破固滅賊、飛報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王化遠齎捧、謹具題知。

告病疏

奏爲播事已竣、臣病甚危、懇乞聖明、亟賜放歸、以活殘喘、以營親葬事、臣恐不肖、誤蒙皇上任使、督兵勦播、正在攻圍、忽報丁憂、已經具疏仰陳、求代守制、自發疏後、旋即滅賊、又經報捷去後、臣封疆之臣、例應候代、不敢即去、方欲乘此候代之日、督併文武諸臣、經營敍功及善後事宜、報命闕下、即移駐境上、俟有代者、當即奔歸、乃數日以來、感病殊甚、初猶以爲乍聞親喪、哭踊過度、病亦其常、久當少愈、乃日益久、病益深、今日食飲漸廢、行坐失常、日惟有伏苦而臥耳、臣幼而讀書、國爾忘家、君爾忘親、亦習聞父師之訓、豈其臨事而敢背之、顧在今日、力已竭盡、精已銷亡、即欲勉強支持、有萬萬不能者、蓋賊雖已滅、然目前

諸事皆須臣手自經理。凡散遣兵馬、查算錢糧、留屯置守、設官善後。一日之間，千頭萬緒，乃又復忽自念身爲人子，親在不能事，親死不能歸。老母在堂，倚帷而望，時一痛至，涕泗橫流，左右皆泣，不能仰視。人有如此而身不病，病不危者乎？哀過甚則病，而重之以勞；勞過甚則病，而重之以哀。欲節哀而內有必不能抑之情，欲節勞而外有必不能卻之事，愈勞愈病，愈哀愈病。卽今臥不能見人，以字達之，手不能作字，以口授之，人至於此，所不傷生滅性者，其與幾何？至於傷生滅性，臣不足惜，臣家亦無足惜，惟是夜郎千里，初入版圖，後事之收拾，前事之經營，一不當機，便至廢壞，行且掩文武之成勞，貽西南之大害。臣之肉，其足食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今該部不知已推人交代否？卽推亦不知卽能速至否？人亦有言，死亦可忍，臣忍死矣。伏乞皇上垂念臣情，矜憐臣病，亟下吏部將新督臣如未推，卽速行會推。如已推，卽嚴催速至，令臣早得生還，不至誤事。此非獨爲臣，實爲西南，爲天下也。臣無任涕泣哀鳴之至。緣係播事已竣，臣病甚危，懇乞聖明，亟賜放歸，以活殘喘，以營親葬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齋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請褒蜀王助餉疏

題爲蜀藩義助軍需，請乞賜敕褒獎，以表忠賢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據長史司呈奉蜀王令諭，勸發祿金二千兩、米五千石，助充軍餉。著長史司呈請批貯有司官庫，犒賞官軍之用。敬此合行呈請發收等因到司。轉呈到臣，除批行解發重慶府收貯，登報循環，轉解營中，隨軍犒賞支用外，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崔景榮、議照播賊猖亂、奉天征討、師行糧從、頗稱浩繁、惟茲蜀王、捐金犒士、足徵屏翰精忠、助餉除兇、永作山河帶礪、天潢高品、帝室名賢、卽今羣醜盡殲、地方平定、宜彰盛美、以表忠賢、相應題請、伏乞敕下禮部覆議、特賜敕諭褒嘉、仍容臣等備辦花幣羊酒、恭送王門、以彰盪寇盛典、統候聖明裁定、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蜀藩義助軍需、請乞賜敕褒獎、以表忠賢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蜀王捐祿犒軍、忠貞懋著、著寫敕獎勵、仍行該撫按官備禮送府、以示褒勸、禮部知道。

議留免覲疏

題爲議留朝覲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云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省各府州縣、正官朝覲、自有定規、乃臣子述職大典、若非有萬不容已之事、曷敢輕議所免、但本省時有不同、事當通變、前此播賊未滅、正佐各官、或責之儲糧治器、或委之押夫運餉、或隨營監支、或臨營贊養、卽全省盡留、尙恐不支、茲幸逆酋就平、事雖稍省、然拮据經營、半載於茲、方得息肩、良亦苦矣、卽今若不分別緩急、一概奏留、不無有妨大典、一概不留、在他郡別邑、猶或可支、至若重敍馬瀘四府州、與所屬州縣壤接播境、近日起派運夫、疲憊已極、前項痲瘵之民、全賴正官、加意撫摩、愛養休息、若令赴朝、以一署官、安能調劑而蘇起之、且順慶府既無正官、同知馬性和、與蓬州知州毛秉光、內江縣知縣楊應登、一向在營供事、卽今留守兵將、尙須供應、及查舊例、正官議免朝者、該佐貳官代入、今各佐貳官、亦俱在軍前有事、未

得結絕。並難離任。似當併免。理合具題。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事體相應。特與題覆。將知府傅光宅、劉三樂、蔡宗憲、同知馬性和、知州邵崇雅、段文郁、陳敬衷、毛秉光、葉聯芳、知縣陳大經、郭維屏、黃日升、吳位、閔宗聖、陽思謙、柯文、朱宗望、楊應登。并宜賓縣正官到日。今次俱暫免入覲。各府州縣。止令首領官。帶同該吏。各齎冊與同成都等府正官。照舊赴朝。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議留朝覲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

### 三懇告歸疏

奏爲播事善後有緒。孤臣病苦不支。三懇天恩。早賜代歸事。照得臣以督兵勦播。幸而平賊。適值家艱。已經具報求代。尋而感病。又復疏陳去後。近接吏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題。爲征播機會宜乘。督臣關係最重。懇乞聖明。亟敕從權移孝。以收成功事。該部覆奉聖旨。卿等說的是。軍旅事大。李化龍正值督兵決勝之時。當從權移孝。力圖報國。待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聽回籍守制。著兵部馬上傳諭知之。切勿頃刻杜門。致妨機務。欽此。欽遵。竊念臣以庸愚。重荷委任。卽宜捐糜此身。何敢更言家計。顧事已大定。勢不容留。有不得不據實言之者。蓋皇上所以留臣。以蕩平賊巢也。乃今則賊巢已蕩平矣。以處置悉備也。乃今則處置已有緒矣。臣不明言。則皇上卽聞捷報。將無解顏於蕩平。而復關心於處置。以爲臣之去。尙在可緩乎。臣自五月以來。計賊授首。當在旦晚。諸凡撤兵留屯。鉷功善後。業已不次通行三省。應預備者。令早預備。應議處者。令早議處。以故平賊三日之後。兵卽撤歸。今所留防守隘口。彈壓地方者。除烏江沙



溪二路餘六路各一裨將領兵三千共一萬八千而已。其應撤之兵在湖貴者，臣已移咨該省撫臣徑自遣歸。在四川者已陸續到重慶。臣督併道府隨到隨發，計不數日當即去盡。至於改土爲流一節，其應設府縣規模已定，應用文武材品已晰。臣已一面行令，以次入播經理。惟是事關三省，須與各撫臣議過，詢謀僉同，然後併絀功疏上之。計不出一月而事已大竣矣。臣在此已無所事事矣。若後來修城池、招流移、闢田土，則需以歲月。後之人當自有任之者，亦自無難。而亦無用臣之過計爲也。乃臣之所慮，則惟恐朝廷之上不知此情。該部不即推臣不即代，俾臣以千辛萬苦之身，九死一生之病，兀坐官署，號天踊地，以日爲年。儻一旦溘先朝露，則臣之家計，臣何忍言。羣臣得無爲臣寒心，皇上得無爲臣動念乎。夫南北風氣原不相習，憂勞之人，瘴癘易染。自六月以來，監軍參政張棟以積勞道死，軍前效用湖廣照磨張居仁以染病客死，二臣皆北人也。彼皆一事之勞，一時之病而已。若此矣。臣之病苦，臣之憂危，亦何待臣自言。惟望皇上早賜生全，無令他日爲臣惜之而已。爲此具疏特懇，伏乞皇上速下該部，亟推代者。如已簡用有人，亦乞嚴旨催來速代。庶病臣可望苟全，天恩等於覆載。臣無任流涕哀號之至。緣係播事善後有緒，孤臣病苦不支，三懇天恩，早賜代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覆奉聖旨李化龍准回籍守制，員缺著使會推忠誠練達堪任的去。

獻俘疏

題爲仰仗天威、勦平播逆、循例獻俘、并解進得獲器械、伏候宸斷處分、以明國法、以彰天討事。據四川按

察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播賊楊應龍與兵造反自取誅夷所有官兵蕩平巢穴得獲會屍與在園內生擒叛黨既經監軍紀功等道審驗已明覆覈無異通應獻闕請旨正法但賊犯頗多途遠不便似宜分別重輕酌量起解仰司即便會同布政司并在省各道將重慶府解到賊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千叛黨逐一再加審驗明確分別某某情真罪大應解赴闕用彰天討某某情罪稍次應監候會審就近處治取具歸一供詞備由呈詳以憑會題等因該本司按察使沈季文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盛世承管分巡川北道事按察使周嘉謨分守上川南道參政王嘉謨提學道副使莊懋華分巡川西道副使秦鄰晉審驗得賊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百四十一名口與已故吳阿元楊真瑞毛氏元壽楊國翰楊林六名口通共一百四十七名口俱於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五鼓時分攻破海龍園當被官兵擒獲解出等情參看得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等以數百年之世家據方千里之土地罔思忠順敢肆兇殘始猶自荼毒其人民繼遂漸釋騷吾疆界白石口之掩襲逆我顏行合江城之要求遂彼狡計撫之而益無忌憚防之而愈肆猖狂劫堡屠城積骸徧野戕官殺將流血成渠震驚西南半壁之天煩費海宇全勝之力幸仗皇靈特成凱奏元兇殞命於私室羣黨駢首於合門埽穴犁庭一紓華夏之氣瀦宮緒室始盡叛逆之刑生擒諸犯俱係逆黨悉宜解赴闕廷恭候天誅惟是途長人衆難以盡解況人同叛逆情有重輕委應酌量起解如田氏楊朝棟楊以棟楊惟棟楊良棟楊勝棟楊堪棟楊奇棟楊真惠楊嵩壽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田氏田氏田氏田氏楊氏楊氏共二十三名口則餘之一門妻

子、兄弟、姪孫、姊妹、兒婦、叛逆之家。自當無分長幼男女。若楊七、楊淳、則曾之近族。領兵爲逆者。宋承恩、馬千駒、張世爵、田一鵬、田飛鵬、則曾之至親。相助爲逆者。何漢良、何廷玉、馬忠、孫時泰、則曾之心腹。成其爲逆者。穆炤、楊真、戴貴、董鼈、陳大才、袁鼈、羅江元、周五巴、何茂春、吳阿仲、吳阿舟、則曾之牙爪。資其爲逆者。許廷忠、何玘、張玉、王積仁、吳進達、楊華、曾之信任。葉進喜、王守爵、祿壽、高忠、元慶元、曾之親近。則相與暴虐一境。打點四方。以濟其逆者。共三十三名。皆罪大惡極。姓名昭著。人之耳目。人人知其爲逆者。張氏、何氏、二口。係曾之至親。賊黨之妻妾內助。爲逆者。以上通共五十八名口。俱應獻俘。用彰國法。其餘賊如楊守龍、楊文、楊福、楊光達、楊守爵、楊宗慶、楊學、楊春芳、楊紹宗、楊瑞鶴、楊致祥、堂保、田有年、田有時、田有秋、田有旺、田澤、田有貴、田善保、董成爵、馬邦字、宋一變、宋堯相、張萬受、趙元、吳王受、李大、李二、李全、王世雄、劉保、僞內使慶壽、楊富、雙壽、善奴、王守忠、天保四、慶陶鳴、楊長壽、辛巳、夏元、合壽、馮壽、元、己卯、石泉、會元、金牛、胡雲貴、慶祿、官桂、阿拾、僞姦女張氏、田氏、田氏、張氏、田氏、徐氏、楊氏、美松、周氏、楊氏、張氏、童受、劉鳳、梅花、劉奴、元秀、春鳳、李氏、顏氏、祖秀、金連、善緣、齋瀟、篆秀、同生、五奴、珍秀、善秀、任秀、金秀。以上八十三名口。或隨從而不當事權。或任用而未臨戰陣。或楊氏疏屬。或田氏子姪。又或婦女幼穉。厮養下人。叛逆雖真。罪惡未甚。且不無林木池魚。間有可原。內除篆秀、任秀、元秀、齋瀟。願隨田氏赴京外。其七十九名口。應監候會審定奪等因。併將各犯情由。開款呈詳到臣。又准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部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咨據貴州按察司。呈奉本院批據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會同各

路將領等官陸續當陣擒解播逆賊首楊兆麟等發司監候。今者仰仗天威官軍用命逆賊伏屍西南享安枕之休。狐兔斂跡梁之迹除黨逆雖真情罪稍輕者聽候會審明確就近發落外。所據渠魁巨逆情真罪當各犯相應解赴總督軍門類解闕前明正其罪。就該本司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應存卓督糧道參政郭廷良貴甯道參議梅國樓新鎮道參議張文奇驛傳道副使尤錫類畢節道副使洪澄源都清道副使袁應文提學道僉事徐來儀并鎮甯定番普安永甯等州知州李珏王應昌龍時躍陳聖佐會看得逆會楊應龍父子本以草澤餘孽一旦敢行稱亂幾至震驚西南甯獨恃彼峻關險岡疊嶂複嶺之足阨我哉亦惟茲虎噬鷓鴣張之徒或置腹心或列爪牙庶幾奮螳臂以當車轍耳。今據左右監軍督率將領土司先後擒縛元兇如楊兆麟尙義夏文茂彭道陳大恩或以親枝總管糧馬或以親曠贊決謀議阿萬楊正邊楊通漢曾先鋒於飛練袁五受張守欽曾首難於烏江馬騰漢之殺將綦南聶夔彭永壽之拒敵窮圍文章之主謀探聽於都會皆兇逆貫盈罪惡滔天俱應解赴總督類解赴京明正典刑等因到院隨批楊兆麟尙義等既經審明或以戚族而委身凶德或以亡命而假翮姦徒罪在不赦法當獻俘仰該司差的當官押解總督軍門類獻繳除行按察司將會審過楊兆麟等供詞開款咨報外合咨查照施行等因移咨到臣案照先據四川按察司管分守川東道事按察使張悌呈奉臣憲牌行委前去軍前提調兵餉依奉馳赴營中會同本省監軍參政謝詔今故張棟及贊理監紀同知史朝貞推官高折枝等日遵指授方略約會三省文武盟神設誓聯諸將士而申督之六月初五日連破重城初六日質明一擁直上逆龍時

已自盡。妻子家屬與同謀叛黨一時全獲。本日辰時。職等三道會同湖貴監軍按察使胡桂芳、楊寅秋、參議魏養蒙、張存意、督兵副使尤錫類、總兵劉挺、吳廣、陳璘、李應祥、馬孔英等俱齊集圍後樓上。點驗逆會家口。并將會屍一軀。擡至樓左。八道五鎮出樓相驗。時會初死。相貌猶生。兇悍驍雄之狀。迴與衆殊。衆手共指。衆口共冒。呼妻子田氏、楊朝棟等來視。一見痛哭。悲不自勝。五司七姓之響人。強半俱在。訊之無不謂此真楊應龍。而深快其死也。身屍無假。家口皆真。隨該總兵劉挺、吳廣、陳璘、馬孔英、李應祥等各陸續將會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百四十七名口。解赴本部院審驗。隨奉憲牌。看得逆賊造反。流毒三藩。乃天兵所臨。父子妻女親族黨惡。一鼓盡擒。不遺種類。真足以洩人神之憤。而伸國威。但會屍叛黨未審真偽。遽難准信。合再審驗。牌行本道。會同在府各道多官。從新覆勘。要見楊應龍身屍是否真偽。田氏、楊朝棟等是否正身。逐一審驗明確。一面具由詳報。一面起解赴省。聽候獻俘。依奉。又該本道仰體本部院慎重再三至意。復會同東南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燿、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僉事徐仲佳、知府傅光宅、同知史朝貞、推官高折枝等。齊集公所。行取逆犯田氏、楊朝棟等各到官。將楊應龍身屍開棺洗面。仍復審視。據見在各伊家口。與各頭領。并播州生員。原奏土民。合詞僉稱。身屍極真。具結在卷。覆驗楊朝棟母子妻女。及同謀黨類。與各內使人等。俱係正身。詳審所犯事由。共稱楊應龍委以兇殘。致干奏訴。不遵勘問。擅殺官兵。白石口之事。蒙恩放回。益無忌憚。飛練綦江。連遭屠掠。自取天兵掃滅。械繫再無別情。該五道看得楊應龍倚恃險關。堪嘆負隅之虎。開修絕固。足嗤坐井之蛙。禽獸宜淫。豺狼肆虐。用滿滔天。

之罪致勤動地之師。去年六月念一日入搶綦江。今歲以六月念一日解俘重慶。好還不爽。審驗極真。固無毫髮之可疑也。據法賊屍與各逆黨俱應懸首藁街。獻俘郊廟。但罪有首從之分。則惡有重輕之等。似應止解賊屍。并渠魁惡黨。其餘逆狀稍次者。宜候再審明確。就近分別治罪發落等因。并據貴州按察司管解楊兆麟等一十四名。及稱數內阿萬、文之宗、楊正邊三名。在途病故。取有所在官司結文前來。俱經發仰按察司監候。及將田氏、楊朝棟等覆審詳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酋楊應龍、楊朝棟等。么麼小醜。荒服遺苗。荷天朝浩蕩之恩。養成羽翼。恣鬼國兇殘之性。謀動干戈。叛我天常。恃彼地險。重慶城已逃法網。白石口輒逆顏行。罪已不止於無將。法猶姑處以不治。不思天地之德。無所不容。乃謂虎狼之窟。真爲可恃。狂謀益甚。虐餓愈張。廣招叛亡。爲腹心。大收苗夷爲牙爪。刻木立信。斬山設關。殺人盈野。盈城。舉事無天。無地。震動西南。旣起飛揚者之志。繹蟻東北。更欲窺伺者之心。臣下隱憂。主上旰食。而逆酋方且侈大言以張疑。布姦人而行間。招延遊士。結好鄰封。堅壁清野。常以逸而待勞。秣馬礪兵。動以少而覆衆。豈欲憑深負固。效子陽之自帝一方。因且拓地開疆。慕元昊之抗衡中國。何意清平之世。發此大難之端。幸遇我皇上天威震蕩。神武布昭。文武同心。將士用命。八路之軍聲沸地。三藩之儲峙連雲。遂乃破其重關。因而圍之三市。彼猶設三覆以待。我則晝九地而攻。霆擊電掣。風雲之勢無前。鳥駭魚驚。狐兔之羣若堵。元兇計畫無之。甘投縲而自縊。羣黨伎倆已盡。舉束手以

就擒。剖腹而實之鹽。可憐故主。引頸而繫以組。共指新官。軍師謀士。累累載途。繡女閹人。紛紛過市。蓋壯士揮戈。盡敵而返。故纛臣釁鼓。舉族以行。可謂削株掘根。真是犁庭掃穴。從此三省拋家失業之民。得歸故里。且使四方揭竿斬木之輩。暫戢雄心。蓋會之作惡。實百蠻未有之惡。故會之受禍。亦百蠻未有之禍。此真足以仰副廟謨。肅彰天討。下洩一方之憤。上紓西顧之憂者也。所據逆酋楊應龍。原係元兇正犯。身屍一軀。法應解獻於國門。生擒田氏楊朝棟等。俱係同謀。爲逆人犯。通應伏誅於闕下。但犯同叛逆。情有重輕。既經兩省二司各道重覆會審明確。委應分別起解。除監放途故外。內將會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六十九名口。如法肘鎖。同隨行使女篆秀等四口。選差敘州府同知史朝貞。遊擊江萬仞。守備萬民英。指揮高凌漢。千戶李同芳。百戶潘繼勛。范希正。管押赴闕。及將得獲欽賜誥敕印信。并銅鼓器械。據各總兵解到。共計二百八十六件。於內揀得銅鼓。驗係漢時古器。盔甲。鞍轡。刀弩。槍箭。擇其完整者。共得九十五件。與誥敕印信五件。併交各官隨本進繳。其餘賊犯楊守龍等七十九名口。發四川按察司牢固監候。按臣審明。另行具題。并將不堪器物一百八十六件。發成都府收貯外。伏乞敕下兵部議覆。銅鼓器械。及誥敕印信。付內庫交收。田氏楊朝棟等。行法司會審。如果情真罪當。恭候覆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楊守龍等。行巡按御史會審明確。分別重輕。徑自具奏。就近發落。其楊應龍身屍。仍應剉碎。與同各犯首級。應否傳示天下。以爲土司會長叛逆者之戒。統候聖裁。緣係仰仗天威。勦平播逆。循例獻俘。并解送得獲器械。伏候宸斷處分。以明國法。以彰天討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開坐專差承差。苟增齋捧。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元惡逆賊一名楊應龍身屍一軀。查逆會實年四十九歲。原籍山西太原人。先世有名端者。唐乾符中南詔反。端糾兵破走之。遂據播地。歷宋及元。世有其土。至我朝洪武初。納土歸降。仍給之。授宣慰使。屬安撫司二。長官司六。其地東西南北可千里。西北塹山爲關。東南俯江爲池。林木蔚蒼。田疇豐美。蓋輿區也。應龍生而雄猜陰狠。嗜殺無忌。初娶於張。龍虎山張天師之族女也。無寵別居之。妾田氏最幸。田氏譏張氏。誣以姦。應龍怒。命人殺之。並及其母弟。滅獲之在播者。無遺類。自是益復以殺立威。州人小有睚眦。輒誅滅之。所殺傷無數。州人不堪其苦。所屬五司與七姓之民。及張氏家。奏訴之。並告之貴州撫按以聞。下四川撫按。按問。逮至繫之重慶獄。將坐以大辟。會有倭警。徵兵援朝鮮。應龍詭言。欲起兵以征倭。自贖許之。得脫歸。歸而有詔止其兵。應龍益無忌。復逮問之不復來。益爲嫚語。蜀撫臣發兵挾之。應龍不與戰。誘之深入。至白石口。縱兵盡殺之。事聞。遣總督經略至。則應龍謬爲不知者。委其事於諸苗。時東西方用兵。勢難窮治。因就撫之。應龍益橫。所居飾以龍鳳。僭擬至尊。令州人稱己爲千歲。子朝棟爲後主。益選州人子女爲繡女。閩人民間有女十三歲以上。皆獻之。謂之呈身。須不用乃嫁之。不呈身而嫁者。罪至死。嘗一日而閹割三十二人。其兇殘不道類如此。有袁子陞者。其頭目也。畏其禍避之合江。應龍遂領兵掠合江。逼其城。城上人縋而與之執以去。至則縛之。先割其肉。炙之令自食。然後磔之。以其肉食諸苗。初白石口



之事。五司七姓皆助兵焉。至是修前郡。盡逐殺其人。有逃避不獲者。窮追之。逼偏橋。得羅承恩磔之。如袁子陞。有全家獲之者。取其妻女。對其父與夫。令諸苗淫之。或裸而坐之木上。叢射之以爲笑樂。或燒蛇令從陰入其腹。人蛇俱斃。盡掘其墳墓。燒屍而揚其灰。益廣招諸苗爲羽翼。五司七姓之地。並其妻子。盡以與苗。不足侵湖貴四十八屯。益之。州人有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自是一州皆苗。精悍摧鋒者。無慮數萬。其苗皆食梁肉。乘肥馬。僕從自隨。人人以爲親。已頗爲之死無恨。以故用兵所向克捷。二十七年春。破飛練。殺人以萬計。獲楊都司跪而斬之。是年夏。破綦江。殺房參將張遊擊。盡取一縣資財子女。以去。少壯老弱者殺之。投屍於河。自大江流下。江水爲赤。時勦旨已下。應龍恬不爲意。曰。勦撫任爾。但恐進我關來。不能出我關去耳。時徵兵未集。應龍益爲侵掠。以張威。冬。焚東坡爛橋王嶼。湖貴道梗不通。明年春正月。焚龍泉。都司楊惟中避去。殺土官安民志。復欲入思南石阡。聞川兵已破其官寨。斬首三百。乃歸。無何。官兵以八路人。遣其子朝棟領兵二萬。直走綦江。曰。爾焚綦江。入南川。諸有積聚。盡焚之。以歸。彼無能爲也。至則爲劉縱所破。敗歸。始有戒心。發兵爲守禦計。無何。川兵四路入關。乃頓足嘆曰。吾誤矣。吾誤矣。當吾破綦江。遂據重慶。直擣成都。取蜀王入營。何事不可爲。乃今坐受死哉。先是應龍出綦江。人傳其所張旗。書擒亡勦叛。後有自其營歸者。言親見其旗。非亡乃王也。至是。乃知其意在成都云。初。結水西爲援。縱之深入。時水西已無意助之。久駐大水田不去。復以事斬其使人。應龍始覺其貳於己。憤甚。治兵攻之不勝。復爲川兵四路屢敗之。盡奪其養馬養雞諸城。乃父子相哭而上國。川兵攻之。森詐死不見信。

攻益急。湖貴兵繼至。共築長圍圍之。更番迭攻。既破其二城。至夜猶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散去。無應者。起而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周營火燭天。明於白晝。一望無際。飛鳥不能過。歸而徘徊無計。長嘆數四。謂其妻子曰。爾各自爲計。吾不能顧爾矣。遂與其愛妾二人入室自縊。無何官軍入。盡俘其妻子。黨類無遺者。剖其屍以鹽實之。楊氏遂亡。應龍初發難也。實以川中累調從征。見川兵脆不能軍。川將又時時從之。借級安功。目中遂無全蜀。加以時繫時釋。時勦時撫。惟其所欲。無不如意。以爲天下事可知矣。自是目中且無海內。綦江之役。自以騎虎者勢不得下。異志益決。其申呈文移。每曰到處尋取逆奴。直至九重闕下。既圍破而官軍錄其關門之聯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圍上半朝天子。鎮乾坤。所居之門扁曰。半朝天子。其志豈在小哉。向使不早撲滅。稍需歲月。羽翼已成。不爲安祿山。慶緒父子。則爲公孫述。李特。王建之流。漢唐殷監。豈其在遠。幸而廟廊主斷。將吏同心。一舉滅之。亦西南之幸也。應龍八子二孫。其一子死重慶。七子俱在俘。二孫俱被執。一死一在。諸逆黨多戰死。不死者並在俘。

一賊妻一口田氏。小名雌鳳。年四十五歲。曾妾淫妒異常。曾嬖之。謀奪嫡。萬曆十四年間。唆曾逐妻張氏。母家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曾飲酒。田氏兄田一鵬家醉。田氏故激曾。張氏母家有外遇。曾乘醉當遣人取張氏併其母首。盡屠其家。以致張氏叔張時照等。奏訴北闕。下五司七姓。素受曾虐者。因起而附和之。亂由是起。若田氏者。眞楊氏之禍水。而西南之妖孽也。

一賊子七名。楊朝棟。會長子。年二十六歲。緣二十三年革會職。准朝棟以應襲土舍。管宜慰司事。故自二

十四年以來、播中文書、俱用朝棟名。先是白石口之戕王師、朝棟偶不與謀、曾每疑朝棟不從其叛。至貴州集兵飛練、朝棟遂親領苗往劫、以明其與父同志。故曾決意爲逆、不數月、卽有蒸江之禍。乃大兵雲集、天討旣加、朝棟猶不席蓐請死、復躬入蒸界拒敵、爲總兵劉綎所敗。及棲之圍上、詐降詐死、皆朝棟主之。子父濟惡、兩世爲逆、蓋昔之安慶緒、今之哮承恩、罪不容於死者也。楊以棟、曾三子、年二十二歲、素領莊丁虎苗、從父作逆者。楊惟棟、曾四子、年二十歲、兇殘更甚。曾左右僕役、承應少不當意、卽手刃之。日所殺數人、逆會甚愛之。嘗曰：類我類我。楊朝棟出蒸江路、惟棟實率悍苗衝鋒。九盤子之敗、幾爲劉綎所獲。乃不敢復出戰。圍圍之後、圍上人但謀下投事洩者、無論男女、皆惟棟手刃所殺。蓋不止五六百人。彼纒弱冠耳、殺人如麻、殆性惡者與。楊良棟、曾五子、年一十八歲。大兵進討時、始領莊丁虎苗、監防部民投順內地者。楊勝棟、曾六子、年一十五歲。楊堪棟、曾七子、年一十歲。楊奇棟、曾八子、年九歲。

一賊女一口楊貞惠、會長女、年一十九歲。許聘貴州洪邊宣慰宋承恩、踰時未婚。承恩之堅於從逆、不顧其祖宗千餘年宗祀、則貞惠之以若貞惠者、是又洪邊之禍水也。

一賊孫二名、內一名楊元壽、僅三箇月新死。止存一名楊嵩壽、朝棟長子、年五歲。

一賊兒婦五口、田氏、年二十六歲。朝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二十歲。以棟妻、田良玉女、田氏、年一十九歲。惟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一十八歲。良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一十八歲。勝棟妻、田飛鵬女、五田氏、卽舊思州宣慰之裔。永樂年間思州改土爲流、其族多流入播。自唐宋來、思田播楊、並雄西土、世爲姻婭。故曾

父子兄弟，率娶田氏。

一賊弟三名，楊兆龍，年三十九歲，曾第三弟，管清平路兵馬錢糧，破龍泉，圍黃平，劫飛練，皆兆龍領兵督戰。楊從龍，年三十八歲，曾第四弟，管金鼓路兵馬錢糧，最爲淫惡，虜茶江婦女以百數。楊世龍，年三十六歲，曾第五弟，管周水路兵馬錢糧，驍雄有聞，軍中號曰五相公。桑木關邀餉道，世龍與楊珠同領兵，珠敗，世龍先逃。

一賊姪四名，內一名楊國翰，監故，見存三名。楊國棟，年一十八歲，兆龍子。楊成棟，年二十歲，從龍長子。楊聯棟，年一十六歲，從龍次子。

一賊妹二口，楊氏，年四十七歲，田一鵬妻。楊氏，年三十七歲，張世爵妻。

一賊從弟一名，楊兆麟，曾從弟，年四十歲，總管楊氏族屬，兼管十二路兵馬。二十六年春，託獻木，帶苗五百，入涪州城，要挾所過雞犬一空，民皆逃竄。

一賊族舍二名，楊淳，年五十歲，曾親族舍人，善使長槍，慣馬戰，每曾親臨戰陣，淳必率衆衝鋒，前後傷折官軍不少。楊七年二十一歲，曾族舍，即曾大總管楊明子，曾平日叛逆，實成於楊珠，楊明二賊圍圍時，楊珠中敵死，圍上人心惶惶，率謀下投，獨明父子各領親兵，爲曾晝夜隄防，又每戰必力，令曾得久遊釜中，多損我兵糧，則明父子之惡遠矣，明就擒自盡，七仍宜置之極刑。

一賊妹夫一名，張世爵，年三十三歲，妻曾第三妹，原籍江西，卽龍虎山張氏之族，張楊亦世爲姻婭，曾向

殺妻張氏。卽世婦從姊。張氏之族盡讎楊氏。世婦獨爲之用。且盡力焉。則其妻爲之祟也。

一賊堵二名。宋承恩。會長女堵。年二十二歲。係洪邊宜懋應襲。往會狀官軍白石口時。貴州撫按卽行承恩絕婚楊氏。勿涉其餘波。承恩陽諾陰違。竟不之絕。二十五年。安疆臣爭新貴縣。實承恩從中鼓煽。裏合安楊之交。其謀狡矣。勦事起。承恩爲會詞事貴州。十日一報。行路知之。畏其句賊。無敢言者。旣師期近。乃被虜上岡。得無以乎。彼以附賊。爲得所繫。援也。昏童無知。自取敗亡宜矣。馬千駟。會次女堵。年一十八歲。係石砬宜撫司宣撫馬斗斛次子。斗斛妻覃氏。嬖愛千駟。謀奪長子馬千乘。應襲故爲婚。旣以求援助。碁江之破。千駟實率其石砬心腹。爲會先登。伊母覃氏。時遣人四方助會打點。使會得志。千駟母子。必亂石砬。千駟就擒。正法。石砬之禍。階絕矣。不獨擒一播黨也。

一賊妻兄弟二名。田一鵬。會妻兄。年四十七歲。原籍貴州思南府。充會內司總管。總管高安路軍事。其所置產近眞州。田氏兄弟。每至眞州。州人必擇其室女少婦。之有姿者。侍寢。一民婦成婚。繼數日。以姿貌被選。其夫有難色。卽召至立斬之。蓋眞州人恨田氏。無不欲食其肉者。田飛鵬。卽一鵬弟。年四十四歲。充會內司總管。總管長溪路軍事。飛練之劫。飛鵬實與其謀。

一賊心腹謀士三名。何漢良。播州赤水里人。年五十二歲。充會外司大總管。總管諸苗。爲人狡猾善說。會倚爲心腹。歷年負固逆節。實其主使。去年漢良統苗破飛練。執楊都司。噴其不跪而殺之。天討不加。故會遂無忌憚於房參將。造禍西南。喪十數萬人命。若漢良者。雖寸斬不足以謝西南人之忿也。何廷玉。播州

人年三十四歲。充會衙門大總管。主掌八司五十四里糧差。性兇狡。喜爲剋剝。環播千里內。無不被其荼毒者。會之負固謀逆。廷玉與何漢良啓之。馬忠播州人。年四十二歲。充會辦事總管。掌衙門一應文書。凡會申文內地。悖慢要挾。皆忠爲之。

一賊軍師一名孫時泰。年四十二歲。浙江餘姚縣人。冒籍順天武清縣入學。充增廣生員。爲武清縣不容鄉試。鬱鬱思亂。客遊京師。見四方多故。蓄謀益叵測。會破葦。知罪在不赦。思求知兵之士爲謀主。時已斬黃七。先在播素善。時泰因薦時泰。會當遣心腹文章。從京師聘入播。充僞軍師。首勸會乘大兵未集。入據重慶。會內顧根本。不卽從。各路兵逼關。斂兵一處決戰。亦出時泰意。蓋王偉徐道覆之流。目無宇宙。幸會草賊。不盡遂其謀。假令事事從之。卽終就滅亡。諸所勞費。不知當若何也。

一賊領兵逆黨十六名。穆炤。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先是二十三年征播。炤與族兄穆偉。同投內地。已撫而不勦。炤遂殺偉以自解於會。會使充小溪里頭目。多收內地流賊。葦江邊地。無日不被其劫掠。卒至釀成破葦之禍。及大兵進討。爲總兵劉綎破其巢穴。獲其妻子。乃不得已投見。已蒙賞賚。給有花牌。仍陰與會通。陷王都司全軍於白石口。此一賊者。罪不下於應龍云。戴貴。播州人。年五十歲。充會親兵總管。主督戰陣。無論平日。卽會樓閣兩月。前後門日拒戰。傷損官軍千餘。皆貴陣前指揮。董鼈。播州人。年四十八歲。充會四牌提調。江外五司。皆其荼毒。飛練之劫。鼈爲罪魁。大兵旣臨。詐降南川營。仍復暗與會通。子姪往來。固上不絕。官軍覺而執之。陳大才。播州人。年三十九歲。充會沙溪提調。破葦先登。受會賞五十兩。固上拒

敵官兵多其部苗袁鼈年二十四歲播州赤水里人與曾赤水裡頭人袁子陞同族世讎二十三年征播子陞預先投順已撫而不勦鼈遂構子陞於曾子陞奔瀘州鼈充赤水裡頭人以兵逼合江竟挾去子陞支解之連年合界殘劫則鼈之爲也楊眞播州人年五十二歲充曾丁山里頭目連年爲害江津綦江邊地釀成破碁之禍聶爾播州人年三十五歲充曾松坎提調最近綦界綦安穩東溪百姓數千家十餘年被其殘劫人人恨不生食其肉羅江元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曾坐寨管婁山外三元壩苗千餘時出綦南合江地方爲害袁五受又名袁守貴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曾西平提調烏江河渡兩兵敗劄皆五受領苗衝突已又潛等擾貴州糧運爲土官岑紹勳所執張守欽播州人年四十二歲充曾龍沙提調與袁五受同衝退烏江河渡兵又同劫貴州糧爲岑紹勳所執彭永壽播州人年四十一歲充曾領兵頭目有膽氣善戰每會拒官兵必永壽領苗衝鋒前後傷折我兵頗多周五巴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曾仁懷里提調又充穆炤坐寨連年綦合邊民被劫掠皆五巴之爲也何茂春播州人年四十五歲充曾小溪里頭目與重慶江津縣筭溪里接壤恣行侵掠筭溪里民十年拋棄家業不敢一企足墳墓則茂春之惡極矣夏文茂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曾沙溪里坐寨同尙義納幣水西併爲所執馬騰漢涵名馬亮子年四十八歲原籍重慶江津人兇狠有膂力先年犯事逃播投充領兵頭目誘曾族人支解人五十四里百姓紛紛逃竄者皆騰漢爲之破碁騰漢手刃房參將受曾賞五十兩人人能道之若騰漢者卽寸斬猶未盡其辜楊通漢年二十七歲係白泥司下里長官應襲二十六年曾攻白泥司通漢統部苗附曾反戈攻正長

官楊以誠，致以誠逃竄。白泥苗盡爲會用，已圍黃平，劫飛練。白泥苗助賊尤力，五司官無不讎會，獨通漢附之。

一賊任用逆黨七名：許廷忠，播州人，年四十七歲，充會辦事把總，主聚斂財貨，播民被其暴橫多矣。何玘，播州人，年四十七歲，充會辦事總管，主清理土田，奪民業以安苗實，玘啓之，尙義。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會沙溪統制，所提調最爲心腹用事人，屢爲會通路結連四鄰。三月二十九日，會襲水西營敗，復使義挾禮幣往謝過，爲水西所執。陳大恩，播州人，年三十六歲，幼充會心腹小童，會繫重慶時，大恩代收重慶監，已資緣脫去，充管事提調，圍破走投水西，被安疆臣解出。張玉，播州人，年五十一歲，充楊朝棟管事總管，與奏民張郢兄弟也。郢，會玉乃堅從會父子。郢玉又不時密相往還，此其故有不可解矣。彭道，播州人，年三十二歲，會心腹謀士，大兵初棲會圍下，道卽詐降總兵吳廣，爲會作間，已見圍破，復逃去，爲水西所獲。王積仁，播州人，年五十一歲，卽已故附郭長官王積祿弟，先年積祿見會有逆萌，懼及禍，奏願改土爲流，爲會所惡。積仁欲奪積祿爵，從而交構其間，竟使積祿不良死，而積仁遂爲會心腹用事，充長官矣。破碁時，積仁坐縣堂辱罵馬知縣，碁人無不切齒者。

一賊招納亡命逆黨二名：吳進達，年四十一歲，徽州歙縣人，舊寓京師，放子母銀，播人往來京師，居停其家，因相結讎，爲會通錢神於四方，養成叛逆。楊華，年二十八歲，原籍南京工部營繕所人，久寓北京，爲會耳目。去年京城大索奸細，華逃入播，仍假兵部旗牌，爲會張聲勢。



一賊僞內侍五名。葉進喜年三十一歲。掌海龍國。更收支錢糧。最幸用事。官軍之攻圍也。破城之日。喜猶率兵拒戰。人皆見之。王守爵年四十二歲。掌通州詞訟祿壽年二十五歲。掌會親兵。每拒敵官兵。祿壽時出督陣。高忠元年三十二歲。主四方打點。慶元年二十六歲。充涪潭坐寨。

一賊苗子三名。內一名吳阿元。監故。見存二名。吳阿仲年四十五歲。播州人。充會老虎兵。吳阿舟年三十五歲。播州人。充會老虎兵。

一賊親婦二口。張氏年四十歲。田飛鵬妻。何氏年二十五歲。田一鵬妾。

一賊使女四口。篆秀年二十六歲。任秀年四十歲。元秀年四十七歲。齋襲年三十四歲。

一獻俘器物。共一百件。誥命三道。敕書一道。播州宣慰司銅印一顆。諸葛銅鼓十二面。大皮盔四頂。大皮甲四領。馬鞍四副。鐵劍二口。倭刀一把。苗刀三十把。花槍二十根。大弩十二張。箭筒六箇。內箭共七十枝。奉聖旨兵部知道。覆奉聖旨。是逆犯田氏。楊朝棟等。都著送法司擬罪。刑部覆奉聖旨。逆犯楊朝棟等。著便處決。楊應龍剝尸。張世爵等發遣。宋承恩著放回籍還職。仍將各犯首級。傳示諸夷。昭布天下。餘俱依擬。

露布疏

奏爲露布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恭遇平播事竣。臣謹稽首頓首。上言露布者。伏以辰象麗天。七緯判井參之紀。方輿略地。八紘嚴夷夏之防。故陰慘陽舒。天絳所以陶庶彙。而文經武緯。詰后所以殿萬

邦道如此乎相成。世賴茲而常治。垂衣而理。爰開弧矢之威。舞干以來。不廢徂征之舉。黃公元女。策贊玉門。赤燁素靈。符昭金匱。汨乎皇風。旣降。猶然遠略。時聞。漢馘呂嘉。擊教訖於嶺表。唐俘蒙儉。威稜愴乎天南。是雖晚近。世之作爲。孰非大聖人之家法。匪云得已。尤有成功。恭惟皇帝陛下。道契書繩。祥攜載玉。憲紫微而立極。雪踐四神。登翠嫫以握圖。星飛五老。昇平三紀。雲火靜其橫氛。受胙九宗。風雨溥其澆澤。委任心膂。妙選爪牙。兵以不殺爲威。德用無爲而治。朔方叛黨。嬰城旋就。誅夷海外。渠魁越國。甘從繼束。宸居端拱。天步泰寧。日浴月蝟之鄉。莫不奉琛而納款。紫舌黃支之侶。咸皆解辯而稱臣。昆明通太液之波。大宛貢天閑之駟。春秋之義無外。詩書所稱何加。惟此播州。介於川貴。貞元以往。猶遷客之是居。曾昌而還。爲楊端之竊據。本以招討。擅此方州。跨重岡複嶺。以疏疆。介絕澗茂箐。以設險。丹崖紫澗。常截地而深。洄翠壁蒼巒。每橫天而巖巖。羊腸鳥道。一夫可以當關。虎嘯猿啼。萬騎總爲卻步。加以腥煙羶獲。毒霧縱橫。上漏下蒸。坐見飛鳶之墮。前溪後窞。常多有蠹之災。別是封疆。自爲聲教。冠紳承襲。已歷四朝。子姪蒙安。洊及千載。強弱之形互見。離合之勢靡常。饑則依人。飽則颺去。終非馴擾之儔。失則其鹿。德則其人。薄示羈縻之術。然猶奉琛奉幣。職歲之貢。獻無虛。不叛不侵。非時之征。調惟謹。迨至逆賊應龍者。夷運將終。淫凶遂熾。天奪其鑒。旣安忍而無親。鬼瞰其家。輒恣行而播虐。殺人如不舉。害衆若弗勝。徇孽妾之言。妻甘屠脔。剪同官之黨。人盡誅夷。敵怨五司。魚肉不留乎遺枿。快心七姓。烹醢冤徹於三泉。懸淫確湯縶之刑。寘火牀鐵刷之獄。是尙恣睢乎部曲。已而輟轡乎縣官。數肆慢書。屢馳密謀。謂九重爲遠。聲不憚於吠。

堯以千里自封財無難於使鬼重慶城計脫狂狴已遁靈誅白石口謀動干戈寧辭越志從此恣其玩弄因而極彼譁張宰割一方睥睨諸省收藏亡命逋逃徧四海之姦糾結生苗聲勢致兩川之震盛氣豈忘躍馬雄心不憚稱孤犯乃無將志不在小皇上俯憐愚謬屢沛鴻慈征誅尙緩於後夫撫戢屢申乎邊吏網開三面聿宏哺育之恩禽縱九頭倍肆鴟張之志虔劉飛練鬼哭千家糜爛碁江屍橫百里捐嬰兒以填巖谷劓孕婦以決雄雌萬靈號地稱冤四境顛天旬命樵蘇何計閭閻動鼙鼓之哀羽檄交馳城郭盛妖氛之氣一時惡少儘欲效尤幾種夷酋半懷觀望業已騷乎西南半壁之天下行且震驚乎東北一帶之人心亂形已成逆圖漸逞全蜀星河搖曳重瞳宵旰焦勞佇望廓清宜資卓犖而臣以章縫末品樸邀短材偶詔起於田間遂謬膺乎軍事控四蜀而兼綜湖貴柄在專征奉三錫而濫秉鉞旄義營滅賊臣感茲恩遇願效驅馳憤同泣劒甘裹革以從戎心切枕戈計除兇而報國但期平定敢愛髮膚顧民力凋瘵而未蘇又武備廢弛而不振賊強臣弱難希擒縱之風一日數驚易斷平安之火於是殫據朽鈍獎率權奇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鐸共懷許國之心咸篤勤王之誼謂夫事關三省必須動協萬全以固圉安人心以死綏作士氣內首理而外持鎮靜計頗效於謝安陰不足而陽示有餘竈頻增於虞詡徵兵之使四出環秦庭而乞賦無衣寄闔之禮三推憶鉅鹿而重廬拊髀柄分黃鉞下天上之將軍案有丹書合地中之義旅命五丁於蜀

邵召三戶於楚人。集滇廣樓船下瀨之豪。連韓魏奮擊蒼頭之衆。秦稱孔武。羅孟賁夏育之朋。浙號多才。搜霸越平吳之士。鷹揚侈譚於齊客。喜建功勳。駿聲偏重於燕臺。爲憐慷慨。有嚴有翼。共武服而旂旆。中央如漢如江。啓戎行而威靈。濯濯成來。奏技莫不從軍。又以古制。師行糧從。兵貴馬騰。士飽爰開。庾廩共極。舟車籌策。偏於橐囊。轉輸酌乎鍾釜。艦舳銜尾。粟盡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積漁陽之甲。兵同時雨。衆悅蒼雷。臣乃於正月十五日。攝衣登壇。敵血矢誓。宣忠義以作士氣。思齒劍者投袂並興。懸賞罰以一人心。懷淬刃者超距競起。衆憤噓而梁益之天成。霧軍聲動而岷峨之水飛波。克日長驅。嚴兵待勢。臣又於二月十二日。五申戒衆。八路徂征。在四川以綦江南川合江永甯爲四路。總兵官吳廣劉挺馬孔英將之。而監軍以參政張棟謝詔督餉紀功。以參政張文耀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僉事徐仲佳在貴州以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總兵官李應祥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以參政郭廷良副使洪澄源尤錫類參議梅國樓在湖廣以偏橋爲一路。總兵官陳璘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以參政詹啓東副使王應霖路雲龍陳與相集羣策於一時。宣天威於九伐。妮隊飭元戎之令。以律而威。練士雜夷漢之師。在和而克。風鶴咸知助順。草木都化爲兵。賊勢已危。狂氛未戢。力伸螳臂。尙三覆而設奇。若燎鴻毛。輒一鼓而制勝。諸路並斬關而入。一時多解甲而降。婁山巖門萬夫不守。涓潭河渡一葦可杭。兵遂環於白田。衆已焚其赤社。曲房別館一炬堪憐。班馬鋒車闔門咸竄。於是巢穴漸定。羽翼半摧。獸旣窮而搏人。鹿方急而走險。賊乃重招逆黨。共保巖隈。百仞臨高。築距堙而不及。

一偏延敵。攀蘿葛而難躋。自謂天險可乘。兼有積儲足恃。猥云得計。祇自速亡。爰命六師。圍之三市。整弧屢奮於列校。鼙鼓加募乎千金。攻極力殫。莫禦疾雷之勢。計窮詐得。頻貽小月之書。臣乃調其深謀。特申做備。復令按察使張悌。入營督戰。重戒總兵吳廣。毋與賊通。衆志彌堅。賊困猶闕。連旬積雨。共洗蠻蜒之妖。壘雉霾雲。實壯王師之氣勢。將翳滅。事已垂成。而臣適遘閔凶。遙傳音耗。寸心塗炭。乍懷進退之虞。簡命眷留。更切始終之慮。望雲渺渺。向日炎炎。事難適夫兩全。身惟拚乎一死。勉脩軍令。益整兵威。旬月迭攻。晝宵不息。小巖結聚。知蠻滅以非遙。異鳥翱翔。信賊平其有兆。卒徒競奮。雉堞平頽。彼力盡於枝梧。此骨騰而距躍。楚歌四起。雖不逝以驚心。越甲重來。犬長號而入夢。徒揮金而召死士。竟掩袂而別妖。妻縱飛走以無門。悲蟻蝨之相弔。天亡已定。矢劍烏江。人力難施。投繯荒谷。快大兵之畢集。遂舉族以就擒。剖腹不減然臍。駢首同看繫頸。銷人彩女。解玉佩而成俘。劍客謀臣。抱兵符而就繫。電擊星馳。三十萬巢穴。倏爾成空。摧枯拉朽。指揮間。根株蕭然盡拔。定軍之山頓赭。牂牁之水已丹。飛虎飛龍。堅城如掃。養雞養馬。故壘空留。止餘草木之腥。無復萌芽之肄。訊執已成聚落。首功不帶邱陵。築京觀可示來茲。勅銅標謾誇已事。紅旗十里。依依六月班師。翠幟千重。蕩蕩三方底定。前歌後舞。鏡吹半雜於巴渝。繡帽錦衣。勝氣全高乎玉壘。戎翟因而奪氣。流汗走僵。將軍從此開顏。告成飲至。囊弓臥鼓。息壯士之呻吟。解劍賣刀。恣農夫之耕耨。百蠻稽顙。萬姓謳吟。重念開瓶之難。更竭圖維之力。因地形以爲疆理。招土著而慰氓黎。削滅叢祠。別營茅社。爰分土宇。指西母而開圖。載布冠裳。順東風而受吏。易瘴鄉爲樂國。於人起鴻臚之歌。

黜夷法於漢官。拭目快威儀之觀。化瑟張而勿擾。熙熙乎坐赤子於春臺。太牢享而有餘。栩栩然困憊人於蝶夢。本因亂而制治。實用夏以變夷。何敢言勞。期不辱命。此蓋神武有赫。厚德用威。遠克鬼方。奉役不淹於三載。同符帝德。成功僅踰於七旬。民未大勞。師無再役。還千秋之疆土。重勒鼎銘。戢四海之窺覲。坐銷金甲。獻俘清廟。更承元綽之心。上壽明堂。旅受綠圖之福。臣無任瞻天仰聖。望闕稱慶之至。爲此具本。謹具露布以聞。奉聖旨覽奏露布。朕心喜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 查參黔路失事疏

題爲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事。據貴州按察司并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差指揮王行恩。管解官犯童元鎮到臣。案照本年六月初九日。准兵部咨。該臣并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兵科左給事中桂有根。各題同前事。該本部議將童元鎮。扭解來京。審實究罪。謝崇爵。偷安誤事。卽以賜劔處斬軍前。用昭法紀等因。覆奉聖旨。童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扭解來京。審實究罪。謝崇爵。臨陣先逃。卽以賜劔處斬。張秉忠。張樹。姑准戴罪殺賊。責立後功。仍嚴行申飭。大小將領。俱要奮身力戰。毋蹈覆轍。取罪不饒。安疆臣。著遵前旨宣諭。及劉挺等各將。聯絡並進。併心滅賊。毋得有分彼此。驕妒觀望。以致大軍久頓不解。成功賞格俱在。有違國法。凜然決無少假。李應祥。著充總兵官。換制敕與他。餘俱依擬欽此。移咨到臣。該臣隨卽移文撫臣郭子章。并按察司及左監軍道。將童元鎮。差官解臣衙門。以憑扭解赴京。謝崇爵。押至軍前處斬。徇衆問。隨據三省監軍總兵等官塘報。本月初六日。圍

破賊滅緣由前來。又該臣看得逆會既平，大兵已撤，檄催該省速將童元鎮勒限起解，并以賜劔一口，差官捧送撫臣郭子章，督行按察司將謝崇爵就近處斬去後。今據前因除謝崇爵候該省處決至日，另行具奏外，所據童元鎮合先起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遵照明旨，選差千戶霍之龍、劉瓊、百戶沈正，解赴京外，理合具題，恭候聖旨，定奪施行。緣係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及奉欽依差官解來京，審實究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千戶劉瓊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童元鎮著法司會同兵部審實，究擬來說。

乞宥程布政等疏

題爲平播酬功宜渥，藩臣微罪可原，懇乞天恩，宥過錄功，以昭聖德，以勵臣工事。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竊惟人臣隨事以盡職，惟求免罪，何敢言功。然王者法天而不私，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所以羣工競勸，而天下莫不尊親也。頃者四川布政司貢扇粗糙，不合原式，致干聖怒，罪及經管官員，既降理問。趙嘉賓、經歷鄭汝清，又降右布政王道增，參議劉三才，又降原任左布政程正誼。夫該司職貢不堪，若以不敬責藩臣，則其罪自當降誦。臣等何敢妄爲置喙。但臣等身在地方，目擊扇事，不敢不陳其始末。而況當敍功之時，其罪又有可贖者。皇上試垂聽焉。夫該司貢扇四萬九千餘柄，非一時所能造也。每年前十二月內支發錢糧，買辦物料，責委專官管理。次年鳩集工匠，做造一年。至十一月內方完。十二月內解進。方其造作之時，委官二員，晝夜稽查，朝夕催督。自是專管責任，乃至慢不經心，粗糙違式。則趙嘉

實、鄭汝清、誠不得辭其罪矣。若程正誼雖有總理之責，但去年播事方殷，奉旨征正勦，誼職司錢穀，百責攸萃，諸凡折色如何湊辦，本色如何運發，器具如何製造，官兵月糧行糧之多寡，如何定擬，無一事不係創設，無一議不費苦心，人之精神能有幾何，稽查扇柄，自不能如委官之專，是其所遇之時可憫，而其罪可原也。劉三才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接管署印，至十二月初七日交與王道增接管，俱係裝箱起解之時，卽二臣知其不堪，而亦何暇改造，則二臣之無罪，更明白易見者也。扇事始末若此，臣等方欲據實上陳，以釋聖怒，而會有平播之捷，三臣皆兵事效勞之人，臣等因查其功次，在程正誼殫心拮据，舉力應酬，寢食幾忘，頭須爲白，凡軍中兵食之費，皆先事布置之功，臣等不敢再言矣。在王道增署印三月，正當進兵之時，計兵發餉，手足不停，督運程勞，水陸並進，支發過餉銀六十萬兩，積出羨餘銀二千七百餘兩，其發銀入營，臣曾親取貳封兌之，每封重銀四錢，然則以六十萬計之，其多可知。使道增而非廉官，豈不能取之以自潤乎？漢高帝大賞功臣，以蕭何之轉輸爲第一，道增給餉豐盈，致使馬騰士飽，其功豈不偉歟？劉三才職掌驛傳，當土兵客兵四面入境，有司愁苦，士民驚惶，皆以應接供給爲難，三才治粟積芻，幾使寸心欲碎，艤舟秣馬，恨不人百其身，如各路荒僻之區，無不調停協濟，至諸兵止宿之所，亦必計日安排，以此兵不誼諱，遂令民無騷擾，逮後來進兵運餉之船隻，又皆三才預先整頓，而無缺者，其功豈眇小哉？夫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頃皇上見平播之捷，嘉將士之功，萬里傳聞，無不感泣，然邇厥成功，豈一手一足之力，方今告廟宣捷，論功行賞，大小文武，莫不霑恩，而三臣效有勤勞，獨不得與慶典之榮。



在三臣固不敢有所覬覦。第覆載之下。一物不遺。何可使勞臣有不被之澤耶。我皇上德邁帝王。卽投珠抵璧。何所不能。而忍於兵馬倥傯之時。重守臣無心之罪。我皇上明並日月。卽蔀屋覆盆。何所不照。而忍於軍功告成之日。棄三臣胼胝之勞。臣督撫一方。又受命勦播。在三臣罪有可原。功有可錄。皆宜亟爲暴白而申雪者。若不詳陳於皇上之前。則功罪不明。勸懲無據。無論臣職司謂何。抑何以磨礪任事之臣乎。伏望我皇上開天地之心。擴包荒之量。憫程正誼遭時不幸之苦。鑒王道增、劉三才、原非造扇之人。並念其焦勞兵事。共成平播之功。將程正誼、劉三才、復其原職。或仍將程正誼量加罰治。王道增近被陝西論劾降級。而論功亦當敘陞。或復四川之原職。或復陝西之原職。則皇恩浩蕩。賞罰昭明。有罪者雖小必懲。有功者雖微必錄。豈惟三臣感恩圖報。天下臣民皆戴之如雨露。畏之如雷霆。爭相勸戒於大公無我之世矣。緣係平播酬功宜渥。藩臣微罪可原。懇乞天恩。宥過錄功。以昭聖德。以勵臣工。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捧謹題請旨。

乞卹張監軍疏

題爲監軍方面官員積勞死事。懇乞聖明破格卹錄。以勸勞臣事。據四川布按二司按察使營分守川東道事張悌。右參政管分巡上川東兼整飭兵備道事張文耀呈。奉臣憲牌。仰道官吏卽使會同備查監軍張參政歿於王事。與征東監軍陳御史事例。有無相符。逐一會議明白。具由通詳。以憑具題施行。奉此。依奉行據重慶府知府傅光宅申稱。看得監軍張參政忠義性成。忘身殉國。叱馭而輕萬里。按劍而威三軍。

飲食不遑。運籌輒效。膚功既奏。大數乃終。臣子之分已完。優卹之典宜厚。況播地異域。展土更是奇功。似應比照御史陳效事例。加贈廕殊恩。始爲忠勤永勸等因。到道。又該二道會看得監軍參政張棟。性篤忠貞。才兼文武。擣巢靖寇。備歷諸艱。沐雨櫛風。忽侵二豎。眞據籌而盡瘁。撫旅櫬以含悲。所有優卹典儀。自應比例從優。查得往歲東征。監軍監察御史陳效。歿於王事。該總督尙書邢玠具題。該吏兵二部覆奉欽依。追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仍與立廟祀之。今監軍參政張棟。以播事告成。積勞殞命。及查播爲西南遠裔。風土險惡。不啻朝鮮。比例擬卹。正相符合。但參政從三品階級。若贈京銜。似應照品。而錦衣百戶。於廕典無加焉。再惟贈廕之典。誠榮廟祀。更所當議。蓋以死勤事。祀典甚明。本官運籌督陣。備極焦勞。坐此成疾。歿於王事。所宜立祠崇祀。賜額表忠。俱不容已。呈乞具題等因。由詳到臣。卷查先該臣照得川東監軍參政張棟。奉命征播。監理軍事。方當大捷。遽爾物故。歿於王事。深爲可憫。及查東征。監軍監察御史陳效。卒於朝鮮。該總督邢玠題。該吏兵二部覆奉欽依。賜有贈典。恩廕該道事體。有無相同。已經牌行分守川東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查議。具由通詳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人臣之事。君進不辭難。退不計利。凡以明忠貞之節。盡職分之常也。故死生患難。漠然不較。而功成於當世。名著於春秋。後世慕而傳之。明主知其然。不惜高爵厚祿。以示優禮。生殫榮華。死極褒顯。此非期於相當。要以各成其是而已。播事之起。且十餘年。當事者議撫議勦。人持一見。譬如道傍築舍。久無成功。遂使小醜。幾成大難。去年葦江失守。內外洶洶。臣奉命於田野之間。德德入蜀。兵力糧峙。無一可恃。同事之人。皆爲臣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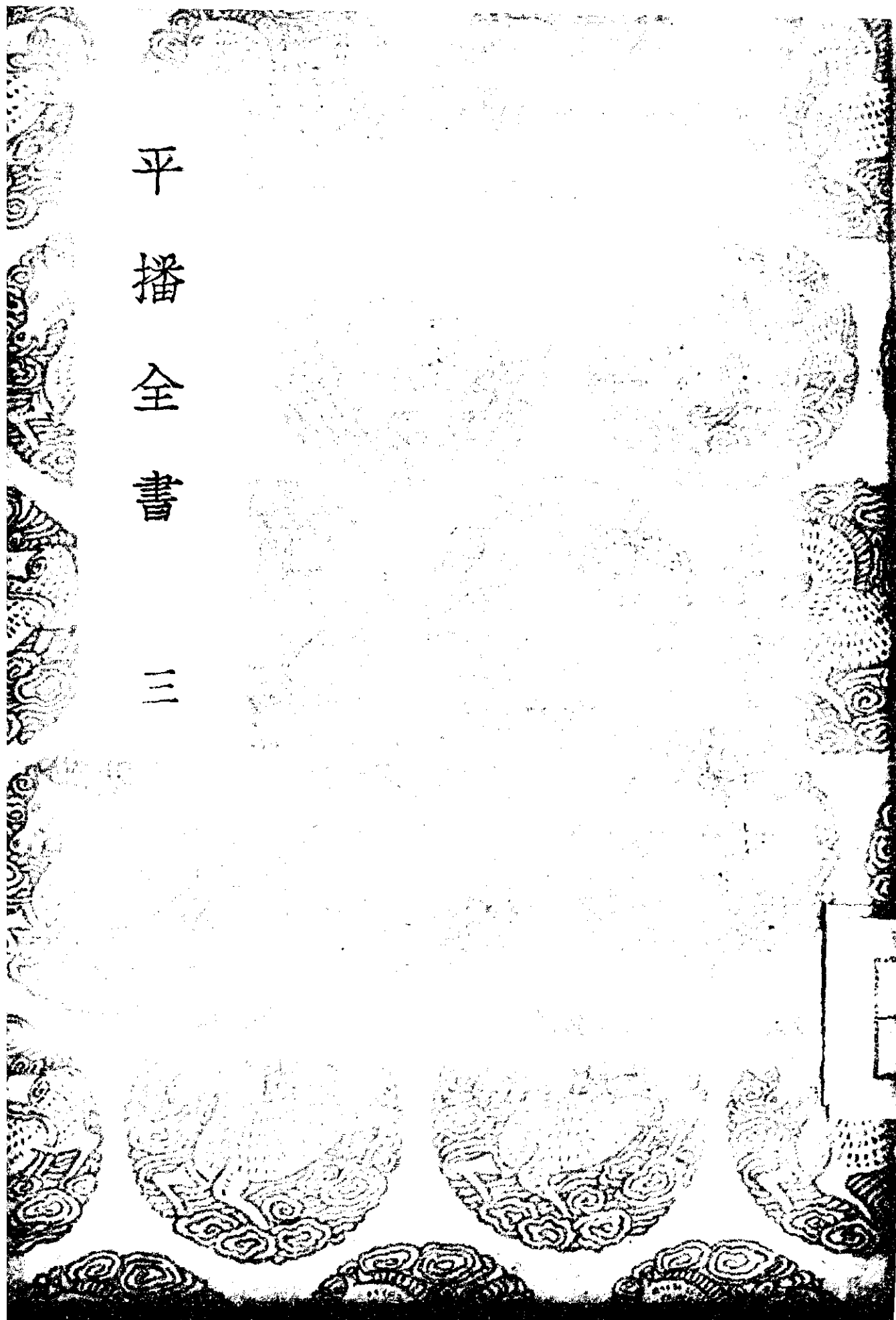
時棟起家監軍。慷慨請以身任。棟素有才名。又敢決明斷。臣雅重之。凡密謀軍事。棟皆與焉。既進兵時。播人劫於賊之積威。自爲戰守。我兵舉步。皆成荆棘。以故臣於諸文臣。尙未敢督之深入。棟獨短衣匹馬。從諸軍後。其入關最早。且素性方嚴。待諸將崖岸蘄絕。時劉綎以宿將自雄。氣張甚。獨於棟以嚴見憚。惟所顧指。以是屢戰皆捷。卒之破賊。川東之力居多云。又播多大山茂箐。溪水皆有毒霧。時淫潦三月。死者相屬。賊據險不下。益修守備。棟與按察使張悌。力主分日進攻。親自督戰。六月初五之役。手白楛立陣前。賊矢石如雨。人人皆震。棟不爲動。是時棟已病。諸將每多觀望。不肯力戰。賊訶知之。臣又適遘家難。使徵棟等事。且有變。賊平棟還至蒙渡。去葦江二百餘里。病亟。軍吏問疾。語諄諄不休。察之。但云齊上齊上。猶攻。同時語也。卒之日。三軍盡哭。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夫播寇之平。以天之道。皇上之神武。幸而集事。臣子何敢言功。三省文武。華夷義從。咸在軍中。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顧兵有當機。事貴能任。有識者能以意爲之樞。則用力省。成功速。以棟之才氣無雙。奮志滅賊。卒能成功。繼之以死。其所樹立。固自超軼絕倫矣。棟有二子。皆在襁褓。其妻已先歿。世旅櫬東歸。更爲零落。臣心極其嗟惋。儻不借國恩浩蕩。噓其既寒之骨。則稚妾幼子。尙不知其所終。而盡忠死事之臣。將有不瞑目於地下者。夫死生常事耳。第棟之死。原以衝煙觸霧。諸苦備嘗。督戰紆籌。寸心幾嘔。鞠躬盡瘁。志決身殲。揆之人臣之義。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殆兼有之。卽朝廷酬功卹死之典。亦安可處其薄耶。照得已故監軍布政司右參政張棟。忠貞報國。慷慨臨戎。決策除兇。方遂請纓之志。殫心畢命。頓成裹革之忠。賊未亡而誓不俱生。視武侯之未捷先死者。已無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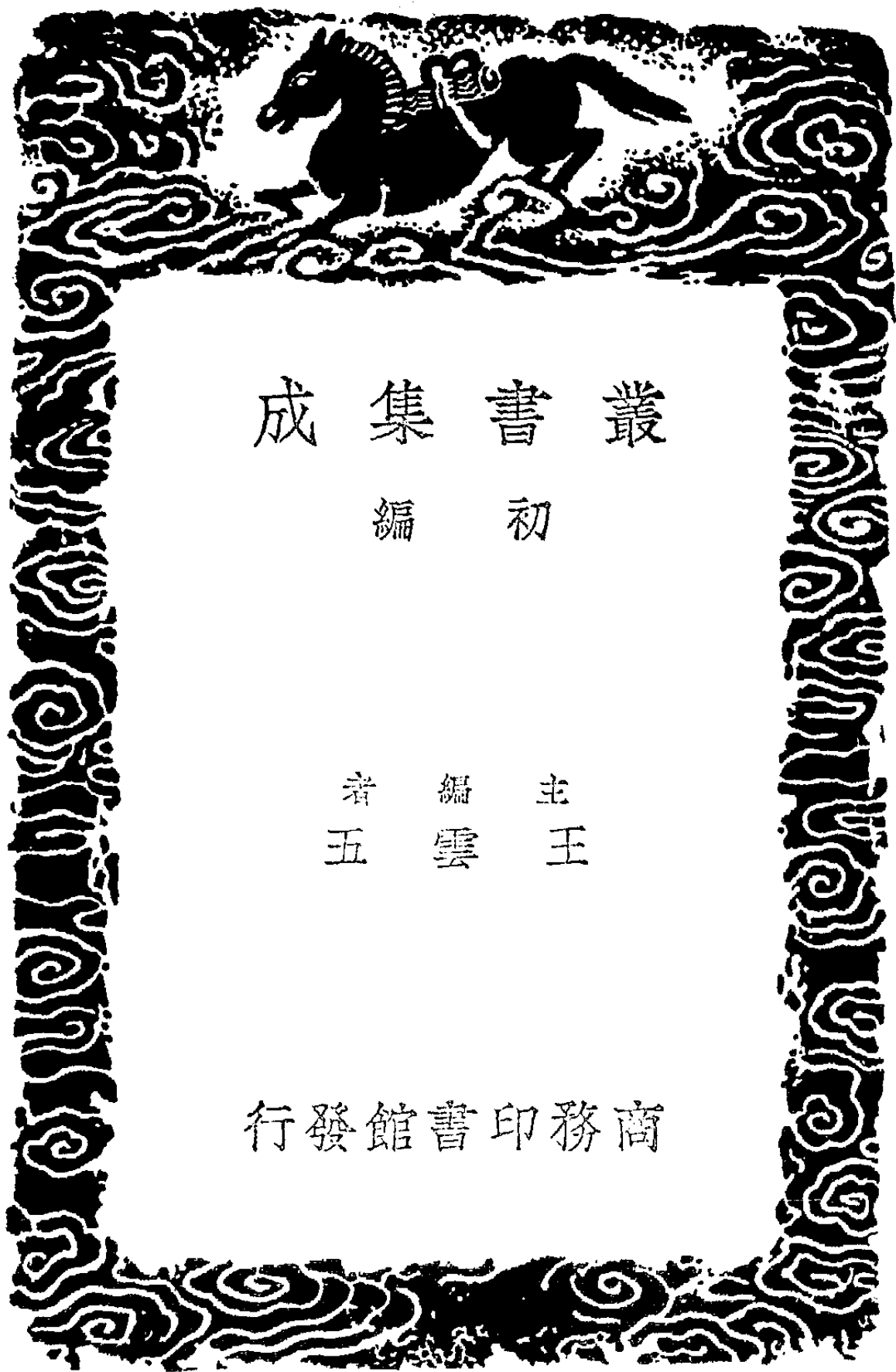
疾已革而言猶對壘、視宗澤之空呼過河者、大爲有功。至其不詭不隨、無忝勤事致身之義、就中任勞任怨、竟成開疆拓土之勳。丹衷與銅柱齊標、青簡照玉關不朽。論功爲最、卹典當優。所據贈官、廢子立祠。各項既有朝鮮事例可援、又經兩道查議非濫、相應比例上請。伏乞俯賜下部覆議明白、查給施行。庶勞臣可酬忠義、有勸。臣不勝拳拳緣係監軍方面官員、積勞死事、懇乞聖明破格卹錄、以勸勞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      |
|------|
| 3    |
| 4    |
| 3983 |

平播全書  
三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平播金書

(二)



3 0646 5969 5

李出館



平定書卷五

奏議

敘功疏

題爲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旨覈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分守川東帶管川東監軍道按察使張悌、川南監軍道左參政謝詔會呈。卷查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奉總督李侍郎憲牌、照得播賊楊應龍惡逆滿盈、自犯無將之戮、人神共憤、應與問罪之師、及查三省進兵之路有八、而蜀居其四、川東綦南二路、監以參政張棟、而綦江路則以原任總兵今充爲事官劉挺爲主將、以都司周敦吉、趙賢輔、守備周以德、陳大綱、徐珊、李爲瑚、坐營王芬等隸之、兵巡上川東道參政張燿、督餉紀功敘州府同知史朝貞、贊理監紀夔州府通判尹紹皋、合州知州段文郁、長壽縣知縣郭維屏、大寧縣知縣何躍龍、儀隴縣知縣袁煥、隨營收支南川路則以聽用總兵馬孔英爲主將、以管副總兵事參將周國柱、遊擊李經、余世威、羅星、王之翰、都司哈光顯、守備萬民英、坐營孔繼祖、宣撫冉御龍、馬千乘、土官楊光祖等隸之、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督餉紀功重慶府推官高折枝、贊理監紀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瀾、蓬州知州毛秉光、巫山縣知縣陳應式、隨營收支川南永合二路、監以參政謝詔、而合江路則以總兵吳廣爲主將、以遊擊封建司懋官、都司趙應科、吳從周等隸之、兵巡下川南



51423

道參議劉一相、督餉紀功、馬湖府知府蔡宗憲、贊理監紀、敘州府同知李廷謙、保甯府同知張鼈、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新繁縣知縣魏光祚、榮縣知縣樂繼同、南溪縣知縣寇克順、隨營收支、永甯路以原任副總兵曹希彬爲主將、仍聽吳廣節制、而以參將吳文傑守備江萬化、周大謨、永甯宣撫司士官奢世續等隸之、敘馬瀘兵備道副使史旌賢、督餉紀功、嘉定州同知趙世德、贊理監紀、順慶府同知馬性和、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內江縣知縣楊應登、資縣知縣葉世孝、隨營收支、仰道即便會同該路總兵的、於二月十二日、開刀勦殺、直抵播州等因、已經移行四路文武等官、各照分定道路、整擷兵馬、依期進勦去後、又該總督李侍郎看得餉務至重、一切監收兼支、督夫護運、更須多官、又添委重慶府同知梅燮、管綦江縣事、同知周作樂、通判蕭時鳴等、佐餉務、管巴縣事、合州知州葉聯芳、江津縣知縣陳大經等、領佐武等官、督運夫、參將麻鎮、遊擊楊敏政、都司程試等、護運道、俱赴綦江路、達州同知李潤、涪州知州陳敬衷、判官馮運泰等、佐餉務、忠州知州倪伯麒、銅梁縣知縣陽思謙、南川縣知縣湯自強等、領佐武等官、督運夫、遊擊任承爵、護運道、參將金秉鉞、守備葉當春、守城池、俱赴南川路、瀘州知州邵崇雅、富順縣知縣柯文等、帶領宜賓縣縣丞曹一科等、各佐領等官、俱赴合永二路、沿途催價夫運、又以參將王夢吉、守備劉承職、張本、各領兵護餉、陳嗣昌、領兵守大魚灣、以防賊出野磊等處截糧、副使史旌賢、不妨本路督餉、仍總司四路水運、分守下川南道、右參議熊宇奇、總催永合二路運夫、重慶府知府傅光宅、不妨府事、仍總司綦南二路、一切糧餉出納、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代管中軍參將余德榮、則傳宣機務、哨探軍情、遊擊江萬

初則練兵應援。總提八路塘報。千總李報國、馬千里、齋執令旗令劔、總領八路督陣。紅旗官藍國賓、高貴、郝國安、鎮國、楊仲乾、何天慶、岳志德、嚴臣等三十二員。各詣營中分投監陣催督等因。又奉本部院憲牌。仰道即將發來節奉旨意、賞格、諭言、書冊、免死照票等件、傳入播民、及會親黨、一體遵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崔御史、節次憲牌行道嚴督將領等官、照依盟約、刻日進勦、及防姦細撫降人等因。俱經移行四路總兵、并監紀等官遵照。今平播功成、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例應查敘。查得綦江路先該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會同總兵劉挺、選差鄉導、跟同降民朱應元等、將部院原發賞格諭言免死照票、持赴播地、遍行曉諭、披散逆黨。隨由綦江東溪發哨、探得點腳壩、松坎、爬頭箐、夜郎舊城一帶、皆崇山峻嶺、深箐懸崖。在在伏賊、截奪糧運。而銅鼓臺、嚴村圍、皆係賊巢。若不掃除、清道、何以直擣長驅。隨經呈允部院、行令坐營都司周敦吉、土芬、守備周以德等、率兵進勦。於正月二十一日、攻克丁山銅鼓臺。生擒賊首母興等九名。斬級一十五顆。俘獲一十三名口。奪獲頭目偽印一顆、器械一十二件、馬牛五匹、二十七。日攻克嚴村圍。擒斬四十三名口。俘獲二十三名口。全活被虜男婦十名口。奪獲器械四十四件、馬牛二十三匹。又於新村、斬級六顆。二月內奉到師期、議行大勦。節據鄉導、并綦江等處被害人民報稱、柑木山、羊簡臺等洞、皆天造地設、陡絕險固。爲巨盜淵藪。先年永甯播州二土司、屢次攻打、曾不能克。連年黨附逆會、掃劫江津、南川、涪州、合江地方。殺戮生靈、虜掠男婦、不可勝計。且於丁山里、秦家灣、桐梓園、李漢壩、貓兒岡一帶、聯絡割營。賊衆不下二三萬計。日間截路、夜則劫營。遇大兵則竄入深林。及兵過則從後邀奪。該總兵劉

縱籌算既定，密令都司周敦吉、率千把總李玉、李大榮、指揮李場、旗鼓官陳策等，由黎陽壩攻山羊柸木峒之右，千把總趙奇、傳統周希受、羅向辰、柯朝、季增芳、洪信、劉啓明等，由黑溪澗攻柸木峒之左，守備周以德、千把總莫尙智、王文憲、易朝臣、莫如爵、唐文戶、張會九、王道達等，由李漢壩攻柸木峒之中，劉縱親統守備徐珊、中軍王九思、掌號陳鸞、指揮劉光漢、傅朝政、千把總劉興勤、劉招孫、李慶雲、劉茂林等，接應本部院督陣旗牌藍國賓、景廷貴、左仲威、白世英、總兵旗牌王朝、徐加英、何文星、劉應登等，與報效經歷李燦、監生陳履祥、李守芳，分投監督，而以都司王芬等攻點腳壩、簡臺峒，以絕柸木峒之援。十四日兵至李漢壩，賊衆迎敵，時因天晚，相對劄營，十五日黎明，與賊交鋒，我兵奮勇大戰，賊多死傷，披靡奔回守峒。我兵乘勝追趕，連破三關，賊用硬弩藥箭、滾木礮石死拒，劉縱親詣峒前下令，官兵齊登壩頂，一而伐木運草，丟積壩下，舉火焚燒，一面纜索墜廂，內安烏銃，攻打峒門，唯是彼時風逆將雨，劉縱下馬叩禱，稱賊罪惡貫盈，祈天助順，標旗一招，俄而風轉雲收，火燄入峒，賊死烈燄，三峒盡克。在柸木峒，生擒賊首吳尙華等四十六名，斬級一百一十六顆，拏獲穆炤妻男與各賊屬四百一十二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一百四十八名口，計擒長官穆炤，并殺房遊擊賊首王宗禮，在山羊峒，斬級二顆，收降賊首穆廷紀等男婦六百九十七名口，在簡臺峒，生擒三名，斬級三十九顆，俘獲六十四名口，收降何懷等八名，奪獲器械四十四件，馬牛八匹隻，焚燒倉糧二千餘石，又於黑峒，斬級十顆，張耳村鐵竹箐，斬級六顆，報至重慶，奉本部院嘉其首功，動懸賞銀五百兩，獎賞該鎮官兵，二十九日酉時，哨報楊應龍挑選上剌老虎兵，并各關苗賊

四五萬。令男楊朝棟、總管楊珠等統領，分爲三路。一由松坎，一由魚渡，一由羅古池。約會三鼓劫營。天明堂堂大戰。總兵劉綎，連夜密傳各營，整備軍火器械，分布奇正。令徐珊、陳策等引兵一萬，伏於羅古池。以待松坎賊兵。令王芬引兵一萬出營外，駕鴛埋伏。以待魚渡賊兵。俱要銜枚靜伏。專聽號賊。令周敦吉引兵一萬，專備分投接應。三月初一日丑時，楊朝棟等果來衝營。號賊一鳴，伏兵齊起。挺知賊勢重大，親統守備周以德、千把總劉可春、王珠、包正龍、曹柏、胡清、何成、雷震龍、馬禹卿等各家丁。日本降夷與賊血戰。從丑至未，鏖戰數百合。賊遂奔潰。我兵大獲全勝。追逐五十里。賊皆棄甲拋戈。竄入深箐。楊朝棟幾爲所擒。生擒賊首黎甫明等十名。斬級一百六十四顆。全活被虜男婦三名。奪獲戰馬十一匹。器械四百零二件。十八日至九盤子。發兵二十四日抵夜郎舊城。哨報賊於滴淚三坡、瓦窰坪、石虎關。據險設守。我兵自下而上，仰攻甚難。二十五日劉綎將兵條爲五路，各以都司守備領之。而親率千總劉可春、莫如爵、包正鸞、土同知陳思虞等。於二十六日奮勇斬關。連奪滴淚三坡，并克瓦窰坪、石火爐二寨。攻破石虎關。生擒三名。斬級三十一顆。收降男婦三十六名。奪獲器械十二件。二十七日攻克悶頭箐、炒米坡、頂山、三壩、鬼崖一帶險寨。斬級一十五顆。俘獲二十九名。口收降三十六名。全活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八匹。隻器械三十三件。二十八日兵至婁山關。萬峯插天，深谷絕地。黑箐蔽日，喬木連雲。中間一路，纔可數尺。狡酋復砌石爲壘，架木爲樓，重設木關，一十三座。關樓之上，堆積滾木梭杆礮石。下列排柵數層。仍用合抱大木橫截路中，空深壕陷。坑內安竹簽，以斷路傍。自謂百險俱備。我兵必不能破。劉綎將官兵分爲

三路發周敦吉、周以德、陳大綱等由左山，李玉、吳英、李大榮等由右山，各從間道透入林內，攀藤附葛，魚貫而上。至山頂，裹絮被滾崖而下，抄出關前，繼復親率陳策、劉光漢、劉可春、楊太等。於二十九日黎明，齊攻箐口。各賊出關迎敵，矢石如雨。我兵號砲一鳴，關外關內響聲如雷，各賊震驚，跳崖死者無數，其餘俱奔箐逃命。我兵毀柵填路而入，連破關門一十三座，追至石笋圍，將圍焚燒，直至永安莊，抵晚收兵。劄營白石口，生擒賊首劉興漢等十二名，斬級一百零四顆，俘獲一百零五名口，全獲被虜男婦二百零九名口，奪獲器械一百三十九件，戰馬七匹，水黃牛十一隻。四月初一日，劉挺傳令官兵聯絡列營防賊衝突。初三日辰時，哨報楊酋父子領老虎兵與各種苗賊分爲三路，每路三萬，定要決一死戰。又令楊珠等領苗兵萬餘，抄出後山，奪占樓關，當即四面蜂擁而來，縱隨下令。今日係遇大敵，官兵各須用命，隨率各營馬步官兵分投迎敵。自辰至午，鏖戰數十合，衝過青龍坎，賊敗奔逃。時已天暮，收兵回營。周敦吉、周以德、徐珊等直追至養馬城方回，通計斬級三百三十六顆，俘獲賊屬一名，奪回被虜二名，奪獲器械三百九十六件，戰馬七匹，陣亡都司王芬、守備陳大綱、土官楊愈、百戶聶儒、旗牌官郝大仁等官，兵三百三十二員名。初十二日，自四渡水進擣海龍圍，十五十六等日攻克後水等圍，劄營關子山，生擒四名，斬級三十四顆，俘獲三十九名口。又伏路塘兵，擊獲細作朱邦裕等七名。又據先擒黎甫明等，執稱海龍圍周圍尚有龍爪、望軍、海雲等圍，養馬、養雞等城，皆海龍羽翼，必先掃除，方可成功。十七日，劉挺分兵三路，以徐珊、周以德、千總熊俊、李華等兵爲前鋒，以周敦吉、趙賢輔、陳策指揮左維準等兵爲後應，挺即親領指

揮千把總李朝棟、何奮武、游汝璧、周大賢、何維翰、陳道南、王臣、陳子名、孟相等，并各降夷日本，逐處應援。是日周以德等兵斬關度箐，直抵龍爪圍下。苗賊蜂擁齊出，我兵殺賊大敗，連破賊柵十數層，隨奪龍爪險圍。十八日徐珊等兵攻望軍海雲等圍，一鼓齊下，後攻至養馬城，乘勝追進海門關、龍鳳關、水關，奪獲海門關牌鑰呈驗訖。又攻破養雞城，生擒九名，斬獲賊首張漢清，并賊李炳等首級四百七十顆，俘獲二百八十三名口，收降二十六名，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二十八名口，奪獲馬牛一百五十八匹隻，器械一百三十七件。是時川兵四路俱至，棲營於海龍圍上。該監軍道會同三總兵議稱前路仰攻爲難，派劉挺攻圍前左槽，南川路馬總兵攻圍前右槽，永合二路吳總兵曹副將攻圍後二十五日四路夾攻。劉挺官兵衝破鐵柱關，生擒二名，斬級五十三顆，銃死內總管楊珠、楊瑠，賊衆拉去奪獲器械二十七件。先二十一日奉本部院籌慮川兵四路或不一心，牌委守東道按察使張悌綜理兵糧，聯合將領刻期攻勦。又蒙巡按崔御史憲牌亦同前事。該本道遵依移文練兵遊擊江萬仞挑選精兵五百，領以把總李桂、朱光祖從本道卽日起程馳至軍前，隨詣圍下相度周遭謂必大修攻具方可一鼓蕩平，一面報知兩院，一面行會各營隨遵原行於五月初三日盟各道鎮於養馬城，公定約言其有不同心戮力而專功自使者，明神殛之。仍議定一面急修攻具，一面前後來攻。本道同監軍日立陣前，隨宜調度。葦江路兵於初十日攻毀鐵柱關空城五處，焚樓二座，斬級三十六顆，奪獲器械六件。十一日進攻飛虎關，斬級七顆。十三日攻上三十六步，拆毀城塔排柵，斬級二十顆。十五日攻毀圍邊排柵，斬級十九顆。該本道看得圍前陡絕，勢如登

天雖日有斬獲，第難飛上。今攻具已備，若移兵圍後，大發賞銀，酋可立破。隨奉本部院委標下參將余德榮入營，集各道鎮會議，將茶江路兵改攻圍後。又發懸賞銀二萬，以鼓先登。六月初一日，本道同監軍道劉總兵、選兵移後。連日大雨如注。初四日午時稍霽，本道會同六監軍、四總兵，議定次日以總兵劉綎與貴州總兵李應祥攻圍後。隨促綎回營整兵。於初五日子時發，周敦吉、李爲瑚、龍正通、王九思、陳鸞、吳英、劉鳳岐、把總徐敏學等領兵，割圍前圍左，以防酋奔。發趙賢輔領兵，割海龍壩，以截酋黨。發徐珊領劉汝朝、周希受、羅向辰等由圍後右路進，發周以德、領高欽、傅貴、王金惠、田萬年，指揮杜熊兆等由圍後左路進。劉綎親督劉光漢、陳策、劉天憲、劉天能、劉欽、何忠、百戶余新等由圍後中路進。合貴州李總兵下官兵、賈明齊攻本部院標下參將余德榮、千總李報國、馬千里，率旗牌藍國賓、郭三省、曹華等陣前催督。賊據險城，弩矢如流，木石如雨。我兵小卻，本道號令三軍，指揮旗鼓。劉綎躬冒矢石，親打銃礮。我兵刻定先登者，皆數叢絮被，踴躍爭先，呼喊奮擊，震動天地。賊不能禦，遂棄頭城。我兵據之，即時拆倒。進攻二城，賊以死拒。我兵且卻且進，火輒火箭，槍礮烏銃，霹靂齊發。賊不能支，棄兵奔退。我兵遂克石城。隨亦拆毀。時已過午，我兵卽營城基之上。是夜苗兵潰散。次早合各路官兵攻入三城。酋卽縊死。妻子爲俘。圍圍賊屬無遺。噍類劉綎部兵擒獲有名賊首楊明田、飛鵬等二十二名。內田飛鵬、張玉、周五巴、楊七、僞內侍王守爵、祿受、高忠元、慶元、與先獲穆炤、袁鼈、罪惡深重，俱應獻俘。田有旺、董承爵、夏元、王守忠長受、楊學壽、元慶壽、辛巳合壽見在監候。楊明等在陣被傷，今死外，斬級一千六百二十二顆。是役也，一戰破三峒，殲賊魁。



俘獲男女千餘。而賊藩籬剖。再戰克九盤。走賊子。追散苗夷萬餘。而賊兵力衰。再戰取石虎。取婁山。入養馬城。而賊土地空。再戰奪鐵柱。奪後關。登海龍園。而賊巢穴壩。舉數十世相傳遺孽。根斷株灰。將八百年。盤據雄巢。土裂瓦解。總計此路。先後共生擒賊首賊從一百三十一名。斬級三千一百四十六顆。俘獲賊屬九百六十九名口。收降八百零三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五百零五名口。俱卽解赴贊理監紀史同知。驗明轉解紀功道核實彙報。先後招降安插過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一名口。所獲牛馬二百四十七匹隻。器械共一千二百一十一件。此綦江路所紀之功也。又查得南川路。先該推官高折枝。於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內。奉川東監軍道牌委。移駐南川。閱查漢土官兵時。逆酋見大兵未集。先發制人。遣苗不時出劫。綦南二縣邊民。推官高折枝慮恐新歲人心易懈。爲賊所乘。隨行西陽宣撫冉御龍。發兵一千劄東鄉壩。石砭宣撫應襲馬千乘。發兵一千劄鄧坎村。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酋苗入劫。石砭營千乘部兵。并乘妻秦氏報効兵禦之。追入賊境。連破會金竹。土青。岡嘴。虎跳關等七寨。擒斬賊首梁廷躍等三十九名顆。俘獲二十三名口。奪獲器械三十五件。先據鄉導報稱。酋自破綦後。卽於綦南中路地名官壩。置黨郭俊。何廷順等。領苗萬餘。以扼我師。高折枝遵奉本部院指授。密令冉御龍分發把總冉大周。保靖宣慰應襲彭象乾。率兵攻官壩之前。御龍親率司屬土千戶楊正生。報効生員冉維嵩。冉必和等兵。截官壩之後。乃以周國柱。王之翰。與馬千乘率兵直擣官壩之中。於本月十五十六日。大破官壩寨。連破廠崖岡。追殺二十里。各賊斃於銃礮。及墜崖死者。不可勝計。前後共擒斬三百五十八名顆。俘獲三名口。奪獲戰馬三十四匹。

水黃牛二百二十八隻。器械二百一十五件。全活被虜婦女四口。先是會勢猖獗。各兵趨趨官壩。高折枝一鼓破之。於是各兵人人踴躍。始不難會矣。十八二十三等日。招降播民游能等男婦四百一十四名。口。時總兵馬孔英尙未至。二月初五日。奉本部院齋令旗。下推官高折枝以監紀兼督兵。十二日奉令進兵。十四日南川兵入真州境。真州司正長官應襲鄭葵。副長官應襲駱麟。引兵投見。卽令充爲鄉導。別遣陝兵一千清道明月山。以便糧運。據報明月山有會苗寨四處。當先勦除。卽行周國柱、李經、率駱麟等兵。以十六日攻克劉九、陳瓦、中山、婁家里四寨。擒斬一百三十一名。俘獲七十一名。奪獲馬牛二匹。隻。招降楊平堂、朱尙虎、蘇文剛等男婦一千零九名。口。計擒苗頭馮世元等十六名。口。內馮世元、李廷友、王廷祿、簡三、係會心腹。當卽斬首。彭宗望等七名。脇從可矜。姑從釋放。傅氏等三口。係原虜婦女。發回。王成係小內使。與婁高監候。又蒙巡按監察崔御史憲牌。嚴禁各兵騷擾。發簿各道登記。但有犯者。事完處分。十七日南川路兵至赤崖。查得風坎官崖等圍。接連礦子山、羅草臺、清溪、十二茅坡。以至紅花灘、土坪、長碾、清水坪、封甯關、望草一帶。狡會布列黨與。伏箒聯營。賊衆不下三萬。若不先行掃蕩。未免擾連劫營。高折枝會同周國柱等。下令官兵分道搜山而前。是日馬千乘兵遇賊赤崖圍。斬級三十六顆。十八并二十六七八九等日。冉御龍、馬千乘、鄭葵、駱麟、駱鑄等兵。遇賊風坎關、官崖圍、礦子山、羅草臺、清溪、十二茅坡等處。擒斬吳廷貴等二百五十六名。顆。俘獲何朝海、蹇廷倫等四十一名。口。奪獲器械一百零三件。全活被虜李啓元等八名。口。收降孫朗、高婁等男婦四百一十名。口。三月初一初三四五六等日。酉石平茶毛

兵劉勝、楊光祖、楊正韶、冉大周、土舍、鄭廷良等兵，遇賊紅花灘、長礮、望草、清水坪、封甯關、鬼崖、瀆水、羊崖等處，斬酋坐寨冉海元、王廷佐，生擒苗頭蔡明、巴習文，獲賊黨惡容山司副長官韓應時，仍擒斬從賊張澤正、朱子美等一百三十一名，顛俘獲八名口，奪獲器械一百件，全活被虜男婦十名口，收降劉玉等十八名，望草九寨，封甯關房，盡行焚毀。又蒙巡按四川崔御史，牌行監軍道，禁諭漢土官兵，不許零星報級，以防假冒。又奉本部院牌，仰監紀二道，移催將領協力進勦，早奏膚功，不許老師費財，俱該二道移行將官，極力圖賊。初七日，兵至黑面崖，桑木關在望，哨報桑木關山險箐深，霧日薄雲，而前後大灘，風坎九杵，黑水等關，會聚虎苗，憑險拒守。我兵自下而上，仰攻爲難。高折枝卽行周國柱等，以馬千乘，王之翰、總管秦邦屏等，引兵出桑木關之左，以冉御龍、冉大周、冉世爵、冉良彝等，率兵出桑木關之右，周國柱、李經，引守備萬民英、千把總王佐、王承緒、于應祥、土舍楊通遠、楊正枝等，取大灘關，直擣桑木關之中。是日進薄關下，因晚割營，與關上賊兵，燈火相照。初八日黎明，我兵布陣，賊卽迎敵，飛石標槍，大弩藥矢，勢如雨下。高折枝向前懸賞，厲劔督策三軍，我兵奮不顧身，搶關而上，賊遂披靡，舍關奔竄。我兵乘勝，越過桑木關，轉戰桑木壩，賊皆敗走。追至風坎關，又敗賊兵。初九日，連破九杵黑水等關，前後共斬級一百零一顆，生擒姦細道寬、升可安、寨頭王亨元等八名，俘獲五名口，奪獲器械六十五件，馬牛八匹隻。又哨得桑木壩而上，尚有苦竹關、羊崖、銅鼓等寨，苗賊聚守。卽遣中軍千把總等官，李桂芳、李進、李登、邱汝孝、王問臣，向時化、李廷相、李一登，與楊光祖、鄭葵、駱麟等兵，於初十、十一日，攻克苦竹關、羊崖、羊桶、銅鼓等寨，斬級九

十四顆。擒獲朱子禹、梅黑歌、李偉等九名。奪獲器械五十八件。牛馬四匹。雙。又奉本部院牌、仰監軍道備督漢土官兵。俱以三月二十日會哨白田壩。直擣海龍圍。早奏捷音等因。卽行各將領周國柱、李經、督率漢土官兵羅人豪、漆太然、余武、龔論、鄭葵、駱麟、楊正輝、楊正侯、冉世爵、秦邦屏等。於二十四、十七、八等日。遇賊分水寨、白土岡、桑木壩、黃魚江、金子沙、刀二圍。交槍大戰。前後共擒斬阿老等二百一十七名。顆。生擒苗頭柳天富。俘獲三名。口。奪獲馬一匹。器械三十三件。收降王正悌等男婦二千四百四十四名。口。十八日。總兵馬孔英。帶家丁五百名入營。十九、二十一、二十四等日。周國柱、李經等。令千把總高尙江、李庫、李科、李茂春、百戶小懷忠等。各選精兵。入賊重地朗山口、白田壩。哨探遇賊長灘河、苗子、三壩、偏崖等處交戰。斬級三十九顆。生擒七名。奪獲器械二十一件。收降王朝梁等男婦四百二十一名。口。二十六日。高折枝會同馬孔英。留王之翰領兵。守白土臺。以衛糧夫。平茶邑梅兵。守桑木關。南川大兵。進劄金子壩。是日。曾潰總管楊珠。同弟楊世龍。率苗三千。劫白土臺營。王之翰卻走。殺糧夫九名。楊光祖聞警。率兵策應。賊始退劄桑木壩口。高折枝會馬孔英。率兵還救。與賊力戰。萬民英部下把總武定邦。連發火箭三匣。中賊人馬皆倒。劉勝兵從傍殺入。賊遂大敗。與二十九日。馬千乘兵。共斬級七十九顆。與夾目王恕兵。生擒李應、阿琴、李受等。二十五名。奪獲馬三匹。器械二十八件。四月初四日。總兵馬孔英。復營金子壩。初六日。進劄朗山口。連日。劉勝、小懷忠、馬千乘等。哨兵遇賊梅子溪、朗山口。擒斬二十七名。顆。奪獲馬二匹。全活被虜封完余氏等八名。口。又朱應元。招降張鑾等男婦四百八十六名。口。初七日。哨報朗山左簪。有後

水圍會大足莊也。伏有強苗數千，恐躡軍後，卽發周國柱、李經、馬千乘坐營孔繼祖、百戶蔣印、劉武昌率兵攻後水圍，拔之，擒斬一百零五名，奪獲馬牛一十九匹，俘獲男婦二十五名，全活被虜陳三元等一十一名。口收降陳良仲等男婦一百八十名，口是日驛丞朱化龍同護餉指揮王正國、百戶盧鳴春盤獲姦細王宗智等三名，解監軍道臬斬訖。又哨得朗山口，前有飛木水、長灘河、七靈寨、滴水崖、竹流水、葫蘆園，至會近地長灘、清溪、蒙子橋，直抵高坪，皆深箐巖巒，處處伏賊。高折枝會同馬孔英、列兵三路，分左右翼，搜箐而前。初八九日，進兵飛木水，把總陳九思、護餉任承爵，并馬千乘、冉御龍等兵，遇賊長灘七靈滴水崖、竹流水等處，擒斬楊廷伏等一百一十五名，口俘獲陳乾等四名，口奪獲馬二匹。收降會寨長趙嘉遠等男婦二十六名，口播民楊林等男婦三百一十六名，口全活被虜劉朝棟等六十一名，口初十十一日，漆太然、冉御龍、駱麟、楊光祖等兵，遇賊葫蘆園、長灘、清溪、蒙子橋等處，斬級一十六顆，奪獲戰馬一匹，器械九件。收降播民胡順等男婦三十名，口是日逆會遣心腹頭目許瑤、趙天澤，赴營詐降，欲作內應。當時審明斬首，隨分冉御龍伏兵四山，急防劫營。待至三更，會遣總管楊珠等果率惡苗數千，襲劫西營，伏發，斬級五顆，衆苗驚退。冉御龍全兵衝出，追至海龍壩。天明，十二日，馬孔英率中軍金汝卿、千戶周宇善、擬戍知縣趙以俊、與周國柱、馬千乘、楊光宗等各亦領兵策應，直追至養馬城大戰，擒斬夏元等一百零三名，口俘獲七名，奪獲馬四匹，器械八十六件，全活被虜男婦九十五名，口是日及十三日，任承爵、護餉兵與把總冉良、楊光祖等兵，遇賊溪源接戰，擒斬五十四名，口奪獲器械六件。日暮又緝獲會弟

楊順龍等姦細一十四名。審實斬首。會氣益奪。十四。五日。周國柱、李經、冉御龍、楊正韶等兵。搜箐遇賊。擒斬二十四名。擄獲器械四件。招降李友生等男婦二百零二名。口十六。十六日。高折枝會同馬孔英。發西陽平茶延綏兵。從土地埡。徑攻養馬城。石砬甯夏固原邑梅及劉勝兵毛兵。從喇叭水。超水西營。前攻海雲岡。賊兵夜衝西營。爲西兵所敗。天明十七日。西兵與延綏兵直殺入養馬城。追至海龍岡第二層關。斬級八顆。西兵因慮勢孤。先退。延綏兵亦退。致賊乘勢復出。陣亡延綏兵五十九名。西兵二名。十八日。合綦江路兵復攻進海崖關。連破海道海門關。賊奔岡上。我兵卽割岡側。自是會以鐵柱關爲守。不復得出關矣。共計擒斬一百八十三名。口。俘獲苗婦九口。擄獲戰馬二匹。全活被虜余思臣等一十名。收降寨長楊鑑等男婦八十三名。口。是日。部院中軍副總兵楊登山。率家丁入營。奉本部院看得川兵四路入關。半月未見攻取。牌行本道。催行馬孔英、周國柱等。督率漢土官兵。於本月十九。并二十四、五。及五月初二、初四等日。攻打鐵柱關。并搜勦伏箐賊。斬級四十一顆。全活被虜男婦一十一名。口。收降辛大朗等男婦六百零八名。口。武生王承宗家丁白有功等。於望草收降王正奉等男婦一千八百一十九名。口。又該本道。奉委在營會各監軍。催督各營將領。亟造攻具。併力一心。於初十日。率兵徑逼鐵柱關門。南川兵用火瓶火箭。燒燬關樓。暨梯登城。擊進關內。與賊慶戰。自辰至酉。銃礮斃賊甚多。關城排柵。盡行拆毀。營陣斬級十顆。十一日。又奉本部院督行監軍道。如過十日不能破岡。獻會者。先將各將領中軍官。剝解軍門處。斬總兵官聽參等囚。隨經監軍道。催行將領。遵照該本道議選南川路漢土精兵。以一萬繞賊岡。後以萬與綦

江路兵合攻。圍前約定前後夾攻，一鼓滅賊。十五日本道同推官高折枝親統前兵列陣。圍後賊出據山迎敵。石砧兵首先衝鋒，奪賊一山。西兵陝兵毛兵士兵繼之，與賊交槍接鬪，鏖戰十餘合，連奪二山。銃礮藥箭斃賊無數，雖止斬級五顆，而圍上人人失色矣。二十日本道與監軍道高推官議選敢死先登之兵，人給賞銀十兩。內選南川路五百名，隨發懸賞銀五千兩。軍中踴躍爭欲先登。又該二道議令圍之前後日夜擾賊，使之疲敝，稍待攻具悉完，一鼓滅之。二十一日賊夜窺石砧營，伏兵斬級一十六顆。二十二、三、五、六等日發擾圍兵，擒斬飛龍飛虎關守賊阿元等十二名，顆收滾圍投降會莊丁傅瓊、傅湖、傅三受三名。六月初一、二、三、四日發擾圍兵斬飛虎關守賊六級。查出會偽降提調董鼐收監，收滾圍投降會書記駱紹、坐寨郭通憲等一百零七名。初五日二道看得攻具已備，賊勢甚窘，催行周國柱、余世威等督同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柳汝植、張雷、沈應時來有功。馮光先、余世俊、余世英、趙斌、郭武興等兵與劉挺兵攻賊後門，推官高折枝與馬孔英督領指揮千百戶武舉等官鍾允升、趙邦維、鍾景星、馬如繡、馬騰霄、李成現、黃銘、杜應魁等兵攻賊前門。是日前後兵殊死戰，後門克賊土石二城，斬級一十八顆，奪獲器械一百件。當夜會坐寨楊正榮引男婦五十名口奔降，報會欲領惡苗衝出圍右逃，生隨發精兵厚積圍右。高折枝、馬孔英竟夜圍前督兵嚴守。次日四鼓，即令西兵從右，石兵從左，陝兵毛兵平茶兵從中，大呼轟雷齊攻上圍，燒燬飛虎關，賊皆鳥驚獸駭，不復思鬪。會呼心腹皆掉臂去，馳視前後，燈火遍山，兵羅如織，無路可脫。遂拉二妾入室同縊。是日本路生擒孫時泰、宋承恩等一十一名，斬級一千一百六十四顆，俘獲一

百九十一名口。因曾死自縊。解還懸賞銀五千兩貯庫爲照。我兵誓師開刀。已復閱月。各路相望。莫利先入關者。推官高折枝以文吏而攝將權。先入關以風各路。自三月初八日。直斬桑木關而入。越二十日。裹山崖門相繼克關者。南川路倡之也。嗣是再勝金子壩。而會氣奪。連勝高坪。而會膽寒。屢勝海門等關。而會黨孤。旋以四月十八日。蜀合四路之兵。賊成垓下之圍。有如是時。乘備未周。前後急攻。將迅雷不及掩耳。無俟諸路兵至。而圍已拔矣。迺詐降詐死。多計緩兵。賴本部院洞燭其姦。南川路兵力主於戰。則不中賊餌。而會計無復之也。誰之力哉。且也選募壯士。類探虎穴。獨當圍前。賊無逸路。摘發陝兵。佐碁江路兵。同破兩城。徹夜防脅。質明無一得脫。南川路之功不細矣。以上通計。本路克關圍寨三十七處。斬獲堪紀功級三千二百一十八顆。內賊首六十一顆。賊從三千一百五十七顆。生擒一百八十三名。內宜慰應襲宋承恩。軍師孫時泰。士舍馬千駒。會心腹何廷玉。何玘。陳大才。詐僞旗牌吳進達。楊華。詐降提調董鼐。心腹內使葉進喜。總管王積仁。罪惡深重。俱應獻俘。苗頭蔡明。賊黨婁高。王成。張萬受。吳廣錢。僞小內使己卯。石泉。見在監候。其助逆容山司副長官韓應時。先送南川縣監。今與楊阿三。楊木老。阿用。陳庚。田元。吳金福。高祥。吳阿元等。各解中途染病。兼在陣被傷。陸續身死。巴習文。王廷孝。馮世元等。先經審明斬首訖。軍頭王亨元。李文桂。留營招降有功。姑應免死。其餘擊獲從賊。審無重情者。俱量責。與王亨元等各發眞州南川地方安插。招降男婦八千七百一十三名口。俘獲賊屬四百二十二名口。安插被虜民婦二百二十名口。奪獲牛馬三百零七匹隻。器械七百二十七件。此南川路所紀之功也。又查得永合二路。先該參



政謝詔、會同總兵吳廣、副總兵曹希彬、親督漢土官兵、於二月十二日、分哨進勦、先割大營於郎二壩、爲攻取地、隨據成都府知府周懋卿、敘州府知府劉三樂、將所造軍火器械、并所買藥材、陸續解入營中、該鎮道密議、播州關以外、賊黨盤錯相倚附、而淘洪安羅三寨、鼎足而居、可以力拒二郎壩之前、遮擊澗壩之後、其五岔關、山木艾等固、又皆糧運經由之路、若不先翦其羽翼、安潰腹心、於是計令曹希彬、及吳文傑、吳從周等、督永甯宣撫司目把劉國用、熊應山等、并熟識鄉導、齎本部院賞格諭言、約五千餘峽、并收降白旗、前後各寨、用間招撫去後、二月十五日、據宣撫司官目胡文案等、探得賊提調郭通緒、聞大兵將進、起取大溪小溪等處惡苗、屯割盤龍水地方迎敵、我兵乘其營壘未定、當夜襲擊、各苗奔潰四散、我兵追趕、生擒老虎兵張廷富、嚴方二人、奪獲器械三十七件、二十五日、劉國用、李長年、與名色守備傅廷鑾等、招出淘洪灘長官羅國明、安村長官安鑾、各部下、羅國顯、安甫等男婦、共一萬四千一百餘名口、安鑾又斬坐寨提調何文明等首級九顆、生擒王金受一名、沒獻、以表真誠、該監軍道、俱行監紀官趙世德點驗、各給銀米、以資養贍、仍委敘南衛冠帶應襲指揮僉事郭之藩、坐鎮將羅國明、羅國顯、安鑾、解赴軍門獎賞、各給冠帶榮身、三寨既降、聞風者接踵、儒溪長官袁起龍、招出逆酋頭目趙坤等三十名、胡文案、招出鄆廷華等八十六名口、三月初一日、郭通緒、令把事苟會、聚兵穿崖圍、要得乘機拒截大兵、吳廣調發曹希彬、吳文傑、趙應科、吳從周、中軍指揮王繼祖、千總鄭子龍、土司劉國用等、并本部院督陣官郝國安、鎮國文運開、王可興、冠帶應襲江應兆等漢土官兵、四面攻圍、焚燒寨房、生擒五名、斬級一百二十

九顆俘獲九名口。全活被虜恭江縣男婦四名口。初四日馬湖等營兵捉獲姦細程正等三名。本月十六日總兵標下營官徐登領廣兵并袁鼎兵各一枝攻打陳家峒。生擒寨主男王好國及王江王偉斬級二十三顆。俘獲賊屬一十名口。本日袁起龍發兵護餉至麻子壩黑峒山。遇賊生擒一十六名口。斬級一十三顆。隨於吼灘招降夷目趙崇儒等男婦三百餘名口。二十日長官袁年永甯抹賽江崇禮共捉獲姦細羅么兒等三名。關外招降人衆羅國明安鑾等又各帶精銳家兵隨營征戰。我兵可以長驅節奉本部院差旗牌官百戶葉世隆虎文蔚屢牌嚴催上緊攻取崖門等關。毋得逗留觀望。又蒙按院牌行監軍道轉行該路文武等官同心誓衆斬關攻圍。又奉本部院行委分守下川南道參議熊宇奇駐劄二郎壩。督催夫運接濟大軍。該鎮道會議進攻崖門險關。令曹希彬吳文傑領漢土官兵二萬八千有奇。由青萊溝進。封建吳從周趙應科領漢土官兵一萬三千八百有奇。由官木崖進。司懋官領馬湖土兵六千。永甯目把周愛領土兵一千。由油灌壩白鹿岡進。建武所提調張曉同貴州普市所百戶周應魁領漢土兵四千。由緝麻山進。俱於本月二十一日自二郎壩齊發。以護運參將王夢吉兼領漢土官兵四千一百有奇。防守老營。仍分歧徑哨伏張疑。又令土官奢世續分發土同知王好善長官謝崇懷等督領昇兵二千餘名。把截桑木壩山丹窩刀子箐蛇皮箐等處要路。防賊出沒劫糧。其浙兵一千名。長官袁初兵五百名。武生馬邦聘趙奇鳳等兵一百名。同親兵三百五十名。專隨該鎮策應。又分差旗牌官胡彥英葉雄藍遇兆楊世勳陳勉之汪宏輝吳應祥各營督陣。二十四日吳從周趙應科督千總周登曾太張子明郭鸞黃尙鳴。

王元爵、李先春等兵。至馬鞍山劄營。賊伏四起。我兵追殺人等。生擒六名。斬級四十二顆。烏銃傷死賊馬二匹。奪獲器械一百餘件。周愛領兵。由簸箕嵌直衝木艾壩賊營。生擒十名。焚燒營房七十餘間。土官文安民等兵。於絲栗關遇賊交戰。生擒十名。斬級五顆。俘獲婦女四口。奪獲器械五件。曹希彬、吳文傑等兵。至五岔山。令劉國用、張嵩、傅廷鑾、胡文榮。招出大小峒阿曹、都子三老、馮時濟等男婦五十七名口。中軍鄧起龍、諭招千邱田、峒劉權善等、羊跳巷、圍張萬才等、黃羊峒、猶承教等男婦一千餘名口。長官劉謙。招出河村峒李旺等男婦五十七名口。二十七日。各兵從五岔山移營閱山。探得賊提調何漾、督兵據圍。吳廣隨發守備江萬化、周大謨、鄧起龍、劉國用、張嵩、百戶吳天奇、千總逸崙、黃泰、陳恩、郭天俸等。各領精兵一枝。分爲五路攻打。生擒六十五名。斬級一十八顆。俘獲男婦三十九名口。全活被虜一口。奪獲牛二十三隻。器械六十四件。二十九日。趙應科統領鄭子龍、百戶戴鳴鳳、千總會太、鄭光啓等。合封建司懋官、吳從周、各部下千總梁齊賢、千戶顧南陽、劉國祚等兵。與賊大戰於磨槍壩。時逆酋見大兵逼進崖門。嚴令郭通緒。盡起關外一帶老虎兵拒敵。通緒素稱強悍。逆酋倚爲右臂。僞署總管。專守崖門。我兵交戰數合。賊勢甚猛。吳廣令慣用烏銃家丁五百名。設伏壩外南岡下。令趙應科等兵挑戰。壩兩山相夾中有一道。通緒屯兵其中。及見我兵挑戰。騎馬橫槊。飛衝前來。應科等引兵佯敗。通緒追趕出壩。伏兵突起。急回奔壩。被廣兵烏銃打倒騎馬。通緒復躍上別馬。伏兵攢槍刺死。傳首轅門。餘賊奔逃眼山圍。我兵四面合擊。斬級三百六十顆。奪獲器械不計。通緒既殺。各苗喪膽。於是頭目趙圭。遂斬僞提調羅世恩首級投獻。賊

首羅剛部下劉宗成、張桂枝、孫桂山、袁傑等，各帶男婦萬餘，羅拜乞降。把總蔣元鎮又招降童守明等三十餘名。三十日，鎮道召集各將會議，郭通緒授首，崖門已無統領，可以急取。薄暮，曹希彬密令鄉導劉謙、雷安民等潛探把關情狀。夜半回報，曹希彬同吳文傑，即督江萬化、周大謨、鄧起龍、千戶蔣惟喬、百戶吳天奇、曹應奎、孫繼善、千總郭天俸、劉宏緒、羅起鳳、狄仕進、陳華、廖仲德，并劉國用、張嵩、傅廷鑾、熊應山等，帶領精兵大礮手，星夜銜枚急進。至則守關苗兵俱各睡熟，江萬化等先登，砍殺多苗，守兵方覺，齊起對敵，勢不能禦。有從山腰吹角號叫者，各賊亂奔。我兵追逐，大礮齊發，斬獲把關頭目楊保，及壯苗首級一百六十九顆，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領廣浙馬湖合江會太、周登、王大經、索信、悅天恩、夏德懋等兵，繼至，斬級一百二十六顆。各奪獲器械等件，燒燬臨關各山寨房一萬餘間。各兵乘勝直衝至養馬城之前。時綦南二路官兵雖已入關，尚未及到。貴州偏橋兵馬猶在關外。四月初三日，與賊戰於紅盤水，斬級八十顆。初四日，戰於土崖，斬級三十一顆。初五日，戰於分水關，斬級三十五顆。初六日，戰於水牛塘，斬級三十八顆。提調張曉、水甯目把彭受、王堯等兵，亦於初四日攻破李卜垵大圍，斬獲楊六等首級五十九顆。撫降男婦千餘。初六日，攻破緝麻山長岡圍，斬級一十二顆。逆酋見得本路孤軍深入，連戰數日，意欲乘疲衝擊，伏於一逞，以阻各路官兵前進。初八日黎明，酋騎海青四明玉頂大馬，手提偃月刀，親督楊朝棟、楊明等擁衆三萬，突來衝營。張黃蓋二把於高阜，遍山搭起帳房，其勢張甚。曹希彬等各督兵拚死鏖戰，賊衆更番而出，喊聲震地。且戰且罵，廣兵奮前格鬪。家丁吳喜被賊砍去頭盔一片，猶轉躍殺死三賊。

是日我兵交戰，自寅至酉，斬級四十五顆，奪獲器械七十餘件，銃傷者不計其數，隨劄營龍爪圍下，逆會  
揣勢不敵，恐官兵乘勝，邀截入圍之路，父子抱頭大哭，遂驅妻子及各帳房老虎兵，急奔上圍，用土石填  
門，門外遺棄牛馬，并虜掠茶江老幼男婦，俱不暇顧，該州同趙世德揭報本部院，蒙發銀四百兩犒賞廣  
兵，訖。十三日，吳文傑下後營，提調陳恩、張紹翰等，前去牛羊曲箐，採木作柵，搜獲江巴瀘瀘等州縣寄住  
播州男婦四十三名口，曹希彬下千總劉宏緒、閔承惠等，亦於龍爪圍下，搜獲男婦十九名口，郭天俸又  
諭招赤水長官袁整、親弟叔袁霞等五人，十六日，張曉等官兵攻打大洪關，斬級一十八顆，次日進攻板  
山岡，斬級一十二顆，十八日，會茶江南川兵，合攻養馬城，茶江兵攻中路，南川兵攻右，永合兵攻左，拔其  
城，乘勝直破水關，逼賊圍下，合江路官兵斬級二百七十四顆，永甯路官兵斬級二百一十一顆，俘獲賊  
屬二口，全活被虜茶江縣吏一名，男婦五名口，奪獲器械不計，時三省各路官兵，俱盡地分營，環攻海龍  
岡，本路鎮道與贊理等官，議得岡前重關疊嶂，仰攻爲難，據所訪聞，圍後差平，唯是人圍之路，深谷老箐，  
樹木摩霄蔽日，非側肩不可入，而三圓山高圍數十仞，賊所恃爲後屏者，苗兵萬餘，列柵據守，非得精兵，  
併力破之，勢難卒克，吳廣遂留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各部下兵，合攻前圍，牌行曹希彬、吳文傑、督  
領習知地利劉國用、張嵩、傅廷鑾、王應奇等，率土兵向後砍伐箐林，從泥淖中，逐步開通路徑，各兵漸進，  
潛入四十里，二十一日黎明，至洗衣塘，會先期已發偽提調鹿罕父子，領苗千餘，在彼把截，官兵與戰，劉  
國用親斬鹿罕，劉謙又斬罕子，郭天俸、陳恩，逸崙兵奮勇爭先，共斬苗級一百顆，奪獲器械八件，次日發

兵前進。搜捕賊屬二十四名口。二十二日。至白沙水。賊兵四出。喊聲大震。官兵殺退。追至永靖關。賊伏復發。廣兵馬湖兵由深箐取道應援。合兵大戰。共生擒二名。斬級七十四顆。賊潰奔。我兵追殺。吳廣標下親兵斬級一十五顆。二十三日。參將藍芳威。招降小溪里等處穆炬等五十一名。張曉。彭受。領兵至後山合哨。二十四日。攻破各寨。斬級二十九顆。二十九日。攻破新土寨。斬級二十二顆。二十五日。本路留攻前門。漢土官兵。會合葦南二路官兵。攻打鐵柱關。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督千戶吳承宗。劉國祚。千總應元。周光華等兵。併力衝關。將關門樓房。盡行燒燬。當陣斬級六十一顆。五月初二日。永甯長官張拱極等。領兵哨探。遇賊於銅鼓關接戰。斬獲賊首趙士登。弟趙士真。并從賊首級共一十四顆。曹吳二將。由水牛塘攻開後路。且戰且守。暫劄營樂窠地方。相機進取。過營十五里。爲石關山。則三圓山相連之西南山也。沿途石磴水竇。行者沒膝。中間密箐陰崖。不見天日。賊不時出沒擾我。曹希彬發兵漸次芟除。兵始得近山下。該鎮道復計賊處高。我兵處下。而賊兵時尙強銳。非出奇罔克有濟。遂密諭諸將。傳令漢土官兵。於初四日夜。銜枚臥鼓襲拔之。賊退保三圓山。而曾子朝棟。惟棟。督戰愈力。梭杆礮石。長標。大弩。藥矢。如雨注。官兵連日攻之不克。時水西鎮雄兵。自左槽進抵後路。原攻前門副總兵周國柱。遊擊羅星。亦至本營。初十日。會同曹希彬。吳文傑。趙應科。江萬化。周大謨等。鼓舞各兵衝鋒。郭天俸。陳恩。鄧起龍等。各隊下兵。與劉國用。張嵩。傅廷鑾等土兵。冒險先登。武舉官薛來增。武生吳登光。趙州同。帶到大礮手張吉。劉二。薛嘉猷等。銃礮齊發。賊傷死甚多。遂奪其山。我兵登而據之。水西兵忽自東南山來。甫登山頃刻。一擁喧囂。

而下。衆兵隨亦驚退。賊復占據三山。職詔急令趙世德速出懸賞銀五百兩。割付一十張。仍出白牌二面。宣諭各將卒利害。惟時曹希彬急呼劉國用、王應奇各與銀一大錠在手。高聲招呼衆兵。齊上齊上。衆兵蜂擁而進。賊懼勢猛。復奔下山。共斬級四十六顆。十一日遼崙周良才等搜山。生擒苗賊一名。斬級二顆。曹吳各將獎率漢土官兵。斫伐竹木。晝夜豎柵立營。周三圓山之上。綦布星列。莫非我兵。逆會園中。家室帷帳。往來出入。歷歷可指。官兵營房。離園城僅二箭之地。而賊汲水樵採之路。從此斷絕。不能出跬步矣。賊失此山。遂於城頭架起敵樓。城腳安放釘板。沿途暗布鐵菱角等件。晝夜防守。節奉本部院牌催。刻期破園擒酋。掃蕩巢穴。不許坐觀成敗。致誤軍機。又蒙按院牌催各將領。乘此破竹之勢。立刻擒會。不許久持園下。又准守東道按察使張悌手本。該各鎮道會議。即於本月十四日爲始。前後協力併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等因。移會間。十四日該道同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督領前營兵。後來十五日合兵攻園。賊衆更番出戰。矢石如雨。官兵奮勇衝擊。自辰至暮。賊敗入城。礮銃打死數多。不能取級。共斬級七顆。吳從周下把總蔣元鎮等。前攻飛龍關。斬級二顆。十六日張按察使高推官。復引兵還攻前門。十七日。我兵分路齊攻。賊亦分三路迎敵。曹希彬下苗兵。與廣浙兵衝前。永甯土兵繼後。連戰數合。曾用邪術。令婦女數百人。排立高處。去衣執箕。向我兵扇簸。而賊鋒甚厲。我兵即以狗血潑之。廣兵牌手羅一達滾入陣中。連殺四賊。各賊遂披靡入城。斬級一十六顆。十八日官兵挑戰。會因前門未破。盡驅合園苗賊出敵。被礮銃傷死者衆。賊自此閉門。不敢再出。止於牆頭增豎小敵樓。從板孔中飛石放箭。暗擊我兵。不得近牆。十九日

二更時分、賊來衝營、各兵奮死拒敵、曹希彬左手中傷、藥箭廣兵斬級三顆、賊始退回。二十日、各將督兵攻空土城、羅國明、袁鼎等兵空開一洞、被賊開門擁衆出戰、千總會太吉安、黃尙明、劉宏緒、楊忠義、長官袁初等、各領兵衝殺、斬級二十一顆、連日賊堅壁不出、又值雨霧、不便攻打。二十二日、偏橋總兵陳璘從左槽移兵圍後、賊見璘兵初至、乘夜來衝、永合兵出營包截、斬級三十一顆、二十九日、因賊藏避敵樓、我兵屯聚、易於受敵、鎮道計議、採取竹木、安置柵欄、層層漸逼城牆、柵上亦豎敵樓、令兵有所遮蔽、依據便於從隙射打、造就攻城雲梯、飛樓等件、得柵可以守護、賊見勢逼、四路衝出、各兵抵敵、斬級八顆、本夜一更時分、復來劫營、用大鐵矛鉤搭排柵、堅不能拔、我兵從柵內亂放箭銃、將賊傷死無數、直至天明方散、伏兵斬級五顆、是夜把守後圍、萬安關提調舒自清、率妻子十一名口來降、時守東道按察使張梯、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原任總兵劉挺、貴州總兵李應祥、先後移兵來會、初四日、約集川貴湖廣各鎮道定議、分日輪攻、初五日、屬劉李二總兵、初六日、屬吳陳二總兵、各照日攻打、以破圍得賊爲期、初五日、劉挺李應祥督兵攻打、克破土城、連破月城、薄暮、吳廣暨各將、親引中軍千把總詣本道、吳廣厲聲起曰、明日莫視爲戰、直抵命可耳、若不破圍、我當先死、諸將卒齊聲應曰、敢不盡死力以從、該鎮道隨出懸賞銀三千兩、分散各將、是夜、吳廣將本路兵馬密劄城下、暗令曹希彬、吳文傑、趙應科、吳從周等、帶領舒自清、引鄒子龍、張曉、王元爵、劉國祚、馬邦聘、袁初、劉謙、千總車千乘等兵、從水道上城、約入城、舉礮爲號、封建領中軍千總梁齊賢等、佯攻中門、鄧起龍、劉宏緒、羅起鳳、劉國用、張嵩等兵、爲左翼、郭天休、周登、袁起龍、周愛



等兵爲右翼。五更集兵。黎明兵從水道登梯上城。陳璘兵繼進。惡苗拒戰。殺死廣兵七人。我兵戰益力。下城舉放大礮。會驚知我兵已入城中。急呼親信苗頭。而諸苗亦各奔散。無應者。會自度不免。因撫膺頓足。謂田氏曰。我今自焚死。斷不落亂兵之手。田氏牽衣號哭。會摔去。入臥房將門釘閉。舉火燒房。同愛妾周氏何氏縊死。吳廣躬督兵入城。先擒會子楊朝棟。會妻田氏報會自盡情狀。廣急令羅國顯、安鑾引至後房。破門尋見會屍。急出諸烈燄中。須臾火燒樓房一空。如稍遲晷刻。會屍俱成煨燼矣。時各路官兵相繼入圍。廣中火毒。啞不能聲。昏死在地。劉綎、李應祥抱救良久方甦。是日本路官兵生擒會子楊朝棟、楊堪、棟、會妻田氏、會弟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勝龍、會姪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堂保元壽、謀士戴貴、彭道、內司總管田一鵬、田澤、許廷忠、僞提調馬忠、頭目張讓、張仕傑、親族張世爵、楊光達、楊林、田善保、田有年、田有時、田有秋、楊宗慶、楊文、楊福、楊守爵、楊守龍、胡雲貴、楊紹宗、李大、李二、僞內侍雙慶、四慶等。併擒斬一千五百二十五名。類俘獲男婦八百八十二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二百六十六名口。隨將楊應龍身屍移至萬安關城樓。約會三省各鎮道。各贊理監紀等官。并集奏民彭廷受、周世祿等。降民羅國明、羅國顯、安鑾、袁鼎等。相驗真的。鹽屍用棺盛貯。解赴軍門會驗。無異。除將楊朝棟、楊堪、棟、田一鵬、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戴貴、彭道、許廷忠、馬忠、張世爵、併楊應龍身屍獻俘外。是役也。安羅三寨不降。則關外之兵未易進。郭通緒不殺。則崖門之險未易攻。水牛塘之戰不力。逆會未必上圍。三圓山之路不奪。後門未必可圖。不擒會子。猶遺禍根。不得會屍。終非完局。仰仗本院部指授萬全之機略。時用不

測之恩威。使諸將士皆奉令以周旋。又激勵而思奮。故收全捷如此。總計永合二路各哨官兵。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起。至六月初六日止。得獲大賊酋一名。生擒賊首從二百零一名。斬級三千六百四十三顆。俘獲賊屬九百七十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三百三十九名口。招降賊黨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名口。奪獲牛二十三隻。器械三百七十六件。俱經解發。贊理監紀官紀驗。轉解紀功道覆勘。訖其被虜男婦。當即審明。遞解回籍。牛馬給賞有功兵士。招降人衆。隨便安插。器械解驗四十一件。庫貯三百三十五件。此永合二路所紀之功也。合行類報。聽候核敘。通計四路。得獲大賊首一名。生擒賊首從五百一十五名。斬級共一萬零七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六十一名口。招降男婦五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奪獲牛馬五百七十七匹隻。器械二千三百一十四件等因。又據貴州左監軍按察司按察使楊寅秋呈。奉臣并貴州撫院憲牌。俱同前事。查得烏江河渡一路。沙溪一路。先該總兵童元鎮主之。職寅秋監之。副使洪澄源督兵於沙溪。參議梅國樓督糧於烏江河渡。秋以二十七年十一月受事。首議兵將作何部署。哨道作何策應。險夷作何偵探。器械作何繕治。演習先登。作何激勵。糧運作何料量。師涉作何預計。俱經詳允。竭晝夜料理去後。烏江河渡。逼播治七八十里而近。又該職等攷議。必探水西哨抵落濠水。探平越哨渡疆界河。及川中婁山關畢集。方會哨齊驅。若獨以一哨嘗敵。賊必併力一向。前事可鑒。俱於十二月具詳三院。允示遵行間。本年二月誓師後。水西把事王嘉猷。領防守烏江兵。自願三月初三初六等日。攻奪烏江關。緣猷向與賊唇齒深交。既願破關絕好。自難膠執前議。就經犒賞獎率。尋以水漲。

逗留愆期。壩陽守備陳雲龍、同永順兵，不依主將令。於三月十一日徑奪烏江關，斬護賊級一十九顆。永順彭宗卿、彭牯牛等，於鬼國斬級六顆，俘獲四口，焚燒關樓。附近關邊賊寨，燒燬一空。看係孤懸，恐難屯劄。星飛督催鎮雄府土舍隴澄，把事王嘉猷兵，馳赴雞家寨，出刀靶水，催安疆臣兵，馳赴昌田驛，出落漾水，掎角策應。十二日就該統兵遊擊謝崇爵、雲南坐營中軍張澍、督領雲南祿州等土兵，標募兵，都司遊擊張秉忠督領泗城土知州岑紹勳等兵，各乘勢渡江，攻克河渡關。前後擒斬首從姦細，共斬級一百五十七顆，生擒二十六名，俘獲五名口。賊知我兵各路未進，於十五、十七日，併力前來衝突。兩關不守，官兵損折。立檄隴澄躡蹤邀賊，河渡歸路。如道里迂迴，乘虛直搗賊巢。據報救河渡必三日，抵播境只二日。與其攻外而遠，不若攻內而近等情。賊見隴澄深入，當日奔回。隨據隴澄揭稱：該標下中軍劉岳，督本府領把事王嘉猷，於三月十三、四等日，攻破苦竹關、平嶺關，共殺賊斬首八十九名，投降二百五十三名。十六日自刀靶水移營，賊兵截路，追過新站，前後殺賊四百七十六名。苗頭阿曲等五名，據報夷俗原不斬級。實止解苗頭五顆，餘功未委虛的。又該畢節督兵副使洪澄源，統兵參將朱鶴齡，督宣慰使安疆臣，領目把陳恩、張崑頭、目柯阿箇阿五等，於三月十三日，分兵進取，首克新關。從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打破大紅關、胡石口、黑水關。十五日攻破板山圍，前後共斬殺射死苗賊二百七十六名。亦稱夷俗原不斬級。未見功報。招撫囤民男婦六百房，計一千四百三十五名口。十八日，目把陳恩等，調撥以白魏良海等，督兵於清塘水等路，堵截應龍歸路。生擒張受等一十九名。十九日夜，賊兵前來劫營，生擒彭四等六名。

本日各目分兵三哨攻破落濼關。會劄大水田。將桃溪衙違禁房屋燒燬。二十三日。督同義官李武、楊澄清等。生擒賊陳元等八名。據報前後殺賊三百八十六名。未見斬級功報。實解生擒苗賊楊四元、都哥、張受、彭四等一十七名。又准畢節道移解生擒陳元等八名。千戶王三錫、王有聲、李武等斬級五顆。轉解驗明訖。又據隴澄揭報師次大水田。發兵攻打長箐。賊拒敵殺死督兵把總陳啓禮。并隨軍十餘命。當各兵奮勇追殺賊七十餘名。賊首楊豹、阿寡等五名。將賊首首級五顆。具解軍門委驗訖。二月二十六日。播賊應龍差小童吳比、金萬富、齋送書儀。贏二隻。金銀壹蓋二副。折程二十兩。衣著段二端。赴營投見。當拆來書。驗係楊應龍妻田氏餽送禮單。當將來差斬示營門。餽送儀物。同禮單齋解。乞賜驗明貯庫等情。及將生擒探聽賊犯羅才、羅慶。并解前來。審出前情無異。又據安疆臣報稱。三月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子。因見鎮雄斬其來使。首其餽儀。親領苗兵七萬。分作五路。前來迎敵。該水西鎮雄合兵。自本日卯時至申時。鏖戰。斬殺賊首偽提調頭目五十餘人。內有偽內官五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屍橫遍野。前五十人內。有一人全身絹段。金銀器械。查係賊子惟棟。待查的。又報外。我兵損折百十餘名。重傷三百餘名。輕傷五百餘名。就據土官溫希舜。當陣擒獲馬兵何老。吐供相同。隨准畢節道洪副使移解拒敵當先。騎馬出陣。斬賊首級一百零一顆。生擒者亞一名。轉解軍門。行委三司會同委官知州龍時躍。主應昌辨驗訖。又據安疆臣報稱。逆賊心腹提調尙義黃繼枝。管押板山落潮馬寨一帶苗兵。三月二十九日。二賊親在衝鋒。逆會巨細事機。皆其內參外贊。先奉院道密諭。遵承間。就該本道用間諜。計令二賊來營。商議退兵。逆賊

果信。隨差二賊同坐寨頭目夏文茂等二十四人。齎詐降文一角。另具禮單。開送金銀毫蓋二副。折段銀八兩。鞍馬二副。槍刀弩箭等項前來。當伏兵河口。將二賊并坐寨頭目夏文茂。從賊擒拏。審實將原詐降文。同原禮物。移解到道。轉解審驗。有黃繼枝。自盡身故。斬級解驗明白。賊從逃去三名。又據安疆臣隴澄報稱。兵割大水田。被賊據守。金刀坑圍。阻截兵糧。四月十一日。發兵攻打。賊黨力拒。我兵奮勇齊登。殺死賊首阿富等六名。苗賊三十四名。餘賊拏死拒捕。隨暨招降旗幟。該圍男婦出圍乞降。共約一百二十五房。收獲鐵券牌一面。同賊級六顆。解驗訖。又據安疆臣隴澄報稱。四月十三日。督兵直抵播州治桃溪口。獅子橋。各賊奔潰。隨將衙字家廟。新川後川等衙。違禁房宅。闔州賊黨民房。悉行燒燬。一面於十五日。發兵直出。奪復烏江老軍關。賊兵截伏。當令馬軍衝殺。賊潰投箒。次日黎明到關。我兵奮勇奪占。前後殺賊一百二十餘名。生擒五十九名。招降二百六十二房。暫於果哈地方安插。節次擒賊招降。俱該畢節道洪副使朱參將。移報相同。先是職秋祇奉三院憲檄。移行新任都司徐成。整擄標募土漢督中軍馮邦濟。把總王真。操習火器銃礮手等兵。催調廣西龍英歸順等州思明府等兵。行委指揮羅萬善督押前來。雲南守備沐粲。把總署守備事陳用寬。催調雲南標募沅廣等兵。行委原任守備童龍。整擄雲南安時泰。祿州廣南等兵。移行原領兵遊擊都司張秉忠。整擄泗城等兵。移行督糧道梅參議。分發糧餉。起集運夫駝馬。分委普安知州龍時躡。定番知州王應昌。運發養龍河渡。鱗次輓輸。麥芻既備。器械畢集。銳氣載揚。就經會同童總兵督發各新舊土漢官兵。於四月二十一日。齊割河渡。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牌申。飭將領

招納降民、以分賊勢、不得殺降冒功、致干天和等因、遵行間、蒙撫院行委威清參政王邦俊、前赴河渡、督發糧運、童總兵將新募銅仁陳邦揚等、原挑選廣西親兵陳大綰等共八百名、交發徐都司、督童龍部領會哨進勦、時賊首偽提調張守欽、袁五受、阿萬、龔堂、王廷燿、同已獲男王承受等、嘯聚長箐、萬丈林等處、職秋同大甯都司戴守禮、量帶家丁馳抵烏江、哨出刀靶水、狼飛渡、直抵播州海龍壩、隨據水西把事王嘉猷、將前報奪復烏江生擒苗頭阿訥阿利、并楊會、姜弟何惟富等四十一名、鎮雄把事陳阿宦、將奪復烏江生擒苗賊麻老虎、阿倫等九名、苗頭首級六顆、俱經審驗申解、訖餘級未解、又據安疆臣報稱、三月二十二日、漢把劉景貴、陳阿九等、招撫過隴都猴場把事石盡忠等一百零七房、同日漢把羅一龍、陳應龍、同協捕指揮白璋等、招撫過高坡箐、張王壩、苗頭阿滿、鄒承爵等六百三十二房、又據報四月十五日、頭目阿卜者、遮勒、進克海雲、圍殺賊一十三名、招降民二千二百餘房、又差日把魏良海、胡文魁、阿戎等、領兵進攻泥壩、苦竹、養雞等、圍殺守圍苗賊二十四名、招降民葉善等二千八百餘房、并川江客民九百餘房、賊龍原虜草塘司官民四百二十七房、俱安插鄰近地方、免亂兵殘害等情、賊級未見解報、隨准童總兵張都司手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報稱、奉令攻復河渡關、協擄賊圍二十六日寅時、至河渡西岸、該本州應襲岑雲漢、同督兵指揮李懋樑、督陣官胡邦奇、龍英州應襲趙政立、思明府等目兵、併力奮擊、當陣斬獲四十三顆、招撫過降民梁雲等一百二十九名口、安插洪邊地方、又准徐都司手本、報稱二十六日、督率把總羅龍等、招撫過賊黨王雲等一千四百三十七名口、安插登耳、大山、涼水等地方、又准徐

報稱手本、報稱五月初二日、督把總土同知羅龍、楊遇春、徐大綬等、生擒賊首龔堂、苗頭謝友貴、潘廷貴、楊承祖、坐寨頭目黎民倫、董三、苗賊尙阿蘭、并董三家人等共六名、首從共十二名、首級一顆、招撫過賊黨康五元、彭一等五百五十五名口、又准張都司手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指揮李懋傑、於初十日督兵勦捕長等、生擒僞提調賊首張守欽一名、從賊一名、斬級二十三顆、十一日泗城官男岑雲漢、督兵於清潭、攻打峒口、生擒賊首袁五受、并提調王廷燿、男王承受、從賊八名、斬級二十顆、招撫殘賊宋榮、甘茂、王積脈等男婦二千四百七十二名口、安插雷水長山地方、又據鎮雄把事李萬年報稱、萬年等接護左監軍渡烏江進播、哨至石子埡、賊伏深箐、突出拒敵、該陳阿宦、督兵截殺、斬獲賊級一十七顆、次日護至牽狗峒、賊放箭拒殺、官等斬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從一名、戴都司督家丁生擒四名、指揮羅萬善斬賊級一顆、就於長溪劄營處所、解監軍審驗、轉解訖、又據安疆臣、隨澄報稱、官兵屯劄養馬城關口、攻打前門鐵柱關大路、該司府分撥頭目魁阿等、砍伐後園箐林、梯山攀巖、探尋小路三十餘里、直抵海龍圍、後賊見我兵劄近肩背、連日出城衝殺、我兵合永甯官兵、自左槽開路、進抵後箐山頂、營前二土山、係賊樵汲咽喉、賊屯勁兵據守、蒙右監軍同畢節道懸賞、五月初九日四更結束、武職同督陣官劉孟銑、王安民、羅萬善等、乘霧抄賊營後、黎明攻擊、賊擁衆死戰、該頭目覺、已等、奮死殺賊不計、從寅至未、方將賊兵衝退、占奪二山、賊兵劄右槽、副總兵劄左、陣亡阿白等十五名、中傷烏鮮等三百餘兵、本月二十四日總兵李應祥、接管印務、督率烏江河渡等兵、又蒙雲南撫院行委、參將盧承爵、督發募兵前來、該職寅秋督發徐

都司帶領烏銃火器手一千五百名。童龍帶領安時泰、陳邦揚等兵一千名。泗城龍英等士兵六千五百餘名。合水西鎮雄營同劉後園節奉憲令各道鎮。剋日輪攻後園。因各路占據已定。無處屯劄。會營中流言四布。該職寅秋會同洪副使、宜諭水西鎮雄。將所刊通奪占右槽山坎一帶營盤。盡讓官兵屯劄。各官目於二十八日自願遠嫌。移出海龍壩口把截。立刻移行川貴劉總兵、李總兵。各先後督所部兵到。六月初四日三省道鎮共議。總兵劉綎、李應祥於初五日。總兵陳璘、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劉李二總兵合哨。分左右信地。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李總兵攻土城門以右。該職寅秋會同李總兵、右監軍參議張存意、副使尤錫類。將右路信地分撥三枝。以都司徐成督河渡哨守。備童龍領廣西把總陳邦揚、陳大縉、雲南把總陳用寶、安時泰等兵。平越哨副將陳寅等哨下把總劉恩、安世禎、吳國輔、孫之襲等兵。奪鳳凰嘴。由右嶺進。都司張秉忠督平越哨把總華統、薛應時等兵。由左嶺進。領河渡哨泗城龍英等士兵。於固右崖壁截殺。都司戴守禮督河渡哨把總牙廷相。操守指揮馬化麟。各銃手家丁平越哨把總張奇盛、吳文秀等兵。由中嶺進。督行安疆臣隴澄分兵於海龍壩泥囤等。截賊衝突奔逸。先該都司徐成守備童龍、會同副將陳寅議得。鳳凰嘴峭險。賊兵屯據死守。必須衝鋒奪占。鳳凰山頂先得地勢。方可攻取土城。該三道即發懸賞銀二百兩。分給各兵。初五日五鼓會同劉總兵。各照畫地齊攻。賊抵死在於鳳凰嘴拒敵。黎明我兵奮呼。一擁衝殺。賊兵奔潰。退走土城內。我兵乘高頂。大銃烏銃火箭火磚俯瞰齊發。賊立腳不住。登時攻倒土城。一面拆卸。一面打開土城內排柵敵樓。賊據月城。矢石如雨。職寅秋同李總兵立炮鼓。



對山拔刀麾兵前進，退縮者立斬。鏖戰至巳未，緣城樓梯高，招先登，各兵用肩頂，城上先登者，手挽魚貫而上。河渡哨陳邦揚親斬十三枝冠帶管事藍鳳鳴首級一顆。中軍指揮羅萬善親斬何提調男何訓首級一顆。當係投降偽內官葉正陽識認，賊從首級四十七顆。當陣奪獲百子銃一門，賊奔崖墜死，及銃死不及找級者，不計其數。將月城拆倒，將土城月城樓同劉總兵即時放火燒燬。賊奔入大城死敵，自午至申，應龍父子親領苗披堅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被傷退回。天晚兵已疲飢，三道再懸犒賞，各兵歡躍齊心。就於月城割守，舉放號火銃礮，道鎮露坐嚴警，賊兵膽落。在城叫噉乞降，至次日黎明，陳吳二總兵照依分定日期接攻，賊倒戈奔潰如蟻，各路兵一齊登城，擁入內城。賊酋楊應龍將臥房發火，同愛妾縊死，要得自焚。時五路總兵官齊圍賊衙，賊妻田氏、男楊以棟、妻田氏、楊良棟、妻田氏、楊奇棟、楊勝棟、妻田氏、賊女貞惠、貞瑞、貞福、楊朝棟、妻田氏、子松壽、春壽、女性福、賊首何漢良、田一鵬子六老，同偽內官使女，一時擊獲。五路道鎮將賊屍擡至城樓，喚伊妻男五司妻民，同驗真的，俘獲賊親屬，公同點明收繫城樓，宣慰司印。田氏攜帶在身，驗交陳總兵暫行收執，續獲賊男楊朝棟、楊惟棟，俱見在聽解。各該有名賊首，除斬級外，河渡沙溪生擒賊從弟管九族錢糧十二路督軍總管楊兆麟、偽提調聶爾彭、永壽、偽內官張元、趙天瑞、主謀走差探聽，向問遣今逃回文之宗，卽文章，連前獲大提調尙意、坐寨頭目夏文茂、張守欽、袁五受、龔堂等共九名，投降偽內官葉正陽、馮元官、張元、趙天瑞四名，節該領兵官將擒斬賊首從移解前來，審驗轉解兩院，轉行按察司審驗去後，計前後徐都司部

領童龍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二百七十九顆，生擒賊首從七十九名，招降二千三百三十名口，俘獲賊屬二百零三名口，張都司部領泗城龍英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七百七十六顆，生擒賊首從二十八名，招降七百四十名口，俘獲賊屬五十七名口，戴都司部領馬化麟家丁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四十二顆，生擒四名，俘獲賊屬七名口，通計河渡烏江一路，共斬級一千一百四十四顆，生擒共一百一十九名，招降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名口，又據安疆臣隴澄報稱，奉令把截海龍壩口，初六日惡苗奔突衝出泥壩岡等路，該職督率目把陳恩、王嘉猷、柯阿箇等奮勇截殺，生擒苗賊王貴等一百零七名，俘獲苗婦十口，初七日賊伏箐奔出，目把周愷、陳恩等生擒苗賊播賊除審放外，實在六十三名，俘獲賊屬四十一名口，又據呈報，奉左監軍密諭緝拏原殺綦江房游擊兇犯馬騰漢，及賞格有名播黨解報，該目把阿石、陳德擒獲馬騰漢，又目把丁良茂、李元玉等擒拏賞格有名大提調陳大恩、門子王邦紹、即王邦兆，該本道先後轉解兩院，轉發按察司訖，又據報稱，前後招出龍安水提調鍾祿、馬院提調朱鶴、管獵提調朱鵬、馬坎坐寨陳大富，雖係投降，原係有名賊首，不敢隱匿，又招出管事偽內官丁朝元、管板山岡偽內官劉元、管泥壩岡偽內官葉善元，俱原悔罪投降，但係淨身男子，非土司敢用等情，先將鍾祿、丁朝元、劉元、葉善元具解前來，隨奉督撫憲牌，行查賊子楊惟棟前報斬級，今何擒獲見在，隨據安疆臣呈稱，大水田奮勇殺賊萬餘，賊首約五十餘名，內有一名少年，裝束迥異，軍中有認係賊子惟棟，時未敢信，飛報院道文內待查的，又報，次日擒獲馬兵何老，供少年被殺者，係賊第四子惟棟，押發賊屍枕藉中辨驗，據執

相同方行找級。同何老并解院道。審供一口。後左監軍圍下招降。僞內官葉正陽。供報死大水田者。的係會親信門子何元保。狀貌裝束。俱與惟棟一樣。時欲檢舉。尋因圍破。今何老見監可審。原報見案可查。抑或天氣炎蒸屍變。亦係何老誤認。並非欺蔽等情。通計前後斬關破圍。除夷俗原不割級者。無憑查覈外。共已解驗賊級一百七十二顆。已解驗生擒賊首從三百五十四名。招降八千六百八十六房。共三萬餘名口。又據畢節道移稱。初六日本道隨營督兵指揮徐懋功。千戶左堯臣。把總許成名等。各領隨營親兵。於濫泥茅坪把截。初六日賊苗衝出。各兵奮勇。生擒苗賊三十五名。內僞長官一名趙鳳儀。搜出我朝賞功敕命一道。賊級二十三顆。又據中軍劉岳。報稱督率隴澄兵於海龍壩口把截。同親兵斬獲二十六顆。解赴李總兵。移行紀功陳知州。就近審驗外。通計河渡烏江沙溪。共斬級三千三百六十六顆。生擒賊首從四百七十三名。招降共三萬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名口。除生擒首賊。分別應獻。俘應梟示。俱審供吐真確。斬獲首從賊級。俱認的實。試驗明白。招降暫於附近地方安插。事定議後。俘獲變價入官。係被虜者。查發親屬領回。另行冊報。看得楊會逆節滔天。提封據險。不下千里而遙。而迫近黔省烏江河渡之間。八十里而近。我一投足。卽害地。彼一鼓翼。卽壓境。兵分則衆寡不敵。不分則咽喉不守。不進見爲示怯。進則苦於寡援。方賊之併力一向。阨我烏江河渡之師也。人疑不釋於安兵。賴督撫軍門審勢決策。震疊鼓舞。安其心而作其氣。遂有大水田之捷。首摧賊鋒。方兩關之卽克不守也。人謂解嚴之後。不復鼓行而西矣。賴督撫軍門徵兵厲甲。獎率新舊之兵。決命賈勇。載渡險關。猶能執訊獲醜。從諸路深入賊阻。

方水西安兵之遠嫌拔營移劄也。人謂安兵解而河渡之孤壘不得圍陳合圍電擊矣。賴督撫軍門焦勞主持以威信制夷命以輪攻申軍令以懸賞勵士心。六月初五日黔兵得合川東碁南哨齊驅先登一鼓而奪鳳凰嘴。再鼓而克土城月城。賀明賊不戰倒戈遂平兇逆。救萬靈之塗炭拓千里之封疆。繫絲天授夫豈人謀等因。又據貴州右監軍布政司右參議張存意呈稱。平越哨未奉師期之先適遭東坡劫殺之慘。興隆偏橋牛清之間官道不通者三月。該本道會同帶管守巡道尤副使遵軍門密令集兵大勦掃蕩黃飄臺蠟平崖等寨。火其居掘其穴。斬獲雖無多級。奔遁殆靡遺種。軍民稍稍樂業。道路漸漸肅清。僉謂此一舉也。當爲黔中首功。則參將劉效節調度於城中。守備伍萬鍾汪如淵。土官蒙詔把總張鶴紳各率所部官兵鼓舞於當陣而先鋒衝敵所向無前。在水西把目王嘉猷張崑領獍兵一千名。至今未蒙敘錄。及奉部院撫院明文分布一路由興隆黃平直埽白泥草塘等處。一路由平越牛場乾溪乾坪直埽四牌等處。自二月十二日起。至本月終止。我兵漸進。賊亦漸退。搜山擒斬。俱屬零星。驗明冊載外。首記其發軔開鋒之勞。則三月初二等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中軍官孫仲謨督陣官楊守乾李繼晟家丁陳定等有漩水圍之克。爲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圍之克。原任守備伍萬鍾統領把總呂守現李正中阿亮等繼以百戶李師沆中軍官張奇盛率領把總華統吳文秀宋世臣汪世才等前後夾攻。有三百落圍之克。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而都清守備汪如淵劄兵清池。令把總張鶴紳許攀龍等帶兵搜山直抵

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祿等攜家二十九名口出降。令充鄉導報效。以上俱於三月初六等日呈報訖。次述其乘勝長驅之績。則三月初七等日。副總兵陳寅統率土官蒙詔舍把莫勞家丁陳定同守備汪如淵等漢土官兵拒賊於四牌高圍之下。坐營守備柳國柱中軍張奇盛統率把總吳文秀百戶李師沆等兵由後路把總華統宋世臣朱運昌千戶張翀等兵由前路與陳寅部兵策應。偷攻於四牌高圍之上。爲事官蔡兆吉統率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張蘭把總猶鶴楊通靈安字戎茂才同督陣官馮伏繼以守備伍萬鍾統率土官楊燧把總呂守現呂廷祿葉逢春等由小路攀崖放銃直墜龍水圍之穴。通共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二顆并賊仗八十三件。而蔡兆吉復令把總猶鶴等督兵於十二日黎明抵箐崗圍攻打共獲賊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王保等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女七十八名口奪獲器仗二百三十一件被虜男婦六口以上俱於三月十七等日呈報訖。至是而軍聲已大振矣。所限者長河一帶之水耳。深潭斗岸賊衆堅拒非船筏不得渡非火器不能抵時則李總兵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戶李師沆沿河駕三眼百子鳥銃對岸放打責令造船指揮邵元爵協造土舍金世忠并差指揮周宗堯曹選星夜刻期催到船隻繩纜分發各渡頭於是副總兵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謨土舍楊治隆等黑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構皮灘潛伏山後以爲策應乃親領把總家丁陳定等由袁家渡守備伍萬鍾汪如淵領千戶李朝陽把總張希軫杜廷武汪世才督陣官高連等兵由疆界河爲事官蔡兆吉領把總猶鶴等兵由吳歪孫家二渡各浮水搭橋奮勇登岸首尾屯割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

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此皆三月二十一日以前事。而長江不守。乞降者頗多。該本道會同李總兵。揭旗招撫。戒勿妄殺。惟時爲事官蔡兆吉。先納巨賊李得祿等。獻船二隻。以爲先聲。而男婦六百八十二名口降。守備伍萬鍾。責差把總薛應時等。嚴禁需索。而男婦九百零六名口降。守備汪如淵。招致地里壩李彪等。宣諭恩信。而男婦二百三十六名口降。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悉陸續發內地安插。此收拾江外之大概也。至是而賊膽已半寒矣。所恃者黃灘千仞之關耳。層崖壁立。賊衆死據。非鄉導不能入。非掩襲不能取。時則李總兵傳令副總兵陳寅。中軍孫仲謨等。揭示免死令票。并報效賞格。招出虜民蕭仁德。唐榮智等。計擒白泥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并其妻子三百餘名口。及本國男婦共九百一十三名口。於是副總兵陳寅。統率百戶李師沆。中軍官張奇盛。兵部咨送軍門指揮李世培。把總張希軫。杜廷武。張世敬。易之謙。土官楊燧。監軍督兵二道督陣指揮周宗堯。曹選。何鼎臣。張體仁。千戶張翀。陳志道。把總劉朝臣。劉承胄。李邦舉。彭夢龍等。攻其關之前。用新降石勝俸。王志龍。王志虎。王賓。王倫。尙習中。及播民王其質。從墳林暗渡。襲其關之後。生擒首惡王大安。王愛。追至張王壩。盡掃其關之左右羽翼。收兵堅壁。立營固守。通共斬獲賊級八百五十六名顆。奪獲賊屬牛馬被虜男婦器仗不計。此四月十二日以前事。而險關既潰。乞降者益衆。該本道會准李總兵。委官宣令坐寨安撫。惟時爲事官蔡兆吉。以招到夷民邱伯芝。徐受等一百八十名報。降頭石勝俸。以撫過虜民老鷹囤萬餘名報。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陸續半發內地。半仍本地安插。此收拾江內之大概也。嗣是江外關內之險。

既失而賊勢已弱。三省七路之師并進。而賊計益窮。惟有脇叛苗。攜妻子。退據海龍岡而已。彼其數年精力。用之一圍。前後重關。左右深谷。將自謂負嵎之虎。莫可誰何。而督撫嚴觀望之誅。官軍矢必克之志。以五月五日擣巢。六月六日滅賊。惟時攻守後關。則副總兵陳寅。守備伍萬鍾。督同紅旗官楊守乾。中軍張奇盛。指揮李世培。加級指揮張世敬。把總張鶴紳。吳文秀。宋世臣。李茂春。陳汝柏等。預備攻具。勉竭攻力。而都司徐成。戴守禮。遊擊張秉忠。則又臨時鼓勇驅卒。我軍先登者也。攻打前關岡。副總兵陳寅。都司莊志傳。守備伍萬鍾。統率指揮徐登階。把總張希軫爲首。杜廷武。呂守現。呂廷祿。金世隆。劉朝臣。劉承胄等。爲從。直上層樓。縱火燒燬。而爲事官蔡兆吉。守備汪如淵。千百戶李師沆。李朝陽。陳志道。段必明。王民皞。督率把總徐用賓。孫應祥。王朝。朱朝岳。楊正行。李邦舉等。則又把截要路。立禦賊黨衝突者也。計圍前後。斬獲賊級一千一百一十顆。生擒首賊楊兆麟。阿萬。并收獲昌田驛驛印一顆。長官救命一道。俘獲賊屬三百二十六名口。賊益窘急。舉火自焚。縊死牖下。火未及身。而完屍已爲我兵所獲。并收其妻子家屬。驗明押解。則在事將領官兵。人人畢力用命。而大功於是乎告竣矣。自出師之日起。至破圍之日止。前後通共斬獲賊級三千五百八十四顆。生擒首從賊七十名。招降播民共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名口。俘獲賊屬五百九十八名口。奪獲賊仗兇器一千一百二十四件。又查得思石一哨。以龍泉爲咽喉。以楚蜀爲犄角。方三省之兵馬未集。孤城之防守不支。逆賊之窺伺更劇。其勢誠岌岌乎殆矣。自首惡趙仕登。爲曾文學。梁廷祿等所誅。而義聲稍振。則都司錢中選之密謀也。自土官安民志。以身與妻子死賊。而軍威復挫。

則守備楊惟中之溺職也。迨夫王師分布之後，各有零星擒斬之績，俱經冊載外，紀其大者。三月十五日，該指揮胡效忠、蔣崇賢，率千把總劉廷偉、唐顯威、李佑、哨長曾朝舉等，攻打革羅水青龍黃沙園，斬級一十六顆，生擒二名。十六日，該指揮蔣崇賢，率千把總楊廷耀、李明龍、許從龍、梁廷祿、李廷機、黎廷官、百戶薛瑞等，攻打餘溪莊，斬級三十三顆，擒獲從賊一名。此則我兵發軔宣威之一奇也。而其餘伏路搜獲零功，亦附焉。三月十八日，該把總李冠、李君寶、陳效忠等，率兵打盤腳園，斬級二十顆，奪回婦女三口。十九日，千把總周世祿、戴天球、李君寶，率兵打保子園，斬級二十八顆。此則我兵長驅漸進之一奇也。而其餘伏路搜獲零功，不與焉。四月初十日，該守備徐允爵部下把總陳光大、操高第、王嘉彥等，率兵打真武園、羅家坪等處，斬級八顆，生擒一名。此則我兵乘勝深入之一奇也。而其餘伏路搜獲零功，亦附焉。自是爲直擡關內，與楚兵合爲一哨矣。時惟四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攻打趙生長坎等園，斬獲首級共四百八十三顆。則楚將指揮徐時達、劉自西、黔將蔣崇賢、中軍官葉定遠，領兵千戶把總張夢麟、黃明儒、周世祿、楊騰龍、李佑、薛瑞、朱蓋臣、李廷芳、許從龍、陸希管、田應瑚、梁廷祿等之功居多。而同日指揮胡效忠、把總楊昌運等，攻羅安水，斬級八顆。十四日，指揮蔣崇賢、把總李佑、李廷芳等，攻青蛇園後山，斬級二十五顆。以及十五、十六日，把總陸希管、於青蛇園後山，斬級三顆。其功雖微，亦有足述者也。四月十八、十九、二十二等日，攻打青山園、五鳳莊、小三渡關、攔牛坎、野苗園、并青山園後等巢，七起擒斬首級一百四十五顆。則指揮胡效忠、蔣崇賢、中軍葉定遠、千把總張夢麟、李佑、薛瑞、楊昌、李廷芳、葉占先、王國臣、宋受隆、



越其進等之功居多。而二十四日守備徐允爵、把總冉維鎮等克懸崖等處，斬級四十八顆。二十五日把總王和民等擒斬首級四名顆。二十六日中軍葉定遠等復攻牛坎、鴿子岔，擒斬首級一十一顆。二十七日守備徐允爵、把總田建邦、操高第等復攻五鳳、羅安水等巢，斬級五十八顆。五月初一日指揮劉自西、把總丁慶等攻青水橋賊巢，擒斬功級一十五顆。指揮胡效忠遣兵出哨，生擒二名。指揮蔣崇賢遣兵出哨，斬級二顆。亦應併錄者也。自是而直擣白田壩，與三省七路合爲一圍矣。六月初五日該指揮蔣崇賢、張拱極統率各兵於海龍圍後截殺，斬級三十二顆。而千把總薛瑞、李佑、楊廷耀、朱蓋臣、越其進、王嘉言、王國賓以及武生錢之禎、錢之祺、韓希奇、越崇功等亦均效勤勞者也。六月初六日守備徐允爵、指揮徐時達、蔣崇賢、劉自西、覃宗伊、張拱極督兵齊進海龍圍上截殺，擒斬功級一百七十四名顆。而千把總薛瑞、朱蓋臣、許從龍、李廷芳、越其進、王嘉言、黃明儒、楊騰龍以及千百戶應襲胡來觀、鄆民悅、武生越崇功等亦再效勤勞者也。至於大兵齊入賊宅，共獲元兇尸首，并收其妻子家屬，驗解則本哨將領官兵咸在。而最後初八日中軍葉定遠復於圍後深箐，斬級十顆。例得併錄於冊。以上思石哨除楚兵楚將擒斬功次、聽楚中監軍督兵道查殺外，所有黔中兵將總計斬獲首從賊級通共九百一十三顆。生擒三十七名。俘獲賊屬三百名口。招撫出播民一萬零三百二十九名口。奪獲賊仗兇器三百二十三件等因。又據湖廣布按二司、左右監軍二道、按察使胡桂芳、右參議魏養蒙會呈先奉臣憲牌內開：楚兵一路偏橋分爲兩翼，一由白泥、總兵陳璘爲主將，而以遊擊江騰龍、都司于繼勳、吳時喬守備王之棟、朱桂芳、邊上將士

官宣慰彭養正等隸之。參政詹啓東督兵糧。副使王應霖司紀功。而以同知張羽鴻等佐之。一由龍泉。副總兵陳良玘爲主將。聽陳璘節制。而以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守備徐允爵。土官宣撫覃宜。覃玉鑑。安撫田大豐等隸之。副使陳與相督兵糧。副使路雲龍司紀功。而以推官吳天祐。知縣鄧宏烈等佐之。此路兵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等因。又奉巡撫湖廣支都御史憲牌。亦同前事。奉此。隨該二道查得白泥一路。軍前監紀理餉。需人頗多。會議詳委府佐縣正與州佐等官。分董其事。則以辰州府推官王應宣。常德府推官陳長進。會同縣知縣陳原道。承天府檢校余德涵。沔陽州判官王廷相。沅州學正袁惟慶。原任辰州府學教授謝師啓。司監紀辰州府通判黃升高。周以敬。辰溪縣知縣張守緒。武昌府同知卞孔時。德安府通判蔡思順。常德府通判陳桂芳。荊州府通判楊堯仁。沅江縣知縣潘思誥。司糧運龍泉一路。則思州府推官吳天祐。成都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司監紀思南府知府陰鎔。石阡府知府江至道。思南府同知張羽鴻。銅仁府署印推官袁旦。思州府署印推官趙民悅。銅仁縣署印知縣陳廷範。印江縣知縣張鎔。婺川縣知縣葛楚元。司糧餉兩路將吏部署具定。又該二道訪得偏橋出門。白泥便是賊境。且聞播賊厚幣。勾結九股諸苗。若不先爲招諭。不免腹背受敵。於是會同總兵陳璘。牌差熟知夷情名色把總張應朝。兼同鎮遠撫苗官羅應禎。入巢撫出苗頭汪外望稍等。一百零三名。至偏橋引見。諭以禍福。各苗叩首請死。再三諭令有能改過。許其自新。各苗唯唯聽命。隨用牛酒花紅銀牌。通行犒賞。各發回巢。仍通行申令大小將士。照依題奉欽依明文。如賊中有能俯心歸順。准與宥原。於陣前置立受降大旗。有棄戈來

降者免死安插。敢有妄殺，定行抵死。復多差的當員役，兼同鄉導，齎置招降木牌數千前去，旁招廣諭，以分其羽翼。又行取行都司僉書于繼勳，馳至偏橋防守城池，仍備策應。隨於二月十二日發哨，維時士兵催調未集。先期一日，該右參議魏養蒙會同總兵陳璘，召到見在諸兵，并各將領，親詣教場，督師賞兵酌量分布。是日總兵陳璘徑於偏橋起程，統率陳策、吳時喬、王之棟、陳九經等向白泥。陳良玘、饒中選、楊惟中等向龍泉、黎川各進發。十三日偏橋軍至白塘，生擒播賊吳阿保，稱爲楊應龍差來探湖廣兵馬。今楊朝棟帶兵二萬餘，架搭浮橋過江，劄營。卽晚可至白泥接槍等情。該鎮卽下令各官兵搜山而前。十五日早，自老杜屯分兵三枝，內以一枝爲正兵，餘爲奇兵，分左右翼擬抄出烏江，以躡賊後。行不十里，爲黃溪寨前哨官兵何棟等卽遇賊交鋒，生擒苗賊王松等五名，斬級二顆，俘獲賊屬八口，餘賊披靡遁去。傳令左右二哨協力跟勦，申刻直抵白泥。賊已棄巢潛遁，隨督遊擊陳策等督兵追躡。會天色將暮，山箐深阻，恐防有伏，掌號收兵。於本山搜勦，把總吳應龍部兵斬級七顆，奪獲弩刀二件。把總李元敬部兵斬賊級六顆，奪獲賊槍二枝。把總朱萬乾部兵斬賊級五顆，奪獲弩一把。把總吳嘉隆部下生擒賊徒六名，斬級一顆，奪獲槍弩長刀各一件。土千戶張金把總張文爵部兵斬賊級三顆，俘獲賊屬六名。口奪獲刀弩共三件。賊奔龍溪山，與四牌賊合力欲行拒敵。該把總張鵬舉督同鄉導楊以敬等招出甸刀堰、甘溪寨、官莊寨、潛落寨、新寨、苗桐寨，共六寨苗頭陳五等六十三名。又該把總吳應龍、戴宗茂督兵陳福等搜至陽橋山，得獲羅再鑾等十八名口，稱係偏橋衛羅家屯軍餘。上年被賊劫掠入山，當喚該衛指揮許繼祖審

認是的。該鎮慮山中藏匿尙多。復差張鵬舉哨官嚴韜前去。又招出羅廷合等男婦八十五名口。李叔生等九十名口。土官楊鯨招下清河寨苗民安場阿睡等一百一十七名口。名色把總馮四招下二關三關苗民吳老孫等男婦七十八名口。土官楊鯨又招下石橋寨苗民阿元等七十一名口。鄉導李文龍等招下苗民抹明珊等四十一家。計二百五十八名口。偏橋衛總旗廖仕登。目把阿能招下苗民阿短等一十五家。計三十八名口。指揮許繼祖招下白塘楓香等屯軍餘苗民鄧尙連等共二百七十四家。計一千零八名口。審發安插。二月十七日奉本部院憲票差官鄭其嚴臣史會王倫臨營督陣。二道卽移行總兵陳璘申令諸將益加戒嚴。二十七日申時進至龍溪山。林木蒼翳。四牌在望。哨報有伏。卽令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原任把總白元潔守備王之棟陳九經保靖土舍彭象崑等統兵銜枚疾趨。頃之伏賊四起迎敵。我兵將火箭諸銃亂發。衆賊奔高據險。矢石雨下。總兵陳璘身先迎戰。有土營隊長謝漢月臨戰先退。卽斬以殉。諸軍股慄。吳應龍等奮勇衝鋒。挨牌而上。土兵把總吳嘉隆等繼進。賊遂大潰。該鎮標下官丁并廣兵當陣斬級二十九顆。土兵吳嘉隆部斬八顆。彭象崑部斬二十四顆。遊擊陳策部斬七顆。都司吳時喬部斬六顆。把總白元潔部斬五顆。守備王之棟部斬五顆。陳九經部斬五顆。餘賊退走四牌保兒圍陣。傷哨官一名。兵三名。奪獲賊仗二十七件。次早給發土兵把總田種蘭向日葵領兵前追。又發廣土官兵隨後合哨。行至近圍。賊伏中起。將田向二兵包圍三重。總兵陳璘卽發衝鋒銀一百兩。交付遊擊陳策齎帶陣前懸賞。廣兵把總吳應龍等直衝賊陣。內打外攻。一時賊馬爲銃礮所驚。俱各傷跌。各兵向前斬殺。

數賊披靡奔據岡頂。會天晚相對屯劄，層崖連嶂，不能包截。入夜賊從山後潛遁，箐深路黑，難以尾追。黎明發兵四路跟踪，追及元家渡河邊，各賊窮蹙，轉槍接戰。我兵向前衝殺，各賊對敵不過，從浮橋上逃去。浮橋不能多渡，即泗水而遁。又慮我兵蹙後，須臾將橋纜砍斷，以致泗水負傷溺死者無數。是日收兵，各哨共擒斬賊徒賊級驗實一百一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奪獲沙水牛一百零一頭，賊仗六十四件，陣亡兵四名，被傷官兵三十一名。生擒賊細作張恩生、田廣，內張恩生係楊朝棟差來打探軍情，據稱楊會守海龍園，遣子朝棟統兵三萬，要出攻打偏橋鎮遠沅州，回打石阡。就在四川轉回堅守，今見兵至，姑退過江待齊等情。總兵陳璘傳令諸軍乘銳渡江，取次攻勦。因相度沿江兩崖陡絕，惟崖門之下一線，差平，隨列木爲舟，引繩橫貫江面，造浮橋一渡，將告完間，奉本部院牌開該鎮獨破四牌惡苗，嘉其首功，勦懸賞銀三百兩獎賞。該鎮官兵忽報乾溪牛壩深箐之內，藏有賊徒，隨發遊擊等官陳策、吳時喬、白元潔等部領官兵督同永順宣慰彭元錦目兵，於三月初五夜，銜枚疾趨，刻定初六早勦殺。黎明賊據高坡，瞭見兵入，即欲起奔，游擊陳策當即發號統兵追前，各賊迎戰兩合。我兵奮勇衝鋒，賊始潰敗。當陣斬獲賊級驗實五十八顆，奪獲賊仗十件，沙水牛三十二頭，俘獲賊屬二十二名口，陣亡士兵二名，被傷士兵七名。餘賊潛遁深箐，當即收兵回五里隘屯住，分遣塘報四往各山，緝探前賊實糾四牌餘賊爲援。殺敗之後，盡逃過江，隨即督完前造浮橋。於三月十九日渡江，生擒一賊李二，供報楊應龍大發金錢，每賊給與二兩，使張祐、何漢良、謝朝俸、石勝俸統黑老虎軍萬餘，見劄七牌野豬山，伺官兵渡江，即來邀擊等

情時已酉刻。該鎮卽傳令各偏裨，整備銃礮火器，兵分兩路。連夜疾趨。二十早黎明，行至苦棟坪。將近野豬山，道狹且險。前鋒守備陳九經，把總劉一清，忽與賊遇。一面放火器與賊交鋒，一面傳報後軍。游擊陳策、都司吳時喬等，各統兵衝前力戰。賊勢大敗，當陣擒斬賊級二百一十七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一十七名。賊仗三十二件，各賊抵敵不過，棄戈奔命，逃入深箐去訖。是日收兵，回還餘慶老營。少休。適永順宣慰彭元錦，探得苦菜關屯有賊兵三千餘衆，意在合黨。總兵陳璘，卽督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等，各統部兵前去。會合彭元錦夾攻。於二十一日早，一齊至關。賊將關口堵閉，盤據關內。亂放矢石，與我兵接戰。逾時，賊爲銃礮所傷，始漸退去。彭元錦率衆先登，身被四矢。於是各兵齊進，打開關門突入。各賊蜂擁迎敵。自己至申，賊衆始敗，奔向深箐逃遁。彭元錦部兵當陣斬獲賊級一百九十七顆。江騰龍、陳策、吳時喬、陳九經等部下，共擒斬一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五十二名。口賊仗二十七件。投崖死者無算。陣亡士兵二名，殺傷及矢石所傷二十二名。二十四等日，又據把總周思譽、張金，防守龍溪地方，督兵搜山，共斬級三顆。時報黔兵於烏江河渡失利，賊中姦細，倡言楊應龍親統老虎軍十萬，專力攻楚。一時將領莫不疑懼，以退守爲請。二道恐訛言惑亂軍心，當移會總兵陳璘，榜諭官兵，奮勇討賊。有進無退。但有訛言惑衆者，以軍法處斬。於是羣心稍定。四月十八日，奉巡撫偏沅江都御史憲牌，照得本院奉命巡撫偏沅，征勦播酋，業已兼程抵任。訖。但彼酋近日動靜情形，尙無的報。軍機重務，難以料理。相應偵探，以便經畫。備牌仰道嚴督該管將領，差人遠去哨探。第凡逆酋一應緩急的確消息，具揭馬上。

飛報本院，以憑調度。施行奉此，依奉移行總兵陳璘，嚴督將領偵探賊情，相機進剿。隨據鄉導朱明祥、鍾明、顧把總、吳嘉隆等，共招引張四、蔡向陽等一千三百五十七名，赴道鎮投見，審實給發旗號免死。隨便安插，野豬山餘賊，退併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合力拒敵。三月二十六日，總兵陳璘進營，柵木橋，使白元潔統兵前去涓潭，覘賊動靜。揭稱四圍絕險，而青蛇尤險。相傳曾經六征弗克。元潔領兵不滿一千，賊見兵寡，發三四千賊徒下圍過河。元潔督兵奮勇，距河迎敵，將火箭銃礮齊發，賊衆難當。我兵乘勝過河，追至長坎圍下，銃死穿紅旗賊二人，餘賊不計其數。賊將身屍，鈎搭馬上走訖。當陣斬獲賊級二十二顆。各賊遁回圍上自固。隨調龍泉路爲事官楊惟中，帶兵前來協哨。四月初八日，總兵陳璘馳至涓潭。午時發兵哨伏。會天雨大作，探得四圍左通三渡，右聯板角，相距甚邇。彼此可援。若同日併攻，則兵力忌分。若止攻一圍，則三圍相助。再三審度，遂令副總兵陳良珙、都司錢中選督兵指揮劉之屏、梁廷祿等兵，在荊條流河渡取道，至圍後路。又令參將王一桂謹守板角關，以防賊逸。初十早，召集大小將領，授以方略。懸以重賞，分別奇正，布置已定。督令找搭浮橋。本日申時，先遣楊惟中、白元潔、陳九經各選帶精兵，於深夜竊至圍腳埋伏。十一日卯時，該鎮親督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各統兵，并續到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鼓譟而進。各賊下圍迎敵，連戰數合。當有把總戴宗茂、朱萬乾冒死衝前，各斬一賊。即時各賞銀牌十兩。餘兵奮發，四面敵殺。各賊奔潰。當陣斬級三十九顆。餘賊退據高圍，滾木擡石，弩箭如雨。天晚收兵。一更時分，復發陳九經、白元潔等領兵，仍去埋伏。又發兵一枝堵截青蛇圍口。十二早，總兵陳璘復躬督

諸兵奮力齊擊，各賊仍前拒敵。自己至未，大戰三合，木石如雷。我兵用竹木牌筴抵敵，多被打碎。有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吳嘉隆等官兵，奮不顧身，向前將百子發煩烏銃、火箭亂發，打死各賊，墜跌深崖而死者不計。賊始大敗，三圍連破。當陣斬級五百一十四顆，俘獲賊屬四百名口，賊仗七十五件，牛五十五頭。餘賊遁向深箐潛走，獨有青蛇圍四面斗絕，無路可通，其險更甚。但三圍既破，青蛇圍之賊益覺孤危。時奉偏沅撫院差守備劉允康、張懋傑前來督陣，總兵陳璘力會各偏裨，購取死士并鄉導，於十三日一更時分，密導守備陳九經、白元潔、把總吳應龍、朱萬乾、李元敬等，從瑪瑙後山披荆覓徑，附葛攀崖，竊至青蛇岡後。又令陳策、楊惟中、李大諫、督把總葉占春等領兵一枝，從圍前。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瑾等兵，并永順目兵從圍左。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等，并保靖目兵從圍右。列陣圍割，俟岡後奇兵舉礮，一齊夾擊。十四日午時，後路兵到，隨放銃吶噉，前路官兵銃礮齊發，各賊倉惶迎戰，斬死數多。陳九經、白元潔、吳應龍等將火磚火球拋入圍內，延燒茅屋，賊救不暇，退入圍內。申時兵臨圍下，火銃勁弩射死無數。賊斬木棚插石，傷我官兵，陣亡清浪衛名色把總胡世華、哨官申應魁，被傷兵數十人。各兵奮勇，用挨牌竹筴抵當，直薄圍上排棚之下，斬去二層。會天色已暮，分兵周圍劄守。二更時分，賊向後路衝出欲遁，被伏兵起殺，急退回圍。十五日自辰至午，連戰十陣。陳九經、白元潔、李元敬遍身皆被賊矢，緣衣甲堅厚未傷。各兵奮勇衝前，須臾斬賊級二百二十三顆。各賊喪氣固守。我兵復用百子發煩等銃、火箭火磚噴筒等器，攻破岡後。賊始大敗。陳九經、白元潔、冒刃先登，前路遊擊陳策、江騰龍、都司吳時喬等，永順舍把彭宗惠、彭



勉忠、張良弼、保靖士舍彭象崑、及守備李大諫，各督兵由前路斬入，彼此夾擊。當陣斬級一千零五十九顆，各賊奔潰，藏躲林箐，被各官兵搜勦，斬級八百一十八顆，內驗出大賊首尙守忠、張雲益，首級二顆，俘獲賊屬六百六十八名口，賊仗七十九件，投崖墜死者無算，巢壘盡空。十六日午後收兵整擷，將進三渡關防守把隘，把總張鵬舉、土巡檢陸炳、土官安養極等，呈解搜山斬級一十八顆，遊守陳策、陳九經報效。生員唐顯縉、撫出甸金壩臘水茅坎等處，苗民鄭廷興、杜華等男婦六百八十名口，把總曹仁佐、歐陽坤、周思養、鄉導陳思學等，撫出羅卜汝楊顯廣、苦竹壩屯黃等屯，苗民屯軍田任舟等男婦一千七百七十七名口，俱經審實安插。總兵陳璘探得大小三渡關俱結石爲閘，架木爲樓，兩山峭壁，險阻難伏。該鎮躬督白元潔、陳九經帶把總吳應龍等兵，自中路進攻大三渡，遊擊陳策督把總葉占春、田種蘭、李佩兵，由關左進，都司吳時喬督把總秦崑、向日葵，并爲事官楊惟中督把總李君寶、陳效忠、陳嘉禮等兵，由關右進。其小三渡則游擊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瑾、薛維爵，由中路進，守備李大諫督把總王可大、馮碧等兵，由關左進，守備王之棟督把總宋守忠兵，由關右進，定分信地，重懸選鋒銀兩，下令於二十三夜三更時分，銜枚前進。次早寅時，各到關前，舉礮吶喊，當有大三渡一賊騎坐黑馬，頭頂紅盔，身披鎖子銅甲，統老虎軍突出迎戰。我兵奮勇，大發銃礮火器，打死數十賊，卽退回據關，斬放石棚，自卯至巳，兵不能進。陳策於關左覓一小徑，攀藤而上，各兵躡尾而登，賊弩亂發，策身被數矢，家丁陳勝奮前斬獲賊級二顆，都司吳時喬爲事官楊惟中、俄從右山督兵緣崖前進，兩軍夾擊，賊力遂分。總兵陳璘分督白元潔、陳九經領兵

中路擁進。賊三面受敵。我兵斬柵。賊遂敗走。當卽乘勝追至第三重關。賊勢窮迫。退入第四重關。因兩翼官兵未到。賊復搗石拒敵。大戰數合。我兵競用挨牌。蔽其矢石。直薄關下。斬去排柵。殺入第五重關。各兵奮前。將噴筒、火箭、西瓜等礮。向賊攻打。賊始大敗。當陣斬級四百四十五顆。俘獲賊屬四十名口。賊仗十四件。方登高屯兵。遊擊江騰龍報至。是日寅時。攻打小三渡關。關口僅闊三尺。簇簽櫛比。難以前進。隨取茅草填墊。又令守備李大諫帶兵由左山取道。王之棟帶兵由右山小徑進。兩面夾攻。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瑾等兵。自關前正路。併力齊擊。賊應接不暇。攻破關門。斬獲首級三十五顆。餘賊披靡。退據一壘。分兵包圍。用火延燒。賊乃衝出接戰。我兵又斬級一百六十四顆。其餘潛遁。又據永順保靖土舍彭象崑。舍把彭宗惠、張良弼、把總張鵬舉、曹仁佐、土官羅承恩等。防守把隘。督兵搜山。斬獲賊級三百九十二顆。就該守備陳九經、督同鄉道把總陳紀、哨官楊華、與五司把總劉一清、土官楊鯨等。招下青蛇等岡、木村鐵絲壩等處苗民。大小男婦四千零六名口。開報前來。審發該地方安插。各官兵乘勝直向海龍圍。五月初六日。總兵陳璘躬董官兵。直薄圍左劄營。協同川貴各兵。相機攻打。十二日。楊賊突出飛虎關迎敵。永順司土兵衝前。斬獲賊級四顆。爲事官楊惟中。守備陳九經等各兵。自水坑邊直上。斬級七顆。賊奔回圍。十三日。復發兵進攻。楊賊率黨出巢拒戰。藥矢如雨。傷我官兵。當有楊惟中。并接管廣右營把總戴宗茂。奮勇向前。齊發銃礮。各賊怯退。我兵趕前。斬獲賊級六顆。陣亡兵一名。二十二夜二更時分。各賊潛出來衝陳九經營壘。本官督兵戰至四鼓。把總劉一清奮勇帶兵。血戰衝殺。斬獲賊級四顆。餘賊奔回。遊擊陳策守

備王之棟聞警督兵往援。遊擊所部把總葉占春、斬級一顆。王之棟兵、斬級五顆。二十三夜，爲事官楊惟中、劄守河溪。賊是夜竊出偷營，督兵截殺，斬級三顆。二十五夜，賊復來偷營，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斬級一顆。二十六日，白元潔伏塘目兵，又於圍下箐林，斬獲賊級二顆。俘獲婦女幼男各三口。時三省官兵、攻圍踰月，卒難破取。看得圍後稍平，勢有可圖。二道與總兵陳璘計議，於圍左豎立排柵，圍至圍後，鱗布櫛比，以防夜衝。賊又在敵樓亂放藥弩，拒我官兵。總兵陳璘因置鐵牌一百餘面，步步挨前，逼近賊圍。相離丈許，我兵得地，賊之弩箭不能放射。我兵遇夜放籬板於柵外，賊人夜出偷營，每爲釘傷。我兵又將火器擊賊，自後賊不敢輕出。至初四日，該三省監軍、公同各鎮總兵官議允，分定日期，責成攻打。六月初五日，屬劉李二總兵。初六日，屬陳吳二總兵。至是先夜兩道會集總兵陳璘，并副總兵陳良珙、王鳴鶴，及參遊等官王一桂、陳策、江騰龍、宋大斌、都司吳時喬、饒中選、守備陳九經、白元潔、王之棟、朱桂芳、楊惟中等商議停當。將各官兵懸賞鼓舞。初六日五鼓，總兵陳璘躬統前行，偏沅撫院差來守備劉允康、張懋傑各執令旗牌，隨後督押，齋至圍下，寂無聲息。總兵陳璘令陳良珙、陳策、陳九經把總吳應龍、李元敬、戴宗茂從左，王鳴鶴、王一桂、宋大斌、饒中選、朱桂芳、楊惟中從右。江騰龍、吳時喬、白元潔、王之棟把總吳嘉隆并指揮陳九德、祖浩、武生盛國用等從中，各銜枚前進。從山坡蟻附而上，殺死守城賊二十餘人。陳吳二總兵督同陳良珙等各將領官兵，并參將鄧鍾續到廣兵襲後進城，舉礮三聲，各賊驚惶奔潰。官兵奮勇衝殺，應龍聞知，卽同愛妾周氏、何氏懸梁自盡。左右放火焚燒間，總兵吳廣守備陳九經，打開樓門，直登

其上。吳廣爲首。陳九經爲從。衝火取出全屍。白元潔親獲會妻田氏。并宜慰司銅印一顆。查彖文係播州宜慰司印六字。四角俱全。遊擊陳策親獲逆子楊惟棟。哨官嚴翰擒獲楊以棟。報效武生盛國用。擒獲楊良棟。并僞內官四慶。舍人鄧光汗擒獲楊奇棟。并良棟乳母老趙秀。與家人阿十。中軍指揮馬一龍。擒獲楊勝棟。舍人孟鄒卿。擒獲逆賊孫嵩壽。舍人許英。擒獲僞內官雙慶。逆賊孫春壽。并逆賊女真惠。又擒朝棟女性福。朝棟妻田氏。陳九德。擒獲逆賊女真瑞。并楊良棟妻田氏。僞內官陶鳴陽。兵雷四。擒獲逆賊女真福。并其乳母任秀。軍人嚴福。擒獲楊以棟妻田氏。名色把總陳歷。擒獲楊勝棟妻田氏。僞內官金牛。指揮祖浩。生擒賊首何漢良。報效承差區良相。擒獲僞內官天保。軍人區志績。擒獲僞內官善奴。曾元。指揮牛桓。擒獲僞內官楊富。并逆女真惠。乳母善秀。名色把總陳敍。擒獲僞內官閔元。官桂。慶祿。名色把總蕭聲。擒獲逆酋使婢元秀。彖秀。家丁劉宦。擒獲使婢善緣。齋壇。家丁鋪位。擒獲朝棟妻乳母金蓮。并嵩壽乳母祖秀。家丁華世春。擒獲性福。乳母李氏。春壽乳母顏氏。哨官林新。擒獲真瑞。乳母春鳳。使婢五奴。舍人鄧樞。擒獲楊勝棟家人同生。共擒斬一千三百九十五名。顆。俘獲賊屬二百二十三名。口。又獲僞驃騎將軍鉛關防一顆。賊仗三百二十五件。諸葛鼓三箇。陣亡兵五十七名。陣傷兵三百四十八名。當卽於圍上會同三省道鎮。將楊應龍全屍。并印信。與會妻田氏等審驗明白。續據守備李大諫。督把總蕭鳴時。土可大等。并永保土兵。勦搜各山。斬級七十六顆。以上共計擒斬賊徒賊級。六千零七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七百二十四名。口。投降招撫共九千六百四十八名。口。賊仗六百七十七件。牛一百八十八頭。除將

賊首楊應龍全屍、賊妻田氏、并逆子楊惟棟兄弟、及各妻田氏等、賊首何漢良、并宣慰司銅印一顆、已該總兵陳璘差游擊宋大斌、把總白元潔、領解本部院取獲批迴、續據總兵陳璘審出賊屬楊惟棟妻田氏、田一鵬妾何氏、并獲鉛關防一顆、諸葛鼓一箇、長槍一百四十四件、斬馬腰刀大弩、共一百八十一件、除長槍發平溪衛寄貯、其田氏、何氏、腰刀、大弩、俱經該鎮差官解赴本部院審驗訖、此白泥一路所獲之功也、又查得統領龍泉一路官兵、副總兵陳良玘、統率偏將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原任守備徐允爵、立功守備楊惟中、洞庭守備朱桂芳、中軍指揮徐時達、旗牌官葛倫、郝朝中等、至期各由龍泉司攻勦、除黔兵功次、遵照貴州巡撫郭都御史憲牌、聽該省查敘、不開外、二月十六日、陳良玘割營受水、令塘報官趙志定、把總陳大順、領兵哨伏茶子園、拏獲播賊胡興仁、審係巡警朱敬管下差運糴米、進播州修圍、及哨探四路官兵消息、又於大灘拏獲姦細王原、審係楊曾統兵提調趙仕登管下、差出偵探各路官兵多寡、進兵日期、回報領兵應敵、至二十六日、鄉導王宣明、招出統制袁守剛、下提調趙正芳、盧順、周廷貴等、四十四名口、初八、十一日、哨官唐文燦、黎世文等、招撫出播民方自朋、并被播酋執留屯軍王世奇等、八十七名口、三月初九日、苗賊燒劫青岡山、報效生員朱承化、生擒一名、三月十三日、陳良玘、令參將王一桂、督發施南散毛、忠建、三司宣撫覃宜、覃玉鑑、田天爵、忠峒、高羅、大旺、三司安撫田大豐、田阜、田養民、蠟壁、東流、二司長官田洪、田盡忠、盤順司親舍向明德、喇諾六寨土百戶向權、峒長向景忠、向赦、向明、向世奇、向化、枝、各土兵、攻打唐保所、播賊惡目羅淳等對敵、部斬五顆、奪獲賊仗十件、馬一匹、俘獲賊囑一口、

卽日陳良玘密令王一桂督發施南等九司六寨土官覃宜等官兵指揮唐一麒中軍百戶張燄千戶趙承烈等於十四日攻打關崖圍賊兵拒敵矢石如雨我兵奮勇前後夾攻克破險圍十五日寅時嚴督官兵乘勝攻破板角關當陣斬級一百八十七顆生擒頭目龍潘祥墜崖而死者不計其數同日千戶孫應期百戶張燄塘報官趙志定鄉導黃仁普朱承產等招出標頭劉大魁宋正隆董國相等四百九十名口十六日陳良玘密令把總王世恩領兵偵探苦竹關把守苗兵俱赴板角應援所存無幾當日乘隙攻燒先登關隘招降丁月明等五十七名十八日千總周世祿報效吏昌應期招撫出播民四百四十三名口又同指揮劉之屏等取出屯軍黎世華等六百五十四名口是日馬步苗兵萬餘至板角關前兩路包圍當令參將王一桂統率指揮唐一麒中軍官張燄千戶孫應期同施南九司六寨土兵分哨迎敵自寅至未斬級一百七十四顆十九日令千總周世祿把總戴天球鄉導黎世文等攻打寶子圍共斬三顆二十日令把總陳大順丁慶等領兵攻勦葛漏沖斬級七顆招出播民林正鑾等二十九戶二十七日令小中軍金嶠陳其可等領兵伏哨於黃沙圍并板角關口野兒礮斬級四顆取出屯軍周瓚等一百七十八名口報效知印陳其忠同把總朱承中等招降把守苦竹關兵龍廷爵等三十三名千總周世祿招出播民廖朝祿等六十七名口四月初六日千戶孫應期中軍官張燄指揮唐一麒撫出楊應龍族舍楊海等一百零三名口初九日陳良玘令參將王一桂督率中軍張燄指揮唐一麒千戶孫應期同施南九司六寨土兵前後並進攻勦川崖青山二圍斬級一百四十一顆四月十一日陳良玘親自督兵攻打趙生坎分

兵夾進中軍指揮徐時達等領賀國欽江天濟舒學乾等從後路攻打指揮劉自西領向日明張廷崑等從前路攻打酣戰自辰至酉賊敗斬級五十六顆當夜收兵於保子園下至十二日乘勝長驅攻過長坎險園斬級五十八顆奪獲賊仗八件俘獲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十四日陳良玘督同中軍官徐時達金嶠指揮劉自西陳其可把總丁慶各領兵攻勦劉木窠驛子坎斬級二十六顆奪獲賊仗十一件招撫安顯政等一十六名口十五日陳良玘令參將王一桂督發施南土兵出哨魚溪會賊衝突斬級二顆生擒三名奪獲賊仗五件紅旗一面巡警朱敬統領播賊數千蜂割青山園上陳良玘先於十七日密遣塘報王朝興潛往偵探得實於十八日發兵分部中軍等官徐時達劉自西陳其可陳大順丁慶陳其忠協同土官向日明張廷崑張銘攻打賊園正遇首惡巡警朱敬親領馬步苗兵賈勇前來衝突我兵四路截殺自寅至申賊衆敗潰當陣斬獲朱敬首級一顆并從賊三十六顆奪獲賊仗盔甲九件紫馬一匹招降唐習祖等三十七名二十一日陳良玘督令中軍徐時達金嶠指揮劉自西陳其可把總丁慶陳大順陳其忠領兵攻勦欄牛坎鴿子岔斬級一十四顆奪獲賊仗十一件撫出播民田興順等八十六名夷苗一十六戶二十二日陳良玘令參將王一桂中軍官張燄指揮唐一麒督同散毛司士舍覃可符發兵哨探於長坎青蛇後路遇賊衝突接戰斬級六顆生擒二名俘獲賊屬四名五月初一日各官兵進關遇賊塘伏青水橋箐林出戰金嶠陳其可指揮劉自西率兵應敵斬級一十三顆奪獲賊仗十件俘獲賊屬一十六名口招撫夷頭把事李紹仁等二百一十七名口以上招撫并取出被虜軍民男婦通共二千六百二十

八名口俱經審發安插。又令守備朱桂芳、茅岡土官覃宗伊分兵攻勦雞籠國，斬級一十一顆，招撫冉雲祥等九十六名。六月初六日，隨總兵陳璘攻進海龍國，斬級八十二顆，生擒二十二名，俘獲賊屬一百九十五名口，奪獲賊仗二十一件，先後陣亡兵九名，陣傷兵二十八名，前後斬級八百二十六顆，生擒二十九名，通共擒斬八百五十五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八十九名口，招撫并取出被虜軍民男婦共一千六百二十八名口，奪獲賊仗八十六件，馬二匹，此龍泉一路所獲之功也。該二道會同辰沅兵備道查得白泥龍泉二翼楚兵功次，除楊惟中、長坎國部斬一百五十七顆，查係殺降冒功，已經刪削不敘外，其餘官兵功次以擒斬則六千九百三十三名顆，以俘獲則二千一十三名，招降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名，奪獲賊仗七百六十三件，牛馬一百九十四匹頭，俱係紀功委官紀驗實數，鑿鑿有據者。看得楊酋匪茹與國爲讐，萬姓荼毒，三省震驚，孰不以爲非可以歲月克者？乃自出師以來，甫三月有奇，而元兇授首，黨與悉擒，千年虎狼盤踞之窟，一旦掃蕩無遺，上足以伸中國之威，下足以洩生靈之憤，其他狡黠土司，獷悍惡苗，無不落魄亡魂，西南半壁天下，可永無虞矣。朝廷威福，本部院方略所致，斷非文武將吏收貪天功爲己力者。惟是各官兵暴露行間，勞苦萬狀，不可不查敘也。等因。各造冊呈詳到臣，案照先該江西真人府下舍餘張時照等，并播州里民何恩等，各奏稱土酋楊應龍殺死岳母嫡妻等命，閹割民人爲太監，奪占幼婦爲繡女，殺死長官，抄沒親叔，又於白石口拒敵官兵等事，節該兵部覆奉特旨，遣總督侍郎邢玠勘處。事完具題本部覆奉欽依，移咨前來欽遵外，萬曆二十六年間，節該前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譚希思



題爲夷目投田構釁等事。前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明題爲土酋萬騎殺虜內地等事。兵科給事中侯慶遠題爲狡酋恣橫弄兵等事。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爲目前防播勦倭第一急務等事。前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題爲播事勘處無期、狂酋殺虜日甚等事。二十七年間該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江東之題爲狂酋肆行劫虜等事。又該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支可大題爲叛酋集兵猖亂等事。節該兵部覆奉聖旨。楊應龍違斷稱兵、合當防勦。這所議都准行。著各省同心相機行事。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爲烏倭廓清、土夷紛構、乞敕部議、相度道里遠近、分設督撫重臣、以消隱憂、以維大勢事。該吏部覆奉聖旨。土酋肆擾四川巡撫准改總督、著便推素有威望堪任的來看。欽此。又該吏部題爲欽奉聖旨事。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又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題爲播酋大殺官兵等事。該兵部覆奉聖旨。這叛酋圍劫事情、著該巡按御史嚴勘具奏。李化龍并郭子章、你部裏差人催他到任、俱限五月內接管行事。劉綎也著再催、先帶家丁馳赴四川、俱不許任情延緩、致誤事機。其餘應該區處的上緊著議來行。欽此。又該貴州撫臣江東之題爲播酋狂逞益甚等事。奉聖旨。楊應龍輒敢糾苗殺官、好生悖逆可惡。著卽催督撫李化龍、及劉綎著遵前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勦、不許延緩滋蔓。餘俱依擬行。欽此。俱經移咨欽遵在卷。該臣聞命、馳赴四川交代。隨會同按臣趙標題爲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奉聖旨。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念其先世恭順、姑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公然領兵內犯、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鎮文武等官、何故任其竊發、不

早偵報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欺蔽玩縱。莫此爲甚。該科便參看了來。你部裏卽速馬上差人著李化龍嚴督所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誤機事。一面速行料理兵食應付。其劉綎世受國恩。又令彼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爲遷延逗留。不爲朝廷盡力。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著他早奏將來。毋得誤事不便。欽此。又該臣題。爲循例請設兵將等事。本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軍務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叡、陳璘等。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揀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臣題。爲急報播酋陷城殺將等事。奉聖旨。葦江失守。蜀事甚急可憂。著該總督率屬勵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等弊。合行事宜。作速奏來。陝西延綏甘肅浙江等兵。具准如數調發。仍著揀選精銳。刻期赴援。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同心協濟。不得有分彼此。漢土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你部馬上再行諭催。著他奮身報國。延綏入衛兵。還再議來。餘俱依擬。欽此。又該臣會同按臣趙標題。爲播防肇畫正股等事。兵部題爲軍務事節奉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徑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監軍司道。准設著精加選調。務裨實用。不許採取虛名。及因循資次。乘機借用私人。其備用將領兵事。增置總兵中軍。俱依擬。戰守機宜。著督撫慎加相奪而行。不從中制。有能擒斬楊應龍首級來獻的。不論漢土官民人等。破格酬功。你部裏還明白議擬陞賞等級來行。風示天下。欽此。又該科臣張輔之題。爲叛賊臨城殺將等事。本

部覆奉聖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卽至。這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託故遲延、以疲驚塞責、事發各鎮同罪、劉綎、吳廣、陳璘等、都著催他兼程去、總督事權原重、川貴又係特設、李化龍著用心率屬、賜劔准給發、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四川餘慶長官等司長官毛守爵等奏、爲逆會悖旨不道、構苗殺官等事、本部覆奉聖旨、楊應龍世受朝廷養恩厚、犯罪以來、又屢蒙曲赦、不思感激、改圖、卻乃稱兵犯順、荼毒生靈、攻破城池、戕殺將士、奸生極惡滔天、亟宜誅勦、朕心獨斷、更無矜疑、一切用兵事宜、除已行未盡的、陸續奏來、兵費著戶兵二部、如數卽便先發、以後不時開請接濟、軍中用人舉事、務要詳審精實、一一濟用、不許濫收談士遊徒、及僥倖輕舉、糜財無益、奏民著盡數發回各督撫衙門、從宜鼓舞聽用、仍須密訪詐冒反覆等情、不許潛留京師混擾、如違著該衙門嚴行驅逐、欽此。又該臣題、爲再報逆會情形等事、前按臣趙標題、爲播兵壓境等事、科臣張輔之題、爲苗蠶業已橫潰等事、本部覆奉聖旨、逆會敢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尙循襲敝套、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明旨、但只畏賊、不知畏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惟法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欺隱、欽此。又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題、爲逆會猖獗、天討難容等事、奉聖旨、俱依擬著實行、不許諸人因而飾虛雜私、以誤大事、劉綎屢有旨了、還著他星夜兼程赴任行事、欽此。又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題、爲患在剝膚、敬陳一得等事、奉聖旨、銀兩准解發、軍興爲急、編派著照丁糧出辦、毋以優免、靠損小民、欽此。又該臣題、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

等事。奉聖旨。楊應龍稔惡當誅。朕前因其頗立微功。姑從撫處。恩德甚大。這斷不思報效。卻乃稱兵犯順。殺將破縣。背天藐國。豈有再赦之理。已經屢旨進勦。著遵奉行。其餘該部看議來說。欽此。本部覆奉聖旨。西方有事。特設督臣。一應討逆進止機宜。調遣兵將。分布攻守。悉聽便宜行事。關係緊密的。不妨先發後聞。將吏臨敵逗留。并失機情重的。亦許先斬後聞。朝廷賞罰明信。責在按臣嚴查的實。毋徇偏聽。致有參差。督撫鎮道。宜矢心協謀。毋分彼此。逆會慣以賄賂爲巧計。但能舉受者以功論。若隱忍收受。卽係通賊。重處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爲郡城偶值兵變等事。奉聖旨。劉綎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員缺使令推來用。萬鏊。柴尙仁。革了任。李光祚等。行巡按御史提問。與各項賊罪。俱查明具奏。李化龍著相機移駐。調度三省道鎮官兵。併力協謀。決意殄賊。合用錢糧。戶部上緊處發與他。其漏洩處播事情。逆黨還著緝事衙門。訪拏重處。餘俱依擬。欽此。又該臣題。爲逆會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等事。奉聖旨。董元鎮改貴州總兵官。原旨著他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君命嚴重。軍機緊急。恣意逗留。本當拏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管總兵事。立功贖罪。李應祥。准以原官起用。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望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蹇恣肆。遇警退縮遷延。巧擇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肅。以後有故違不遵的。卽以賜劔從事。毋得姑息容奸。餘依擬。欽此。又該臣題。爲瑣陳軍前緊要事宜等事。本部覆奉聖旨。是逆會罪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責成總督。各官宜協謀共勦。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遊說。顛倒是非。熒惑耳目的。在內聽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

時參來重處。毋容姑息。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等事。奉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逗遛。觀望。重元鎮城否策勵。及應擊應換。總督務遵照屢旨。及今部覆從實行。不得姑息。陳寅等若再不到。參來重處。朝廷不中制。該督撫宜協心力任。相機行事。欽此。又該戶部題前事。奉聖旨。是糧餉用兵緊務。難待奏報。輾轉鄰省應解的。著總督遵照屢旨。嚴行催取。該撫按不許執留短少。致誤軍機。以後不敷。任總督便宜徵發。借助不必一一奏請。仍先儘貴州。免令告匱。若有抗違不遵的。指名參來處治。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等事。本部覆奉聖旨。川貴督撫道將。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將不齊。餉又未備。儻致失機。巡撫豈逃其責。但偏橋旣設。總兵大師聚集。楚地遼遠。陵寢所在。尚恐巡撫一人。顧管難周。欲添差一官。前去督理監視。事寧與總兵一併裁革。爾該部還會同吏部都察院議處來看。重元鎮逗遛太久。著戴罪管事。能上緊殺賊。卽與題覆。若再推諉怯懦。不必待他失事。總督使遵照沈尙文例。一面扭解送京。一面另委賢將暫署請旨。其副將以下不用命的。卽以賜劒立斬徇衆。毋令參差不整。總督務遵旨行。毋得疑畏。視爲虛文。致誤事機。罪有攸歸。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爲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黃平之間等事。該戶部覆奉聖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於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會抗亂。普天同讎。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託言違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又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題。爲將官赴任違限。乞賜究治等事。并條列六款。俱該

兵部覆奉聖旨。是劉綎著回原衛軍機緊要。一應調發錢糧兵馬。及遷轉文武官員。凡經題准的。著通行各該大小文武衙門。急急火速奉行。如違指名參來。俱加重處。決不輕貸。三省將吏兵士。著總督振肅紀綱。申嚴號令。仍須審度機宜。以全取勝。如有颯強敗度。及畏縮巧避。與輕舉妄動。違誤節制的。都依軍法從事。不許姑息。致妨大計。欽此。又該臣題。爲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等事。奉聖旨。劉綎屢經參論。已著革任懲創。既該總督進兵在邇。分布已定。一力保來。姑准充爲事官領兵勦賊。著他奮勇報效。有功一體敍賞。如再負恩驕縱誤事。重治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侵犯黔境。攻陷土司等事。貴州撫按郭子章。宋興祖題。爲播賊殘破孤懸土司等事。奉聖旨。重元鎮。陳良玘。姑記這遭。候事完通議。楊惟中本當鞫問。革去見任職銜。取死罪招由充爲事官戴罪管事。近來軍紀不嚴。明旨申飭。不啻再三。各兵將往往違玩。通不遵守。何望克敵成功。李應祥等。是何緣故。至今未到。著各該撫按嚴查飛奏。不許徇情回護。如違一併治罪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等事。又該按臣崔景榮題。爲兵馬旣集。進征在邇。敬陳一得之見等事。奉聖旨。用兵深戒妄殺。尤當敬慎始終。不但進取之時。須有犄角。卽克勝以後。時時宜整隊肅防。以嚴重爲主。毋得徒事姑息。及疏脫縱弛。致墮狡計。仍禁戢各將。不許爭妒參差。暴掠騷擾。進止務稟節制。違者雖有功。亦以罪論。總督還預定方略。詳申法禁。使人有所遵守。但不得過爲掣肘。令失機會。不用命的。遵照屢旨行。該奏報的。從實奏來。威福朝廷大權。寬嚴自有斟酌。功必不遺。罪必不宥。以必得罪首爲期。苛細亦所不計。餘俱依擬行。欽此。臺臣李時華題。爲師

期伊漸謀貴萬全等事奉聖旨軍中事屢旨悉付總督朝廷不從中制今正進兵著李化龍慎重周詳勿得率易偏聽嚴申法紀齊合衆心如有觀望逗留妒害搆貳的卽時處置重則以賜劔先斬後奏毋務姑息欽此又該科臣桂有根題爲勦播安遼不容再誤等事奉聖旨是西征機宜著督撫遵照屢旨用心行事朝廷既不中制務須相時審勢處置得宜毋貽後患欽此又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爲看詳章奏賊勢漸履舊轍等事奉聖旨是董元鎮等李應祥等俱已有旨了進勦除兇屢經申飭大兵旣集著緝密機宜行事務須聯屬三省互相掎角不用命者任總督從重處分不得徇情姑息妨誤大事欽此又該臣會同貴州撫臣郭子章湖廣撫臣支可大題爲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等事又該臣會同撫臣郭子章題爲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等事奉聖旨董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枉解來京審實究罪謝崇爵臨陣先逃卽以賜劔處斬張秉忠張澍姑准戴罪殺賊責立後功仍嚴行申飭大小將領俱要奮身力戰毋蹈覆轍取罪不饒安疆臣著遵照前旨宣諭及劉縱等各將聯絡並進併心滅賊毋得有分彼此驕妒觀望以致大軍久頓不解成功賞格具在有違國法凜然決無少假李應祥著充總兵官換制敕與他餘依擬欽此續該按臣崔景榮駐劄重慶就近監軍又該臣題爲滅賊在卽庸將爲祟等事奉聖旨吳廣著革總兵銜允爲事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欽此又該臣題爲丁憂事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題爲征播機會宜乘督臣關係甚重懇乞聖明亟敕從權移孝以收成功事本部覆奉聖旨卿等說的是軍旅事大李化龍正值督兵決勝之時當從權移孝力圖報國待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聽回

籍守制。著兵部馬上傳諭知之。切勿頃刻杜門。致妨機務。欽此。又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覆奉聖旨。覽奏求歸守制。固孝子至情。但賊勢垂亡。兵機尤急。關係西南。倚託最重。近該部科公論請留。朕已有旨明悉。宜抑情遵命。視國如家。事完終喪有期。慎勿哀毀妨誤。不准所請。該部知道。欽此。除將節次奉到旨意。轉行三省文武一體遵依外。先是臣奉命入川。賊知罪在不赦。已統兵深入。有擒王勦叛之說。遂破碁江。且逼重慶。地方洶洶。皆謂有長驅之志。於時目前兵力。略無可恃。臣乃以計緩之。一面調兵。一面移文詰責。若未嘗絕之者。賊果信之。卽具文求撫。且不西向。臣因得以徵調漢土諸兵。急爲之備。其時賊氣張甚。川人畏之如虎。臣發成都兵甫出門。欲投錦江。不復肯東。又聞碁江城守兵見賊來。諛而走。多投水者。止餘二將。與其家丁。遂及於難。臣念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自非召客兵不可。因請調陝浙諸省之兵。又念外兵之費甚侈。往來途次且生擾。是不可多。因於每省鎮止調一二千。多者三千。共數省實僅僅二萬。其餘仍三省及滇粵土兵也。然西南人見外兵來。莫測多少。以爲天下之兵皆至矣。自是漢兵之氣壯。而土兵之心亦折。無不樂爲我用者。時賊雖知調兵。然以爲虛聲嚇之如往日。非實事也。臣亦止在成都積糧治器。若無事。然不復東。賊亦不疑。比兵且集。臣移駐重慶。賊始知必勦。頗肆衝突。然我兵漸益。未易得志也。臣又念兵以一路進。旣道狹不能容。一有前卻。不可復振。因分爲八路。又念路分而兵少。賊厚其陣以衝之。敗矣。因令每路皆三萬以上。每一路皆可以當其全師。又念關外賊黨多。不可勝誅。會兵部頒賞格至。首重招降。臣益推廣之。但投戈者。皆赦不誅。臣又念兵無賞。士不往。會兵部賞格首言得賊者。卽



以其家資與之。臣益推廣之。克關破圍。各懸賞。賞各以千萬計。既川兵入關。臣又恐其人自爲心。若九節度之師。然因復委按察使張悌入。總監之。殺性泄盟。務必得賊。臣又恐賊事急詐降。得以遷延。至暑雨漸深。我兵不能久。因令但急攻之。有稱降者。斬使焚書。無爲所給。時湖貴之兵。亦至圍下。臣欲入營親監之。會聞先臣之訃。臣恐營中遂懈惰不可用。因不待成服。跣而草檄。示以例應候代。照常督兵。有慢令者。尙方具在。令代中軍余德榮等。再往監之。臣又念賊圍後易攻。圍前難攻。時諸將壁圍下者。各有分地。因令以勁兵一枝壁其前。其餘併力於後。臣又恐諸軍士爭走賊財物。或至亂行。致有他虞。因移文再四申禁。臣又聞營中流言。水西目把。尙不絕賊。恐漏軍情。因移文令其退劄。水西土官懼。撤其兵退而引嫌曰。吾不欲爲亡播之續也。時久雨。兵士日在泥淖中。至六月初四。而天忽晴。初五日遂破其二城。初六日遂登其圍。賊以滅亡。總計八路。生擒賊首賊從。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斬級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顆。俘獲賊屬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奪獲馬牛七百六十七匹隻。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是役也。自賊破葦江。至勦滅可一年。自進兵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當八路對壘時。土漢兵旣參差不齊。諸將領亦彼此觀望。播人劫於賊之積威。人自爲戰。未易卽克。我各路又糧運艱難。時有脫巾之呼。臣日夜備督。走使馳檄。至數百千。卽兩省撫臣。各路鎮道。亦靡不忘寢忘食。或至頭須爲白。總之諸文武知廟堂之意。必欲滅賊。故鼓之卽應。勞之不怨。誅罰之亦無敢嘖嘖者。尙更一月而賊不滅。暑雨久。瘴疫深。我兵自潰。無問賊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

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議照國家方制萬里、日所出入之邦、悉爲郡縣、獨西南諸省、不廢土司、蓋亦曰因俗而治、與之相安云爾、二百年來、此輩犬羊之性、不甚馴擾、亦時有之、然未有若播酋楊應龍之公然叛逆者、則何也、蓋其地險、其兵強、其財力足以使鬼通神、其聲勢足以呼羣嘯黨、加以年來方隅多事、東西用兵、九伐之旌、未遑南指、彼遂時時狂逞、亦時時得志、井蛙之見、謂縣官真無奈我何、諸羣不逞如楊珠、楊明、何漢良、孫時泰輩、矜其雄心、或時有以公孫躍馬、尉佗自王之說進者、賊亦念騎虎者勢不得下、將曰等死、吾且舉大名乎、於是乎恣其狂圖、淫怒以逞、而破城殺將、鵠起西南之勢成矣、夫天下非小弱也、九州四海、兵非脆、糧非乏也、向賊逆形未著、皇上不忍遽觀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解網、姑俟其悔過、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乃不謂兇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赫然、斷在必勦、夫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況此么麼者乎、蓋自進勦之旨下、尙方之劔、然後海內熊虎之師、如雲而來、京坻之粟、蔽江而上、智士陳謀、勇夫效力、火燎毛山、壓卵賊、卽欲不灰飛煙滅、亦曷可得已、臣等嘗卽諸路之功、而評敍之、在四川、則柘木三峒、賊黨以爲三窟、謂天險不可升者也、婁山關、賊前門、我所必由、賊所必爭者也、海龍囤、賊以爲天造地設、人迹所必不能到、兵力所必不能加者也、三戰而三克之、賊力竭矣、不亡何待、夫賊黨自戰其地、猶易與也、惟賊父子親在行間、則諸賊人人致死、難與爭鋒、該路到處與賊父子對壘、最快者、九盤子之戰、賊悉其精銳以付朝棟、令之從綦江進、從南川回、此其目

中尙復有官兵乎。劉縱一戰而走之。自是播人爲之破膽。尤快者。諸軍壁海龍園下。連月不拔。縱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至今羣口囂囂。然竟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法兵無選鋒曰北。縱於諸路。其選鋒乎。則葦江路之功也。臣嘗言破賊。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宜疾戰。謂師不可老也。安羅陶洪三寨生口以數萬計。勝兵以數千計。令貪功者以大兵初入。必且多殺以報捷。勝之則傷仁。不勝則損威矣。而該路坐受其降。兵不血刃。自是一戰而斬郭通緒。再戰而入崖門關。三戰而屢捷於水牛塘。賊計無復之。遂父子相哭而上國矣。當其戰水牛塘時。川兵雖入關。去國尙遠。湖貴兵在關外。絕不相聞。吳廣以孤軍去國數十里而結營。犯兵法之所忌。而卒以得志。自非其令嚴而戰力當不及此。後雖以講降誤事。然有激而奮。竟以成功。逆賊父子。盡獲其手。終不失爲全捷。則永合路之功也。南川路最險最遠。去國可六七百里。賊以爲官軍必不能從此進。當馬孔英之未至也。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土漢兵以往。此固已雄偉不常矣。乃師期一月之前。先擣官壩營。以寒賊膽。而撤回其龍泉之兵。且以解思石之危。其事甚奇。其功甚大。比進兵從真州入。真人則簞食壺漿以迎。播人則棄甲曳兵而走。居然有三代時雨氣象。時諸將方欲候各路消息方入關。折枝輒然曰。若是則誰爲當先入者。策馬而前。衆隨其後。竟以三月初八日奪桑木關而據之。臣用是以催各路。尙有以四月入者。以五月入者。令諸將皆折枝。諸路皆南川。滅賊當更早。抵關而馬孔英至。則文武相得。如樂之和。自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應。甚或以相誹謗。而折枝不顧也。分攻令下。諸將爭走後門。該路獨壁前門。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彼亦曰誰爲宜。

當賊衝者。蓋亦先入關之意乎。破圍之役。後門以二路更番。前門以一路搏戰。日夜揮戈。人百其勇。坐使賊自盡而逆黨無一逸者。總之倡諸路之先。作三軍之氣。令點帥不得以賊強我弱。借口而竟以奏功。臣於該路文武。蓋心折焉。則南川路之功也。在湖廣。則偏橋一路。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盤據糾結。乎其間。四牌不埒。卽武騎千羣。未易窺三渡也。陳璘獨以一旅之師。先埽四牌。開我進兵之路。用是烏江內外。賊黨寒心。長坎瑪瑙青蛇三圍。自昔以爲險絕。官兵所從未易得志者。臣亦慮其難。下令降之。璘以爲除惡務本。竟一鼓而升其巔。殺戮數千。臭聞十里。時龍泉哨施南兵。亦已先克板角關。至今白泥潭之間。四牌七牌之苗。遂無遺種。微璘之力。不及此。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遲。便成譟呼。璘令嚴而法肅。卒能使之用命。而不爲害。迨至克關逼圍。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其機智有足多者。卒以入虎穴。得虎子。闔人繡女。纍纍在俘。良快人意。則偏橋路之功也。貴州各路。與川湖不同。其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夷情反覆而靡常。其民心搖惑而不定。茲之用兵。又非以一淬厲。一鼓舞之爲兢兢者。烏江失律。已見法矣。然能借是以激勵水西。俾之絕狐兔之情。踐虎狼之窟。母氏圍一戰。大足褫逆酉之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得之文吏。蓋運籌者之苦心乎。李應祥以孤危之兵。當艱脆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止之間。以守爲戰。以招撫爲進攻。卒之轉弱爲強。揚旌直指。斬首數百。招降數萬。因之破諸圍。斬三渡。抵白田。何其壯也。竟以連合川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羣醜。振積弱之邦。舒華夏之氣。始如處女。繼如脫兔。茲其審於機而神於用。豈易得哉。則平越烏江沙溪諸路之功也。夫我國家從來用兵。未有大

得志於西南夷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未聞戡定。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陞殺萬人，三返而罪人竟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勦始，以撫終，至今爲諸夷借口。茲其大致可覩已。諸帥固中庸人，臣等三五書生耳，其智略才力，不逮古人遠甚。乃兵纔逾二十萬，進兵纔逾百日，總計防守征勦三省之費，纔逾二百萬，而倖以成功，則何也？臣以爲此非諸文武之功也，而皇上之功也。皇上斷在必勦，故關臣得以開其忠，而畢力持國是。部臣得以宣其猷，而悉心調兵食。科臣得以伸其說，而矢口效封駁。臣等奉而行之，用使文武同心，將士效死，爰有成績，抑非獨於此也。皇上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旨，故臣得以陽開陰閉，頃刻逆會束手，坐以待斃而不自知。皇上有同心協濟，不分彼此之旨，故臣得以調各邊各省之兵糧，協濟三省之不足，卽諸省亦悉力應付，卒以濟事。皇上有先斬後奏，先發後聞之旨，故臣得以約束諸文武大吏，卽行間大小將士，人人常如兵在其頸，強者不敢跋扈，而怯者亦不敢逗留。皇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旨，故臣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一舉撲滅之爲快，皇上有盡付總督任從處置之旨，故臣得以悉心調度，盡法督責，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人人噤口，翹足以應之，而無扞格壅閼之慮。皇上有審度機宜，以全取勝之旨，故臣不直以繩諸文武，且時用以自繩，酌彼己，審時勢，勞心焦思，計圖萬全，幸不至爲賊所乘，而得薄收尺寸之效。蓋臣每誦詔旨，卽十行之札，萬里之外，往往躍於指掌，而析於毫毛，輒沾沾自得，以爲賊平矣。已戰勝於堂上矣，夫淮蔡之平，直須一斷，何況其廟謨詳審，一若此哉？臣故曰非諸文武之功也，而皇上之功也。乃皇上不自以爲功，直推功於臣下，且

命臣等將諸臣功次從公敘錄。臣卽心知非諸文武之功，亦何敢不遵明旨，而量爲品敘。除內閣大學士趙志皋一德調元，純忠許國，計安社稷，鼓鐘怡九廟之靈，亂定西南，夷夏仰千秋之伐，相業光昭於史冊。猷皇潤色於絲綸，大學士沈一貫道推先覺，功在中興，坐廟廊如周鼎商彝，威望樹八荒之表，紆籌策兼房謀杜斷，精神折萬里之衝，緬茲淮蔡之勳，允賴幄帷之算，此在宸衷，自有特眷，非臣所敢擅擬。如兵部尚書田樂，蓋世勳名，當朝耆碩，犁庭紫塞，氈裘之種落幾空，授策青羌，蠻嶂之妖氛立掃，制勝在廟堂之上，成功於指顧之間。戶部尚書陳藻等，蒿目時艱，焦思國計，左徵右發，調度曾靡後時，酌盈濟虛，拮据罔遺餘力，匪藉士飽馬騰之效，曷收執訊獲醜之勳。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等，望鸞鷓階，名高螭仗，鎖垣抗議，屢據忠藎，以陳謨，鐵壘分籌，迅掃妖氛，而獻捷，職方司郎中張主敬，素握元經，熟嫻黃石，入參筦樞之謀議，指麾穎見智囊，出料壁陳之機宜，擘畫錄生武庫，此卽酬功自有殊恩，臣亦不敢擬敘。如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學貫古今，才通文武，決策驅門庭之豺虎，而左提右挈，良工具見其苦心，潛機羅堂奧之犬鷹，而陽縱陰操，偉伐尋收於指掌，閭巷且圖尸祝，廟廊共仰羽儀，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三湘七澤之福星，十國五攻之神祕，不以賊遺君父，倏滅楊么，凡克敵示子孫，仍封楚觀，惟茲戰勝而攻取，允賴虔始而厚終，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邊才推重，家學繩承，奉詔叱馭南來，時雨霈戎軒之捷，誓衆揚麾西指，迅雷挫賊壘之堅，匪直開府之威名，允稱世承之忠孝，前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山峙淵涵之度，文經武緯之才，籌兵食之機宜，計周先事，申勸懲之約束，早奏膚功，關發悉

藉於前猷。將士畢遵其成算。今四川巡按御史崔景榮純誠體國。直亮匡時。肅申令於烏臺。凜如曉霜。鋪玉斧。明誅賞於龍圖。皎焉秋月。淇冰壺。駐滄之節未移。平播之功立奏。貴州巡按御史宋興祖。制裁立解。覽脾謀略。渾傾肝膽。梟巢斗絕。戢聲避威。鳳之鳴。兔窟煙銷。掃迹畏神羊之觸。借寇恩。緹貴竹。平蠻仁覆。粉榆湖廣。巡按御史王立賢。經濟訃謨。淵閱識度。澄清江漢。聲靈夙響於有苗。掃蕩封疆。籌策獨周於邊徼。一路風傳。驄馬三軍氣鼓。常蛇緣各臣與臣。同爲憲臣。亦不敢敍外。其三省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人等。謹照撫道文冊之所品題。參以臣耳目之所覩記。第其功次。酌其陞賞。一一爲皇上陳之。總統大帥在四川。則原任總兵今充爲事官劉挺。沈雄氣壓萬夫。忠勇身經百戰。殲逆會於虎負。而種種出奇。鼓大衆以驍騰。而多多益善。克圍功應居首。平蠻績已無前。鎮守四川總兵今充爲事官吳廣。昂驥之槩。凌霄果銳之鋒。逐日水牛塘六場大戰。先諸路而虎穴頻探。海龍國一鼓盪平。執羣俘而狼烽頓熄。士歸赤幟。將號白眉。領兵總兵官馬孔英。沈毅多算。恬淡無求。勦伐略不動容。綽綽大樹之號。戎行齊如斬足。凜凜細柳之營。一時推轂無雙。百戰舉旗獨步。在湖廣。則總兵官陳璘。藏祕策於地中。落奇兵於天上。擁貔貅而蒙矢石。義激風雲。戮鯨鯢而陵嶮巖。威生草木。坐據萬全之勝算。永奠三楚之封疆。在貴州。則總兵官李應祥。功在三川。胸蟠七略。傘旗捲霧。重城之殺氣如虹。龍劍排空。絕徼之妖氛若洗。自是當年宿將。堪爲萬里長城。以上諸臣。或入關有先後。或戰陣有緩急。或獲賊有首從。要皆衝鋒觸瘴。九死一生。與賊角於兔窟虎穴之中。於國樹夫展士開疆之效。勞績殊常。均當優異。內劉挺吳廣先俱被參革職。充爲事官。今則

一破圍城。一獲賊首。俱立有奇功。相應復其原職。仍與陳璘、李應祥、馬孔英一體重加陞廕者也。監軍司道在四川。則參政謝詔。三仕蜀洞識機宜。載護軍素饒奇策。當羽書紛糾之際。區畫敏如承蜩。處夷情狡譎之秋。揣摩瞭若觀火。在貴州。則按察使楊寅秋。才閎識定。慮遠機沈。拮据於兵食之間。紆籌心爲最苦。縱橫於戰守之際。決勝略更多奇。參議張存意。志意恢闊。機略曉暢。履危蹈險。躬冒矢石之衝。絕苦分甘。士感縉醪之惠。在湖廣。則按察使胡桂芳。腹笥兵甲。氣壯山河。運輶鈴於幄中。殫厥勛勤之力。執鞭弭於圍後。佐成底定之勳。參議魏養蒙。素稱八面才猷。雅抱一腔忠義。裹藥囊而親臨將壘。爲國忘軀。芟草舍而直逼會巢。渾身是膽。續委監軍四川。按察使張悌。籌畫呂輶石略。擔當范驤韓馳。披戎服而鼓八校之威。烈邁輕裘緩帶。臨虎帳而督一戰之捷。功成埽穴犁庭。以上諸臣。在謝詔、楊寅秋、張存意、胡桂芳、魏養蒙。則提衡文武。衝冒險艱。自大帥以至卒伍。皆其指揮。自出兵以至滅賊。皆其籌算。在張悌。臣因圍久不破。續委監軍各路。飛騎入營。歃血誓衆。援桴親鼓。一戰成功。其勞績均爲殊異。相應一體超陞厚賚。且諸臣才品表表一時。內多資望已崇。勳庸久著者。仍應於邊腹巡撫員缺。推用以竟其施者也。督理兵糧司道在四川。則參政張文燿。筆陣采煥雲霞。劔匣光搖參井。聚米而指畫山川之險。眞如熟路輕車。纓冠而力拯水火之危。何論盤根錯節。副使史旌賢。綜軍輿而獨煩心計。料兵食而兼覈首功。坻京之積靡窮。粒粒皆繇辛苦。水陸之輸沓至。陳陳盡費經營。參議劉一相。襟度直追古人。清真迥超流俗。開鳥道以轉登天之運。心力俱劬。募魚舫而餉市地之兵。頭須爲白。僉事徐仲佳。才諳夙擅於康時。經畫時張於會計。揮



毫落天雨之粟。無容流馬稱奇。轉盼壯雲屯之聲。不道籌沙用詭。在貴州。則參政郭廷良。愷直自遂之性。能卓立而弗移。奮發有爲之才。每必行而莫撓。列郡之輸將常給。三軍之資藉宏多。副使洪澄源。忠信可孚。豚魚方略。能馴虺豕。抗旌指授。歷山澗而采入蜂屯。囊韃躬親。凌風霜而快聞烏幕。副使尤錫類。才思練達。德性溫和。坐鎮平越之危城。克堅墨守。連破黃灘之險寨。更藉良籌。參議梅國樓。志在平夷。謀周裕國。量盈縮之數。而供需接踵於夫丁。裁裒益之宜。而部卒絕呼於庚癸。在湖廣。則參政詹啓東。表裏相符。才誠兩合。飛芻輓粟。嘗蒿目於川陸之間。秣馬厲兵。卒收功於饋運之繼。副使王應霖。篤實輝光之器。精明渾厚之才。臨沅水而振紀綱。風清一路。駐偏橋而核功罪。令肅三軍。參議薛士彥。清節自將。經術爲理。手揮繁綜。調劑裕軍國之儲。身履艱危。冒險破洞庭之浪。以上諸臣。或逐戈矛之士。探卵鳥巢。或驅負戴之民。轉粟烏道。或往來苗寨。彈壓諸夷。或上下江關。分餉三省。均有勞績。俱應優陞。厚賚。及查湖貴二省。督兵理餉。每路以二人分理。川省督兵理餉。每路以一人兼理。又史旌賢本路之外。仍兼四路水運。諸臣勤苦。更爲殊常。以故出營之時。半成白首。仍應查照加陞。以示酬勸者也。先後與事司道。在四川。則參政馬朝陽。馭夷方略素閑。滅賊籌惟更遠。邊防慎固。內地恃以無虞。火器分馳。外侮因而克禦。參政王嘉謨。雕龍竹書之業。倚馬草檄之才。譚兵事熟若探囊。無非石畫。料賊情符如合券。豈是虛談。副使蔡守愚。端凝而有卓識。沈毅而又虛衷。當徵發之紛紜。事無蓋勝。處兵食之倥傯。應以從容。副使顧汝學。爽豁胸襟。恢張才調。霓旌分隊。丕揚熊虎之威。雲錦成羣。率中驪黃之選。副使傅良諫。器宇真醇。材猷妥練。素精吏

治規畫皆益下訐謨。夙歷巴渝。發縱得制夷長策。副使盧泮。威嚴以馭諸夷。仁明以涖庶政。幕中參畫。豈燕雀處堂之謀。塞上勒兵。有虎豹在山之勢。參議熊宇奇。行業比圭璋之潤。操持同金石之堅。薊北遐征。之軫初旋。萬姓春回吹黍。川南薰餉之檄尋至。三軍惠感投醪。參議康夢相。練達雅尚深沈。亮直不修緣飾。初轄軒之戾止。賊餒大張。會羽檄之交馳。民安若堵。原任副使來三聘。斷兇剗蛟之器。行雲流水之才。當瀕洞之秋。最煩酬應。值去留之際。尙多綢繆。在貴州。則參政王邦俊。心貌俱古。聲實並隆。當屏翰而布藩條。惠周蔀屋。奉簡書而司軍餉。計切供需。副使陳與相。作牧西川。夙諗夷方之情偽。提衡貴竹。時裨幕府之機籌。嚴保障而四境若安瀾。勤儲胥而三軍無枵腹。副使路雲龍。器量宏深。理識精遠。心游淡泊。操尙迥出風塵。力任艱危。擘畫大神軍國。副使袁應文。方正不阿。嚴明有度。萬鍾畢集。戰士勇氣倍增。一鑑高懸。首虜弊端悉矚。參議張文奇。功名無損於治郡。猷爲益顯於臨戎。跋履山川。靡憚開關之苦。區裁兵食。常懷夙夜之憂。原任參議梁銓。英英氣槩。矯矯才名。保障興隆。善揣敵情於掌上。邇迥道路。尙留遺愛於師中。在湖廣。則參政楊道會。品格孤高。器能純備。肅風規而標物範。江漢仰其儀刑。振武備而飭軍容。羅施響其威烈。副使張喬松。性純行方。識敏才達。廉察有體。民情望風自安。徵發如期。軍政計日而理。副使章守誠。丰神岳峙。蓄抱淵停。振肅紀綱。摘發獨持憲體。籌咨兵食。批導咸中機宜。原任副使楊現。性直而無流心。才通而有勁節。調施南之兵以助戰。功著斬關。轉江陵之粟以廩軍。籌兼裕餉。參議黃齊賢。守正不回。裁決每優於繁劇。在公無撓。措注尤急於供須。期會徵發以如宜。摧陷廓清之允賴。參議韓光曙。

樞曹展采，智略可仗於安危。藩省分猷，機宜必審乎緩急。羽檄馳而兵糧畢集，士氣振而績用告成。參議張天德，憲府自竦孤標。藩垣時流闖澤，念軍興而加意於不毛之地。九法緝熙，思餉匱而下令於流水之源。萬夫登數，僉事林煥章，幹才老練，事體精詳。督兵不厭煩勞，有嚴有翼，諭苗能安反側，不震不驚。僉事馮應京，甫下車而蒐卒乘，振兵威於會城。既奉檄而饋芻糧，裕軍儲於絕壘。成保定之功，業徵授文奮武之猷。以上諸臣，在傳良諫，王嘉謨，則親在行間，參贊謀議。在王邦俊、張文奇、袁應文，則逼臨敵境，料理兵糧。在路雲龍、陳與相，則始事餉施，南之兵入關有效。在熊宇奇，則續至督永合之餉，破圍成功。在馬朝陽、顧汝學、蔡守愚，則治器買馬，大裨戎行。在盧泮、康夢相、楊道會、張喬松、章守誠、楊現、黃齊賢、韓光曙、張天德、馮應京，則催餉調兵，有裨軍政。在來三聘，雖以播事被論，而候代二月，拮据爲多。在梁銓，雖以到遲降級，而保全興隆，功效難泯。俱應分別陞賚。內傳良諫、熊宇奇，應陞級。王嘉謨、路雲龍、陳與相、林煥章，俱應陞俸，仍應賞賚。其餘應一體賞賚者也。總理兵糧四川，則布政司左布政使盛世承、夏曹夙練戎機，行省正當兵事，委積餉萬竈，而晨炊宿飽，壁壘無譁，征繕遍四封，而近悅遠來，閭閻胥戴。按察司按察使沈季文、揮塵玉屑紛霏，前箸萍光燦燦，鉤鉅得賊情之要領，腹內有兵，畫圖盡地利之險夷，日中無虜，貴州則布政司左布政使應存卓，敎歷資深，旬宣望重，提衡將吏，居然岳峙川流，綜覈軍儲，炳若燭照。數計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整臺綱而貞度，吏盡澄清，明象刑以詰姦，苗夷震懼，制勝紛拏之表，計安震擾之餘。湖廣則布政司左布政使胡心得，惠綏三楚，卽賦車藉馬，而民不知兵，師長百城，且弊絕風清，而吏皆奉

法保釐永資重望。剋平雅藉良規。右布政使洪有復。才足以遺大投艱。志在於謀王斷國。譚西事而紆籌。策盡中陰符。操右轄而總賦輿。常懸利器。按察司按察使薛三才。卽印器負國楨。經緯才標王佐。舉六條而訓俗。峻畀北之典章。宣七德以理戎。簡征西之車馬。以上諸臣。雖在會省。然皆壁畫兵食。籌算軍機。自非效鄴侯之守於關中。何以成淮陰之謀於垓下。均應優賚。內沈季文。自臣視事。卽悉心圖賊。諸所籌畫。如招降人。置火器。儲糧餉。察地理。以至進兵之路道。戰守之機宜。凡千百其說。皆鑿鑿有用。且曾帶管巡西道。一切軍興之需。皆先諸道而辦。蓋臣閱人多矣。憂國奉公。知無不爲。似當以季文爲最。且其資望已崇。名實已定。所宜亟於邊腹。巡撫員缺。推用以竟其才者也。各營領兵。及入關護運將官。在四川則參將管副總兵事周國柱。扛鼎雄風。叱咤千人可廢。落鵬妙手。張弛萬里自開。已樹銘山勒柱之功。堪繼伐虎斬蛟之將。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多智弄夷。曾於股掌。沈機降賊。黨於襟喉。冒矢石而巖門之率。吮先登。叢斧斤而後圍之荆榛。大闢。參將吳文傑。警敏雅能。任事開爽。夙號知兵。捐資修戰具。而鎧甲一新。裹創遏賊衝。而鋒棱不挫。參將余德榮。才精明而多算。氣軒舉以直前。議移後圍之師。遂授元兇之首。參將王夢吉。宅心抑畏。御卒廉平。護水陸之轉輸。而東馳西驚。防猱苗之出沒。而夕惕日乾。參將藍芳威。兼程以赴師期。力疾而共餉務。關隘之隄防最密。水陸之催運爲勞。遊擊李經。剛方恥飛鳥依人。忠耿似傾葵向日。令嚴部伍。凜光弼之旌旗。謀折遐衝。儼營平之方略。都司管遊擊事周敦吉。志銳請纓。忠期裹革。戰士投袂而起。一聽勞呼。前徒倒戈以奔。數廬追逐。都司管遊擊事余世威。滿腔司馬之兵。遍體子龍之膽。百戰

而精神愈倍。一呼而技擊爭先。遊擊羅星。姿貌雄武。宇量恢宏。逸不辭勞。程將軍之部伍。謀而能斷。周都督之威名。遊擊楊敏政。守同冰瑩。性匪脂韋。當逆賊之鴟張。身爲捍蔽。幸運夫之蟻聚。力濟艱危。遊擊任承爵。戴月披星。輪轉權騰。萬竈教詩悅禮。披吟色麗。千山勇自冠軍。功多首虜。遊擊司懋官。雅負七尺之軀。堪膺一旅之寄。處囊不嫌於自薦。橫槊猶見其能軍。總兵標下坐營。孔繼祖。性資明爽。事體安詳。獨馭得夷兵之心。指揮奪賊地之險。都司吳從周。韎韐有儒將之風。干城標武夫之望。汰冗兵而委輸。獨省人稱其廉。嚴疏捕而全活爲多。衆戴其惠。都司趙應科。後先不離行陳。攻守最曉。機宜列隊。肅鴉鷂之容。旌旗動色。當關買貔貅之勇。劔戟凌寒。都司封建。扼腕善譚兵事。彪英先捷。武科領三千具號。選鋒登九折。寧思回馭。都司哈光顯。撫戍卒如嬰兒。擒叛苗若囚獸。撥甲光生組練。揮戈氣吐虹霓。原任都司趙賢輔。才長應戰。技擅火攻。鷹揚張卻虜之威。燕頷具封侯之相。都司程試。智能卽戎。才堪濟急。察前人之失。而憤運惟勤。計後粟之輸。而樵蘇不誤。守備周大謨。丰儀秀雅。操守清嚴。部署得士卒之心。防禦有將帥之略。守備江萬化。雄姿赴赴。壯氣桓桓。猿臂可以落鷗。驚翰不難擊鶴。守備萬民英。奇正設而險關首奪。先聲樹八路之威。虛實洞而重地久屯。堅壘登諸蠻之魄。守備周以德。憂時常切枕戈。角力真堪舉鼎。叱咤而風生電掣。芟除則草薶禽獮。守備劉承職。貌雄奇而才敏。性果毅而行方。委輸勞勩可嘉。險道艱難不避。在湖廣則副總兵陳良珙。分六師以逞雄。貳元戎以耀武。斬關先入。而所嚮無前。乘勝長驅。而大勦克集。參將王一桂。磊落奇標。縱橫奧略。散財結士。懷毀家紓難之忠。設伏張疑。得先發制人之術。參將王鳴

鶴業擅戎韜。學綜兵要。帥淮濱之勁卒。飛渡長江。會楚塞之精騎。首登絕壘。遊擊陳策。屏氣則鬼神無聲。奮呼則山岳搖動。一心報國。蹈白刃以如歸。百戰輕身。殷朱輪而靡顧。原任遊擊江騰龍。材負驍雄。師遵節制。提兵轉鬪。績屢著於摧鋒。下令招降。心尤存於止殺。原任遊擊宋大斌。材官傑出。驍氣絕倫。奉令先驅。直抵虎狼之窟。鼓行力戰。佇殲螻蟻之羣。原任都司吳時喬。懷才卓犖。抱器謙沖。厲元甲以即戎。威生草木。推赤心而待士。德比椒蘭。都司于繼勳。憂危相關。聲援足倚。守而能固。軍城賴以安恬。出必有功。野戍曾無竊發。守備王之棟。勇可冠軍。持戟抗方張之寇。志期盡敵。飛騎趨左次之營。守備朱桂芳。奮迹武闈。潛心義府。重舟師而克嚴紀律。督夷卒而大振威棱。加銜守備陳九經。紈袴不落風塵。弓冶頻操世業。聿奏擒俘之凱。有光出將之門。加銜守備李大諫。精貫金石。義動鬼神。鼉鼙就架。橋梁風鶴。助成兵衛。原任把總白元潔。拔距呈才。蒙輪奮勇。人關不煩一矢。克敵能用三驅。在貴州。則副總兵陳寅。恩信素孚。謀勇具備。橫戈慷慨。竟收埽穴之功。拔幟飛揚。允稱登壇之選。參將朱鶴齡。雄姿邁衆。膽勇超羣。策馬督夷兵。儘煩駕馭。援枹申將令。屢見驅除。都司徐成。久歷戎行。旁通戰法。躍馬馳驟。萬夫莫敢撓鋒。執策驍騰。三舍咸爲辟易。都司錢中選。器宇軒昂。才華卓茂。彎弧閑縱。送而穿楊之技。擅場。拔幟淨氛埃。而破竹之功。埽穴。都司戴守禮。騎射兼長。邊疆久歷。攻圍垓下。每奮勇以前驅。偵探賊中。常瀕危而後殿。都司莊志傳。聞關萬里。靈旗指於天狼。絡繹三師。王旅闕如虓虎。載觀廓清之烈。丕揚猛悍之威。守備汪如淵。英風超距。猛氣逼人。興隆之堅守無瑕。四牌之戰功足紀。原任守備童龍志。既不羣勇。尤可取撻。金鉞而直進。

百雉無堅。擐甲胄以合攻。三狐遂獲。原任守備徐允爵。胸富甲兵。腹藏技略。屢卜師中之吉。一空國上之庭。署守備事。把總陳用實。尺組欲繫名會。長劔時騰俠氣。已快鯨鯢之戮。用彰鷹隼之威。以上四十六員。皆追隨大帥。獎率三軍。出八戰八克之奇。收百下百全之效。大功立奏。陞敘宜先。內周國柱。當馬孔英。未到時。獨領南川一路。曹希彬。獨領永甯一路。朱鶴齡。獨領沙溪一路。陳良珌。獨領龍泉一哨。雖皆受節制於大將。而偏師直搗。勞績爲多。尤宜優厚。王夢吉。藍芳威。任承爵。楊敏政。程試。劉承職。皆職專護餉。緣川兵入關最蚤。沿途賊黨尙多。時時接戰。艱危尤甚。並宜優敘。曹希彬。先經被論提問。應住提復職。仍行推用。其餘諸將。俱宜一體陞賚者也。隨營贊理監軍及紀功。四川。則馬湖府知府蔡宗憲。握郡符而典兵。有慷慨臨戎之志。驅土夷而破敵。多鼓舞獎率之功。後效已收。前愆可贖。敘州府同知史朝貞。招降勦逆兼長。講武摛文。並擅。率士卒身衝瘡痍。司紀驗力。竭劬。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盤錯雄才。神明朗識。當機料敵。握勝算捷於轉丸。仗鉞臨戎。殲逆會易於拉朽。嘉定州同知趙世德。繕器甲最號精工。簡驍雄更資衝擊。借箸每多籌畫。驗功不厭詳明。貴州。則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循良之聲遠播。監紀之任除長。功過明而部伍歸心。斂散公而士兵飽德。永甯州知州陳聖佐。催夫意在給軍。轉餉功成敵愾。濟急用而事事俱有調停。紀戰功而人人絕無妄冒。思南府推官吳天佑。器宇宏深。風規穎秀。小大之獄必慎。已裕一戰之機。俘獲之功不遺。尤彰屢勝之績。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紀驗每臨京觀。查核能辨蕭蘭。尤稱文事武備之才。無忝玉壘錦江之彥。湖廣。則辰州府推官王應宜。才識精明。性資警敏。因紀功而兼催餉。不辭越俎之

勞入漢壁而護土兵能奏折衝之績。雙流縣知縣鄧宏烈才堪禦侮志在策勳。董施南之兵身先士卒據板角之勝膽落夷苗會同縣知縣陳原道器識高明言行修整雅習吏事分譽既著於鳴琴兼暢戎機茂績益彰於載筆。沅州儒學學正袁惟慶曾歷亭衡素懷利器建議接運之法足食因以足兵奔馳戎馬之場勞心抑且勞力辰州府儒學教授謝師啓業擅鱗經機諳豹略贊畫多文人之致核功得壯士之心以上十三員隨營紀驗各有勞績內蔡宗憲史朝貞高折枝趙世德各專一路協贊總兵行事緣川兵分四路相去頗遠而一監軍又不能監押二路故四臣者名爲贊理實分監軍之任如馬孔英未至則高折枝領兵破關吳廣誤事則蔡宗憲與之同罪委任責成原自隆重不止一辨驗首級而已且川兵皆以三月終入關諸臣監押兵將日日與賊對壘直至圍破勤苦爲甚自應特酬查蔡宗憲先被參降俸近頗有煩言但功過相準仍應復俸高折枝始終播事大有軍功且五年推官屢經首薦應卽以清要京職推用史朝貞資俸已久才品不凡趙世德雖係州同原以郎署左遷二臣者應於部屬員缺推用鄧宏烈以川官親調楚兵同守黔地間關數千里跋涉五六月其爲危苦不可勝言板角關之戰實爲奇捷應加同知銜仍管縣事黃宇王應宣以紀功兼督兵餉勞亦倍常陳聖佐吳天佑劉啓周陳源道袁惟慶俱勤勞日久應紀錄優擢謝師啓近轉王官應查照軍功事例另行議處其以上各官仍通應厚賚者也總理糧餉及隨營收支在四川則重慶府知府傅光宅以元龍湖海之品膺萊公鎖鑰之司綜理不遺米鹽務革劔刀之俗運用至當履履實增草木之兵順慶府同知馬性和倜儻異才精明淵識水運陸運主辦而露積如



山本支折支。鉤稽而弊端若洗。敘州府同知李廷謙。管合江一路之餽餽。收支不爽銖銖。查連夫四萬之往來。跋涉殊爲煩苦。民勞無怨。兵食常充。重慶府同知王陞。政才爽豁。心計精明。使民樂趨。政無庸於束溼。致士宿飽。思何虞於脫巾。重慶府同知梅燮。朗識洞如懸鑑。長才捷若轉圜。談成機川湧雲流。理餉務絲分縷析。烏蒙府通判劉之瀾。察姦則市猾潛蹤。轉餽而征夫鼓腹。途中繼屬不絕。營內紅腐相因。夔州府通判尹紹皋。才妙繭絲。慮周桑土。監水陸之運。飛輓如雲。飽將士之心。師徒似雨。瀘州知州邵崇雅。當羽檄交馳之會。酬應多方。適兵戈紛擾之時。拮据備至。設心最苦。程績居優。蓬州知州毛秉光。沈潛盡敏。才鋒樸茂。能擔事任。貯支敏而什伍兼利。分數明而升斗無差。長壽縣知縣郭維屏。聰明特達之才。鎮定和平之氣。應待哺者萬衆。而劑量咸宜。計輸輓著千箱。而纖毫不爽。內江縣知縣楊應登。才號瑰琦。吏稱疆項。涉歷遍夷。羅部落。供餽騰卒。伍歡聲。資縣知縣葉世孝。雅閑文事。尤擅吏長。收支釐場。竈之姦。營壘感投醪之惠。巫山縣知縣陳應式。軒翥濟時之雅望。泉流應變之長才。無難壁壘奔馳。獨苦藤蘿扳挽。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丰神英邁。才氣激昂。司錢穀之冗煩。慎嚴筭鑰。較米鹽之瑣屑。詳核銖銖。榮縣知縣樂繼同。揮霍之才。精瑩之識。籌餉事無處不周。駐大灣。隨機善應。南溪縣知縣寇克順。製軍器精而早完。督糧儲煩而能整。任事誠心不貳。當機朗識無倫。貴州。則貴陽府推官張應選。軒爽雄才。英明卓識。催餉不辭越俎。執掌爲勞。均輸早得弛擔。焦心爲最。鎮甯州知州李珏。雅有道氣。更饒吏能。亦白之囊盈前。而草行露宿。庚癸之呼欲起。而水輸陸供。定番州知州王應昌。稽察密而民財不匱於漏卮。轉輸時而軍食

無資於柄畝。殊多勞悴。綽有治才。湖廣則辰州府通判黃陸高。幹時偉器。適務宏才。用民之力而得其心。足兵之食而作其氣。荊州府通判楊堯仁。爽豁胸襟。恢張才調。查理船戶。不辭櫛沐之勞。催督漕糧。克效轉輸之績。辰溪縣知縣張守緒。才能周務。政必宜民。當孔道而調停有方。往來無壅。承劇委而怨勞不避。饋運爭先。以上二十四員。在傅光宅當臣建牙之地。又值軍興。百務煩冗。倍於會城。本官從容酬應。綽有餘裕。支放本折。以百萬計。略無留滯。時時參畫謀議。匡濟實多。且其資望崇深。士林推重。應卽陞憲職。以酬勞績。馬性和等。唱籌饗士。冒險從征。俱應陞俸級。並加賞賚者也。在外料理軍需。及督夫饋運官。在四川則成都府知府周懋卿。敘州府知府劉三樂。夔州府知府李時華。管綦江縣事同知周作樂。成都府通判張堯臣。重慶府通判蕭時鳴。合州知州段文郁。管巴縣事知州葉聯芳。忠州知州倪伯麒。達州知州蔣戴仁。涪州知州陳毓衷。調到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銅梁縣知縣陽思謙。江津縣知縣陳大經。永川縣知縣吳位。璧山縣知縣陳應麟。大甯縣知縣何躍龍。儀隴縣知縣袁煥。大足縣知縣黃日升。酆都縣知縣蕭宗禹。安居縣知縣周朝聘。定遠縣知縣楊瑞麒。南川縣知縣湯自強。墊江縣署印知縣郭渙。武隆縣知縣陳王道。黔江縣知縣潘應相。梁山縣知縣汪廷玉。萬縣知縣越應虞。東鄉縣知縣朱之柱。富順縣知縣柯文納。谿縣知縣王希稜。合江縣知縣王塾。隆昌縣知縣劉昇。江安縣知縣朱宗望。長甯縣知縣雷志舉。屏山縣知縣曾朝符。筠連縣知縣朱萬元。珙縣知縣顏燦如。高縣知縣王藻。慶符縣知縣張明卿。興文縣知縣曾守嚴。達州同知李潤。涪州判官馮運泰。宜賓縣署印縣丞曹一科。署新甯縣印東鄉縣儒學訓導馬

瑞義在貴州則鎮遠府知府張叔璽。思南府知府陰銘。石阡府知府江至道。都勻府知府鮑獻書。貴陽府同知徐庭綬。思南府同知張羽鴻。貴陽府通判劉鳳儀。思南府推官趙民悅。都勻府推官楊應第。普安州知州龍時躍。施秉縣知縣袁尙紀。銅仁縣知縣陳廷範。印江縣知縣張鎔。鎮遠縣知縣文加兆。婺川縣知縣葛楚元。新貴縣知縣龔一塵。在湖廣則武昌府知府徐應箕。荊州府知府徐堯莘。寶慶府知府沈子來。衡州府知府何懋官。常德府知府馬永亨。辰州府知府屠本峻。長沙府通判陸廣西。上思州知州議留備。餉彭世澄。德安府通判蔡思順。常德府通判陳桂芳。靖州知州張和中。夷陵州知州陸枝。澧州知州沈育大。沔陽州知州吳洪績。沅江縣知縣潘思誥。激浦縣知縣梅友竹。沅陵縣知縣喻繩祖。武陵縣知縣朱瑩。龍陽縣知縣喻政。原任長沙縣知縣康阜。攸縣知縣胡汝政。湘陰縣知縣楊思程。江陵縣知縣薛國用。枝江縣知縣周仲士。巴陵縣知縣余自強。天柱縣知縣朱梓。以上八十五員。綽餘治賦之才。均篤急公之義。辦軍需則晨昏拮据。甘胼手胝。足以若飴。督運夫則暑雨馳驅。使轂擊肩。靡之如織。千里芻糧。絡繹諸營。士馬騰歡。俱應紀錄。擢用仍行賞賚。內陽思謙。至誠鼓舞一縣之人。萬餘皆往運餉。遂以一運而給一月之需。尤徵卓異循良之政。應候行取優處。袁煥。近轉王官。仍應加銜致仕。以酬其勞者也。親履行陣。領哨千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在四川綦江路功授署指揮僉事杜熊兆。功陞候缺守備李爲瑚。功陞候缺守備徐珊。遼東東甯衛指揮使劉光漢。四川甯川衛指揮陳道南。江西南昌衛功陞署都指揮僉事傅朝政。直隸永平衛功陞副千戶王九思。掌號南京濟川衛千戶陳鑾。掌旗鼓官直隸前屯百戶陳策。四川建昌

所功陞千戶王珠。四川甯川衛副千戶王臣。江西南昌衛功授副千戶劉可春。江西南昌衛功授副千戶吳英。湖廣靖州衛功授副千戶易朝臣。江西南昌衛功授鎮撫游汝璧。直隸吳淞所功授百戶王文憲。四川敘南衛功授百戶曹柏。貴州都勻衛功授百戶莫如爵。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劉招孫。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洪信。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劉起潛。貴州平越衛功授百戶李玉。四川瀘州衛功授百戶趙奇。四川敘南衛百戶陳子名。湖廣忠州千戶所百戶孟相。浙江杭州右衛百戶馮國聘。貴州衛功陞百戶馬禹卿。四川瀘州衛實授總旗莫尙智。領兵千總劉興勤。傳統李大榮。李慶雲。周希受。羅向辰。劉鳳岐。劉汝朝。唐文戶。張會九。李華。熊俊。柯朝。高欽。領兵把總龍正通。黃惟啓。徐嘉英。胡清。王金惠。傅貴。楊泰。王世柏。劉茂林。雷震龍。何成。周大賢。何維翰。趙廷蘭。包正鑾。督陣旗牌官何文星。劉應登。王朝。吳世景。田國本。曹華。南川路中軍陝西甯夏中屯衛指揮同知金汝卿。建越提調劉勝。陝西固原衛左所試百戶李桂芳。固原衛右所試百戶高尙江。綏德衛前所實授百戶李進。榆林衛前所實授百戶李科。河南彰德衛左所實授百戶余武。懷慶衛右所試百戶小懷忠。陝西延綏衛指揮同知鍾允升。河南彰德衛指揮王正國。衛輝所正千戶王承緒。彰德衛前所百戶盧鳴春。衛輝所百戶李奇英。歸德衛前所正千戶龔論。湖廣忠州所正千戶羅人豪。延綏榆林衛右所副千戶李庫。榆林衛左所實授百戶李茂春。四川青川所鎮撫趙斌。河南信陽衛右所試百戶于應祥。河南名色火器把總武定邦。陝西甯夏中所火器把總冠帶官蔣尙仁。督陣官樊遇時。葛倫。郝朝忠。合江路瀘州衛指揮王繼祖。敘南衛千戶顧南陽。敘南衛千戶吳承宗。建武所納

級千戶張曉。千總王元爵。周敦。曾太。張子明。郭鸞。黃泰。黃尙明。鄭光啓。李先春。梁齊賢。應元。王大經。索信。周光華。督陣官胡彥英。葉雄。藍遇兆。陽世勳。永甯路四川成都前衛中所正千戶蔣惟喬。江西建昌所納級千戶劉國祚。四川敘南衛實授百戶吳天奇。成都後衛左所百戶曹應奎。成都後衛前所百戶葉世隆。成都後衛左所百戶虎文蔚。貴州永甯衛中所試百戶孫繼善。普市所百戶周應魁。中軍鄭子龍。甯川衛冠帶總旗鄧起龍。敘南衛實授小旗遼崙。千總陳恩。郭天俸。劉宏緒。羅起鳳。車千乘。陳華。廖仲德。狄士進。李成龍。張紹翰。武舉薛來胤。武生馬時聘。督陣官陳勉之。汪宏輝。吳應祥。在貴州烏江沙溪二路督兵。廣西南甯衛指揮羅萬善。五屯所指揮李懋樑。南丹衛指揮康應麟。桂林衛指揮霍世龍。大甯操守指揮馬化麟。南贛中軍指揮馮邦濟。納級指揮黃運清。廣西柳州所千戶趙夢膺。把總陳邦揚。陳大縉。安時泰。牙廷相。操守鄧廷卿。鄧光宇。邱富郎。張嘉震。徐大綬。章爾知。王演。李擒龍。王學禮。邵以讓。梅調羹。爲事官周易。畢節衛指揮主于忠。納級指揮徐懋功。千戶張四端。秦仕喬。章甫。王世臣。左堯臣。百戶林鳳舉。王靈。督陣把總許成名。陳潤平。越路領兵官指揮曹選。周宗堯。張體仁。何鼎臣。納級指揮李世培。千戶李朝陽。張翀。陳志道。段必明。百戶李師沆。王民皞。把總張鶴翀。孫仲謨。張奇盛。汪世才。安世珍。安生。呂守現。李正中。易之謙。華統。吳文秀。許攀龍。朱運昌。戎茂才。安宇。葉馮春。薛應時。陳定。劉恩。鄭國明。杜廷武。李茂春。陳汝柏。張世敬。劉承肖。劉朝臣。呂廷祿。張希軫。李邦舉。彭夢龍。徐用賓。孫應祥。王朝。朱朝岳。楊正行。金世隆。蔡純周。生員曾文學。贊畫官劉孟銑。黃襲。督陣官王安民。王眞。思石。硝領兵中軍鎮撫葉定遠。興隆衛指揮

胡效忠千戶王嘉言試百戶越其進薛瑞把總李君寶黃明儒千總周世祿在湖廣偏橋路中軍湖廣辰州衛指揮馬一龍常德衛指揮徐時達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偏橋衛指揮蔣崇賢襄陽衛百戶張燄都勻衛冠帶小旗鍾伏武辰州衛指揮劉自西常德衛千戶張夢麒四川黔江所千戶孫應期名色把總南昌衛百戶劉一清揚州衛百戶方元壯征倭劄授指揮僉事陳九德金華所指揮應襲陳其可名色把總吳應龍吳嘉隆李元敬戴宗茂周思灼丁慶李君實曹仁佐臣標下總管八路督陣紅旗官千總李報國馬千里分營督陣官葦江路藍國賓左仲威景廷貴白世英南川路高貴韓均美李希陽安世倉合江路郝國安鎮國文運開王可興永甯路許連李棟賈仕芳韓嘉會烏江路何天慶胡邦奇楊敖姚可興沙溪路郭承勳王三錫呂大業岳志德平越路楊守乾高連李繼晟馮伏偏橋路嚴臣王倫鄭其史會以上二百八十一員長技皆敵萬人之英流雄風盡守四方之猛士居常而鳴劍抵掌誓投湯蹈火以弗辭當敵則躍馬揮戈若掣電轟雷而直擣自非有萬死一生之義旅何以收一月三捷之奇功相應查照部功陞敘仍通行賞賚內劉勝以名色提調領建越兵五百所向有功且紀律森嚴步伐整肅雅有將帥之體本官從征有年奏捷數次而口不言功官不加進尤人所難應加守備職銜令在總兵標下領兵善後以爲川將之勸李報國馬千里統領健丁總管八路紅旗督陣官破圍成功實由督厲且久在標下聞關跋涉勞績殊常李報國係千戶應加守備職銜馬千里係冠帶舍人應加鎮撫職銜以示激勸者也軍前效勞及各省走差官四川則差往陝浙等處調兵催餉官千戶王膺胡思俊百戶彭膺甘崇霖潘繼勳劉光先劉

武昌范希正、吳遜、姜紹芳、黃九皋、河南等處買硝黃官、主簿嚴有德、典吏蕭時寬、驛丞黃金載、巡檢汪繼文、大使周憲、湖廣等處買魚鹽官、主簿張大化、陝西買弓箭官、張蘊、彭興祚、李逢春、造火藥火器官、布政司都事時言、都司斷事俞應簡、成都府檢校田僅、指揮李文奇、楊宗和、馮宗修、千戶楊堂、把總陳雲鷺、李金星、受降官、指揮沈崇極、把總李長年、開河督運官、百戶田紹武、守隘官、指揮申于朝、郭繼隆、劉安世、蘇民心、貴州則募兵官、千戶李春元、百戶王宏業、胡朝賢、把總馬武卿、劉崑、買米官、指揮張世卿、千戶傅良臣、李東生、把總王允聽、宋真相、買硝黃官、指揮張元勳、百戶蕭鳳鳴、陳良翰、買魚鹽官、指揮楊祖禹、千戶崔仕堯、百戶鍾岐鳳、造火器官、指揮謝升階、許敬所、馬逢樂、百戶王曰賢、造船官、指揮邵元爵、守隘官、指揮洪應選、百戶周希舜、羅國器、湖廣則隨營紀驗官、沔陽州判官王廷相、承天府檢校余德涵、守隘官、指揮許汝崗、王執中、李熾、王可大、千戶陳時政、隨征官、指揮謝明德、劉啓忱、千戶王文臣、吳一極、百戶劉世臣、贊畫朱孔昭、唐應聘、把總盧惟鳳、高世用、吳一枝、劉文學、以上七十五員、或重繭萬里、哭秦庭以乞師、或鼓棹三江、徵越甲而下瀨、或明五火以走敵、或開三城以受降、或殿大衆而一夫當關、或入極阻而萬人卻步、各有成勞、宜加賞賚、分管收支、及沿途押運官、四川則茂州判官梅子鳳、瀘州衛經歷夏至、敘州府照磨曾思美、榮縣主簿周有德、彭山縣主簿夏子賢、萬縣主簿龔遂、渠縣主簿陳迪、大邑縣主簿王家士、夾江縣主簿熊伯仁、仁壽縣主簿吳國藩、岳池縣主簿朱朝輔、漢州吏目左鉅、梓潼縣典史李楚、營山縣典史喻廷龍、梁山縣典史劉國文、犍爲縣典史張時逢、定遠縣典史梁以仁、蒲江縣典史施雲鳳、內江

縣典史張希伯。西充縣典史林元晃。德陽縣典史黃廷文。彭山縣典史羅富昌。金堂縣典史劉承恩。富順縣典史朱道柱。汶川縣典史蔣一浙。雲陽縣典史涂嘉慶。青神縣典史李希賢。興文縣典史吳成人。平羌驛驛丞黃鉞。涪潭驛驛丞朱化龍。松坎驛驛丞張二南。播州長官司吏目徐里。貴州則指揮魯仲禮。楊師震。李棟材。夏應龍。陳尙策。白璋。李國忠。蘇通。許維垣。朱承勳。許應春。劉化龍。吳東俊。薛紹宣。金汝陵。張維。奚國柱。趙清。陳堯年。婁聯璧。高位。郭維藩。林起鳳。常靖國。千戶楊希堯。劉于爵。鎮撫張國壯。陳三德。百戶魏國忠。魯思孔。沈應麟。煙夢堯。王國葵。冷璧。趙之奇。把總李國保。湖廣則思南府經歷饒崇奎。鎮遠衛經歷陳九齡。辰州衛經歷錢夢龍。常德衛經歷李一俊。永順司經歷唐元。常德府知事陸之後。思南府照磨周伯湖。沅陵縣丞黃正南。溆浦縣丞謝魁。石阡司吏目林中式。隆里所吏目丁一浩。銅鼓所吏目金豪。都坪司吏目冉文光。永定倉大使顧有成。晃州巡檢激諫沅州衛指揮林奇材。偏橋衛指揮許繼祖。以上八十六員。露宿風餐。直犯嵐煙之瘴毒。泥途雨徑。寧辭溽暑之炎蒸。芒鞋頻苦奔馳。草野卽爲芟舍。千里之間。關最險。半年之顛。領堪憐。亦應敍賚者也。三省都司。四川掌印都司王廷光。陞任僉書淡章。貴州掌印都司王納忠。湖廣掌印都司魏元佐。僉書楊宏吉。以上五員。略壯韜鈴。才優保障。慮犬羊之橫發。而隄備固若金湯。當熊虎之遐征。而器械精於簡練。凡茲棘道。壻櫓槍之氣。實緣將星。羅參井之墟。俱應賞賚。內淡章署印。練鎮遠之兵。楊宏吉赴調。監桑容之旅。俱於播事有勞。並應賞賚。各處城守將官。四川防守南川參將金秉鉞。防守綦江參將麻鎮。防守鎮城參將蘭臺。原任都司李宗望。防守江口原任都司葉



營春。防守江津。守備保世甯。防守合江。原任守備張本。防守大灣。原任守備陳嗣昌。貴州。防守省城。守備杜鶴鳴。以上九員。振威武以聯渙散之心。固根本以布應援之勢。凡大兵有戰必勝。賴諸將以守爲攻。俱應賞賚。內麻鎮先有誤運之失。後有守城之勞。仍應並賚。湖廣偏沅副總兵李遇文。廣東惠州參將鄧鑑。以上二員。不遠千里而來。雅見勤王之誼。偶值五旬之舉。樂觀飲至之期。亦應量賞者也。臣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驍雄夙擅雲中。駿譽遙傳海外。千里饋糧。春生萬竈。五申戒衆。功就十圍。練兵遊擊江萬仞。魁梧有貌。倣儻不羣。束義旅以防江。十萬戶之安全有賴。走奇兵而破圍。五百人之擊刺無前。偏沅撫臣標下中軍遊擊沈宏猷。家承茂勳。胸懷壯略。躍金戈而功收破虜。趨玉帳而績奏平戎。貴州撫臣標下中軍指揮劉岳。素練戎機。常懷壯志。諮議多參。幄算攻圍。遂折夷衝。湖廣撫臣標下中軍把總李正實。偉貌不羣。壯心自許。力彎繁弱。桓桓稱闔外之雄。術曉陰符。嫩嫩裕幕中之畫。以上五員。俱應敘賚。內楊登山。江萬仞。皆北邊驍將。向以勦播入川。今播事已平。仍應於北方沖邊陲用。臣標下旗鼓官指揮孫光啓。千總官朱纓。姜寬。張廷柏。執機令官趙科。岳鳳鳴。張繼忠。把定國。余新。楊芬。杜蔭商。劉瓊。朱啓。江應兆。李廷相。徐希堯。高灼。傅報官楊茂。潘之玉。嚴聚德。朱自強。提塘官張應斗。在京傳報武舉官胡維城。吏阮以敬。管賞官鄒學孔。王之藩。李夢麟。張夢明。貴州撫臣標下旗牌官蕭時芳。朱萬春。印鎮國。白其心。贊書官王懋德。王有聲。張一龍。鄒宗魯。何世祿。葉天植。朱應明。王永年。彭應祖。湯承禹。把總劉崙。劉岱。白雲鵬。李學文。王見龍。吳秉鉞。李翔龍。周明。陳文立。陳鉞。王國忠。葉瑞。梁鳳吟。羅緯。金重。王守邦。黎元德。袁備。陳文德。

石安邦、李逢元、劉汝輔、翁獻忠、林監精、蔣文臺、湖廣撫臣標下贊畫、巽塘衛鎮撫文應龍、贊畫武舉陳國鈇、偵探把總常俊、領兵把總丁勝、千總韋國敬、武舉劉愈東、丁世美、武生丁當世、戴錫、周應捷、章建侯、偏沅撫臣標下統領家丁、原任朔州守備劉允康、旗鼓官候缺守備張懋傑、副中軍常德衛指揮陳應甲、統領忠順營兵馬百戶盧希孔、贊畫靖州衛千戶翟羽、生員劉可大、領兵九谿衛指揮陳一啓、五開衛平茶所千戶倪宏化、鹽城所鎮撫魏一舉、九谿衛百戶滕國梁、名色把總陳滔、謝純、劉國禎、何奇德、沈徵猷、陳邦授、提塘傳報舍人蘇苞、李夢熊、武生林惟賢、以上九十八員名，才能任事，勇可即戎，或傳令不差，應軍勳旌旗之色，或料敵必審，借箸資帷幄之謀，凡成功於七縱七擒，總多助於羣力羣策，通應一體賞賚，內胡維城、當逆曾破綦江時，聲言據重慶，取成都，沿江士民紛紛逃竄，鎮城差人出門未數舍，即不敢前，維城被差重慶傳報，獨駕孤舟入合江，抵江津，宣威令固人心，勉之死守，比至重慶，偵探夷情，指畫方略，於鎮道多所匡贊，繼委入京傳報，時方禁傳抄播事，本官緝密詳慎，不疏不洩，大裨軍機，於播事實有勞績，應加鎮撫職銜，以需別用者也，應議贖復官貴州都司僉書張秉忠、雲南中軍官今陞遊擊張澍，原任守備陞都司僉書，今立功官伍萬鍾、爲事官蔡兆吉，此四臣者，各以東隅之失，俱蒙左次之辜，斬擒新績旋聞，挫蹙舊愆可蓋，在張秉忠、張澍以河渡之失被參，伍萬鍾以偏橋之失立功，相應議贖行賚，內張秉忠功浮於過，相應厚賚，伍萬鍾、蔡兆吉應俱准復職者也，原任清浪參將劉效節，先據湖廣鎮道呈稱其臨敵退怯，臣已行令革職聽參，後准貴州撫臣咨稱其防守有勞，臣復行令戴罪管事，近查頗有轉餉之功。

尙可少贖逗留之罪。應令復職。姑免參究。原任守備。今革任。史良將。一年出守無虞。諸苗斂戢。惟謹。亦應議贖者也。各省土官。四川永甯宣撫司女土官奢世績。目把張嵩。劉國用。周愛。傅廷響。長官袁初。酉陽宣撫司宣撫冉御龍。目把冉大周。石砭宣撫司宣撫馬千乘。目把秦邦屏。平茶司長官楊光祖。邑梅司領兵目把劉世懋。真州長官司應襲鄭葵。駱麟。馬湖府土官悅天恩。夏德懋。鎮溪所土指揮張大忠。田萬年。貴州宣慰司宣慰安驥臣。土舍隴澄。目把陳恩。柯阿簡。土官溫希舜。宋顯印。雲南武定府土舍李保。泗城州土舍岑紹勳。龍英州官男趙政立。獨山州土同知蒙詔。播州宣慰司土舍羅龍。平州司土官楊治安。南丹司土舍莫勞。鎮溪所土官張元虎。雍水司土舍猶鶴。鎮遠府土同知何守德。土推官楊通淮。新貴縣土縣丞甯國梁。湖廣永順宣慰司宣慰彭元錦。保靖宣慰司宣慰彭養正。應襲彭象崑。施南宣撫司宣撫覃宜。散毛司宣撫覃玉鑑。忠建司宣撫田天爵。忠峒司宣撫田大豐。高羅司安撫田阜。大旺司安撫田養民。蟻壁司長官田洪。東流司長官田盡忠。盤順司安撫親舍向明德。容美宣撫司土舍田宗武。桑植安撫司土舍向承周。鎮溪所土指揮向日明。土千戶張銘。張金。土千總張廷崑。實授百戶張文爵。瀘溪縣峒官向日葵。茅岡隘土指揮僉事覃宗伊。播州白泥司土官楊鯨。餘慶司土官毛守爵。以上六十一員。共圖報效。各率戎行。執銳披堅。自奮前驅之勇。畏威懷德。誰干後至之誅。俱應賞賚。以勸土司。內奢世績。女流統三萬之衆。斬馘而獻者近千。自將屯二郎之營。懸釜而炊者半歲。冉御龍。馬千乘。遠戍久屯。已效墨守之力。斬關奪寨。尤多血戰之功。且千乘之妻秦氏。另自領兵報效。真不愧其丈夫。安驥臣。隴澄。大水田之屢戰。潰

賊腹心。桃溪衝之。焚燒亂會手足。且二子之母鳳氏。私發軍餉千石。大有裨於黔省。俱應破格重賞。加給服色。以示優寵。內馬千乘。係應襲土舍。仍應查照事例。免其赴京。徑令承襲者也。有罪應議官。原任遊擊充爲事官。今提問楊惟中。介胄才庸。斗筲器小。龍泉失守。已干罔赦之條。長坎殺降。益重不祥之譴。相應行法。以正其辜。原任遊擊今緣事王之翰。覩陣雲而褫魄。甘爲狼奔鼠竄之流。聞枹鼓而拋戈。安見虎鬪龍爭之勇。見在提問。應候勘詳定罪。偏橋衛提問指揮劉之屏。縱賊未正其罪。冒功益肆其姦。情狀甚明。法紀難貸。應從原問歸結。寶慶衛指揮李光先。承委惟知圖利。營私不顧害公。各屬轉輸之夫。索其紙價。然後爲之交運。土司潰散之卒。受其子女。擅自給與行糧。重秤。故接運之法不行。騙錢致涓潭之糧私貯。官箴大壞。軍法安逃。荊州右衛指揮舉舉。當羽書告急之時。爲縮朒偷安之計。領應付而不就道。科使用。以便宿娼。戀居沅水之濱。奚問清人之刺。以上二官。俱應提問。瞿塘衛指揮曹永爵。典守全疏。隄防欠謹。羣兇就縛。俱是入網之鯨。數里縱逃。仍爲出柙之虎。已經提問。責限追捕逸囚一十五人。止據貴州擒獲彭道一名。餘尙未獲。罪自難辭。應候勘明定議。葛彰司土官安其位。因居唇齒之地。未忘狐兔之情。頻傳遞以透漏軍機。具酒牢以交通賊好。並應提問。名色把總葉明遠。其貌可觀。其中無有。故違將令。未能奮臂以趨前。纔見賊鋒。胡乃抱頭而竄。後今已繫獄。相應正法以戒懦怯。辰州府通判周以敬。才非應變。識不通方。白泥營遣兵數十名前來接米。情至急矣。遣其兵而米竟不發。罔思枵腹之虞。永順司兵過鎮遠。順帶行糧。勢甚便也。聽其去而致令復還。豈恤行道之苦。優游怠緩。委有誤於軍機。砥礪操持。尙無玷於

官守新繁縣知縣魏光祚。性行恆怯。才調迂疏。既承出納之司。全無應變之略。雄兵數萬。自可恃以無恐。而始終不敢入營。餉米數千。詎宜置之不問。而稽查全然無法。致關外多攪折之姦。必斬之而後定。且軍前有嘯呼之慮。或令之而不從。責問之緘口無言。語及之流涕被面。廢縣事大段若斯。誤軍興乃其著者。此二臣者。相應降調。以警迂疏者也。死事應卹官。已故監軍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張棟。雄才八面生風。勁節千尋貫日。經營戎馬之始。而謀潛於九地。九夭躬親矢石之衝。而機決於百戰百勝。無何大兵奏凱。乃使壯士不還。雖忠魂萬古如生。而才美百人可贖。除特疏上請卹典外。陣亡天津都司王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舍目高金偉。楊憲。敘南衛百戶聶儒。冠帶總旗劉海。李膺芳。把總包正龍。劉啓明。黃大督。陣官陝西榆林衛右所試百戶郝大仁。原任遊擊楊顯同。伊男指揮楊應芝。舍人楊續之。廣西守備白明達。貴州守備阮士奇。壩陽守備陳雲龍。龍泉司土官安民志。千戶營嘉猷。守東坡百戶劉經仁。冠帶總旗張翔。把總張一仕。賈文中。黃文煥。楊玉。王彥偉。甘靖。方朝宗。許應元。陳可行。段承恩。王道。王景。陳啓禮。督陣官何天慶。以上各員役。勦賊奮不顧身。相繼沒於王事。內除王芬。陳大綱。楊愈等。已蒙贈廕。其餘俱應查例。分別追卹者也。保甯府同知張鼈。衡州府通判楊大烈。榮昌縣知縣閔宗聖。俱以積勞成病。回任身故。湖廣布政司照磨張居仁。調至標下。聽用病故。貴州指揮徐登階。鍾英。廣西總兵坐營官陳興。雲南把總張應元。俱在營病故。茂州衛指揮田賦。出營回途病故。以上七員。勤事忠肝。可羨。旅魂暴骨堪憐。相應從厚追卹。內張鼈。先管合江路糧運。河道初通。中多灘險。本官親自跋涉泥塗。督夫催運。得以不誤。比事

平臣以其任勞任怨。特令經理播州。時已積勞成病。遂入播而洗。出播而死。臣憐之如悲親戚。閱宗聖以押夫入山染病而出。抵縣而死。臣過榮昌。通縣之人泣請祀於名宦。此非獨勞臣亦循吏也。張居仁素有才名。臣調之標下。資其謀議。時與談論。頗悉機宜。乃以風土不習。久之病死。家在趙。妻孥在楚。身死於蜀。亦足悲矣。三臣者。勞俱可錄。死俱可憫。卽不敢望監軍特典。亦應贈以京職。以勸死事。其楊大烈在事幾時。死於何所。應得卹典。亦應俟查明並給者也。供事吏役。除湖貴二省。聽各該撫臣徑敘外。臣衙門京撥書吏方一昇。布政司送到寫本吏龐續元。會延春。各經管兵糧章奏。效勞日久。合照東西二征事例。方一昇係三考。俟役滿赴部之日。准免考試。龐續元。會延春。係見參。俟外歷滿日。准免南京一考。俱徑咨吏部。照依本等資格附選。以酬其勞。其餘在事官役。不能盡錄。臣酌量徑行獎賞外。伏乞敕下該部。查將前項應陞。應錄。應賞。應准贖。應提問。應免考。各員役。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具奉施行。庶賞罰明而人心允服。恩威著而地方有賴矣。再照連年東西用兵。敘錄之數。以今比之。不無少溢。緣今日之事。原求拙速。勢須用衆。若事定而概削不錄。恐人多缺望。後難再使。又三省相去寫遠。不便往來咨議。故止照冊敘之。然議陞亦自不多。餘不過紀錄賞賚。不爲不儉矣。其湖廣一省。偏沅撫臣已離沅州而東。相去更遠。曩尙未至。臣以平播已經半載。難以更遲。因照該省撫臣與監軍道所報文冊。查其所稱。應敘者敘之。大都。有事於國下者。臣知其各在該省供事。庶官勞逸勤惰。未能盡知。或偏沅撫臣疏內。間有增減參差。仍應以其所敘爲據。緣該省方在用兵。賞小爲明。人始知勸。亦鼓舞之一端也。至如臣者。身膺疾病。家遭閔凶。

偶以譴才。肩茲巨任。無能伐謀於先事。卒至勦衆而勞民。焦頭爛額。何功可稱。老師費財。卽得奚補。且播州之役。原以皇上明斷。雅意中興。故內而開部科臣。協衷以運籌。外而撫鎮吏卒。感激而用命。臣不過一移檄一申令之力耳。遂足功乎。若旣因人而成事。復貪天以自功。卽死有餘愧矣。伏乞敕下該部。免敘。庶臣分不踰。臣心可安。臣不勝大願。緣係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旨核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王國楨。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兵部勘覆。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奉聖諭。傳與內閣。說平播功大。乃是平定一國。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如何題敘。陞賞內無一當。封侯伯世爵。使朝廷威鎮華夷。激勸大典。不盡宣揚。何以顯忠勞之臣。血戰之將。傳行天下。後世彼時欲卽出。恐奸佞之畜。借言鼓簧之輩。誣害良善。故以遲緩耳。先生每可體朕意。詳擬改票來看。欽此。隨該內閣揭覆。本年十月初七日。奉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尤宜敘賞。李化龍陞兵部尙書。加少保。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賞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支可大准復原官。遇缺起用。廕一子入監讀書。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江鐸贈兵部右侍郎。給與祭葬。仍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崔景榮。宋興祖。著吏部查照資俸優陞京堂。仍給與本等誥命。與王立賢。趙標。各賞銀二十兩。王立賢。趙標。仍陞職一級。劉挺。陳璘。俱陞左都督。各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仍與馬孔英。各賞銀六十兩。紵絲二表裏。馬孔英。仍

陞實授都督同知加陞實職二級世襲仍與劉縱遇缺推用吳廣李應祥伊男俱准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仍贈左都督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謝詔等四員各陞二級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仍與沈季文易登瀛各候巡撫員缺推用張悌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候閱視并敍張文耀等十三員各賞銀二十兩馬朝陽等二十四員徐成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五兩蔡宗憲等四員黃宇等十一員王應宜等五員各賞銀十二兩傅光宅等十五員周懋卿等三十九員張叔壘等十員徐堯莘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兩內張文耀等四員與傅良諫各陞一級王嘉謨與李廷謙等十員各陞俸一級史旌賢劉一相郭廷良梅國樓陳與相張文奇等六員與蔡宗憲史朝貞馬性和各遇缺推用高折枝趙世德卽陞部屬用自杜熊兆以下共七百十二員各賞銀八兩陳良坻等張秉忠等各賞銀六兩安疆臣隴澄伊母鳳氏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鳳氏仍加賞銀十兩彭元錦等五員各賞銀十五兩吳一極等岑紹勳等張嵩等張世臣等各賞銀八兩彭養正等覃宗伊等各賞銀五兩安疆臣隴澄仍候地界勘定另加優異內紀錄陞級陞俸及襲陞酌處起用優恤獎賞開伍復職等項俱依擬此功固成於將士實賴在廷先今謀謨協忠駢誠處置中窳共舉長策遠計敍賞尤宜首及田樂擔當力任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候旨召用陳渠趙世卿埋餉有方各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張養蒙協理匪懈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象乾綏輯新土賞銀五十兩大紅飛魚服一襲著上緊勘完地界回部管事蕭大亨攝樞久效改兵部尙書准復原廕仍加一級世襲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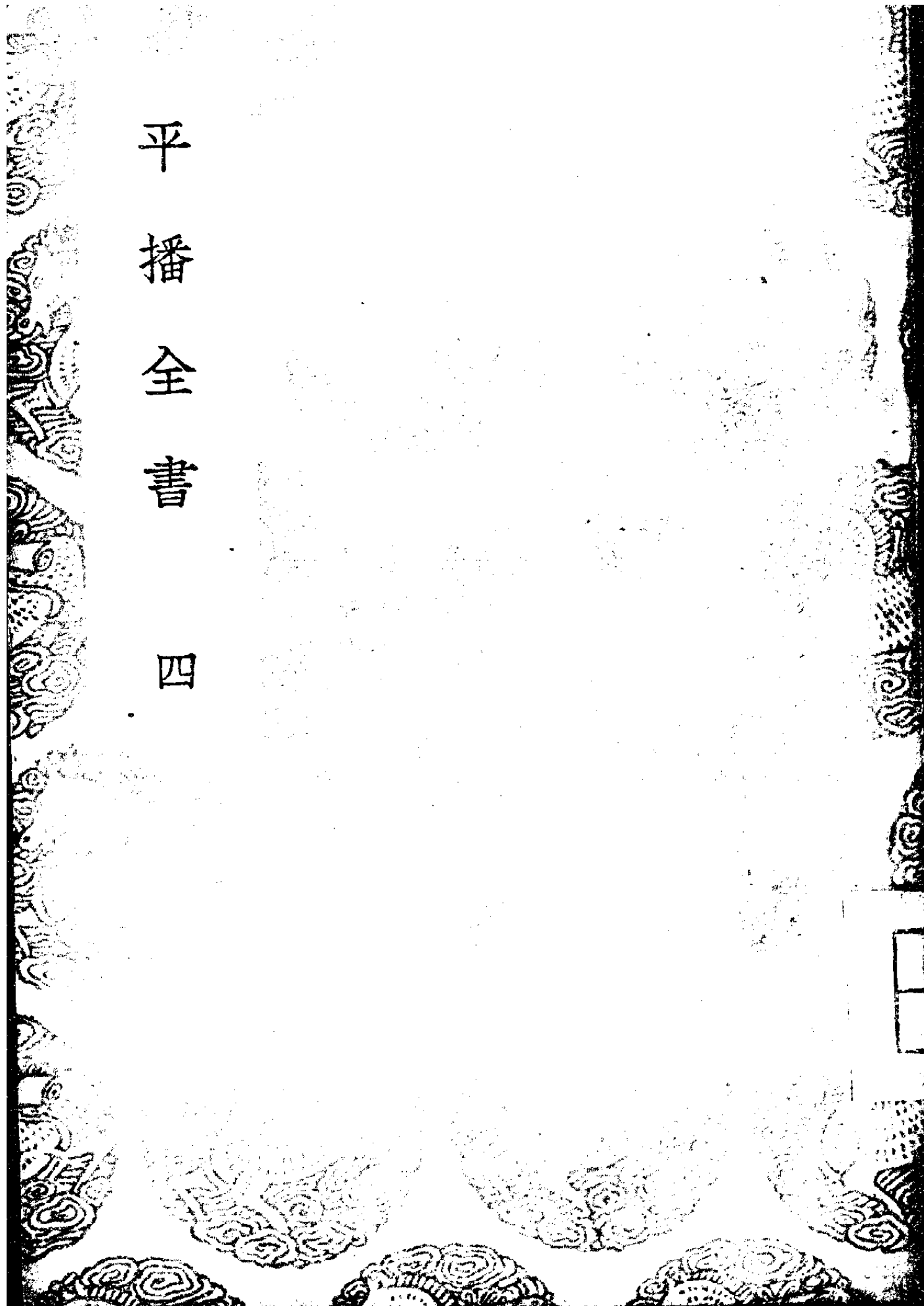


銀八十兩。大紅蟒衣一襲。其先今前任司官及勘功御史各賞銀十五兩。張主敬等開寫職名來看。該司官申用懋同寺供職。遇巡撫員缺推用。賞銀十五兩。餘各十兩。欽此。



83  
14  
3984

平播全書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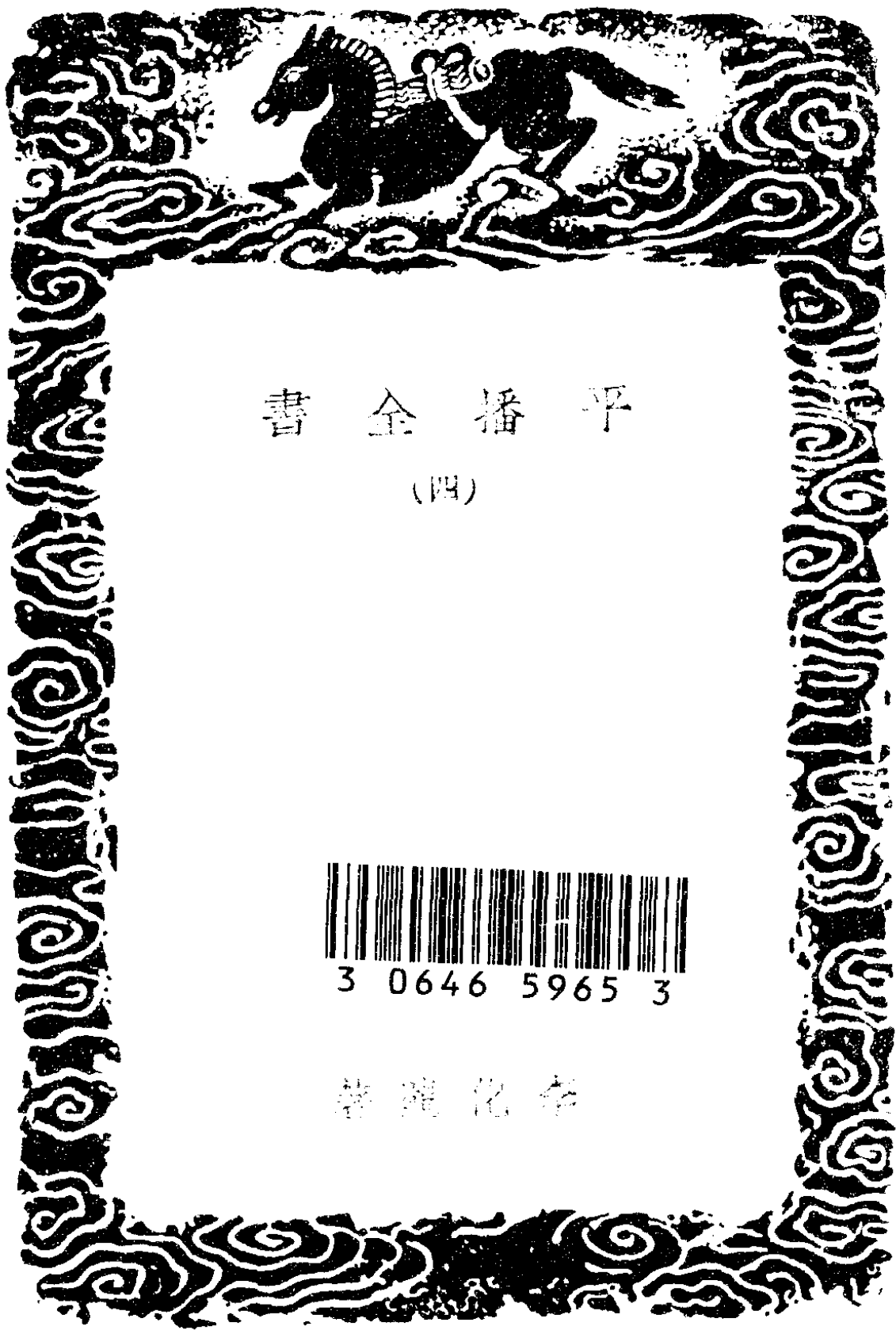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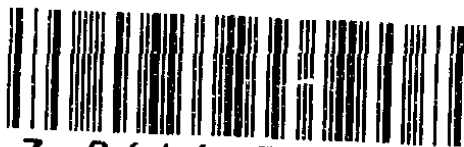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平播全書

(四)



3 0646 5965 3

華僑文化

# 平播全書卷六

## 奏議

### 播州善後事宜疏

題爲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臣祇奉  
事、戎馬之役、偶爾告竣、一切奏凱獻俘、及議敘文武效勞人員、俱已次第具題、慶瀆天聽矣。願播夷地也、其人、夷人也、身椎跣而手刀劍、蓋已八百餘年於茲矣。皇上旣拓疆土而混一之、則必取鱗介而冠裳之、籍人民土地而版圖之、然而綜理弗周、則制度缺、官屬不備、則任使艱、法令弛則覺孽易萌、恩澤墜則人心弗固、善後之策、安可不亟爲之講乎。先是臣於平播之初、卽照便宜行事、委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攝兵備道事、委保甯府同知張鼈、攝知府事、各入播經理去後、隨准兵部咨、爲欽奉聖諭事、該本部題條爲十事、內開一、計善後、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軫、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子遺、作何安插、空闕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犷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我衣冠、服我聲教、莫安絕徼、以紓西顧等因、題奉聖旨、元兇旣殲、凡脇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併、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逋誅、就著撤回兵馬勦

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該臣備行三省撫鎮司道會議去後。各據回覆到臣。大段主於改土設流。而就中經制委曲。亦不能盡一者。於時臣已積憂抱病。不能擊劄。但聽各委官以便宜處置。聽候新督臣到日。裁處題請而已。乃今浸尋縣延。倏逾數月。新督臣杳無視事之期。而各官之奉委者。未經銓註。終不專一。乃同知張翬已物故矣。推官高折枝已病去矣。臣恐播州從此遂壞。將來更費經營。今不得不勉彊籌度。以其體國經野。張官置吏之大槩。具疏以請。其餘政體瑣細。有煩料理。事勢縣長。稍需漸次者。統候新督臣到日再議。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議照播地改土設流。分置郡縣。於以昭聖朝一統之輿圖。而新海內萬年之耳目。甚盛舉也。查該州地鄰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蓋無所不接壤。夫蜀無藉於播。黔無藉於播。播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之四衛。並割附之。從此黔省幅員。得與十二省比長。挈大。甚爲長便。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尙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爲二府。分隸黔蜀。庶建邦啓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皇上廓清之績。旣已盡被於三藩。而帡幪之仁。又復再造於黔土矣。除寬臨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兼併。靖橫恣等項。凡明旨所叮囑。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及見之

後開款目外，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進呈御覽。伏乞敕下部院覆議，上請，蚤賜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開坐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牁，西連熒道，東西廣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裔旣平，相應改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卽播州遵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綦南之衝，走川貴道也。舊爲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草南接婺思，北達眞涪，爲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涪播枕水襟合帶瀘，爲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眞州卽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俱隸川省統轄。黃平爲川貴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銜重慶，駐鎮彼中，其與播勢相控馭，並爲重地，應設一府。涪潭龍泉地里廣邈，各應建設一縣。豐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泥合設一縣。并草塘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去黔甚邇，相應改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蓋亂流初殄，地闕人稀，始建數城，以爲繫屬。以後地闕民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以上擬定郡邑并府治倉庫，準今酌古，應新其名，統祈欽定。至於府州縣及府之首領司獄倉庫各印記，併乞頒降，以便行使。其各府州縣合用僧綱道紀陰陽醫學等官，候修建工完另議請設。至於新設各官廩糧等



項暫於征播支贖軍餉銀內支給。俟播地田賦起科接支。議行停止。伏候聖裁。

一設屯衛。近日所稱有費而無益者。莫如衛所官軍。然亦有不可盡廢者。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啓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屯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而消睥睨跋扈之心。若夫時操練。汰冗弱。令爲有用。而不爲無用。則在當事者之力行何如。固不可因噎而廢食也。應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隅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冬衣布花之費。共三十畝。卽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兵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冬十月。十一月。春正二月。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強弱。而明賞罰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官。軍人之田。卽另募壯丁補伍。庶軍得實用。異時卽募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該衛名伏乞欽定。其衛印與經歷司印。亦乞先行頒降行使。各所五印。俟官軍定日。另行題請。至於貴州衛所已多。且黃平原有一所。不必增設。以滋冗濫。伏候聖裁。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微功而開邊釁。欲以內修戎備。外攝夷心。整肅羣僚。整服

衆志爲地方長久之計。則兵道不可不設矣。合無添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註銜四川按察司請給敕書。關防。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一整飭新復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甯西陽石砭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鄰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毗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並聽兼制。至於該道俸薪等項。查照敍馬瀘兵備道事規。暫於重慶府屬州縣編派。俟播地田賦定後。改編於新設州縣。凡該地方一切招集兵民。修築城堡。布置邊防。儲積糧餉。疏通驛遞。禁伏豪強。諸事聽其隨時督理。俟二三年間。田均食足。兵治民安。政教修舉。遠近懷柔。卽破格大用。以酬其勞。庶重地無虞。安攘有賴。伏候聖裁。

一設將領。照得播淪於夷。閱八百餘年。風俗犷悍。法令扞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浦孽潛藏。漢夷錯雜。招苗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未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俛首帖心。惟吾有司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留總兵一員。鎮守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卽一參遊足領之。合無將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馬三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白田壩。真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卽爲築城。鑿池。建郡縣。修郵

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徐俟建置竣工之後，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及爲民當差者聽從其便。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留兵三千，仍設一參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官節制。斯將兵之錯置得人，而邊境之姦萌自息矣。伏候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既復，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方初定，需人爲急。若非掄擇自近，亦何濟於目前。臣等再四諮詢，如龍安府同知劉安仁，爽朗特達之才，果毅真誠之品，器宜盤錯，力裕勸勤。堪任新設播州知府。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瀾，雅抱練達之才，均有循良之政，俱堪新府佐貳。劍州知州陳應楨，才稱老練，事有調停。南溪縣知縣寇克順，彭山縣知縣何珩，並有才華。夙聞牧愛，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初，以木務論調，繼留征播管餉，實心幹濟，頗效勤勞，宜賓縣丞曹一科，才思開爽，衆號曰能。以上各官俱堪各州縣正官，但草昧經營，人不樂就，應從優陟，用示激勸。且劉安仁十年州郡，久著廉能。王陞劉之瀾，轉餉有功。陳應楨資俸已久，應以劉安仁卽爲播州新府知府，王陞加運同銜管同知事，劉之瀾加同知銜管通判事。陳應楨加同知銜管眞州知州事，知縣寇克順改附郭，何珩改桐梓，詹淑初改望草，縣丞曹一科陞仁懷，各知縣。臣又查得附近地方佐領等官，頗有幹才，堪以集事者，如經歷楊體寬等數員，俱應爲新地佐領之用。重慶府經歷楊體寬，應改新府經歷。本府知事何遲，應陞新附郭縣縣丞。長壽縣縣丞劉學可，應改桐梓新縣縣丞。定遠縣主簿李愛宗，應改仁懷新縣。璧山縣典史蕭時寬，應陞望草新縣。各主簿。忠州吏目吳從周，應改眞州吏目。原任播州長官司吏目今陞資縣典史徐里，應改新附郭縣。

松坎驛丞張二南、應陞新桐梓縣、涪潭驛丞朱化龍、應陞新望草縣、合陽水驛丞徐懋功、應陞新仁懷縣、各典史、臣已經行令各官、一面權宜任事、凡相度地形、建立衙門、修築城池、清理疆界、丈量田土、召民受廩、按籍編戶、一切撫摩禁戢事宜、但有利於生民、裨於新鎮者、俱聽公同在事文武、悉心料理、務臻實效、去後、仍請著爲令、如三年之後、政蹟有成、別無他過、卽照格超陞、以酬其勞、黃平新府、并屬縣正佐、除貴州撫按題有應補人員外、未足者、及播州新府推官、新衛經歷、知事、附郭新縣主簿、等官、應卽銓補、其兵備員缺、臣查得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大器如萬斛之舟、朗識若九秋之鑑、飭邊防則恩威並懋、理播事則勞怨不辭、況前委南川一路糧運、時當戎馬倥傯之際、本官處夫處餉、轉運極其調停、本支折支會計、更多儲積、不動聲色、大事克濟、卓然爲四路首稱、允爲遺大投艱之選、及查歷來新定夷方兵備官員、皆於地方用事人員內、查其賢能卓異者、不次陞補、今徐仲佳資俸雖淺、勞績獨懋、應將本官加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職銜、管理分巡、及整飭播州等處兵備、庶使彈壓、至於總兵、付託尤重、臣等查得鎮守貴州總兵官李應祥、兼才允武、允文、臨事有謀、有勇、勞謙不伐、廉節獨高、所當改爲鎮守四川總兵、駐劄播州、以綏夷方、又查得軍門標下守備江萬化、橫草雄心、穿楊絕技、赳赳千人可廢、桓桓一旅爭先、堪陞遊擊職銜、赴播領兵、建越提調劉勝、久著戰功、能嚴軍令、宜授領兵守備、尙少一員、容臣徑行查委、通乞敕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議、將各官查照擬定員缺、就近推補、黃平參將、亦聽貴州就近議補、行令速赴任事、各官敕書符驗、併請填給、其以上文武各官遺下員缺、通應另行推補、各府州縣衛所儒學、與首

領司獄倉庫等衙門應用吏役聽布政司註撥伏候聖裁。

一丈田糧環播幅輦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及考其舊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夷方賦稅原自輕減至應龍出而後巧取民財定爲新法名曰等寶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斂其財以招苗後並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純用漢法以定田賦合責成新道府親率州縣官插定疆界沿邱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第額糧輕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絲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倣之以清播田第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尙有上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待臨時斟定難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候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銀力二差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其承丈各官果能執法不撓精覈不爽事完從重優陟若乘機作弊委用不效者兵備道不時參呈以憑究處庶賦稅一清公私胥賴伏候聖裁。

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會芟夷之後大兵征討之餘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惟冊籍不存疆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而報多原瘠而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尙有異省流徙假播籍而希冒占者夫王者之師弔民伐罪罪人旣得子遺之民自當存恤顧無知小民何厭之有若任其冒占而不爲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恐將來田地闕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自應龍在事以來予奪任意生殺自由強凌弱衆暴寡凡業厚而田豐者皆席應龍之寵而魚肉細民所得也。

此輩初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有身爲秦民，起釁釀禍者，有其身已殲，其家已滅，而一二遠族，尙思承產者，誰爲厲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翦定此土宇，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卽應龍地下，亦不服矣。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真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爲楊保語，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至遺下無主民田，應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並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上納，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爲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挪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經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治罪。庶定經制之中，又得夫裕財用之意。伏候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朋興，如冉從周，猶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字，寇讐儒生，以蒸報爲禮義，視菹醢爲名教，每自稱爲秦始皇，蓋坑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爲鮪魚，有由然矣。今干戈旣戢，文教宜先，第新遭大兵，不惟士人廢沮，抑亦物力未贏，若紛紛建設，徒以恣虛費之寶，開奔冒之門，於宏文雅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綱紀，諸邑實爲風化之首，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

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蜀新四縣隸白田學，黔新四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真州既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適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學校既立，振鐸有地，明以人倫，風以禮讓，彼其才能崛起者，足以備國家徵辟之選，而移風易俗無難。不然而身被章縫，手執簡編，亦足以潛消邪心，興起善念，月劑歲漸，不自知其化於禮讓之內矣。用夏變夷，莫要於此。伏候聖裁。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會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邱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得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烏江、昌田、沙溪、仁水、湄潭、盤溪、岑黃、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合分令領兵千百總同見在驛丞，率領防兵，就彼採辦木石，燒造灰瓦，趁時興工，合用匠役，亦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邊支贍軍餉內動支，仍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廢時日，事完冊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薪舊額，上司供辦。今既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裏驛站一體僉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使買馬行差。目前一切站銀，暫應官爲出辦。俟里甲稍定，卽行編派。至於夫馬額數，應照衝僻爲準。湘川驛附郭，爲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四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四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湄潭、岑黃、盤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馬各二十四匹，夫各三十名。昌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應設馬各十四匹，夫各二十名。各驛官見在者，行令赴驛任事。缺官者，照缺

鈔補其各驛印記、舊爲應龍收去、近已迷失、應另頒給、各驛吏因屬土司、舊未撥發、今應行川貴兩省布政司照缺查撥、伏候聖裁。

一建城垣。夫郡縣旣設、必有城垣、所以明保障、防不虞也。播州之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之一府四縣、並宜城、城並宜石、石少者以甌代、其兵備道、總兵府、并府衛州縣衙門公署倉廩庫獄城隍廟演武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殿廡齋舍等項、俱當以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衙舍之建、尤宜首圖、一切應用木石甌瓦灰釘各若干、工匠兵夫各若干、應支帑廩錢穀各若干、分委督工員役各若干、城垣高廣丈尺若干、城樓城門敵臺堞口若干、衙門倉庫廟學房舍殿宇若干、俱聽該兵備道督同各府州縣正官、選委勤明佐貳首領雜職等官、帶匠估勘、務要周悉、呈詳撫按衙門、於城動銀內行支、應買備者買備、應召集者召集、剋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二十九年二月內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役有怠惰者、錢糧有冒破者、工力有草率者、俱聽該道參詳拏究、事竣之日、造冊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禦有賴、伏候聖裁。

一順夷情。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刈夷蘊崇、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奏民、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顧就中情事不同、亦宜分別、如八司、曰播州、眞州、白泥、餘慶、草塘、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瓔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同知羅氏、此皆世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擒獻俘、此當與楊氏俱滅、不待言矣、眞州附播多年、葦江之破、助兵三百、



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首起釁端。挑怨速禍。且具奏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封。致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謂眞州宜正其附播之罪。而江外諸司宜以起釁絕之。不爲無因。第王道如天。罰宜從輕。賞宜從重。眞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充黔楚鄉導。此輩即不足爲重。輕願一念誠款。自應量酬。合將眞州正長官卽爲該州土同知。副長官卽爲該州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卽爲該縣土縣丞。副長官卽爲土主簿。同知羅氏爲新府土知事。此則略其大罪。錄其微功。且令懸結氈毳之流。居然儕於衣冠文物之列。諸夷亦何幸焉。此外尙有投降夷目。原非長官。本無冠帶。但賞格會坐名。開諭柯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眷酬。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頭目袁年。父遭酷禍。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鎮撫職銜。下赤水頭目袁整。仁懷里頭目王繼先。安羅二村頭目羅國明。羅國顯。安變以上五名。在王繼先臨時勸望。在袁整等兵進方投。卽待以不死。亦爲正法。但其返邪歸正。自宜量酬。應各授以冠帶。總旌諸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爲名。恣行霸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奏民。始助楊氏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爲禍首。天下恨之。但逆賊造反。罪大惡極。自難以餘波及人。除在軍前作惡。著有賄賂。見行監問者。照律正罪外。餘俱無論。槩與維新。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行拏問。發落。以後各地方人民。亦不得指稱以前事體。將處分過播目播民告害。致起事端。官司亦不得受理。違者並罪。伏候聖裁。

一正疆域播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漏洩、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甯、雖犬牙相攙、未能齊一、然黃野分疆、亦自有相沿界至、惟是夷性犬羊、互爲雄長、強則侵凌、弱則滅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如儒溪沙溪水煙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冊可考、緝麻山、李博堦、仁懷、石寶、甕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祇緣先年楊氏中衰時、曾爲永甯水西侵占、後應龍當專治兵相攻、恢復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糴馬、兩下支持、此在土司可也、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故、尙可混行爭占乎、乃水西止求清查、永甯輒行瀆擾、且動以瓜分爲言、不知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蟲、獨且多支本折、優議敘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土官明於大義、必能引分自裁、第其邊隅目把、往往罔上行私、冀廣己業、及今若不查明、將來未免多事、應行播州該道、會同鄰近道分、清查一切相鄰地方、如原係播州者、歸之播州、原係永甯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爲遵守、其鄰邊目把、如不安分義、妄肆侵爭、重行究治、干礙土官一並參處、蓋朝廷伐暴救民、原不爲利其土地、但無涯之欲、漸不可長、且楊氏之禍、止以下驕恣而上姑息、遂釀成滔天之患、今復苟且遷就、誨爭養亂、非地方之利、亦非土司之福也、伏候聖裁。

#### 四乞歸疏

奏爲孤臣病已危篤、頃刻難留、懇乞天恩、亟賜放歸、以延殘喘事、臣於五月間聞憂、六月間感病、至七月

間已三疏懇恩乞歸。尋而病日增劇。虞有不測。卽自重慶馳歸成都。一就家口調養。一便攜家奔喪也。乃不道意路奔馳。前病愈甚。於八月初旬至省。日覺頭岑岑然不可支持。至數日。偶因奠臣父之主。一哭仆地。遂不能起。家人扶掖入室。移時乃蘇。從此日惟偃臥。更不復知人事。又數日轉而爲瘧。初尚一日一發。繼乃間日一發。每發則寒如握冰。熱如抱火。痛楚躁擾。不可名狀。旣止則又憎騰昏憤。偃臥如尸。不見不聞。但有人形而已。如此者迄今且三月矣。體瘦如柴。氣微如絲。食不能一器。坐不能一瞬。一人不能見一字。不能書。此與家中枯骨無異。尙可居於人世乎。日於病憤中時接邸報。令人誦之。知皇上允臣回籍守制。則深以爲幸。已而又知廷推前後四臣。未奉俞旨。則深以爲憂。夫臣例應候代者也。而川省又兵戈甫息者也。以時則如彼。以病則如此。乃久無替人。卽地方不能保。且夕無事。何況臣身。卽臣身不能保。且夕無事。何況歸而葬臣之父。事臣之母。臣有腸已斷。無淚可揮。但神傷心碎。仰天乞哀而已。揆情度勢。臣似必不能候代。然又不敢輒自逃歸。以干憲典。而貽皇上西顧之憂。只得再以上懇。伏乞皇上軫臣至情。憐臣危病。亟將原推四臣。點用一人。前來交代。萬一臣得生還故里。豈徒臣一身一家之幸。亦西南百萬軍民之幸也。臣無任涕泣哀鳴。籲天懇之至。緣係孤臣病已危篤。頃刻難留。懇乞天恩。亟賜放歸。以延殘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五乞歸疏

奏爲病已垂危。勢難候代。懇乞聖恩。亟賜放歸。以保殘骸事。臣自播事告竣。聞計丁憂。尋而感病。已屢次

上請隨奉聖旨。允臣回籍守制。但無人交代。方在守候。會前病益劇。偃臥三月。不知人事。於時不能草疏陳告。已經按臣代題。已又自行具疏上陳。去後。近見邸報。按臣疏到。該部具覆。未奉明旨。臣更不勝憂恐。不勝窘急。謹再以真情陳訴。惟陛下哀憐垂聽。臣丁憂官也。禮。父母之喪。無不解官持服者。況臣已奉旨回籍守制矣。遷延不去。半年於今。生者不歸。則死者不葬。亡者以卽土爲安。經年停柩。臣亦何心。又臣母自臣父未亡時。業以感病。比遭茲變。病益不支。臣既未得歸。則選擇良醫。資送於家。託之療治。乃今具稟到。臣云。臣母之病。非藥石所能愈也。蓋起於憂思。臣不歸。則病不起。嗟乎。人誰無父。人誰無母。臣於臣父。已抱終天之痛矣。陛下又令臣忍心於臣母乎。脫有不測。臣何顏見人。何心在世。且疾病人所時有也。而臣之病獨異。蓋涉歲以來。所經大勞。大苦。大哀。大痛。大鬱。大憂。皆人所未嘗一時並見。一身並值者。心卽鐵石。亦當銷鑠。身卽草木。亦當枯朽。蓋臣膏肓之病。朝露之虞。臣自知之。他人或未之悉耳。夫臣之奉旨回籍。已數月矣。下手交代。又已推上四人矣。此四人者。負謀王斷國之才。抱緯武經文之略。功在邊陲。名聞夷夏。但得其一。卽足以奠安西南。露覆夷漢。陛下奈何遲之而不允也。凡臣所言。皆實事實情。非有假飾。非有欺誑。伏乞陛下亟賜矜憫。將原推四人者。亟用其一。俾早來交代。如陛下果以此官可缺。此用可遲。亦乞察臣至情。憐臣危病。容臣將旗牌印信。暫發布政司收貯。與疾奔喪。臣查先年撫臣。亦有聞喪不候代而歸者。雖經參論。罪止罷官。緣臣向來受陛下特達之知。肩陛下重大之任。君親忠孝。兩下照管。故未敢決去。伏惟陛下憐察。矜允。臣但得早晚歸家。哭臣父數聲。見臣母一面。臣死亦瞑目。臣無任籲天哀

懇之至。緣係病已垂危，勢難候代。懇乞聖恩，亟賜放歸，以保殘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敕助兵餉疏

類爲逆賊蕩平，援師奏凱，懇乞天恩，查敕各省直勤王督撫鎮道，並敕協助臣工，以昭勸典事。案照先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爲播酋外逼貴竹內蠟等事。本部覆議移文雲南、湖廣、福建、廣西撫按，嚴督各布政司，將庫貯銀兩，如數解赴貴州軍前交割等因。奉聖旨：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不許推諉稽延，致誤軍機。欽此。又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郭子章題，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戶部覆奉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等事。戶部覆奉聖旨：這兵餉急用，俱依擬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解，以後不敷，著總督遵照前旨，於本省都省便宜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以期滅賊。如有抗違支吾，指名參來，重處不饒。欽此。又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題，爲播酋殺虜官軍，張威挾撫等事。本部覆奉聖旨：這協助兵餉，著火速嚴催接濟，有再藉口支吾的，該總督撫按指名參來重處。欽此。又該臣題，爲循例請設兵將等事。兵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軍務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勳、陳璘等，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

著精揀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軍務事、節奉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徑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欽此。又該科臣張輔之題、爲叛賊臨城殺將等事、節奉聖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卽至、這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託故遲延、以疲駑塞責、事發各鎮同罪、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臣郭子章題、爲播患孔殷、貴陽伊邇、敬陳阽危之勢等事、兵部覆奉聖旨、貴州湖廣各兵、俱准添補、湖廣堪動錢糧、准先動後題、興隆參將准添設、陳用賓著竭忠任事、共圖掎角、以靖地方、不許顧忌推諉、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軍務事、奉聖旨、是廣西土司官兵准調發、莊志傳務稟川貴督撫、及總兵官節制、分布進止、不許專擅行事、致失機宜、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爲播寇突出、充斥興隆黃平之間等事、覆奉聖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於鄰省堪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酋抗亂、普天同仇、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託言遠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尋事、節奉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逗遛觀望、欽此。該戶部題、爲暫留起解錢糧、抵給貴州萬分緊急軍需事、奉聖旨、這銀兩著雲南解貴州充餉、仍著搜括設處、務足題定數目解去、不得再行奏擾、欽此。又該山西道御史李時華題、爲師期伊邇、謀費萬全、敬獻芻蕘等事、本部覆奉聖旨、三省進兵費多、師期又難預限、況貴州尤稱貧瘠、萬兵齊集、其操站俱當存恤、這南京河南銀兩、著作速依限依數解去、以前題取各處的

務要湊解。俱不許短少遲誤。責有所歸。漕糧聽督撫酌量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欽此。隨該本部咨行各邊各省督撫諸臣。并移咨到臣。俱經欽遵。分投催調。間續准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汝咨稱。挑選精兵一千員名赴援。又准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咨。委參將周國柱統領兵馬一千六百員名。并解盔甲一百副。火礮五位。三眼槍三十杆。鐵子一千箇。鉛子一千五百箇。火藥一百五十斤。火線一千條。又准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咨。委都司趙應科領兵二千九百八十五員名。并帶鳥銃一百三十門。鉛彈二十斤。藤牌一百面。火箭二萬枝。往蜀。又行肇慶府。借支銀四千一百三十四兩。與總兵陳璘募兵一千九百三十八名往楚。又差鎮撫張蘭等。解銀八萬兩助黔。又准巡撫甯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甯咨。送總兵馬孔英統領兵馬五百五十三員名。又准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曾如春咨。委遊擊任承爵等。領兵二千員名。又准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咨。委參將余德榮。領兵五十名。并帶湧珠礮四十位。三眼槍六百杆。鉛子九千顆。鐵子八百四十顆。又准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咨。委守備趙賢輔。領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員名。又准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咨。委都司封建。領兵三千四百九十八員名。又准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汪應蛟咨。委坐營王芬。統領力士南兵五百三十七員名。并解大弓四百張。火箭四百把。大火箭九千二百七十枝。小火箭二千三百四十二枝。鐵礮四百八十斤。又准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咨。委游擊余世威等。統領兵馬二千員名。并帶湧珠礮二十位。三眼槍六百杆。又准巡撫延綏右僉都御

史王見賓咨、委參將李經統領兵馬二千五十七員名、并帶滅虜礮一十二位、火礮四十二位、三眼槍五百六十五杆、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用賓咨、稱備移總兵沐勳、發中軍張澍等領兵七千、馬千匹、象數隻、往黔進征、該鎮親統二千員名、屯劄曲靖、本院駐劄益聲、援又准處補川餉銀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五兩九錢助黔、又准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楊芳咨、稱備移總兵李如樟、選委都司莊志傳、守備白明達等、領兵二萬往黔進征、該鎮移駐泗城州、應援、又解餉銀三十萬兩赴黔協濟、又准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咨、差官楊崙、解滅虜虎蹲礮六十位、大鉛子六百箇、小鉛子一萬八千箇、火繩一百八十條、藥線三千條、火藥六百斤、馱礮架三十六副、木郎頭六十把、木送子六十根、鐵藥升六十箇、鐵藥匙六十箇、鐵錐六十把、鐵剪六十把、藥線筒六十箇、皮搭穗十二箇、油篋二十四箇、鐵鑊二十四把、三眼槍六百杆、鉛子一十八萬箇、藥管一萬八千箇、藥線一十八萬條、火藥一千八百斤、盛鉛子皮袋六百條、盛藥皮包六百箇、擲杖六百根、藥線筒六百箇、鐵錐六百把、鐵剪六百把、又准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金學會咨、解軍餉銀十萬兩赴黔、又准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咨、發淮陽兵三千、令原任副總兵王鳴鶴、領赴黔進征、又解軍餉銀十萬兩赴川、各協濟等因、陸續移咨到臣、隨將兵馬器械發去軍前、分布協濟、銀兩解赴營中、聽支去後、續據各營揭報、會寇蕩平、地方底定、隨該臣遵奉明旨、檄下各該營、路議將前項兵馬、次第撤放、責令原來將官統領、分別水陸程途、遠近、給以行糧、軍火器具、應收貯者、收貯、應發還者、發還、各邊鎮、訖、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偏沅、撫臣江鐸、各會稿、內開南京戶部解到銀十萬



兩。河南撫臣曾如春解到餉銀九萬兩。江西撫臣夏良心解到餉銀三千三百餘兩。應天撫臣陳惟芝解到餉銀一千九百餘兩。鄖陽撫臣鄭國仕助餉萬金。及稱雲南致仕總兵官黔國公沐昌祚助銀二千兩。貴州原任戶科給事中。今爲民陳尙象助米一百石。土官禮思明助硝一萬斤。武舉張鶴紳庶母章氏。土官安大順各助米一百石。監生宋仕通。趙希伯。袁任。生員沈繼祖。聞於皋。桑來鶴。程雲路。壽官陳嘉猷。各助銀一百兩等。因又該臣查得先因逆賊卒起。蜀無硝磺。差人別省收買。急不能至。聞陝省多產此物。向臣過漢中地方。見南鄭縣知縣霍鎮方。談吐精明。志在滅賊。該縣與蜀相鄰。因發銀令之買辦。本官晝夜拮据。收買數萬。陸續解運。自始事以至賊平。用之不盡。各有申文在卷。通查到臣。該臣看得逆賊之敢於稱亂。非其好生惡死之心。果與人殊。而敗國亡家之禍。甘以其身嘗試也。彼所自恃者。山川之險要。兵甲之精強。物力之豐盛。而所習見者。川蜀之武備不修。貴竹之帑藏如洗。以爲吾惟不爲耳。一旦裹糧下甲。從中而起。卽縣官其如我何。蓋漢孰與我大。從古夜郎王之見。固若斯矣。不知忠義之性。人所固有。亂賊之黨。法所必誅。當方內泰甯。天王大一統之日。而一夫橫行乎其間。其誰不投袂而起。仗義勤王。思立功名於萬里之外。又況天怒赫於雷霆。天語揭乎日月。激信臣精卒之心。而作義士仁人之氣。是故各省直邊鎮諸文武大吏。各以兵會。多或至於數千。各以糧從。多或至於數萬。卽下至巖藪之士。閭巷之人。亦皆捐升斗。出涓滴。以爲萬一之助。夫然後知國家全盛之力。而治教休明之驗也。夫大加小。順討逆。衆覆寡。得全全昌。理有固然。無足異者。其三月而舉之。削株掘根。靡有遺種。非幸也。宜也。夫國家儲糧治兵。以備

不然卽文武大吏奉王命討不庭轉餉發兵自其本分亦非有所希冀於後也惟是帝王之所以鼓舞一世者令惟其行賞惟其厚諸臣旣以奉陛下之令羣力畢舉以克有成功陛下當必有所以優厚之者臣亦何得不一據實爲明言之除各省原委統兵有功將領等官另本題敘並解助兵餉銀兩另冊奏繳外照得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汶身繫四海安危才憲萬邦文武傳檄則伏飛雲集雄邊之貔虎生威銜枚而輕騎馳險國之鯨鯢落膽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哀然山斗具瞻屹矣華夷偉望諸器擅火攻之巧焚險箐燄比燎毛六師張雷厲之聲殲元兇勢如破竹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胸蟠武庫甲兵望重北門鎖鑰遣虎頭之上將威名風掃乎妖氛部魚麗之雄師器具星迴於組練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表表鬱紳清望峩嶷嶺海殊勳靡部曲而雲捲蒼梧聲沸千羣鵝鶴飭儲胥而光騰紫電魂飛孤壘豺狼巡撫甯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甯河洛千尋砥柱賀蘭萬里長城移將士於衝邊懋著忠勤之大義授機宜於密幄借收戡定之膚功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曾如春雄才問世千鍊碩望中朝鼎石指麾裊將經九折之坂而輻輳如期發縱羽林破絕巔之巢而衝擊稱最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大節匡持國是宏才經濟時艱分幕府之材官赳赳威揚於壁壘撤轅門之軍實疊疊氣壯於干城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駿猷傾注巖廊鴻略澄清海岱驅三齊之健卒旌旗日耀雲屯董兩浙之冠軍籌策風生電掣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銓衡風凜清朝節鉞波恬滄海義旗西指兼水陸而虎賁之士三千宿

將南馳。挾風霆而鼠竄之夷百萬。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鄭國仕。斧鉞當秦楚韓魏之交。勳名係中外華夷之望。憂先同室。切己飢己溺之思。賑急於鄰。效移粟移民之助。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夏良心。聳節槩九紫峰寒。憐威稜三江浪靜。千金饗士。纓冠先王室之憂。萬里平夷。鼎勒鬼方之績。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用賓。慷慨助勤國難。威嚴汛埽邊塵。調勁卒於烏蠻。騎步七千。雄關外。發精鏐於金齒。師徒十萬。飽行間。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楊芳。抱負經文緯武。謀謨安夏。攘夷督龍城象郡之兵。萬寇炊煙蔽野。捐桂嶺梧江之積。全黔芻粟屯雲。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汪應蛟。皎皎丹衷貫日。泠泠素節凌霜。鐵騎度漳。沱起六郡良家之子。銅魚飛越巖靖三苗逆命之兇。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望崇殿上。夔龍威自軍中。韓范命雄師。聲援突集。驚將令之自天。助大餉。騰飽無愆。慶王師之似雨。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巍巍青鎖芳標。煜煜玉關閔伐。簡鷹揚而鞠虎旅。無煩折斧。缺折。凌鳥道以淨狼煙。早見獻俘授誠。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王見賓。揮霍才長靖虜。忠貞念切勤王。殺氣暗銅標。駭牝共貔貅。爭壯。夷氛清紫塞。謳歌與笳鼓齊喧。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金學曾。經略才雄秉鉞。聲援義篤同舟。閩帑出金錢。竭航海梯山之力。黔藩歡士馬。奏塞旗斬將之功。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陳惟芝。鎮上游龍蟠虎據。勤遠略靜夏攘夷。軍實裕盤江。慮急於救焚拯溺。妖氛掃楚道。功始於挾纊投醪。原任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昌祚。本自將相侯王之種。深明君臣夷夏之防。念河山之盟誓。如大恩酬一劍。視囊橐之積儲。若土。士享千金。鎮守雲南總兵沐勳。鐵券金章之冑。登壇授鉞之才。誼急纓冠。親部日南之士馬。風生雷電。立銷徼外之煙塵。

鎮守廣西總兵李如樟。六韜世授鐵城。百戰身經銀夏。冒炎觸瘴。樹犄角於豺虎之衝。兵利卒精。埽氛殺於鯨鯢之窟。以上諸臣。均之誼重於急公。績收於勦播。並應優異。內鳳陽河南兩地。正當有事之際。而撫臣李三才。則發兵三千。解餉十萬。會如春。則發兵二千。解餉九萬。多助兵糧。大裨黔土。均宜更加優異。雲南廣西二省。原奉聖旨。協力援擣。陳用賓不但遣將發兵。深入播地。且與總兵沐勳。同提兵親駐境上。防賊衝逸。楊芳先後發廣西兵二萬。解餉三十萬。幾於代黔受役。李如樟久駐泗城。聲援貴州。直至事平。觸犯炎蒸。抱病歸省。蓋明旨所責成二省。原重二省。撫鎮所以供上命。急鄰封者。亦無所不用其力。撫臣陳用賓。楊芳。更宜大加優異。總兵沐勳。李如樟。亦宜並加優異。沐昌祚。以致仕總兵。捐金二千。資助黔省。宜加褒獎。以示勸酬者也。江西左布政使沈九疇。福建左布政使朱運昌。河南左布政使姚學閔。廣西左布政使沈愷。雲南左布政使梅淳。帶管臨安兵備道按察使鍾昌。帶管曲靖兵備道副使孟紹慶。安普道副使黃文炳。廣西賓州兵備副使陳勛。雲南督兵參將盧承爵。押兵潯州府同知何文偉。署守備事指揮沐粲。以上諸臣。深明大義。各抒忠猷。竭物力以濟遐方。收足食足兵之效。討軍實而襄大難。奏百戰百勝之功。俱應賞賚。陝西南鄭縣知縣霍鎮方。視國如家。急鄰猶已。非有相臨之分。但以義氣而勤供辦。不使乏興。非有剝膚之災。但以忠耿而助攻圍。卒能靜亂。相應賞賚。仍紀錄優處。以爲有司敬事勤王之勸者也。原任戶科給事中。今爲民陳尙象。鎖關名高。君臣義重。江湖身遠。猶思擒賊以尊王。桑梓憂深。遂至毀家而紆難。相應起用。以竟宏施。禮思明。安大順。宋仕通。趙希伯。袁任。沈繼祖。聞於泉。桑來鶴。程雲路。陳嘉猷。

章氏深虞大難之端。不吝中人之產。雖投石增華岳。無補崇高。而捧土塞盟津。尤徵壯志。相應獎異。以風民庶者也。伏乞敕下兵部。議覆施行。庶奉公者。益堅忠義之懷。而梗化者。潛消奸宄之念。所有補於安撫。非淺鮮矣。緣係逆賊蕩平。援師奏凱。懇乞天恩。查敘各省直勤王督撫鎮道。並敘協助臣工。以昭勸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黔省善後事宜疏

題爲逆會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采擇事。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稿、內開准兵部咨、爲欽奉聖諭事。該本部覆議條列十事、內開一計善後、原議逆會平定、必當改土爲流、而各土司有能縛會以獻者、或世守其爵、或瓜分其土、此昭昭在人耳目者也。今事已定矣、水西隴澄、於五月二十八日業已撤兵避嫌矣、除斬關輸忠、功自難泯、聽其從優敘錄、以爲土司效忠奮勇之勸、而一切大計、可不因原議而規畫之乎。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軫、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子遺、作何安插、空闊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穰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我衣冠、服我聲教、釋其非心、防其逸志、莫安絕徼、以紓西顧。其有應行未盡事宜、在督撫諸臣、身在彼中、心經其事、必有長計遠慮、佐所不逮、一併議妥、作速具奏、定奪等因。題奉聖旨、元兇旣殄、凡脇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并、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誅誅、就募

撤回兵馬勦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宣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又近閱邸報。該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爲三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備善後采擇事。內開條議十款。就中疆半多言黔事。就經備行布按二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前來。看得播州善後事宜。統言播事。兵部釐爲十款。析言黔事。李御史列爲十款。詳哉乎其言之矣。當局者迷。觀局者智。本院愚迷於局。似亦可以無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聖明稽於衆。或不嫌於互發。謹以膚見。釐爲十二條。或爲諸臣已言而申明之者。或爲諸臣未言而專陳之者。總之抒一得之愚。爲地方長計耳。如或葑菲可采。瓦礫不棄。伏乞敕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請施行。等因。會稿到臣。該臣看得播州平定。改土設流。業奉明旨。無容別議。惟是稽之舊制。原隸四川。但貴州在十三省之中。最爲狹隘瘠薄。今乘此平播之後。而割地以益之。又以楚地之最遠而近於黔者。改隸之。則幅輳漸擴。居然西南一大都會矣。至於裁減協濟賑恤增築諸事。皆固圉甯民。還定安集之上務。所宜急爲舉行者。臣參詳再四。所見相同。除改設郡縣。遴選將吏。五司改流。清查黃冊四款。俱關係播州。臣已於平播善後疏中。參以蜀事。另行會題外。其更易轄屬等八款。俱係黔事。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議照前事。俱在可行。相應題請。伏乞敕下該部查議。題覆施行。緣係逆賊甫平。邊圉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采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款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議更易轄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遙，反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遙，反屬於楚。卽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曾犯偏橋，而楚不能掇。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掇。卽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掇助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爲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卽有寇警，誰能諉之。伏乞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日逆寇蕩平，黔之將不容不減。清浪參將原屬於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六衛，無一重將，何以彈壓。則興隆參將似不當裁。都清守備，當仍其舊。龍泉既有守備，則婺川參將、石阡都司，應裁。壩陽普安迤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參將應裁。省城既有遊擊，則守城守備當裁。播賊雖平，苗寇未翦，總兵標下留兵一千三百爲二營，興隆參將部下留兵一千二百，內分其半爲一營，守興隆。隸參將部下，分其半爲一營，守平越。隸都清守備部下，以爲下衛之保障。壩陽兵三百，分其半移隸安莊貴陽留兵一千，分爲二營，以爲省會之爪牙。第養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三萬五千餘金。貴州無從出辦，相應於贖餉內暫支。俟二三年後，地方大甯，徐徐議撤。婺川參將王鳴鶴、陳良珙，俱將楚兵，聽楚中去留。畢節參將朱鶴齡，都司錢中選，守備杜鶴鳴，合無免其赴部。另補別缺。至於總兵駐劄，昔在銅仁，以故沈尙文之杜門，童元鎮之託身，眛爲兔窟，眇若越人。節經兵部題准，駐劄貴陽。夫非於銅仁疏而貴陽親也。貴陽近播，而銅仁去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陽。待年餘大定之後，以

春夏駐貴陽、秋冬駐銅仁、永爲定例、無許偏安一隅、伏乞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一大縣其歲供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之協濟查四川烏撒鎮雄東川烏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糧銀三千一百兩查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州協濟糧銀每年三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曾拒命逋負不納自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九千八百三十餘兩酉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三千九百六十餘兩徒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在無事日猶不可況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祇緣四府酉陽襲職不由貴州渙然不相統轄卽錢糧逋負既無可罰之俸又無可降之官至於屢催屢負末可如何以臣等之愚四府酉陽卽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襲職起送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而後襲則彼猶有所畏憚此一策也不然請乞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掌無得秦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烏撒同知東川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糧府佐督催酉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爲殿最必完及分數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也舍此三策而欲藉悠悠難必之協濟以充嗷嗷待哺之正俱欲保貧軍之不轉爲溝中瘠也必無幸矣伏乞聖裁。

一議楚省協濟黔中軍餉仰給楚中湖南一道所轄長衡郴府州縣每年協濟貴州糧銀三萬七百二十兩零遞年遞負不以時納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共拖欠銀五萬三千六百五十兩零而長沙



府屬通欠尤甚。良由貴州撫臣兼制、止及湖北、不及湖南、印糧官吏、自以非屬、怠玩成風。雖考成每年查參、不過徒飾虛文、卽完欠之數、催促逾年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罰俸而止。彼何所憚而汲汲完異屬之餉耶。今楊曾甫定黔餉一空、合無將湖南一道屬、亦隸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給由陞遷、照依湖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任。夫常德去長沙咫尺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沙不屬貴州節制、則拖欠之餉、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飽時。其爲關係、良非淺細。伏乞聖裁。

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線、實滇南出入門戶也。黔之設專爲滇設、無黔則無滇矣。國家輿地、以雲貴爲極邊、舊制倉驛小吏、俱給符驗。蓋憫其險遠耳。以故流官中無論方面、卽倉驛之陞轉、皆馳驛也。土司中無論進表、卽貢馬之差遣、皆馳驛也。鄉官中無論方面部臣、卽教官舉貢會試入京、皆馳驛也。蓋以極貧極乏之區、當極苦極煩之差、撫臣日夕挂號、堆案盈几、欲裁之則行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帑藏空乏、衛官貧而不能賠、急之則閉戶、驛官卑而不能支、急之則逸去。惟有仰屋浩嘆而已。查得貴州之驛、非若中原之地、征民間之錢糧、買馬走遞也。又非若他省之馬戶、有姓名可拘束也。舊例俱輪土司走馬。至於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州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興隆、黃平之馬、一匹不到、今播雖已滅、五司猶未返舊疆、驛馬之困、猶然如故。頃撫臣不得已疏請於上、借滇楚稍閑驛分各馬十五匹、分發平興、共濟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以貧故、累及二省甚多、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往來居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雲南止協濟一千五百

兩遇入覲年加一千兩似覺太少合無每年加增一千五百兩入覲年再增一千兩如數依期解黔分給各驛俟五司改流之日錢糧上納不乏仍將滇銀照依原額臣等又查得黔中原無水路至於鎮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船巡至辰沅常德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驛良有深意合無鎮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御扛齋奏及部院方面仍從陸外自有司以下至於二省會試舉人卽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平清晃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聖裁

一議增設駐鎮看得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馭悍卒狠者如虎馭羊弱者如貓伺鼠如之何其不多盜也往年曾設都勻府推官駐鎮新添矣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矣邇年增設貴陽府同知駐鎮興隆矣儻再增設鎮遠府推官一員駐鎮偏橋都勻府同知一員駐鎮平越一衛之屯糧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之問訊一驛之馬匹館銀責之料理文武官評責之填報士習民風責之表率夷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取之本衛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僕從不必雇募取之衛所之戍卒無更弦易轍之煩而有用夏變夷之實黔之黎庶尙亦有利哉伏乞聖裁

一議賑恤殘民楊酋煽亂流毒三省黔屬咫尺尤切剝膚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燬六犯河渡而貴陽震其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荆棘薶牛轉輸糧餉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耜女空其柚驛遞蕭條道路邱虛小寇竊發餓殍盈野

陰雨連月，禾稼不登，元元嗷嗷，莫必其命。邇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周恤，則死者之冤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播之餘黨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爲今日計，止有議蠲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董董亡幾何，一議蠲則衛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款，似當急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棠，合無於贍餉內存留若干，行守巡各道，責成賢有司，查覈摧害之輕重，流離之多寡，定爲賑濟之差等，庶恩周蔀屋，民不流離，伏乞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爲荒服，至元始立爲順元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卽設城郭，不名金湯，本朝始立爲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蜀滇雁行矣。第地方旣褊，人民未綏，國初建城，率因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薄，因陋就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比關生齒，旣繁且稠，與城中埒，頃者楊酋聲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沓入城，填滿城圍，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可屋，翹翹而危，嘵嘵而懼，當時士民卽有增築外城之呈，顧時倥傯，不暇議工，又乏金錢，誰與爲贊，及今賊旣滅矣，燕雀處堂，亦响响然樂矣，臣聞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貴州本苗夷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稽之史冊，聞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卽平，皮林未勦，東坡雖通，九股尙存，儻復有楊酋者出，而後爲之所，則晚矣，在昔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築一外城，內固舊堞，外增新壘，卽有烽燧，民不遷徙，此尤地方之利也，黔中南達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千餘里，衛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富室之一牆，今旣不能一一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

緩急、直破竹解籜耳。念及於此、則國家藩屏之長利也。查得外城估計約三萬金、儻於膳餉內動支、一歲可完。一勞永逸、一費永安。惟此時爲然乎。夫徹桑未雨、畜艾未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聖裁。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 六乞歸疏

奏爲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亟賜點用、以保遐方、以全子道事。臣聞訃感疾、不能候代、已五次疏請、不知能徹天聽否。乃今病日久、事益急、更有不容默默者。蓋向來臣雖憂病不支、尙有按臣在事爲之經理也。今按臣崔景榮復於十二月十七日聞憂、十八日起身回籍矣。夫一方之事、全在撫按。如綱之有綱、裘之有領。乃今一時俱缺、不知羣吏何所稟承、萬民何所依恃。此急乎不急乎。從來候代之官、雖云照常行事、然止總大體、擁名位、以繫屬人心而已。自不能一一照管也。況臣久病垂危、則身不能事事。近又赴境上候代、則勢不能事事。吏蠹民艱、莫之體察。軍機夷情、槩從隔闕。此急乎不急乎。且非獨於此也。近日總兵吳廣、以兵變被論、蒙部覆亦擬回籍矣。一方大吏、文則撫按、武則總兵、一時並缺、脫有不虞之變、突然而起、誰爲發縱、誰爲奔走。此急乎不急乎。夫此猶論地方事也。若臣之身、臣之家、臣之情、千辛萬苦、千險百阻、姑不贅言。論其大者、自古無不丁憂之官、無不奔喪之子。惟金革之事、乃從其權。而今又非其時矣。向臣聞憂之初、陛下留任之旨方頒、臣破賊之疏已上。方自幸免於奪情、免於墨纒、艱苦凶閔之中、尙可釋此終身之一憾。乃今聞喪已八閱月矣、而杳無歸期、無奪情之名、而有其實。無墨纒之事、而有

其似無金革之變、而不得安於居廬讀禮之常、三綱淪、九法斁、中國而夷狄、冠紳而異類、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一旦至此也。臣卽不爲一身惜、爲一家惜、獨不爲一世之綱常、萬古之倫理、痛哭而流涕乎。則惟有積憂積哀、以至於死亡而已。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向者與賊對壘、臣卽以憂勞死、以矢石死、亦自甘之。何者、爲國捐生、卽死賢於生也。乃今則何名、臣蓋不能爲之解矣。異日遼東、延綏、福建、撫臣之缺、亦久推不下、然至於應天缺出、則非久卽代。陛下亦以應天撫臣值親之喪、與他處不同也。臣非生於空桑、獨奈何而不以人道處之。坐令其積憂積痛、客死遐方、若爲賊報讐然者、蓋臣且不暇自惜、又爲國家之用人惜也。以此不避煩聒、再爲瀆擾、伏乞陛下將前推四人、亟賜點用、俾臣得交代而去。是豈惟爲臣一身一家計、卽四蜀之封疆、可保萬古之名義、不虧異日緩急用人、受事者亦免於我躬不閱之懼矣。臣無任向闕哀鳴之至。緣係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亟賜點用、以保遐方、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乞優處府佐疏

題爲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賜議處、以勸勞臣事。據四川重慶府申、奉臣批、據本府推官高折枝呈、爲夙病忽發、不能供職、懇乞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內稱患病乞要休致、由詳、奉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毋再遷延。繳該本府知府傅光宅、看得本官以征播在

營身親戰陣。苦心勞力。血氣爲傷。兼之衝冒煙嵐。坐臥泥水。成功還府。兩股出血水許多。此同府官所共見者。涪州查米。遂感疲暈。是。播州新創郡邑。百事叢脞。本官才委有餘。而病誠不便。似應俯從調理。以全其志。別議擢用。以酬其功。等因。到臣。卷查先該臣看得播賊蕩平。疆土廣闊。應建郡縣。以司治理。第經營草昧之始。必須增設兵備。憲職。方得內修戎備。外震諸夷。與夫創修衙宇城池。興復學校驛遞。或訓練士馬。以振威武。或建立鋪舍。以司傳遞。或清理疆界。丈量田土。或綏柔軍民。安輯反側。及欽遵明旨賑濟等項事宜。俱關喫緊。該臣先後行委推官高折枝。親詣播地。專攝兵備事務。逐項修舉。查議停妥。開款呈詳具題間。隨據本官稱病具辭。已經批行入播視事去後。續據本官又具呈稱。職本北人。不便南中風土。自吏蜀以來。昕夕奔馳。日惟往來危峯湍流間。以致感冒風寒。時發痰火。累藥不效。久欲求歸。獨念播賊猖狂。地方戒嚴。王事孔棘。誼無避難。勉彊服勞。本年二月。從戎入播。六月始還。八月又入料理。九月盡始還。風餐露宿。臥雨眠霜。使溼氣交流兩足。遂成風瘡。每日出血數升。漸且成痿。日夕幽憂。寤寐焦許。飲食減少。痰火更甚。今十一月初二日。因奉本部院憲牌。催發涪米賑播。爲是職親詣涪料視米船。忽然昏眩。倒跌舟中。不省人事。延醫診視。皆云心胃內傷。非旦夕可愈。職思身與官執重。力疾服官。使身不可救藥。豈人之情。況今見奉憲檄。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若不量力而輕負重任。豈第積勞成瘁。病不可醫。身不可保。將恐方千里新開疆土。不能以時綏懷安集。其如地方何。呈乞俯憐。驚駭下賈。無益於時。早容休致。放歸田里。就醫調治。苟延喘息等因。由詳前來。已經批行該府諭留去後。今

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外官有病卽准致仕例也。所以爲擇官而避難者戒也。然亦有不可以例論者。蓋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則宜以非常之格處之。若高折枝者。何如人哉。折枝爲推官已五年往矣。其執法之堅。守己之介。決獄之明。任事之勇。備在撫按薦章。姑且勿論。自播事初起。綦江始破。重慶之人。皇駭奔走。莫必其命。時道府皆不足倚。折枝以一推官。獨挺身倡率。效死勿去。文武士民。倚以爲重。當是時。微折枝在城。卽城內當自變。後值進兵。請自領兵當一路。以一文臣卑官。而當元戎之任。尤爲異常。至其破官壩營。以解思石之危。奪桑木關。以爲諸路之倡。壁海龍固前門。以收滅賊之效。諸凡戰功。臣敍功疏內言之已悉。無容更贅。旣出營。臣卽委之散兵。委之善後。曾以病辭。臣彊使之。折枝不得已。復挺身而往。時播地新經戰伐之後。死屍相枕。血肉狼藉。愁雲毒霧。行路酸心。而折枝奔走拮据乎其間。招流移。分田土。修驛舍。安軍兵。漸有次第。而病遂不支矣。然則折枝之功。始終在播。而折枝之病。始終亦以播。夫人臣不難出萬死一生。爲國家死難闢土。乃甫成功。而以病棄之。無乃非人情乎。折枝與同知張鼇同入播善後。鼇已病死。折枝復以病廢。則爲國任事者。非死不足以取信。此志士所以灰心。豪傑所以解體也。查折枝歷俸五年。屢經首薦。卽在常格。亦應推陞行取。臣近日敍功。亦擬於在京清要衙門推用。但其病勢已深。孤身宦邸。難以久待。似應稍破常格。卽爲推補。使得回籍調理。從容赴任。則不但以彼長才。不就廢棄。卽國家緩急有事。就使之。尙可得其尺寸之用。非無補也。伏乞敕下吏部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卽將本官於在京相應員缺推陞。遺下原缺。另行銓補。庶用世者。

無棄才之嗟。而感恩者。思報禮之重矣。緣係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賜議處。以勸勞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陳治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糾參黠帥疏

題爲黠帥投賄汙入。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臣以一介書生。弱冠登朝服。事陛下幾三十年。生平砥礪名節。頗爲士大夫所信。坐是塵忝。洊躋九列。目今幸竣播役。持服東歸。自惟營葬先臣。供養母氏。長爲農夫。以沒世。庶幾爲萬曆完人矣。乃不意有無知武弁。投賄行私。汙人名節。義難忍辱。不得不據實陳之。陛下之前。臣自去年六月入蜀。時值兵戈擾攘。地方岌危。臣嚴禁所屬文武司道總兵等官。一切下程等項。槩行停止。於時上下竊德。亦自無以一菜及臣門者。臣今年五月內。聞臣父之喪。發哀成服後。旋思所屬文武官員。或以臣值此大故。舉行奠禮。臣卽卻之。未免勞費。因卽移文所司。嚴行禁止。於時州縣有司。不敢舉行。其鎮道大吏。尙以臣終天之戚。仍具禮行奠。臣謂祭文無不受之理。因各受其文一篇。餘盡卻之。時四川總兵吳廣。備禮親奠。貴州總兵李應祥。備禮差官送奠。臣俱止受其文一軸。尙有原任四川總兵劉綎。與吳廣同城。獨不行奠。湖廣總兵陳璘。與李應祥事體相同。亦不遣奠。臣甚多之。謂二臣獨能守臣之約如此。而不虞其有他腸也。比臣抱病。自重慶返成都。行至中途。接到劉綎公文一角。內一稟大槩述其感。臣使過之仁。俾得效犬馬之勞。不致終身蒙詬。末云太恩府仙逝。綎以門下受恩最深者。不獲躬叩靈几之前。一申芻獻。罔極之義。謂何。前差劉茂林往北直隸。呈蒙頒賜應付。



業已專官代叩潭府。少紆積誠。冒干節鉞。伏乞海涵等因。內所稱差往北直隸。頒賜應付。蓋先是平賊之後。縱卽差人具稟。向臣言。值此大捷。總兵官當差人赴京打塘報緣。見任總兵各有火牌。縱係革任。無火牌。求給一張。又云。差人由水路去。求填湖廣河南北直隸。臣卽填與之。仍謂其人曰。報功只報功。卻不可揭害別人。淆亂是非。爾將官好爲此事。須說知之。其人應而去。蓋臣以爲果赴京報功。而亦不虞其有他事也。及見其稟帖。稱往奠臣家。始不勝驚駭。乃答之云。來揭念及先人甚感。但專官代叩潭府之說。萬非所宜。不孝家下並無一人。止託縣官差人守門。大小事皆白之縣官。卽使至。亦不得達。況不孝方在此。敍功而將軍乃差人於家行奠。不孝生平謹交際。避嫌疑。儻致別有舉動。則將軍一場辛苦。又成空矣。君子愛人以德。惟將軍體之。若已差人。卽當趕回。庶免多事。此肝膈之言。必須體諒。無至遺悔。仍面諭其人云。傳與爾總兵。彼若送禮於吾家。吾必參之。其人亦應而去。旣臣到成都。復接到陳璘公文一角。內一稟。大槩亦敍其感。臣薦拔之意。末云。軍中聞太封君仙逝。不勝傷悼。維時身在敵境。心急逆酋。故弗獲匍匐几筵。一申弔唁。伏念本職荷特達之知。恩同覆載。推太封君本原之自。義比生成。除差官卽日起程。馳赴相府。致奠几筵外。爲此具稟。伏乞台慈。俯垂鑒諒等因。臣於時已臥病在牀。仍口占答之云。先君之變。諸將軍皆以一奠見遺。不孝爲受一軸成禮而已。此道義之交也。來揭云。行奠於家。不孝在蜀。而行奠於家。與誰爲交際乎。此賄也。非禮也。不孝生平謹交際。尤避嫌疑。果爾者。彼此不便。望將軍已之。凡臣所以答二帥者。辭嚴義正。明示必參。以爲二臣卽有不肖之心。亦必咋指自阻。卽有出疆之使。亦必裹足不前。臣可

以相安於無事矣。至今十一月內，又接到陳璘公文一角，內一稟，稱臣父之變，欲親來弔奠，因水阻不前。既致奠臣家，又關人終辭。今具祭儀少申微忱，內一揭，開文一軸，香一炷，豬羊席帛之類，共折銀四十兩。臣念屬官折銀充奠，甚非禮體，但既以行奠而來，亦難過責，因受其文一軸，香一炷，其折禮仍令原差帶回，仍以數語答之，述其不受之意。臣以爲第卻其禮，亦可相安於無言矣。比近日臣有家人自原籍來，得臣母舅與臣家書，則言陳劉二總兵先後差官至臣家，俱云行奠禮。緣臣父臨危時，曾有遺囑，言臣臨行時與言別事不要緊，惟賊未滅時，播州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賊既滅時，將官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臣母舅守此戒約，以故二將差官不令至門。其劉縉差官令人語臣母舅轉白臣母，言其所齎謝禮銀一千兩，金一百兩，玉帶一束，祭禮銀二百兩，懇求許其送進。臣母驚懼，言豈有以千金行禮者，亟逐之去，不將捕之送縣，其人不得已去。仍至按臣崔景榮家送禮，按臣之父亦罵而逐之，遂去。其陳璘差官知劉縉禮未受，諭之即回，未云數目，亦未至按臣之家等情。臣閱之，不覺汗浹背，髮指冠，仰天椎心而泣，下沾襟也。夫臣至不才，無足比數，然是陛下節鉞之臣，而遐方遠人所觀聽而承式者也，奈何其以賄汙之。夫金以百計，銀以千計，其取數也多，其爲賄也重矣。臣豈有遺行耶？奈何其以重賄汙之。臣聞君子不家於喪，曾參之簣，黔婁之衾，仁人孝子必盡心焉。臣父生平以清白教臣，即垂危而不忘臣之言，以戒敕於家，其爲臣名節計，亦以至矣。奈何其身後而假喪禮以重汙之，嗟乎！以臣之不才，而辱之及於親，臣之罪於是乎通於天矣。夫璘，臣所請置者也，繼方爲世大詬，臣所排羣議而留之者也。今幸而成功矣，蓋璘德臣甚，縱

德臣尤甚。其爲此舉，以報德於臣所不可知。且當臣效功之時，一面送禮，一面投揭，冀以中臣之心，而爲彼長價亦不可知。顧愛羊愛禮，人各有志。二臣欲以貨財報臣，臣亦欲以名節報陛下。奈何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欲賂之以不韙之名，而貶其節耶。至於效功一事，則臣自出師之日，已誓之於天矣。曰：賞罰功罪之不明，明神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闔門，永絕其嗣。此寧可以貨利動之，而令食其言者何物。奸帥妄意窺臣，嗟嗟二臣，亦可謂心勞而日拙者矣。夫璘之所遺臣於蜀者，其禮雖侈，然比之劉綎，不啻懸絕。第其走使臣家之心，則臣前所言爲賄不爲禮也。既已遠使行賄，爲數當不止此。其後見臣之答書太厲，懼有糾劾，因亟爲此舉，以稱臣之意。臣既已不墮其術，亦何忍復逆其詐。此可無論。惟劉綎以千金汙臣，又求牌於臣手，報數於臣家，機械甚多。猥鄙可厭，臣有不能爲之解者。參照原任南京後府僉書革任回衛，今充爲事官劉綎，勇而無禮，久馳跋扈之聲，貪而畏人，未見篋篋之飭。方在論功而行賞，輒先重賄以相投。今日蠅營狗苟之態，堪羞。異時虎噬狼餐之狀，可想。論將固難拘夫一節，當官自宜謹於四知。此一臣者，所宜亟行究治者也。綎於平播論功居最，未錄其功，先摘其過，似非國體。且二帥昔爲臣之愛將，今爲國之功臣，一意暴揚，略無寬貸，似非人情。況臣既未入其賄，即槩置不參，亦無不可。但綎賄臣甚多，辱臣甚大。臣既知之而隱默不言，知之者謂臣納汙含垢，保全功臣，不知者謂臣隱忍摸稜，別有希冀。則是臣以陛下之權爲媒，以臣父之喪爲餌，而以今日一番武功爲營私肥家之地也。臣卽死有餘辱矣。以故躊躇再四，不得不據實論列。伏乞敕下兵部議處，以戒姦貪。查綎先年行賄，曾經參論，而略無悔改。似已

無所用恥者。今卽不能沒其功。仍宜禁其再用。無令以貪黷遺害於行伍。以窺闕貽玷於縉紳。庶武臣知警。官邪可清。再照伐國不問仁人。游士不求貞女。古之操行有聞者。雄藩寢其邪謀。大吏滅其驕從。蓋至暮夜而有故人。卽揮之不入。亦以後矣。況以開闢授鉞之司。當寢苦枕塊之際。而行間將帥。輒爾趾錯於途。警交於道。此足以明臣之無令德而有違行也。豈惟辱身辱親。卽輕朝廷。羞當世之士。亦以甚矣。臣已奉旨回籍。無官可能。乞敕下所司議法行罰。削籍除名。以爲人臣望輕取侮者之戒。臣愚不勝拳拳。緣係黠帥投賄。汙人。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理。未敢擅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 七乞歸疏

奏爲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臣自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聞先臣之訃。臣方督官兵攻逆酋海龍。固未下。臣聞變哀痛。恨不卽死。屬皇上特旨留臣。責以賊平事定。然後回籍守制。臣直經徒跣據地草檄。督過文武將吏。良以逆寇不可不平。皇上以權變責臣。而臣仔肩重任。亦不得不以權變遵奉。以臣之菲陋。何敢言移孝事君。蓋事體機會。方在緊急。不當以一家骨肉之私。蔑朝廷萬全之舉。較於禮法之正。非惟萬不得已。其去倒行而逆施者無幾矣。使事在得已。責有可分。臣必不敢以此自處。皇上亦必不以此處臣。此蓋無賢不肖知之者。何也。父子之親。根於天性。奔喪之禮。達於上下。爲人子而不奔父母之喪。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皇上尊祖敬宗。孝治天下。豈於微臣區區此心。而不之

察自平播以來，已半載於茲矣。臣於七月自渝入成都，悲慟傷惋，竊謂逆賊之擒，皆皇上之神武，戡定剷除，三方無患，而臣也命薄數奇，不足居成功之美。福過災生，所天摧隕，反覆熟思，使以勳名易奉養，以鼎牲代藜藿，孝子有心，必不忍舍彼而取此。因是纏綿忡惓，遽感重疾，久變爲痰，一病不起，幾三踰月。臣之不死，僅一問耳。幸而數旬以來，稍有起色，而片心如焚，千迴百轉，每一念生，輒至昏憤。此省城道將諸臣所共見聞，臣何敢欺也。臣六次具題，皆伏枕口授，頗極哀懇，未蒙省察。吏部數次催請督臣，未蒙點用。聖意高明，豈能窺測。臣再伏思，陛下業已許臣回籍，其所未允，代臣者耳。臣禮當奔喪，無復可疑。守禮而行，無復可恤。陛下試觀古今，烏有不奔喪而可爲人子者。惡有不可爲子而堪以任使者。臣如守宿留之迹，體眷盼之慈，素衣鞵而閉門，持藥匕而待命，何以異於不奔喪者。如此，則父子之倫置而不用，忠孝之道澆而不明，禮法滅，倫理壞，中國化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奈何。以臣一身處積勞之後，蒙不次之恩，當此不遑之實，而開天下後世議論之端，爲陛下聖治累也。昔吳起、魏之名將，母死不歸，曾參絕之，溫嶠力扶晉室，克致中興，絕裾不返，卒得罪於名教。臣心傷其事，身遭其故，豈能自己，而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乎。屬者按臣崔景榮，一聞父喪，卽日就道。臣於垂死病中，每一思之，拊牀慟絕。又以爲承明聖非常之眷，而牽延以犯人道，必不可赦之罪，羈縻以成盛世必不可有之事，拙於報恩，甘於在醜。臣何於大不幸之中，獨遭其窮若是之極也。臣心已碎，臣情極苦，伏望陛下哀之察之，卽於吏部所推四臣，點定一員，俾其前來交代。臣歸而卽死，猶生之年，報皇上天覆地載之恩，世世不足盡也。不然，臣卽能負臣父，不能負倫理。卽

能戀皇上、不能甘罪戾、臣願以旗牌印務等件、封付四川布政使司、臣還家席藁待罪、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緣係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秦學仁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 川省蠲免疏

題爲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蠲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猖亂、調兵征勦、師行糧從、所需甚急、如上東下南二道、萬曆二十七年分、上南下東并西北四道、二十八年分、各所屬州縣、始以額徵稅糧、有每石改運本色火米七分之派、繼以全省地畝、復有照糧每石加徵一錢二分之派、又以丁糧在上東下南二道、雖不徵銀、有出夫運餉之派、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雖免出夫、有幫運腳價之派、此外又有器具之造作、物料之取用、百務叢集、悉出民間、連歲之苦、不可勝言、今逆賊既平、前項瘡痍之民、若非破格蠲恤、何以慰更生之望、仰司卽會按察司備查上下東南西北六道、要見何道最苦、何道稍次、卽今作何蠲恤、逐一分別酌議停妥、務使小民目前可免徵輸之苦、用霑朝廷浩蕩之恩、其蠲免之數、應以何項抵補、俱要一併議報、以憑會題施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崔御史憲牌亦同前事、蒙此查得上下東南西北六道、所屬州縣、前項年分夏稅秋糧、每石改徵火米十分之七、後雖以賊平停止、然在上東下南二道、則已全完、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頭運二運、亦已次第運赴軍前、聽支訖、及查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急發餉銀、以佐軍興等事、該本部覆議、太

倉懸罄、則動支爲難。各省空虛、則挪借尤難。惟是東征時、曾於北直并浙省地畝加派、以濟一時。應行四川將通省夏稅秋糧共一百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石零、每石加銀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第以時窮勢急、不得已而取、不得已而用、以濟急公、候事完、減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遵將二十八年分稅糧照數加派、解充軍餉。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奏、爲患切剝膚等事。該本部議行四川撫按、轉行該布政司、將運糧事宜、酌量州縣大小派運若干。其腳價等費編派、見在丁糧、不論應否優免、一例徵銀。在官雇夫運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內開上東下南二道、去播稍近、則就近派夫轉運、免徵腳價。上南下東西北四道、距播寫遠、則徵銀解作募價、免行派夫等因。遵照通行各道、分別派夫徵價領餉轉運聽支。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爲播寇蕩平、遵旨奏免加派錢糧、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將二十七年十月內加派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遵旨減免等因。題奉欽依。移咨備案。仰司通行道府州縣一體遵照等因。俱經奉行外。今奉前因。該本司左布政使盛世承、會同按察使沈季文、議照播賊犯順、興師致討、一切緊要軍需、所費不貲。查止奉內帑發銀七萬餘兩、并鳳陽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其餘無一不取給於本省、亦無一不出自民間。在上東下南、派夫轉運、負重涉險、衝冒瘴癘、轉於溝壑者甚衆。其苦稱最。在下東上南及西北四道、火米夫價、在在催督、無不剝肉剝膚、以佐公家之急。其苦稱次。今仰仗天威、一鼓蕩平、而瘡痍凋敝之衆、元氣已索然盡矣。及查萬曆元年、川省大征九絲事竣、蒙將該年以前、小民拖欠各項錢糧、悉從蠲免。萬曆十

四年以征勦松潘事完。蒙兩院題將該年夏稅秋糧免三徵七。今征播之後較之九絲松潘其難其苦不啻數倍。照例請蠲委不容緩。及查二十七年分秋糧上東下南二道改徵本色火米十分之七與折色三分。及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本折兼徵俱已盡完無容議減。二十八年分稅糧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改徵火米十分之七。上東下南二道夏秋銀米并正稅之外每石加徵銀一錢二分一應全蠲一應減免。但二項銀米自派徵之後有盡完者有完過半者有通未完者用是議蠲議抵似屬不便。若將已完另項收貯未完悉行停止則先完者偏受其苦未完者坐享其逸且恐不肖有司及猾吏積書將已完者乘機乾沒。掬作未完而多完者隱作少完。及至派徵應納分數又復藉此局騙高下其手弊端百出莫可究詰。是朝廷徒有撫恤之美意而百姓未受寬減之實惠似不容不一爲之酌處者。所據該年分稅糧仍應照舊盡數追完。分別起解聽支。請將二十九年分應納稅糧內以上東下南二道蠲免五分。下東上南二道蠲免四分。西北二道蠲免三分。此外每糧一石再於該年扣免一錢二分以補今歲完過之數。用普朝廷浩蕩之恩以恤蒸黎陪累之苦。至於抵補一節查得四川通省每年額徵稅糧九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二石七斗內本色米收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八石七斗折色銀七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兩。據其額派雖若有餘然遞年全完者少而逋欠者實多也。且歲出上用扇柄絹疋茶蠟藥材及宗儀祿糧官吏師生俸廩松潘安縣威茂建馬等邊官兵糧餉等項共該銀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兩米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八石四斗。習係必不可缺者是以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用。茲計上東下南二道歲額糧銀三十三萬五千零二兩。



米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一石七斗。蠲免五分。應該減徵銀一十六萬七千五百零一兩。米一萬八百八十石八斗五升。實徵五分。該銀一十六萬七千五百零一兩。米一萬八百八十石八斗五升。下東上南二道。歲額糧銀九萬九千三百六十三兩。米二萬三百零三石。蠲免四分。應該減銀三萬九千七百四十五兩二錢。米八千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實徵六分。該銀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七兩八錢。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西北二道。歲額糧銀二十九萬一千四百零一兩。米三萬六千四百八十四石。蠲免三分。應該減銀八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三錢。米一萬九百四十五石二斗。實徵七分。該銀二十萬三千九百八十九兩七錢。米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石八斗。共蠲免銀二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五錢。米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七石二斗五升。每米一石以六錢計算。該折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兩三錢五分。共該蠲免減徵銀三十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四兩八錢五分。又蠲免加派地畝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但司庫近因軍餉支用幾盡。各府州縣支贖銀兩。亦各搜括無遺。前項蠲免之數。共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十餘兩。無可抵補。查得征兵四路支贖軍餉。存貯不等。在綦南二路。共贖有銀三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三錢。在永合二路。共贖有銀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兩四錢。在成都保順潼川建昌等府州縣衛。亦有支贖銀四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六錢。通共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於內量留二十萬。以備播州善後營建之用。餘止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不足抵補。又查有福建協濟貴州銀十萬兩。因彼時起解未到。於川省借過銀十萬解用。原議以福建之銀補還。今行取解。至日抵充。湊蠲其本

年稅糧并加派地畝未完等銀。俟今冬追完收貯聽支。伏乞軫念民瘼。早賜會題。庶疲民得蘇等因。呈詳到臣。案照先爲前事。已行該司會議去後。今其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民連年疲困。蓋更僕未易數矣。所爲出之水。火。慰其飢渴者。惟是獨恤爲急。故水旱則獨採辦大木。則獨地方多故而興師。則獨蓋蜀人家鮮厚藏。心極忠順。一遇地方有事。則竭力急公。死亡不避。逮至事甯。而民亦俱困。轉徙流離之衆。皆嗷嗷待命於上矣。矧數年之間。數役並舉。而百姓瘡痍。如今日者。臣何敢不披瀝以請。查自萬曆二十四年。奉有採木之令。凡五年於茲。小民之竭蹶而趨。折脛而斃者。言之令人酸楚。至二十五年。天災流行。則死且徙幾半矣。至二十七年。礦稅並興。則財與力俱殫矣。而不謂復有征播之役也。自臣祇奉聖旨。役在疆場。凡軍前一應芻糧糗糒衣甲器仗火藥器具。與夫碾運空運派夫派價編夫編馬。及諸所取辦。必不容已之費。錙銖孰非民財。涓滴孰非民力。赤子膏血。幾何堪茲無已之役。醫瘡剜肉。反裘負薪。臣有不勝其恫者矣。頃者仰仗皇上威靈。醜賊蕩平。絕無噍類。地方黔黎。靡不額手稱慶。謂出水火而登衽席。在此一舉乎。惟是兵革之後。閭閻消索。物力凋殘。析骸易子之民。骨肉不保。流離板蕩之地。田舍爲墟。扶傷掇死之家。啼號未息。儻非破格垂憐。廣施獨恤。則殘喘遺民。不死於賊。不死於兵。又死於賦耳。查得川省先年征勦九絲。及建越馬湖等處。事竣之後。該前撫按諸臣循例請乞獨免。荷蒙俞允。往牒可稽。今日播事。視前事不啻百倍之難。而所需民財民力。亦百倍之。獨恤之議。在今日更不容已者。合無將四川萬曆二十九年分稅糧內。上東下南二道。逆會茶毒已深。小民轉輸尤苦。獨免五分。上南

下東二道密邇用兵、地方疲勞、波及爲最、獨免四分、西北二道、奉文派徵腳價、民財耗竭已多、獨免三分、此外在通省又每糧一石扣除一錢二分免派、以補前徵過地畝之數、其前項獨免及加派之數、約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議於四路并各府州縣衛支贍軍餉銀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內、除二十萬留備播州善後之用、餘扣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并貴州借過四川銀十萬兩、移行該省於福建原解協濟銀內取還、抵充湊獨、其徵派未完稅糧地畝等銀、聽該司今冬追完貯庫正支、脫或各州縣間有完不及數者、卽於明歲應獨數內扣徵抵補、不拘三分五分之例、聽布政司於該年開徵之時、分別會計施行、則皇上雷霆之威、旣除所以害民者、而雨露之恩、又急所以養民者、遐方窮民、享太平於有象、而祝聖壽於無疆矣、伏乞敕下戶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早爲上請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禱、俟命之至、緣係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獨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余陳治道齋俸謹題請旨、奉聖旨、該省供億用兵、百姓疲困可憫、所請獨恤、戶部便覆議來看、欽此、本部覆奉聖旨是、

八乞歸疏

奏爲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事、臣久不得代、七疏陳情、計已次第仰徹天聽、乃近閱邸報、止見下部、未見處分、臣驚心動骨、無以爲計、只得冒死再請、臣聞毀行之士、聖主必下其品、敦倫之朝、哲士以覘其邦、五倫孰大於親、百行孰大於孝、親終而居廬守禮、此人道之常、何足爲孝、然並

此廢之則無人道矣。人而不以人道自處，是曰人禽。鄉里所不親，月旦所不齒也。臣之聞訃，自去年五月至今，幾一年矣。夫禮有奔喪，爲在外者設；有不得卽奔，爲羈於故未卽行者設。乃至經年而不奔喪，此何事何禮乎？去歲自夏歷秋及冬，日月雖深，猶一歲間事也。今又一歲矣。甲子已更，燧火已改。天摧地折之人，猶然旅食他鄉，優游官署，與尋常不殊。此尙可以爲子耶？不可以爲子，尙可以爲人耶？夫滿堂皆笑，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座爲之不樂。於今春也，元氣流惠，風轉草木，羣生之屬，皆欣欣向榮。獨令臣拊心搶地，以日爲年，賭風木而自傷，望枌榆而不見，永死不得，欲生不可。陛下與物同春，何忍令臣至此。日者臣一病百日，幸而不死。有告臣者曰：上或以獻俘鉞功，設官善後諸事未備，不令爾歸。臣爲之瞿然驚惕，力疾勉圖向前諸事。次第報完，陛下亦爲之宜捷告廟，昭示四方。謀反造逆之兇黨，已駢首卽刑。關土開疆之庶官，亦交臂受事。從來候代之官，亦止擁名器，示彈壓耳。於政事，不一一親也。臣獨揮涕含酸，宵晝經理。止爲冀得竣事，早博一歸。主父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臣之心事，其殆類此。乃今天地悅，神人和，夷漢搏心，中外禔福。獨臣羈棲狼狽，死生無據，居然自如。不知陛下何令臣獨苦至是也。夫以臣爲微勞可憐，則宜少恤其私，令得復其養生送死之常。如以臣爲闕茸不才，不宜存恤，則宜擇賢代之。無令爲地方久累，乃許之歸，而不爲置代，令在去就之間。死生之際，俾在世有不孝之子。在官有無親之人，名行大虧，倫紀全斁。此豈直非所以處臣，卽覘國者且從而議其後矣。臣每清夜自思，悱惻無聊，幾欲刎頸穴胸，與泉魚同命。顧死則不能棄臣母，欲生則不能棄臣父。展轉悲憤，輒至殞絕。常恐一旦遂死不歸，令

造逆者以爲口實。任事者以爲殷監。則不直不孝。亦且不忠。陛下必不忍令臣至此。臣草此一疏。殞絕數。四。惟望陛下哀憐而早代之。不則惟有委而去之。伏苦待罪而已。臣據地痛哭。不知所云。緣係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備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請補播州缺官疏

題爲播地缺官。乞賜亟補。以營新造事。照得播州初平。臣已遵旨議改二府一州八縣。及應用文武官員。酌量陞調。一而具題。一面行令入播任事。去後。近接大計邸報內開。該府新擬加銜調用同知王陞。以原任知州不及降二級。新擬加陞通判劉之瀾。以原任知縣不謹閑住。新擬真州知州陳應植。以原任通判不及降三級等因。該臣看得三臣者。臣取其才具。尙堪驅使。因調之入播。不爲無意。吏部覈其政行。各有瑕疵。因汰以計典。亦非無因。但大察重典。三臣旣在閑住降調之列。自當離任。無容更議。惟是郡縣初設。經營伊始。卽今丈量田地。安插軍民。營造城郭。急須得人料理。所有原缺。若待銓除。豈不誤事。相應徑行議補。以濟急需。該臣查得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才優繁劇。民頌廉平。去歲用兵之時。臣訪其才器不凡。調之軍前效用。諸有委任。咄咄立辦。後以積勞成病。不終事而還任。未盡其才。同事者至今服其幹濟。用之播地。甚爲相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心田忠赤。幹理勤渠。曾督施南兵破板角關。臣已優敘其功。擬加銜久任。今宜改任。始盡其長。長壽縣知縣郭維屏。宰邑大得民譽。理餉克濟軍興。臣嘗第各路小委官。謂

不辭勞怨不避險艱。當以維屏爲最。其政成而資深。似足爲優陞行取之儲。顧此地此才。幸而相值。爲地擇官。無以易此。臣竊安爲議擬。謂孫鶴年宜陞播州新府同知。鄧宏烈宜照原級加同知銜。官新府通判事。郭維屏宜加同知銜。管真州知州事。蓋播州開創之初。地荒民散。人不樂居。自非資級稍優。常情不無觖望。夫盤錯之地。資人經理。常宜令有樂用之氣。庶幾鼓舞從事。不苦獨賢。若官不加進。舍逸就勞。常有邑邑不滿之心。則以其官爲雞肋。而以其地爲石田。始事廢弛。終難整理。是令官與地兩相厲耳。故臣擬各官稍從優厚。人情事勢。自是當然。非無以也。臣已一面行令入播任事外。合行題請。伏乞敕下吏部查議。如臣所言不謬。將孫鶴年等各照原擬陞職功銜。行令到任管事。仍照原題三年政成。破格優轉。以酬其勞。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庶新地得人。善後有賴矣。緣係播地缺官。乞賜亟備。以營新造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謹題請旨。

### 繳寶劔疏

奏爲軍務事。案照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照得。近因播會猖獗。擊罪致討。該科臣張輔之等。題請欽賜督臣尙方之劔。以重事權。節奉聖旨。賜劔准給發。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欽此。向來祇候頒給。值今兵將雖已漸集。而人心尙屬觀望。伏乞敕下該衙門。將科臣題允賜劔。早行頒降。本部馬上差人齎付督臣李化龍。欽遵行事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隨該司禮監於文華門。傳奉欽賜督臣寶劔一口。恭捧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恭惟尙方寶劔。頒賜軍中。凡以整飭人心。肅將天

討故一出而甯賊平。再出而朝鮮定。此俱案牒之可鏡者。今播會猖獗。戮將屠城。寇逼門庭。患在腹心。仰廬聖慮。俯允所請。照例頒賜。以重事權。務要矢滅此朝食之心。嚴逗遛退縮之令。期斬逆首。懸之藁街。上中國威。下雪民怨。庶幾仰副聖主倚任之殷。而媲美於東西也。合咨前去。煩將頒賜寶劍。恭收欽遵行事。及轉行大小將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差官齋捧賜劍一口到臣。該臣卽於是日恭設龍亭。焚香望闕叩頭。祇領。隨督行三省文武等官一體遵照。及將兵馬錢糧催價齊備。於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約會出師。差官齋捧欽劍。馳至軍前。隨營監陣。欽遵行事。至本年六月初五初六兩日。官兵急攻。仰仗天威。固破賊滅。兵撤事竣。捧繳到臣。臣惟播會造逆。致干天誅。臣以一介書生。獨踞三藩文武之上。方苦才微。望劣。衆未服從。加以我弱賊強。人懷觀望。迨調發幸集。夫武勇乃心志更險於山川。雖三令五申。備極鼓舞。願此疆彼界。終涉參差。幸遇皇上重念軍令之嚴。特辱尙方之賜。白旄黃鉞。威動九天。雪鏑霜鋒。光搖萬里。臣於是奉揚主命。整懾羣情。申嚴後至之誅。大鼓前驅之勇。於是三軍股栗。萬衆心寒。受命則忘身忘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對壘則百戰百勝。滅人之國。取人之城。用能淨埽蠻煙。重開炎徼。坐消氛祲。永奠西南。蓋惟令肅九重。所以功成六月。此臣所爲撫太阿而揚休。捧含光而頌德者也。今照兵事告竣。所有賜劍。理合奏繳。伏乞敕下該衙門照舊查收。以昭中興修文偃武之慶。緣係軍務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官胡維城齋捧進繳。謹具奏聞。計實繳賜劍一口。萬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銷算軍餉疏

題爲征播事竣造報動用軍餉以備覆覈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造覆覈過征播軍餉錢糧。自萬曆二十七年六月起至二十八年九月止。蒸江南川合江永甯四路。與所屬府衛州縣。總計支發戶兵二部。并本省外省。蜀府義助。及派徵未完地畝夫價等銀。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銅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內買辦米豆草料戰馬烘炒藥餌魚鹽薑蒜。及製造軍火器具。并漢土官兵行月二糧。安家犒賞懸賞功賞運夫腳價等項。計用銀一百五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兩六錢零三毫四絲三忽五微。各項內有積出扣回還官銀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五兩零九分七毫六絲四忽八微。又施南八土司官兵八千餘員名。安家行糧犒賞。并三箇月本折糧銀。共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兩。各兵應援思黎。得從龍泉進兵。功屬湖貴紀敘。糧係川省代供。此項餉銀。應在二省算除外。實止用過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四百一十五兩五錢九釐五毫七絲八忽七微。銅錢一百六十六萬五百五十六文。前項扣回并支贖在庫。及見徵未完。共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七分七釐三毫二微一塵四纖四沙。買運改運碾運及蜀府義助各本色米。共四十四萬九千九十七石七升七合八勺三抄一撮一圭一粒。內支過三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一石六升六合八勺。實贖一十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一升一合三抄一撮一圭一粒。烘炒三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三升。內支過一千五百二十二石三斗。實贖一千七百零一石三斗三升。炒米一萬五百零五石一斗九升三合。內支過五千六百一十五石八斗二升。實贖四千八百八十九石三斗七升三合。黃豆胡豆共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一石。



一斗四升四勺。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三石五升五合。實贖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八石八升五合四勺。粟穀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二合。內支過四千一百五十七石九斗五合。實贖七千三百三十六石五升七合。乾魚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一十斤。內支過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九斤。實贖八萬三千四百七十一斤。食鹽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四斤。內支過一十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二斤半。實贖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七十一斤半。生薑四萬三千四百四十斤。內支過三萬七千一百五十八斤。實贖六千二百八十二斤。乾蒜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九斤。內支過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八斤。實贖三萬二千一百六十一斤。燒柴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斤。馬草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五束。二項盡支。藥餌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斤零七兩。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二斤一十兩。實贖四百七十二斤一十三兩。戰馬一千三十一匹。內領過八百八十四匹。實贖一百五十一匹。盔甲槍刀。銃礮弓箭。絲弦挨牌。鉛彈硝黃等項。共一百零五萬五千五百七十四件斤。內支過七十一萬零四百四十三件斤。實贖三十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一件斤。以上支贖糧料戰馬器具硝黃。若照原值變價。可得銀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兩零。還充之外。實止用銀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至於運夫一節。原議東南派夫。西北徵銀。各從其便。其後銀未完而賊已滅。若將夫價槩行免徵。則東南獨勞。西北獨逸。苦樂甚屬不均。故議將未完夫價。並加派丁糧銀。一並追完。總於二十九年通省大糧槩行蠲免。以均勞逸。已於請蠲疏內題明。茲以二項見徵未完。并扣回支贖在庫總計。卽前所謂。共有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兩九錢七分七釐三毫二微一塵四纖四沙。

者也。及查前次議獨止計在庫見貯銀五十五萬。及貴州應還銀十萬。共六十餘萬。今並續完及見徵者通計。故又多三十餘萬。共得前數。內除二十萬。以備善後營建之需。四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以抵題請獨恤之額。餘雖約贖三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餘兩。實多通欠。卽加併追。或完少半。而獲功官兵首級功賞。多半未給。創建郡邑。工程重大。添設文武。經費浩繁。此項贖需。俱應存留。通候工完。與見存支贖糧料戰馬器具總計。善後官兵支用幾何。變價幾何。存贖幾何。通行查明。另行銷算。若有餘贖。還官正支。本司會同按察司重覆磨算相同。中間並無侵冒等弊。理合呈乞造冊。奏繳施行等因。冊由到臣。案照先該臣題爲循例請設兵將等事。該兵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欽此。又准戶部咨。爲患切剝膚。敬陳一得等事。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題。戶部覆奉聖旨。銀兩准解發軍興爲急。編派照丁糧。毋以優免靠損小民。欽此。又准兵部咨。爲逆會悖旨不道。搆苗拒敵官兵等事。本部議將太僕寺庫銀四萬兩。支給四川都司淡章齋。至四川總督衙門交收等因。覆奉聖旨。是著各官上緊押解前去。不許違限誤事。欽此。又准戶部咨。爲請發庫銀防播事。該本部覆議。播會爲患。撫按題請兵餉。本部議將二十六七兩年額解陝銀。題留彼處募兵防禦。旣稱解陝。合將太倉銀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解川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等事。該本部議將四川稅糧加派銀十二萬兩。通融支用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看詳章奏等事。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本部議將湖廣二十七年本色漕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三石三斗。耗

尖米一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六斗二升零。存留本省。抵充楚蜀貴州三省軍餉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該本部議。將鳳陽銀十萬兩發四川等因。覆奉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又准戶部咨。爲議動贖緩以助軍餉事。該四川按臣崔景榮題。將本院項下批追贓罰銀兩。助充軍餉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移咨前來。該臣隨將戶部咨解銀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兵部咨解銀四萬兩。鳳陽撫臣李三才咨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湖廣撫臣支可大咨解漕糧折銀三萬兩。蜀府義助銀二千兩。按臣崔景榮解贖銀三萬五千兩。并四川布政司徑支庫貯銀一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兩一錢三分一釐七毫。又支解川東道銀六十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兩四錢三分四釐八毫。三絲三忽三微。解川南道銀五十二萬六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七分四釐。解川西道銀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一錢五分二釐。又支借貴州以福建協濟解補銀一十萬兩。各府州縣解銀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一兩一錢九分九釐四毫二忽六微一塵四纖四沙。成都府支造銀盃花牌綾段紅布等價銀四千兩。各州縣加派地畝賦稅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二錢八分。又加派運夫工食銀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七錢一分四釐九毫四絲三忽。通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銅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俱經一面派徵接濟。一面動支分發買辦糧料等項。及轉運軍前聽支間。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五初六兩日。三省合兵輪攻。圍破逆賊授首。

妻子爲俘，班師凱旋之後，該臣備牌，照得播會造逆，奉天征討，卽今賊黨盡平，官兵俱撤，所據用過錢糧例應銷算，但興師雖在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方行進兵，然自二十七年六月以來，卽值此役，其中調募主客官兵，分布防守，買辦糧馬器具，預備聽支，陸續動用，無月無之，是防勦雖或不同，經費原係一事，通應一併清查，檄行四川按察司，敕馬瀘兵備道，總理水陸四路督餉副使史旌賢，備將一應錢糧，毋分防勦，盡數清查冊報，隨據該道議，將綦江南川二路，并重慶府屬委本府同知梅燮，合江永甯二路，并瀘嘉眉邛雅州委順慶府同知馬性和，成都府屬委本府推官王宗賢，鉞州府屬委本府通判陳仕麟，夔州府屬委重慶府通判江騰鯨，保甯府并潼川州各屬委本府推官方象成，順慶府屬委本府推官陳博，俱分投親詣四路，及各府州縣，清查前來類造間，副使史旌賢，聞報離任，改行四川布政司分守上川南帶管清軍督糧道右參政王嘉謨接管，造報到臣，猶恐不的，又經駁行該司，再加覆覈去後，今據前因，除湖貴二省用過錢糧，聽彼中徑自奏報外，該臣看得播會造逆，致干天誅，於時兵餉兩虛，無從措手，卽蜀省帑藏，向稍充實，年來亦以二運採木，靡費不貲，正項之外，所存無幾，臣蓋日夜憂之，荷蒙皇上軫念遐荒，多方經畫，儲餉調兵，繼至輻輳，以故不假歲月，克致蕩平，臣稟成廟算，奉揚天威，幸而竣役，可勝仰戴，所有用過錢糧，據該司道造報本色糶糧，前開已悉，無容復贅，查得四川一省，用過餉銀，除扣除還官餘贖變價，及協濟二省不計外，總計四路官兵，行月二糧，運夫工食，及一切買馬製器諸項雜費，實用過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及查湖貴二省，先據送到造報錢糧文冊，共用過一百餘萬，彼兩省共

計四路與蜀相等。經費之數似少參差。緣四川自前歲六月賊破綦江。卽調發多兵各處防守。至進兵之時。已支半年之餉矣。比至進征川省。所調皆陝西三邊之馬兵。浙江河南山東之步卒。其糧餉原厚。皆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迨事完撤遣。給以路費。遠者三月。近者二月。皆計程計費。寬然有餘。以故遠省客兵。歎然就道。此其支費。固有難以槩從省約者。然皆臣嚴督經管司道等官。事事籌算。時時稽覈。正支之外。絕無別項浮費。以故罷兵之後。計所贖存尙近百萬。臣之處心良亦苦矣。及查扣回支贖。及派徵未完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兩有零。先經臣議。將見在者。入疏具題。於內動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五十餘兩。抵今年蠲免之數外。又議動二十萬。爲播州營建之需。今查播州善後。所費實繁。蓋卽萬兵之餉。一年已需數萬。加以驛遞之夫馬。官吏之廩糧。匠役之工食。小民之牛種。彼中尙一無所出。種種皆取辦官帑。儻一年之後。事未卽就。兵未卽撤。費豈便已。則卽以三十萬待之。未爲多也。卽今又解發三萬兩。協濟湖廣。征勦皮林。計此三項。已該七十餘萬。則所餘者。僅二十萬有奇。而功級之銀。尙未全領。借支之項。尙未全補。拖欠之數。尙未全完。則此二十萬者。亦未可謂目前之長物矣。蓋此番舉動。川省原以全力從事。兵之徵調甚多。餉之協濟甚少。始傾府庫以平賊。繼竭物力而善後。東拆西補。殊費支吾。掣襟露肘。僅而全濟。卽免告急於司農。求補於內帑。亦已幸矣。比之貴州。原仰哺於外省。繼扣還於度支者。原難例論。臣因亦不敢不申明之也。除行該司嚴併追納。以備接濟。總俟工程告完。若有積餘。照數還官。聽接管督臣另行銷算。造冊奏繳外。所有前項用過兵糧。起止年月。支存數目。理合開造黃冊進繳。青冊送部。伏乞敕下戶兵二部。

再加覈查。行巡按御史。務覈施行。緣係征播事竣。造報動用軍餉。以備覆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苟應增齋。捧謹題請旨。

### 進播州圖疏

奏爲播地初開。做獻輿圖。以陞容覽。以抒愚忠事。臣不自量。受命勦播。以天之靈。幸而竣役。深惟此州之地。不入版圖。已八百年。陛下旣取而郡縣之矣。顧其地遠在西南。去天萬里。山川土物。頗異中華。謹命工人繪爲一圖。上呈御覽。儻蒙陛下於萬幾之暇。時賜省閱。亦得以習知其疆理。宏宣夫政教。萬分之一。不爲無補。願臣爲此圖。尙有私衷。不敢不盡於陛下。臣惟逆酋拒命。自外生成。陛下以仁聖神武。赫怒臨之。如發蒙振落。何足爲難。顧其地山川險惡。林箐深阻。諸將吏皆攀藤附葛。冒炎觸瘴。與羣兇角。一旦之命。十生九死。僅而勝之。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將吏之苦。此邦之人。不沾王化。垂及千載。今一旦被日月之光。沾雨露之潤。如出谷遷喬。一何厚幸。願其人原是卉服鳥語之倫。同處豺虎蟲蛇之內。向來生計。不過捫磴穿崖。刀耕火種。爲力甚苦。求活甚難。而逆酋且擾之以徵斂。威之以刀鋸。民皆重足一迹。莫必其命。蓋今之所爲開治建城者。皆昔之火宅鬼窟也。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小民之艱。夫臣子之義。事不避難。勞不言苦。臣何敢復爲將吏多贅。惟是爲小民者。今雖初出湯火。漸濯清冷。然殺戮之後。地多曠土。招附之初。人無固志。安之固易於見德。擾之亦易於思亂。譬之新生之木。爬搔稍過。則生意萎然而消。久放之豚。束縛太急。則野性悍然而起。夫難平者。事也。難得者。地也。惟以仁義取之。以仁義守之。則三代之

上理而太和常在宇宙間矣。臣願陛下流閭悌之澤，布寬仁之令，明示守土之臣，安之勿憂，緩之勿急，令一方小民，翕然知有生人之樂，喜色相告，又淒然念其已往之慘，涕泗橫流，庶幾甯心歸化，無復反側。西南半壁天下，永永無患矣。臣無任瞻依仰望之至，謹將所繪地圖隨本上進。

請卹典疏

奏爲孤臣代歸有期，循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臣愚不肖，誤叨聖恩，總督軍事，適值臣父之變，奉旨在任督兵，旋以軍旅事竣，蒙允回籍守制，茲且得代奔歸，仰惟天恩隆重，非臣頂踵所能圖報，何敢再言所私，顧國有懿典，不敢不據例上請。臣世本農家，臣父棟，以臣靡忝仕途，節次受封七品五品職銜，後以臣巡撫遼東勦虜微勞，復辱特恩加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比臣起官今職，接俸三年考滿，該吏部查得臣父已受過三品封典，例不重封，止臣蒙恩陞右都御史，則臣父蓋係實授三品封，又經臣考滿應封，以臣見任二品時病故者也。查得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妻，三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一款，凡侍從春宮軍功等項，遇有前項陳請，仍移文兵部覈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有勞，方與具由題請。若止曾受官，未經實效勤勞者，不准其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如軍功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或有軍旅身職勤勞茂著者，卹典自宜加厚。禮部臨時擬議奏請定奪，爲照臣自束髮以來，辭親從仕，垂二十年，臣父未嘗就臣一日之養，惟是鎮撫遼東督兵三載中，病而歸得居子舍，然甫踰一年，復有今役，受事未久，卽有臣兄

之喪於時臣父遂苦侍養無人。臣身又以從征難返。兼之賊勢頗大。勦事頗難。臣父上憤國難之未平。下傷游子之遠役。愁思焦勞。卒先朝露。總之數年以來。臣之拮据。止在行陣。兵凶戰危。臣當其勞。臣父與其憂。卽壯夫亦當中摧。況衰年胡以久恃。憂國捐生。臣父亦復何恨。所苦獨臣心耳。乃臣聞訃以來。又以軍事羈留。一年於此。奔喪營葬。付之杳茫。帳有蛛絲。庭惟鳥迹。此士類所爲傷心。路人所爲殞涕者也。卽今南北少事。方寓晏然。平定之效。頗當聖心。露布北馳。天顏有喜。臣獨宗祊剝落。形影伶仃。跼地踳天。無以爲計。卽論理。則家國非倫。然在臣。則君親並重。蓋不能不望恩於陛下矣。臣父已實授三品封。又經臣考滿。本等卹典。例自應得。但稽之令甲。軍功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臣卽么麼非類。而見叨二品。經年在事。軍旅勦勞。茂著。得從厚議卹。臣卽完散無勞。而從征兩地。頗效奔走。軍功躬履行陣。方准與加恩。臣卽懼不立。而督兵數載。未離行間。據例原情。似宜少沾尺寸。且夫一往而不返者。親之終也。一缺而難補者。孝之禮也。臣非生於空桑。乃在生不養。臨終不斂。旣沒不歸。風木徒傷。雲天無望。茲固已百行莫贖之愆。終身不解之恨矣。惟冀松楸之際。少借恩私。窀穸之間。略存光寵。尙得以其浩蕩無涯之恩。少慰其沈綿終天之痛耳。伏望陛下俯察情苦。曲賜矜憐。敕下禮部備查往例。兼覈微勞。酌議卹典。稍從優厚。兼臣父尙得少妥魂魄於地下。臣亦得暫寄視息於人間。臣卽病苦衰殘。無能補報。銜環濡草。鳥獸有心。今生已矣。尙有來世。惟陛下哀憐裁察。臣謹泣血籲天以請。





# 平播全書卷七

## 咨文

### 咨貴州撫院防播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邇來狂悖大非往昔。親自統兵屯劄於蜀葦地界。擾害居民。彼處防禦官兵。又虞單弱。業經調遣總兵官萬整馳赴外。查得此酋近日又復集兵擾犯黔地。愈肆垂涎。已行各該道將查報訖。若該省一應設備與當與革事宜。本部院難以遙度。相應移會。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將鄰播一帶去處。目前防禦官兵。有無足備。應否增添。與歧路設險扼隘。挖塹偵探。收保城守。并通省時宜興革事。干奏請者。陸續希稿見示。以憑會題。儻有徑行事件。亦希備細移送軍門。以便查考。幸勿遲緩。

### 咨浙江山東借兵

爲土酋肆逆。蜀地阡危。請乞量借兵力。以資防禦。以保封疆事。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并重慶府及參遊等官各報稱。播酋楊應龍於六月內。點兵六萬。分爲三路入犯葦江內地。先講地方。事後撕殺。乞發官兵。立候分布防守。又據報稱。楊應龍親自統兵數萬。在貓兒岡等處割營。又在母渡入犯。離縣止二十五里。今守兵止有三千。勢甚至急。各等因。節報到部。爲照楊應龍恃其地利之險。兵力之強。睥睨全蜀。無足以當其鋒者。其蓄志欲逞久矣。年來假以擒擊叛奴。一犯合江。再犯葦江。殺掠之

慘節經奏報。然猶未敢悉師以出也。自貴州喪師之後。自知難道天誅。遂爾遲於一決。乃親統大兵數萬。復犯碁江。恣行殺戮。結營不去。益增生兵。蓋欲殲我兵將。占我邊隅。然後略地攻城。惟其所向。此其爲志。端不在小。蜀地原無兵馬。向來征討。止調土司。而土司之中。惟此酋爲最強。往日已事。可爲殷鑒。本部入蜀未及旬日。召募訓練。一無所施。不得已。遣總兵萬鏊。量摘松潘兵馬。前去重慶一帶。相機防禦。本部續調土兵數枝接濟。顧強弱之勢。已自可知。儻我兵稍挫。賊勢益張。滋蔓之禍。且在全省。茲所關係。豈細故哉。查得浙江南山東之兵。天下稱勁。年來東征。全賴其力。今東征竣事。業已歸農。召募用之。極爲相當。除另差官齎銀召募。但此中事已然眉。被處旋行召募。曠日遲久。無補急需。查貴鎮有防海及標兵二枝。兵將見在。今海波已澄。備而不用。合行借調。除具奏外。諒朝廷之上。見此情形。無不允發之理。但待報遣發。尤恐後時。合先咨請。希將前兵。令驍將統領。全營撥發前來。應給路費。量行支給。待此中解銀補還。若貴鎮兵不可缺。不妨徐募。已撤東征之兵。填補移緩就急。兩不相妨。昔寧夏之變。浙中聞常撫院會遠遣三千兵赴援。大義精忠。日星並耀。料貴院體國奉公之心。決不憚披髮纓冠之往。請勿遲緩。

咨陝西各鎮借兵

爲土酋肆逆。蜀地陸危。請乞量借兵力。以資防禦。以保封疆事。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并重慶府及參遊等官各報稱。播酋楊應龍。云云同前。查得陝西各邊兵馬。素稱驍健。本部向擬借調。緣秋防在即。未敢具陳。願今事勢已急。計無復之。只須量借。除一面具奏外。諒朝廷之上。聞此情形。

無不允發之理。但待報遣發。尤恐後時。合先咨請。希將貴部院所屬四鎮。每鎮量摘撥二三千。令彼中驍將統領。各帶甲馬器械。量給行糧。速遣入蜀。俟本部一面解銀補還。入蜀以後糧料。本部一面預備。又查得延綏一鎮。舊有入衛兵馬一枝三千。年來借調東征。不係本地防守之數。今東征已畢。薊鎮無事。更希全營發來。要在十月之間。畢至蜀地方。爲有濟。昔年有調苗兵禦虜者。胡騎一呼。踏爲平土。酋所恃惟生苗。非陝兵不足以殲之。亦知秋防在目。彼此皆急。願貴鎮地大兵多。摘撥一枝。如九牛一毛。無足加損。其在蜀地。則救焚拯溺。宏濟爲多。料貴部院體國奉公之心。決不憚披髮纓冠之往。請勿遲緩。

### 咨兵部討將官

爲播酋猖獗。蜀事阽危。乞多發將才。以備戰守事。照得播酋不道。擾我封疆。碁江被殘。重慶告急。全蜀事勢。未知所終。此亦危急存亡之秋也。蜀原無兵。故亦無將。近雖調發土司之兵。而土官紀律不嚴。未必用命。雖亦多方招募。而烏合之衆。須得良將統領。始可收功。至於別省調兵。彼中雖有驍將。未必肯遣來。臨時須有更置。亦不可不預爲之備者。卽坐名題請。但本職於九邊將帥。未能全知。又恐諸將中。有事故不一。不能應手。卽至。返致誤事。相應咨請。爲此合咨本部。煩將後開本職所訪聞謀勇足備可用將官。轉咨各處督撫衙門。刻定期限。責令起送前來。或帶有家丁。隨其多寡。本處衙門卽給與應付勘合。抵蜀之日。自當從優給養。俟各將到後。本職隨其才器。分遣督兵。事甯之後。另議陞賞。仍行各處督撫衙門。此番所需將才。不啻救焚拯溺。不得以本處有急爲辭。遲留不發。致誤事機。至於後開各將。或近有顯過著聞。

難以重用。或本部所知。另有長才大器。在諸將之上。而本職所不及知者。亦乞隨宜改易。止在得人。或各將有見居重地。勢須題請者。亦乞查照咨文。徑爲題請。仍希將所遣發過將官。先咨知會。以便行催。須至咨者。

計開

薊遼總督標下副總兵戴延春。

薊遼總兵標下游擊葉邦榮。

大同井坪城參將錢煜。

延綏入衛遊擊王國棟。

原任保甯參將郭有光。

河州革任副將周國柱。

河西原任參將余世威。

山西原任東路參將余德榮。

甯夏副總兵馬孔英。

洮岷副總兵魯光祖。

西甯參將王國柱。

京營遊擊陳奎

原任京營參將蘭登瀛

### 咨湖廣撫院防會

爲緊急軍務事。近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報稱。播會楊應龍於六月十八日親統大兵屯劄於綦江內地。日肆劫掠。要攻綦城。又聲言添苗入犯重慶等處。等因。到本部院。除行見調赴重慶總兵官萬鏊。同該道加謹隄備。并一面調取漢土官兵馳至該府一帶分布防禦外。爲照播會楊應龍狡詐異常。近見明旨重頒。遂致疑畏日深。跳梁益肆。卽今縱橫無忌。不知意欲何爲。查楚省邊鄰偏橋一帶均爲內地襟喉。未然之防。亟應料理。爲此合咨貴院。煩請速於有勇兵處所。無論漢土。急募數千。於鄰播要區分布防守。仍戒嚴將領有司衛所。比常加謹隄備。用保無虞。應造器械軍火甲具行司。專官製造。應動銀兩。與集兵合用糧餉。該司一面酌定通詳。一面遣發馳赴慎守。仍請希將責成過將領等官緣由。并委過募兵職官姓名。先行移送軍門。幸勿遲緩。

### 塘報播事

爲緊急夷情事。照得播惡楊應龍統苗攻破綦江。殺戮將兵緣由。已於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具題訖。本年七月初四日。據重慶府申據綦江縣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播會親率兵苗六萬圍城。與房遊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卽殺死房遊擊張良賢。蔣百戶。

生擒胡提調孟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胥。卓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見本縣帶同家眷十一口。正衣冠端坐在堂。止殺死義男一人。義女一人。打入後堂。將什物一掃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盤劫。將內庫銀留數百勇兵看守圍裹。自夜達旦。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銀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根要庫子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印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棊路。遠不使運餉。將棊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難取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會話。要改勦爲撫。又要取各耆民及楊可棟屍棺。要擡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本縣毅然以死自許。彼亦不能困辱。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卽燒營。鎖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擊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到營一路隨帶。退入三溪。今將前項逐一緣由。因苗兵阻截。片紙隻字。難以上通。擄去男婦。不計其數。并所屬巡司東安二驛家眷。除查明另行申報外。等因。擬合申報。又於七月初九日。據敘馬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報稱。本月初五日午時。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報。本月初一日亥時。據五畝堡指揮王繼祖揭報。本日午時。聽夷放銃。未時據哨探軍兵李啓等。探得夷目趙林鶴。統袁謨。袁鼎。袁年。王繼先等兵。又吼灘小溪等處。兵見有千餘。在龍門里割。說等播兵到齊。就要一衝五畝堡等情。本時又據探報隊長奚老三報稱。探得楊應龍封刀一把。要殺趙林鶴。稱棊江已攻了。緣何不打合江等情。初二日夜四更時分。又據塘報張廷舟

報稱三更時分，趙林鶴統袁謨等兵，分爲三路，黑夜難知其數。一由大油溪，一由虎巷子，一由磨刀溪，俱向五畝堡衝來。王指揮督率軍兵堵遏，因馬邊兵尙未到，見得勢力不敵，退至小寨坎。夷兵將五畝堡圍住，大叫要擊王指揮。當時將近居民房燒燬，又叫取草燒堡等情。又據王指揮差人謝乾報稱相同。除本職督率官兵堵遏外，查得馬邊兵奉瀘州調撤各兵，連夜撤出，已過馬街河，合就移報。又據合江縣申報相同。除本道一面差人持牌曉諭馬邊兵，不許觀望，著令奮勇與王繼祖出哨，并行令楊遊擊相機策應堵遏，用保無虞。一面催發宜賓團兵，督赴瀘州應援外，理合呈報。七月十八日，又據分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報稱：七月十三日，據綦江縣申，本月初十日，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雍、羅于澤、羅允、羅蜀義男告稱：楊會自破城之後，一向割營三溪、毋渡等處，又於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邊插旗爲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鑿一石碑，豎立界口，號爲官慰官莊。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廩，擄去男婦數百餘口，劫去財物數萬餘金。該本縣看得逆會肆行無忌，混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矣。殘破餘黎，何由復業等因。申報到道，各轉報到職。看得逆會初出，聲言攻打綦合，直取重慶。比綦江既破，劫奪倉庫，虜掠人畜，未免遲回數日。因之內地兵將漸集，聲勢漸壯，賊遂遷延不進。乃分遣生苗焚劫堡寨，又越播境五六十里之外三溪地方，插旗豎碑，將內地民居，占爲官莊。狂逞已極，悖逆益甚。除益督發土漢官兵分布鄰播州縣，聯絡防禦，及行湖貴二省邊播一帶道將，各嚴督軍兵把截險隘，以防潰決突犯外，合行塘報。



咨湖廣備糧餉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湖廣、偏橋、清浪、鎮遠、平溪等處，俱與播會切壤，應用謀勇將官精兵防禦，業經移咨貴院及徑行布按二司及湖北辰沅等道，計議將兵及糧餉機宜等項，不啻再三，俱未見回覆，殊爲可慮。頃楊酋犯碁之後，仍在集兵，聲言要犯湖貴地方，則偏橋等處，亟應防守，緣添設兵將，備置糧餉，本部院行文既久，計此時分布停妥，惟是本色糧米，尤當多備，理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行湖廣布政司，動支軍餉銀兩，趁此秋成之際，收買本色糧米，要足官兵三萬名半年之用，專委督餉一道，責成各屬，克期羅完，運赴鄰播，應守地方，聽候支給官兵，幸勿遲緩，仍請將委用督餉專道，并分催各官，及買運米數，收貯地方各緣由，備咨軍門查考，併再檄催司道，將節行會議各項事宜，速議明悉，作速通詳，以憑施行。

咨貴州責安疆臣

爲督撫地方事。萬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據涪州申，爲四路阻寇，邀截奏章，綁戮差役，實難安堵事。本月十二日，准播州宣慰司批差頭目云云等因，到本部院，爲照播會楊應龍，近日狂逞，大異往昔，旣戕犯黔省官兵，復攻陷蜀中縣治，戮將屠兵，聞者駭愕，豈非天道好還，此賊殺虜數多，天欲稔其惡而斃之耶。伊自知惡積罪大，欲以恐嚇官兵，乃令頭目部落極口全稱，貴州水西助兵一萬，攻我碁城，先據各衙門節報前情，本部院久知鳳氏母子，素懷恭順，較之楊酋，何啻霄壤，斷不信以爲真，且曾見邸報，黔省按院題疏，亦有安疆臣效順之詞，乃今該酋以結親之故，託言水西聲勢，誇

兵稱勝。但知自張聲援，不顧駕禍鄰封，機械變詐，不可方物，誠可痛恨。若不詢求虛實，將來槩疑黨奸，何以服心。應合移查，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轉行司道，詰詢安疆臣及伊母鳳氏，曾否與楊會添兵助虐，有何深恨夙隙，將此逆情駕禍於渠。若前所云，皆非真實，是何播目揚言，貽安氏母子陰受無窮之禍。仍令疆臣速示譚諭頭目，及鄰播部落，毋得輕聽播會詭計誘惑，厚賄結心，暗幫爲虐。嗣後日久論定，情形必露。伊時再悔，噬臍何及。希將詢過有無前項情由，移送軍門，以憑施行。

### 咨雲南調兵

爲土酋肆逆，蜀地阡危，請乞借兵防禦，以固封疆事。本年六月十一日，本部院入蜀省受事，隨據兵巡上川東道及將領等官疊報，播酋楊應龍集兵內地，侵掠騷擾。本部院卽檄行道將等官，嚴加固守，無爲輕敵。及一面四出徵調漢土官兵，計議防禦。又遣總兵萬鏊馳赴重慶，分布防守堵截。詎意狡酋於二十二日親督大兵直抵綦城，與將官決戰，遂致綦江城陷。官兵被戮，勢甚披猖，爲惡殊慘。緣此酋頻年爲患，三省不甯。頃自貴州喪師之後，自知難遁，天誅遂爾逞於一決。此其爲志，端在不小。原蜀中素無蓄兵，雖松潘開鎮，兵數不多。卽今秋防虜警，猶自不敷。以故向來征討，止調土司。而土司之中，惟此酋稍強。各土司無能與之抗者。惟是貴省元江甯州羅雄武定等處土兵，素稱驍勇，堪以禦敵。且查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內，准兵部咨爲播患方殷，軍機至重等事。該本部題稱川貴湖廣地界相連，殆若犬牙交錯，合無於貴州總兵請救責任湖北川東地方，凡有事調遣，不許抗違等因。閏四月內奉聖旨，貴州方在用兵，總兵官所

轄准照巡撫事例。湖北川東參將守備軍衛土司俱聽兼制。有事調遣不許抗違。無事只照常行。改寫敕書。廣西雲南與貴州接壤去處也。著協力援擣。不許互分彼此。欽此。今照敕院叨總制三藩軍務。勢不得不借調前兵。用資戰守。爲此合咨貴院。煩念滇蜀鄰封。正需披纓拯溺之際。請將前項土兵。責成該管土官。挑選二萬。再加訓練。候本部院另文調取之日。令各備錄利器械。再請行委謀勇將官一員。督同該管土官。管押各兵前來。聽令分布。其行糧。煩查滇中用兵則例同轉。行過土司選兵緣由。希先見示。以憑查照。臨調解給施行。幸勿延緩。

咨黔省撫院趁時糴米

爲軍務事。照得播會近雖稍靜。但戎心無厭。爲謀叵測。前又曾聲言要犯貴州龍泉等處。在我防禦自宜周密。近准貴院回咨。地方設防。應布將兵。與扼險隄備。漸有次第。雖兵尙不足。陸續募調。猶易爲力。惟本色糧餉一節。乃目前急用之需。諒貴院久已計慮。先該本院節行貴州布政司。預計買備。及今製造器械火藥等項去後。未見回報。會否酌行。今據該司揭稱。庫貯堪動軍興銀兩數目。不上萬計。與雲南應還川省解黔銀兩。應否動支。糴買糧米。亟應乘時酌處。又查該省往規上納事例等項。儻中間如係折色。或照川中近例。可以暫改本色。亦應亟行。庶得濟用。爲此合咨貴院。煩行該布政司。將庫貯見存。并雲南解還銀內。應動若干。趁今時熟。通詳速委官員。照依時估。多買米穀製造。如法收貯。近便倉廩。若事例等銀。應否隨宜改上本色。俱聽酌處施行。其應製軍火器具。亦速行司。查照原行製造。仍將買過米數軍火器具。

先行希由移送軍門，幸勿遲緩。

### 咨催湖廣買餉米製火器

爲軍務事。照得湖廣偏橋鎮遠清浪平溪等處地方，與播界比鄰，應用將兵防守，須時刻不可懈弛。軍中所需日食糧米器具等項，節經移咨貴院，及牌行布按二司、湖北守巡辰沅等道計議去後，俱未回報。又於七月內移咨，請行該布政司動支軍餉銀兩，趁時收買本色米石，計足官兵三萬名半年食用，責令委官買運聽支去後，亦未回覆。今照防守事在孔亟，該省調發官兵畢集彼中，應用本色糧餉，貴在先期布置。又軍中利用必須火器，不知該省製造若干，擬合一併查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速行該司道查照原行將三萬官兵足用半年餉米，動支官銀，專委督餉道責成職官，剋日買完，運赴鄰播相應地方聽候支用。此時秋成，正宜糴貯，不得遲緩。後時費事，其軍火器具最爲要務，應委慣造員役，不分晝宵多方製造。至於偏橋等處分布將官軍兵，業已不次移咨貴院，第未見如何安設，仍煩督行該道及將領統兵等官，一面整飭防守，一面設險偵探，仍將分布將兵買完餉米製完器具各數目，咨報軍門，以憑查考施行，幸勿遲緩。

### 咨貴州巡撫增議防兵

爲緊急軍務事。准貴州巡撫郭咨，准本部院咨，查分布將兵，隄備鄰境播會緣由，隨准開款回稱，貴州防兵共三千，已到一千七百，未到一千三百。平越衛有兵一千六百，已到一千一百，未到五百。興隆衛有兵

三千一百已到二千二百未到九百。偏橋衛有兵五千已到二千七百八十九名未到二千二百一十一名。黃平所有兵一千九百已到一千六百未到三百。新添衛有兵一千已到五百未到五百。清平衛有兵三百俱未到。龍泉地方有兵一千二百已到一千未到二百等因。到本部院查得會省重地所稱防兵止有三千。黃平龍泉深入播地各止兵千餘。且有未到者。即今叛會舉動若此似應再加增設及查思仁石阡婺川等府縣俱切近播地未知應否設兵相應再行會議爲此咨貴院煩請酌議將省城黃平龍泉等處應否再增軍兵若干思仁石阡婺川各處即今有無官兵防守且彼處二府一縣去省城寫遠又隔湖廣偏橋地方止一龍泉守備聞其地又無城郭兵止有千餘恐不足爲一方保障應否再設兵將希一面分布一面移知軍門以便議題其未到軍兵會否催到一併移知希勿延緩。

咨貴州防石阡

爲地方事。本年八月十三日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卓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苗破劫石籬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看係地方事情合行申報等因看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萬一逆會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緊急乞賜遣將隄防等因報道具呈本部院據此除行總兵官加謹隄防外案照先該本部院移咨貴院煩請查照先令事理行令貴省司道將鄰播一帶地方專司備地官兵將防禦事宜注意講求比常萬分隄備仍令各參遊守備等官各

帶多兵往來鄰邊處所巡警。免會窺知內地虛實。又不許爲彼誘敵。致貽後患。諸凡一切未盡。應分布應備辦等件。□早爲施行去後。隨准關款回覆前來。查得鄰播去處。俱已設兵。雖多寡不一。稍可隄備。惟石阡府既近會境。未見分布何項官兵防禦。今據前因。看得播會縱兵屯聚。難免衝犯石阡要路。宜速緊防。爲此合咨貴院。煩亟酌議何項官兵。於石阡府防禦。或已分布。或調取未至。作何料理。可保無虞。希速回覆。幸勿遲緩。

### 咨河南催兵將

爲軍務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川省督按奏。播逆猖獗。及添置將兵等項。已該臣部覆。奉聖旨欽遵外。所有關軍機用人行事。當蚤爲計料。內一款開備用將領。查得河南去川貴湖道路頗近。而彼中舊有毛葫蘆兵。精悍可用。臣頃過河北。見有領兵官任承爵。甚爲驍雄。堪以戰陣。及查本官係原任掌印署正留守。近因罪廢。充爲事官。合無准其量復遊擊職銜。卽令選帶毛葫蘆或本營自練兵馬。隨便器械。不拘數千。剋日統領星馳前去。川貴總督調度。隨地勦殺。合用安家行糧。河南撫院查照調兵事體。一面速行處給。一面奏請銷補等因。奉聖旨是。備用將領兵士。增置總兵中軍。俱依擬。欽此。備咨到本部院。看得播會楊應龍。自攻陷綦江縣治。戕殺將兵之後。自知罪惡深重。難道誅討。日在挖壘修船。謀爲叵測。所需將兵。不啻然眉之急。既今本部題允。將遊擊任承爵帶毛葫蘆兵前來備用。但未見起發。應合移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檄行該道府。將前項毛葫蘆兵。及本營自練兵馬兵。挑選驍健三千名。務要

人人慣戰。一可當十。各帶衣甲器械。責令任承爵統督。如兵衆多。再委勇將一二員。分隊管束。星夜到川。其官兵行糧安家。照部議就於該布政司支給。具奏請補。但須官兵蚤到。以濟急用。至沿途東兵號令。煩爲照例頒給。本官禁諭施行。先將起發官兵日期。支過餉銀數目。一併見示。以憑咨部。幸勿遲緩。

咨貴州防守思石地方

爲督撫地方事。近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據石阡府經歷司呈報。七月二十六日。據龍泉司申稱。播苗在於馬頭山偏刀水都等處割營。不知動靜。又將先年李保等造叛地名黃沙坎要路。挖爲溝壕。又據石阡司報稱。七月二十三日。被播目楊七等統兵七百。在鎮夷關外濫泥山燒劫。殺死張廷華父子。并鄰民七命。合寨牛馬財畜。盡行劫去。虜掠男婦四十餘人。隨統鄉兵趕退。口稱不日打關破府。此關近乾溪三里。離府止三十里。又據石阡司呈報。播目四牌謝朝俸。石辰三。於本月二十三日。統兵千餘。割營崖門。揚言集兵過江下埽水口崖。抵本莊樂橋軍民屯寨。上劫思石府衛偏橋等處。各緣由。到道呈報。本部院看得馬頭山偏刀濫泥山崖門等處。俱係思石二府所屬地方。今播目集兵割營淘壕挖路。又聲言過江打關破府。其中包藏狡不可測。先該本部院查得石阡府未見設將增兵。隨經咨移貴院調發分布。未見回報。在龍泉司僅有額兵一千。近議新召二百。又未募完。本部院屢行每處用兵三千隄備。未見如何安設。今石阡地方濫泥山居民。已被夷兵燒殺搶虜。此地去府只二三十里。并無官兵堵截。止有鄉兵趕退。疏虞可知。卽今防範正宜加謹。乃二府地方泄泄如此。萬一誤事。責將安諉。除檄行總兵官。并思石二道。查照

履行院防外，應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即便查照，轉行該司道府及總兵官、思石將領等官，督率部兵將各該所屬地方，日夜加謹防守，不許時刻懈怠，仍不時遠偵聲息，以防不虞。如遇賊出，各該將官軍兵相機堵截，毋得輕躁，爲彼誘入。該府濱江一帶，既係通播要路，尤宜集兵把守，毋容越過延蔓不便。其各該緩急應添設將兵，煩查原議，上緊調發分布。卽今會疑畏日深，防禦事宜，務須戒嚴所司，以防衝突。幸勿遲緩。

### 咨廣西調兵

爲緊急軍務事。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院，題爲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權，以資戰守事。本部覆議，今應比照先近申明事例，調用浙江福建陝西雲南廣西兵將，俱聽其便宜調用。文至各鎮，卽日依行，毋容緩誤。但須臨機酌量調取，務求停妥，查其真實可用，而後調之。或氣習脆弱，不可恣調，以貽日後撤兵之害。雲南巡撫會同總兵沐勳，糾合義旅，選委慣戰將官統領於貴州地界，邀會廣貴各兵，覆其巢穴。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聽援，不許繞路粵東，有誤纓冠之義。其餘前項之兵，果有安家銀兩，俱聽該鎮借給，卽行川湖補解，行糧計日給發。一切軍興廩費糧餉，督臣徑自議處，通行各鎮省督撫衙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云云。除欽遵外，看得播會自攻陷綦江縣城之後，惡逆愈張，叛形日肆。卽今川中雖調集漢土軍兵，爲數頗多，其強弱之勢，難以顯言。今既題請，特以貴省兵馬調用，應合移請咨發。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欽依內事理，速將素慎戰征



勇健精兵、挑選一萬名、令見任驍勇將官、或廢闕者一二員、刻期分隊督押、星馳前赴貴州、聽該省撫院、及總兵董元鎮分布、以資急用、其各兵、例有安家及行糧等項、希照部議覆奉欽、依於該布政司庫貯銀內、借用散給、俟川貴一一補還、希由回覆施行、往時廣中狼兵、行路多不安靜、仍乞選一風力文職、監押前來、庶免他患、尤見一體之誼、此係萬分緊急軍情、卽日出師事理、幸勿遲緩。

塘報播事

爲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據貴州清浪參將劉效節呈報、七月初六日、本職經過東坡站、親見高岡苗人嘯聚、詢查來由、據該站官軍稟稱、時常三四十人身騎大馬、往來擡頭擡腦等寨、不敢盤詰等情、初七日、又據黃平各官稟稱、播苗聲言攻打大瓮、任地爛橋、白計常甯、白憂瓮口等處、初八日、又據偏橋衛指揮張拱極等揭報、偏橋司管下白泥寨苗頭李宋、執竹木刻來屯報稱、播州馬兵五十步兵五百見割翁角隆、使令擡腦寨苗頭謝保計、明來我白泥、取討過山錢、又叫我寨苗歸服、他放路過、如不歸服、卽就殺擄等語、又據軍人雷文爵報稱、播州頭目趙仕登、將涪潭餘慶起至烏江止、又自烏江起至白泥止、一帶路道、令路傍人民、砍修各寬一丈、又點兵數千、各造京青包巾、飛帶紅甲、妝扮似官兵一樣、令備草鞋三雙、米七升、不知何爲等情、本月十一日、又據平溪洞民人唐俸奇稟報、播目謝朝俸、點兵七千、各備飯米五升、腦包五斤、草鞋二雙、鋤刀并鋒利器械點完、不知何爲、又據哨探楊春稟報、白泥楊七、召到苗兵二三千、本地民兵二千、將附近民房、拆起馬房一百間、候播州兵到、又據興隆衛

鄉導陳大林稟稱石勝俸身穿大紅服色在於擡頭寨阿傳家歇隨帶五十餘苗過九股糾拽各寨諸夷尙近千人等因到臬看得黃平孤城偏僻四面受敵之處環列皆夷包裹近召兵六百名防守奉文減去三百實存三百與龍泉募兵二百名宣威營一百名哨兵二百名在所食糧軍人三百名總共千餘不足防守十八日又據清鎮守備史良將揭報本月十七日據偏橋衛揭稟據鄉兵莫六文大昆走報鷄婁山許五奔稱惡苗千餘鳴鑼張旗攻打本屯放火鄉兵對敵奈苗勢重難以抵敵轉報本衛催兵救護等情先據施秉哨把千戶侯仲爵差兵報稱播會砍牛糾苗欲於七月十四五六日要來攻劫偏橋等語各職聞報卽稟本備蒙督同各職倒樹塞路修城挖壕各官兵整備堵截各苗見得官兵到彼漫散去訖查得鷄婁山被燒葉朝陽等二十二家殺傷軍舍鄉兵朱五等十七名口內重傷三名輕傷一十四名當卽安諭各家調治衛城幸保無虞等因又據鎮遠衛指揮尹節何天龍稟報本月十三日戌時據瓮沙住民田應高劉應魁報稱有播州楊應龍令楊七帶領百十餘人人馬到容山剝牛會話糾拽惡苗數十稱言攻打地方不知何爲等情又准鎮遠府手本據大塘哨呈報本月初十日據鄉導蔣朝忠等不次報稱先日江外前往白泥三千多苗各散回寨近日又被播會暗差目把殺人復入容山等處剝牛會集欲打鷄婁山又打巴團哨一帶地方等情本月十七日又據施秉縣後山哨把總千戶侯仲爵揭稟本月十四日夜數百餘苗前來縣城外高聲吶喊放言叫軍民遠搬丟地方與他等語隨該本哨發兵出敵見得苗勢蜂擁舉放火器攻退看得縣城空虛兵少分布不週地方緊務稟報到臬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偏橋衛指揮

張拱極等揭稟本月十八日午時據本衛大洪屯軍人曹興美報稱原撫苗千戶王光祚領大洪屯田去看收禾忽被偏橋司土官楊國臣下部屬惡苗謝保藉倚播勢虜去隨經官兵追趕取回訖看得近日楊應龍親自領兵攻犯碁江四牌惡目謝朝俸石勝俸楊七楊振邊夏提調等領兵侵犯屯堡遠隔不過三十里近止二十里又邀拽九股容山狂苗多三五百名少一二百名經過官道引入白泥起圍聚兵攻打衛城欲令官兵截遏恐惹挑釁矧偏橋告急之困旦夕不安等因又據重慶府駐鎮通判王三策呈報本年八月初三日據把總李朝陽稟據哨探兵楊再巧報稱鄰境地名通草塘馬路不知何人砍伐通爲大路又謠傳播目謝朝俸在於草塘地名江界河找搭浮橋四路集兵不知意欲何爲等因九月初二日又據貴州按察司帶管思石兵巡道按察使易登瀛報據思石守備楊惟中呈報密查得播地高崖所都上壩修建營房二百餘間聚劄多兵楊應龍調取各巡警赴州宰殺牛馬豬羊將碁江拏來五司七姓本頭梟示歃血同盟聲言要攻黃平龍泉思石一帶地方勢甚危急又據偵探兵謝勇報稱播酋紛紛點兵各苗聲言先掃龍泉思石復攻黃平各處苗夷如出一口并據鄉導探報播酋於八月初一日祭旗發猖初三日發兵七月二十四日楊酋差親丁叫三十六所巡警家丁上州又招拽九股生苗共兵十萬楊應龍親統黃平一路往龍泉思南又稱龍泉司治原係播州故土必要占奪賊勢甚是猖獗除呈報貴州兩院外合行稟報等因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稱本月初九日據石阡司巡捕吏目林中試呈據本司所轄地名水口渡住民彭希舜彭希堯拏獲播州細作一名馬良貴連人解司審據供係四川人先在石阡

充當簽手，住居水口二十餘年。至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良貴卻過江投夷頭莫老明，引見趙仕登，住彼聽差。至三月十五日，趙仕登領兵二百五十，欲得過江追擊毛守爵。先令良貴與白晝兒、董政、葉貴四人預來看船。到於江邊，白晝兒乘一便船過江，悔心逃訖。趙仕登續到，隔江劊營箠篋，要殺過江。希舜親父彭大聰、同鄉民楊科、陳金德、張仁，隔江求和。趙仕登陽許不殺。彭大聰、楊科、陳金德、張仁四人，誤聽駕船一隻，裝牛過江餽送。不料趙仕登當將楊科砍殺，將陳金德三人擊去播州，俱被殺死。意阻後日無人把江。至今八月初一日，楊應龍聽人謠言說龍泉司有兵三萬，要勦播地。楊應龍遂將四牌夷頭莫老明、趙仕登、羅廷鑾等家小，拘入播州，要出攻打各處地方。分差伊親田相公領兵三萬攻思南。趙仕登領二萬出袁家渡攻葛彰石阡。楊應龍親領三萬出烏江，亦往思石會合莫老明。預令良貴前來，仍舊看取船隻。良貴於本月初六日，乘楊奎孟金祿便船過江探聽。適遇彭希舜等撞逢，擊解是的情。除行石阡府將馬良貴嚴究另詳，及行各將領等官，比常加謹防範外，合行呈報等因。九月初三日，又據四川按察司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揭報。八月二十七日，據南川縣申。二十四日酉時分，據差偵探應補向金甌等四名，綠水村邊勇張正學等報稱，蒙差前往東鄉村地名五里頭播界偵探。本月二十二日寅時分，苗兵數百，劫擄男婦李顯宗、張加爵等六十餘口，斬殺李廷讚等男婦九人，劫擄牛馬八九十隻，燒燬官廟岡河江并天池壩胡才正房屋五間去訖。合行轉報等因。九月初六日，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參議劉一相呈。據合江縣報稱。八月二十六日，據哨探軍兵張五、楊榮等探得。播目袁年、趙林鶴，在上赤水袁頂統兵。

割大魚灣。又據黨正朱玉報稱。袁年令部夷各備重九斤紅絮被一牀。重六斤腦包一頂。要在二十七日點齊。趙林鶴說。九月初一日。要來下赤水。袁年處并起集各里夷兵。欲於九月十三日出來攻打。又據敘馬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據塘報李可德報稱。楊正榮領五千夷兵。在夷地溝村割營修統鎮所等因。又據永甯參將吳文傑呈報。九月初七日。差人探得楊曾發兵不知數目。於初一日徑渡桑木凹大河。至永甯宜撫司石寶寨屯割。口稱先打永甯赤水。分兵攻打敘瀘納谿等處。彝兵搪抵不住。乞發兵救援。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呈。據永甯土司守邊頭目王甫松等報稱。八月十九日。播舍楊兆龍張洪等領兵十七營。擁將本撫緝麻山等處。盡行燒劫。殺擄男婦千口。要借路攻打貴州赤水。又據塘報雷得勝報稱。探得播日王繼先令夷人各置重三斤白腦包一頂。重九斤白絮被一牀。槍桿俱用白。限本月十三日點齊。又有領兵官王承祖報稱。楊應龍令王繼先造船三百隻。今繼先止造一百隻。篋纜一百五十圈。楊應龍又發篋纜百餘網。出婁山關等因。各報到職。看得逆酋自知惡重罪深。難逃天誅。遣發苗夷蜂屯蟻聚。川湖貴州鄰播地方。無處無賊。明欲水陸並進。恣行搶殺。大逆不道。神人共憤。除嚴行各該道將等官。督率兵馬時勤偵探。相機戰守。俟再查有無聲息。另奏外。合行塘報。

查貴州集兵

爲緊急軍務事。節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播賊楊應龍調取各目赴州。宰殺牛馬。歃血同盟。聲言要攻黃平龍泉一帶。又招九股生苗十萬。楊應龍親統往龍泉思南。又稱龍泉係播州故土。要來占奪等情。又

據石阡府報稱播酋令田相公領兵三萬、要攻思南、趙仕登領二萬、攻龍泉、楊朝棟領二萬、出袁家渡攻石阡、楊應龍領三萬、出烏江往思石約會等因、又據分守新鎮道都清地方民人王老三在播走回說、楊應龍領兵來攻黃平、又據思石道報稱、楊朝棟分投出思石、婺川、龍泉等處、造船一百隻、只要攻思石、又據分守思仁道報稱、楊酋帶兵去接九股苗兵、往平越割營去貴州講理倉糧、取在省并龍里等處七姓本頭、各等因、呈報部院、節經移行申飭司道將領等官、隄備去後、爲照播賊到處稱兵、要犯龍泉、思石、思南、黃平等處、其爲叛逆、殊可痛恨、惟是調募軍兵、分布把截、最爲急務、頃接部咨、已將湖廣白蠟商稅二項共銀一十一萬三千餘兩、滇中原借川銀內撥十萬兩、俱解濟黔省軍餉、本部院隨即差人往滇楚二省催發前來、外料在目下可抵黔中、既有兵食、即可亟行調募、應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節行調募軍兵事理、速行各該堪用土司、如安疆臣、蒙天眷、獨山州等處土司、可調、或有司衛所驍健軍民、可募、通共挑選四萬、並經本院已行文廣西撫院、調取狼兵一萬、一面催到、聽總兵官及該道府會議分布、如童元鎮尙未抵任、希速差人守催、一面揀選謀勇將官、分投督領鄰播地方緊要處所分布、聽令施行、其調兵在途、行糧在川、計程每名支銀一分五釐、到營坐糧、每散兵一名、日支銀二分四釐、每月七錢二分、內除一錢一分關支本色米三斗、餘支折色銀、此皆本省土兵則例、若外省客兵、仍應從厚加給、或該省別有則例、聽從便宜、但須早調齊足、幸勿遲延誤事、煩將調募過兵目分布把截地方、一併咨報軍門、以憑查考施行。

咨湖廣儲集兵糧

爲軍務事。准湖廣撫院支咨稱。該布政司呈。奉文調兵三萬。預買半年糧米。計每名日給米升半。總約八萬有奇。依行辰常長衡四府。備查各屬儲積倉穀磨米。可得若干。仍於司庫動銀五千兩。買米一萬。共約三萬有奇。委官運貯辰沅近播地方。以待需用。餘少米石。又俟陸續湊處解運接支。至於火藥器具等項。俟查處完日。另行回報。又稱。督餉專任分守湖北道董理相宜。惟軍餉無處。不得已。查將全營裁減銀米。題請復派。又請留各項錢糧。自是餉有頭緒。募調官兵。俱已行道調度。無誤事機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爲照播賊作亂。荼毒三藩。本部院奉命專征。要非得已。仰廩貴院集兵應敵。儲餉聽支。足徵共濟之義。但稱所調之兵。雖有四萬之上。內施州散毛等司一萬。未准議及之前。業已徵調入川。應聽此中分布。京營鎮江等兵。不知部議。允否。二枝之兵。俱難算數。若楚中進攻。實非三萬以上不可。卽今見在者。止保靖麻陽土兵。鎮筸鎮溪募兵。共二萬耳。尙少一萬不足三萬之數。及查鎮麻土兵。素稱多而且勇。應於二處再挑一二萬。若二處不敷。另於有兵去處挑選。務足前數。庶克禦敵。其監軍以分巡荆西道魏參議。督餉以分守湖北道詹參政。俱各相宜。第本部院頃將分守荆南道胡參政。議加按察使。管理監軍。業經具題。所有貴省監軍。亦應查照川貴事規。額設二員。協同兼理。共攝兵務。至於火藥器具。如川中單開名色。皆軍中不可少者。與夫見貯之糧。止有三萬。計數不多。難敷半年之食。乾糧炒米烘炒蕪鹽等項。俱應多備。庶免臨渴掘井之虞。爲此除行司道外。合咨貴院。煩請分投差官。齎執令旗。前去保靖麻陽鎮筸鎮溪等處。各

將前擬額調漢土官兵并本部院添調精兵共三四萬員名，責令將領與同土官目把人等管押星馳前去沅州聽監軍胡魏二道與同總兵官陳璘到彼分布近播關隘嚴加防守聽候本部院約期進勦如陳璘尙未到任希照近行委原任總兵李應祥星馳前去代理見貯糧米三萬石亦卽行督餉詹參政督責原委監運各官火速運至沅州收候轉運營中聽支其單開火藥器具盔甲等件有者發去軍前備用無者上緊併工添造解發接濟至於不足糧餉與夫乾糧等項本折軍需價銀既經具題諒必兪允亟宜先行動支應分投收買者一面責成收買應轉解聽支者一面發去聽支此在督餉道一力經理以佐急用蜀中兵馬已逾十萬日費甚夥稍延兩日卽費萬金本部院卽日移駐重慶決策徂征大舉之期不出今冬矧貴院兵糧既有頭緒夾勦殊不爲難惟祈迅速庶克有濟幸勿遲緩

### 塘報夷情

爲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據貴州分守思仁道報據思石守備楊惟中報稱有團夫敖迎鑾在播州修圍回說會子楊朝棟背生癰疽差人修砍大路直抵錫落哨楊應龍領苗兵要攻思石黃平又據鄉導李瑕報稱楊應龍喚取各夷頭巡警苗獠家小上州八月初六日點兵初八日歃血酒估木刻楊應龍帶兵去接九股苗兵一萬說要攻打黃平挾携羅安撫往平越劄營親赴貴州講理豐濟倉糧又說貴州城內并龍里等處挾取七姓本頭等因又據分守親鎮道報稱差兵宋仲義報被播目謝朝偉統苗將柘木山把截苗王老五丁鐵匠等家盡擄男婦三十餘口綁去王老五老三老七三人鎖至謝朝



俸家空房內。當有兩箇客人去報謝朝俸說。黃平新築高牆。內外挖壕。各處割兵。要來殺你。謝朝俸聽知。欲來攻敵。至夜。王老三等走回報說。四牌見有兵十七營。楊朝棟於八月十二日起馬。十七日領兵來攻。黃平等因。又據思石兵巡道呈。據把總冉文燦報稱。楊會差夷目羅阿賓等。夷都引屯包搜家小上圍。八月初八日。剝牛歃血。初九初十十二等日。發兵往五司。楊朝棟造船一百隻。要分投出劫。思石整川龍泉等處等因。又據永寧參將吳文傑報。據赤水衛申稱。播酋統兵二十七營。各擡缸隻篋索。出劫永寧宣撫司雷鳴鎮等處。聲言要借路攻打永寧赤水。在於白羊坪割住。又據永寧宣撫司申。據守邊頭目王甫松報稱。播兵由大紅關箐小路。各執布撚擁出。攻趙渡河後宅大小鹿鄉等處地方。隨集彘兵對敵。殺死播賊十三人。奪獲鞍馬絮被四十餘件。又據永寧衛申報。探得楊會領兵屯割宣撫司石寶寨。花毛田等處。口稱要打永寧赤水。攻打附近敍瀘等處等因。十二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報。據偵探營兵報稱。綦江縣鄉兵高仕偉。糾集鄉勇將播苗殺死三四十人。懼其報仇。高仕偉逃躲不知去向。又南川縣鄧坎村韋文寶。糾集鄉勇殺死播苗四五十人。原村余早。糾集鄉勇殺死播苗五十七人。其南川鄧坎桐壇紅篆等寨鄉民。殺牛飲血。誓與播苗對敵。除查明另報外等因。十三日。又據貴州分守思仁道呈。據守備楊惟中報。據偵探官兵報稱。楊應龍起集大兵。於八月十六日自播州起身。由黃平葛彰司到石阡府羅應屯。取擊五司七姓本頭。楊朝棟領兵由龍泉到思南。又目把何從良巡警朱敬等。由偏刀水出錫落關抵龍泉。聲勢甚是狂大等因。十七日。又據防守合江遊擊楊敏政報稱。探得播兵到於永寧土司地名後山等處。盡

將地方燒劫，捉擄男婦，不知其數。土司羿兵與賊對敵，殺死播賊溺水者，約有三四百人。卽今播賊越過趙渡河，要來攻打石寶等寨，聲言徑由箐口衝出合江等因。又據總兵萬鼐揭據防守瀘州參將王夢吉報稱，偵探播酋造舡百餘，每隻可坐百人，篾纜無數，大如茶鍾等因。又據敘馬瀘道報，據楊敏政移稱，差兵趙仕先探得播目王繼先，見在修國置造槍刀，要買鐵，又造小舡百隻，每隻可渡二十餘人。岸上堆積舡板數百。播州令何提調封刀一把，馬一匹，盤蓋一副，與袁年砍路造舡，說要出合江一遭等因。二十日，又據守東道呈，據南川縣申，據東鄉村邊勇張仕端等報稱，九月初八日，被播苗蜂湧圍村，燒毀房屋四十餘間，擄去男婦人口，難以盡記。各等奮勇敢殺苗子七人，當被搶去。後有播目寫招帖，叫我等降播，如有故違，督領大兵勦殺不饒等因。各轉報到職，除嚴行各該道將等官督率軍馬相機戰守，不時偵探，俟再有無聲息另報外，合行塘報。

#### 咨湖廣備兵

爲軍務事。照得征勦播賊事宜，業經本部院備將湖省應調集兵馬，應買運糧餉，與應修製器械，并分布戰守各緣由，移咨貴院，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并辰沅湖北等道，作速挑選漢土精兵四萬應用。行月二糧，就將部議應解蜀省銀一十六萬有零，不必解蜀，留在楚省充作前項兵糧，并請照近日會題，應調揚州鎮江等處，及本省饒健土兵，徑自差人前去徵調，赴楚分布去後。今照川貴兵糧大半畢集，日費本折糧餉不止數千，祇候陝浙雲南等省官兵，目前到川相機舉事，惟湖省兵糧屢次行催，迄今全無音耗。

該省偏橋鎮遠清浪平溪等處，皆係信地，川貴兵多將廣，一時擁聚重瀘合江平越養龍等處，地狹難以棲割，若分布四散應進之地，又恐該賊疑畏，若有衝突，偏鎮一帶將何阻遏，軍機所係，似難再緩，合再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爲照依節行，速催布按二司及該守巡兵備等道將原行應調集漢土軍兵四萬，并揚州鎮江等兵，不次差人分投催調前來，如新設總兵陳璘已奉俞旨，想在目下到任，如尙未到，且暫另委將官統領，分布於鄰播隘路把截，聽令進攻，其行月二糧，希速行司將應解川銀一十六萬有零，并通省應堪動銀米，隨宜解運，若盍甲槍刀弓矢銃礮等件，卽今造完各若干件數，如未完者，必爲嚴立限期，比併速造，前項事件，准在冬初一辦足，以便約期行事，少有一事未齊，難免牽滯，三軍日食甚夥，早得一日行事，得省一日之費，幸勿再緩，先將調到軍兵運積糧餉修製器具各數目，希由移送軍門查考。

咨湖廣撫院移駐沅州

爲緊急軍務事，案查先准兵部咨，已經備移貴院，希將應解蜀銀，令留楚用，若無見在，無論通省正項糧銀，并應堪支者，動支調集精兵四五萬，并應買糧餉運於鄰播地方，及將揚州鎮江等處營兵徑爲催調去後，又經屢次徑行該司道，迄今未知前兵調集，共有若干，糧餉買運若干，斯時蜀黔兵糧，大有次第，惟楚中司道泄泄延緩，事事遲備，近日又准兵部咨，爲敬陳賊播未盡事宜等事，本部覆御史涂題內稱，平清偏鎮等處，乃入黔要害之區，雖設總兵，而無與於餉，且白泥飛練，正播門戶，本部移文貴院，照各邊巡撫移駐防邊事例，移駐沅州，選將練兵，督運糧餉，務要兵精糧足，聽總督調發舉事等因，適與本部院具

題意合業已移咨訖。今照本部院即日移鎮川東督催文武將吏舉事。所有楚省兵馬相應一併齊發。今准部咨移鎮一節。理合再行。爲此合咨貴院。煩爲作速建牙沅州。以速全省兵糧催餉。其揚州鎮江等兵。再煩差人前去守催。星馳至楚偏橋等處分布。希將移駐日期。先行回覆。幸勿遲緩。

#### 咨貴州徑催雲南兵

爲緊急軍務事。本年十月十二日。准雲南撫院陳咨開。應調赴川應援官兵。今只約調漢土官兵六千餘。衆戰馬千餘匹。應用犒賞衣裝行糧米菜。與製造軍火器具等項。大約該銀一萬三千二百兩。除犒賞與軍火器械。共該銀一千餘兩。自行措辦。其餘無從處給。查有原議助黔抵還川餉銀兩。除解過五萬兩外。餘二萬七百七十五兩未解。只得於此項動支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兩。應給前項。此只可起行衣裝及一月行糧之用。一到川營。便當川省本折二色接濟。合咨速行布政司備辦糧草。於分布處所聽給。其借支解黔前銀。卽行川省照數就近解補。仍移貴州撫院知照。如川省糧糶處給可足。卽當再發精兵二千。共可一萬之數。先由回覆。以便發兵等因。移咨到部院。爲照滇省兵馬。原擬調到。發貴州防勦。今旣發行。相應移知備餉。除移文雲南撫院。卽日起發前來外。合行知會徑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差官速赴雲南。將前項已整兵馬八千或調足一萬。責令該管將官督率徑赴黔省分布。俱不必到川往返。其入黔到營本折糧餉。責成該司道作速預爲備辦。聽候兵到於分布處所照例支給。幸勿遲誤。希將兵到日期。咨覆軍門。以憑咨部施行。

塘報播事

爲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據貴州守巡貴寧道呈。據永寧衛塘稱。播酋楊應龍分兵十八營。將宣撫司內宅地方攻打。該司目魁王甫松。見在點軍把截。尙未過河。又據赤水衛呈。據白撒所申報。播酋發兵二三十營。每營拍舡十隻。要借路過前去攻打赤水畢節永甯。及往敘瀘納谿燒糧。十月初二日。又據敘馬瀘道呈。准參將吳文傑移。據永寧宣撫司申報。楊應龍預令邊目羅岡等。打造河舡百十餘隻。篾纜百十餘條。統兵割在邊界。揚言要打石寶等處。近抵永寧。又據防守五畝堡指揮王繼祖報稱。探得楊應龍牌差夷目楊總營前來上下赤水。令上赤水夷目袁謨。帶信與下赤水夷目袁年。叫備下綠腦包紅絮被。在二十八九日要齊。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及防守遊擊楊敏政各呈報相同。初六日。又據分守川東道報。據播酋差游應朝等八人入境。託名進表。實探軍情。已經差官押解資陽簡州。監候聽處。又據萬總鎮報。據哨官鄧朝相於綦江地界盤獲播人顏京。王先賢。楊瓊。及隨行辛受。王奇。七老六人。稱係楊應龍差往各衙門投文。隨與萬總鎮史參議會議。播酋旬日之內。兩次差人往來。狡詐莫測。必有規探隱情。發仰巴縣暫編聽處。又據楊敏政呈報。九月二十九日。據播州下赤水里夷目袁年。差通事王朝寵投稱。本月二十四日。本司遣火牌一面。差委到里。操點丁山小溪仁懷赤水等里軍士衣甲軍器戰馬。聽候親臨調用。初八日。又據貴州清浪參將劉效節報。據興隆衛申稱。播目五十餘人。身帶長刀。徑往九股。邀拽苗兵數百入播。將白田堡軍民劫擄一空。有哨兵張林田保等。奮勇斬獲首級三顆。殺傷二十餘

人十月十八日。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報稱。探得上赤水袁頂。差人謂袁年至紅巖會話。又有一楊委官。隨帶有部兵五十。不知所行何事。一董委官。一行十人。於九月二十八日。往仁懷里去訖。又據永甯宣撫司長官陳希儒報稱。播會要於十月初三日。親督苗兵數萬。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欲犯內地。二十五日。又據下川南道呈。准參將吳文傑手本。據永甯宣撫司報稱。探得播寇統兵三十七營。止將三營見劄找巖。修圍。餘俱退劄花苗田。又稱楊會另統苗兵六十營。專要來打合江。二十六日。又據敍馬瀘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都司吳從周移報。探得楊會差官三人。帶兵不知其數。前來仁懷里。與夷目袁年等各要兵一千。要犯合江。又令各兵把截報口。不許放人出入。又據敍州府安邊同知李廷謙呈。據永甯哨領兵官彭泗報稱。探得楊會統兵三十餘營。劄高洞仁懷夾口等處。聲言攻打合江一帶。又據永甯參將吳文傑申。據永甯宣撫司守邊目把王甫松報稱。探得播會差提調蔡丑兒。領兵數千。抬缸百十餘隻。要行暗渡過河。是甫松等加兵堵截。二十七日。又據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呈報。探得楊會自碁江回。拒立險圍一十七箇。修挖塹坑。令楊七楊總管統兵劄住白泥。糾拽九股生苗共一百九十八寨。出入東坡官道。劫擄軍屯。人民受害。又聚集各寨夷頭。大張聲勢。將杜橋等寨包擄去訖。殺死張大張三二命。但黃平城池。雖調有官兵。恐彼衆我寡。難以抵敵。十一月初二日。又據總兵劉挺呈。據防禦南川遊擊王之翰報稱。真州民張廷瑞墨帖飛報。楊應龍統兵出關。數多。不知何往。又據縣民楊巨賓楊坤探得楊會點兵三萬。令兵各備乾糧七日。竹簽二根。又據兵快吳正東楊傑報稱。探得楊應龍委於十九日發軍。

數萬、每兵備乾糧七日。又在土平甯溪取牛五十隻賞軍、及差頭目帶人五十、在黃桑壩起軍、其真州土官鄭葵、避往婺川、鄭紹德、逃往貴州、駱齡、避豬羊台、并百姓攜男帶女、搬出南川各處去、訖等因。各轉報到職、除嚴行川貴各該道將等官、督率兵馬相機戰守、不時偵探、俟再有無聲息、另報本職、仍一面移駐川東重慶地方、就近調度外、合行塘報。

咨催福建廣西解餉貴州

爲播酋外逼貴筑等事。近准戶部咨、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題奉聖旨、兵餉著料理實濟急用的去。欽此。抄出移咨到部、查得貴州募兵糧餉、節該本部題取雲南銀二十餘萬、湖廣銀一十一萬、福建銀一十萬、廣西銀一十萬、俱嚴行速解貴州軍前支用。各該衙門、自應如數速解、共濟艱危。況福建廣西銀兩、皆係見在實數、科臣張條議前因、相應再行嚴催、合候命下移咨福建廣西各巡撫、督催該布政司將庫貯銀兩、差官如數星夜解赴貴州交割。卽有不敷、必須多方湊辦。如若推諉稽延、致誤軍機、聽貴州撫按指名題參重治。仍咨四川督撫知會等因。題奉聖旨是。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不許推諉稽延、致誤軍機。欽此。移咨到部院。案查先准戶部咨開、福建、廣西、湖廣、雲南各省協濟貴州前項銀兩、隨經移文貴州撫院、差人徑赴請發去後、在湖廣雲南俱已解給貴州。惟福建前銀、候久未見解發。今准戶部咨查前餉、合行差人請發。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軫念貴州兵馬畢集、勦播在邇、卽速檄行該布政司、查照本部節次題請奉旨嚴催事理、將庫貯銀兩湊支十萬兩、差官督解貴州軍前交割、以濟燃

履仍責令差官星馳前去，勿得在途耽延，有誤軍機。希將起發日期見示，以憑咨部。此係數萬兵馬，竚待需用緊急軍務，一有脫巾之呼，彼此俱屬不便。料貴院體國恤鄰之心，當必有倍萬恆情者，幸勿遲緩。

### 咨湖廣再備糧餉

爲緊急軍務事。近准貴院咨稱，楚省已調漢土官兵四五萬，合用本色糧餉已有三萬石，俱運偏橋等處聽支等因。准此，爲照與師征討期已逼迫，今川貴應運糧餉頗有次緒。第楚中僅止實糧三萬石，若以一兵日給一升，止足前兵五六十日支用。將來師期既難底止，不免有庚癸之呼。查得湖北一帶應徵大糧，設若比照川省改徵本色運赴軍前，及將各州縣見貯在倉稻穀亦行碾米，通爲運赴，似得濟其急用。未知貴院曾有行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該布政司並湖北守巡等道，將湖北一帶應納大糧改徵本色，徑運偏橋等處聽支，或再將各州縣在倉稻穀急令碾米畢集此中，須足四五萬兵數月食用，庶兵食兩足得免脫巾之虞。此係三軍急需首務，幸勿遲緩，希將發運實數回覆查考。

### 再咨湖廣催軍餉等項

爲緊急軍務事。近准貴院咨准本部院咨督行湖廣布政司呈議偏橋等處征播官兵應用三萬日支糧餉，移行辰常等府查備，并於司庫動銀買米一萬，共約三萬有奇，委官運貯以待需用。餘少米石陸續湊買軍火器具，見在查處等因。備咨到本部院，屢行移將該省兵馬四五萬足支數月餉米，作速買備。及查議湖北一帶大糧改徵本色，或將各府州縣倉穀碾米再運軍前，并調漢土官兵與合用乾糧炒米烘炒。



魚鹽薑蒜及將軍火器具另開一單查酌製造務足數萬軍兵支用去後未知司道會否肩承料理今照師期逼近川貴諸務盡備只俟楚中兵餉器械實音一至即行分布茲東南兩路雲集兵馬每地幾萬無處屯劄欲進爲難應合再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先令咨內事理希再差官前往保靖麻陽鎮軍鎮溪等土司并近調永順各將前擬并本部院添調精兵務足四萬責令各土官統領馳赴沅州聽監軍胡魏二道分布至於見貯餉米三萬即行督餉道責成分運各官火速催運沅州收候轉運營中聽支其前發單開軍火器具等件見有者希爲發去無者晝夜打造不足糧餉與乾糧等項折色軍需必在今冬各備完起運聽支此係萬分緊急三省約會舉事軍機所關幸勿遲緩仍將各項兵餉器具齊足數目陸續咨覆查考

咨湖貴整備兵糧聽候舉事

爲軍務事照得川貴兵糧久已盈集師期計在目前所有分布機宜亟應計定庶使責成今楚中先後徵調漢土官兵運貯本折糧餉修製軍火器具各該司道經承半載月日已久諒必備具第入播道路歧徑甚多未知貴院酌以路分幾路兵分幾枝領兵偏裨將領等官作何統督均當預定妥確以一戰守爲此合咨貴院煩查征播進兵道路總共若干漢土官兵分爲幾路進攻某路應用某處兵馬若干委何將官統領某兵強勁當爲先鋒某兵稍次當爲殿後某爲左右應援某爲登高遠哨強者定爲衝鋒稍次者定爲後應弱者留爲守城作速責成道鎮分布明悉只候約期舉事再照師行糧從軍中急務楚省糧餉即

今運積者，見委何官監收，貯在何處地方。若轉運營中夫役，或派於里甲丁糧，或動銀召募民間，與原行預備乾糧烘炒炒米魚鹽薑蒜之類，斯時各已買備若干，均希一一細開回覆。此係三省立待約會大舉齊進事理，幸勿再緩。

#### 咨固原甯夏榆林買弓箭

爲軍務事。照得征討播逆，師期逼近，所有軍前急需軍火器具，蜀中雖委官無分晝宵監造，尙多未就。近據總參等官稟臨敵長技，惟弓箭爲最，而弓矢強勁，在陝中爲良。只有甯夏甘肅固原三鎮弓矢健利，足堪戰陣。隨行布政司會同監軍道議得甯夏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六錢，共該銀三百兩。上號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價銀三分，該銀六百兩。甘肅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七錢，共該銀三百五十兩。上號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三分，共銀六百兩。固原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七錢，共該銀三百五十兩。上號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三分，共銀六百兩。應勅官銀，委官領解前去收買，隨買隨解，不必候齊。等因前來。批行依議去後，爲照前項弓矢，司道所議雖經差官買解，第酌定價值之低昂，辯驗弓矢之真贋，似難取憑。必須仰藉貴院委官協同代買，庶克有濟，亦免愆期。又查軍士用箭，或止中號，未必用上號之價，亦須貴院酌定價值，貨物相當，乃無浮冒。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定委文職或武職官員，同差來委官，將解來前銀代爲收買上號弓五百張，上號箭連鐵頭二萬枝。若價有賸餘，通儘收買。若價值稍增，隨便酌處。倘彼中倉卒無見賣者，請將該局并營伍中見有者，留其價值，照數發來，以濟急用。幸勿遲緩，希將收買

數目見示查考。

咨湖廣防犯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川中征播兵糧業已畢集。惟楚中事體尙未大備。深爲可憂。乃逆賊自知天討必加。擊兵四出。不日暗攻南川。則曰要犯重慶。形迹大彰。勢必一逞。本部院卽目建牙重慶。誓師將先懸賞後進攻。倘或逆賊知其必死。先發制人。拚命衝突。在川中兵馬足當一面之寄。在烏江等處。亟宜多方布置。以遏其鋒。偏橋等處兵馬糧餉。尙無信音。將何堵截。萬一乘虛長驅。致誤事機。咨將誰諉。合再申飭。用保無虞。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督行監軍二道。卽日移駐偏橋鎮遠一帶。會同辰沅兵備道督同參備王之臣等。一面將先調鎮筸沅靖鎮溪等處官兵二萬。分撥隘路。整擻以待。一面將續調麻陽浦黔新化永順等處土兵二萬。作速差官分投催餉。前來合營分布聽令。賊如不動則已。如或衝突。則併力夾攻。務使斂迹歸巢。毋容滋蔓爲害。一面速備乾糧烘炒諸物。俟本部院約期進兵。共成大舉。幸勿違誤。

咨貴州防犯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川中云云同前。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督行漢土領兵將領等官。速將所部兵馬及軍火器械衣甲等項。整頓停當。分發隘路割營。時刻加謹防守。差人偵探。賊如不來。則蓄精養銳以防衝突。賊一入犯。則併力擒斬。以挫其鋒。務須進止慎重。毋爲狡賊深誘。仍嚴行速備乾糧烘炒等項。聽候令到進攻。諸凡緊要機宜。諒貴院自有石畫。毋容多贅。

咨貴州督勵安疆臣擣巢

爲飛報萬分緊急地方事。本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夷頭阿保等各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劄營。又由構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劄下。又報播苗在興隆擡頭坡。劄三大營八小營。今又發探馬來。黃平長冲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搬移等語。查得各報兵情。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巢之中。防兵五千。衆寡不敵。事勢燃眉。伏乞速令安疆臣遣兵由沙溪入播。襲後。庶興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擄人口房屋。卽令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偏黃平東坡爛橋。又執木刻上寫把總隆諭興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奸徒。馮權張熹。何以符等。爾等早爲發出。以免刀兵。執迷不發。玉石不分等語。卽今屯兵離城五里。上阻重安。下拆偏橋。中攻興黃。徑通九股。以爲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又據監軍道張參議呈報相同各等因。到部院。據此。看得播賊楊應龍。不知滅在旦夕。尙且聲兵四出。爲計愈狡。積罪愈深。及照水西宣慰司兵精將勇。甲播萬倍。本部屢有祕計。令宣慰安疆臣母子與目把人等就中取事。向未見動。未審因何觀望。若此。卽今兵出黃平。內必空虛。若能率兵數萬。暗由沙溪直衝腹心。以襲其後。賊必首尾不救。勢必成擒。鞏庭埽穴。功收此舉。合再督勵。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轉行宣慰安疆臣。整兵數萬。督同目把人等。親自統率。徑由沙溪直進。或擣其巢。或襲其後。則黃平之虞可解。虎狼之雄可挫。第恐本官觀望不前。須藉貴院嚴督之。俾知建立。幸

勿遲緩。

### 再催湖廣官兵

爲緊急地方事。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准貴州撫院咨，據都清兵巡道呈，據興隆衛申報，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合兵劄營於十里橋，阻塞偏橋鎮道，言攻打興隆黃平衛所。又據分守新鎮道呈，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合兵劄營於十里橋，阻塞偏橋鎮道，音信不通，該衛士民，慌惚無計，乞發湖廣四萬之兵，即日出偏橋夾攻等因。到部院，看得播賊楊應龍，因見川中兵馬畢集，自知誅不可逃，乃又糾九股叛苗，劫害東坡震及偏橋鎮遠一帶，實因湖省官兵未集，糧餉未備，狡賊窺知，因而乘虛披猖，其爲奸詭，深有可虞。所據黔省催發援兵，應合再行咨催。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節行事理，轉行該布政司，將四萬官兵日費本折糧餉，除前詳呈報糴買并碾運倉儲三萬石，一面移行督餉道運赴相應地方收貯，聽候轉運外，其不足之數，即便區處，或將湖北倉穀再動碾米，或查全楚庫銀湊發，火速買備，折色銀兩，解赴軍中聽支，仍催監軍二道移駐偏橋鎮遠，會同辰沅兵備道，將原報調到鎮筸沅靖鎮溪等處官兵二萬名，分撥隘路，加謹阻遏，俟各兵齊備，即目三省大舉行事。如或播賊仍在偏橋東坡地方，聽該道督率將兵相機撲滅，仍一面差人將續調麻陽浦黔新化永順等處士兵二萬，及近日烏羅長官差人具冊報效士兵二千名，分投催價，前去偏橋一帶劄營，聽令併力進攻，務要刻期到彼，不得仍以空文支吾。一應軍火器具衣甲等項，造完者作速起解，營中分發，未造者，上緊製造。此係播賊攻劫東坡偏橋信地，告警軍務，文到即日差官催促分布，幸勿再遲。

催湖廣官兵同黔兵併力舉事

爲緊急軍務事。據貴州監軍道呈稱：東坡興隆、實楚黔必爭必守之衝。今播九股苗復屯五里橋、睥睨興隆。我兵嬰城固守，官道何時通，坐困何時解。意合土兵、鵬勦應於東坡通衢，割營拒敵，仍乞嚴督湖廣辰沅各道，調發楚兵督陳總兵領赴偏橋，則三處之兵聯絡策應，興隆黃平之勢不孤，官道血脈無虞於梗塞矣。等因。具報到部院。案查頃准貴州撫院郭咨稱：播夷糾合九股攻劫東坡，震動偏鎮，軍民慌惚，晝夜不安。請發湖兵四萬守偏橋一帶，以便三省合力進勦等因。咨報軍門。隨經移咨貴院，督行監軍二道及總兵陳璘，催發土兵，并行布政司查照節行買運本折糧餉，與夫軍火器具，解發軍前聽支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播賊明知川中將兵已集楚中，偏橋兵力單弱，故爾糾苗攻劫東坡，以及偏鎮，不過乘虛入寇計耳。今貴州欲斷苗患，議行鵬勦，湖省既有信地，法當倚角相援，乃屢督設備，更無音耗，萬一地方有失，責將誰歸。今據前因合再咨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履行事理，差人分投守催原調各土司土兵四萬名，星馳到偏鎮地方分布，仍差人催趨監軍二道及總兵陳璘，即日移駐彼中，會同辰沅兵備道整擄漢土軍兵，或貴州官兵併力舉事，仍行該司將本色食米折色銀兩，照依節行一一買運適中倉庫收貯聽支。此係萬分緊急，不可再遲事理，幸勿延緩，仍將兵到及運發過本折糧餉，一併咨報軍門查考。

咨貴州整兵進勦

爲軍務事。准貴院咨報稱：烏江河渡二關官兵失事緣由，前來隨經移行貴院，一面備查殺傷官軍，以便

查參一面收斂潰敗殘兵以資戰守去後連報烏江之失乃不戰之過蓋官兵背水結陣其勢在我賊如不來則按兵不動設若一至則併力一擊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奈何不察虛實誤疑賊兵赴援昧背城之戰乏賈勇之能先自望風逃竄致賊乘勢追擊坐取大敗辱國損威深可痛恨除失事文武已行查究外及照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方今各路俱已入關直抵白田壩兵將驍勇樹草雲屯滅此小醜勢如拉朽所據該路兵馬雖有此失自當逢凶化吉因敗致功不宜灰心致沮士氣及湖廣總兵官陳璘卽日起程移駐彼中會同辰沅兵備道將原調各該漢土軍兵加意整撫會同貴州各哨官兵併力相機舉事一面速行該司將坐派本色食米及折色銀兩照依本部院節行事理一一速行收買選委能官督夫運赴適中倉庫如法收貯聽候接支毋致臨期缺誤此係萬分緊急軍情幸勿視爲泛常遲緩仍將各該兵士開列花名及到信地日期與催運過本折糧餉數目希咨回報軍門以憑稽考統勿延緩

申飭湖貴加謹防護輿偏地方

爲萬分緊急地方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據貴州左監軍道按察使楊寅秋呈蒙巡按貴州御史宋批據防禦黃平清浪參將劉效節呈稱十一月二十七日據上塘堡哨探屯老周喬兒報稱二十五日有鮮底野洞高坡各寨叛苗於破塘寨馬場剝牛講話點集兵馬說播州發大兵已到四牌准在初二三來打黃平興隆偏橋地方割營拒截官兵免入其內連日各寨建立大圍伺候進兵又據土舍羅承德稟稱草場

有一人先被播兵擄去。今隨播州郭總鎮來四牌。點兵逃出。說四牌已將攻城器具齊備。初間准來會九股并鮮底等寨。攻打城池等情。請乞添兵固守。庶免臨時緩不濟事等因。蒙批事已危急。監軍道速議行。蒙此。該本道移會思石下路右監軍道張參議。并重總兵查行外。合先呈報等因。到部院。看得播賊楊應龍。自知天討難遁。整點兵馬。拚死衝突。勢所必至。故本部院不次申飭。正防此舉。今觀欲犯黃平興隆偏橋地方。不過明欺彼中兵力單弱。斷然一逞。所據戰守二端。在今日不可不奮力堵截。共保無虞。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卽行二監軍。并辰沅兵備等道。及總兵陳璘。各駐劄偏橋新鎮思石等道。及總兵董元鎮。各駐劄興隆黃平。嚴謹關隘。防守城池。整擷兵馬。多方哨探。賊如不來。則常川操練。蓄銳以待。設或入犯。二省官兵。毋分爾我。左右前後。必須夾攻。彼此遠近。務要應援。期於功收一戰。計出萬全。如或逗留不前。致誤軍機者。責有所歸。此係賊勢萬分緊急事理。慎勿遲延。

#### 咨覆湖廣

爲軍務事。近准湖廣撫院支咨。准本部咨。差委雙流縣知縣鄧宏烈。調取施南忠峒散毛塘崖等土司土兵。前來彭武一帶分布等因。該本部檄行守巡上荆南道將施南等兵。挑選七千餘名。行委廣東參將王一桂統領。俱由巴東至夔府赴涪州屯劄聽令等因。移咨到部院。案查節據貴州監軍各道呈報。偏橋鎮遠一帶屯堡。被賊燒劫。見在興隆東坡等處屯營未退。阻絕三省運道。思石一帶地方。兵力寡弱。不能爲犄角之勢。以聲援偏橋興隆之危。已將前項施南等兵牌。行領兵知縣鄧宏烈等遵照。隨據本官呈准施



州衛開稱官兵行糧則例議詳列款前來。業經本部院酌定。以指揮一員。川例日支銀九分。准加倍支一錢八分。千百戶每員川例日支六分。准加倍支一錢二分。宜撫每員每日照川例准支二錢四分。安撫每員。川例日支二錢。應襲舍人每名日支六分。頭目舍把武生親舍。每名日支五分。提調。旗甲。書算。班頭。押陣。官醫生。軍伴。門阜。吹鼓。大小頭目。銃手。家兵。伴當。軍卒。各色匠役。殺手等項。及土兵。姑照川例。坐糧每名日支二分四釐。其衣糧安家之類。川中從來無此例。但該衛土兵。比之本省頗遠。姑每名量給銀五錢。以示寬恤之意。俱經備行夔州府動支。差官解交知縣鄧宏烈。眼同各土官鑿鑿散給各官兵收領。令其馳赴思南府駐劄。聽令分布外。今准前因。合行回覆。爲此咨貴院。煩爲查照。作速差官催償各兵。兼程徑赴思石。聽貴州監軍道分布。其湖省行糧。不必重支。若已支給。仍照數扣回。以免混冒。幸勿遲緩。仍希回覆查考。

咨湖廣支銀協濟貴州

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餉等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該本部院。并湖廣兩院各會題前事。該本部院看得播會肆逆。楚屬貴筑勢相唇齒。震鄰剝膚。禍漸延蔓。屯師集餉。俱應豫待。今該督撫諸臣并議上請。不分彼己。深得同舟之誼。願蜀欲五十萬。楚欲三十萬。貴欲三十萬。總計一百一十萬。除兵部該三十三萬。聽徑發外。本部該七十七萬。除四川於湖廣取銀一十七萬。陝西十三萬。共三十萬。貴州於雲南二十三萬。止實解過七萬餘兩。湖廣一十一萬。廣西福建各十萬。共三十八萬。

催督軍前支用外數尙不敷。目今太倉懸罄，動支爲難。各省空虛，挪借尤難。反覆思維，計無從出。惟是照依東征事例，地畝加派，以濟一時。除貴州地里確，委難徵求。查湖廣通省稅糧，每石加派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二十六萬二千二十三兩零。四川通省稅糧，每石加派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行令有司，於條鞭之外徵輸，以佐時急。再照加派所入，楚得其全，蜀得其半。貴處其不足。然貴之所難，兵俱新增，餉無宿儲。需銀實切，則酌盈濟虛，相應不分畛域。通融支用，況總督兼制三省，調度兵食，自有權衡。總之期於戡難，不爲厲民等因。覆奉聖旨，是兵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權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漁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罷之日，卽行具奏減免。欽此。備咨前來。已經通行三省欽遵去後。爲照播賊猖亂，流毒三藩，調兵合勦，業有成命。惟是賊勢衆大，歧路甚多，故用兵不得不多，而糧餉不得不裕也。奈何黔省窮荒特甚，儲蓄絕無，及至乞諸鄰省，又不克濟。以此該部不得已而有加派之請。議令三省通融支用，無非同舟共濟之誼。目今進兵在邇，師貴宿飽，未有驅枵腹以赴敵者。本院旣奉有明命，義難坐視。及查川費用兵，各近十萬。湖廣止四萬。所據二省前項加派銀兩，相應酌以進兵之多寡，爲用銀之等則。從公分析通融支用，共濟時難。爲此除行四川布政司、動銀五萬解發貴州協濟外，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布政司，暫於庫貯別項銀內，借支十萬兩，火速解發貴州協濟聽支。一面行屬徵派內，將十萬補庫。其餘一十六萬有零，聽該省軍前支用。此係立等待用事。理幸勿遲誤。仍希將支發過緣由報查。

### 咨兩省約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同梟獍，狠逾豺狼，拒敵王師，三省盡爲塗炭，殺戮將領，萬姓悉被虔劉，惡極滔天，罪已淪於不道，孽盈彌地，犯豈止於無將，城野難堪，人神共憤，效尤可懼，王法不原，本部院奉命總督，職在專征，且朝廷斷以征勦爲期，則主將當以蕩平自誓，卽今糧草處處霧集，兵馬在在雲騰，加之文武同心，中外僇力，旣衆議已僉同，應整師而問罪，合就約會，共伸大舉，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移駐近播地方，獎率貴省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各照分定道路，同日並進，開刀勦殺，至十八日，各抵播州，師期已定，各宜奮勇，據忠布昭，聖武犁庭掃穴，謀慮務出於萬全，震盪天威，戡定期收於一戰，永清三省之妖氛，共洩四海之憤恨，用命衝鋒，直前奏績者，賞格具在，斷不食言，違命逗遛，畏縮罔功，及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賜劔森嚴，決不姑貸，希速通行遵照，仍乞具覆報查。

### 咨湖廣催兵運餉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湖廣偏橋征播官兵，與本折糧餉，節經本部院督催半年，司道視爲緩務，迄今無一就緒，以致該賊乘虛燒殺，偏橋屯堡東坡居民，卽今出沒無常，情形殊不可測，在四川貴州將兵業已雲集，本部院去歲建牙重慶，分布調停，親征定擬師期，約會併力進勦，祇因偏鎮一帶，無兵無餉，有礙二省舉事，數十萬兵馬坐食等候，誤事甚非渺小，其糧餉一節，先該戶部題允存留漕糧，以濟三省軍中之用，近接邸報，倉場總督趙一本事關國計等事，奉聖旨，這本說湖廣漕糧，係干京都軍需，不宜奏留爲川貴

用兵之費。著送揭戶部覆議來看。欽此。爲照此項漕糧。旣奉覆看。必不能濟。惟是節次行催買運。并倉儲碾米。湖北秋糧改徵本色。乃原行專責措辦之事。該司亟應運發。以濟燃眉之急。若再遲延。大事去矣。三省安危所係。合再差人守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軫念川貴兵馬等候。速將原調各土司士兵四萬名。注意查催。未到者。差人分投前去守催。星夜齊到偏橋一帶分布。仍須人人驍勇。堪充克敵。嚴責監軍二道。起發原造衣甲器具火器火藥。解給總鎮及領兵等官。散給戰兵。以便對壘。其本色糧米。速催布政司並督餉道將買完。并倉穀造米共三萬石。委官督夫運至偏鎮。相應地方收貯。轉運營中支給。其該司近報長衡荆岳辰常靖等七府倉穀。作速行令磨米解運。仍再設處多方糴買。務足四萬官兵一年之需。脫有違誤。責在該司。其折色銀兩。與烘炒炒米薑鹽等項。俱照原行製造起運。勿得再遲。有誤事機。卽日春雨水泛。不便進攻。耗費官儲。干係重大。希將兵餉到營的確數目。備咨軍門。幸勿再遲。

#### 發銀思南糴米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流毒。三藩興師征勦。一路由龍泉進攻。已將施南平茶等司土兵。并建越等兵。共計一萬三千五百員名。行委參將王一桂。坐營孔繼祖等統領。前赴貴州思黎防禦。并聽令進勦去後。爲照此役係奉明旨合兵共伐。事屬三省。非一四川事也。是兵從黔進。糧當黔備。不問可知。但該省屢稱錢糧拙乏。措處爲難。若再責之預備。恐致誤事。所據三箇月本折。相應通令川省出辦。除已預支一月折色外。合再買備二月本色。以便兼支。及查每兵日給食米一升。共計該米八千一百石。每石價銀五錢。共該銀

四千五十兩，合行就近平糶，庶免搬運之勞。除行重慶府動支銀四千五十兩，差官管押前來外，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分守思仁道，即將解到前銀，轉發思南府責成掌印官，照數分發行戶，收買乾圓好米八千一百石，或運婺川，或運龍泉，悉聽該道督同該府轉運軍前，聽委官隨營支放。其各兵到彼，每兵卽各先給米一升，以作上月本色。至近日領過預支糧銀，每名多銀七釐，准作下月折色。餘聽另行解發。只此三月支盡，以後若有不足，則聽該省備辦，幸勿違誤。

咨湖貴分解漕糧接支

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懇乞聖明下部別處，以濟軍興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准戶部咨：該貴州巡撫都御史郭，并巡按御史宋具題。本部覆議：取滇楚二省銀，又取福建廣西銀，及稱近該科臣李條陳本部覆請留湖廣二十七年分，應該解京漕糧三十七萬餘石，亦聽總督派撥三省通融支用去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移咨到本部院。准此案照湖省解京漕糧三十七萬餘石，先該都給事中李奏抵三省軍餉，續該倉場總督趙題稱不宜奏留，下部覆議。今閱部文內云：聽撥三省通融支用。是此項漕糧仍充三省軍餉矣。及照八路進兵，蜀當其四，黔當其三，楚當其一。前項漕糧卽當以用兵之多寡，爲分派之等則。但偏橋迤西一帶，旣屬楚中節制，則龍泉一路兵糧，應在彼中聽支，相應均分，以濟急用。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前糧三十七萬，每省各分一十二萬餘石，存貯候支。內該省者，運至偏橋龍泉。貴省者，聽運貴州。川省者，幸差官管押從水路挽運四川至重慶，轉發營中各聽支用。飭隻行令所司上緊刷撥。或

動支官銀雇募。務在三月以裏到重慶。此係大軍張口待哺事理。幸勿遲緩。先將起發數日日期咨報查考。

### 咨覆湖廣進兵

爲請議進兵事。准湖廣撫院支咨。仰乞裁定。合湖貴三總兵各以全力獨當一路。專督兵將相機進勦。庶見委任責成之意。等因。到部院。爲照貴院議以偏橋迤西思石龍整。則屬總兵陳璘。興隆黃平。則屬總兵李應祥。烏江養龍。則屬總兵童元鎮。各專一路。分布甚當。但查圖本。興隆偏橋龍泉三處。各係一路。直抵播州。祇緣興隆偏橋兩兵。初入白泥之地。路經四牌。此中助暴生苗。盤據作梗。必須兩兵先將悍苗合力勦盡。掃清連道。然後分道而進。至播方得會哨。非謂沿途一路而偕往也。及查龍泉一路兵止二萬。用副總兵陳良珙督之。亦足堪任。所據陳璘李應祥。仍聽會同了此四牌之苗。方行分路爲便。矧官兵業已進營。旣難中制。亦難遙度。應聽二將便宜計議行事。不宜臨敵更易。庶免掣肘之虞。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仍移文總兵陳璘遵照施行。

### 行查烏江河渡失事

爲緊急軍情事。准貴州撫院郭咨。據左監軍道呈。據河渡統兵都司張秉忠報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夜。擒獲奸細。搜出公文。知賊衝營。十五日未時。播賊突出。比時雲南沅江寧州羅平等兵迎敵。賊遁。詎料無援。兵衆淹溺。督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靖等四名哨長許應援。砍賊數人。中槍而死。餘各陣亡。領兵指揮

胡珠、王之瑞、馬時亨、督陣贊畫黃襲、千戶龔勳、劉應祖、百戶邵先業、把總周貴、安時泰、冒陣而出，其餘死傷官兵，查明另報。又准咨據總兵章元鎮手本，據原任參將楊顯稟稱：三月十六日午時，據永順官兵出哨至雅水，偶遇安兵約會盟誓，共圖攻取，各有旗號，目把質當，意在十八日起營，道鎮疑慮，詭謀亟傳，令聞。適據霸陽守備陳雲龍報，賊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官兵連對三陣，第四陣賊兵益多，所執旗號，即昨會哨質當旗幟。永順中哨驚亂，不能禁止。霸陽兵相繼奔渡浮橋，一人走過，砍斷橋纜，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守備陳雲龍等，不知下落，殺傷官兵，候查明另報等因。咨報到部院，爲照烏江河渡二處，旣得斬關而入，自宜堅壁據守，以待諸路官兵進關，然後併力長驅，方爲上策。乃始而奸細之供報，則不作隄防，繼而狡賊之詭謀，則不知覺察，且扼險不能固守，據橋莫之把截，此皆在事各官玩於鄰之震忽也。方今各路俱已入關，直抵白田，兵精糧足，滅此小醜，勢如拉朽。所據該路兵馬，雖有此失，自當因敗爲功，不宜灰心，致沮士氣。合咨貴院，煩行監軍道鎮，獎率兵馬，收集殘卒，多方鼓舞，加意撫綏。如雲南泗城、霸陽、永順等兵，應添補者，就便添補，應另調者，火速另調，一留省城彈壓，一屯烏江戰守，務俾內外備禦，威武用張，則聲勢聯絡，旣可以壯犄角之勢，又足以杜窺伺之奸。於時勢弱，則保境自完，勢強，則捲土直入，擒惡擣巢，共奏奇績。慎勿灰沮，未便。

調滇兵咨貴州備餉

爲緊急軍務事。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准雲南撫院陳咨稱：本院復又陸續調發精兵五千餘名，選委都司

張先聲統領前詣霑益信地分布防禦播賊衝突且以出奇本院於三月十三日移駐曲靖境上獎率官兵共圖犄角滅賊等因到部院看得滇省發兵五千移節曲靖應援足見同舟共濟之誼滅此朝食之懷但貴州烏江一路兵馬單弱需兵萬分緊急滇院帶行精兵五千見屯霑益去黔不遠與其立輟遙爲屏障不若臨戎共奏偉績亟應起發到黔以援彼中緊急及照沐總鎮屢奉明旨責成帶兵援勦至今杳無音耗應合一併移催等因備將前由已於四月初一日移文差人前往撫院陳處發前兵并促沐總鎮帶兵前來應援外所據滇兵到黔糧餉應合移咨整備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速行督餉道將滇兵五千本折糧餉作速計處停妥聽候官兵入境即便接支仍一面差官持令前去督催剋日抵黔協勦勿得遲延頃刻其廣西總兵李如樟選帶土兵亦於是日一咨該省撫院給與行糧應付催促將兵星馳前來一牌行該鎮速詣近貴地方約會貴院及鎮道併力勦賊如尙未到仍煩就近再催希將各鎮移駐日期各帶兵馬實數咨報軍門查考勿遲

### 咨湖廣催漕糧折銀解充軍餉

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本年四月初三日准湖廣撫院支咨稱楚省二十七年分留用漕糧除華容江陵等縣因患水災近准部咨止徵正米一萬五千五十七石六斗一升零每石折銀七錢共該銀一萬五百四十兩三錢三分零其餘州縣實止正耗米共二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七石七斗六升三六耗席輕齋銀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三兩四錢二分零楞木銀七百八十八兩八錢三分零以上銀米三省均分每省止



該本色漕糧九萬二千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改折漕糧，并三六耗蔗楞木等銀，各該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四毫。第惟本色米石解運入川時，值三峽之水瀾漫難挽，合無照數改折，責成糧儲道易銀。行令湖廣布政司差官解赴川中軍前聽支。庶於事省用足等因。到部院看得時下正當青黃不接之時，米糧騰貴之際，誠得本色之助，有裨多矣。但稱峽水泛漲，挽運艱險，委屬不使。既經貴院酌議明白，相應改折。庶爲省便。爲此合咨前去，煩將應解川省漕糧九萬二千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照江陵等縣事例，每石折銀七錢，共該銀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五釐。同災傷改折并三六耗尖席等銀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五錢二分，通共八萬零二百五十八兩六錢九分五釐。一併行令該省布政司、火速差官解川交割，以便及時轉發買米，運赴軍中接支。其貴州糧米糴買甚難，仍運本色，庶得濟急。此係三軍立等待用事理，幸勿遲誤。

咨覆貴州照批行湖廣助餉

爲地方孤懸等事。四月初三日，准貴州撫院郭咨，據湖廣布政司呈稱：播會肆逆，流毒三省。湖廣止偏橋一帶備禦，無用多兵。其四萬餘兵，原爲三省通融調用，卽供各兵之餉，亦卽係三省通融支用，非專爲楚也。統計四萬五千之兵，兼以軍火器械等項，非七十萬兩之餉不可。先蒙部題查追舊欠，皆係遠年積遺，勢難追併。遂議留見在漕折各項，總之僅四十萬有奇。本司發過餉銀，及製造炒米糶鹽等項，共勸過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內有五萬餘兩係皆借支，缺餉二十萬餘。將何設處，查得見有應解正項，額派虞衡

段正馬缸工料銀兩、一併題留充餉。俟竣事另行處補。蓋湖省用兵、本爲黔蜀原屬通融、卽同協濟。乃貴州又執三省通用之議、而欲分餉解彼。如廣西鹽銀尙多、再借二十萬、在廣西諒無所斫、其貴州請分加派庶免撥發、似難拘於分餉而後通融也。又稱輕齎榜木等銀、共四萬零一百一十八兩、動解過九千六百九十餘兩充餉、尙存三萬四百二十五兩三錢、合聽四川部院酌派動用。卽以此項多助貴州、在楚民亦所甘心。其加派錢糧、免分貴州、庶楚與黔不致兩誤。合行咨請移行湖廣、將加派銀兩、仍舊起解貴州。接濟燃眉。至於司議免分貴州、恐難依從。等因。到部院、簿查四月十一日、據湖廣布政司呈詳前事。該本部院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爲黔蜀也。二省助黔、奉有明旨。四川僅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以一萬塞責乎。如曰該省養兵四萬、則四川養兵十五六萬、非無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餉之矣。漕糧已屬京餉、豈得遂作楚。廣西已餉黔三十萬矣。湖廣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繳已批該司遵照去後。今准前因、擬合咨覆。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移行湖廣撫院、檄行湖廣布政司查照批詳。多方設處、務足十萬兩之數。火速差官徑解黔省、接濟支用。施行。

### 破圍塘報

爲飛報捷功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悌報稱、先奉本部院催督全蜀官兵四路勦播。該監軍參政張棟等、贊理監紀推官高折枝等、總兵劉挺、馬孔英、吳廣等、擊破逆酋楊應龍。

婁山桑木巖門等關。直逼會入龍巖園外。因園形險峻。滾木礮石。交雜如雨。仰攻甚難。而又將心不齊。旬餘未下。復奉本部院申嚴尙方之劄。大發懸賞之銀。按院移駐重慶。就近監臨。仍各檄本道入營。輯和諸將。歃血盟神。刻期平賊。該本道馳赴軍前。會盟誓師。圍之前後。往來策督。已於五月初十日。圍前攻毀鐵柱水門二關。圍後攻奪三連山。賊勢已窘。而死守尙堅。且緣圍後可攻之地。一爲水西所據。而不實攻。一爲詐降詐死所愚。而不急攻。復奉兩院糾劾。誤事之將。諭退水西之師。又遣中軍參將余德榮入營。亟催時貴州平越湖廣偏橋等兵。亦集圍下。該本道與川貴湖廣監軍等七道會呈。本部院詳允各路總兵輪攻圍後。於是總兵劉綎。同貴州總兵李應祥。移攻圍後。與川湖總兵吳廣。陳璘。間日輪攻。本道與監軍張參政。謝參政。將後發賞銀二萬兩。盡數懸示。鼓勇三軍。卽於六月初五日黎明。親督進攻。劉總兵下兵將振奮。矢石不顧。銃礮震天。喊聲動地。一攻克其頭關土城。再攻克其二關石城。賊衆披靡。勢如土崩。圍前高推官馬總兵等。亦督兵攻打甚急。該劉總兵以天晚登圍。慮有疏失。傳令據關而營。抵夜。賊降甚衆。揚會大出賞銀。刻苗拒戰。苗不敢應。會遂失魄。三更之後。苗奔圍前。欲殺出逃生。會見諸苗離散。中夜徬徨。無計得脫。投縊自縊。次早輪該吳廣。陳璘。攻打。苗盡前奔。兵不血刃。一擁而上。遂入會宅。俘獲逆會妻子。田氏。楊朝棟。并三男五男八男九男。與各妻女弟姪。繡女等。及各斬級。另查的數。圍前高推官馬總兵等。嚴陣堵苗。未明大戰。同時俱登。俘獲宣慰宋承恩。土舍馬千駟。主謀孫時泰。楊華。吳應遠。何廷玉。宋堯相。宋一變。陳大才。何丑。僞內使己卯。戊寅等。并各斬級。另查的數。俱續報外。仍有滾溝奔箐賊苗。聽各兵初

七日搜捕、盡殲黨賊。八百年之會圍、盡成邱墟。數萬餘之苗級、足築京觀。此皆仰仗皇威、不振廟算、有赫部院節制、維嚴運籌決勝之所制也。一切改土爲流、拓疆千里、善後撤兵、嗣卽查議等因。又據川東監軍參政張棟報稱、自四月十九日圍圍以來、兇酋骨刻、老虎兇苗負固、接攻不下、情節陸續塘報外、續蒙部院深念師老糧乏、委文武大吏各一員、至營督責、問惟龍巖圍極天下至險、而狡酋設備極天下至周、況以必死之寇、用必散之財、悍苗無知、劫於威惠、殊爲死守、日互爲死傷、不可勝紀。然賊食日減、賊黨日消、又無外援、時至事起、雖孫吳不能易矣。五月二十六日、八道五鎮爲會盟、以一衆心、懸重賞、以鼓敵愾。前後左右、守各有地、四面夾攻、應各以時。前之海龍壩、左之原舊腰營處、右之板水蓬口、俱十里外各爲一營、專責一將、監紀一官、把截林箐隘口、以防其逸。移劉總兵於後、與周副將號綦南營、李總兵號平越營、而馬總兵率邊兵與西石劉營圍前、專備奔衝血戰。且計鋒太銳、則少疏之、令擒於防逸之兵、分布一定。職欲在前調度、而劉總兵張按察使不肯、必欲職同行。六月初一日、天少霽、至圍後、則初二初三初四日俱雨、與各道四總鎮計分攻合攻、合攻有因人之力者、分攻有欲乘人之功者、各以私心、又不相下、遂爲剖析、多主分攻。據陳總兵謂、先劉李擬初五日綦南平越、初六日永合偏橋、如不下、初七日則合攻之。初五日晴、劉李二總兵分左右各占一山、五路併進、火礮齊舉、職掇甲冑與守道余參將應旌助喊、不移時、遂得土城第一關、賊崩走、逆龍手刺三苗、不令入。我兵乘勝直上、又得石城第二關、殺聲震聳、沸搖山谷。時可遂取三關登圍矣。緣時已至未、戰久氣竭、遂且罷攻營守、而城頭答話乞降者紛紛矣。是夜半、田一

鵬、楊朝棟潛出講話。黎明則田氏同宅眷二百口已在城樓。餘果投出千餘，多爲各鎮爭殺之。四更後，前關喊殺聲震，則石砧毛兵馬總兵令偷上，并多乘機前奔者，爲大戰。屍僵五六里外。黎明吳陳兵上攻，第三關不見出敵者，乃知賊已前潰。遂各進關圍衙院，而賊已死。蓋是夜應龍不寢，四望圍周，一無脫處。各巷隘把守者俱無有。遂同二妾自縊。妾一不死。田氏、楊朝棟率宅眷百餘口一同出投，爲陳吳所執，另置一室。取出逆會屍，火始發。八道令奏民彭廷壽、周世祿驗的是實。各路斬俘，報雖未備，約近萬矣。一團遂平。是役也，拮据已易三時，而成功未踰四月。兇會逆黨，擒斬殆無子遺。如會子朝棟，以棟、勝、棟、會妻田氏、小田氏、朝棟二子、會長女、次女、三女、會族兆麟、世龍、兆龍、會親田一鵬、宋承恩、馬千駟、會黨何漢良、葉喜受、馬忠、何廷玉、何明、孫時泰等，尙有未報者。黃七則下巖自縊，俘其妻，似無多逸者矣。又據海龍壩都司趙賢輔、監紀同知史朝貞報，擒苗百餘，惟左右尙未報至。十餘年謀逆狂逞之寇，八百載富強縱肆之家，據其兵力謀謨器械衣甲，獨冠西南諸夷。卽水西終以不能必取自退，今圍於四旬，舉於二日，人力不至於此矣。此皆宗廟社稷之靈，廟堂帷幄之勝，而本部院腐心嘔血，發策決機，一腔忠義，無一刻不激發於三省道鎮之間。九月籌畫，無一事不措置於八路兵食之內，而職與將士受成奉命，奏此膚功，尙多搆貳延緩之愆。至煩再盤，亦得借以竣事，有厚幸矣。除擒斬功級查明另報等因。又據川南監軍參政謝詔報稱，本月初六日，該各鎮道分定永合二路進攻日期。本道先日會同四川吳總兵、偏橋陳總兵、湖廣監軍道議定。於是日五鼓分道進攻，官兵奮勇登城，殺退苗兵，直衝賊巢，逆會楊應龍見勢窮蹙，在房自縊。放

火焚燒。吳總兵督兵從火燄中奪出，會已氣絕。當日生擒酋子楊朝棟、妻田氏。賊屬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勝龍、楊國棟、楊堪棟、田有秋，并謀士戴貴、彭道、總管田一鵬、頭目張讓、趙士傑。其楊應龍屍，即約會三省鎮道及贊理監紀等官入城，喚集奏民彭廷壽等降。民羅國明等同會妻男識認，真正是除裝。盛解驗外，等因。又據貴州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報稱：逆賊楊應龍據圍，環攻日久未下，僉議併力攻打。後圍各路占據無地，屯劄職操馭水西將，首奪右槽山坡一帶營盤。於五月二十八日盡，噤官兵。六月初二日，川貴劉總兵、李總兵各先後督兵到圍，屯劄。初四日，三省道鎮畢會，共議劉綎、李應祥初五日，陳璘、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李總兵攻土城門以右。該職同李總兵將右路分撥三枝，以都司徐成領守備童龍等兵奪鳳凰嶺，都司張秉忠等兵由左嶺進，都司戴守禮等兵由右嶺進。泗城龍英等土兵於圍右崖壁截殺，副總兵陳寅督獨山州等兵於前門朝天等關截殺。參將蔡兆吉督兵於板閣蓬水把截。初五日五鼓，職等會同劉總兵晝地齊攻，賊抵死在於鳳凰嘴拒敵。黎明我兵奮呼，一湧衝殺，賊奔潰退走土城。我兵乘高俯瞰攻，賊立腳不住，登時攻倒土城。一面拆卸，賊拒月城，矢石如雨。職同總兵在高山搖旗吶喊，督兵前進，戰至已末，緣城接梯，高招先登。各兵用肩頂城上先登者，手挽魚貫而上。陳邦揚親斬冠帶管事藍鳳鳴首級一顆。中軍指揮羅萬善親斬何提調男何訓首級一顆。從賊七十五顆。賊奔巖突死，及銃死不及拔級者，不計其數。將月城樓同劉總兵即時放火燒毀。賊奔入大城死敵。自午至申，披堅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鳥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傷退回。

天晚兵已疲困，該職會同右監軍張參議督兵，尤副使再懸犒賞，每高招手銀一錢，每兵銀五分，各兵歡躍齊心，就於月城劄守，賊兵膽落，在城叫喊乞降。直至黎明時，陳吳二總兵照依分定日期接攻，賊倒戈奔潰，各路兵一齊登圍，擁入內城，四面縱火，賊酋楊應龍將臥房發火，同愛妾縊死，要將自焚。時五路總兵官齊抵賊衙，賊妻田氏，賊第三男楊以棟，妻田氏，第五男楊良棟，妻田氏，第九男楊奇棟，賊妻子楊勝棟，妻田氏，賊長女貞惠，次女貞瑞，三女貞福，楊朝棟妻田氏，長子松壽，次子春壽，女性福，賊首何漢良，田一鵬，子六老，僞內官十名，使女十三口，家人五名，俱同時擊獲，五路道將賊屍擡至城樓，喚伊妻男五司，奏民同驗真的，付陳劉二總兵收驗，俘獲賊屬，眼同點明，收置城樓，宣慰司印，田氏攜帶在身，面交陳總兵收執聽解，賊男楊朝棟，賊弟楊兆龍，走出，吳總兵見獲在營，賊從弟楊兆麟，李總兵見獲在營，其各該有名賊首，原後圍攻破，賊奔前門，或斬級，或生擒，俱未漏網，宣慰宋承恩，已經本哨把總沈雲相擊獲，被前路兵拾獲，見在除本日生擒斬級俘獲，及我兵陣亡輕重傷，查明另報等因，又據貴州右監軍參議張存意報稱，先該三省八道奉本部院憲檄，議得大兵攻圍賊圍，一月未破，師老財賫，靡有究竟，申飭各哨輪班攻打，約以六月初五日貴州平越河渡哨，與四川綦南哨，同日協攻，至日該本道同督兵尤副使，偕左監軍楊按察使，會同李總兵親督坐營官李師沆，張奇盛等，帶領平越河渡精銳衝鋒兵萬餘，黎明赴圍後，與綦南哨劉總兵左右夾攻，綦南兵由左上，平越河渡兵由右上，賊衆強弩飛矢，礮石如雨，我兵站立金鳳嘴，不敢近前，該李總兵提刀陣後嚴禁退縮，三道復懸示特賞，先登銀四百五十兩，各兵死力直

衝將第一層土城傾毀十餘丈。賊退守第二層石城。我兵乘勝連破。將城樓打毀。直趨第三層石城。與綦南兵並劄城門。堅持不退。應龍父子披甲領苗連衝三次。自辰至未。我兵硬力死守。薄暮。士卒飢困。該三道與李總兵計議。賊必乘夜突衝。一面造飯餉士。一面犒給每高招手銀一錢。每兵銀五分。諭令標下指揮周宗堯。曹選。把總金世隆。劉朝臣。分督舉放號火銃。以防乘夜衝劫。三道同李總兵各將領官露坐嚴警。至初六日天未明。賊衆慌懼。多有從圍旁問道奔出者。三省官兵大衆分路攀緣而上。賊黨開門倒戈奔潰如蟻。我兵直圍楊應龍住宅。遵守前禁。不敢徑入宅內。官兵中有從宅後掘牆數孔而入者。比劉李二總兵引兵入宅。則楊應龍已縊死臥房。於亂兵中擡應龍死屍出驗。並收其妻田氏母子。及隨從侍女二三百人。於後城樓上拘候。先是又慮賊後攻急。必至前遁。該李總兵分本哨副總兵陳寅。參將蔡兆吉。都司莊志傳。守備伍萬鍾。汪如淵。及標下指揮徐登階等。各督部兵。於前門晝夜攻守。初六日早。陳寅等率兵登城。與各路兵合將飛虎關樓放火燒毀。斬獲多級。方會兵圍上。前後一時收功。爲照貴州李總兵督率越河渡二哨。會同四川綦南哨。攻打圍後。其結局雖在初六日三省並進之一晨。而摧賊鋒破賊膽。以散賊黨。則在初五日蜀黔並攻之一舉。功次虛實。悉候勘查始定。本道不敢妄爲論列。惟是數百載西南盤據不拔之巨寇。億萬衆士女鬱結未伸之積讎。又三省七路兵糧不貲之勞費。往以頻年圍之而不足者。今以四月克之而有餘。皆仗本部院矢心討賊。一意主持。開誠布公。宣揚朝廷威信。凡文武將吏。莫不仰承石畫。奏此蕩平。良非偶然之故矣。今將前項進取緣由。并斬獲功級。差官星夜馳報等因。又據



湖廣左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右監軍參議魏養蒙報稱。本月初五日，輪該葦南平越二哨攻海龍圍。總兵劉挺先登將土城并第二層石城打破。李應祥繼之。陳吳二總兵亦同助陣，拆牆上城。賊勢大敗。初六日，輪該永合偏橋二哨攻圍。總兵陳璘、吳廣督率官兵，從第三層城左右蟻附而上。劉李二總兵繼進，當擒首惡何漢良。賊見官兵入城，皆倒戈投降。遂圍楊曾住屋，將田氏、楊朝棟、楊兆龍并其妻女及楊曾第五子俱擒獲。楊應龍已經自盡，放火燒屍。當救火取出，審五司奏民與田氏等俱稱委係真正逆會屍首。除職等即會同川貴各道查明另報等因。又據總兵劉挺報稱：四月十八日，逼會入圍，分兵攻打。本職居圍前窮崖峭壁，天險莫登。惟圍後一線之路，稍可進兵。緣係吳總鎮陳總鎮所分信地，攻打五旬，堅守不下。乃蒙軍門院道會議，將縣改攻後路。遵奉於六月初一日親率家丁與挑選精銳勇敢官兵八千，移營向後。又值大雨如注，連日不休。至初四日稍霽，比夕各該鎮議欲同攻。本職恐各人心不齊，自誓惟乞一路專攻。如亦不效，甘任其咎。當該二道懸賞衝鋒各兵。本職於初五日分布官兵四路攻打。將士奮勇一鼓而登，連克重城。賊衆披靡，死相枕藉。應龍勢窮力竭，本夜自縊身死。朝棟、以棟、惟棟、田一鵬等奔投職部。周以德營爲吳總鎮統兵攔截打傷，千總熊俊奪獲見存。本職但期滅賊以報九重，而謝人言。敢復覲功，獨歸一己。況原節奉本部院憲牌各路，歃血同盟，各出精銳，更番攻取。得賊之後，勿問出自何人。大家論功，若致僨事逸賊，且當連坐。昭然在案。今幸蕩平，是本職之功，卽吳鎮之功也。又何計哉。況衝鋒血戰，奪險破城，七路三軍，耳目難掩。是又不待辯者。在今將所獲有名首惡楊明、田飛鵬、張玉、周五巴、內使夏元

王守忠、壽元、慶元、慶壽、祿壽、庚辰、辛巳、及各斬獲苗級一千六百二十九顆。解赴贊理監紀史同知查驗。解道轉詳等因。又據總兵馬孔英報稱：本月初六日，本職會同各道并監紀高推官、預行將領士司等官、李經等、各照原分信地、劄立排柵、分布擺列。本職仍與高推官親身提兵、晝夜攻圍。申飭萬分加謹。於本日五更時、令各兵奮勇齊力攻打。擁兵上進。賊兵大敗。我兵乘勝戰奪二層飛虎關。嚴諭舉火燒毀。我兵愈加精強。先登賊之大囤。舉火延燒倉房。各賊慌亂四出。惟惡苗死戰。本職提調所屬精兵、併力合圍。鏖戰百陣。砍殺多會。衆議前鋒不許割級。仍令多兵。遇有通賊處所、加兵拒堵。掃蕩殘會。斬無對敵。賊苗方准割首。本職此時雖即上囤。傳令所部漢土官兵、不許一軍進應龍衙宇。並不許夾帶一物。其應龍見得前門兵已上囤。遂自縊死。應龍妻子卽領闔家人口、盡從後門逃生。方將囤門一開。後兵方擁而入。隨將應龍衙舍府庫、合兵圍之。其南川軍兵毫無相干。此各道監紀衆目所視者。況本職先已申飭。不啻再三。續據參將李經等各報稱：共斬獲苗級一千五百餘顆。生擒宣慰宋承恩、賊黨孫時泰、楊華、吳應遠、何廷玉、宋堯相、宋一變、陳大才、何玘、馬千駟等二十餘人。又內府己卯戊寅等因。又據總兵吳廣報稱：本月初四日、各鎮道會議分定日期攻打後囤。初六日、係本職與偏橋陳總兵進攻。該本職於初五日、移會監軍道謝參政、贊理監紀蔡知府、趙州同、取發衝鋒銀三千兩、獎率三軍。初六日黎明、督發都司趙應科等奮勇登梯、破城直衝楊應龍宅內。父子併力拒敵。會見兵勇、縊頸放火自焚。本職親蹈烈焰中、擒出。會已氣絕。生擒楊朝棟、田氏、田一鵬等。各營擒斬俘獲無算。此豈本職奮不顧身之功。實皆仰仗部院之神謨。暨

軍之指畫。諸司道之協謀。監紀之贊襄。及在事文武諸臣之效力。故能使元兇就戮。國穴蕩平。上紓宵旰之憂。下慰羣黎之望。除將楊應龍身首。及生擒賊首。卽行解報。其斬獲賊級。俘獲賊屬器仗。及有功員役陣亡輕重傷官兵。查明另報等因。又據總兵李應祥報稱。本月初五日辰時。督率各兵攻倒土城。已經馳報外。至巳時分。又該二道鎮懸賞各兵奮勇爭先。先將月城石牆攻破。賊兵披靡奔潰。墜巖死者。不計其數。初五初六二日。共斬獲功級四百七十八顆。其陣亡陣傷官兵。查實另報等因。又據總兵陳璘報稱。本年六月初四日。該川湖貴州各道鎮會。又攻圍日期。劉李二總兵初五日。本職與吳總兵初六日。至期。劉李從圍後右邊進擊。本職與吳總兵自左邊攻打。自辰至午。攻破賊城兩層。本職密令副總兵陳良珙等。從中於初六日早銜枚前進。各從山坡懸上。擒殺把守城圍老虎軍。豎立兩鎮旗幟。舉礮爲號。劉李二總兵相繼齊進。各賊驚惶奔潰。官兵擁入。直薄會巢。楊應龍自知不免。當卽自盡。生擒伊妻田氏。男楊朝棟。以棟。良棟。奇棟。勝棟。并朝棟幼男松壽。春壽。及奏內有名黨惡何漢良等。就據田氏於懷中。取出該司宣慰司銅印一顆。當同監軍道驗收。轉解川貴監軍各道審驗。應龍全屍候解外。其擒斬功次。除查實另報外。各等因。塘報到部院。案照本年六月初九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悌。及三省監軍參政張棟等報稱。總兵劉綎。李應祥。吳廣。陳璘。馬孔英等。各督官兵於初六日。攻破海龍圍。逼賊自盡。及生擒賊子楊朝棟等。捷報到本部院。緣事體重大。關係廟堂。懸念欲候報齊。恐致耽延。已撮其大槩。當於本月十二日具本題知去後。今據前因。則逆賊自盡。全屍見在。已經衆驗的實。逆賊妻妾子女。及同逆惡黨。已經生擒殆

盡逆賊糾刻生苗所稱老虎兵者聚而殲之。幾無遺種。且參伍諸報。則諸將先登後繼。大小功次。已可得其大凡。卽今播已盡平。兵已漸撤。改土爲流。已漸有成議。除候查明功級。通將三省八路各文武功罪。覈實。及善後事宜。另議具題外。合行塘報。

#### 撤各省官兵回咨

爲仰仗天威。破圍滅賊。飛報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據八路監軍總鎮等官報稱。官兵自舉師以來。殺賊大敗。追逼上圍。四面環攻。於六月初五日。奮勇攻破圍圍甚急。逆酋自覺不保。是夜縊死。初六日。官兵一湧齊進。獲其屍首。生擒賊妻田氏。賊子楊朝棟等。妻妾子女繡女及內監軍師頭目。并斬級萬餘。卽今賊巢一空。我兵盡劄圍上。十年狂寇。一朝蕩平。等因。到部院。除先行捷報外。案照先准貴院咨送將官某統領官兵到部院。已經發營分布進勦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播酋楊應龍。滋逞淫威。甘爲叛逆。破城站已三五處。殺官軍至幾萬人。以至震驚西南。搖動海內。彼恃此圍險絕。以爲人迹必不可至也。乃今萬人同心。三軍用命。兩日之內。連克三城。盡破險圍。因而元兇自盡。逆黨就擒。闔圍惡苗。盡齊霜刃。削株擷根。靡有孑遺。從此四封千里。盡入皇圖。尺地一民。監歸王化。三省永無狗吠雞鳴之警。四海逆折。憑山嘯澤之奸。本部院待罪地方。殊爲多幸。此皆仰仗貴院矢心滅賊。唱義勤王。投袂興師。推轂遣將。以故天威所加。易如拉朽。非偶然而已也。除將各官兵擒斬功次。應紀應賞。與夫陣亡優恤等項。通候查明。敕錄具題。及照例支給行糧外。合先發伍。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施行。

### 回覆楚省

爲楚演助餉勢難如期等事。案查先爲前事。准貴院咨。差中軍把總李正實。領解銀三萬兩前來。已發重慶府秤收貯庫聽支。出給庫收。付差官回銷外。今照播賊幸已蕩平。原調各省官兵。亦經盡數撤發。其議留三省官兵糧餉各省本折。亦足支用。所據楚省未解漕糧。相應停止。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檄行布政司。并督糧道。將未解川省漕糧扣算。或聽該省別用。或仍解赴部接濟支用施行。

### 咨賑民夷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黃平東坡龍泉湖廣偏橋鎮遠等處地方。各與播州接壤。年來楊會猖狂。毒流各處。軍屯民夷。或父母兄弟被其殺虜。或妻妾子女被其虔劉。受毒既深。幾無噍類。近日逆酋既以伏誅。黨類一鼓平定。地方怨忿。雖以少伸。而廬室空虛。何以爲生。相應亟爲賑恤。以慰衆懷。爲此除川中四路業已舉行外。合咨貴院。煩爲轉行該道選委能官。將前項被害民夷之家。盡數查出。大約以餉米一萬石爲率。每戶量給三斗。以示賑恤之意。事完將支過餉米數目。及賑恤過軍屯民夷姓名。造冊希由見示。以憑會題施行。仍行令承委官員。務要審實的確。毋容吏書作弊低昂。以致窮民不霑實惠。

### 查議善後

爲集義建置善後事宜。以圖久安長治事。該本部院會同貴州撫院郭。偏沅撫院江。照得播賊猖亂。興師征勦。三省之兇殘。雖已蕩平。而百世之建置。所當慎重。蓋緣該司五十四里。則夷漢雜居。所屬八司。則輻

嶺廣遠，沃野千里，壤接三藩，囿於腹裏之間，要非諸土夷可比也。乃逆賊父子大逆無將，自取誅戮。近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曾惡既已怙終，六師斷難少貸，誅其人而磔其肉，削其土而改爲流，先既奉有嚴旨，今更督有師期，三省戮力，一鼓蕩平，俾螳臂不得以怒螳，螢火弗致於大燃，此朝野之同情，督撫之責任，而地方之至願也。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允宜遵行，以示更新之治，以洗污俗之風，但事關創始，法貴僉同，合就通行查議，爲此移咨貴院，煩爲速行監軍總鎮及贊理監紀等官，齊集營中，從長計議，要見播州宣慰司原係土司衙門，今逆賊不法伏誅，所議改土爲流，相應作何建置，或建立郡邑，用資撫摩，以兵備整飭之有無穩便，或改移衛所定爲世守，以大將彈壓之，是否可行，文武官員何地可以更調，共圖化理，軍兵戍卒何處可以遷改，以實營屯，儒學驛遞原有者，作何查復，土同知安撫長官見存者，應否帶銜衙門、倉庫、城隍、旗纛，作何建立，城垣、橋梁、道路，作何修理，官吏俸糧，作何派徵，門阜徭役，作何編取，合用經費錢糧，作何動支，應委董理官員，作何遴選，與夫疆界，作何清查，以免越占，田土，作何清丈，以杜奸欺，何民土當給還，何賊產當籍沒，孰宜招人領種，孰宜充作屯田，降夷作何鈐治，地方作何轄屬，事體有無穩便，人情有無相安，務在田夏變夷，長慮卻顧，凡有益於一方，真足以奠安長久者，釐爲數事，希於旬日內開款回報軍門，以憑覆議，會題施行，若有窒礙難行者，亦希明白見示，幸勿遺漏遲延。

### 黔省善後

爲集議建置善後事宜，以圖久安長治事，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播賊既已蕩平，例應改土設流，行據川

湖監軍守巡等道條議前來會題間。適本部院感疾伏枕，未得題請。近閱邸報，該山西道御史李具題議建二府。又准貴院會稿，亦議建設二府。輿論既已僉同，卽應如議舉行。及查割撥一節，以黃平設府，餘慶白泥雍水重安設縣。此中尙有草塘容山，雖未絃出，稽之輿圖，似亦在內。并龍泉設縣，俱應屬之黃平。隸於貴省。但賊滅之後，已及四月。若不及時修舉，恐地廣人稀，日久生變。一有他虞，反爲不便。除白田壩建府，松坎建縣，與湄潭等處，凡係播州五十四里之地，及眞州一司，俱聽四川分屬。已經委官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鼐，知縣寇克順、何珩，分投往彼料理外，所有黔省應委守巡參備知府知縣等官，勢不可緩。合行移知。爲此合咨貴院，煩將黃平餘慶等司，應建郡邑，速爲委官。及時董理，共圖治化。仍將選擇過文武職名，并查草塘容山二司屬何縣治，希由併示，以憑稽督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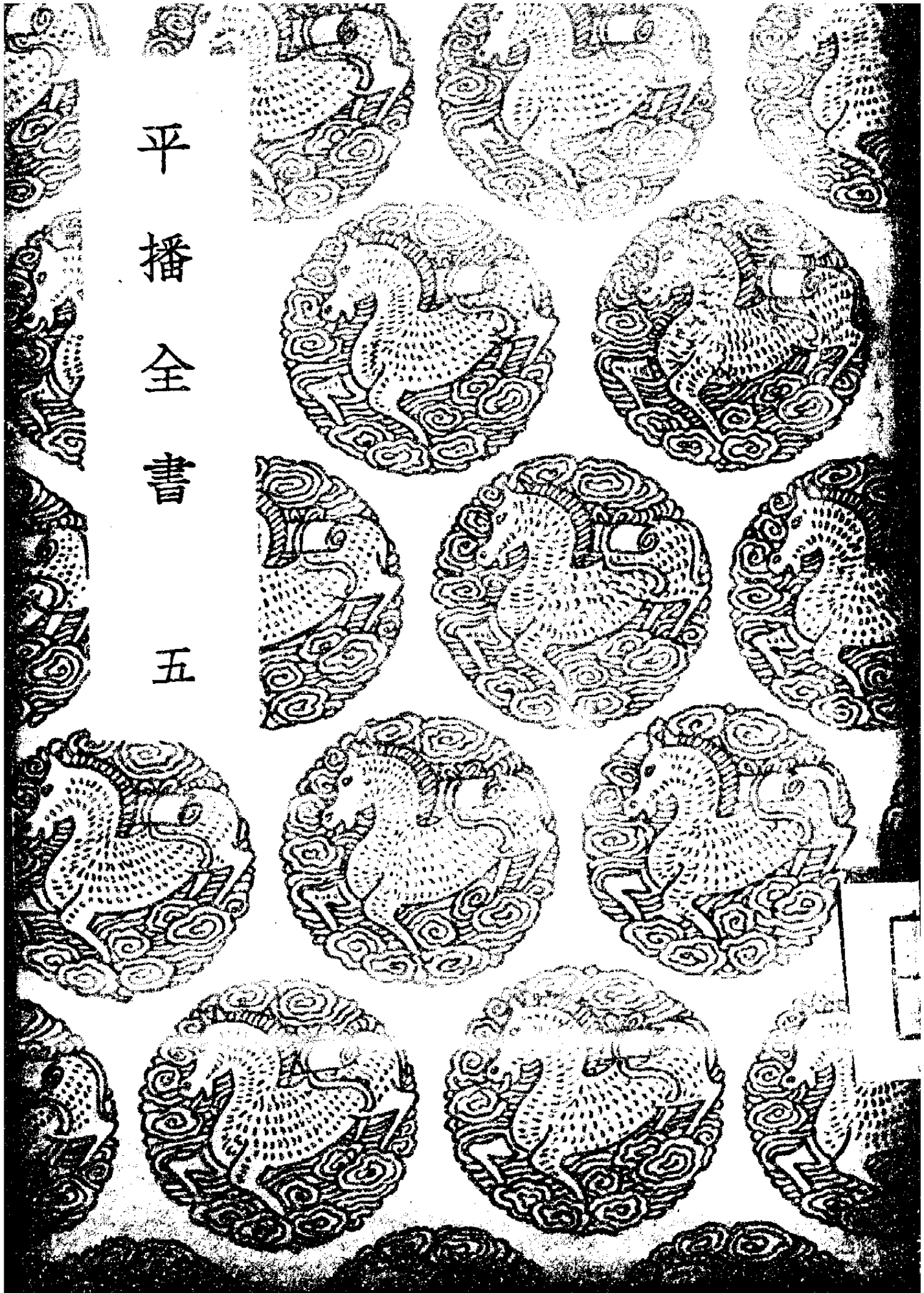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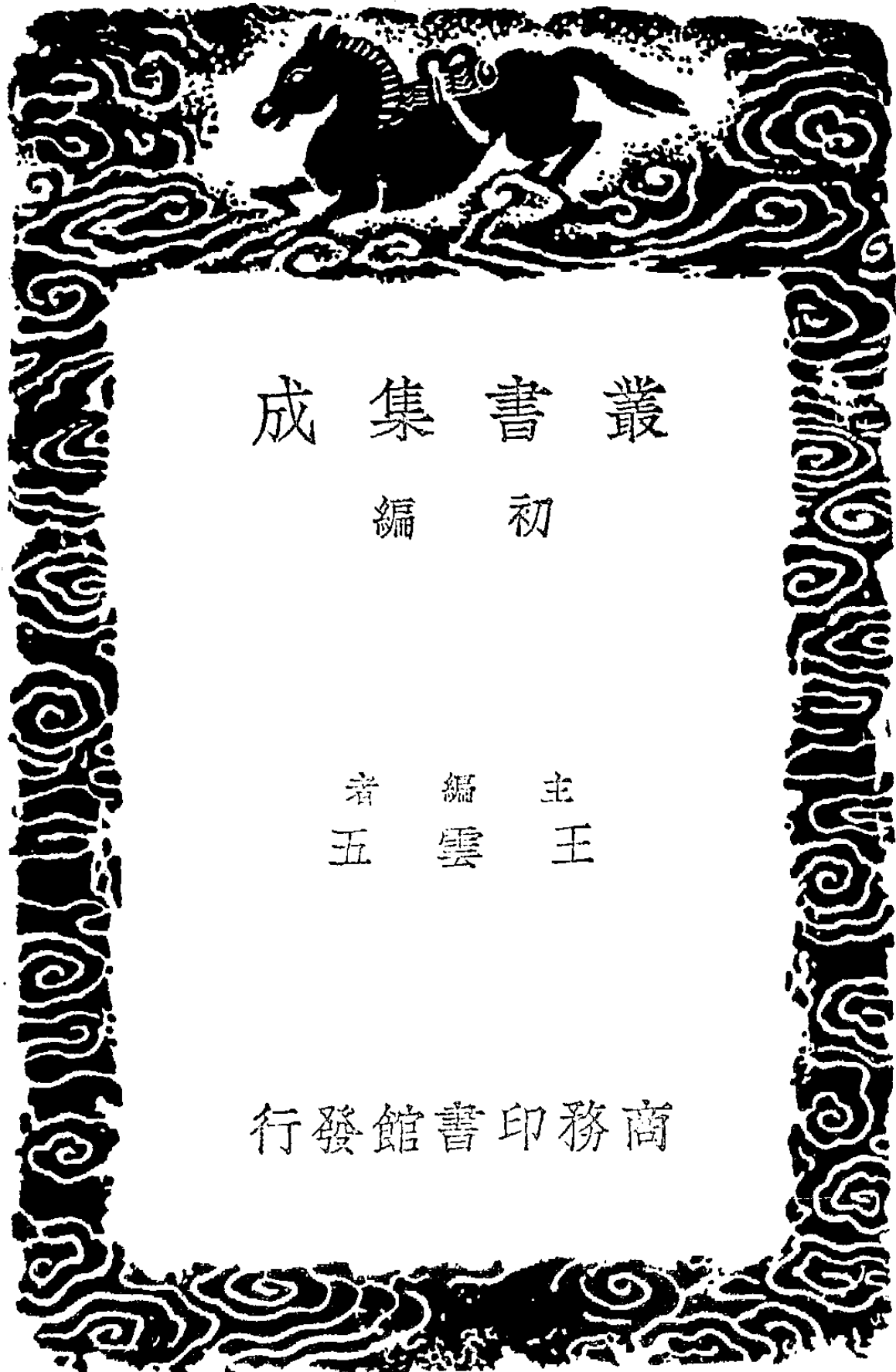


|      |
|------|
| 83   |
| 14   |
| 3985 |



平播全書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平播全書

(五)



3 0646 5961 2

世華出版

# 平播全書卷八

## 牌票

行總兵萬鏊移駐重慶

爲督撫地方事。本月十二日據兵巡上川東道三詳報。准遊擊房嘉龍移稱。播酋楊應龍公然狂逞。親統大兵擾我綦江。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劫擄居民等因。又據按察司報。據重慶府綦江縣申稱。楊應龍親自統兵數萬。在於苗兒岡趕水割營。要與房遊擊講話等因。詳到本部院。爲照楊應龍親統大兵。擾犯內地。連據急報。殊爲可恨。當今國家全盛之時。豈容小醜縱橫若此。所據總兵大將。有鎮守全蜀之責。合行防禦。爲此牌仰總兵萬鏊。文到即便統領慣戰家丁。移駐重慶一帶。併川南地方。督併原有官兵。加謹防守。度其事勢緩急。相機而行。應調軍兵。一面徑自調取。合用糧餉。一面計算的確。移文布政司通詳動支。本官到彼。務須振揚威武。設策隄防。以保萬全。毋得輕率寡謀。爲敵所誘。致損軍威。亦毋得晏然無備。任其剽掠。致傷民命。此在本官審時相機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行貴州司道防會

爲督撫地方事。本年六月十四日據防播遊擊房嘉龍報稱。播酋楊應龍近日公然親統大兵入犯綦南。



51425

該職擊獲苗夷袁志剛郭林二名吐稱楊應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令伊子楊朝棟分兵二萬要往貴州又分三路由松坎眞州等處入犯綦江南川勢必死戰等因到本部院爲照播酋楊應龍集兵四出復要擾犯內地明是窺我虛實故爾挑釁作歹今據報會已兵窺黔省未審果否入犯應合行查爲此除牌行總兵官董元鎮外牌仰該<sub>司</sub>官吏卽查播酋五六月內會否兵犯該省有無殺擄搶掠據實查明回報如果該酋今尙屯兵彼中作何設法解散毋令軍兵聽其誘敵致損軍威亦毋晏然無備縱其擄掠致傷民命仍轉行思石等道及總兵官與參遊守備等官各將所轄信地督率原有防禦軍兵晝夜加謹隄備毋容時刻懈弛儻有緊急情形馬上差人馳報毋得遲違未便

調天全兵

爲督撫地方事據布按二司會議呈奉本部院批據總兵官萬鏊奉調防播乞要請調松潘陝兵三百三十六名雅黎遊擊吳文傑部兵三百名天全土兵一千名邛州嘉定民兵各一百名召募都蠻彝兵三千名皆當依擬調取隨營分布等因到本部院除各處前兵另行外所據天全土兵合行調發爲此除差官齋捧令旗令牌前去天全徵發外牌仰建昌道官吏卽行天全正副土官將部下土兵挑選一可當十有馬慣戰精兵一千名該道查驗堪用卽行點發就令該管掌印土官統領刻期徑赴重慶聽該道同萬總兵分布防守其行糧該道照依舊規每兵一名日支銀一分五釐馬一匹日支草料銀一分以彼處起程日期爲始到彼支月糧住止計程照日臨期扣算合於邛州庫貯銀內動支差官解交統兵官給散如由

水路應用船隻該道卽行備設各兵務要恪遵紀律經過處所不許擾害居民如違照軍令處治仍具官兵姓名文冊并起程日期報查毋遲未便

### 約束官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會公然親統多兵要犯內地應徵調官兵前至重葦一帶防禦誠恐經過騷擾地方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領兵各官務要嚴束各兵恪遵紀律行則魚貫止則林立凡經過地方必須秋毫無犯待事完之日從優犒賞敢有故違軍令生事擾害居民者許被害人稟告管押官於旗牌下按法施行如各官縱容不治許赴州縣告申本部院行拏以軍法從事決不輕饒特示

一軍兵強宿姦淫婦女者斬

一軍兵擅取民間一草一粟一雞一菜者斬

一兵行離亂部伍者斬

一住劊經行燒毀人房屋者斬

一強買物件恃衆打人生事騷擾者俱緝打一百

### 防會報復

爲督撫地方事本月十七日據遊擊房嘉龍報稱播會父子劊兵於母渡三溪劫掠鄉民職同張良賢率兵堵截回營有伏兵撞遇播賊百餘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等因到本部院除功級查

明另行給賞外。看得狡酋爲計甚詭。今我兵雖獲前級。彼必含噴抱忿。抑或陽爲失利。使我輕敵深入。中彼奸謀。黔省躁進。可爲殷鑒。又恐彼乘我之虛。長驅入犯。合就嚴行隄備。爲此牌仰兵總上川東道官吏兵萬。即便轉行該邊綦南一帶將領軍兵黨甲鄉勇。晝宵併力。提防把截。不許時刻疏虞。毋因小勝驕志。爲敵所誘。致損軍威。亦無坐視侵犯。致貽民害。惟在相機動止。來則儘力撲滅。去毋深入窮追。如或故違。三尺具在。先將申飭。過遵守隄防緣由。飛報查考。毋違。

### 議官造軍器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楊應龍。邇來親統大兵。擾犯內地。勢甚猖狂。應合防禦。所有軍前急需軍器火器。先據萬總兵詳報各數前來。已批該司去後。但查應造。不止所開之數。如槍刀火器。別名甚夥。應委廉幹職官。同前一併刻期製造。合行查議。爲此。除已調取守備劉天偉。前來會同製造火器。又行成都府屬併五衛。揀取匠役外。牌仰布政司官吏。卽會巡西道。於成都等府佐貳中。議委能幹一員。會同劉天偉。專製軍前一應軍火器具。仍備查應用。某項器械。可爲實用。某項火器。堪以禦敵。各該若干。大約用銀若干。於何項動支。專付何官置簿收支。發買何項材料。計期幾旬。可以竣事。或計幾日。一送本部院閱驗。一送該司道稽覈。務必堅利迅速。堪以禦敵。逐議通詳具報。以憑施行。此係緊急待用。毋得遲違未便。

### 設保甲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楊應龍。邇來猖狂大異往昔。既親統多兵入犯綦江。擾害居民。又差遣夷目屯

割合地。講要撤兵。明在窺我虛實。挑誘劫害。應合隄防以保萬全。但東南兩地鄰播州縣。歧路頗多。難以寸地設兵。所有保甲自衛之法。卽平時無事。尤須注意力行。矧今師旅煩興之際。豈宜晏然。自若亟應舉行。爲此牌仰兵巡<sup>上</sup>東道官吏。卽行鄰播一帶州縣掌印巡捕官。各將境內原有保甲。每十戶編爲一甲。置一大牌。上書總督部院明文。下列人戶姓名。家口若干。何項生理。又約幾甲編爲一黨。亦設一牌。總開姓名。各令備製弓矢槍刀器械。在城每鋪。在鄉野每村每堡各設一黨。備大鑼一面。立有力量者充爲黨正甲長。若遇會苗出沒。或盜賊生發。急爲鳴鑼。齊聲相應。與同官兵併力撲驅。獲有苗級報官。一體給賞。毋得聽其計誘深追。致失事機。亦無怯懦逗留觀望。尤不許無故深入播境。生事啓釁。罪各有歸。捕盜官仍不時親詣鄉村查點。各具編立過黨名各總計人戶若干數目。先用花名文冊。徑報本部院查考。以甄印捕官風力。若掌印官虛應故事。不行編置。止回空文。巡捕官或因而生事害人。輕行騷擾。定行鞫問。俱毋遲違未便。

### 預行整備精兵聽調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州土酋楊應龍。近來狂悖異常。侵犯日熾。親統大兵屯劄綦江母渡三溪。擾害居民。又遣頭目趙總營集兵於合江麻刀溪。講要拆堡。陰遣生苗恣行搶掠。合當進勦。查得該道所屬。素有慣戰土漢雄兵。合先預備聽用。候差官令到。或另文至日卽發。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後關土漢兵數。責令各土官逐一揀選。年力技藝精強。衣甲器械堅利。一可當十。堪以衝鋒破敵者。籍名在官。著實操練。



停當。檄文一至，土官親自統領管押，即日起程。至重慶一帶，聽令分布，毋容以老弱不堪者充數糜餉。查出罪之，仍取各土官遵依不違，并有無足數甘結。該道具由黏繳查考。此係文到即行，刻期即至事理。嚴令各兵各備腦包絮被、鋒利器械，束裝以待。行糧聽給，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預整聽文應調兵

一調建武高珙等縣，召募慣戰都蠻，彀兵三千名。

一調宜賓縣石岡兵四百名。

一調馬湖蠻夷長官司土兵一千名。

一調敘州馬湖降夷五百名。

一調黃郎馬氏土兵一千名。

一調永甯土婦下土兵五千名，又添二千名，共七千名。

右行敘馬瀘兵備道

一調永甯衛左後二所桿子手三百名。

一調鎮雄府土兵一千名。

一調烏撒軍民府土兵一千名。

一調烏蒙軍民府土兵一千名。

右行巡下南道。

一調建昌各衛應召募兵五百名。

右行建昌道。

一調茂州土兵五百名。

右行威茂道。

一調資陽縣勇兵五百名。

一調資縣勇兵五百名。

右行巡西道。

一調安縣石泉壩底鄉勇并龍安土軍五百名。又添五百名。共一千名。

右行安縣道。

一調東鄉開縣弩手各三百名。

一調萬縣兵一千名。

一調雲陽縣南岸土兵五百名。

一調奉節縣南岸土兵五百名。

一調建始縣土兵五百名。

右行巡下東道。

- 一調酉陽宣撫司士兵一萬名。
- 一調平茶長官司士兵三千名。
- 一調邑梅長官司士兵一千名。
- 一調石碇宣撫司士兵五百名。
- 一調石碇司土同知士兵五百名。

右行巡上東道。共調兵三萬名零。

諭楊酋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尙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尙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狂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無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差過官役。諭過情由。一面回報毋遲。

行湖省防酋

爲督撫地方事。節據防播參遊等官報稱。拏獲播苗吐稱。楊會近日集兵六萬。一犯川中。一犯楚黔等因。到本部院。看得湖省衛所。逼近播地。歧路甚多。曩者該會遣目統兵入犯。如履荒徑。且僨弁開門延寇。大損國威。今會復滋狂逞。防禦宜厚。目前該省有無動靜情形。防守將領。未見一字申報。深屬可虞。應合行查。爲此牌仰湖廣布政司官吏。即便移文彼中該道。并將領衛所等官。速查楊會時下有無入犯。地方有無失事。防禦官兵有無足恃。應否增添。與夫設險扼隘等項事宜。應調停者。陸續詳報。毋容坐視。致失事機。儻彼中有大小緩急兵形。卽刻馬上差人飛報。仍行令各將領衛所等官。每半月一次。將各管地方有無甯謐結由。馬上遞報。如有違慢。定以匿情拏解軍法治罪不貸。該司先將行過緣由報查。

#### 查鄰播府州縣防禦事宜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楊應龍。旣稱添兵攻城。防守最宜慎密。但綦江孤處。雖有多兵固守。尙爲可虞。鄰近城池。俱宜戒嚴。應合行查。爲此牌仰分巡上川東道官吏。卽查近播府州縣。要見某城卽今防守兵有若干。係某將統領。守城民夫若干。可否堪用。城外會否設有險塹。城上火器火藥弓矢槍刀。有無足用。城內糧餉。可食幾時。不足之數。會否收買。逆會如此大逞。各城作何防守。作何偵探。作何應援。與一切固守事宜。行令各該掌印正官。會同將領。一一查明。登答該道款類一詳。三日內具報。仍一面責令各印捕官。將城外壕塹。務必深洶寬闊。城上多備礮石銃彈之類。該道選委的當官員。將應備者。嚴行料理。毋得遲違未便。

買餉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防播官兵雲集。應備糧餉。必須充盈。除已行該司先後動銀五萬。登巡上東買米外。恐彼處地方多事之際。收買難繼。合再買運。爲此除會按院外。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卽查西北濱江一帶舟運方便。或離大江不遠府州縣某處。可買米若干。應用銀若干。或於司庫動發。或各州縣庫貯可充軍餉銀內徑支。趁今時下秋熟糴買。并再查各見貯在倉備賑穀。各有若干。作何碾米。可計若干。如何設法製過。絕其腐蛀黴氣。或用篾筲縛盛。陸續運至某處。如何堆積。應委何官前去董理。仍將各處應預備賑倉穀。作何買還以充其數。此係兵集糧隨立待事理。叮囑各守令注意。力辦完數。徑報本部院查考。該司作速先詳具報毋遲。

檄萬總兵

爲督撫地方事。本部院細詳楊會情狀。會所最恨者。惟參將房嘉寵。所最憚者。亦惟房嘉寵。則所致死力攻者。必在綦江無疑。若綦江有失。人心已搖。將來事勢。大有可慮。今照總兵任專大帥。奉有專敕。保守城池。乃第一義。應專力決策。嚴督兵將。固守綦江。速移該道多運稻米。以資食費。多設壕塹。以阻進攻。本官宜移駐近便地方。遙爲聲援。通令各將領一體遵照。本部院賞罰。惟以城池之存亡論。各城均屬要地。獨綦尤急。軍法具在。各宜慎思。

行上東下南敘瀘三道防守

爲軍務事。據遊擊房嘉寵報稱。楊會督兵逼近綦江縣。僅離五里。會必猖獗等因。到本部院。所有四面鄰封。州縣城池地方。俱在喫緊。應合嚴行防守。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合江、瀘州、江安、江津、南川、武彭、涪、豐、忠州、長壽等州縣。掌印官嚴督應捕員役。即便團練保甲。修理器械。城池損壞者。亟爲補修。糧餉缺乏者。速爲收買。遠鄉人戶。各爲設險。近城人戶。行令歸城。如遇苗人滋蔓。小則併力勦殺。大則嬰城固守。城門早閉。晏開。遇夜令人巡警。掌印官不時親查。以戒不虞。毋得因循虛應故事。如有疏虞。軍法具在。

### 再諭楊會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勘。是朝廷尙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割。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陽譴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彼不自知耶。卽應調兵行勦。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撤回。尙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分巡上川東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儻彼有不白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差官諭過情由。先行回報。毋遲未便。

### 防禦渝城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勢甚猖狂。已殘內地城池。防禦時不可疏。該府城池。雖稱天險。查閱形勢。西南通遠南紀等門。甚爲卑矮。且路達省會。亟應設險隄備。查得昔年蔡伯貫爲亂。各士夫舉監生員吏承有

力之家俱照地界責成堠口晝夜防守。今恐人心不一，法令不行，彼此因循，致誤軍機。合發令旗，庶儆愚頑。爲此除差人齎執前來外，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將府城守堠之人，不拘士宦生員吏承及有力之家，各出壯丁，備鋒利器械弓弩磚石，日夜在於城上堠口，加緊隄防。掌印巡捕官時刻查點，仍將重慶衛見任指揮千百戶各編定一信地隄備。如遇差占必撥頂補。至於通遠一帶緊地，多用武官軍兵嚴加守禦。通將一切城守事宜畫圖黏貼，責成員役人戶姓名報查。如有誤事避難及臨事不用命者，該道卽以軍法從事。其江津南川悉照此作速移文舉行毋忽。

行巡下南敘瀘兩道移駐

爲緊急夷情事。照得播會深入內地，攻劫搶掠已爲極慘。合江一路乃酋平日屢犯。目今擁衆大逞，該縣尤爲喫緊。雖有官兵防守，必資該道與兵道督率庶保無虞。合行責成。爲此除會按院外，牌仰巡道官吏卽便移駐相應地方，會議設策，務將此路保守無虞。該道係專敕地方，本部院已於六月十七等日不次申嚴防守。至再至三矣。慎勿避難觀望。虛文回塞。明例昭然。誰其寬假。仍將移駐地方并日期飛報查考。以後仍將彼中情形一日一報。勿忽勿緩。

行各分巡道募兵防守城池

爲緊急軍情事。據巡上東道報稱楊酋糾結苗兵深入內地，攻劫搶掠勢甚披猖。等因。到本部院恐此會率苗滋蔓別處爲害不小。亟應募兵防守。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使火速行令各州縣將城垣燬薄處所

上緊星夜修理高固，以防突攻。仍動支庫銀，隨其多寡。各募本處精壯勇兵，協同原編操兵，并居住人民。無論士夫，均派協力。萬分加謹。晝夜防守城池地方。其各鄉人戶，俱令設險。近城人戶，盡收入城。仍查有踪跡可疑之人，俱驅逐遠去。不許容留。其應用錢糧，聽一面先動支用。不必候呈允。耽時誤事。其省城起至重慶一路州縣，召兵防守。尤爲要緊。不許延遲一刻。如視常息緩者，軍法具在。定不輕貸。各屬將募兵姓名，并修守城池緣由具報，以憑查考。

### 行道募勇兵

爲督撫地方事。近報播會楊應龍統兵入犯內地，聲勢甚大。所有鎮城，應集勁兵團練，以備緩急。爲此除會按院外，牌仰該道官吏，卽行後開州縣，照數召募精兵，令各備器械。一面在該州縣操練，聽候另文。取赴本部院驗發領兵官團練施行。其行糧等項，就於該州縣庫貯堪動銀內照例支給。此係立等事理，毋得視爲泛常。如違官吏提究不貸。

### 川西道屬

|        |        |        |        |        |
|--------|--------|--------|--------|--------|
| 崇慶州三百名 | 溫江縣二百名 | 仁壽縣二百名 | 井研縣一百名 | 郫縣二百名  |
| 崇甯縣一百名 | 灌縣二百名  | 新繁縣一百名 | 什邡縣一百名 | 緜竹縣一百名 |
| 漢州三百名  | 金堂縣一百名 | 雙流縣一百名 | 新都縣二百名 | 安縣二百名  |
| 德陽縣一百名 | 羅江縣一百名 | 新津縣二百名 | 彭縣一百名  | 以上共三千名 |



柄牌三諭楊會

爲督撫地方事。本月二十九日據兵巡上東道呈詳。備抄楊應龍申文。內稱被虜參將張遊擊。無故加兵殺擄。又隱七姓雛奴。殺絕投文人役。又將差奏目把許文志等屠殺。不得已親自會話。二官不分阜白。出兵交戰。并獲何邦卿等。發惑揭帖。乞賜備達。等因。轉報本部院批。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威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宜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卽日批道轉諭去後。誠恐傳宣不到。又恐應龍愚昧。聽奸唆撥。不知部科觀會順逆兩途。以定斷案德意。合再傳諭。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卽使差人速諭。應龍禍福兩端。孰爲輕重。俛思朝廷三尺。不可屢干。卽令各目收回夷苗。行歸巢穴。專聽兩省按院查勘完日。會題定奪。如或痴迷。貽禍不淺。宜亟思之。毋徒晚悔。若果有難白急冤。許據實徑申兩院處分。該道仍將本部院今批情節。一一回報施行。

調取西南倉穀

爲督撫地方事。據巡上東道稟稱。播事孔亟。請將川西川南沿江一帶。有穀者。行令用船順流至重慶接濟。俟事完補還。等因。到部院。看得重慶防兵。應用糧餉。所需甚迫。各倉見貯穀石。應合借運。爲此稟仰四

川布政司官吏，卽行巡西巡上南二道內所屬州縣倉儲穀每處若干，該司查照循環酌量定數，行文到日，差人用船裝送重慶收貯軍中應用，各將起解數目日時馳報，如有遲違，掌印官參治，承行吏書革役究罪施行。

### 催買馬

爲軍務事，照得應買戰馬，先據該司議價通詳，分行各州縣收買，及稱各馬到營之日，每馬每日給銀二分，作草料工食等因，具報部院，已經久行，作速完報去後，止據雙流等縣申報買完，其餘並無音耗，事關軍機，合行查催，爲此票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卽便查照原詳議定事理，將各州縣承買馬匹，剋期如數買完解驗，以便起發軍前應用，毋得再遲未便。

### 諭民收稻不必逃避

爲督撫地方事，近聞川東一帶民人，因播苗入犯，率多委棄已熟稻田，不肯收斂，只行逃避，恐播苗未必至，而居民生計先失，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卽便出示曉諭鄰播一帶州縣軍民人等，各將田禾收拾，仍聽該道及所司差人偵探，果有警息，暫入城中，不許張皇拋失家業，致誤生理未便。

### 行守巡道募兵查奸細

爲督撫地方事，先該本部院牌行各守巡兵備道，轉行各屬州縣，召募精兵，赴各該衙門防守去後，爲照聽募兵士多係無籍之徒，如東南近播一帶，又有土民素與播會交好，乘此募兵，撥入其中，透漏消息，應

合嚴行查覈爲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即便移行各守巡兵備道將原行召募兵役務要嚴加揀選取具黨甲鄰佑結狀果係民家原與土夷素無交結者方許收充各有司印捕官亦須廉訪毋得誤收應役自取愆尤未便

責成道守南川江津

爲緊急軍務事近據巡上東道并萬總兵各稟稱南川士民間播會聲息或云縣民十去八九所存者惟縣中卓快或云士民空城逃去無一存者俯賜速催兵將前來等因到本部院查得六月十三日據萬總兵詳請龍安參將柴尙仁并原任都司范希正守備陳嗣昌張本在范張陳本部給與應付隨本官赴重慶與參將柴尙仁遊擊吳文傑通已催取其漢土軍兵本部院無日不遣差官兵分投四出徑至各土司催調計此時到彼已多今南川江津既云警報應將先到者即發去救援防禦應合再行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總兵萬鑿即便速將先到土兵分投馳至南川江津等處防禦仍查五將官因何遲延不到有無避難情弊一面速令何將守南川何將守江津瀘州等處用何處兵星馳發去其附近川東土司與該道所屬土司一日一次差人前去守催至於一應隄防府城尤爲緊要及鄰播一帶事宜查照節次牌內事理參酌隨宜處置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行巡下南道隄備

爲緊急軍務事據遊擊楊敏政并合江縣申報播兵於七月初二日三更時分兵三路攻圍五畝堡領兵

指揮士繼前退出小寨堡勢甚迫切等因。到本部院爲照合江防播近奉聖旨專責巡下南道料理本部院調發馬湖宜賓等兵三千守瀘州。又調永甯土兵七千五百守合江。土司乃該道所轄未見催發到彼各兵行糧節經允行動給亦未見呈報支領。今合江日日報警未見該道具報不知應撥各兵曾否調到。應合行查爲此牌仰敍瀘道官吏即便督行楊敏政及領兵官軍將地方居民城池萬分加意防守前項已調各兵再差人守催星馳前去策應客兵行糧募兵工食即日照例於抽兵工食內支倘不足於合江縣解司錢糧內支給完日造冊呈報毋得疏忽致誤軍機。今本部院又發參將王夢吉帶兵五百名又鎮遠營軍五百名前來防守合江。又周大謨帶兵五百名赴瀘州防守先該敍瀘道呈詳至今曾否到州上緊催赴其應就便調發援兵聽該道隨宜遣發一面申報其瀘州素號富饒會久垂涎該道駐劄在彼尤當加意防守無致疏虞未便。

#### 行合江防守

爲軍務事。據合江縣申報楊魯發兵入犯五畝堡等因緣由到部院爲照該縣防守除見在將兵外又調建武標兵六百名永甯土兵七千五百名一日一次差人守催去後計日可抵該縣惟是本官協同楊敏政獎率軍兵及原設鄉兵殺手併力隄防爲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遊擊楊敏政督同見在官兵晝夜偵探把截堅守城池各堡居民責令搬入城中毋得張皇失措急速差人守催建武永甯各兵星飛到合併力堵截各兵行糧就於該縣徵解司糧銀內照數支給一面具報該縣同楊敏政出示曉諭居民共守城

垣、毋得遠逃、失所未便。

調王夢吉鎮遠營兵救合江

爲緊急軍務事。七月初七日據合江縣申報。播酋楊應龍集領苗夷。要犯合江。十分緊急等因。到本部院。看得所報事勢緊迫。應合發兵防禦。爲此牌仰參將王夢吉。卽將隨帶赴省勇兵。照依報到實數。卽日親統。星馳前到合江城防守。毋得遲延頃刻。其行糧聽布政司支給。若本官兵到合江。宜堅守城池。毋得爲敵所誘。相機防禦施行。毋違。

查議湖貴兩省備禦事宜

爲緊急軍務事。近據兵巡上川東道。并總兵官萬鏊。節報播酋楊應龍。親統多苗攻陷綦江縣治。今又聲言要犯重慶。又欲偏師入犯湖廣貴州地方等因。到本部院。爲照該會詭詐百端。爲謀甚秘。案查業於六月十五日。牌行該司。將鄰播一帶。比常加謹隄備。併查地方會否兵犯。有無殺擄搶掠。又一行司催查。并議應否增添兵將防禦。與設險把隘。每半月將緩急情形。馬上飛報。又一次會令守巡各道。將所屬土司下土兵。某處可調若干。作何挑選。調發作何責成戰守。又一次移咨撫院行司。專官製造軍火器具。集兵整餉。又一次令將該司與合屬倉庫錢糧。備查堪濟軍興實數。俱當通詳去後。迄今未見具報。曾否遵行。卽今會勢甚迫。事同燃眉。本部院遙在川省。聲聞甚遠。所有該省比鄰播酋專司信地官兵。無憑稽考。合應查明。庶便責成。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卽會按都二司。并鄰播各道。要見某州縣衛所。最爲要緊。某

處次之緊隘者。即今見屯兵馬若干。應否增添。係何將領。在彼駐劄。屬之何道專管兼管。若會復蹈舊轍。突然入犯。當在何處預集軍兵。得免貽患。逐一備細造冊詳報。仍將節次行查。與諸凡細微開載未盡事宜。及首先集調土兵。召募勁兵。應動糧餉。并趁時熟預積儲糧。與具報緩急兵形。照依原行逐起通詳。以憑施行。今寇入門庭。勢同呼吸。該司與各司道。注意將應調兵馬。應積糧餉。上緊整辦。以便防禦。此係萬分緊急軍情。毋再遲遠未使。

行貴州貴甯各道防守興隆等處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防播事宜。節經牌行湖廣貴州布政司。移行湖北貴甯等道。查議防守將兵糧餉。把截通播緩急隘徑。與夫製器具偵情形等項。去後。不次行催。未據呈報。今本部院查得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五衛。及黃平所。龍泉司。土溪。清浪。鎮遠。偏橋等衛。俱切近播州地方。亟宜添設將兵防守。以保無虞。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該省有何項緩地軍兵。可以抽調。或新召募。將前項近播衛所土司。每城設兵三千。遴選謀勇將官一員。統率防守緊隘。如無原設將官。或量以閑將委用。一遇有警。併力堵截。平時不宜輕動生釁。其各官兵糧餉。於何項銀內動支。備有不及。作何區處。至於鄰近各府衛地方。應否再設兵將。以備應援。逐一詳議妥確通詳。以憑施行。毋遲。

行荆南道調施州兵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狂逞。爲患三省。所據湖廣偏橋一帶。切鄰播界。亟應設兵劄守。以備緩急。查得

前總督部院邢曾行該道於施州各土司挑選土兵聽用今照播防孔棘應合揀調爲此牌仰荆南道官吏即便行令住鎮施州同知及守備官范光遠新舊掌衛印官指揮周經唐一麒各照二十三年定擬各土司兵數再查即今某土司兵甚驍勇比前應增調若干某土司兵力稍次應減若干詳加裒益公同挑選務足一萬之數應用何人統領速令各土司點整齊備以待調用一面先將兵數冊報并查有何庫錢糧堪以動支各兵月行二糧及該省用兵糧餉係何則例逐一查議明悉作速通詳以憑施行毋得遲違

計開施州衛各土司兵

施南宣撫司土兵三千名

容美宣撫司土兵二千名

龍潭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散毛宣撫司土兵一千名

大旺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忠峒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忠孝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行候代總兵沈尙文防守

爲軍務事照得播酋犯葦之後日在積兵製器近日伊子楊朝棟遺書與酋謂貴州集兵已占白牙望地方會回要犯黔地又前此川東擒獲播夷九受審供會要侵犯貴州龍泉等處因見川防將兵畢集會又垂涎貴州勢所必有該省提調將兵偵探把截責在總兵沈尙文本官員缺雖有童元鎮填補但未交代目前地方事務原是本官專責成例具在合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行防播一帶將領衛所印補把守大小等官獎率所部軍兵各將通播隘路萬分加謹晝宵隄備懸購相應之人時勤遠偵聲息遇有

苗兵出沒，相機堵截。如或遠遜，且勿窮追。一應練兵製器，掏壕挖塹，但係戰守機宜，俱要悉心料理。仍備詳本部，以憑裁酌。本官毋以一曠自疏，致誤軍情重事。儻有功地方，本部院自有優敘。如或疏虞，責難他諉。速具遵奉緣由報查，毋得遲違。

### 催貴州議兵糧火器等項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黔省防播將兵糧餉等項，久已牌行該司查議去後，又經數次行催，未據詳報。近查播酋爲謀叵測，要犯龍泉等處地方，事勢孔亟，防禦不容少懈。合再查催，爲此牌仰貴州布政司官吏，查照原行，從長計議。鄰播地方，要見某州縣衝所最爲緊隘，原隸何道專管。見屯兵馬若干，原是何處將官統領。應否再添若干，某處稍緩，用何官兵把截。平時如何懸購偵探，有警如何發兵應援。精兵不足，某處驍勇可以召募若干，應用錢糧，動支何項，脫有不敷，如何設法。某處土司士兵，可以調用若干，某處謀勇將官，可以徵來任事。其糧餉已買若干，趁此秋成，應再多糴。應責何官管理，應運何倉收貯。務要蚤爲安置，毋致臨時缺乏。至於軍中利用，全在火器火藥等項，該司會同都司，悉心計議，應造若干，上緊動支官銀。委官星夜買料製造，不得遲延。有誤軍機大事，但係戰守機宜，俱當謀始成終。與夫一應未盡事理，各司道別有奇謀良畫，一併開款詳報。此係緊急軍務，屢催未報事件，勿得再遲未使。

### 爲永甯杜塞禍源

爲緊急夷情事。據總兵萬鏊呈，據永甯參將吳文傑呈報，七月十五日播兵屯劄永甯地方，後溪事勢緊。



急請乞將兵應援等因到部院爲照永甯土官素忠於國乃播酋猖狂盤毒鄰司第查土婦奢世統與世續舊有夙恨世統已受贍金退住水西見在疆臣處依牧誠恐世統乘機買求疆臣部落潛來助播劫殺應合戒諭爲此牌仰安疆臣即便恪守三尺毋得陰助播兵自干法紀仍譯諭奢世統遵奉斷案安分住牧毋得妄意縱兵劫殺地方自取滅亡本官仍禁戢部兵不許聽伊誘惑誤入叛黨均爲不便

責安疆臣防守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背負皇恩披猖殊甚既戕黔省官兵又攻川中縣治近又聲言要侵犯貴州龍泉等處地方大逆無道凡爲臣子孰不痛憤查得貴州宣慰安疆臣與伊母鳳氏屢效忠勤且天朝流錫爵士豐厚至極今值逆酋犯順正其效忠宣力之時況川省西陽石砬永甯天全平茶邑梅等土司各已發兵數千防守信地貴州一方責任全在本官以爲藩屏亟應整擱土兵加謹防禦乃見輸誠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所部官舍目把土兵將貴州鄰播一帶地方實心實力加意宵晝防守毋容播州一苗入犯有犯卽擒斬解送該省院道轉報本部院定將有功目兵照格給賞本官從厚優異如聽播酋惑亂狡計坐視殃民儻有損失卽係縱寇從前忠順付之烏有國法森嚴豈能假借速具遵奉結由報查施行

緝拏奸細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陷城斬將罪惡多端近見官兵防禦仍有奸細透漏聲息蓋緣內地官民利會金錢締交心腹在先日隨其往來有司莫知究詰近日雖行禁戢仍在私通書信或用目把裝扮漢人出

外。在於各衙門體探消息。或買別土司下目把土民。或作投兵投文。隨其出入無禁。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皆播酋詭謀。官司亟宜捕緝。爲此牌仰按察司官吏。即便移文守巡兵備等道。通行有司衙門所印捕等官。密查前項奸細。或內地軍民。交通書信。或別土司上人。代伊打探。或充入募兵之內。俱要的確查訪。如有果有據。拏送該道府審明呈報。有功官員。另行優敘。如或故縱。另於別衙門發覺。定行挨拏究治。決不輕貸。

### 行貴州思仁守巡提防

爲督撫地方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分守思仁道呈。據永靖把總呈報。播酋同子楊朝棟。於六月初旬。統兵三路出綦江等處。二十八日。僞巡警七人。各殺牛剝諭。設關造圍修路。待酋四川回兵。要犯偏橋思石府衛。將軍民盡同上圍。龍泉永靖指揮虜同生死。各巡警自知罪難容誅。大家驚亂。立意殺虜。以作墊背等情。又據守備楊惟中呈報。播酋四處劄營。將黃沙坎等處通衢。挖斷小路閉塞。夷目袁守剛點兵。往馬頭山。各備飯米。要往眞州婺川等處。夷目趙士登。統兵至穴塘坎。要來拏人包哨等因。到道呈報本部院。看得該邊防守應用將兵糧草。與夫偵探把隘製器設險等項。牌行司道查議。又經行催。不啻再三。迄今未報。殊爲可慮。今據呈報前因。查得該酋在川曾聲言要犯龍泉等處。該道偵報。亦有此息。曾雖詭譎。此言未必盡虛。該邊隄防將兵。最宜加謹守禦。除行總兵官沈尙文防禦外。爲此牌仰思仁守巡道官吏。即便嚴行都司管思石守備事楊惟中。永靖把總指揮胡效忠。及該邊防守大小等官。各督率所部軍兵。將

鄰播一帶地方，無分晝宵，萬分把截。一應掏壕挖塹，據險把隘，積木累石等項，但可以扞禦播苗衝突，俱要悉心料理。仍懸購相應之人，遠偵聲息。儻遇苗兵出沒，務要相機堵遏。該道仍查照原行，將所轄近播緩急地方，某處應用防兵若干，此時見在軍兵若干，應再調募某處某兵若干，用何謀勇將官，統領火器火藥，應製若干，一一計議調停，上緊詳報，以憑施行。此係緊急軍機，如或遲違，責有攸歸。

查送楊可棟屍棺

爲督撫地方事。據巡上東道呈抄播酋楊應龍申該道公文內稱：七月初七日，蒙差官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腆儀，給賞次男棺柩回鄉收葬。又蒙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春一名，原係爲從等情。到部院查得：何邦卿原在府監追賊未完人犯，并未具報病故，乃突然送屍，恐有隱情。于春併送，是何原委，而腆儀之說，未審虛實。又聞何邦卿原係縊死，不知何故，事干國體。通應行查，爲此牌仰按察司官吏，即查何邦卿因何縊死，何故送與播酋。于春一名，與楊可棟屍棺，何故一同送入。所稱優禮腆儀，是何儀物，何人備辦。逐一秉公查明，據實參呈詳報，以憑施行。毋違。

行貴州布政司趁時糴米

爲軍務事。照得播酋近雖稍靜，但戎心無厭，爲謀叵測。前又曾聲言要犯貴州龍泉等處，在我防禦自宜周密。今地方設防分布將兵，漸有次第。惟本色糧餉一節，乃目前急用之需。節行貴州布政司，預計買備，及令製造器械火藥等項去後，未見回報。曾否酌行。今據該司揭稱：庫貯堪動軍興銀兩數目，不止萬計。

與雲南應還川省解黔銀兩，俱堪動支。應糴糧米，亟應乘時收買。又查該省往規上納事例等項，儘中間如係折色，或照川中近例，可以暫改本色者，亦應亟行。庶得濟用。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查照先今牌內事理，即將庫貯見存銀，并雲南解還內，應動若干，趁今時熟通詳，速委官員照依時估，多買米穀。製造如法，收貯近使倉廩。如事例等銀，應否隨宜改徵本色，俱聽酌處施行。其應製軍火器具，速照原行製造。仍將買過米穀製過軍器，改納本色等項緣由，先行查報，毋得遲緩未便。

### 行貴州沈總兵及思仁道防禦石阡

爲軍務事。本年八月十三日，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應左布政使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苗破劫石離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二升，不知何幹。看係地方事情，合行申報等因。看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萬一逆酋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緊急，乞賜遣將隄防等因。報道具呈本部院。據此，除移咨撫院及牌行該<sub>總兵官</sub>道分布官兵隄防外，看得播酋兵形詭詐，東出西沒，殊不可測。督兵隄防，最宜加謹。第查石阡係近播地方，未見設有官兵，應合再行爲此牌仰該<sub>本道官</sub>吏，即便行查石阡一帶要路，曾否安置官兵。如原未分布，卽速調取勁兵，委官統領把截。其龍泉等處，但是鄰播地方，務要不時申飭所在將官，整理部兵器具，時刻隄備，毋得因循。此是該<sub>本道官</sub>專責，脫或疏虞，責有攸歸。

### 禁兵騷擾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調集東南二道防播漢土軍兵。往來經過地方。或分布住劄處所。統領鈴束。自有官目。徵調之時。本部院曾將軍令開款申明。豈知復有違玩不遵紀律者。如近日劄守重慶陝兵張思興等二人。止因打搶人財。卽照軍法就彼斬首。脇從數人。俱各細打。已爲明鑒。目今仍有軍兵經過州縣。或分布住劄去處。誠恐復蹈故轍。合再示諭。爲此示仰奉調漢土兵知悉。自後如遇途次經行止宿。及分布住守處所。敢有故違後開軍令。許被害人把連所在官司。就便擒解本部院。以軍法從事。其各處居民。亦不許乘此勒措。不容求糞借宿。違者併究不貸。

一。凡兵經行離亂部伍。擅取民間一木一菜一鴛一雞者。斬。

一。求糞借宿。或分布處所。輒取軍民財物。姦淫婦女。及燒人房屋者。斬。

一。搶奪擄掠。但傷人者。斬。

一。強買貨物。恃衆誼譁。生事騷擾。及與軍民相爭者。俱細打一百。

### 行巡東南二道放糧規則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東南二道漢土軍兵鱗集。數至幾萬。每月支給銀兩。數亦萬計。近據藩司詳稱。往歲大征集兵處。所支給糧餉。俱聽監軍督餉二道覈放。通候事完。方併銷算。彼時征勦番徠。兵糧畢集。不過數月竣事之計。今見在防禦官兵。分布四散。所需歲月。旣難底止。而其中收除。豈盡無虛。在各該道覈放。諒有成算。在本部院查考。漫無可憑。相應查議畫一。不惟逐處官軍。一覽在目。抑且日後銷算。著有確實。

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防播漢土軍兵、每月應支本折銀米、置立循環文簿二本、開列管收、除在四大總數中有新收者撤下、要見某月日調到某處軍兵若干、於何日到伍收糧起、若將官召收奉何衙門准允、曾否委官點過、次列開除、如有逃故、亦要見糧於何日截支、次列實在、仍逐處撤開、分別見在某處防守若干、俱不必花名、其支放、每月不得過初四五日、其簿二本一樣、每月倒換一次、以憑查驗、毋得遲違未便。

### 行三省禁硝磺斤入播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販賣硝磺入夷、與越境與販鹽斤、俱有明禁、近查得有等奸商、利楊會金錢、於鄰播一帶地方、將前項犯禁之物、違法賣與、徒知罔利、恬不畏法、其間情弊、更未易數、或就中通報內地聲息、或假此挾帶諸夷出入、貽患地方、殊可痛恨、合行嚴禁、爲此牌仰三省邊播守巡道官吏、卽便嚴行鄰播州縣衛所印巡、及將領把守關堡等官、嚴禁軍民人等、不許擅將硝磺鹽斤、賣與播夷、引惹邊釁、如有違禁、仍前販賣、許巡緝員役官兵、據實擒拏到官審確、依軍令斬首、有功之人、賞銀十兩、係官員、仍行優敘、若播人遠赴收買、或託鄰封土司代買、僻地交送、俱要嚴行禁戢、追奪一體從重究治、施行毋違。

### 發將兵守南川

爲緊急夷情事、據守東道報稱、據南川縣申報、債得婁國等點苗兵三千有餘、俱備紅色腦包、架被槍刀弩鉞等物、要來侵害南川等情、到道呈報本部院、爲照播會攻陷綦江之後、南川江津人民、望風逃竄、業

已不次牌行道鎮分布將兵前去二處防守。隨據萬總兵議將梅遊擊帶行鎮遠營五百名東開萬雲。奉建寧縣鄉兵共三千一百名。邑梅平茶各一千名俱守南川。續又具報要將前兵住守重慶。仍以酉陽土兵六千發守南川。今照酉陽續報八月十一日起行土兵四千有零。將到重慶。該司士官冉御龍素稱忠勇有志報效。應合起發防守。爲此牌仰守巡上東道官吏卽行遊擊梅鼎臣將酉陽續到土兵四千餘名責令宣撫冉御龍選差的當日把統領前往南川防守。應用軍器火藥隨便帶行。本官務殫心盡瘁時勤偵探。倘有播賊出沒相機堵截毋得輕躁深入。亦不許疏虞誤事。文到卽便起程勿得遲留。有負委用未便。其冉御龍原領兵二千仍令本官統領防守府城。如本官自願督兵一同防守南川者亦從其便。或前兵不足應再摘發續到別兵併力固守。該鎮道便宜施行。具起行到縣日期飛報查考。

責成永甯自衛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背負皇恩。目取誅夷。凡懷忠奮勇者孰不痛恨。查得士官奢世續母媳屢效忠勤。且天朝流錫爵土。豐肥至極。今值逆酋犯順。正其效勤宜力之時。況水西安疆臣節報自願備集兵糧。肩承保土安民。修器設塹。隨處擔認。今永甯一方責任全在奢氏。若該司士兵前調出者。係外鄉之兵。尙有內鄉無數精兵隨在。應合責成防禦。爲此牌仰永甯掌印士官。卽便督勵所部勁兵晝夜防禦。如修塹設險積糧練兵之類。一一整備。至於永甯衛與相聯一帶地方處處隄防。時時偵探。如或賊勢衆大來犯。一面馳報以憑再發兵將應援。若或故違軍令具在。先具遵奉緣由飛報。

查南川江津餉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近告警息，大有可虞。雖經屢行鎮道，遣發健兵，專委遊擊梅鼎臣前去防禦，但未審彼中曾否集有糧餉，足敷軍兵五千幾時食用。及照分守川東道有特司糧糗之任，且見在渝城料運，應行查并酌定運法，以免枵腹之慮。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卽查南川卽令發去漢土軍兵若干，除折色聽巡道照舊規動支，委官前去放散外，要見該縣曾經貯有糧米若干，可足防守軍兵幾時支用。如或不足，卽今作何轉輸前去，就責縣官監守出納，務須兵到餉隨，并將江津縣見貯在倉糧餉實數，卽今應否併運，逐一速查明悉，上緊具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責成製造軍器

爲軍務事。據布政司呈奉本部院批，據該司呈議估造防播軍前應用絛甲、腦包、絮被、長柄鳥銃、三眼火雷等項，各該價值銀兩，於本司庫貯銀內動支，分發成龍、保順、敘馬、夔嘉、眉邛、雅潼、一十二府州分投承造等因。具詳部院批行外，看得前項軍中器具，關係目前急用，分行督造，委屬相應。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轉行後開道屬衙門，將布政司發到官銀買造坐派器具，委官監製，務要件件堪用，倘有草率虛冒錢糧，臨時不便禦敵，經造官役一併重治，仍鑄匠人名，以憑稽查。各器具俱限一月以裏，通完解驗，以便發赴軍中應用，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絛甲每件用花四斤，裏面色布三丈三尺四寸，裏紙二十張，絛線三兩，并匠人工食，共銀五錢五釐。



腦包每頂用青布三尺七寸白布三尺三寸棉花十二兩毡四塊耳擔一條絲線五錢青絲線一錢五分價值并裁縫工食一錢六分三釐。

一分造絲甲腦包衙門 俱照該司發來式樣。

成都府二千副。

龍安府三百副行巡西道。

保甯府一千副。

順慶府一千副行守北道。

敘州府一千五百副。

馬湖府一百副行敘瀘道。

夔州府一千副行巡下東道。

嘉定州八百副行守上南道。

眉州五百副行守上南道。

潼川州一千副行守北道。

邛州五百副行巡上南道。

雅州三百副行巡上南道。

一造絮被每件用藍布裏面并花共重五斤長五尺五寸寬五尺價銀三錢四分。

一分造絮被衙門。

隆昌縣五百件。

富順縣五百件以上行巡下南道榮昌縣五百件行巡上東道。

一長柄鳥銃一千五百桿每桿價銀七錢發敘州府督同守備劉天俸率家丁製造行敘瀘道。

又劉天俸前次領價回該府打造三眼銃一千桿每桿價銀四錢零八釐火雷一萬箇每箇價銀一錢姑

先造一千箇聽該道府一併督催完報併行敘瀘道。

申嚴東南四道隄備

爲緊急地方事本年九月初二日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思石守備楊惟中報稱會於地名高崖都上壩

修建營房二百餘間。聚劊多兵。楊應龍調取各巡警赴州。宰殺牛馬豬羊。將綦江擊來五司七姓本頭。鼻示歃血同盟。聲言要攻龍泉思石一帶地方。勢甚危急。又報於八月初一日祭旗。初三日發兵。又報會差三十六所巡警家丁上州。又招九股生苗。共兵十萬。楊會親統黃平一路往龍泉思南。又稱龍泉司治。原係播州故土。必要占奪。又據石阡府報。擊獲播州細作馬良貴。審稱。頭目趙仕登。差來看船。比伊領兵隨後到江。楊會分差伊親田相公領兵三萬。欲攻思南。稍仕登領二萬。欲攻龍泉。楊朝棟領二萬。出袁家渡。攻葛彰石阡。楊應龍領三萬。出烏江。亦往思石會合。有良貴乘楊全等便船過江探聽。適遇彭希舜擊獲等因。轉報到本部院。據此。看得播會叛逆。自知天網難逃。迺又親統多苗。欲攻黔省各處。兇心愈熾。詭計愈深。倏云要犯黃平思石。倏云屯劊貓兒岡。詐出詐入。變幻不可方物。今川南一帶。雖稱隨處分布。將來蜂擁並至。皆不可知。水陸圖防之策。亟宜究心隄禦。合再叮嚀申嚴。爲此除行總兵萬鎰外。案仰布政司各守巡道官吏。卽將轄屬地方。會同總兵官多方計議。倘會狂肆如昔。蟻聚而至。水陸作何堵遏。何處安置伏兵。設以火器。如何夾攻。何處應屯一枝。明布排柵。列成營伍。如何扼險。到處偵探。到處隄備。目前會得屢旨。必加狂圖。急宜詳慎。以期鞏固。限文到四日內。備將設備過事宜。逐款詳報。以憑施行毋違。

### 行督餉道往重慶理餉

爲軍務事。先據布政司呈奉本部院批。據督餉道呈議。軍餉各款由詳。已行該司覆議。通詳到部院。除允行外。爲照防守將兵業已畢集。今南川涪彭江津等處。見在渝城分兵前去。所需日食糧餉。勢必該道親

理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重慶將買運糧餉上緊催督照依原擬如兵行南川餉亦發隨但須以兵臨食足不致枵腹仍督同各該文武等官將收囤之處如法整理其糧米且運赴相應地方以待臨時起發一切事宜該道隨宜料理回報務期到處有餉戰守不致缺乏間有應詳者具詳應徑行者徑行先將起程日期報查毋得遲違

行川東守巡道備兵馬糧草

爲軍務事案查先該本部院牌行分守川北道查議陝兵入境合用行糧馬匹草料事宜詳報批行按察司覆議到本部院又另牌行驛傳道併議前來俱經批行去後爲照浙省兵馬數五六千之上并河南二千目前可到惟應用入境行糧并隨行馬匹草料與將領等官乘用馬匹廩糧等項亟應預備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將浙兵并河南毛胡蘆等兵自巫山入境至重慶經過一帶驛站合用行糧草料等項照依單開款目以浙兵六千名河南二千名廣兵三千名各計算逐一斟酌安置停妥上緊詳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

一浙兵以六千名計算河南兵以二千名廣兵三千名計算并南將應用廩糧行糧馬匹草料等項  
一自巫山高唐驛起至重慶府止計若干站每兵每站銀三分內支米一升五合折銀七釐五毫柴三斤折銀七毫共折銀八釐一毫仍該補給銀二分一釐九毫其馬約算幾千匹每匹每站支銀二分內支黃

豆二升、折銀八釐、粟穀一升、折銀二釐五毫、草一束、折銀二釐、加煮豆柴一斤、折銀二毫、共折銀一分二釐七毫、仍該補銀七釐三毫、俱於入境之時、委官府佐一員某人總理、其食米、馬料、黃豆、粟穀、分作三次支給、其燒柴、馬草、安置沿途歇宿驛站市鎮人戶、聽委官驗兵驗馬支給、如願領折色者、卽與支給

一、總管府佐一員某、管五站或六站。

一、分管知縣或府縣、首領三員、管米燒柴馬草。

一、統兵將領及職官、自有原來應付符驗廩糧夫馬外、查得本省見行則例、參遊中火下馬飯、各三錢、各邊守備中火下馬飯、各二錢、今統兵參遊都司留守守備、體統漸隆、下馬飯中火、亦當酌議、應除行糧銀、各照先年征勦議允規則、於境上總委府佐官處、計站數若干、總支折色封送、其經過各驛、若令自備飯食、似有不便、其參遊都司職銜蚤騰中火宿食、每次以一錢五分、留守守備職銜一錢、至把總千百總以下、人數太多、驛傳不給、已有原派行糧、不必再備飯食、聽其隨便食用、以上俱不許再索廩給口糧下程、如有違者、許總管官指名申報另處、其官兵等原來馬匹、間有倒損者、委官查驗是實、給以執照逐站撥馬遞送。

一、原定協濟馬匹、專爲有應付員役而設、如原無馬者、又無應付例、不與外、應令總委官、刊刻小票、用以私記關防、仍於掛號境上查點給發、一人支給一張、逐站討論遞送、各官兵行糧、旣於境上支給、不得重冒、驛遞廩糧、若無委官執照印票、俱不准恃強混騎馬匹、如有違法、送統領官以軍法處治。

一、安置燒柴馬草，以便造飯止宿，令各委官逐一查驗各軍民房屋，量其大小，先行安置燒柴鍋竈，每一家或一十名或二十名，令其造飯歇宿，不許逃避，仍令各總管官俱先將各該管驛站處寺觀公館民房預行派定，某寺觀容兵若干，公館容兵若干，某民房容兵若干，俱大書號帖於門，就令各站給散糧米，併押運官兵到彼，與同統兵官將各兵儘其寺觀公館照數點入安歇，如容止不盡之兵，方許點割民房，敢有恃衆逞強，不聽查點約束，爭入官房民舍占宿，并短價強買民間一米一菜，淫污婦女，擾害居民者，或該管查出，或被害之人及同伴舉首得實，量其事情輕重，許管押官公同原來統兵官照依軍法處治，各店戶故意刁難，仰勒高價，及先行逃避者，許管押官開名送該管衙門查究，招詳該道發落，至於渡口預備船隻，除有浮橋處所，移行該道轉行各州縣，作速整理安搭，如無浮橋地方，卽責之該管官多備船隻，每處約用二十隻，擺設渡口，專在伺候，不許重離，每日量給工食銀三分，兵盡卽止，若船隻一時難備，勸其水勢淺緩，可以安搭浮橋者，尤爲妥便。

一、支給升斗，將布政司發斛斗行令，照式置造一樣幾張，印發各委官支放，事完銷算。

一、陝兵自省城起，至重慶止一帶，或水或陸，會同驛傳道照原行另議詳報。

行按察司兼理監軍事務

爲軍務事，查得前接邸報，兵部題奉欽依，川中添設監軍道二員，料理一應事務，除行該司差人守催，及將一道先行守東道來副使帶攝外，爲照省會時下應行事宜，如預備兵糧，修製戎器，操練軍馬，稽覈包

冒兼之陝浙等省調到官兵，鱗集甚衆，諸凡布置，必須再得一道帶管，庶有責成。在驛傳道，應令肩理。但該道有六道事務，已屬繁冗，又帶巡西刑名吏多，查得按察總司堂務頗簡，相應委代。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即將監軍道事務，暫行帶管，聽本部院有行兵糧戎器等事，一一料理。俟監軍至日，徑自交代施行。先具接管遵行緣由報查，毋得遲違。

### 行巡下南道督永寧兵

爲軍務事。據永寧宣撫司報稱：播賊劄兵二十七營，要來攻劫本撫地方是實。等因。又據巡下南道報稱：播目趙提調，領苗兵住劄羅之渡，要出內地。又稱：見屯苗於花毛田坎路，造船製器，要與永寧土司仇殺。本道覆查前報，永兵敵殺播夷，情形果實。等因。案查先據該道并將領各報，永寧土兵把截播路，與賊對壘，斬獲首級，奪獲器具，收回擄去人口，且稱落水墜巖，不計其數。已經批行獎賞，及查驗功級詳報。另行陞賞去後。今據前因，看係播賊憤兵思逞，志在報復，恐該土司戰守不力，致有疏虞。合行專管督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選差智勇官員前去，嚴督該司土官把目精兵人等，各牢守隘口。如遇播賊入境，儘力勦殺。有功人員，該道稽查明白，不時詳報，以聽獎賞。仍候類奏陞賞。其該土司原撥守納谿土兵一千名，并敍南先發守江津兵內，再撥二千，及鎮雄等兵，速催前赴永寧，聽該道并吳文傑分布，併力防禦。塔遏，用保無虞。毋得遲違未便。

### 宣諭

爲軍務事，照得楊應龍殘害播民，興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五十萬，前來征勦，原只誅他一人，爲民報讎，誠恐播州之人，不知趨避，又且爲彼哄誘，拒敵官兵，以致大兵所至，玉石不分，是朝廷救民之仁，反成害民之事，今將朝廷德意，一一宣諭明白，凡播州大小之人，各宜尋思趨避，禍福無常，惟人所召，臨歧不斲，後悔何追，各宜深思，須至諭者。

計開

一諭楊應龍，你是一箇土司官，自你祖宗來，爲朝廷臣子二百餘年，但凡你家獻木從征，有些小功勞，朝廷便有大陞大賞，何曾虧負了你，只爲你滅絕天理，傷殘民命，潰亂綱常，被人奏了朝廷，方纔提問，你又不出發兵，拏你，你哄進白石口，反殺了官兵二三千，這一時，已是你反了，只爲東西用兵，沒工夫征你，所以曲赦你罪，把你撫了，你只道朝廷怕你，越發無禮，今年飛練殺了貴州官兵萬餘，綦江攻了城池，殺了將官，殺虜百姓數萬，這明明是你造反，豈有再赦之理，今朝廷發天下兵馬五十餘萬，一總督、二巡撫、五總兵、六監軍，專來勦你，你就有翅，也飛不去，你一箇土官，殺了數十萬人，就萬剛凌遲，也是不虧，只可惜你的祖宗，絕了香火，你的妻子，斷了根苗，你若自知罪大惡極，天地不容，或自盡以謝朝廷，或單身自縛，軍前請罪，或將大頭目及主謀領兵之人，多斬縛些獻出，任從朝廷處治，那時節，就是你已犯了天條，一身免不得死，你的妻子還留得在，爵土雖難保全，墳墓還不發掘，你到九泉之下，也還見得你的祖宗，你若再不悟，可惜你的性命妻子，與別人換了功名富貴，我說的是不是，你再思之。

一諭田氏、楊朝棟、母子。從古說、大義滅親。蓋世間只有朝廷爲大人。若得罪朝廷。雖其骨肉至親。能除了他。也是忠臣孝子。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今楊應龍反了朝廷。罪在不赦。你做他妻子的。當上思朝廷法度爲尊。下思祖宗香火爲重。將他殺了。獻出軍前。我已頒行題過賞格。免你死罪。得奉你祖宗香火。這是與朝廷爲忠臣。與你祖宗爲孝子。豈不流芳於百世。不然大軍一至。你們與他同死。孩芽也不留一箇。萬世說你們是賊妻賊子。豈不哀哉。我說的是不是。你試思之。

一諭楊瑞龍、楊兆龍、楊祥龍等。並楊氏一族之人。你家祖宗。與你立下基業。是千年不毀的。今楊應龍造反。致的大兵進勦。莫說天兵所至。玉石不分。就是你內司外司人。連年被他殘害。恨你一家人入骨。那時誰肯留你。你們得他甚麼便宜。與他同死。豈不哀哉。你們若及早下手。把他殺了。或擊住獻出。賞格上開得明白。就著你們世爲土官。常享富貴。你們父祖九泉之下。也喜歡你們。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諭田一鵬、田良玉、田種玉等。你們是楊應龍至親。常時與他用事。誰人不知。今應龍已罪在不赦。朝廷大兵進勦。你們一家人。都是與他同死。有甚好處。你們若及早將他謀死。或縛獻出。定照賞格。你們就做他的宣慰使。就享他的富貴。豈不勝似合族之人爲他受死。叫人輩輩說是反賊的親戚。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諭何漢良、李旭、張玉、楊兆麟、楊明、楊珠、孫時泰、黃明敬、何廷玉、馬忠、傅一元、袁子童、陳太、何世才等。今楊應龍得罪朝廷。發兵征勦。只是殺他一人。以正其罪。你們平日雖是爲他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出



乎不得已。今賞格內明許將功贖罪。你們若將他殺了。獻出首級。決然賞格。將你們就做官慰。享他的富貴。以前就有天大的罪惡。也都赦了。今他定然哄你說。你們與他同惡相濟。既勦他。定不饒你。不知首從不同途。功罪可相準。且說與你們眼前的事。今松潘副總兵周國柱。原名是筆寫氣。當初被劉東陽造反。將他用在營中。他明知朝廷恩不可負。只是一時無奈。且跟從他。卻暗與官兵相約。大兵一進時。他在劉東陽身邊。將東陽一刀殺了。開了城門。獻了首級。督撫報知朝廷。當日加他都指揮使。轉遊擊將軍。今管副總兵事。不日就做總兵。見領陝西三邊勁兵三萬來勦應龍。何等正大光明。真是忠臣義士。你們今日殺了應龍。只周國柱便是樣子。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諭十三姓苗夷。仲家苗。黑苗。犵獠苗。木老子。姜苗。花苗。菜家苗。九股苗。你們原是貴州銅仁鎮遠等處良民。楊應龍當初招你們來。只說叫你們替他當兵。與朝廷出力報效。或與各土司讎殺。原不曾與你們相約。同反朝廷。不想他誑得你們來。假以人家地土。與你們種著。人家妻子。與你們守著。初時只哄你們替他做賊。後來遂哄你們同他造反。不知朝廷可是好惹的。反賊可是該做的。今朝廷怒了。發天下兵馬五十萬來勦他。你們如何反得過朝廷。那時大兵一至。連你們都殺了。有甚好處。且如官兵替朝廷殺賊。勝了的大陞大賞。榮華富貴。敗了的。墓頂封官。子孫世襲。你們替他出力。勝了。賞甚官爵。敗了。有甚恩典。你們種的地土。是人家的。自占人田地。天也不容你們。守的妻女。是人家的。他到底不與你一心。得手時還暗算了你。我今指與你們一條明路。你們若有本事。殺了楊應龍。或是他妻子。獻了首級。就照賞格。叫

你們做他的官，想他的富貴，若殺了他大頭目，獻出，也得做官。你們若無本事，殺了他，不如急早回家。各安生理。我有招降官，斷不害你。返給與盤纏執照，永爲良民。豈不勝似替反賊當兵？子孫也落箇賊名。俗語說得好：晴乾不肯去，只待雨淋頭。他家的墳裏鬼哭，祖宗也怕了。你們如何不回心，聞說他與你們刻血說誓，這是哄你們的。反了朝廷，天地不容，鬼神不祐，刻血何用？他又必定哄你們說：當時攻了荊江，是你們。今朝廷斷不饒你。不知蛇無頭而不行，造反的原是他一人。今朝廷只殺他一人，莫被他哄到底。做鬼也不伶俐。我說的是不是？你苗夷試思之。

一論五十四里、八十八局、八路十二莊、十三親管、五司七姓、內司外司、頭目提調、坐寨人等。婁國、張讓、鹿罕、羅剛、穆炤、母柱、王繼先、袁年、鄭葵、駱朝賓、趙仕登、朱敬、張漢清等。楊應龍節年殘害播州人民，一語之錯，便至斬首。一事之忤，便至傾家。也不知殺死多少好人，淫污多少婦女。先年奏民訐告，也是出乎無奈。他又不知自反，朝廷饒得他，他還饒不得百姓。把你播州祖代生養良民墳墓掘了，灰骨揚了，子孫殺了，妻女污了，地土賞了苗子。妻女配與別人，死者無葬身之地，生者無還家之期。何邦卿在重慶監裏，還要出來將肉喂狗，將頭吃酒，撫按奏了朝廷也怒。將道府官提問了，這都是替你播州百姓做主，替你播州百姓祖宗伸冤。你播州百姓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如何無一些人心，反替他出力，與朝廷做對頭，抗拒天兵。你們只見他眼前無奈，著一兩句好話哄你們說，他再不害你。不知今番若再饒了他，他得了活命，依舊和你們算帳。舊性兒不久發了，家家還出等資，人人還納絲銀。但有違犯，照舊殺戮。你們的妻子，還是

苗子的。你們的性命還是他的。世間豈也豈不過你播州人。你們何不將他殺了。就得做他的播州宣慰使。不然早投出來。替朝廷出力報本。大小也討得箇官做。他如今將你妻子監在養馬城養雞城。這是甚麼道理。朝廷用人。封妻廕子。應龍使人質子當妻。你們妻子在裏面。憑他與手下人姦污。有甚清白。有甚割捨不得。你們幹了好事。得了官爵。做了良民。怕沒妻子。朝廷爲你們做主。你們自家返做不得主。豈不可憐。豈不可笑。我說的是不是。你們試思之。

一諭四方流寓播州商民。你們先年近日。流寓播州。或因經商。或因避罪。或因傭工。或因被掠。或因遊學。原是良民。豈是從他做賊。不想楊應龍日日殺人。朝朝弄兵。你們受了多少殘害。耽了多少驚恐。今日他反了朝廷。做了賊了。又掣你們替他充兵上陣。贏了時。他延旦夕之命。輸了時。你們永作他鄉刀頭之鬼。你家父母妻子親戚。知也不知。又有一等小人。攻發出來。說你是從反之人。從古道得好。一人造反。九族皆誅。那時有司推勘明白。把你九族誅了。你也不知。今幸大兵未進。你們何不急急走出。我自有招降官。定不殺害。且給盤纏路引。放你回家。見了父母妻子。六人親戚。哭一場。笑一場。死也死在你家裏。豈不是好。再不然。你們結黨成羣。把他殺了。或將他妻子頭目殺了。出來獻功。定照賞格陞賞。你們若殺了他的。還做宣慰。天大富貴。只在眼前。爲福爲禍。在你自取。我說的是不是。你們試思之。

### 行湖廣布政司料理兵糧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自取誅夷。屢奉明旨。合兵進勦。案查湖廣地方。有偏橋鎮遠。靖浪。

平溪等處相連播界。節據呈報。賊要衝突。已經具題。備移楚省撫院及徑行司道。將揚州鎮江等處。及彼中漢土官兵。共調集肆伍萬。分布鄰播關隘。一面買備半年糧餉。隨運適中地方。并委官打造衣甲器具。籌畫戰守機宜。去後。又經行催。不啻數次。若謂錢糧不繼。已將部議解蜀銀一十六萬兩有零。盡留彼中聽用。且該省通屬庫貯銀米。亦可正支備辦。即今川貴兩省。兵齊糧足。不日相機興師。楚中絕無音耗。萬分可虞。合再行催料理。庶便一齊舉事。爲此除行各該道外。牌仰該司官吏。即便查照節次。奉有牌案。會同按都二司。將應調集兵馬。如揚州鎮江等兵。已經題請者。徑呈撫院。請發咨文勘合。差官前去守催。如原調該省所屬土司兵馬已到者。一面分布。未到者。一面嚴催。應備本折糧餉。即本部院前留該省銀兩。如果不敷。無論司府州縣庫貯堪動正項糧銀。即行支買糧米。或解給行坐二糧。并應造軍火器具。俱一如數備辦。聽候約期行事。儻或一事遲違。牽滯兩省數萬甲兵。脫有疏失。誰任其咎。仍將調到某處兵馬若干。見在何處防守。買過糧米若干。見運何處收貯。并製造盔甲槍刀火藥銃砲各若干。實在數目。先行具報。仍移文各司道。將責成監軍督餉催兵事宜。一體遵照施行。毋得遲緩未便。

#### 申飭道鎮防會

爲軍務事。近據守巡川東道報稱。楊會差人出外院道投文。明係探聽內地聲息。又據合江遊擊楊敏政報稱。播會遣牌差委夷目前來仁懷等里。要鮮明衣甲軍器戰馬。聽候該會親臨調用。各等因。到部院。看得該賊連旬以來。默靜以待。惟在窺我內地。少有一毫懈弛。湧驟突出。志在不小。即今該道轄屬地方。雖

有調到漢土軍兵，切慮防守疏虞，合再戒嚴。爲此牌仰守巡上東道兵總下南道該將領及土司領兵官舍目把督率所部軍兵，晝夜加謹隄備，仍不時差人偵探該賊情形，如遇突出，相機併力堵截，如彼詭計誘敵，不可窮追，務在緩急得宜，進止鄭重，固不可容賊狂逞，亦不得張皇失事。此鎮道在該道將不時戒備，用保無虞，毋得違慢未便。

催湖北守道督餉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酋叛逆，奉旨征討，楚屬偏橋等處，均應進兵。該省約用精兵四萬，先該本部院具題移文院司各道，一面調取，及支官銀買備半年餉米備用去後，今照川貴兵集，不日相機行事，不知楚中糧糶起運若干，誠恐遲緩，應合再行查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查照先令牌行事理，將該省四五萬官兵，足用半年糧米，會行布政司，委官分投運赴兵屯鄰近地方收貯，聽候接濟，倘不敷用，移文該司，再勸四川留楚餉銀，分發便道州縣，嚴限買運，該道移駐辰沅一帶督催，不得遠憑檄文，致誤催儆，仍分委才能職官，晝夜監督，其米麪乾糧，亦須剋期備辦，奉委承理各官，如或因循怠事，著實懲治，間有奉公勤慎，趨事先竣，該道揭報，以憑優處施行。此係即日興師，軍機緊急事理，毋得再遲未便。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十八日，據兵巡下川南道報稱，播賊點兵數萬，親統要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乞發火器多兵應援等因。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十五日五畝堡千戶吳承祖報稱，曹副總兵吳都司差舍

人史文官等難。播兵大約三萬，由木廣高洞等處攻打合江等因。各報本部院爲照合江爲川南要緊地，全省水路咽喉。今播賊統兵謀犯情形已露，雖彼處有兵，但寡衆不敵，必須應援。庶保無事。爲此牌仰本官卽揀有能將官一員，帶領勁兵一枝，不拘幾千，各攜原有器具，多發慣用火器軍兵，無分星夜，馳赴合江。會同曹希彬、吳從周，多方設策隄備，堅守城池，不可爲賊所誘。墮彼奸謀，如賊逼臨，相機行事。至於掏壕挖塹，設險埋伏，查照節行再加整備。先將發過將兵數目，起程日期，具報其重慶、江津、瀘納、永甯等處，尤須一體申飭，萬分隄防，恐賊聲東擊西，少有疏忽，責難他諉，毋得遲違未便。

###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爲督撫地方事。據播州土司赤水里長官袁年呈稱：先祖世傳忠孝，止因二十二年，故父袁子升，奉調出兵進播，不意奉撫父升於次年歸華。二十五年內，被播捉去，苦死。近年添設兵將，年思本里接壤內地，素沐王化，父因應調冤死無辜，年能自新，恪守紀律，豈容槩累。已申合江及楊遊擊處立約，自後播州聲息，年卽抄報。今本里遭毒，倒懸莫解，居民驚惶，如坐湯火。每欲督衆投奔有司，保全殘喘，恐爲縣棍阻害，赴懇無門，伏望招順，賜牌照身，仰年操練該下土兵，在彼造冊呈報，聽令遵行。等因。又據仁懷里長官王繼先呈稱：連年被播讎懷，將親袁子升擒擊非命，播惡自犯天討，誠恐一槩難辯，乞賜給文，付下操練，聽候大兵至日，出力報效等情。各具訴到部院。案查節據巡下南道，并遊擊楊敏政各申呈。夷目袁年王繼先二人，率領所部土人妻小，乞要投順安插等因。前來，俱經批行審詢來歷，果否出自真誠，一面密行查訪。

去後未報。今據各目差人具訴，乞要賜牌照身一節。相應俯從。爲此牌仰本目，即便在彼操練兵士，造冊送報。聽令征進。若二目能令夷目土人擒斬立功事理，密圖應龍父子首級來獻，定照欽依陞賞事例。世爲播州宣慰，仍賞銀一萬兩。如違，二司自取誅戮。該目先將播地險要一切機宜，密報本部院，以憑施行。

### 行守巡荆南道調施南兵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施南容美等土兵，已經牌行該道，轉行荊州府，支給行糧，起發赴楚偏橋分布去後。近查各該土司，相距偏橋道路遙遠，不便馳赴，相應改徵入川，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原調施南容美散毛等七土司，行令各該土官，查照前牌兵數，各挑選齊備，責令就便入川，徑赴涪州，聽候分布。其行糧照依川中各土兵事例，每名日支銀一分五釐，以本地起至涪州止計算。已行夔州府照日動支。差官徑解各該土司，如銀到彼，該道差官一二員前來，會同蜀省差官前去，面交各土司土官收領放散。至於安家一項，原無開載明白，曉諭遵守。文到該道，即令各兵兼程前赴涪州，不許遲延。其偏橋兵馬，聽該道通詳屢次所行事理，於附近土司上緊調發施行，毋得遲違。

### 行總兵劉綎隄備重慶江津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聲言要犯合江，屢經牌行本官應援去後，彼中隄備，固宜萬分加謹。但逆賊爲謀甚狡，恐係聲東擊西之計，或撤我官兵相向合江，而自出重慶江津之間，與本官決戰，亦未可知。所有重慶江津一帶，尤須查照節行萬分隄備。爲此牌仰本官，即將重慶江津南川等處各信地，萬分加隄防。

守一面熟思奇正、相機處置。如遇賊來，多方設策，併力戰拒。務使渠魁授首，片甲不還。仍須處處偵探，用保萬全。先將戰守機宜，密報部院，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 計處軍餉

爲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本色糧餉，節經本部院督行布政司議詳。一起支銀三萬兩，發西南北買米六萬石，分解東南。一起又支三萬兩，發巡上東買穀十二萬石。二起議將重慶所屬州縣秋糧，改徵大米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七石五斗。一起支西南濱江州縣倉穀二萬石。一起支川東道屬州縣倉穀五萬二千九百有零。解該府。一起支銀一萬兩，買米二萬石，貯省各備支。以上共計該米三十一萬石有零。然當時以兵六七萬名計之，足半年之食。該備餉米一十萬八千。今漸次添餉，亦漸次添兵。自七月以來，東南宥食，暨本省外省兵馬約有十萬。即目兵齊進攻，兩地多歧分運，恐將來不敷支用。臨時難免庚癸之呼。應合再行計議。爲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會同監軍督餉道從長查議。見在東南本色糧餉，實有若干可支。官兵若干，幾時支用。倘或將來難繼，應再買備若干，務須有餘，毋使不足。如應買運，酌定數目，上緊呈詳。請發官銀，責成相應州縣，羅買伺候。以待起運。再照綦江即日應發將兵，前去分布戰守。合川糧餉，亟應籌畫酌定。如何起運。應用何處人夫，作何轉運。沿途用何官兵防護。到縣用何職官監收。至於永甯一路，亦進兵所必經者。涪州武隆彭水等處，目下調取施州衛土兵防守糧餉，及轉運事宜，均宜預計。一面料理。一面另詳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



申飭道鎮加謹防禦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二日據總兵劉銜塘報。防禦南川遊擊王之翰差人偵探播賊。有真州民張廷瑞墨帖飛報。楊應龍統兵出關數多。不知何往。又據縣民楊巨賓楊坤探得。楊會點兵三萬。令各備乾糧七日。竹簽三根。又據兵快吳正東楊傑報稱。楊會委於十九日發兵數萬。備乾糧七日。又在土坪甯溪取牛五十隻賞軍。又差頭目帶人五十在黃桑壩起軍。有真州百姓攜男帶女搬出南川各處去訖。除職發石碇司兵五千前去南川協守。合行飛報等因。到本部院爲照播賊連旬以來。不露情形。詭謀端在不小。據報點兵數萬。各備乾糧竹簽一節。度賊惡狀。勢必東犯南川。衝突武涪一帶。南出合江。蹂躪敘瀘之間。抑或知我大帥已至。率苗儘力向渝決戰。皆未可知。今南合兩處。爲全省門戶。喫緊要地。均應多方隄備。合再申嚴。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官。即將該屬東南一帶。但鄰播處所。比常萬分隄備。嚴責各該官兵。晝夜遠偵。一遇警報。卽催總兵官。星馳督兵前去相機應援。仍令隨處官兵。毋容時刻懈弛。各不離甲冑。枕戈以禦。不許遠離城廓。輕與交敵。暫且固守城池。以保萬全。至於南川。合江。江津。尤須多發勁兵。多揀慣使火器人役前去。毋得遠誤。責有攸歸。若有緩急情形。不時馬上飛報。

柄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騷擾

爲軍務事。照得陝西甘肅延綏各鎮官兵。奉命入川征播。各兵行止宿食。自有將官千把總統領。應當遵照本部院節行軍令。沿途秋毫無犯。近據漢中府申稱。固原征播兵馬已過。將官千把總家丁人等。或遷

延數日、索取折乾、或網打召募、橫騙無忌、或沿途宿娼、縱兵搶奪、各驛官民驚畏、馬夫皆爲逃散、除批行按察司嚴究正法外、誠恐後到官兵、仍前恣肆、不無均罹法網、合再禁諭、爲此牌仰陝西甘肅延綏各鎮領兵等官、查照本部院節行牌令事理、將所部兵馬、嚴加約束、若再如前縱兵騷擾、搶奪財食、綁打夫牌等項事情、查訪得實、先將該管官員、無論大小、俱照軍令從事、爲惡軍兵、重則梟首、輕則割耳、細打、決不食言、再行傳諭、毋得故違特示。

### 操演官兵

爲軍務事、照得近日調到本省外省漢土官兵、鱗集於東南兩路、爲數甚多、雖各有所長、馬步戰法、帶有隨身平昔慣使技藝、但未知操練何似、卽今興師計在目前、合行演熟、爲此牌仰巡下東巡下南道監軍道官、官吏、卽便行令統兵將官土官、各將原領所部兵馬、移文總兵官、聽本官逐日預將交戰陣法、時刻操演、進止機宜、緩急戰勢、逐一教習、務俾將領與千百把總隊長、盡熟部兵形面武藝、軍兵皆知本管號令、至於馳騁馬戰、打放火器、尤須勤練、訓講奇法、俟本部院卽日臨渝閱試、分別勤惰、以憑勸懲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 再委文職押兵

爲軍務事、照得重慶敘瀘等處、漢土官兵雲集、統率雖有將領千百把總等官、自宜恪遵軍令、無敢違犯、業經於成都各衛、揀選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將土司士兵、令之每員監管千名、或五六百名、聽各分布去後、應

再選委文職一員監押。庶紀律嚴明。號令一新。爲此牌仰兵巡下南監軍巡上東道官吏。卽將重慶、涪州、敘府、瀘州、江津、南川、彭武、合江、納谿、永甯等處漢土軍兵。每處再行選委文職一員。先將職名呈報。以憑批行。責令會同原領將官土官監押。嚴禁各遵紀律。安靜守法。每日專聽將官操練戰陣。聽候調遣施行。毋得故縱遊蕩。生事害人。責有所歸。

行湖貴操演官兵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楚黔省征播官兵。據報業已調集。但須操練精熟。庶可期於萬全。卽日約會興師事在萬分緊急。所據兵馬戰法。合行申飭教演。爲此牌仰湖廣監軍將領等官。各將調到兵馬。每日弔赴操場。教演奇正戰法。必使耳目習熟。旗鼓馬步習熟。進止仍各盡所長。或用槍刀弩矢。或用棍棒格馬。或儉營劫寨。或打放某項火器。逐一多方教習。分別巧拙。酌加獎賞。用示鼓舞。如領兵等官。視常怠忽。卽按軍法從事。此係軍機所關。目下舉事。幸毋遲緩。

調永順保靖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負國厚恩。雄據絕地。統兵犯順。流毒三藩。本部院奉命專征。罪在罔赦。除甘肅。蘄遼。延綏。固原。天津。朝鮮。諸鎮。雲南。廣浙。山陝。井川。貴等省。漢土官兵家丁三十餘萬。俱已徵調到渝。分布外。查得永順。宣慰司。宣慰彭元錦。保靖。宣慰司。宣慰彭養正。忠勤素著。部下目把土兵。勇敢直前。相應揀調。用備前鋒。爲此除發令旗差官前來外。牌仰分守湖北道官吏。照牌事理。卽刻選委謀勇將官二

員分投前去永順保靖二司著落宣慰彭元錦、彭養正各將部下土兵逐一挑選。彭元錦下七千名、彭養正下五千名、共一萬二千名。俱要年力精壯、武藝高強、各備鮮明衣甲、鋒利器械。責令委官督同土官親自管押。沿途務要安靜、秋毫無犯。如有故違、卽按軍法定限月終馳至偏橋劄營聽候。總兵官陳璘到彼分布戰守、仍諭令二官竭忠報國、建立奇勳、有功之日、本部院定照題准事例、特與敘薦、褒加隆恩、斷不爽信。就中如有老弱不堪者、卽行汰去、毋容混冒充數、致費糧餉。其各兵行糧、照依彼中事例聽該道卽於道屬府州縣城動銀內、一面酌量支給、一面具由通詳該省兩院施行。此係萬分緊急事理、毋得因循誤事。責有所歸、先具選調兵數、起程日期、飛報查考。

#### 再催湖廣布政司備餉製器

爲緊急軍務事。近准湖廣撫院咨、據該司呈、本省偏橋等處、征播官兵三四萬、已備糧餉三萬石、解運聽支等因。咨報到部院、查得該省備餉三萬石、不足前兵兩月之食。已經牌行該司、查照本部院履行事理、備足半年餉米、并議湖北一帶州縣、將應徵大糧、照川中事體改徵本色、及查倉穀碾米、運赴軍前聽支。去後、第恐該司仍前遲緩、不無有誤事機。卽目川貴大舉、楚中信地、無兵無餉、深屬可虞。合再差人守催、爲此牌仰該司官吏、查照先令牌行、將四萬兵馬、足支半年糧米、除見有三萬石、移行督餉道、一面起運外、其餘不敷之數、或動支庫銀、或將湖北有司大糧、改徵本色、或碾各倉稻穀、與折色銀兩、俱要剋期運貯相應地方收貯、聽候支給。其軍火器具、查照前移撫院轉發單開數目、已造者、上緊起發、未造者、日夜

製造。目下三省協力進攻。一有違誤。責難他諉。速將完解過本折糧餉、軍器等項數目。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遲。

### 獎勵安疆臣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宣慰使司宣慰安疆臣。心存報國。志在安邊。憤鄰孽之駕禍。則歷陳始末。辯白最明。防叛逆之披猖。則捐糧置器。隄備甚密。滅賊之心。大槩已見。勤王之念。不問可徵。卓有父風。肅將母命。忠臣孝子。孰有過焉。卽今大舉在邇。相應先行獎勵。以示激勸。爲此牌仰貴州布政司官吏。卽使動支官銀。打造銀牌一面。重十兩。銀花二枝。重三兩。再買紅綠段四匹。會同守巡貴甯二道。差官用張鼓樂導送宣慰安疆臣收領。以示本部院旌獎之意。外動銀一百兩。犒賞領兵目把人等。仍諭令本官承獎之後。竭忠盡節。整擷兵馬。凡鄰播一帶信地。目前尤加防備。如遇播賊出沒。乘虛進擣。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特與奏請隆恩。效勞獲功目把。一體照格優敘陞賞。決不爽信。具獎勵過緣由報查。

### 申嚴保甲密查奸細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保甲之法。專爲弭盜安民。譏察漢夷奸細。若卽捕等官極力奉行。卽古人寓兵於農。其爲保障。深屬有神。先該本部院入鎮之初。業已通行去後。今隨事考成。各有司勤。謹奉行者。固有怠忽。沈閣者亦多。卽今播賊猖亂。官兵大舉。奸細出沒。猶然如故。所有原行保甲及禁戢事宜。合再申嚴。爲此牌仰該道官吏。通行所屬府州縣衛所。各將境內原編保甲。查照舊規。逐一修舉。責令城市鄉村黨甲正

副督率各甲人戶，整齊原有旗鑼銃砲槍刀弓矢鈹頭木棒等項器具，各要鋒利，倘有舊朽不堪禦賊，速令更換，仍以每十戶爲一甲，置一大牌，開列甲下人戶輪流直宿巡守，如遇賊出，卽鳴金放砲，各家一齊救援，其近播去處，若有防守官兵，仍同併力追殺，獲有苗夷功級，無論官兵鄉兵，一體從優給賞，如有偷安，呈報所司嚴行究治，仍責巡直官兵黨甲，密查漢土軍民人等，間有不務生理，潛人播夷，傳報消息，或播人出外，窺探兵馬情形，及漢民圖利窩藏，通同爲奸，貽患內地，許各甲人戶互相舉首，擊送該管衙門查實，具由轉解該道，嚴行訊審，招詳報奪，如巡直員役，因循避怨，不行盤詰，及各甲不行首正，事發一體連坐，仍以奉行勤惰，定有司賢否，該道宜著實申明，務期奸細斂足，盜賊潛消，脫有虛應，均屬未便，各具遵奉緣由報查毋違。



# 平播全書卷九

## 牌票

責令安疆臣乘虛擄巢

爲軍務事。十一月十九日。據塘報官朱自強報稱。近有哨探人。於本月初十日。在於茶江簡水鎮抄得楊會一牌。內稱。本司因讎奴誣害。捏聳妄奏。至設防守挑釁速禍。本司豈肯甘心的。於本月十九日。點選十三種苗兵。出外清理疆土。各立界限。仰丁山小溪松坎等里提調坐寨。周承榮等。將各里頭目苗兵聽候調用。牌至松坎驛繳等情。轉報到本部院。據此。看得播賊楊應龍。自知罪大惡極。難逃齏粉。乃見我官兵到處雲集。滅在旦夕。遂爾張皇無措。西突東奔。但狡賊奸謀最詭。變幻莫測。抑或出其不意。傾巢狂逞。皆未可知。倘衝犯是真。亟應設策乘虛攻擄。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速將所部兵馬上緊齊擲。令各多備乾糧。一面多差伶俐人役。遠入偵探。如播賊委果出犯川中內地。本官即親統大兵乘虛截斷歸路。直擄巢穴。有功之日。定照先行牌諭緣由。賞格事宜。從厚優異。特與奏請。龍錫隆恩。獲功自把。一體陞賞。斷不爽約。毋得觀望依違。致失機會。具遵行緣由。飛報查考。

建房張二將祠宇



爲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近該本部院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看得，原任參將房嘉寵，原任遊擊，今充戍領兵張良賢，忠堪貫日，氣可成虹，提一旅以捍危城，率孤軍而當大敵，斬將擐旗，一代之英風不泯，成仁取義，千年之俠骨猶香，宜有特褒，用酬奇節。議將房嘉寵照原官加贈三級，張良賢復原官量贈二級，各廕一子本衛百戶世襲，仍於綦江地方立祠，有司春秋致祭等因。業已會題去後，爲照二將生前奮志鷹揚，死後舍身馬革，每一思及，深用惻然。所據建祠一節，若待明旨至日方行，何以預安忠魂，而激慰羣心也。相應亟行豎立，用昭祀典。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選委能幹職官一員，帶領匠作人等，親詣綦江縣，會同該縣掌印官，就於城中相度地形，速將題建二將祠宇一所，應用木石等料，及匠作工食等項，一面估計冊報，一面動支官銀，分投置辦。鳩工修理，務要形勢寬闊，不許卑狹苟且。完日繪塑二像，如法安置，撥人看守。春秋以時致祭，扁題表忠祠三字，以示觀瞻。至於二將屍骸，在張良賢或難著落，若房嘉寵者，必須多方根尋，務在得獲，就於城外擇其風水完聚去處，壘墳一所，用棺裝盛，以禮安葬，立一碑記，用垂不朽，庶祀典昭而幽魂慰矣。通候完日，具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行令各將官置私記腰釘

爲軍務事。照得東南征播裨將等官，奉委領兵行事，軍中緩急機宜，勢必具文傳報。但各官原無印信，每申呈俱係白紙，真偽之間，殊無可辯。應令製造釘封，庶可杜其假詐。爲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備行。

京南二道及在省領兵副總參遊等官一體遵照今後申呈軍機事務公文具用腰釘上蓋某職某人腰釘封記數字其文用篆刻硃印不用真寫免滋奸弊通候播事完日照舊俱毋違錯

### 製買船隻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濱江一帶州縣運餉運器及渡送官兵等項俱用船隻但有司額設無幾勢必奪取商船船戶因而狐假河泊不安相應酌議置造庶得官民兩便爲此牌仰督餉道官吏卽行濱江州縣等衙門各掌印官動支官銀收買河船或另製造每州縣約買若干酌量大小定與數目或全買見成或半買半造無拘大小俱用新板堅固棚墊全備堪盛重載每船召募水手一名或二名常川在船聽候裝送糧餉或渡送官兵或運軍火器具一應物料等項不許別占有誤傳送此該縣掌印官如法奉行剋期完報倘有因循違誤聽該道揭報以憑重究先將應支官銀買造船隻各數目具由詳報施行仍一面料理毋得違誤未便

### 給播州生員王達諭夷獻關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殘成性暴戾非常殺戮五司官民貽患三省邊境惡貫已盈神人共憤卽目擊罪致討用安漢土軍民頃據該土司生員王達呈稱願招夷目獻關開路及稱渭潭三里八牌夷目人民原屬伊父王其質管理提調父子願往招諭待後投見將官乞將伊等家小委官執令保固仍令本處夷兵同爲前鋒乞賞明文遵照前去等情據此爲照本生心存噬賊志在據忠所據稱要招諭夷

民力圖擒勦相應先責以觀後効爲此牌仰本生卽同伊父王其質前去涓潭等處開諭夷目安阿留潘顯邦任老三傅舟羅廣武李祥道任朝茂任祥等曉以禍福兩途先取各目投順甘結回報若各目人等果出眞誠歸順俟大兵壓境令伊等投見將官獻二渡關之後定先委官將各目人等家小保固不許一兵擾害仍令盡將三里八牌夷兵數千或爲鄉導或作先鋒俱在本生父子悉心籌畫諄切曉諭各夷毋懷二心自取誅戮本生同衆行事務在縝密毋得洩機有功之日照兵部及本部院題請陞賞恩例仍破格從優具奏施行如有違誤或撲棧僥事三尺具在決不輕貸

行辰沅兵備道召五司官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背國厚恩猖亂造反劫殺五司荼毒七姓神人共憤王法不原卽今徵調天下漢土官兵夾攻征討滅在旦夕訪得餘慶黃平草塘白泥重安五司官民雖遭殺戮遺種尙多或寄命偏橋辰沅等處及潛住黃平等司者不知其幾常懷報恨之心咸有滅賊之志合行召集用爲鄉導以備前鋒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分投差人前去偏鎮辰沅及黃平等處傳諭餘慶等五司官民七姓苗夷人等如有奮志雪讎願同官兵報效者報名在官逐一點選精銳驍健一可當十者三千名責令隨帶原有衣甲器械具由差人管押徑赴偏橋聽湖廣監軍總兵分布進勦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授官加賞決不食言其應支糧餉聽該道照例支給毋得違誤未便

爲軍務事。准兵部咨開。播賊狂獷。聲罪致討。題請欽賜督臣尙方寶劔。以重事權。奉聖旨。賜劔准給發。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欽此。差官齎捧到本部院。接領通行欽遵外。爲尙方寶劔。專爲征討逆賊。願賜軍中。蓋欲整飭人心。肅將天討。今照三省兵將已集。約會進攻在邇。合行示諭。俾知遵守。爲此示仰三省軍前文武將吏。并漢土官兵。一體遵照。各要矢滅此朝食之心。嚴遏遯退縮之戒。上申國威。下孚民怨。如有觀望不前。臨敵避難。及應夾攻而不夾攻。應應援而不應援者。軍令具在。王法無親。本部院惟知欽遵行事。斷不輕宥。各宜慎之。毋貽後悔。特示。

### 招降播地叛苗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殘成性。暴戾非常。殺戮五司官民。貽患三省邊境。惡貫已盈。神人共憤。卽目聲罪致討。用安漢土軍民。頃據偏橋衛儒學生員李佩。條陳擒勦事宜。頗有可採。爲照本生旣優文學。又熟韜鈴。心存噬賊。志在據忠。所據稱要招降叛苗。力圖擒勦。相應先責以觀後效。爲此牌仰本生。協同把總劉應辰。應襲湯大密。往白泥司。將叛惡楊七。楊鎮邊。楊通太。楊勝等。又同李敖。梁廷祿。將夷目趙仕登。張祐。羅廷倫。莫老明。秦萬拱。秦公壽。蒲欒等。又同本衛軍餘謝麟父子。黎廷恩父子。叔姪。將總管何漢良。李彪。及提調張云敖。楊奇。杜勝祖。張漢五。夷頭任老三等。或用間以離其心。或用計以伐其謀。或就便擒斬。或隨宜撫諭。但須誠心鄉導。俱本生同劉應辰。李敖等。力擔相機而行。又本生所呈平越一路。應用軍人閻遐。田維棟。入乾平飛練。曉諭夷頭謝朝俸等。又用生員唐榮宇。撫諭瓮水提調郭鳳。夷目王

志龍等俱聽本生約同唐榮宇等各悉心籌畫力將各夷開諭利害招撫來降毋阻道路免取誅夷本生同衆行事務在縝密毋得洩機有功之日照兵部及本部院題允陞賞恩例仍破格從優具奏施行如有違誤或摸稜債事三尺具在決不輕貸

申飭三省道鎮嚴加防備

爲軍務事照得居重所以馭輕有備乃可無患播賊楊應龍向來狂逞未已今則斂兵不犯誅其賊心自知罪惡深重天討難逃故爾陽爲自衛其實陰有別圖卽今操弄戈矛蓄銳已久萬一出其不意突肆流劫或焚燒糧草或攻城池此先發制人之術因獸之鬪槩可見矣誠恐將領等官以賊久不動晏然忘備卒墮其計誤事匪小合再申飭戒嚴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限文到卽刻轉行所屬鄰播府衛州縣及領兵將領等官各一體遵照各照所轄并分定信地凡城池堡隘去處必須加謹隄備以遏攻圍糧草器械等項務要著實備禦以防焚劫仍多方偵探熟思預圖賊至則合兵夾攻以取勝賊去則斂兵固守以待時一而多積糧草一面訓練士卒候本部院約定師期刻日行勦施行如或漫不經心泄泄無備致誤軍機者敕劔具在應參者據法參究應斬者卽時斬首各宜加慎如違自取罪戾具遵行過緣由報查

獎慰永甯官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殘三省流毒鄰封該永甯宣撫司官日統兵五路奮勇截殺獲苗級六顆申報到本部院隨行巡下南道動銀二百五十兩給各兵以作牛酒之犒頃據差官熊應山申解功級前

來。又行布政司支銀六十兩，徑給本官領回給散各兵，以作六功之賞。去後，爲照土官舊世續，身雖女質，繼夫志以馳驅，有承家之節義。長官王堯王甫松頭目劉國用劉國恩周愛等，職掌兵權，奉主命以勤勞。有許國之忠貞，以故上下同心，士卒用命，戰則勝，攻則取，芳聲獨邁，雄槩可嘉。除紀錄候敘外，合行表揚，以示勇進。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刻督同王堯劉國用等，將該司勇敢士兵，盡數調取，相度地利，多方分布。差人偵探，如機會可乘，則直擣猿猱之穴，用擒豺虎之雄。此該司第一上功事，或稍礙則斂兵固守，持重待動，有功之日，除本官加給服色建坊旌表外，各頭目或願漢官，或願土官，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褒以隆恩，仍重加懸賞，斷不食言。慎勿觀望逗留，坐失事機。未便，該司仍一面整點內兵二萬，候大舉調進，毋得違誤。慎之慎之。

### 申飭川東道鎮防備

爲軍務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據監軍道并總兵劉經各塘報，探得播賊分付目把，不要離心，待夷兵養就銳氣，一同衝出，徑到重慶。又稱賊見南川有官兵，要暗發兵三四萬到彼。又連路發有縣絮槍弩等件，送在營中。及分付官壩頭目，暗地探聽南川官兵，劄有幾營，且不要與鬪，待看何如。略將些兵，哄他起禍。然後纔動手，叫新官出真州，千歲出官壩，約齊攻南川。方往別處，各等情。轉報到部院，不得逆賊向無動靜。蓄銳可知。戒諭目把擬犯重慶，雖未可信。至於探我南川官兵，先挑後戰，此狡賊奸謀，不可不嚴加設防者。合行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卽刻轉行防守南川將領漢土官兵，各將分定信地加謹隄

備多方偵探賊至則併力截殺以示敵賊去則斂兵固守以待時。既勿聽其挑戰以輕出更勿中其詐敗以窮追一意慎重共保萬全。此後但有警息不時飛報俱毋違誤未便。

議酌二將事權

爲調選精銳分任責成以便進勦事。據鎮守四川總兵官劉綎呈稱播酋楊應龍逆命犯順自知天討難容招集苗兵修圍設險以抗王師公然傳檄欲出奇找尋一對頭似茲桀驁誠爲一大敵矣。況職與酋會同大征職之戰陣曾素知之今旣發牌點兵出犯必自統敵以向職職之戰與守尤宜加備始克有濟。惟是標下官兵僅止五千二百五十九員名與中軍周以德并千總易朝臣等下兵共近七八千爲數甚少。難克制勝合無容職於前兩次征倭併原隨征克緬虜等得勝舊役兵內揀選精勇者連前共足三萬之數。自備軍器痛加選練候本部院閱視派定一路或兩路任憑指揮親統進勦成功之日自有公論倘不成功甘當認罪如兵選不精器械不利不以實心報國不惟明有令典抑且幽有鬼神尤當殛之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該鎮原爲勦播而來祇因在途耽延致臺省多議遂有調南之命咎由自取人所共知本官聞報卽請交代本部院以該鎮謀勇素著且係酋所憚故議勉留共圖大事業已檄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逆賊猖亂奉天征討凡有血氣者莫不攘臂爭先願效一戰況大將乎總兵劉綎始而報代咸有怯儒之謔繼雖挽留尙多疑似之論乃該鎮不動聲色卓然任重教練兵馬整擲器械感激思奮比前更倍於是乎衆心大定而羣議不生矣茲者見賊誇張恐防出犯欲選精兵分路進勦此其一

念量敵之志、滅賊之心、承家之孝、許國之忠、槩有可見。但新任總兵吳廣不久將到，若一履任，例應交代。所據一應兵權、進攻道路、合行議定。庶便責成。爲此牌仰該道、即會巡上東監軍道、公向劉帥、逐一酌議。要見該鎮一應事權、作何統攝、標下兵馬、作何分管。舊將分進何路、應否獨當一面。新將分進何路、應否總制諸營。軍中貴和、何以同心。可免忌妒之害。決勝在合、何以併力。共收掃蕩之功。務俾上不誤國、下不殃民。一一面訂明悉。具由通詳、以憑定奪施行。至於劉帥、果能協同將士、矢忠宣力、運籌決策、奮勇直前、大收全捷者、是渠先人昔已邁迹於九絲、而本官今又流芳於播土。其功豈淺淺耶。本將應自有成算、無俟他人叮囑爲也。

### 行東西四道查議運餉人夫

爲患切剝膚、敬陳一得、以圖萬全事。先據督餉道議得、征播轉運軍前餉米一十四萬有零、以通省丁糧一百一十九萬有零計、該派夫十萬、每名負米三斗、日行三十里、限以三箇月、轉運營中、已允行該道議派去後、未報。今該本部院復看得、運夫准之丁糧編派、無非均平賦役、重擎易舉意耳。但夫止十萬、派之通省、不無騷動。及照川西川北、上川南下川東四道、地方距播甚遠。上東下南二道、距播甚近。前項運夫、若於二道出夫轉運、事既省便、又可責成西北上南下東四道、徵銀解募。既免動衆、民多樂從。合再酌議。爲此除會按院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督餉巡下巡上東南道查議、餉米一十四萬。若用運夫十萬、每名每日給銀三分、大約以三箇月計算、人各該銀二兩七錢、以通省丁糧一百一十九萬有零、將西北上南



下東四道所屬州縣免行派夫每糧一石徵銀若干在官解作募夫工食以上東下南二道免行徵銀重慶所屬派夫六萬敘瀘所屬派夫四萬專令轉運銀限年終徵解重瀘收貯聽支夫限次年正月月中旬差人管押馳至二處聽督餉道分派轉運中間若有編派不足在川東則於綦南等處在川南則於高珙陸縣或又於揀下募兵之內多方召集倘再不敷或於他道鄰近州縣酌量派足悉聽便宜從事其合用行糧布袋等件查照前牌施行此事關係頗重務要留心計妥毋貽後議方爲完策俱毋違錯未使

行三省申飭詐僞

爲請查差官眞僞以肅軍令事本月初一日據湖廣分巡湖北道呈十一月初四日據總督經略軍門標下把總何世卿親執手本赴道稟稱奉提督劉差押小鹽二萬二千有奇前去偏鎮土司犒賞苗兵載至彼處不敢擅便乞批執照過關等情當該本道面審奉委根因又據執出紙印花欄令牌一張內云總兵官劉牌仰把總何世卿等領銀二千四百兩發買小鹽前至鎮遠施秉給散苗兵云云九月十二日提督府押年月用關防鈐蓋本官續又吐稱奉總督軍門發銀給劉總兵差伊買鹽賞苗本道驗視牌內字迹差訛詰問應對矛盾恐係詐冒除將載鹽船隻封委巡捕員役看守及將何世卿拘留羈候外伏乞查閱卷案曾否轉委劉總兵令買前鹽若無本官名目卽係詐僞請頒憲令容本道盡法究擬另詳等因到本部院批本部院並未發銀劉總兵處買鹽賞苗此係播賊因鹽禁太嚴無從市買故爲僞牌盜買者一旦盤獲令人快然仰將原鹽盡數沒官何世卿嚴行究招詳報去後爲照播地所缺者鹽也無鹽則無命其

來遠矣。故本部院屢禁不許鹽布與硝黃入播者。一欲絕其養命之源。一欲杜其交結之奸耳。乃逆酋因見禁例嚴密。無從市買。偽造假印假牌。令黨惡何世卿詐冒官差。公然執持出境。直至楚中盜買私鹽二萬二千有奇。覓船裝載。經過常德。而世卿欲越關津。遂具手本。徑赴分巡湖北道投見。希圖驗放。若非該道注意詰出。幾爲欺誑。第逆賊既能偽造總兵關防令牌標判畫押。又指軍門轉行差遣。可謂極惡神奸。真無所顧忌者。誠恐偽造關防假牌假差。不止總兵與本部院兩處。而諸衙門印記等項。或亦難免。則凡差遣牌票往來文移。皆不可不慎。至於所買者。恐不止於私鹽一事。布匹硝黃等項。良必有之。合就通行申飭。用肅軍令。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通行所屬府衛州縣。并巡司等衙門。及各隘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除尋常事情外。凡事干偵探軍機。或在境內或在境外。差人收買。應禁軍器。或鹽布硝黃等項者。或係公移。或係牌票。俱要詰問明白。辯驗無僞。方准驗放。如有文移失體。語言矛盾。及稱買賞土司苗兵等弊。如何世卿者。卽係詐僞。就便擒擊解究。有功員役。分別獎賞。如或因循怠忽。不行盤詰。及縱容爲奸者。事發自干重典。決不輕恕。

### 發兵綦江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綦江自殘破之後。欲守無兵。況戰乎。故從羣議。不設隄防。賊遂斂手不敢狂逞。此緩兵之計得矣。今照三軍畢集。九仗在邇。所據該縣城池。亟應豫圖。先用文武材官。統領重兵。鎮守其地。庶幾兵糧漸積。可以舉事。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總兵。熱加酌議。防禦兵馬。應用幾何。某處某枝。共該若干。應

委何官何將統領先去備禦某處某枝、尙有若干、應以何官何將管束、聽候調遣、兵馬到彼、務要多方安割糧草運彼、必須設法安屯、城垣關隘坍塌者、上緊繕修、公署倉廩損壞者、火速葺理、合用錢糧、一面動支興工、一面具由通詳、慎勿膠柱、致誤事機、至於賊如不來、城內城外作何分布、賊或入犯、在此在彼、作何應援、務須長慮卻顧、共保萬全、稍俟糧草運有次第、約期大舉施行、此係最急、速速議報、毋容遲緩、未便。

再申飭三省邊防

爲佳節屆臨、再飭邊防、以戒不虞事、照得播賊犯順、警報不常、本部院切慮攻心、又慮攻城、其隄防之約、申飭之令、已不啻再三再四矣、目今歲杪、元旦屆臨、固人間至慶之會、然兩軍對壘之際、非將士燕樂之時也、萬一酣飲而不知、酩酊而不覺、賊反伺隙入寇、昏夜之間、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安能與之相角、其不取敗者、幾希合再嚴加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限文到卽刻移文各路領兵將領等官、各一體遵照、凡目下舊歲之杪、新正之旦、此等月日、最宜謹慎、一切防備之策、比常務須加嚴萬倍、熟思顧慮、少爲夜飲、常懷敵愾之心、共效徙薪之計、凡城池堡隘去處、則晝夜隄備、以遏攻圍、糧草器械等項、則時刻守禦、以防焚劫、賊如不動、則斂兵固守、以養銳、賊若入犯、則併力合攻、以張威、務期各保信地、共收萬全、候本部院酌定師期、不日大舉施行、至於營中火燭與火礮之類、俱要謹慎、以防疏虞、敢有不遵禁諭、或長飲不知偵探、晏安忘其設備、致誤軍機者、敕劍具在、決不敢私、各宜慎之、勿自速戾、通具遵行、緣由報查。

督勵安疆臣擣巢

爲飛報萬分緊急地方事。本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夷頭阿保等各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劄營，又由構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劄下，又報播苗在興隆擣頭坡劄三大營，八小營，今又發探馬來黃平長冲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搬移等語，查得各報兵情，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巢之中，防兵五千，衆寡不及，事勢燃眉，伏乞速令安疆臣遣兵由沙溪入播襲後，庶興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擄人口房屋，卽今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偏黃平東坡爛橋，又執木刻，上寫把總隆諭興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奸徒馮權、張憲，何以符等爾等早爲發出，以免刀兵，執迷不發，玉石不分等語。卽今屯兵離城五里，上阻重安，下拆偏橋，中攻興黃，徑通九股，以爲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又據監軍道張參議呈報相同，各等因。到部，據此，看得播賊楊應龍不知滅在旦夕，尙且擊兵四出，爲計愈狡，積罪愈深，及照水西宣慰司兵精將勇，甲播萬倍，本部屢有祕計，令爾宣慰安疆臣母子與目把人等就中取事，尙未見動，未審因何觀望若此，卽今兵出黃平，內必空虛，若能率兵數萬，暗由沙溪直衝腹心，以襲其後，賊必首尾不救，勢必成擒，殄庭掃穴，功收此舉，合再督勵，爲此牌仰宣慰安疆臣照牌事理，限文到卽刻點兵數萬，親自統領，督同目把，直由沙溪徑進，或擣其巢，或襲其後，務入豺虎之穴，盡掃犬羊之羣，解黃平之衛，建拓土之業，功莫大焉。定照兵部及本

部題准事例、從實具奏。將母子褒嘉隆恩、割撥播地世守。目把人等、授以指揮實職、仍重加懸賞。決不食言。如或逗留不進、致誤軍機者、不知該司作何收拾也。慎之慎之、速速毋忽。

### 行湖廣布政司催兵糧

爲軍務事。案查節行湖省布政司、調集彼中漢土官兵四五萬、分布鄰播關隘。一面買備半年糧餉、隨運適中地方、并委官打造軍器火器。又經節次行催去後、未見報到。兵糧如何徵調、器具如何修製。卽今川貴調到漢土官兵、俱已畢集。糧餉器具、諸事皆齊。本部院卽日建牙重慶、興師計在目前。只慮楚中齊備未足、難免牽制。況蜀兵今已十萬之上、日費本折不貲。早進一日、得省錢糧若干。事勢燃眉、難再稽緩。且聖懷西顧甚殷、萬一以該省兵糧遲誤震怒、則將誰諉。合行再催、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卽便查照先令事理、轉行各該道、將兵糧二事、并軍火器具、作速備辦回報。以憑施行。毋再遲延未使。

### 約束客兵

爲軍務事。照得陝西三鎮、并河南等省官兵、業已畢集。渝城人馬衆多、爭端易啓。惟是禁令森嚴、庶可杜其後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會同總兵劉綎、督行各該領兵將官、各將所部軍兵、嚴加約束。凡買食買物、俱要兩平交易。無事在營操練、熟習弓馬槍刀。有警卽赴截殺。務要奮勇先登。倘有不守紀律、在於街市生事、或騙人酒食、或強取米菜之類、卽押赴前按法細打。如情罪深重、仍斬首施行。該管將官失於鈐束、一體連坐不貸。

委總兵劉綎防守綦江

爲緊急軍務事。據兵巡上川東道呈稱。綦江雖已殘破。然城郭民居。尙堪整頓。爲我老營。以備屯糧之資。萬一狡謀復逞。化爲煨燼。則我數萬士馬。難免野棲。數萬芻糧。豈能露積。請乞先發精兵一枝。令驍將一員統領前去防護等因。到部院。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該縣殘破之後。應用文武材官統領重兵鎮守。已經牌行該道。并監軍及劉總兵會議去後。未報。今據前因爲照綦江係我屬邑。殘黎係我編氓。發兵捍禦。勢不容已。第恐逆賊聞知。拚命衝突。實未可知。必須大將坐鎮其中。庶得角力。及照總兵官劉綎。素負勇略。爲賊所憚者。相應行委前去彈壓。則先聲所至。賊膽頓寒。爲此牌仰本官。一面先行料理。候本部院至渝。而議軍機之後。即便帶領部兵。并漢土精兵三萬名。前往該縣坐鎮。賊來則併力截殺。賊去則設伏勦擒。勿俾跳梁。稍俟糧草運有次第。約期大舉施行。

調施南兵入黔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猖亂。勦兵征勦。查得貴州思南府龍泉司。係通播大道。應用官兵三萬。由此夾攻。但該府無兵可恃。若不酌處。萬一乘虛衝出。似非完策。所有本部院徵調施南土司官兵八千名。不日經過黔武地方。相應免行入川。就近改從該府進播。不足之數。聽候另行調補。爲此牌仰思南道官吏。卽行思南府遵照。如施南官兵八千員名到彼。諭令暫且住候。聽由龍泉道入播。分布施行。除行糧已經川省解給外。其坐糧每日該銀二分四釐。本折兼支。俱要多方備預。萬兵半年之費。如有不敷。速詳該省兩院借

處接濟。此係軍機重情。如或違誤。責有所歸。并查該府及婺川防守官兵。見有若干。一併具由回報。一面多處糶料。以憑另行調發馬步官兵。仍呈撫院知會。毋得違誤。

查催糶料烘炒等項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業已分布進攻。所據隨營餉米烘炒米薑鹽馬匹豆料等項。皆時下急需。先經節次督催。并取各州縣已未完數目造冊齎查去後。未據冊報。誠恐遲誤。合再嚴催。爲此牌仰<sub>布政</sub>道官吏。查照單開先今各起詳允買運及改徵本色餉米各項數目。要見某衙門原買某項軍需若干。已完運貯某處若干。有無實收可憑。未完若干。因何不行起解。又秋糧改徵本色。并各倉稻穀。碾運原定各若干。見徵何處。未完若干。卽今收貯重瀘一帶濱江屯兵地方。某處有米烘炒薑鹽豆料各若干。炒米應於某衙門炒備一一清查。如有未完。卽便分投差人守催起運。仍分別完欠備造文冊一本呈報。以便徑行查催。其烘炒炒米。該司具議呈以兵六萬計。故僅造烘炒三千。炒米六千。今官兵旣多一倍。應否再備。上緊急議。分行產麥州縣。勳支官銀再造烘炒若干。一面先行。一面詳報。不許遲延未便。

撫苗告示

總督部院示。照得播賊楊應龍。始於飛練。繼於葦江。殺戮官兵。荼毒萬姓。神人共憤。王法不原。致廬朝廷奮怒。調發天下兵馬五十餘萬。卽日進勦。滅在旦夕。乃逆賊尙不知死。復行劫掠東坡爛橋王嶺。更欲入犯黃平興隆偏橋。誠恐九股苗夷。不知順逆。誤聽誘哄。糾合爲害。連累借亡。不無可憫。合行撫諭。爲此示

仰偏橋興隆黃平地方九股苗夷知悉。播賊楊應龍、罪惡深重，朝廷必勦。既無可生之路，又無招撫之情。毋聽誘哄，黨讎爲非。中有真心投降，及衆所推服者，許同差去撫苗官員，引見該道，量加獎賞。或給以冠帶，管束地方。其有誤入賊巢各苗，又諭令潛行逃出，歸依出首者，聽其自新，並不追問。有能報效殺賊者，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加官受賞，決不食言。設或執迷不省，大兵到日，玉石不分，悔之晚矣。思之慎之。特示。

### 行貴州道府招撫苗夷

爲軍務事。爲此除發告示前來曉諭外，牌仰該道府官吏，即便添差機變能官人役，同本部院差官指揮曹仁佐前去九股地方，撫拘各苗到官，逐一傳諭。播賊已犯必誅之條，絕無招撫之路。各安生理，保守身命。毋聽誘哄，黨助爲非。中有向化投順，及爲諸苗所推服者，引見該道，卽加犒賞，仍給以冠帶管束地方。其有誤入賊巢願歸者，聽其出首，許令自新，並不追究。有能率衆報效，併力殺賊者，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加官受賞，決不食言。設或執迷不省，大兵到日，玉石不分，悔之晚矣。其應用賞需，并製造冠帶銀兩，卽於該鎮道府稅課銀內，一面酌量勸支，一面通詳施行。該道仍呈撫院并巡道知會，俱毋違錯未便。

### 行二省各道驅逐播賊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頃糾各苗，攻破東坡爛橋王嶺，殺擄鎮遠許花等處屯堡，仍令惡目何



漢良率兵屯劄偏橋興隆。接收九股生苗。裏應外合。結聚不散。及照偏橋迤東迤西。乃黔省交衝之地。唇齒相連之所。節行二省。道鎮等官。發兵分布。慎防突出。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今寇入門庭。患在肘腋。未審兩地文武各官。作何防禦。作何驅逐。擬合嚴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卽會同總兵董元鎮。備查賊兵前攻東坡等處。黔省官兵曾否救應。今屯偏橋等處。二省官兵曾否交鋒。今既劄營不散。或合兵夾攻。或設法驅逐。與夫九股生苗。依附賊黨。裏應外合。或多方離散。或用計騙勦。俱要同心協力。拯溺救焚。以靖地方。各體奉公之心。毋懷秦越之視。限文到三日。務將各苗驅散。驛路通達。如或彼此觀望。逗遛不前。萬一失誤軍機。以致債事。本部院定行據法參究。決不輕縱。各具賊兵解散。及有無失事緣由。報查仍移文左監軍道上荆南道。一體知會施行。俱毋違誤。未便。

再催湖北督餉

爲緊急軍務事。據分守湖北督餉道呈稱。奉文催督兵餉。已經買完米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零。倉穀碾米一萬五千五十石零。陸續起運。近又再碾倉儲得米一萬石。又動銀買米五千餘石。接運前去。等因。到部院。爲照該省信地。應用官兵四萬有奇。每名每日支米一升。一月該米一萬二千。一年該米一十四萬有奇。今該省前後具報。止有米四萬五千。不敷五月之食。萬一師期難定。數萬兵馬枵腹。干係誠爲不小。合再催買。爲此牌仰湖北督餉道官吏。查照節行。將四萬官兵一年之餉。除已買及倉儲碾運。聽該道催運偏鎮一帶收貯聽支外。尙少之數。或動道屬庫銀。或再碾倉穀起運。多方設法。星火措辦。至於乾

糧糶炒炒米、糶鹽等項，俱要運赴彼中聽候支給。此時川貴卽目舉事，不比往昔，尙可稍待。況播賊已破東坡爛橋，劫虜鎮遠偏橋一帶屯堡，俱係楚中信地。卽今各苗驅之不去，見在彼中屯營，阻塞三省官道。此是何等景象。當事文武，豈可澁然怠緩，自貽伊戚也。該道專司餉務，責有攸關，脫有違誤，均屬未便。速將續買餉米的確數目具報查考，毋違未便。

### 行六監軍招降

爲廣招降、准免死、以全億萬生命事。照得逆賊楊應龍，殘害播民，興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誅他父子二人，脅從罔治。顧播州之人，雖曾與賊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屈於勢力，要非得已。本部院仰體朝廷好生德意，並不追論。況殺降者不祥，誰肯樂此。卽今進兵在邇，恐各頭目苗夷人等，不知惻隱仁政，疑畏不出投見。萬一大兵一至，玉石不分，槩加誅戮，有所不忍。合行刻發免死小票，聽給收照，以全衆命。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密切分投差人，直去播境，傳諭應龍手下軍師黃明敬、孫時泰等謀士何漢良、李旭、張玉、彭道、何廷瑞等總管楊兆麒、郭通緒、何邦甯等伊親田一鵬、田良玉等提調巡警尙守忠、趙仕登、謝朝俸、張漢武、羅臣、朱敬、袁守剛、王新安、石勝俸等苗頭吳金錢、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曹嚴等各里頭目婁國、張讓、穆焯、袁鑿等伊妻田氏、弟瑞龍、兆龍等管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桃溪莊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節招九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俱許投降，並不加害。如有傾心向化，願來投順者，俱見忠義，先給免死小票執照，待彼果有真心，又將妻子親屬送質。至日另給後票收執，安插得所。自今

伊始、盡洗舊惡、聽立新功、有功之日、照格陞賞、決不食言、如或詐降、及句引姦細爲害者、盡誅不貸。

投降執照

欽差總督軍門、照得播賊楊應龍、興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誅他父子二人、脅從罔治、今某雖曾與賊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屈於勢力、實非得已、茲既傾心向化、願出投降、足徵忠順、應准免死、給稟執照、爲此稟仰本人、即將妻子親屬送質、以表真誠、盡洗舊惡、聽立新功、有功之日、照格陞賞、決不食言、設或詐降、及句引姦細爲惡者、盡誅不貸。

質妻子投降執照

欽差總督軍門、照得播賊楊應龍、興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誅他父子二人、脅從罔治、今某雖曾與賊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屈於勢力、實非得已、茲既傾心向化、願出投降、足徵忠順、又將妻子親屬送質、尤見真誠、應准免死、給稟執照、自今伊始、盡洗舊惡、聽立新功、有功之日、照格陞賞、決不食言、設或詐降、及句引姦細爲害者、盡誅不貸。

禁止恐嚇

爲軍務事、照得易暴以仁、止戈爲武、逆賊楊應龍、稱兵犯順、自干天誅、朝廷命將興師、凡以伐暴救民、非得已也、近訪得渝城內外、有等無籍棍徒、諗知昔年逆賊久繫城中、士民多有與之相識者、往往假以通播黨逆名色、恣行恐嚇、人無甯居、殊可痛恨、不知逆賊未叛之前、播爲王土、彼爲王臣、何人不可與之往

來逆賊既叛以後。彼爲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自勦旨一下。其妻子頭目。半多去逆效順。投狀歸誠。況內地良民。誰肯以身試法。與之相通乎。且近奉明旨。止誅應龍父子。其餘脅從之人。但肯投降。卽准免死立功。此在賊黨且然。豈有復以往事。波及善良之理。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遠近居民。以後宜大家戮力同心。共圖滅賊。永除民害。其以前凡與播賊往來事情。不必告言。官司亦不必准理。若有造言生事。惑亂視聽者。事發密實。定行梟斬。決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 動銀募運餉夫

爲軍務事。照得運糧夫役。先據督餉道議。將通省丁糧派夫轉運。呈詳前來。批行間。近該本部院經過簡資內陸一帶地方。據道路之言。咸稱派運多難。召募爲便。應當通變。仍照本部院初議。責之上東下南二道募夫轉運。但募夫恐無身家籍貫。難以責成。就以該道原派里甲夫數爲用。內下南定擬四萬。上東定擬七萬三千之上。合用工食每名日給三分。一月九錢。三箇月該銀二兩七錢。卽以全省丁糧。共該派銀二十萬餘兩。并議以後督餉道。專管水運至重瀘二處。東南守巡道。專管催夫運至營中。如有夫無米。責在督餉。有米無夫。責在守巡。又經通行遵照去後。所據前銀。欲就派行各該有司起徵。但事勢急迫。且非徵科之時。合先動解。以俟處補。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卽於庫貯大木餘銀內。動支二十萬兩。以十二萬解川東。八萬解川南。充作運餉募夫工食。俟應徵之時。照例起科解補施行。此係立等雇夫事理。作速起發。毋得遲違未便。

禁邊民劫殺降夷

總督部院示。逆賊楊應龍兇暴淫虐嗜殺無忌。數年以來播州之人。如在水火。近聞大兵征勦。紛紛攜家出降。去逆效順。便是良民。明旨寬仁。原許勿治。近聞有先年投出播民。及播邊一帶棍徒。往往指以報讎。及塘報名色。凡遇播民逃出投生者。輒恣行劫掠。不行報官。以致陷溺之民。進退無門。上失天地好生之德。下負部院招降之意。殊可痛恨。除已前不究外。今後但遇播民出外。帶有的親父母妻男子姪。或攜有牛馬家財。真心投降者。塘報人役。卽報知所在各該縣掌印官。與同將領等官。虛心查審。別無僞情。許卽收留安置得所。如有棍徒將出降之人。乘機劫掠。阻絕來路。審實定行梟斬。若中有詐降之人。乘機出外。探聽聲息。卽係奸細。一面收監具報。務要查審的確。固不可容奸輕入。又不可阻其歸降。此在文武各官調停而行。毋得違錯。特示。

行湖貴總兵應援思石

爲萬分緊急地方事。本年正月初一日。據貴州兵巡思石道呈。據石阡府呈。准龍泉楊都司手本內稱。播酋楊應龍喪心狂逞。大肆猖獗。已無天日。稱言各巡警不破龍泉思石。想是與外司交通。已將杜勝祖李旭全家抄殺。勒令何漢良督同巡警。統領大兵數萬。攻打思石龍黎地方。事果燃眉。較與往時警報甚屬不同。難容頃刻苟延。但本府孤懸僻地。將少兵單。設若突至。望難堵敵。請乞速移銅仁。并各總鎮帶調精兵。星夜前來急救。合行飛報等因。到部院。看得逆賊楊應龍。頃者方破東坡爛橋王嶼。旋復攻圍偏橋黃

平今則又欲入寇思石龍婺。且先殺巡警以懲怯懦。則激何漢良力攻之計。昭然見矣。及照貴州總兵童元鎮、湖廣總兵陳璘、欽奉簡命。職在專征。若二將同心僂力。提兵合勦。勢如拉朽。且均有地方之責。難容坐視。合行督厲。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率部下兵馬馳至思石地方。督同彼中防守官兵。多方分布。相機戰守。務要大挫賊兵。保全境土。上紓朝廷西顧之憂。下解軍民水火之厄。論功酬報。爵賞具存。如或逗遛不前。致令焚劫村落。矢陷城池。國有常法。何敢相貸。慎之慎之。先具起程日期。飛報查考。

### 申嚴南川防守

爲軍務事。近據塘報官報。稱有綦江縣民李國二、李守耀報。三十日午時接黃加言書信稱。楊朝棟正月初二日出寨子山。此行必有事情。寨兵不時臨境。難以離動。今星夜走報。乞馬上飛報南川。綦江加兵。且黃加言口稱初二初三出有的信等情。報道本部院。看得該賊父子。自知滅期計在旦夕。方寸潰亂。故隨處揚兵。如待烹釜魚。東衝西突。計無所施。據報前情。事勢近真。合行申嚴。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將南川地方警報事情。嚴責彼處土漢官兵。同心僂力。決策運籌。分布把截。通播隘路。前後掎角。爲勢。不時差人遠行偵探。該道仍令總兵劉經一面發令責成。西石二土司官兵。如賊果出。相機撲滅。倘再報情形夥衆。本官即馳赴援敵。如當捕殺之時。官兵逗遛不前。即押赴旗。下正法施行。若將官應敵失策。致賊滋蔓爲害。賜劔具在。決不姑息。先具遵行緣由報查。

###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爲軍務事。照得將領乘馬例也。但北方副參遊皆乘馬。南方則皆乘轎。此亦積習相沿。無足爲異。惟進勦播賊在卽。將領當身先士卒。須演習鞍馬。方便征進。若此時尙拘舊套。日坐肩輿。直待進兵。方乘馬。彼時人馬不相得。何以克敵制勝。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卽便轉行各路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自今以後。各宜乘馬習戰。不得復擁肩輿。直至賊平事定。方復其舊。若以乘馬勞。不如坐轎逸。則當早平逆賊。坐享其逸。不亦可乎。其總兵體統。原重轎馬隨便。俱毋違錯。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行思仁守石巡道查龍泉情形

爲萬分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四日。據貴州清軍督糧帶管分守思仁道郭參政呈稱。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據指揮胡效忠部下逃出紅兵張問仁鄭紹勳報稱。十八日播苗四面抄殺。將川礮錫落三跳綏陽各哨官郭明選、喻時興、蕭才一、冉文燦同各哨兵盡行擄去。候同別兵一齊開刀。楊守備、胡把總見被圍在鳳凰山。不知這半日作何抵殺。又據猷木關探兵周萬陽等報稱。各關哨把總官兵盡被殺擄逃散。惟綏陽把總李冠領殘兵數百至營。傳言思南鄉官蕭察院不與代辯。決要拋死大做一番。至思南過年。又據龍泉守備楊惟忠呈報。二十二日。據土官安民志報稱。播酋大書白牌。內云。綦江黃平二路兵進緊急。趕集各所巡警苗兵前去救援。見聚三跳水平等處。二十三日突至龍泉土缺河。與營哨官兵敵殺數陣。見在相持等情。除本道遣防守思南把總王應輔黃儒兵共一千名。令守備徐元爵領赴龍泉救應外。合行轉報等因。到部。案查先據兵巡思石道路副使報稱。播賊令何漢良統兵欲犯思石龍黎。隨該本部馬上

檄行湖貴二省總兵陳璘童元鎮各帶部下兵馬并催原調施南土兵八千名改發思黎兩處各星馳前來策應續據該道報稱播兵來攻龍泉又經馬上檄催前項官兵火速前來救應去後今據前因除再催前項官兵馳赴外看得思仁道所報賊兵已將川礮錫落三跳綏陽各哨官兵盡行殺擄楊守備胡把總見被圍困土缺河見在相持則龍泉孤城勢如累卵萬一龍泉有失思黎必然震驚添兵防禦設法驅逐誠不可時刻少緩者今寇在門庭而思石道與思南府婺川縣各壤接川境本部院駐劄重慶急走不過四五日之程乃臘之十八日地方失事至今二旬之外因何杳無一聞泄泄至此據法卽當參究但未審情形是否虛實姑再嚴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前項所報殺擄及兩軍相拒或勝或負等項情狀逐一火速查明一面多集兵馬嚴加隄備相機戰守一面徑申該省撫院上緊添兵分發救援其失事員役查明另報先將賊情有無解散緣由馬上飛報查考再毋遲誤未便

#### 酌定運夫行四道

爲酌定運夫以便遵守事據兵巡上川東道議將東路兵巡下川南議將南路各陸運人夫每道各編派八萬名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部院議將二道轉運餉米一十四萬石定期三箇月每名日給銀三分於上東下南二道就近募夫轉運去後今據前因該本部院計算征兵一十二萬每名日給食米一升一日該米一千二百石十日一萬二千石一月三萬六千石三箇月該十萬八千石又以每夫一名每日運米三斗一萬名三千石六萬名一萬八千石陸運該十萬八千石是六萬之夫循環陸轉米十萬八千堪足



一十二萬之兵三月之食也。所據二道征兵各計六萬。則運米之夫每道止用三萬可知。及照師期逼近。糧糶當隨。比查自重慶瀘州一路由綦江。一路由南川。一路由合江。一路由永甯。俱係水路。至彼進營。又當相度地里酌量轉輸。矧征兵糧餉既有行坐之分。則運夫工食亦當有勞逸之等。合再通行遵照。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巡下南瀘道將重慶收貯餉米。照依原行雇募船隻。撥給人夫。一面運綦江南川合江永甯伺候。至於到彼轉發營中陸運人夫。遵照今定止用三萬。派行重慶府所屬州縣上緊召募齊備。內將一萬五千分撥綦江。一萬五千分撥南川。一萬五千分撥合江。一萬五千分撥永甯。各聽候發運。不許違誤。多派之數。悉行停止。以免拘擾。仍酌量道路之險夷。以定遣夫之多寡。既不可過多。以勞民。又不可太減。以誤事。惟求人力便益。糧運獲通。其應給工食。行則全給。坐則半給。庶幾勞逸安當。而征夫不致藉口矣。此外糧餉如有不足。聽候臨期遞加。不在此限。具派募過人夫發運過餉米數目報查。仍移守道知會。

行道鎮會議護運交收事宜

爲軍務事。照得軍前餉米運夫俱已酌定通行遵照去後。所有護運交收二事。尙未講求。事關重務。合行會議。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監軍守巡各道將川東川南四路進兵運餉事宜。逐一計議。要見轉運餉米。行則作何護送。止則作何隄防。可免他虞。米運到彼部者。作何交割。復運受者。作何收貯。聽支俾得兩便。與夫未盡事宜。從長計議。妥當具由通詳。以憑施行。必使人夫無恐。糧運獲疏。俱毋違錯。

安置降夷

爲軍務事。照得播地夷民，一則被會虐害，一則畏我並誅，傾心向化，襁負而來，相應安插，用示優恤。爲此牌仰川東監軍巡上東道官吏，即便置造白旗二桿，而上書招降二字，一樹於江北遞運所，一樹於佛圖關外。將已至者，逐一安置得所。未至者，聽其來降。該道專委堪用武職官二員，分投帶兵在彼巡緝。但有來降，就便安插，隨寓宿食。一面譏察來歷，不許容留奸黨，投順各民，如奉各衙門喚審，方許差兵管押進城。審完仍回降所住劄，非奉調取，擅便入城。先將委官重治，降民以軍法網打。委官及手下人役，不許恐嚇來降之人。如有故違，查出一併究罪。該道將布置過緣由呈報毋違。

通行水陸二路防賊逃遁

爲警隘路，以防逃逸事。照得大兵一進，勢必瓦解，誠恐逆賊一慮官兵擒斬，一慮左右內變，不肯甘心就戮。希冀苟免，或統兵假道衝突，或變名易服，充作經商，或削髮披緇，詐爲僧道，預蓄遁計。實未可知。訪得播之歧路雖多，無如九股爲最。一自會地由瓮水草塘出平越衛地方，一自涪潭由餘慶黃平重安凱里，一自板角關由龍泉司長雀思石地方，通偏橋衛施秉縣進容山司，俱入九股，實係播州咽喉之地。加之此中熟苗數萬，一用爲鄉導引路，而入此地，四出漫散，卽難窮追。合行嚴加把截，庶免逃遁。爲此牌仰貴州監軍道官吏，即便轉行各路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各將前項九股關隘道路，照依分定信地，多撥軍兵嚴加把截。凡一應往來軍民人等，勿拘經商僧道，但有面生可疑，及異言異服者，俱要用心盤詰。如

有拏獲大奸巨惡、或叛賊私逃而能捕獲擒獻者、定行照格陞賞、決不食言。如或坐視怠玩、不行盤詰、以致叛賊私遁、及受財賣放者、事發定以賜劔行事、斷不輕容。各宜慎之毋忽。仍移文思仁、思石、都清、新鎮、貴甯、守巡各道、一體遵照。具遵行過緣由繳查、毋得遲違未便。

犒馬千乘

爲優犒首功土官、以鼓敵愾事。照得石砭宣撫司宣撫馬千乘、守禦邊城、紀律嚴肅、防逆入寇、則枕戈以待時、遇賊衝鋒、則驅兵以向敵。故擒斬者五十餘級、而蹂踏者六七險砦。功奪諸司之先、首破叛賊之膽。忠勤雅負、勇猛足稱。且妻秦氏隨營報效、功亦可嘉。俱應獎犒、以鼓敵愾。爲此除部下有功目兵、當卽照功支賞外、牌仰本官、卽將解發銀花四枝、共重三兩二錢、銀盤四箇、共重一十二兩、色段四匹、共重二十兩、銀牌二面、本官夫妻均分收領。以示軍門優犒首功之意。本官承獎之後、務要獎率三軍、竭忠報國、成功之日、自有厚酬。慎勿始勤終怠可也。

再催貴州布政司兵糧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貴州兵糧、整備半年之上、迄今尙未就緒、甚屬掣肘。此時川中漢土官兵、數計一十五萬之上、分布已悉。糧餉亦陸續運赴進兵地方。惟黔省司道、漫不注意。本部院節行文移、不啻千言。差催人役、絡繹不絕。未審何事、坐致稽違。卽今該賊見屯多兵、東衝西突、於龍泉、思石等處、狂逞不已。是明知該省以軍機等兒戲、故爾輕視若此。今照師期逼近、大舉齊進、勢同燃眉。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司官

吏卽將該省本色糧米并乾糧烘炒炒米魚鹽薑蒜之類。要見運完者。見解何處。何官監收聽支。軍火器具。製完者。分給其將領收領。未完者。會否差人守催。近日會題新募精兵三萬。會否募足。見委何將領統督。分布何地屯劄。如其中尙有未完備者。上緊一日一次差人前去守催。不出此月足備。以便齊進。此係立待定期事理。先將已齊各數目。并近日分路責成緣由。飛報。如經承所司間。有玩違愆期誤事者。指名開來。以憑拏解。以賜劔行事。決不姑息。

#### 發令南川并湖貴各監軍道

爲軍務事。照得監軍道奉命監軍。征勦播賊。凡軍中分布漢土官兵。指授緩急機宜。當對壘之際。部領士卒。應進不進。應援不援。與夫臨陣退縮等事。俱係軍令攸關。特發令旗。庶便行事。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發到令旗一桿。面收執軍前。調度一應事宜。敢有平時阻撓兵機。不遵驅使。臨陣畏縮退避。致損國威。及洩漏機密。交通逆黨。一切壞法干紀之事。應按法處治者。指揮千百總以下。俱聽便宜。以軍法從事。偏裨副將。卽據實參呈。以憑究處。其遵奉緣由。報查。

#### 行總兵劉綎進綦江

爲飛報地方緊急軍情事。本年正月十五日卯時。據重慶府同知管綦江縣事周作樂報稱。本月十四日午時。分據本縣塘報。喻顯旺報稱。探得賊兵於十三日未時。在地名大壩。離縣二十五里。將一人祭旗。就將生員歐爵。歐希然等房屋燒毀。十四日。又探得播兵二三百。馬三隻。由插旗山過三溪小河。至羅一黃。

家擄掠男婦不知其數。將訴冤條款木牌丟水。當獲一塊。付令狐惟王貴等馳報外。卑職看係地方緊急軍情。理合塘報等因。到部看得逆賊統兵已入萆地。殺人祭旗。燒焚房屋。擄掠男女。且去城止二十五里。該地防守兵陸續發去不下萬餘。略不以一矢相加遺。不知設兵何用。恐從此賊遂欺我怯懦。長驅入寇。若非大將親臨調度。恐難挫其狂鋒。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日整搦部下兵馬。星馳前去該縣督同領兵將領等官。多方設伏。相機戰守。機會可乘。則率衆以拒敵。事當少待。則堅壁以待時。務使逆賊不致狂圖。地方得以甯謐。軍中一切機宜。悉聽便宜從事。仍不時飛報。以慰拳拳。俱勿違誤。未便。

安置萆南合各降夷

爲慎收降。以潰賊黨事。照得收納降民。業經監軍巡東二道會議。散住萆江南川江津一帶鄉村。就中安插撫恤。諸議俱已詳盡。但數日以來。據報攜帶家口續投者。接踵而至。誠恐地狹人多。輳集一處。宿食不便。致啓釁端。合再設法安置。使各得所。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便行萆南合江江津等處。責成掌印官。將投降夷民。除已安置得所外。如有叢聚未便。或目前以次來降者。審無詐僞。俱發江北地方散處。中間裹有囊橐。可以餬口者。聽其自贍。貧乏無所倚靠者。卽行該州縣掌印官查明。酌其人口多寡。量給粥米。於收貯稻穀內。動支給養。有司官柔遠有方。降人得所者。事完優薦。若安插失所。致有意外之虞者。定行重處。具安插過數目。緣由報查。

行兩省約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同梟獍，很過豺狼，拒敵王師，三省盡爲塗炭，殺戮將領，萬姓悉被虔劉，惡極滔天罪已淪於不道，孽盈彌地，犯豈止於無將，城野難堪，人神共憤，倣尤可懼，王法不原，本部院奉命總督職在專征，且朝廷斷以征勦爲期，則主將當以蕩平自誓，卽今糧草處處霧集，而兵馬在在雲屯，加之文武同心，中外僇力，旣衆議已僉同，應整師而問罪，合就約會，共伸大舉，爲此牌仰該鎮，卽便獎率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各照分定道路，同日齊進，開刀勦殺，至十八日各抵播州，師期已定，各宜奮勇，據忠布昭，聖武，犁庭掃穴，謀慮務出於萬全，震疊天威，戡定期收於一戰，永清三省之妖氛，共洩四海之憤恨，用命衝鋒，直前奏績者，賞格具在，斷不食言，違命逗留，畏縮罔功，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賜劔森嚴，決不姑貸。

#### 分遣督陣員役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攻播，每路應用督陣官兵各四員名，官執紅旗，兵捧令牌，各一面，隨營催督進勦，庶幾人有鬪志，事功可集，合就分定通行，爲此票仰執旗官某、捧牌兵某，一體遵照，至期前去某路隨營督陣，凡我漢土官兵，但遇與賊對壘，卽捧旗牌奮力催督，令直前衝鋒破敵，如有怯懦不前，退縮不進者，卽報監軍總鎮，聽於令旗下登時斬首以殉，如各官徇情阿縱，隱匿不報，以致失誤軍機者，一體梟示不貸。

#### 檄責總兵陳璘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披猖，致煩天討。凡爲臣子，孰不欲投袂而起，滅此朝食。頃據湖廣總兵官詳稱，職過武岡州，據守備宗孟開報，奉下湖南道明文，轉奉兩臺止募得兵五十名，送職閱驗，送道簡選，則楚兵之集合可見。又稱楚糧未見何處，器械未見完備，職所統廣兵三營糧食已缺，恐到彼復稱未備，乞請咨兩廣，召募興甯等兵，卽不得四萬，亦得三萬等因。到部除批行外，爲照湖廣兵糧，本部院自昨歲六月以來，檄催文移，不啻千言，差過人役，往返無數。今查官兵數目，近於正月十六日辰常兵備道報稱，已召募過漢土官兵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鎮寧哨兵一千名，見在偏鎮防守。又本部院徑調永順宣慰司兵一萬名，保靖宣慰司兵一萬名，烏羅長官司二千名，并餘慶等司願報效，雖兵三千名，是前後已有兵三萬九千有零。其餘連鎮寧麻陽溆浦等處加調者，共約四萬之上矣。其糧餉一項，湖廣布政司報稱，動銀糴買，并播倉穀，已有三萬餘石。分守湖北道報稱，節奉明文，遵照動銀糴買，并動倉穀十分之三，播米共計七萬三千餘石。陸續見運鎮遠等倉收貯，是糧餉已有十萬石之上矣。又稱買完鹽二萬斤，薑一萬斤，魚一十二萬斤，又發銀七百兩，於沅州辰州等處收買糯米，以作乾糧之用。其軍火器具，靖銅等衛堪用及修完者，已運沅州聽令取用。各等因。在卷。乃今本官未查確實，屢次具文申稱，兵糧何在，豈其入境之初，止聞人言，便爾周章失措耶？或先爲此文，託之不備，以爲將來委過之地耶？夫應龍小豎子耳，本官所當，又只八路之一耳，帶來廣東精兵，已及二千之上。本處土漢官兵，不下四萬有餘。撫院親臨，各道畢集，何所不備，而必欲招廣兵？若三省之中有遼將，則招遼兵；有閩將，則招閩兵。是以環播三十萬之兵。

將坐食以待一二將領之招家兵也。事當何時決，賊當何時滅乎？本官當今驍將，海外皆知其名，決不以應龍虛聲，遂爾退怯。當由未至沅州，未見兵糧實數，故爲老成持重之慮。但事以輕爲而失，亦以重發而誤。卽今師期已發，春水將生，若再遷延，便是夏日，狂賊得勢，平定無期。思之寒心，合行開諭。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卽便遵照將所部兵馬，已到者設法分布，未到者作速行催。照依頒定師期，責成信地進攻。仍諭領兵偏裨將領，及漢土官兵，務俱齊心協力，埽穴犁庭，有功之日，定照賞格施行。如或仍前推委不行，懈怠軍機者，本部院惟知執法從事，決不寬假，毋得遲違未便。

### 發劔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欽承主命，總督三藩，提七省之雄師，征一方之反賊。該兵部具題賜劔，以重事權。奉聖旨賜劔，有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欽此。除欽遵外，爲照事屬三省，兵分八路，人心渙散，法在便宜。除將欽賜尙方寶劔，留在轅門，遵旨行事外，所據六監軍、六總兵，各專生殺之權，咸有便宜之令，相應仰體聖意，各發一劔，以便行事。爲此除將寶劔一口，發總兵官收候外，牌仰該鎮道，卽使會同總兵官監軍道，一體遵照，安置營中。凡有隨敵避難，不肯用命，應夾攻而不夾攻，應應援而不應援者，卽押至令旗下，以賜劔行事施行，毋得違錯。

### 行各道并委官料理各司職事

爲軍務事。照得軍旅之事，非一才一力所能辦者。故上藉監司以綜理之，下賴百執事以分任之。然後羣



策羣力、幅湊響應、而庸功可立奏也。播賊楊應龍、逆天造反、興師問罪、進勦在邇、頃將川中四路軍前、應用監軍督餉紀功等道、贊理監紀督運糧餉大小文武等官、俱經案行司道轉行遵照去後、今訪軍前實心奉行、事無不豫、至若視爲末務、不行幹理者、尙爾懵然無知、萬一推延誤事、責將誰諉、所有原行分管職掌、合再通行申飭、俾知遵守、庶便責成、爲此。

一行東南監軍一道、劄仰該道官吏照劄事理、即便遵照專理監軍職事、凡軍中運籌決勝、破圍擄巢、出正出奇、用間用謀、或計擒元兇、或離散黨與、或擊東擊西、或將計就計、與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諸如此者、在該道與主將臨事相機應變而動、非本部院所能遙制、以至官軍賞罰、將領功罪、軍中一切大小情弊、應徑行者、徑行、應揭報者、揭報、仍督同贊理監紀官同知史朝貞、推官高折枝、知府蔡宗憲、同知趙世德、計議而行、俱毋違錯未便。

一行巡上東巡下南道爲此、劄仰該道官吏、即便遵照專理綦江南川合江永甯一路、催撥兵馬、紀驗功次、兼分督糧運執事、凡軍中合用本折糧餉、轉運夫役、俱要催督接濟、必使運夫不致失誤、軍餉得以疏通、至於擒斬功級、如遇官兵解到、須發贊理監紀官辯驗、真的除幼小婦女及無小功、俱削去外、其餘壯功、分別應賞應紀、填給按院印發功票、一面行賞、一面呈報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一行綦江南川合江永甯贊理監紀官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敘州府同知史朝貞、馬湖府知府蔡宗憲、嘉定州同趙世德、劄仰本官、即便專理綦江南川合江永甯路監紀二事、凡軍中運籌決勝、進止機宜、悉

聽贊理、擒斬功級老幼真僞、悉聽辯驗、應紀應賞一切奸弊、悉聽裁酌摘發、百凡機務、仍呈監軍紀功二道、計議而行、務須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本官邊才、於斯見矣、俱毋違錯未便。

一行運收糧餉官、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瀾、涪州州判馮泰運、協理達州州同李潤、放散、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榮縣主簿周有德、犍爲縣典史張時逢、青神縣典史李希賢、汶川縣典史蔣一浙、自南川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監收監支、幕職二官、各聽往來驅使、凡遇各府州縣轉運糧餉到營、逐一驗視、乾圓潔淨者、即便照數隨營收貯、聽候軍兵隨便本折兼支、照冊放散、不許短少、仍多方遮蓋、不得涸爛、其有糠粃不堪、及短少者、責令颺簸潔淨、截數收貯、行令原解州縣、照數運補、至於一收一支、俱用平斗、毋容增減、各官俱聽巡上東巡下東道提調、其銀米或有不繼、及各處轉運遲滯者、卽呈該道催發接濟、此處米或支盡、或移營就便、隨同官軍以漸而進、至播州止、此係三軍張口待哺重務、如有託故避難、捏病推諉、致誤軍機者、定行從重究處、決不輕貸。

一行督夫運餉官、蓬州知州毛秉光、巫山縣知縣陳應式、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播州長官司吏目徐里、雲陽縣典史徐嘉慶、新甯縣典史熊子元、松坎驛驛丞張二南、自南川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償、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遊擊任承爵、帶領軍兵公同管押、晝則沿途防護、夜則加謹巡邏、一程徑送一程、計至營中交與運收糧餉官收貯明白、循環往來、隨同官兵以漸而進、運完停止、俱聽巡上東巡下東道提調、如運夫或有逃逸、不行送到官兵、

或有偷惰不行護運者、據實揭申該道轉呈本部院、以憑重處、若各官間有託故避難捏病推諉、致誤軍機者、亦行重究不饒。

一行運收糧餉官、夔州府通判尹紹皋、協理合州知州段文郁、放散、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彭山縣主簿夏子賢、梁山縣典史劉國文、渠縣主簿陳迪、梓潼縣典史李楚、長壽縣知縣郭維屏、散給、自綦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監收監支、照前云云。

一行督夫運餉官、大甯縣知縣何躍龍、儀隴縣知縣袁煥、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鄰水縣主簿張大化、仁水驛驛丞李兆慶、營山縣典史喻廷龍、烏江驛驛丞徐承智、自綦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償、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都司程斌帶領軍兵云前。

一行運收糧餉官、敘州府同知李廷謙、新繁縣知縣魏光祚、爲此劄仰本官、即便會同大邑縣主簿王家士、蒲江縣典史施雲鳳、金堂縣典史劉承恩、內江縣典史張希伯、自合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云前。

一行督夫運餉官、榮縣知縣樂繼同、彭縣知縣鄭須德、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仁壽縣主簿吳國藩、彭縣典史羅富、昌安縣典史倪焯、德陽縣典史黃廷文、自合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償、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帶領軍兵云前。

一行運收糧餉官、順慶府同知馬性和、資陽縣原任知縣詹淑、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漢州吏目左鉅、峨眉縣典史張東陽、井研縣主簿吳時霖、平羌驛丞黃斌、自永甯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云前、一督夫運餉官、資陽縣知縣葉世孝、內江縣知縣楊應登、劄仰本官、即便督同茂州判官梅子鳳、岳池縣主簿朱朝輔、夾江縣主簿熊伯仁、西充縣典史林元晃、自永甯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餉、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參將王夢吉帶領軍兵云前。

### 行拏楊惟中

爲軍務事、案照先據管思石守備事都司楊惟中呈稱、卑職循例出謁郭參政、而議地方事宜、行至地名煎茶溪、正月初五日、逆酋兵犯龍泉、綁去土官安民志、除死傷官兵查實另報等因、到本部院、已經牌行該道、將本官姑饒死罪、聽立功保守思石地方去後、今二十五日、又據分巡思石及據該府復申、楊惟中先期徑至鸚鵡溪、將家眷移送潮底河下潛住、以致誘苗入境等因、該本部院會同貴州撫院郭、爲照本官身爲將領、定有地方、乃賊未來、輒挈家而走、擅離信地、遂爲逆賊所乘、土官安民志、率兵交攻、身罹鋒刃、所部軍民、無官兵救援、悉遭荼毒、皆由本官坐視、以致大失軍機、法應拏究、爲此牌仰思石道官吏、即將楊惟中嚴拏監候、一面備查該司殺虜人數官兵的有若干、漢土居民共去若干、龍泉司印、見在何處、及將本官失機情由、據實依律招參、以憑處治、其龍泉地方、一面責令參將陳良此王一桂各多發勁兵

戍守，仍行思石二府速備糧餉，聽候進勦施行。先具監候緣由報查毋違。

### 禁殺降

爲軍務事。照得石砭西陽土兵，近日得功，原係攻破金筑險，寨官壩入營。該本部院指授監紀道府機宜，用以寒賊之膽，庶使被害之人，早得出降，非漫爲也。乃各領兵官不知緣故，遂因此縱兵搜索，截殺降人，日報零級，殘民命，傷天理，是豈弔民伐罪之意。除查明另究外，應合申飭，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轉行各營領兵將官，禁諭漢土大小官兵，各宜靜守邊界，聽候令到，方許進勦。有投降者，查實引赴該道查明發內地安插，卽以功論。如再縱兵殺降，不但不論功，審實仍以違令處斬，決不輕貸，毋得故違未便。

###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征勦播賊，信地已分，師期已定，及令整擱兵馬，屯積糧草，束裝以待。至期並舉去後，第恐大小文武，視爲泛常，致誤大事。合再嚴督，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將該路兵馬整點齊備，糧草屯積停當，與夫軍火器具等項，一一整齊。至期督率大小三軍，一齊並進，所謂疾雷之下，不及掩耳，斬關而入。在茲一舉，若或至期卻稱兵馬未齊，糧草未就，逡巡不進，逗遛不前，致誤軍機者，敕劔具在，決不敢私，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 爪探湖貴進兵日期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勦播，主將偏裨與監軍等官，信地已分，師期已約。業經通行至日，並攻去後，第

恐各路大小官員、視爲兒戲。至期觀望不進、有誤大事。合就差人分投爪探、爲此牌仰本官、即便馳赴州廣龍義龍湖一帶地方、密探某路某兵若干。是何將官統領的、於某月日開刀進攻、某路某兵若干。是何將官統領、至期觀望不進、逐查明白。據實先行飛報。既不許受囑徇情、又不許藉口差探、乘機生事擾害官兵。查出罪不輕貸。

### 責成奢世續臨陣

爲軍務事。照得永甯原報士兵、係宣撫奢世續節申、自願傾土出兵報效、協同勦播。本部院屢徑行牌整備聽令、至期進攻、又經厚行犒賞、以示鼓舞。去後、今照師期已定、三省官兵、是日一齊開刀進勦。但恐兵不精利、徒以老弱充數、何以使強敵披靡。又或本官不親行、但使目把統領、何以使部卒用命。若待不能成功、或致債事、然後行法究治、卽於本官不便。然於國家亦何利焉。相應再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卽將部下士兵、行令目把劉國用等嚴行挑選、必人人精壯、一可當十。本官親自統率、躬赴播境劄營。聽主將號令、至期開刀進攻、直搗賊巢、掃穴犁庭。用收奇捷。彼時論功行賞、自有特異之典。如或託諸部目、不行觀詣陣前、有誤事機、訪出重處、賜劔具在、定不輕恕。

### 犒冉御龍

爲軍務事。據西陽宣撫司宣撫冉御龍、并把總冉大周各申解、督率目兵、克破官壩大寨、共擒斬播賊三百零一名。願到部。據此行據監軍道驗明、除將部下有功目兵、當卽照功行賞外、看得宣撫冉御龍、壯懷

激烈紀律嚴明志滅窮兇則奮勇先登大破險寨於二日恩聯勁卒則僇力轉戰首建奇捷以多功賊膽因之頓寒忠勤自茲表見把總冉大周心存報效力在據忠擒斬亦多功可嘉尙俱應獎犒以鼓敵愾爲此牌仰本官即將解發銀花二枝共重二兩銀牌二面共重二十兩銀盃二箇共重八兩色段二匹送給本官又重一兩銀花二枝色段一匹白銀八兩賞冉大周各收領以示軍門優犒之意本官與冉大周承獎之後務要獎率三軍竭忠報國埽穴犁庭成功之日自有厚酬慎勿始勤終怠可也

行道鎮破會狡計

爲軍務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稱緝獲楊會老虎兵劉奇才劉恩供稱應龍聞知各省大兵分作十二哨進播應龍與心腹莊局家丁內親管估刻共一萬七千人同上海龍團拒守本團實在倉米大小三四千間其未上刻外親管苗兵并里民兵於養馬城養雞城李三窩等處硬劄營寨應龍號兵二萬於干溪頭鋪劄一大營拒川路楊朝棟號兵二萬於桃溪墳壩頭劄一大營拒水西并烏江兵田氏號兵一萬於毛坪劄一營防永甯截龍團後路令太監劉元提調顏和羅留元尙意等集六統制所轄漢夷民赴板山岡敵水西羅兵令總管何漢良統集湄潭夷漢拒馬腦等團敵思南龍泉偏橋兵令僞安撫楊珠并楊留陳天恩楊三等統集西平瓮水司地黑壩夷漢土兵敵河渡江界牛場平越兵令夷頭羅剛等領安羅三寨苗兵拒合江永甯之兵另以兵十名立爲一隊內三名用長槍三名用弩三名用刷刀一名用斬馬刀或撈鉤另總用兵一百名披虎皮常川教演驚嚇馬軍等情轉報到本部院爲照該賊久知我兵四集亦知

滅期不遠，分兵拒險，拒我進攻，觀其收人心腹，莊下上團固守，又教各兵假辦虎形，驚嚇馬軍。一則儘力死拒，一則退圍以守。此狡賊勢所必有者。惟目前破敵之方，制勝之策，亟應預謀。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將播賊分營屯兵，拒我攻勦，與教兵披挂虎皮等計，并賊所用長槍刀弩等器，逐一多方籌算。查照近發進兵須知事宜，參酌熟講，彼用何項狡計，我以何策破敵，務須密諭三軍，俾人人悉知其計，以鼓臨敵膽氣，仍通行各將領知會毋違。

### 行湖貴道鎮分定官兵信地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攻播，蜀任其四，黔任其三，楚任其一。除川省四路業已分布外，所有湖貴二省文武官員，前雖有行，尙多缺略。茲者官兵在在大備，應再酌定申明。庶便責成。如貴州一路從烏江進，則貴陽兵三萬餘，總兵童元鎮、參將謝崇爵、守備陳雲龍、沐燦中軍張樹劉岳、土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勳等主之。一路從沙溪進，則水西兵三萬餘，參將朱鶴齡、宣慰安疆臣、千戶王安民等主之。此皆貴州左監軍楊寅秋督也。一路從黃平進，則合興隆、黃平、平越兵三萬餘，總兵李應祥、副總兵陳寅、參將楊顯劉效節、守備汪如淵、宣慰彭元錦等主之。此貴州右監軍張存意督也。一路從龍泉進，則偏橋兵三萬，施南兵八千，總兵陳璘、副總兵陳良玘、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守備王之棟、徐允爵、宣慰彭養政、宣撫覃宜厚、玉鑑、安撫覃大豐等主之。此湖廣監軍魏養蒙督也。其宣慰彭元錦、查先該本部院調兵一萬，由偏橋進。今據貴州撫院咨稱，調該司兵五千駐興隆，如該司兵五千已駐興隆，則尙有五千應進偏橋。本官宜



自領一路五千，責成忠勇，目把督領一路五千，以上三總兵，合四川三總兵，陳璘在偏橋，李應祥在平越，童元鎮在貴陽，劉縱在綦江，吳廣在永甯，馬孔英提騎兵往來接應，勇將強兵，星羅茶布，真有虎豹在山之勢，加之副總參遊宣慰撫等官，左右聯絡犄角，儼有首尾，率然之形，區區小醜，不足平矣。目今師期已在眉睫，毋容頃刻少緩者，所有酌定信地，合再通行遵守，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總兵官，轉行部下，分定副總參遊都司守備宣慰撫知府知州安撫長官等官，各一體遵照，分定信地，點兵馬，整擲器械，運籌決策，束裝以待。至期黎明，一齊開刀入關，勦殺施行，師期已定，道路已分，如或畏怯不前，違期不進，致誤軍機者，賜劔具在，決不輕貸。如龍泉賊勢未退，總兵陳璘，即發驍將一員，帶領勁兵一枝，星馳前來，合思石等兵，一齊直搗，一面先行勦逐，一面隨後進兵，無容滋蔓，各具遵行，緣由飛報查考。

行湖貴二省照川中懸賞

爲軍務事，照得征播懸賞條例，業已奉有欽依，通行三省，一體遵照去後。今照官兵屯營播境，即目掃穴，犁庭，然非重賞，無以鼓三軍之勇。除川省各路，已經解發官帑付監紀等官，隨營懸示，克敵犒賞外，所有該省，應合一例舉行。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於軍餉銀內勦支，每路發一千兩或二千兩，秤封停當，差官解去軍前，交與管餉官收貯。遇有險塞險岡，及大枝勁賊，官兵如肯用命者，酌量懸示，不拘三五百兩，約以當先用命，著有成效者，即便給賞，則人心見利必趨，而逆賊可以不戰自屈矣。具支解過緣由呈報。

查考，毋得遲遠未便。

### 令催安奢二司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造反，奉命弔伐。三省合兵，同日進剿。已經酌定師期，檄移貴州撫院，并行監軍總兵，轉行領兵流士等官一體遵照。至日舉事，及慮該司兵不精利，強敵無能披靡，官不親行，部卒不肯用命，屢行申飭，嚴加挑選，督至播境聽令去後。今照師期屆臨，正耀武揚威之日，奪關斬寇之時，合行督進。爲此除差官齎捧令旗前來外，牌仰土官奢世續、安繼臣，即便督令目把劉國用、恩等將部下土兵三萬名，親自統率，照依分定信地，於二月十二日開刀勦殺。十八日直抵播州，及照此役總兵官六，偏裨無限，宜慰司三，宜撫司五，而土知府知州招討安撫長官，則又無限也。各擁雄兵，死士之衆，均懷據忠吞賊之謀，已非一朝一夕矣。若該司存狐疑觀望之心，蓄鷓蚌相持之計，恐爲他人所乘。如近日惡目趙士登者，李佩謀之不早，而爲會文學以計取之。目今佩惟垂首喪氣已耳。本部院指授立功，在此在彼，何足爲異。第恐如李佩一失，既於本官付託不效，卽於國家尺寸無補，將何報稱，以答主命。宜早決之，毋自誤矣。慎之慎之。

### 行高推官專督土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猖亂，奉天征討，進兵逼近，撲滅可期。但惟南川一路，漢土錯雜，南北相攜，人情旣多桀驁，將官更鮮駕馭。若不專官約束，何以驅用命而肅軍紀也。爲照推官高折枝，恩信素孚，土人推服，況當見在監紀，相應就近行委，爲此除差官齎捧令旗前來外，牌仰本官卽將酉陽石碛二司土兵二枝，聽

其提調時加鼓舞以增敵愾。凡軍中一切進止機宜仍約會總兵將領計議而行。若有難破之寨難登之險或大枝勁敵勢難仰攻者則懸重賞或三五百兩功成之日即移管餉官照格行賞俱聽便宜行事。至有不用命及離次亂紀者緩則綁赴監軍道以尙方從事急則本官會同將領士兵徑於令旗下施行。本官務要大展謀猷早奏成績庶幾不負任使其將領等官如有驕拗或畏縮不前者據實揭報以憑重處施行。

# 平播全書卷十

## 牌票

### 行令各道徑自料理軍中事務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師期業已計定。軍中一切事務。既不可缺。又不可遲。若件件請詳。然後乃行。往返耽延。坐致違誤。相應暫破拘攣。用從權變。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今後除機密重情。法應計議者。仍聽通詳外。其餘一應小事。應用忙迫。如委用文武。調撥兵馬。轉運糧餉。計處運夫。起發軍火。器具。火藥。馬匹。匠作。人夫等項。但係軍中緊急事件。一面徑自酌行。一面具由呈報。不必呈請。致滋往返。耽延誤事。嗣俟兵務完日。仍照舊規施行。通毋故違。未便。

### 行四兵道督催運夫

爲軍務事。近據各委官報稱。各處運夫。多有一人包攬數名。及將領到米糶。賣空身前來。直至交米州縣。方行買納。米貴或無米。多束手無策。輒至逃避等因。看得運夫一節。屢行正官經理。申嚴再四。今乃不行清查。委之無力棍徒。假稱省祭義官名色。貓鼠同眠。致滋奸弊。今進勦期迫。若前途營中乏餉。有誤軍機。卽將經承各員役寸斬。亦無益於事。應合嚴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各州縣。凡派有運夫者。各掌印。

官責有風力佐貳首領管押前來。如佐領不堪。掌印官即將印務交與教官。親自督押前來領運。刻期交納。以後若仍有包攬逃走等弊。致誤軍機者。先將掌印官拏問。其餘以下員役。定行以軍法重處。決不輕貸。該道立刻催行毋違。

行川東鎮道申飭綦江軍情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六日卯時。據總兵官劉挺呈。據標下領兵防禦綦江都司周敦吉等報稱。楊會親統苗兵二萬。由大路松坎安穩。楊珠領苗一萬有餘。由小溪里程炤地方。只在初七日來犯綦江。等情到職。看得所報雖未委虛實。在我分布宜周除整擱兵馬。分割險要。如果入犯。分投截殺。及行防禦江津將領。隄防楊珠程炤等賊。嚴加哨備。遇警聽令夾攻。務獲萬全。等因到部。看得逆賊頃者出犯龍泉。因被我兵破其金竹官壩巖園等寨。遂爾撤回內顧。連日略無動靜。已甚疑之。蓋狡賊探知湖貴各路兵勢稍緩。特欲併力綦江。或明由正路誘敵。或暗從間道攻襲。拌死一逞。以挫我鋒。此先發之術。昭然甚明。所據防禦誘餌之計。當在此一舉。以奪其魄。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卽刻傳諭綦南江津各路將領等官。多方哨探。加意隄防。整擱兵馬。籌定計策。或挑戰以誘其來。或設伏以斷其後。機會可乘。則併力一擊。時當有待。則少俟並舉。事緩指麾。將領截殺。事急該鎮奮勇前驅。務使逆賊不致得志。而我銳氣自此鷹揚。有不戰必勝矣。

行道鎮禁兵爭行連坐之法

爲軍務事。照得各營官兵奉命勦賊。聚首一處。便是一家。遇有些小爭競。當聽同夥老成曉事者。叶和勸解。卽宜冰消霧釋。有何難受。便至羣毆。不顧身命。大功在前。各將好漢。氣力殺賊。有名有利。到家父母妻子。望見歡喜。今爲小忿私鬪。喪身豈不失望。又無美名。此本部院深於各兵有所不取者。合行戒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轉行各路領兵將領等官。一體出示曉諭。各營官兵知悉。今後但有二人相毆。不論是非。各網打一百。聚至十人以上者。摘將起禍兩人。亦不論曲直。並斬以徇。若事起散兵。仍罪坐甲長。事起甲長。罪坐隊長。事起隊長。罪坐哨長。事起哨長。罪坐千總。事起千總。罪坐將領。定行連坐。各按軍法從事。斷不輕貸。

### 行劉總兵截殺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八日卯時。據總兵劉挺報稱。本職於初六日抵碁江。隨據哨役壬時報稱。播曾出犯東溪等處。本日申時。又據監軍道差役口報。攔見播曾有步兵千餘。馬兵五六百。已出。俱披紅絮被。各執長槍等情。抵晚。又見號火傳至有警。看得楊曾自出之情。雖未委眞的。然賊出情形已眞。除於初七日發兵前去東溪迎敵。并劄老營相機進勦外。理合塘報。又據川東監軍道稟報相同。各等因到部。案照初六日據報。曾兵必於初七日出犯碁江。當卽牌行分兵截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此賊曾有傳言。但探得該鎮在於何處。必要決一勝負。據此。是知該鎮已劄碁江。故首出此地。欲挫該鎮銳氣。實未可知。但今各路俱將進兵。彼曾親出。則前有勦敵。後有警報。正其奪氣之時。一戰擒之。未可知也。今毋論出與不出。然

賊兵既已大至，自宜整兵迎敵。爲此牌仰該鎮，即刻督令部下大小將領，相機戰守。賊如果來，若銳氣甚熾，則堅壁以待，疲困然後分兵擊之。設若初來未整，卽指麾羣師，併力勦殺，驅逐入巢，不必牽延時日，致滋任逞。此該鎮初出碁江第一功也。慎之慎之。

行四兵道催兵糧

爲軍務事，照得勦播興師，已在目下。師行糧從，理所必然。乃近日訪得糧尙未運至邊城，夫尙未催至邊地。至於委用分管糧運各官，往往恣行推諉。如陸雲松已到而稱病，如段文郁中途而復返。遠者遷移不來，近者改委不定。臨事避難，習以爲常。轉相效尤，牢不可破。異日誤事，卽以重法處之。彼避事之人，亦自甘心於國事何利焉。合行申飭督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使馬上差人嚴催各委官，務要齊到原派地方。再催各經管官，將原派夫役亦齊到原坐地方。伺候進兵，隨運米糧。在各州縣者，速運至近播城邑，以便轉運。該道仍與監軍道及總兵官大小將領，不時計算，或營中道路延長，夫數量應增募，或進兵路分多歧，官夫亦應分隨，或軍士應自行帶糧，或運夫應各帶兵器，一切事宜，原行未備者，徑自酌處妥當。要在濟事。本部院不從中制，如以成議已定，略不關心，延緩稽遲，以致誤事，卽該道安得辭其責乎。以後但有某處官到某處夫到，不時揭報，以憑稽查處治。有委官推託希圖改委者，另自參呈重究。

曉諭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於二月十二日起馬，親統天下兵馬五十萬，分十八路並進前往播州，擒擊逆賊。

楊應龍凡該州地方漢土官民九種十三姓楊保人等投降者全家免死拒敵者九族皆誅擒斬應龍父子來獻者照格陞賞的不食言。

### 查動銀兩招撫投降苗寨

爲軍務事照得興隆等處九股夷苗近日羅拜投降實出真誠據委官指揮曹仁佐稟稱招過四十餘寨本官自備銀五十五兩買備花紅牛酒之類賞過各苗卽今見在招撫所據合用銀兩應合動給爲此牌仰新鎮道官吏卽查各願撫處寨苗是何寨分如果出自真誠該道卽於都勻鎮遠等府縣庫堪動銀兩酌量動支若干打造銀牌買備花紅牛酒另委一官同指揮曹仁佐前去各苗寨撫處事完將動過銀數委過職官撫過苗寨冊報查考此係綏柔遠人至緊首務毋得遲違未便仍呈該省撫院知會

### 行劉帥防賊衝突

爲軍務事據符理綦江監紀官同知史朝貞稟稱審據生擒苗羅受吐稱楊應龍命母柱穆炤周俸祖等六提調共統兵九千人先來劄營東溪又於松坎地方修截路二條探聽大兵出日親來綦江迎敵拚命直衝重慶等因到部看得此路既有盛兵又有該鎮親臨調度逆賊卽生兩翼亦莫能越胡爲尙敢狂悖拒命長驅輿言及此令人切齒爲此牌仰該鎮卽將綦江一路關隘險阻箐林去處前後左右暗伏奇兵數枝安置硬弩火器分布停當賊如不動則挑戰以激其鬪設或來衝則奮力以折其鋒必須前後掩至左右夾攻奮勇血戰一鼓成擒所謂衆人逐兔在茲一舉該鎮其決策圖之倘或不行備禦不行僂力萬



一長驅直衝而莫能堵。或從歧路夜入而襲其後。不但該鎮前後受敵。恐府城爲之震驚矣。此在該鎮慎之母忽。

行安疆臣一意進兵

爲緊急軍情事。十六日據塘報千戶潘之玉報稱。二月初八日。有貴州宋宣慰母大哭進城。赴院道報說。有子承恩在洪邊割營。被楊會發兵擄去。隨從兵士千餘。盡被殺擄。又據武舉周英單騎飛報。初六日。會兵來戰。一陣散去。初七日。五鼓不知苗兵何時已渡洪邊河來圍營。周英覺早。即時上馬逃回。視承恩被捉。是實。省中嚴謹城門。士民甚是驚惶。等因到部。看得宣慰宋承恩。素非逆賊敵手。而使之孤軍劄於比鄰之地。此亦設備者之疏於計也。本官身膺重責。既不度量。又不隄防。致賊夜渡圍困。若履無人之境。破寨被擒。實出自取。何足爲異。但承恩原係逆賊之婿。就中佯輸詐敗。希圖取事。實未可知。矧安疆臣與宋承恩。雖有同僚之誼。據其時事。恐亦難與爲之援者。卽今大兵已進。立等獻俘。若持姑息之心。更懷觀望之計。不知承恩與朝廷執輕執重。萬一不察顛倒。不辨是非。牽制怠緩。致誤軍機。恐非臣子之義。亦非身家之福。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便查照原行欽遵明旨。一心任事。親自統率兵馬。火速自抵播州。務將逆惡盡斬。元兇就擒。一以見該司官目報國之忠。一以表不負本部院與貴州責成至意。如或藉口同僚。有礙加兵。狐疑不進。觀望不前。縱賊長奸。致誤軍機者。卽係通同詭套。誰肯信之。是蹈播州之漸也。慎之慎之。

### 再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併臨，賊必窮蹙。乃今數日以來，杳無動靜，似懷畏縮之心，尙有觀望之計。沮銷士氣，甚屬不振。合就查催。爲此稟仰該道道官吏，卽查該路官兵，旣已依期併進，正揮戈躍馬之日，爭旗奪鼓之秋。緣西軍中絕無消息，連日未見捷報，不知是何情形，牽延時日。一面嚴督上緊擣策，一面定計先擒元惡。星火飛報，以慰拳拳。如或再行延緩，觀望不前，及輕率寡謀，爲賊所誘，致誤軍機者，有賜劍在愼之慎之。

### 申定衝鋒賞賚

爲軍務事。照得賞格內開，苗級一顆，賞銀五兩。今加倍賞銀十兩，已經懸示外。爲照近日克破金竹關壩等寨，所獲功次，此係未進大兵之前，勦零功。照級賞賚，斬級之人。今大兵旣進之後，與賊對壘之時，當以衝鋒破敵爲第一等功，不分有無功級。首當優賞得級者，次之。庶人心奮勵，苦樂適均。合就通行申明，爲此牌仰該道，卽便轉行各該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今後每營先定衝鋒人數，凡遇上陣大敵，衝鋒之人，果能奮勇當先破陣，致挫賊鋒者，擄斬功級，或係有名首惡，或係脅從餘黨，直俟收兵解驗明白，聽委官照格給賞領回。聽本營領兵官通計功賞若干，分別定數。衝鋒者重賞，斬級者量賞，以示殿最。如衝鋒雖定，而臨陣之時，未曾破敵，皆由對敵散兵自獲功級者，則全賞斬級之人。衝鋒不與，不許妄冒混爭，及徇情不均，如違各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獎總兵劉綎首捷并催兩省進兵

爲軍務事。本月十八日卯時。據提調綦江總兵官劉綎報稱。十二日出師東溪進。隨報楊會添兵七千。助提調楊兆麟率樑炤鹿罕等。拒敵王師。就經分布標下官兵進勦。十四日本職到李漢壩前哨。望見賊衆。是日天晚彼此割營。十五日黎明。與賊大戰。從卯至未。我兵連贏數陣。攻打二洞。當陣擒斬寨長頭目。并賊級及俘獲婦女牲畜。頗多。各賊奔回柘木洞。見在圍困。拔麻攻取。必期盡滅。以便長驅。等因到部。查自大兵並進之後。數日以來。通無動靜。又經三次督催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八路齊進。獨該鎮首破賊鋒。功稱第一。孰有讓焉。自此賊膽已落。諸寨震驚。破竹之勢已成。堵穴之功可必。但柘木洞雖已逼圍。尙未克破。誠恐人心易驕。賊詐難測。旣慎困獸復鬪。再防賊兵出援。法貴速圖。用收成績。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督率官兵將柘木洞。一面奮勇速攻。以收全捷。一面多方設伏。以斷救援。堵此羣醜。長驅而進。盡定方略。早殄渠魁。雪軍民向隅之悲。紓朝廷西顧之慮。此該鎮竭臣子之忠赤。亦本部院之所最望者。慎之慎之。

一行五總兵監軍。自此賊膽已落。諸寨震驚。所據各路官兵。亟宜乘此瓦解之勢。共收堵蕩之功。合行督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切實將領官兵務。要彼此儆力。早夜圖謀。直搗賊巢。盡殲羣醜。雪軍民向隅之泣。紓朝廷西顧之憂。如或再行怠緩。奉延不進。本部院以奉行之遲速。爲功罪之斷案。尙方嚴重。恐難追悔。慎之慎之。

禁軍兵不許執指運夫

爲軍務事。照得運夫之役。專爲轉餉以供官兵肩擔。臂負登山越嶺。艱苦備極者。乃運至營中。轉回中途。而遇進營軍兵。中有不遵紀律。擁衆恃強。將人夫截路拘執。或搜取隨帶盤纏。或勒令挑負行李。以致未進之夫。或畏懼逃回。或借此中止。致誤軍機。深可痛恨。除已往外。合行嚴禁。爲此牌仰領兵將領等官。今後分發軍士進營。務要嚴諭恪守紀律。如有仍前用強執拿運夫。搜去盤纏。及勒令挑負行李。以致違誤軍餉者。許領兵官。即將違犯軍兵。登時斬首以殉。如領兵官徇情不舉者。本部院爪探員役報至。定將本官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督勵運餉官夫

總督軍門示

- 一、掌印官不親自押夫運餉者、罷職不敘。
- 一、押運員役包夫者、斬。
- 一、運夫脫逃者、斬。
- 一、運夫違限一日以上、網打一百、三日以上者、斬。
- 一、運夫違限三日以上、脫逃三人以上、押運員役網打一百、違限五日以上、脫逃十人以上、皆斬。
- 一、軍兵搜奪回夫盤纏、及勒令背負衣械者、斬。

催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頃據該鎮報稱。兵至李漢壩。與賊楊兆麟。穆炤。鹿罕等對敵。連破二洞。擒斬多功。餘賊奔回枿木洞。見在洞前圍困。以俟找廂攻取。必期盡滅。以便長驅。據此。則楊兆麟等。皆釜中之魚也。乃今四日之上。未見克破。第恐賊兵出救。不無牽制。法在速圖。不宜久待。爲此牌仰該鎮。卽刻督率將領三軍。多方分布。一面大張必勦之威。一面開布投降之路。籌定方略。相機撫勦。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若此賊不滅。糧運難通。糧運不通。長驅難計。老師費財。非完策也。慎之慎之。

催督安疆臣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宣慰司兵。旣甲於諸司界。更邇於各路。誠能矢心殲寇。何異摧枯拉朽。今四川綦南兩路。已成破竹之勢。酉石二司。更多克洞之功。乃宣慰安疆臣。胡爲半月之上。按兵不動。似有首鼠之計。明懷蚌鷁之私。除暴安民。據忠報國。恐不應如是。合就差人守催。爲此牌仰本官。卽便督率。目把陳恩柯阿哥等。統領勁卒。直擣播州。馘斬元兇。蕩平羣醜。庶幾上答朝廷委任之誠。下盡臣子修職之分。不然付託不效。心事不明。卽百口無以自解也。慎之慎之。

申諭兵將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興師征勦。將皆東南西北之豪傑。兵多邊腹上漢之貔貅。遠者萬里而來。近者千里而至。一時聚首。曠世奇逢。以此堂堂之師。赳赳之士。麾旌所指。不日就擒。眞足以雪衆

憤而伸國威。各路將官共襄厥功矣。但恐八路入關之後。會合播州之間。將權不一。軍令多弛。萬一爭功爭財。自相起釁。甚非所以肅天討而安職分也。及照本部院奉命專征。職在安民。如將官恪遵職業。樹有勞績者。固與之敘功。若故違軍令。自作不典者。亦與之定罪。然俟其有過而罪之。不若禁使勿犯之爲愈。合行嚴諭。爲此牌仰該道道官吏。即便轉諭各營諸將各司土官。一體知悉。方今入境分道進關之前。目下抵播首惡就擒之後。毋爭功起釁。爭財相戕。毋懷私而乘機報復。毋恃強而縱肆欺凌。俱仰聽本部院秉公敘錄。其沾爵賞。如或故違不遵。盡削功勞。仍重加參究。決不輕貸。

### 行五分守勳倉穀碾米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俱已進營節報。攻破險洞。擒斬俘獲。漸有次第。惟軍前糧餉。雖經儲積頗厚。要在有備無患。斯爲得策。今查通省府州縣預備等倉稻穀。數年以來。未經動賑。卽有賑貸。去處又經買補填實。相應酌量動支碾米。以濟急用。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後開府州縣。將見在稻穀。無論預備常平社倉。俱卽動支三分之二。星夜碾成熟米。係濱江等處。一面先行起解。不濱江者。相距不滿一二日之程。一面陸運水路地方。以次轉運。仍各照後開坐定去處。聽解軍前支用。其應委職官與陸路合用人夫。水路合用船隻。俱要先期備辦伺候。以便臨歧發行。仍令各衙門文到之日。先將見在穀數及應碾米數。先行飛報查考。毋得遲違未使。

### 獎賞克洞官兵

爲獎賞首破險洞官兵，以鼓敵愾事。連據監軍并巡道報稱：總兵劉挺、躬率兵將克破柘木險洞，擒斬多功等因。塘報到部，爲照柘木洞係穆炤等賊黨所據，夙稱險惡，從來奢效忠，楊應龍所屢圖之，而不能一造其域者，乃本官獎率三軍，奮不顧身，一鼓而攻破之，大振我軍之威，立破逆賊之膽，功居第一，捷報無雙。所據本官之決勝萬全，及將士之鼓舞用命，均有可嘉，相應獎賞，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發來共重二兩銀花一樹、紅段一匹、綠段一匹，又勳支懸賞銀五百兩內，將二十兩折充銀盃、杯盤、同花段，送交該鎮，除銀四百八十兩，聽憑該鎮分散部下官兵各收領，有死傷者，仍厚爲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首克險洞懸賞之意，具支送過，緣由報查。

### 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八路官兵會合進勦，今已十日之上。昨據總兵劉挺報破柘木等洞，又經本部院勳支幅賞外，其餘杳無一聞。爲照各路戰將雄兵，無慮數十萬，乃今有以沿途小伐，辜責者有全無一功，具報者悠悠曠日，老師費財，殊非長策。合行申嚴督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嚴催部下將領官兵，務要同心協力，奮勇爭先，剋期會合，擒惡擒巢，萬全取勝，以慰衆望，毋得逗留觀望，曠日持久，自貽伊戚，以毋妄聽誘引，輕率寡謀，墮失機宜，懷懷軍令，具在本部院，毫不寬假也。慎之慎之。

### 查通省庫銀解充軍餉行守巡道

爲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分路並進，節報剋破夷洞，擒斬頗多。第七省官兵日費糧餉，不可勝計。目今司

儲已支大半、而師期難以逆料。錢糧宜當預處。檢查通省府州縣在貯銀兩堪充軍餉者、數雖無多、亦可濟用。擬合通行清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道屬府州縣、速將貯庫實在錢兩、除正項留備聽支外、其餘各項錢糧、不拘多寡、盡數查出、開造清冊、一面通詳、一面起解重慶府收貯、聽充軍餉之用。施行。軍情重大、立等待支、毋得違錯未便、仍移文布政司知會。

### 行湖北道運糧

爲軍務事。本月二十六日、據塘報報稱、十八日生員李佩兵一千見在偏橋候監軍道過堂領糧、督餉道尙未到衙。陳總兵所統之兵、已進者缺糧飢餓呼天叫地、無可奈何。其餘未進者、向監軍道告討、竟無措處。等情到部。爲照該省官兵四萬、一年糧餉、節行轉解偏橋收貯聽支。催督之文、何止百次。乃該省當事各官、半年之上、所幹何事、無糧不住兵、自古重之。今官兵已進者、既乏接支之粟、而未進者、又無起發之糧。坐令枵腹、寧不寒心。該道職專督運、責任匪輕。其坐視誤事之咎、真不知所終者。爲此牌仰該道官吏、限文到即刻星馳至偏橋駐劄、督理糧運。將已進者、火速發去放散接濟。未進者、登時支給起發入營。仍多方催償、厚加儲積、轉運營中、以備關支。如或仍前泄泄、致有脫巾之虞、失誤軍機者、本部院只知有敕令在、慎之慎之。

### 再催綦南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兵難遙度、事忌中制。然未有不入虎穴、而能得虎子者。該路官兵、安營既定、養銳已久。似



應相機進取。不宜老師費財。合行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即便督率將領從長計議。畫定方略。如事勢未便。則持重以待時。機會可乘。則速發以趨利。其未動也。要使敵不能測。其既動也。要使敵不能拒。一戰收功。萬全制勝。此本部院所拭目而望者也。慎之慎之。

催永寧合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永寧合江一路。兵踰六萬。開刀之令。將近二旬。將領諸司。絕無一功走報。又無情形來稟。豈該路與賊相持。而攻戰機宜。大與各路不同耶。師旅重事。泄然至此。似此將領。按法卽當重處。但念用兵之際。姑記嚴催。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便會同參將吳文傑等。務期同心僇力。決策軍籌。督勵三軍。奮勇血戰。設法破隘。相機擣巢。早奏奇功。共懋爵賞。如再觀望逗遛。及輕率寡謀。墮賊所誘。致誤軍機者。尙方具在。決不敢私愼之。

催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討逆。約於本月十二日一同入關。十八日各抵播州。及將軍督軍令。俱經通行遵照去後。爲照播本藪爾之地。賊係烏合之徒。茲以八路齊下。勢如泰山壓卵。逆賊縱有翼虎之雄。豈能飛身救應。矧把關者。不過依附鼠輩。當此大敵。自當潰敗。卽今已成破竹之勢。當收犁庭之功。法在直前。不宜殿後。合就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刻切責領兵將領等官。如關隘既克。不必停留。一面選差鄉導多方哨探。一面督率精兵相機進勦。倘遇大枝勁敵。務要併力血戰。左右夾攻。直擣虎狼之巢。盡

堵犬羊之衆，早奏奇功，共懋上賞，毋得觀望不前，致誤軍機未便。

### 催湖貴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勦征播會，師期久過，川省各路，已經深入敵境，日與接戰，連報斬馘之功，乃湖貴二省，寂無聲息。近聞各總兵將領，監軍等官，或高坐會城，或結營近地，擁兵自保，寸步不移，明欲令逆賊盡銳以攻川兵，坐觀成敗，存心如此，何以濟事。本應按法重處，用肅軍威，合再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卽刻嚴督三軍戮力攻戰，務須斬關而入，殲厥渠魁，懋賞之典，自不相吝。如再逗遛觀望，坐失事機，定先拏中軍，後拏將領，監軍兵糧等道，一體從重參究，決不輕貸。

### 布散賞格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刊發旨意、賞格、諭言、書冊、條款等件，分發監軍、總兵、將領等官，總計多者，數幾五六百，少亦不下二三百。在前或謂相隔窳遠，礙於傳遞，目今官兵已入播境，此項賞格諭言，若不及時遍發，置之高架，不但徒爲無益，而關內夷民何能得知，是自閉其門而養寇爲敵也。爲此牌仰該道，限文到卽便轉行將領等官，監紀官各將本部院節奉分發旨意、賞格、諭言等件，火速盡數取至軍前，或於對壘之時，擲丟過陣，或用俘獲之人，放歸齎去，但可得通傳遞之法，悉聽施爲，俾之彼此觀看傳說，倘能悔悟來降者，加意察其真誠，卽准歸順，不許加害。庶連結之黨，可以潛消，狂狡之賊，可以孤立矣。慎之。完日具散給過緣由數目報查。

催南川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該路前哨官兵已劄喬溪。後隊軍士料以漸進。其邑梅之兵若已齊到。卽當合哨同心斬關而入。且逆賊父子目下併力綦江。關內必然空虛。自應乘機取事。不宜曠日持久。使賊反增堅守。非上策也。爲此票仰該<sub>道</sub>官吏文到卽會<sub>監軍道</sub>。并軍前文武等官共議。桑木關或用攻克。或行暗襲。嚴督三軍戮力同心。上緊攻取。長驅直入。殲厥渠魁。懋賞之典。自不相吝。毋再觀望。坐失事機。未便。

催永寧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該路前哨官兵已劄二郎壩。其後隊軍士若已到齊。卽當乘銳斬關而入。且逆賊父子目下併力綦江。關內必然空虛。自應乘機取事。不宜曠日持久。使賊反增堅守。非上策也。爲此票仰<sub>吳</sub>川南<sub>總</sub>軍道官吏文到卽會<sub>監軍道</sub>。并軍前文武等官共議。嚴門關或用攻克。或行暗襲。嚴督三軍戮力同心。上緊攻取。長驅直入。殲厥渠魁。懋賞之典。自不相吝。毋得觀望。坐失事機。未便。

查合永二路兵情

爲軍務事。照得合江永寧二路官兵進營已久。捷報無聞。連日塘報。或云劄土城。或云劄二郎壩。或稱軍士缺糧。採蕨而食。或云逆賊劄兵一十七營於澗壩。及至差人偵探。盡是空營。種種情形。皆莫可測。擬合嚴查。爲此牌仰<sub>吳</sub>川南<sub>總</sub>軍道。卽查該路官兵見劄何處。糧餉曾否到齊。軍士有無接濟。逆酋所劄營兵。是  
否有無。或是張疑。以惑我兵。或係設伏。以誘我進。逐一哨探的確。畫定方略。可戰卽戰。應守則守。務期計

出萬全功收一舉，毋得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致誤軍機未便。先具細查過前項情形緣由，飛報查考。

### 再催湖貴進兵

爲軍務事。據擒獲奸細供稱，逆賊所懼者，劉總兵、水西兵。除此二路，餘皆不足挂齒。意要結好水西，攻擊劉帥本部院，未以爲然。乃昨初一日，逆子楊朝棟，果自領兵三萬，直出綦江。幸劉帥大挫其鋒，斬首數百。今報逆賊父子，尙以重兵屯駐石虎關，意圖死拒。則前報昭然不虛，竊以各路官兵，持久不進，或者心懷疑畏，是誠有之。至於水西地近兵強，又知逆賊父子全師而出，若肯乘虛擣巢，勢若摧枯拉朽，乃亦按兵不動，是首鼠兩端，坐觀成敗，又昭然見也。如此尙可倚耶？除另行查處外，所有各路兵將，合就督勸，爲此牌仰該道官吏，限文到查照節行，并令牌內事理。乘此逆賊父子兵出綦江，獎率三軍，奮力血戰，直入擣巢，擒渠魁，懸爵賞，在茲一舉，毋得仍前退縮不進，致誤事機。定照前牌施行，決不輕貸。其安氏之兵，不必督責，看他作何收拾復命也。

### 催偏橋龍泉興隆進兵

爲軍務事。頃據塘報，該路官兵，方抵白泥龍泉，毋論曠日持久，逗留不進。只開刀以來，逆賊探知二省四路，按兵不動。初一日，令逆子領兵三萬，直衝綦江。幸劉總兵大挫其鋒，擒斬數百。今報逆賊父子，尙以重兵屯割石虎關，意在死拒。則關內必然空虛，自宜乘機進取。一可以坐收大捷，一可以分綦江之勢。不知該路何憚而不爲也。豈以尙方之劍，可嘗試耶？合再督勸，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即便查照節行，并令牌內

事理督勵將領獎率三軍長驅前進克闢破隘擒惡擒巢功收萬全在茲一舉如或仍前逗遛不前致誤軍機定照前牌施行決不輕貸

告示發總兵劉挺

總督軍門示

-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朝棟來獻者賞銀一千兩官授指揮使
-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惟棟來獻者賞銀一千兩官授正千戶
-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明珠來獻者賞銀五百兩官授副千戶
-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田飛鵬鹿罕穆炤楊真母柱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來獻者賞銀三百兩官授試百戶

- 一播州苗兵有能把握住婁山關不容楊朝棟等走入者事成之日賞銀授官與擒斬同
- 一我兵有能擒斬以上各頭目者賞銀授官亦如之
- 一各頭目有能自斬親信用事之人親來歸降者賞銀授官亦如之

催安疆臣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宣慰安疆臣奉命征勦播賊身膺重寄責任匪輕本部院屢經加獎不次切責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乃今進兵二旬之外川省各路連日接戰擒斬多功破洞克關兵逼內地長驅擄巢計在

眉睫而該司擁兵數萬，杳無一功，不知平日誇能之說，希望之請，將何指也。明有首鼠兩端之情，坐觀成敗之迹，昭昭在人耳目矣。兵貴神速，無取拙遲。合再督勵，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卽自度力量，如能建功報國，除暴安民，則卽日督率目兵，奮勇先登，共殄渠魁，仍取其一力平播，進兵甘結，回報本部院，以表真誠。倘不能幹此大功，止欲因人成事，亦要明白直說，毋得怯懦支吾，致誤軍機，未便。

### 催永寧路進兵

爲軍務事。據永寧監紀官蔡知府稟，據土官袁初探得，楊會統兵三萬出澗壩，拒二郎壩官兵。楊朝棟領兵不知多少，出貓兒岡，拒松坎官兵等情報到。據此，看得逆賊因憚劉帥威名，故爾遣子朝棟出犯。葦江雖被劉帥殺敗，卽今尙在此中割營未退。又知湖貴俱在觀望不進，以致略無內顧之心。整兵親出，似非虛語。勿問大衝葦江澗壩，而聲東擊西，勢必一逞。所據合永二路官兵，旣已整擻齊備，法應乘機進取，不宜曠日持久。爲此牌仰該道道文到，卽督令部下將兵多方設伏。賊果來，則併力迎敵。賊未動，則相機破關。巖門一克，諸道並進。長驅擣巢，鹹斬渠魁，盡掃惡逆。該鎮仍親率將士，隨後接應。務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早奏奇勳，共受上賞。此本部院之所跂足而望，斷不肯少負血戰之勞者。諒之諒之。

### 勸務農業禁兵騷擾

爲及時務農、以安民生事。照得東作方殷，正民間播種之時。但恐附近地方小民，近罹戎馬之擾攘，或因運餉之勞煩，疲於應命，耕力不前。三春一失，九秋何望。擬合行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轉行進兵附

近縣分曉諭四境人民知悉各要趁時耕種及早栽插以冀秋成之望庶免枵腹之虞如從征軍兵敢有擅動居民草木牛驢豬雞等物驚擾者許被害之人徑赴監軍該道或委官處稟告照依軍法輕則細打重則斬首施行毋得姑縱未便

再催南川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路領兵宣撫馬千乘頃進神衝壩兵至赤巖遇賊拒道則奮斬首級四十五顆宣撫冉御龍今進清溪河兵至曠子山遇賊伏路則敵斬苗級六十八顆看得二司官兵勇冠三軍所向無敵本部院近日又將平茶邑梅等司官兵調發合哨真虎而翼者矧四司官兵素稱克相同心戮力今初薄賊境卽著奇捷賊膽頓破滅此可期相應乘機進取不宜曠日持久爲此稟仰該道文到卽督四司官兵決策奮勇斬關擣巢首獻渠魁盡斬惡黨該鎮仍親率將兵隨後接應務期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早奏奇勳共受上賞此本部院之所跂足而望斷不肯少負血戰之勞者諒之諒之

行總兵陳璘由白泥進兵

爲軍務事近據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呈送該路進兵圖畫冊到部內將偏橋龍泉各分一路就中路道之險夷苗民之順逆撫勦戰守之機宜安營劄寨之地利貼說精詳明如指掌本部院繚閱之餘不覺虜在目中矣除龍泉路已經分行副總兵陳良珙等進勦外查得該鎮自偏橋起由楓香大唐白泥草坪大小烏江餘慶至涓潭取道抵播州甚得要領可以持循矣乃偶聞該鎮舍白泥攻三渡正道而從思石

進龍泉若果如此，誤之甚矣。蓋緊要者，無如白泥一帶。此中四牌諸苗作梗，必該鎮與李總鎮合兵先勦。此苗以清運道，然後乃可長驅。方爲上策。若舍此而他往，萬一各道並進，賊勢危急，糾合諸苗，由此乘虛衝出，則偏橋不保，大事去矣。失機之罪，誰其任之。且龍泉小徑也。一陳副總提二萬之衆，破一板角，尙有餘裕。安用彼大將多兵爲哉。該鎮素諳韜鈴，何始而如此深謀，繼而如此淺見。甚孤倚望，不勝焦思。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卽本部院奉命總督，尙不中制，誰敢掣而肘也。爲此牌仰該鎮查照原議，一心任事，毋爲人給。督率三軍，仍從白泥進攻。會同李總鎮先將四牌諸苗勦殺盡絕。然後分路長驅直搗播巢。務將渠魁就縛，黨與悉擒。大展雄武之才，早奏蕩平之績。論功酬報，爵賞具存。中間偏裨有不用命，糧餉有不接濟者，指名揭報本部院，應參究者，卽行參擊。應斬首者，卽行梟示。決不輕貸。若該鎮不遵號令進兵，以致違誤軍機者，責有所歸。具遵行過緣由報查。

### 催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該鎮大破三洞與九盤之捷，本部院單敘該鎮首功，特疏具題矣。連據塘報，東路則眞州之望草、龍泉之板角、偏橋之三渡、西路則二郎壩之巖門，兵俱逼關，斬獲多功，各有並進之會。因計四路一進，賊勢必分，勢分而婁山之守不撤，卽解體矣。該鎮將士養銳數日，可以整搦。乘機取事，驅石虎以斬婁山關，跨海龍而奪白田壩。所謂有效之師，無堅不破。合行查催，爲此牌仰該鎮卽查楊朝棟會否退去。張漢清等見在何處，如尙抗拒，或揮兵盡殄，以便專力長驅，或劄營把截，以圖撤身徑進。兵貴神速，師在



相時。若得急早破關。首先擣圍。逆賊不足擒。全捷可畢奏矣。此本部院所以最望於該鎮者。非飾詞也。諒之。

行湖廣催餉究革管糧通判

爲緊急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查得陳總兵所部兵馬屯營播境。衆兵飢餓。呼天叫地。無可奈何。隨經牌行該道。一面催運。一面查究去後。未報。今又訪得該鎮官兵進攻白泥搜山之後。官兵仍無糧食。飢餒不堪。總兵差把總章金太等六十人。奔至鎮遠與管糧通判周以敬處請糧。本官竟不肯發。爲照該路糧餉。節經本部院催價運貯偏鎮聽支。不知該道因何不行起發。至於通判周以敬。旣司餉務。當知人生一日無食。必不能生。乃三軍告匱。請餉竟不支給。致令枵腹號泣。有人心者。決不若是。如此誤事。豈容尸位。按法卽應拏究。姑先革職示懲。爲此牌仰分守湖北督餉道官吏。卽將通判周以敬。先行革職。聽候參拏。餉務另委才能官員管理。該道查照履行事理。前來督同管餉等官。將見在糧餉火速起運營中聽支。未到分投催促解去接濟。該道如再不著實經理。官兵仍前缺食。致誤軍機。本部院惟知有三尺法也。慎之。慎之。具遵行緣由。速發過米數。不時馬上飛報。以憑查考毋違。

再催湖貴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省。奉敕合兵征勦播賊。欽奉上命。賜以尙方寶劍。如有不用命者。先斬後奏。欽此。遵將八路兵馬。定限二月十二日開刀。十八日直抵播州。如違以賜劍行事去後。在明旨森嚴。在

尙方至重矣。乃今師期已近，彌月催督，不啻五申。止據川中各路所報，剋洞破寨，擒斬亦多，招降甚衆。而該省各路官兵，不但無功可報，抑且杳無一言。觀望不前，坐違原限。據法即當遵旨從事。但念用人之際，姑再立限，少示寬假。期收厥功。爲此牌仰該道官吏，自今爲始，督勵兵將，定限三月二十日，同到白田壩會哨。三軍並集，八道齊攻。入虎穴，必得虎子。擒龍圍，定斬酋頭。如仍前畏怯逗留，不行入關者，該道以婦人髮髻一頂、女衣一身，用鼓樂迎至總兵營內。即將該營中中軍官，綁赴本部院原發令旗下，網打一百棍過。至三月二十五日，不到海龍圍下者，將中軍官綁解轅門。按以尙方行事，若至月終，即擊領兵官一例施行。決不輕貸。蓋曠日持久，師老財費，法在必行。非本部院所能主者，慎之慎之，毋貽後悔。

### 俘獲賞格

爲軍務事。據兵巡下川東道呈，據南川贊理監紀推官高折枝具呈，稱：征播漢土各兵，但生擒一名，解驗的實，首賊賞銀二兩，從賊一兩，婦女每口五錢，幼男女每口二錢，給賞以示鼓舞。具呈到道，覆議應從所請。備行本官遵照。如遇發兵擒出賊衆，男婦幼小等功，俱要審實。將有功軍兵分別於懸賞銀內動支。其男婦人口隨便安插等因。具詳到部院，批允去後。看得擒獲男婦賞格，據議委屬相應合行一體遵照。爲此牌仰重慶府官吏查照前項擒獲男婦賞格，但有奉發到府，即便分別犒賞。其俘獲婦女、幼男，或照往例變價以充賞需。此在該府酌行詳報，毋得違錯。

責成袁年王繼先於本地地方謹餉

爲軍務事。照得仁懷里長官王繼先年真誠向化。志節可嘉。除給劄付冠帶。及頒賜銀牌花紅旌獎外。查得軍中轉輸糧餉。路從本官所管地方經過。相應行委護運。庶保無虞。爲此牌仰本官協同王繼先年李長年。將部下夷兵嚴加操練。分發長灘等處一帶地方設伏把守。凡遇官兵管押糧運經過。務要晝夜隄防。往來護送。如有播賊出劫。殘寇截搶者。必須盡行擒斬。本官既已學好歸順。自當傾心效用。上答天朝之厚恩。下盡己身之職分。通候事完。具題授職。以永終譽。如或裏應外合。作奸犯科。自取誅夷。未使慎之慎之。

委黃通判管偏橋糧運行督餉道

爲軍務事。照得糧餉爲三軍之命脈。卽平常無事之時。尙不可缺。況征戰乎。乃湖廣偏橋一路兵馬。已經陳總兵魏監軍遵照師期。於前二月十二日入哨開刀矣。所賴人人宿飽。方克用力。乃前者營兵六十。遠赴鎮遠關領月糧。應支發而不支發。今者永兵萬衆。經過彼中。告領預支。應順給而不順給。致使隨到隨乏。枵腹往來。怨聲載道。令人寒心。但途次既不准支。而營中又不解發。不知司餉者欲何爲也。除將理餉官通判周以敬牌行革職聽參外。合行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卽便轉行通判黃陞高。再多委能幹官三五員。限文到卽刻馳至鎮遠偏橋一帶地方。查照原行。速將該路糧餉運夫。已到者火速轉運營中聽支。未到者上緊催發。軍前接濟。今後凡遇總鎮監軍有行支糧者。卽便給發。必使運道疏通。師得宿飽。事完之日。論功優敘。決不食言。如或怠緩誤事。致軍有脫巾之虞。如周以敬者。自干罪戾。未便一牌行魏監軍爲此。除行督餉道及通判黃陞高等嚴行催督外。牌仰該道官吏。卽便不妨督兵事務。多

方徑自催併。今後該營糧餉。或轉運不繼。或支用將盡。一面嚴文督催。一面徑行關領。務使糧運疏通。師獲宿飽。凡賊有不滅。責在該鎮。糧有不繼。責在委官。慎之慎之。又若委官抗違不遵。致誤軍機者。據實揭報。以憑擊問罷職。決不輕貸。

### 催彭元錦進兵

爲軍務事。頃據塘報。永順宣慰彭元錦統兵一萬。已到偏橋入哨。及稱師有紀律。兵多精勇等情。到部。據此。則前此所云整擄以待。信不誣也。及照本官連篇建白。足徵滅寇之誠。提兵過來。尤見勤王之念。謀猷並著。忠義懷然。此土司中之拔萃者也。但兵貴神速。機在相時。不宜曠日持久。老師費財。合行督勵。以收厥功。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乘其初至。銳氣正盛之時。聽總鎮調遣。獎率軍兵。畫定方略。首破三渡關。次取海龍囤。大展宣效之誠。早奏蕩平之績。所謂入虎穴而得虎子。擣龍囤以斬龍會。勿食斯言可也。捷報至日。定行照格具奏。褒以隆恩。決不相負。慎勿畏怯不前。未便。慎之慎之。

### 獎馬千乘

爲軍務事。連據監軍道並監紀官報稱。石碇宜撫司統兵宜撫馬千乘。自出師以來。奮勇先登。屢建奇捷。首挫賊鋒等情。轉報到部。看得本官壯貌雄姿。丹心豹略。經百戰之場。身先士卒。而所向無前。提一旅之師。躬入高深。而當之立碎。賊鋒屢挫。勳績居多。此土司中忠義之出類者。相應加獎。以風怯懦。爲此牌仰該鎮本官。即便轉行宜撫馬千乘。限文到即便整擄兵馬。畫定方略。或合同諸營。或單取一路。先克桑木

關卽擣海龍岡擒元兇殲羣醜大張捷伐之威用奏蕩平之績功成之日本部院破格具題將本官與以隆恩其妻秦氏特加封誥蓋該司功高諸土司理合薦揚以旌能者決不相負惟一意立功毋負軍門所最望者慎之慎之

獎戒陳璘李應祥二總兵

爲軍務事連據塘報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親統兵馬依期出師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行未十里遇賊接戰率兵向前奮勇迎敵擒斬賊級三十五名顆俘獲男婦一十八名口二十七日官兵進次龍溪深箐密林去四牌不遠前哨報有埋伏督兵趨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火器亂發賊兵難當登高拒險矢石如雨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官親斬陣前諸兵奮衝各賊披靡通計斬首九十一顆等情轉報到部爲照湖廣總兵陳璘奮武威而躬馳陣上四牌之捷無雙戮鼠竄而立殉軍中一戰之功累百甘苦同於士卒忠赤出於性成且無秦越相視之情更多同舟共濟之義真武將中之英傑無能出其右者合行加獎以風怯懦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便決策定謀再將七牌殘寇盡行誅勦以清運道然後提兵並進破三渡關擣海龍岡擒渠魁殲羣醜大展智勇之才早奏蕩平之績捷音至日本部院定行破格具題隆以爵賞的不相負軍中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決不中制惟該鎮一力竭忠靖難除暴安民是所最望者諒之諒之

爲軍務事連據塘報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親統兵馬依期出師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行未十里遇賊

接戰，率兵向前，奮勇迎敵，擒斬賊級三十五名，願俘獲男婦一十八名口。二十七日，官兵進次龍溪深箐密林，去四牌不遠，前哨報有埋伏，督兵趨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火器亂發，賊兵難當，登高拒險，矢石如雨，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官親斬陣前諸兵奮衝，各賊披靡，通計斬首九十一顆等情，轉報到部，爲照湖廣總兵陳璘奮虎威而躬馳陣上，四牌之捷無雙，戮鼠鼠而立殉軍中，一戰之功累百，甘苦同於士卒，忠赤出於性成，且無秦越相視之情，更多同舟共濟之義，真武將中之英傑，無能出其右者，及照貴州總兵李應祥身爲大將，責任匪細，白泥乃信地也，應並進而不並進，期約已違，四牌係勁敵也，當夾攻而不夾攻，策應何謂，一籌莫展，寸步不前，律以畏縮之條，卽應參究重處，合再姑記，嚴加切責，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刻統率部下兵馬直搗海龍岡，擒渠魁，殲羣醜，大紓神人之憤，以雪軍民之冤，有功之日，定加優敘，如或仍前畏怯不前，觀望不進，致誤軍機者，定行重加參究，決不輕貸，慎之慎之。

### 催龍泉進兵行思石道

爲軍務事，照得龍泉一路將多員，兵二萬，可謂精而且盛，誠能併力奮勇，直奪板關，苦竹，何異探囊取物，乃率師已進龍泉，去二關不遠，風聞播賊有老虎兵三百，欲來衝營，遂卽藉口，主將有令，撤回黃楊壘，高壘避住，夫以三百之賊，不能接戰，萬一有盛於此者，則當縮頸而奔矣，怯懦至此，殊可痛恨，誤國殃民，憤事不小，據法卽當重處，姑再行催，爲此牌仰該道限文到移文參將陳良玘，督率漢土官兵，相機拔營前進，直抵關前，或用計襲取，或奮勇夾攻，旣破之後，卽劄營關上，會同各路之兵，共搗龍岡，擒斬渠魁，如或

仍前畏怯不前、過期不克者、定以軍法從事、慎之慎之。

### 催葦永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路官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止二十里、進關卽抵播壩矣。所望各路並進、以分其勢、共成埽穴之功。乃該路自九盤子一戰、穿巖寨一克之後、至今寸步不進、止令南川一路、以孤軍當賊、恐將來不能逃逗遛之罪。合就督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統率三軍、長驅直進、擣白田壩、取海龍園、盡擒惡黨、悉拔根株、斯爲勝算。如仍前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不但取巾幗之辱而已。慎之慎之。

### 再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本月十二日卯時、據南川總兵監軍等官報稱、初八日克破桑木關等因。到部院、看得該路官兵、效死克敵、首破險關、功居第一。除行旌獎懸賞外、爲照逆賊所恃者、關也。今我官兵一鼓而首破其一、賊膽喪矣。其餘諸關、自是解體。且官兵卽據其關、虎視播州腹心之地。此土崩瓦解之勢、當不戰自焚。爲此票仰該道本官、文到卽日督率官兵、進烏江三渡巖門板角婁山黃灘等關、奪白田壩、擣圍擒惡、俾賊首尾莫救。在茲一舉、毋得仍前疑畏、退縮不前、及不能克取者、決照聖旨從事、不恕。

### 行拏劉效節楊惟中

爲軍務事。據湖廣右監軍道呈、准總兵陳璘移稱云云等因。到部、看得逆賊所恃爲藪者、白泥與四牌之生苗也。人多兇悍、擒勦爲難。是以責成兩省合攻者、賊重之也。本部院原定師期、以二月十二日開刀、乃

總兵李應祥高坐會城，不行依期進兵，已干法紀。幸今日報有一捷，姑勿論已。若參將劉效節者，既承調遣，分有信地，胡爲始見敵衆則藏，繼見敵危方出，應夾攻而不夾攻，應策應而不策應。若非陳總兵身先士卒，親冒矢石，決策制勝，則損威不小矣。緣該省將官率多怯懦不前，失事重大，恬不知畏者，蓋因龍泉守備楊惟中避賊失地，覆軍損官，已經擊問，止因一時缺人代管，遂令戴罪殺賊立功贖罪，惟中未盡本法，以致效節旋復傲尤。及查惟中近日雖報有功，多係投降零級，原非斬關擄巢，卽有亦難准贖。所據二官一則失地覆軍，一則臨陣退縮，俱干軍令，法當擊究。爲此除差官齎捧令旗前來外，牌仰監軍道官吏，限文到卽擊參將劉效節，守備楊惟中，各到道添差職官牢固管押，解赴軍門，以憑按法施行。其一官所管兵馬事務，卽呈撫院選委謀勇將官二員，火速交代接管，具由報知，不必呈詳。此係失誤軍機重情，毋得徇私寬縱，未便。

### 再禁殺降

爲軍務事，照得王者之師，惟在除暴安民，不欲窮兵黷武。祇緣應龍父子，叛逆不道，自取誅夷，節奉明旨，所誅者，罪止渠父子二人，脅從罔治。今大兵並進，斬關破寨，已衝腹心，然出於勢屈，素知畏法者，孰不落膽喪魂，羅拜乞降者，自是接踵而至。如近日落紅安羅等村投降夷民羅國鳴等，真川燕子巖等處，一帶投降夷民約計萬餘，已經安插得所，卽同內地良民，訪得有等領兵將領及土司官目，明知零星賊級，必係殺降，希圖冒賞，乃竟不行嚴禁，佯爲不知，甚或通同故縱，匿不發覺，傷天理，滅良心，莫此爲甚。及查律



例。擅殺降人，并被擄逃回人口，冒作賊功者，俱以故殺論。本管將官失於鈴束，降級調衛，甚者罷職充軍。載在令典，昭如日星。夫何若罔聞知，恬不爲異，貓鼠朋奸，深可痛恨。合行嚴戒，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領兵將領士司目把一體遵照，叮嚀告戒，各該所部漢土軍兵務須謹遵節頒禁令，自今以後，如遇播夷已投降者，卽同良民，聽其隨處安插。如臨陣乞降者，卽送道鎮或監紀等官處審實安置，不許恣行搶掠恐嚇索詐。或土官目把占恠子女，斷割恩愛，如有妄殺一人者，查訪得出，或被他人告發，犯法軍兵，卽行梟斬。本管將領士官目把以故縱論罪，決不輕恕。各具遵依緣由報查，仍移文總兵官知會毋違。

獎賞破桑木關官兵

爲獎賞首破險關官兵，以鼓敵愾事。據川東監軍道報，據南川真州監紀推官高折枝報，該總兵馬孔英塘報初八日夜，據前哨官兵報到，各土司兵及毛兵，剋破桑木關。官兵據關劄守等因。到部院，看得逆賊所恃者關也，乃我漢土官兵夜造其關，奮不顧身，一鼓而破之，大振我軍之威，立破逆賊之膽。功居第一，勇敢無雙。且今已立赤幟於關前，徐當就烹遊魚於釜底矣。所據將官之決勝萬全，及軍士之鼓舞用命，均有可嘉。查得賞格內開：一、漢土官兵有能奮勇先登入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除陞級聽候，并敘外，合先獎賞，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於懸賞銀內，動支銀一千兩，解去營中，聽推官高折枝會同總兵馬孔英，將首挫賊鋒，奮勇先登入關官兵，酌量人之勇怯，兵之多寡，分別等第，登時給賞。其有死傷者，仍加厚爲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首剋險關懸賞之意。具支賞過緣由報查。

### 再催葦路進兵

爲軍務事。據葦江路監紀官同知史朝貞報。據鄉導報稱。十二日哨探至筭子壩。見彼處播民自播州回。取飯米稱說。楊應龍傳令初八日點苗出關。親領一枝。由新開徑路小水九里出白節巷來九盤子敵戰。分一枝往望草真州。絕南川餉道。據報情形。亦有近似。果然。則賊出巢空可乘。似當急發一令。促永合二路乘虛併進。使賊顧巢。不然。九盤子各營。尙可以逸待勞。南川之餉。不亦危乎。等因到部。看得賊若出關。分兵敵戰。必不傳令。令人知之。今使取米者皆知之。此虛聲也。縱使果來。亦必顧家。兵力能分。則領出者亦必不多。自當直前迎而破之。無有不克。乃信其虛聲。高坐九盤子。爲以逸待勞之計。反欲他路乘機進兵。何其怯也。若使兵尙在葦江城。便可坐葦江待之乎。應合哨不合哨。軍令具在。將欲嘗試尙方乎。合行亟催。爲此牌仰該鎮。即便催督三軍。刻期前進。席捲關隘。不必過忌。致滋疑畏。如再逗遛不前。中軍將領等官。定照軍令。以尙方從事。決不爽信。慎之慎之。

### 以地畝稅糧派軍餉

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亟發餉銀。以佐軍興等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內。准戶部咨。該本部院會題云云。等因。奉聖旨。是軍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權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漁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罷之日。卽行具奏減免。欽此。移咨前來。隨該本部院看得蜀民自採辦以來。連歲兵荒。民不堪命。意者播事早完。具題蠲免。不欲加賦於民。遂爾案候未發。乃今征勦之師。

雖已進攻而凱旋之期實難逆觀。今餉費無窮、財用有限。若不預爲會計、萬一臨渴掘井、其何能濟。所謂部議前項加派地畝賦稅、合行起徵。爲此案仰布政司官吏、即便查照題奉欽依內事理。限文到日通行所屬府州縣掌印官、出給告示、諭令小民遵照明旨。於正賦之外、照依原額每糧一石徵銀一錢二分。共足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定限四月終旬盡完起解。在川東川北三道解重慶府。在川南川西三道解瀘州。各貯庫聽支接濟軍餉。各有司仍編簡明由單、給與花戶、俾知照數辦納。如經管官吏、并解戶豪右人等、巧避貪漁、以致累害窮民者、或訪出、或告發、定將正官嚴加參究、吏書解戶、從重問遣。決不輕貸。通候事寧停止。倘凱旋在即、前銀未支、卽作下年應納正數。仍題請蠲免、以示蘇息。此係專以地畝稅糧起科、毋得派及人丁。混徵擾民未便、仍移文分守督餉各道一體督催施行。

以丁糧派夫價

爲患切剝膚、敬陳一得、以圖萬全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內、准戶部咨、該工部左侍郎趙題議四事。內一款、亟加寬恤、以固人心。大軍一興、征調轉輸、勢必不能罷其力役。但須就中調停、加意撫字。如運糧一節、酌計一縣該運若干石、腳價若干兩。卽於通縣丁糧、不論應否優免、派銀若干、交納有司。雇夫委官督運等因。覆奉聖旨、銀兩准給發。軍興爲急、編派著照丁糧出辦。毋以優免靠損小民。欽此。移咨前來。先是本部院行據督餉道議得、川省從征官兵大約一十八萬。該運夫一十二萬。酌以丁糧一例編派。貧者出夫運餉。富者出銀幫貼。聽其自相募應。以便衆輕易舉。允行間、適接待侍郎趙前疏、看係行令徵銀雇夫。彼時

欲行徵派，慮恐納解不前。隨計算運夫一十二萬，師期三月，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行則全給，坐則半給。每月二十日爲行，十日作坐，計每月該銀七錢五分，三箇月該銀二兩二錢五分，十二萬人共該銀二十七萬五千兩。上東下南二道去播稍近，則就近派夫轉運，免徵腳價。上南下東西北四道，距播寫遠，則徵銀解作募價，免行派夫。一而借支軍餉募運，一而聽候起徵填補。今查軍前餉需支放將盡，所有前項夫價，原係題奉明旨應徵之數，應合查議起徵。爲此除會按院將上東下南二道編夫之苦，難以派及外，案仰布政司官吏卽查運夫一十二萬，該工食銀二十七萬五千兩，要見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所屬州縣，共該額糧若干，人丁若干，每糧一石，該派銀若干，每人丁二丁准糧一石，該派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務足原借過軍餉二十七萬五千兩之數，會計明白。一面先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出給告示，諭令小民遵照明旨，於正賦之外，照依本等項下丁糧如數辦納，定限四月末旬盡完起解。一而具由通詳，不必允後方行，致滋往返耽誤。在下川東川北二道，解重慶。在上川南川西二道，解瀘州。各收貯補庫聽支，接濟軍餉。各有司，仍照舊規編置簡明，由單給與花戶，俾知照數辦納。如經該官吏并解戶蹈襲舊弊，恣意重秤，多加火耗，措勦刁難，靠損小民者，或訪出，或告發，定將正官嚴加參究，吏書從重問遣，決不輕貸。此係不論優免，專以丁糧起科，毋得影射混徵擾民未便，仍移文分守督餉各道一體督催施行。

### 催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綦江路近日又添甘陝鎮雄各處兵馬近萬，則兵力不爲不重矣。乃亦按兵不動，大都以

穆炤來降為進止似矣。但此賊或言來降，或言為質，又或必待大兵入關方投，即此遷延不決，親身未至，明示詭計偷生，或俟會兵併力出戰，決非真心聽撫。若就輕為聽信，恐至墮其奸謀。是以我之有制，而反不能克彼之無制矣。為此稟仰該鎮限文到即差的當人役，再去偵探此賊情形，如其真降，令其即日來投，免沮帷幄之先謀。銷士卒之銳氣，設或仍前延調，則分別順逆，率師前進，相機盡勦。蓋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何必拘拘以此輩為輕重，而牽制也。軍令具在，他檄茲不重錄，慎之慎之。

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稱，童總兵督水西兵擬十一日打烏江關，推以江漲，改十三日進。有永順兵以奉令在先，遂不肯待。同壩陽兵一枝渡河，曾不移時，萬軍畢渡，焚燒險關十里，煙蔽前哨，已出刀靶。水泥溝石坎之險，盡已碁布屯劄，士氣騰躍，勢已破竹等因到部。看得永順壩陽之兵，不滿二萬，而飛越過急之水，克破至險之關，何其壯也。快哉快哉。若水寧偏橋平越江龍泉以重兵四七萬，反不能破一嚴山關，令人聞之，當愧死萬萬矣。合行督勵，為此牌仰該鎮限文到即日移催劉陳吳李總兵曹副將率兵進關，火速徑擣賊圍。蓋烏江一破，距播地僅八十里，今此路官兵齊衝腹心，逆賊父子魂魄皆喪，安能出兵迎敵。只管向前，勿再疑畏縮頸也。速速。

再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沙溪烏江龍泉路之朱繼齡陳良壯重元頓兵不進。該本部院立限三月二十日進白田壩，至期不行入

關者。該道以巾幘冠服迎至。本官該之營。將。本官該中軍官細打一百棍。過至二十五日不到海龍圍者。中軍官綁解轅門斬首徇衆。若至月終。即擊領兵官一例施行。蓋法在必行。軍中無戲言者是也。今計限期已屆。誠恐至期畏縮如故。該道徇情不行。是廢法也。合就嚴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催。朱鶴齡。董元務遵軍令。的擬二十日破關到白田壩。至期不進者。即將巾幘冠服。迎送本官收受。就將本官中軍官細打一百棍。過至二十五日不到海龍圍者。即將中軍官綁解轅門。以尙方行事。如該道徇情不行者。參究不貸。

### 再催永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副總兵曹希彬。原任永甯閣歷既久。中間土夷之情性。人心之向背。無不周知。故本部院不以本官見奉參提。特委專督該司士兵。蓋知本官與該司官目。恩信相孚。上下相應。必然言聽計從。事無不濟者。乃今進兵一月以上。該司別無創立之功。且聞執拗不聽調遣。逗遛不肯向前。似此驕悍。養之何益。本官職在監臨。因何坐視不加策勵。委用謂何。合行督責。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轉行曹希彬。即使遵照原行。專督永甯一司士兵。取路直進。凡該司一切事務。進止機宜。悉聽本官督同官目。協心計議。上緊進勦。早奏奇功。以慰勛望。如再仍前藉口含糊。推奸誤事。致失機會者。本官不但無復功名之望。且行有尙方之及矣。慎之慎之。具遵行緣由報查毋違。

### 行龍泉路官兵相機戰守

爲軍務事。據龍泉路監紀知縣鄧宏烈報稱。本月十五日統施南散毛忠嗣等兵與賊大戰。克破板角關。擒斬多功。乞賜發兵接應。又據參將王一桂呈報相同等因。到部院。爲照十一日據報。永順司官兵恐違軍令。不待他助。單約壩陽之兵。飛越烏江。立破此隘。本部院方行獎賞去後。乃今該路又報。施南三司與賊力戰。旋又斬關。是四司皆有滅此朝食之志。自非忠義所激。真心任事。曷以至此。除另行獎賞外。及照破關旣難。守關亦難。目今烏江一路兵馬三枝。已衝腹心。而婁山巖門三渡黃灘諸關。每日攻打。不日當克。此時逆賊膽落魂消。自顧不暇。安能提兵遠出。但困獸思鬪。不可不防。合行隄備。爲此牌仰該道官便移行副總兵陳良珙督率移文陳副總兵王參將在營大小兵將。逐一分布。某兵據關屯劄。某兵在關前。某兵在關後。又某在歧路之左。某在歧路之右。分定信地。立營困守。賊如不來。不可妄動。設或來衝。相機戰守。或前後策應。或左右夾攻。悉聽便宜行事。如應策應而不策應。及應夾攻而不夾攻。與夫深入窮追。致墮誘計者。責有所歸。少俟哨探我兵諸路並進。然後驅兵直擣。共掃巢穴。擒斬渠魁。早奏捷音。共受上賞。仍諭宣撫草宜等務。要用心任事。始終如一。功成之日。斷加優厚。決不相負。俱毋違誤。未便。

申飭龍泉招降報功奸弊

爲軍務事。照得龍泉一路官兵。自二月十二日出師以來。頓兵不動。以致各軍無所事事。日以劫掠殃民。慘更過於播寇。又訪得招撫夷民。有先係此營撫出。至中途爲彼營強者所奪。要去報功者。有趙甲招出人口。無兵接引。爲錢乙官兵撞遇。遂指爲奸細。或擒或斬。以爲功者。人自爲心。惟功是嗜。且把總所獲之

功不鳴之於參守。參守所報之功。不聞之於主將。皆係徑報。以致零星不禁。人人俱能殺人。而不必稟奉將令。其於體統。蓋甚謬矣。合行申飭。爲此牌仰思石道官吏。即便移文副總兵陳良玘。并監紀推官吳天祐。各遵照。嚴禁各營軍士。俱要遵守紀律。不許仍前專肆劫掠。擾害居民。其招撫夷民。聽其各自具文引見。如有恃強搶奪。及殺降報功者。或告發。或訪出。即便擬抵償。此在監紀官留心詰問。摘發。不許輕縱。至主將無功。以各裨將之功爲功。裨將無功。以各把總之功爲功。如奉將令。攻打一處。堵截某處。或臨陣。或伏路。所獲功次。宜盡報之主將。主將即據其所報者轉報。俱毋違錯未便。

#### 綦江路糧餉不繼行擊參將麻鎮

爲軍務事。節據綦江路將官報稱。進兵在即。糧餉不繼。隨訪保護餉參將麻鎮。退怯不前。以致三軍枵腹。不能應敵。及查本官前有文稱。必欲得軍六千。方敢護餉。及查各路並未以有六千護餉者。今本官已擁兵三千。去城百里。尙不敢進前途。豈不誤事。合行擊問。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便添差人員同差去官。將麻鎮綁解赴轅門。以憑處治。速行都司程試前去護運。其綦江城行都司哈光顯前來防守。俱毋違錯未便。

#### 諭催永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永甯一路。調到撫司士兵數至三萬。不爲不多。本折各已支給。不爲不厚。乃今開刀一月之上。未暨尺寸之功。明係觀望逗遛。有違軍令。且該土司與別司不同。爾家孤兒寡婦。別土司不時欺害。



本部院常與爾作主。使爾官民俱得相安無事。自宜盡忠竭節。圖報萬一。奈何爲別司誘引。相率觀望。是自求禍也。卽應行法。合再催督。爲此合行牌仰該司土官吏。卽便獎率目把士兵。各奮忠勇。破關殺賊。功成之日。本部院據實上聞。定將本官封爲忠節夫人。各目把分土加爵。各有酬賞。決不相負。如再延遲不進。定行盡法處治。決不姑息。各宜深思。毋貽後悔。

催永甯兵

爲軍務事。照得征勦播賊。已經通行三省於十二日開刀進勦。又經通行永甯水西二土司各土官。親自領兵催督去後。止據貴州宣慰司報稱。宣慰安疆臣領兵駐則窩。其母鳳氏領兵在雨剝。止候至期進勦。今照原限十二日。今已十三日。永甯宣撫土官奢世績並未報有出邊日期。駐劄地方。朝命森嚴。軍令顯赫。輒爾高臥私家。寸步不移。豈欲存留播酋。以盡狐兔之情耶。抑是坐觀成敗。徐看鵲蚌之勢耶。有干軍法。合行切責。爲此牌仰該司土官奢世績。文到卽便起身赴邊。督兵進勦。先將起程日期。所至地方。馳報。如再遷延觀望。本官心事可知。義旗反指。悔之晚矣。

詰責安疆臣

爲軍務事。頃報河渡失事。本部院以爲勝敗乃兵家常事。何足爲訝。且謂烏江已據險要。又有水西兵劄左右。萬無一失。乃今播賊親統苗兵兩出。旣衝河渡。再衝烏江。而該司旣不發兵救應。又不乘虛擄巢。惟伴爲不知。坐觀成敗。且軍前一云水西兵馬會話。一云水西兵馬在內。不知是何主意。此本部院真不可

曉者合行查催。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卽查播賊兩次出兵河渡烏江。該司因何不行救應。坐觀成敗。又因何不行乘虛直搗。縱賊歸巢。與夫會否有無兵馬在內會話等情。詞出一口。是何緣故。卽今應否遣兵乘機取事。以明心迹。逐一明白回報。以釋此疑。毋得含糊支吾未便。

行重慶府發銀賞龍泉功

爲飛報血戰大捷等事。據委官雙流知縣鄧宏烈呈稱。施兵八千。自三月十三四等日。攻破險壘險關。連日戰陣。殺賊無數。至十八日申酉戌三時。據三土司飛報。本日寅卯時。播酋統馬步四萬名。爲老虎兵。二路包圍關隘。我師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督施南等司宣撫等官。分兵迎敵。從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殺賊萬餘。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未暇斬級。同路將官。遠隔四十餘里。絕無一卒應援等情。連報到職。爲照施兵戰氣百倍。以一當百。奮勇驍雄。王唐二官親冒矢石。屢戰屢勝。賊衆喪膽。官兵效力。例應獎賞等因。到部。近據各司報稱。官兵於十五日克破板角關。斬獲多功。方擬行賞。聞今據前因。看得施南散毛忠嗣三司官兵八千員名。奉調前來。協同湖貴二省官兵。由龍泉路分道進勦。出師已逾一月。率皆逗遛不前。獨施南官兵方報已破險關。復大戰得勝。忠勇過人。實爲奇捷。相應獎賞。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府官吏。卽於庫貯懸賞銀內。勦支五百兩。差委能幹官員管押。前赴兵巡思石道告投。轉發知縣鄧宏烈。聽本官公同參將王一桂。分散施南三司有功官兵收領。以示本部院優待。尅關大戰懸賞之意。具支發銀數報查毋違。

### 催綦永二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近克烏江關。將以爲喜。乃連日以來。被賊詐敗誘敵。復假水西兵馬換旗。不作整備。變起倉卒。遂致衝破。此勝敗係兵家之常事。不足爲訝。但本部院曾有密諭。凡入關之後。俱要割定。待各路兵齊方進。如南川之桑木。龍泉之板角。克破已久。堅壁以守。按兵以待。何等萬全。今烏江輕率寡謀。墮其香餌。固其自取。若使綦江永甯二路。及早入關。以分其勢。則烏江不致取敗。且長驅直擣矣。奈何二路頓兵不移。以致賊窺動靜。抽身撤兵。併力以向。以致此路有失。實係二路之過。殊可痛恨。爲此牌仰該道本官。卽今大兵旣已逼關。自當克進據險以守。或直擣長驅。或相機而動。一以解烏江之危。一以殲逆賊之黨。因何一向凭几而望。更要等到何時。如不能克。明白一言。以釋此疑。毋使本部院晝夜焦思也。速速。

### 催湖北道運糧

爲軍務事。據分守湖北督餉道稟稱。楚師應進龍泉。而陳總兵由白泥進烏江。遂有兩路饋糧。在烏江者。往返八日。在龍泉者。往返十日。米在鎮遠偏橋。不能盡發。見在人夫四千五百人。分作二路。糧多夫少。路遠人難。不能翼而飛者。以此獲罪。運也命也。惟是天理人心。豈容泯滅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陳總兵由白泥不進龍泉。原係本部院分布。蓋白泥接壤四牌悍苗。若越此他往。此輩衝出偏橋。爲害不小。故進白泥。先埽此寇。非爲黔。實爲楚也。埽白泥而渡江。自與龍泉路合矣。兵有深機。自難別議。及照運夫每名可運米三斗。四千五百人。往返十日。止運米一千三百五十石而已。兵一名。每名每日應支米一升。四萬兵

十日該支米四千石。此即往來不歇。已僅足三分之一。況加以陰雨耽延。夫有不行之時。兵無不食之理。其爲不足。屈指可知。此與分兵何干乎。縱使陳總兵進龍泉。糧可得足乎。夫兵行糧從。兵分則糧分。兵合則糧合。若兵多而糧少。則宜增糧。若糧多而夫少。則宜增夫。今該道不議增夫。而病分兵。不侔甚矣。川中一兵一夫。更番迭運。尙苦不繼。楚卽近播。一二萬夫亦不可少。乃今運夫之少。一至於此。何怪乎兵採餼以充飢。將呼天而無從也。迄今近地尙爾如此。此去人播道途長遠。將焉賴之。軍兵枵腹。此安危之機。不可不計。業已誤事。卽歸咎於命。有何益乎。且數萬軍之命。豈可輕易擬合再行。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查照節行事理。速將該路四萬有奇官兵糧餉。不妨會同辰沅兵備及監軍二道。同心僉力。督率通判黃陞高。上緊催督。僱運營中聽支。以救脫巾之虞。其人夫必計道里之遠近。往返之遲速。或以一名管二兵。或管三兵。不及之數。或派之就近州縣之甲夫。或取之就近州縣之民壯。及就近衛所之軍。餘又或抽取城守之軍兵。俱無不可。惟求取足。共濟時艱。不必拘泥。致誤大事。糧運流通。師獲宿飽。逆賊早滅。共結此事。方得息肩。若糧不通。賊不滅。本部院與當事各官。皆不知所終者。慎之慎之。火速火速。

給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加銜劄付

爲軍務事。照得領兵征播湖廣施州衛指揮僉事唐一麒。於本月十五日。獨領施兵打破板角關。又孤軍守關。賊來敗走之。連日大戰一十五陣。斬獲賊級四百餘。具報前來。令人大快。爲照本官英姿邁衆。壯志超羣。兼人勇猛。冒矢石而立破險關。料敵精明。越山嶺而盡殲羣醜。此在諸領兵官中。功爲第一者。合

先加以職銜以示旌異。爲此劄仰本官即便遵照以守備職銜任事。待成功之日特爲題請實授。并諸土官一體破格陞賞。此後要須鼓勇殺賊。長驅直搗。擒斬逆賊父子。更有非常恩典。斷不相負。

責水西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宣慰安疆臣提兵伐播。一克三關。土官隴澄追兵勦播深至大水田。聞者莫不稱奇。賊膽因之已落。滿擬破竹之勢已成。犁庭之功可必矣。不虞河渡烏江之師。偶有少挫。此勝負乃兵家常事。固不足爲輕重。但據塘報有謂該司差人換旗者。有謂水西獯兵在內者。本部院不能無疑。近據該省撫道稱係逆賊詭計。始爲釋然。蓋疆臣母子夙有許國之忠。而陳恩叩見轅門。亦有報效之志。豈有自食其言而速欺天不韙之罪。或者逆賊反間他人忌妒耳。第該司兵與烏江兵相去不遠。彼路失事。該路全不見救援。且賊兵經過新站。土官隴澄亦未見阻截。終招妒功之嫌。難免私通之議。合行督勵。爲此牌仰本官。卽查逆賊旣衝河烏二關。過新站營前。該府司因何不行發兵救應阻截。是何目把失誤。有無情弊。卽今巢穴作何進取。逆賊作何成擒。必須早奏膚功。以免曠日老師。大都此賊不滅。恐該府司心事終不能明也。慎之慎之。

行獎安疆臣兄弟

爲捷報事。本年三月三十日。據貴州宣慰司宣慰安疆臣報稱。本月十三日。統率目兵攻破黑水關大紅關。又於十六日。同鎮雄府土官隴澄攻破洛蒙關大水田。官兵距播州僅十里。乘勝擄巢。逆酋當旦暮授

首矣。等因。到部院。看得二官持重有謀。量敵善戰。深入賊地。冒矢石而連克多關。直透虎巢。越山溪而盡殲羣醜。伊母鳳氏。性稟貞淑。躬履戰場。有繼夫之大志。有勤王之真誠。賢母賢子。難兄難弟。誠可嘉尚。雖近日烏江河渡之失。不免有坐視不救之譏。而提兵徑擣大水田。若履無人之境。此人所難者。相應旌獎。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并伊母鳳氏。各遵照承獎之後。益勵忠猷。嚴督軍兵。擒賊父子。以樹崇勳。照格題請。以膺陞賞。流芳百世。實惟此時。不可失也。慎之慎之。

### 行守下南道督夫

爲軍務事。照得合江路前後編派運夫三萬。永甯路四萬。計數似已足用。乃夫旣倍加。糧尤不繼。師未飽宿。頻頻督催。在在告匱。其故爲何。蓋因官兵進營漸遠。路險轉運艱難。加之管押員役。不行護送。以致人夫任意遷延。大率坐此。查得綦江路近因轉輸不繼。復於原議二萬之外。再加一倍。始獲流通。所據二路運夫。亦應一例議增。庶克濟事。除行巡下南敘馬瀘二道。各於原議州縣酌量派增外。爲照三路官兵。始則會集幹壩地方。今則徑進崖門。直擣海龍囤。所需糧餉。不啻然眉。雖有兵巡二道。分任其事。然兵多路遠。一人一手。拮据難周。及照下南一道。總屬分守轄屬。則二路戎務。皆其職掌。催夫督運。均有責任。今官兵並進。惟二郎壩缺人料理。相應專委催僱。共圖滅賊。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二郎壩。嚴督管餉。管運等官。催僱糧餉等項。一日一次。督夫運入營中接濟。以免三軍枵腹。如有州縣等官。仍前怠忽。卽據實揭報。以憑重處。佐領委官。就便行提戒飭。該道將每日起運過米數。馬上飛報。不許有誤。未使。

催湖省道鎮會兵擄巢

爲軍務事。照得川省官兵。南川路。以前月二十六日入關。襄山路。以前月三十日入關。永合路。以本月初一日入關。卽今日日與賊大戰。擒斬甚多。賊已窮急。滅亡不遠。乃各路尙多觀望不進。以三省八路之衆。令川兵獨當其鋒。剋期久違。法紀何在。除另行外。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鎮本官文到督勵官兵。卽刻星馳前進。會合白田壩。擄海龍園。共擒逆賊。綁獻闕廷。大彰國典。此係川兵立等會合萬分緊急事理。如再觀望延遲。定拏各鎮中軍官。遵奉敕劔行事。決不食言。

行監軍道獎賞破關

爲獎賞克破險關官兵。以鼓敵愾事。照得襄山關爲北路之險。逆賊之所憑恃者。乃據吳總兵率同將領等官。併力克破。大振我軍之威。頓寒逆賊之膽。赤幟大豎於關內。遊鯢就烹於釜底矣。良田將官之決勝萬全。軍士之鼓勇用命。查得賞格內開。漢土官兵。有能奮勇先登入襄山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除陞級聽候并敘外。合先獎賞。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於懸賞銀內動支一千兩。解去營中。聽同知史朝貞會同劉總兵。將首挫賊鋒。奮勇先登入關官兵。酌量人之勇怯。兵之多寡。分別等第。從公給賞。以勵三軍。其有死傷者。仍厚加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剋險之意。具支賞過緣由報查。

申飭軍中匿婦人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原頒軍令內開。一。劄營內地。焚人房舍。淫人妻女。搶人財物者。斬一。俘獲賊屬子

女及被擄男婦，隱匿人已，不卽報官者，網打一百等因。通行頒示，嚴且切矣。今訪各營奉行頗謹，惟該路軍兵不以殺賊爲事，往往利其所有，他不暇及。卽擄掠妻女一事，填滿營房，縱其姦占，肆無忌憚。耗已之銳氣，增敵之憤敵，深可痛恨。且狡會詭計多端，專一安排婦女，或聚之於空寨之內，任其行姦，或散之於大道之間，餌其收取一贖其計，卽被挫劔。如近日烏江河渡是也。本管將官知而故縱，法當通行擊究。按法行事，姑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移文總兵轉行將領等官，各將本營軍兵姦占妻女，逐一查出審問，姓氏備造一冊解赴重慶府點驗變價充犒。如有隱匿不發，本部院密訪得出，定行指名擒拏。示仍將本管將官一體重究，決不輕饒。今後從征務要奮勇殺賊，毋得仍前再行擄掠，致墮賊計，干犯軍令未便。





3  
4  
3986

平播全書  
六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平播全書  
六



3 0646 6080 0

北京人民

平播全書卷十一

牌票

修葺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為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滅賊甚易。但恐諸將不肯齊心夾攻。未免曠日持久。老師費財。今本部院擬不日親臨營中督陣。刻期進勦。所有駐劄衙門。合行修理。為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行葺葺江縣掌印官。將本部院駐劄衙門。作速量加修理齊備。牆垣須要高厚。週圍蓋以荆茨。至於入播一帶路道。亦要上緊修砌平坦。以便經行。合用錢糧。一面動支興工。一面具由詳報。毋得違誤。未便。

黔路乏糧行餉道

為軍務事。照得南丹獨山平州豐甯等官兵。奉調前來征勦播賊。節據塘報。頗有戰功。各兵近自三月十三日起。因無裹糧。延至二十七日。豐甯官兵盡皆歸去。平州三去其一。南丹去其半。為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乃該路監司承委官員。獨不思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使之枵腹對壘。以致各兵半月無糧。相率而去。萬一各兵盡散。逆賊乘虛突出。其債事豈淺淺耶。在各委官固不足惜。而該道責任頗重。不知何以解也。殊可駭異。擬合行查。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該路官兵既無糧餉。承委官員因何不行轉輸。該道



51426

因何不行催督各兵既多星散緣何不行阻留任其自去逆賊未滅該路倚何夾攻作何收拾一面逐一查明據實回報一面速將在營官兵多方撫恤給與糧餉如或仍前視爲末務不肯經心督催接濟以致復有脫巾之虞者責有攸歸未使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爲旌獎衝鋒官兵以鼓忠勇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據烏江沙溪二哨把事王嘉猷陳恩報稱目兵直抵賊巢大水田屯劄連日攻圍長箐等囤至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子因見本府斬其來使首其餽儀親領大兵前來迎敵該水西鎮雄合兵大戰敗走死者不可勝數又據塘報曾具下程銀兩田氏以臺蓋段匹驛頭差人送澄不受呈解貴州撫院查驗各等因到部看得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深入巢穴屢立戰功雖無首級之來獻實多矢石之交加至於斬使激戰足見超距之勇而饋儀不受尤徵清節之風此土司中所難者相應嘉獎以示旌異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便會同畢節道於懸賞銀內勦支一千兩內將一百二十兩分爲三分每分四十兩折花段銀牌送給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并伊母鳳氏其餘八百八十兩分給日把陳恩王嘉猷等及水西鎮雄散兵作牛酒各收領以示本部院并撫院旌異忠勇衝鋒官兵之意仍行令益奮忠勇以殲元兇大膺懋賞具支給過緣由報查

催彭元錦進兵

爲軍務事據永順宣慰彭元錦報稱卑職始以糧運愆期師行已遲沿途又苦夫馬缺乏匍匐不前比至

進營兵皆食盡。復令各兵轉往偏橋運米。曠日持久。疲於奔命。以致閑住龍溪。寸功未建。懇乞頒賜憲檄。限以斬關渡江等因。到部院。看得本官夙負忠勇。深諳機宜。卽其疊疊之條陳。可知趕赴之敵愾。乃因糧餉不繼。遂致遲遲。言及至此。殊可痛恨。近該本部嚴文督催。茲已就緒。合行督勵進取。以收厥功。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便統率部下兵馬。聽總兵陳璘分布調遣。上緊斬關渡江。直抵白田壩。會合諸哨齊心併力。攻取海龍囤。共擒逆賊。上報朝廷。下盡職分。早奏奇功。懋膺爵賞。川省諸路。俱已合營。立等共舉。慎勿愆延失其時也。慎之慎之。

###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爲軍務事。照得兵已入關。賊亡只在旦夕。若各路齊力夾攻。逆賊行且坐盡。乃賊見事急。姑以文來乞降。明欲一緩我師而圖之一。愚其下而用之。此時卽當斬使焚書。示以必勦。則衆苗膽寒瓦解。獨夫何地可容。乃各營文武官不能決斷。有加以犒賞而約期者。有屢納其使而留營者。使賊得欺其下人。謂行且見撫。死守以待。似此舉動。明係縱賊。可爲深恨。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宜申嚴軍令。戒約兵將合力夾攻。期於滅賊。其有投降者。除賊之黨。與及播之苗民。原宜潰黨照格施行外。若逆賊自己遣使具文。及稱出妻見子等語。并不得憑信。若使人到營。或斬或解。不得放回。致透漏消息。令賊得以欺人負固。且懈我軍心。又觀其初二日使人於綦江營。初三日兵來。初七日使人於合江營。初八日兵來。明係愚我。以後但有賊使來。更宜倍加謹嚴。以防接戰。若仍前往來不絕。是假不拒來使之名。爲納賄通播之地。三尺具在。

催各路齊心擣巢

爲軍務事。照得川省大兵，既已深入賊巢，連營拒賊，必須同心協力，彼此應援，方克有濟。誠恐各將自分爾我，坐視觀望，有誤軍機。異日卽按法定罪，何裨於事。合行申明，爲此牌仰該鎮。自今以後，各營既已合哨，必須彼此應援。如我去攻賊，則或倚其前，或角其後，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各照信地齊進，不可參差。如賊來攻我，則正哨對敵，鄰哨接應。近者要其歸，遠者擣其圍，務使聲勢相倚，不可坐視。以後有功，則大家論功，有罪，則大家論罪。若本營雖稍有失，而應援得力，使別營成功者，本營仍以功論。若本營雖無失，而應援不力，使別營有失者，本營仍以罪論。法在必行，必無假借。自示之後，若仍心懷嫉忌，情分爾我，已無功，則惟恐人之有功，已有罪，則惟求人之同罪。如此存心，犬豕不如。公論昭彰，從重究罪，決不輕縱。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一路官兵，已經屯劄高坪，應運糧餉。自南川由官壩入婁山道路近便，餉道無阻，業已牌行該道查議改運去後，續據營中各官鄉導人役各稱，南川過真州，入桑木關，抵高坪，路幾千里，高坪過婁山，僅五十里，婁山至南川，僅三百里，省路大半甚屬相應，各報與本部採訪相同。所據未發之餉，亟應改運。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管餉管運等官，將南川糧餉，除已發者，行令護餉官運送至營交割。其未發糧餉，改由官壩婁山入高坪至營。一面先差人由婁山查看，先達該營知會。一面將防護官兵及押運委官，原在真州望草等處者，必俟盡回，方撤護兵，轉向婁山，毋得倉皇遺漏，致前去運夫，或有



疏虞亦勿得稽遲後運，致不接濟。其真州一帶地方，行令鄭駱二土官嚴加防護，用保無虞。俱毋違錯，未便。

### 行陳李二總鎮合營進攻

爲賊勢猖獗，懇乞添兵合哨等事。據湖廣右監軍道呈：播賊十餘萬，空巢而出，來拒楚師，俱屯聚三渡關上。其關外七牌青蛇長坎瑪瑙土門等處，煙火二十里不絕。賊徒亦不下七八萬。楚兵一路僅三萬，衆寡之勢，大相懸絕，不便徑趨此路。原擬黔楚合勦，請催李總兵統兵與陳總兵合哨，共堵七牌各圍等因。到部院爲照川省四路官兵，逼海龍圍下，若龍爪養馬各圍，俱已打破，割兵左右晝夜環攻，立等黔楚官兵共擒逆賊。乃二省主將誤聽三寨鼠賊虛聲，尙在關外趨趨不進，切查關內之賊不滿五萬，屢被官兵入關殺戮將盡。關外豈有十萬之理，殊爲無據。但諸圍不下，有礙長驅，必二將合勦方爲勝算。合就督催，爲此牌仰該鎮即便帶領部下兵馬，刻日渡江與陳總兵合營，相機密謀戰守，攻克各圍，直入播州，會同川中各路將兵，共擒逆賊，早奏膚功，毋得自分彼此，有違軍紀，致貽後悔，不便。

### 詰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官劉綎，屢經指摘，朝野側目。本部院排羣議而留之，致令該科參駁，謂與朝廷背馳而爭。本部院之知遇本官，可謂古今無二矣。本官上感朝廷使過之仁，下念本部院非常之遇，謂宜大奮勇武，首殲元兇，爲自己解不韙之名，爲地方造無窮之福。本部院方有詞於朝廷，有顏於川省，乃本官自

入播以來。略無建豎。四月初一之戰。令偏裨孤軍遠徂。爲賊所襲。一營皆沒。本部院尙以偶有遺慮。未卽詰責。乃數日以來。按兵不舉。坐觀成敗。且受賊使連日不絕。未卜何意。初四日以後。賊日日與永合兵戰。旣未見該營應援。十二日賊單衝南川營。亦未見本官合哨。豈以已有敗著。幸人之同之耶。抑以本自畏賊。一蹶而不復振耶。卽今天熱雨多。久在賊巢。萬一奸細得行。別營受累。卽本部院引罪。所不待言。本官六扛之聲著。在邸報尙能保其身家否耶。本部院與本官。不但共事。亦且同禍。何惜盡言。以貽後悔。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卽便誓心報國。奮勇殺賊。身爲盟主。與二路剋期齊進。務須一鼓成功。以謝人言。以膺爵賞。卽本部院亦與有榮施焉。如再遷延觀望。或別有機關。令逆賊苟延。同事受禍。本部院先以軍法從事。而後上聞。決不甘心爲所愚弄也。須至牌者。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爲飛報軍情事。據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報稱。四月十一日。捉獲石砭司馬千駟幼僕張文道。供稱。千駟同播賊在囤。聞大兵去。囤不遠。文道遂於初十日逃出。稱應龍計窮。欲統兵徑殺出白泥地方。逃入湖廣金峒九股苗聚兵等情。據此。看得川中各路官兵。已圍海龍囤。乃逆賊計無所之。欲奔九股聚兵之說。較與本部院屢行隄防之約。大略相符。雖我官兵星羅碁布。諒不致漏網。然隄防之策。豈容少解。爲此牌仰該鎮督率部下官兵。一面克圍入關。共圖殄賊。一面申飭各該關堡把守官兵。晝宵加謹隄防。仍申諭投降九股等夷苗。如遇逆賊逃遁。務要登時縛獻。以憑照例授官加賞。不許容隱。如或疏虞。致賊漏網。責有

所歸

行各路會合舉事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入關。逆賊上圍。綦江路。割關子山。永合路。割水牛塘。南川路。割蒙子橋。道理相距。不過十四五里。勢成犄角。卽湖貴稍後。亦足以角力矣。但困獸思鬪。死灰復燃。必拚死一戰。而後甘心入圍。此勢之所必至者。萬一將領各自爲心。秦越相視。兵士不肯齊力。彼此參差。卽非勝算。所賴三路會合。並舉。方得萬全。合再申嚴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該鎮督率漢土官兵。時時會合。同心舉事。團圍擄巢。共擒大魁。早奏捷音。以慰本部院拭目佇望至意。如或各懷猜忌。參差誤事。或彼出兵。而此不應。或此被攻。而彼不援。或遠放銃砲。以了事。或故張賊勢。而後期。有一於斯。定以軍法從事。須至牌者。

發陞官空劄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已入賊巢。擒斬逆賊。應在目下。但凡人之情。無感不興。烈士之心。有激愈奮。節經發過。懸賞銀兩雖多。恐功名之士。不重財利。必須懸示官爵。方可責其用命。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卽將發去空劄二十張。轉發永合綦南二路。監紀官各十張。責令在營。會同總兵官。如遇大敵當前。願衝擊以挫狂鋒。又如間道可乘。願出奇以破賊圍。諸凡至險至難之事。可期一舉成功者。卽與本人定約。先照功蹟大小。於空劄內填定姓名職銜。責之用命。如遇成功。當卽給授。仍候事完之日。題請實授。應加陞者。照格加陞。毋得過於吝惜。致誤事機。亦勿得徇情濫給。致壞名器。每給過一張。卽將姓名功蹟緣由開報。用不

盡者。事完類繳。

計發去空劄。指揮三張。千戶三張。百戶四張。守東道二十張。

行道鎮協力進勦

爲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入關。已經半月之上。未見報有攻取消息。誠恐老師費財。坐失機會。漸入溽暑。取事更難。且賊頗知兵。萬一停囚長智。列有作用。或夜襲。或詐降。或劫糧。或反間。一爲所中。大事去矣。彼時卽將各將盡置於法。亦何濟於事。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卽今自渝抵播。方數百里。本部院亦難遙定期會。聽憑各總兵。與各監紀官。就近約期進攻。或倚前角後。或設伏張疑。或以正合而以奇勝之。或以少嘗而以衆覆之。務要信誓必明。期會不爽。合數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合數萬人之力爲一人之力。必期雪恥除兇。一勞永逸。懋功懋賞。自有令甲。若遷延不決。觀望不前。已有失而幸人之敗。已有功而忌人之同。以仗紙登壇之任。爲行險徼幸之圖。致誤大事。明有國法。陰有神譴。上方之劔。且將試矣。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爲緊急軍務事。據巡下南道揭報水陸運過米數到部院。查得該道督發。自三月三十日起。四月十五日。止。共運過餉米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五斗。吳總兵統領入營官兵。計三萬以上。日支米一升。共該三百石。半月該四千五百餘石。今該道止發一千七百七十石。不敷六日之食。尙有九日。何以爲炊。如此發運。衆兵安得不餒。險國何由而破。四路兵馬糧餉三路皆有盈餘。唯合江一路。時時告匱。再四行催。未見力行。

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各該委官。催僱人夫船隻。水陸多方起運。每日發行糧米。務足三萬官兵一日之食。稍有不足。必致枵腹。況兵臨賊圍。日夜接戰。如此不得宿飽。何以責其用命。倘各委官仍前怠忽誤事。聽該道指名揭報。以憑重處施行。毋得再違未便。

### 行守東道監軍

爲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已逼圍下。釜底之魚。滅在旦夕矣。但哨雖合。尙有彼前此不前。期雖約。亦多甲進乙不進。似此參差之形。明有爾我之勢。卽今若不及時斷定。萬一日延一日。溽暑多雨。取事更難。而老師費財事久生變。坐失機會。真莫知所終者。查得按察司管分守川東道事。張按察使。久歷邊疆。素諳戎務。且播地實其專責。相應行委綜理。爲此牌仰該道。即便不妨原務。兼程馳赴營中。會同監軍張參政。謝參政。劉總兵。吳總兵。馬總兵。曹副將等。及各監紀等官。共集公所。務要上下協謀。文武同心。仍憑神明敵血盟誓。畫定方略。糾合三軍。刻定日期。一齊並舉。互相夾攻。遠近接應。直擣巢穴。擒斬渠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上報朝廷。下盡職分。早奏奇功。共懋爵賞。如或仍前參差不進。逗留不前。或坐觀成敗。致誤軍機。誤國殃民者。卽據實揭報前來。本部院先以尙方行事。然後奏聞。的不爽信。且各官旣違盟誓。必殃及子孫。神靈不祐。豈云草草。該道須要大展謀猷。任怨任勞。矢心報國。忠憤忘家。慎勿疑忌遠嫌。有孤委託未便。

### 行守東道督餉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環攻賊巢。日需糧餉。最爲喫緊。今照在外則有敍瀘道總理轉運。已有次序。而營中尙乏一道。綜理其事。以致分委官員。無所稟受。贏絀不均。殊欠調停。合行專督。共濟時艱。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營中。專一總理四路糧餉。仍會同川東張參政。徐僉事。川南史副使。劉參議。如某營轉運不前。上緊設法輓運。某路人夫不齊。火速差人催償。務俾師得宿飽。又如彼有餘。此或不足。則通融借支。待至另補。無致貽三軍枵腹之虞。該道毋忌勞怨。有負委託。未便。

分布四面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八路大兵。已入播州。圍海龍岡。逆賊授首。應在日下。但恐三省文武。心志不齊。號令不一。或有相爭相妒。坐失事機。甚至相害相戕。甘爲敗類。反使逆賊乘隙逃走。或衝突爲梗。皆不可知。彼時卽將漢士文武各官。盡裁以法。亦曷益已。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卽照後開分定方位。屯劄營寨。約期來攻。出奇應變。任其所爲。不從中制。惟是不許爽期會。不許亂方所。近鄰者必須應援。同哨者無分彼此。事平之日。除得賊者。照格優異外。餘哨卽不得。並以功論。一體陞賞。若或別生機械。損人利己。或包藏禍心。通賊取事。或故縱賊逃亡他所。或教誘賊攻害別哨。事發。不論漢士官兵。俱以軍法從事。王法無私。尙方可畏。各宜慎之。

計開

四川綦江路、南川路、攻圍前門之西北。

湖貴偏橋路、平越路、攻圍前門之東北。  
四川合江路、永甯路、攻圍後門之西南。  
貴州烏江路、沙溪路、攻圍後門之東南。

以上圍前圍後、如路窄者、任其共出精兵、合哨齊進。如路寬者、任其各出大兵、分道遞進。但不許觀望逗留、及通賊泄機、致有他虞。違者定以尙方從事。凡會期、監軍道與總兵官俱畫押爲憑。不得參差。以四川鎮道爲首。不得撓越。致難遵守。若別有緊要機宜、大家商同即徑行之。不必拘於成案。亦不必往返請命。但不許夾雜私意、致誤大事。則自有軍法在。

### 行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據同知史朝貞揭稱。劉總兵自負謂擒賊事只須三日可了。然必欲軍門一目擊之。而後甘心焉。據總兵劉綎亦稱。賊已危困。功在垂成。伏望節鉞速賜降臨。早建蕩平之勳。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征播之費。日可萬金。一向老師費財。令人心灰目斷。今旣賊已危困。蕩平之期。只在三日。該鎮即宜一鼓平賊。報捷轅門。以收完局。何故遷延不決。必欲候本部院目擊而後爲快。本部院就近調度。自可急足相聞。即今章疏之奏報。文移之催儻。非營中可辦。馬上可了。勢不能即至。至亦不在三日之內。何故舍其至易至簡。而坐延時日乎。恐傍起生疑。謂該鎮力能平賊。不肯早決。通播留播之議。紛紜而起。非算也。萬一停囚長智。別有他虞。三日之期。何以爲騶馬之追乎。合行書成。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即便作速決策。及早滅

賊。今文到可三日。報來可三日。平賊可三日。總計十日之內。專候捷音。如再支吾遷延。軍令具在。

### 再催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六帥。欽承明旨。提八路之雄兵。攻一圍之小醜。半月以來。連催數次。既不併力齊上。而又無偏師直衝。日延一日。無動無靜。總之借口滾木礮石之加。略無批吭擣虛之策。似此畏首畏尾之爲。豈是多算多勝之道。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若再姑息。事無抵止。相應立限期速成功。爲此牌仰六監軍道官吏。自今爲始。督勵該路兵將。日日設法攻打。或運土石相度疊壘。或伐竹木找搭雲梯。或合兵齊進。或本路自取。務要破圍獻俘。掃蕩巢穴。如過初十日尙無成功。不能入圍擒賊者。該道即將該鎮領兵中軍官。綁縛解來轅門。以憑處斬。總兵官聽參。蓋明旨森嚴。非本部院所樂爲也。該道監督兵務。責任匪輕。慎勿徇情庇護。緘默不言。未便。

###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爲軍務事。照得軍中斬級。當日戰罷。一查可知。原無難事。近日各路報功。惟南川路每次首級皆當日報明。其餘三路。全屬含糊。有先報捷功。數日後方報首級數者。有竟不報數。直至紀功道文到方有數者。有稱斬獲不計者。如巖門之戰。數日方報。白石口之戰。亦數日方報。且前後兩報。數目不同。今十八之戰。止南川路報功三百。綦合二路竟無功級之數。殊不可曉。若非無功妄報。必係搜索充數。如此用兵。法紀何在。合行嚴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各營。以後功級。當日卽報數目。不許混稱斬級不計。亦不許延至



十日半月方行補報。及數目參差。違者俱不准算。仍將各該將領兵官。治以冒濫之罪。

### 行各道查敘功次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四合。賊已上國。環而攻之。蕩平不日。真足以雪衆憤而伸國威。所據各路從征漢土官兵。節次攻克。過關隘。擒斬過功級。招降過人口。雖經屢據塘報。但查中間所報。率多互異。多寡不等。有礙查敘。係干題奏。難以草草合就。先行清查。以免臨期遲誤。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紀功監軍道。備查該路漢土官兵。要見興師以來。何官何兵。克過某關。某寨若干。擒斬拒敵惡苗爲首若干。爲從若干。俘獲男婦若干。招降逆黨若干。全活被虜人口若干。與夫把截險路。護運糧餉。防守城池。但有功次可錄者。俱要備細查據的確。挨順月日。先主將監軍督餉紀功各道。次監紀管餉。并監收監支督夫督運領兵。偏裨大小等官。以及部兵功次。與隨營醫雜流等項。照依舊規。一例鋪敘。總造一冊。仍另造簡明小冊。一併聽齋。再照文武各官。武職有殫心奉公。奮勇討賊者。有故違軍令。失誤軍機者。文職有轉輸如期。出納無弊者。有饋運不前。收支欠明者。應敘應論。必須每一路掇爲一冊。分別功罪。詳註考語。限蕩平之日。卽行呈馳齋報。以憑覆覈具題。用昭勸懲。既不許遺漏參差。又不許徇私冒濫。一乘至公。以彰盛舉。其領兵等官。或係實職。或係名色。毋分本省外省漢土等官。俱要詳具衙門真正職銜。以便查敘。毋得依違混關。致滋駁查。往返耽延未便。

### 柄牌催兵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楊應龍前爲出柙之虎，尙肆跳梁。今乃釜中之魚，何難烹煉。八路官兵旣已連營合壘，須要僂力同心，盡雪三藩萬姓之冤。大伸戮將屠城之憤。法在速圖，時不可緩。合就督勵，爲此牌仰某路官兵，即便遵照，會同七路兵將，務要獎帥貔貅，併力擣巢，破圍輯和，行陣設策，擒惡獻俘，盡祛秦越。毋分爾我，立俟捷音，不復多贅。如再不相體諒，過遠三日，不行捷報者，卽擊中軍官與巾幗之辱，又至矣。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八路環攻一圍，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我之有制，克彼之垂亡，誠能益奮忠勇，鼓舞兵士，或合兵齊進一路，或分道各取一隅，或前行而後繼，或左攻而右援，試探虎穴，未必不得虎子者。今乃互相延捱，頓兵不動，蓋非持重之計，實畏險阻之難，不知圍雖險而無兵可恃，曾固狡而窮蹙可圖，不就及時剪除，使之偷存喘息，非長策也。本當行擊主將中軍官，并遺巾幗之辱，姑再督催，爲此牌仰該道限文到卽便移會七路官兵，刻定日時，或合兵並進，或分投攻打，破圍獻俘，立收全捷，將領陞賞，軍士犒勞，必破格厚酬，決不空言相誘。如或再違日時，彼此不動，法令之行，自不能已。

查奢兵私相兌糧

爲軍務事。訪得永甯宣撫司土官奢世績，遠住石寶，擁兵自衛，且日止縱，今目兵與運夫私相兌支，及搬運子女牛馬爲事，若營中兵士旣不給糧，將何充腹，又不督戰，安望成功。似此剝下自潤，全無公家之急。

以致上下交怨，威令不行，徒擁虛名，全無實用。方今大兵四合，逆賊上國環而攻之，不足破矣。所據該司之兵，留之無益，似應先撤，以免糜費。但未委虛實，合就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官撫司官不給糧，不督陣，擁兵虛冒，私兌作奸等弊，無則責令上緊攻圍擒賊，速奏大功，以膺上賞。有則悉聽該道酌量具詳。先將此兵撤回，以省煩費，毋得違錯。至緊至緊。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土司及鎮雄土府兵馬，近已累立戰功，深入賊地，忠順之心已明，形影之疑盡釋。不但黔省賴其兵力，卽該司亦得享其勳名，誠可嘉尙。但今合兵圍圍，功在垂成，計須萬全，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轉行該司府，卽便嚴督部兵夾攻取事，務全終始，以保令名。其部下獯兵苗兵，或有爭功爭能，與川湖貴各營官兵及別司土兵相鬪者，必以軍法裁斷，無令以小忿妨壞大事。其土漢目把人等，或有與賊中相往來者，亦必以軍法杜絕，無令以小利漏洩軍機。卽賊子賊妻，或以親故之誼，希求護庇之私者，亦必斬使焚書，立絕私交，以全大義。勿爲所賈，致損功名。此皆目下緊要著數。本部院切切籌慮，不止爲地方，亦爲該司也。不然，倘有弓蛇杯影之疑，又有投杼按劍之事，卽本部院確然相信，外間曉曉之口，安能家置一喙乎？行百里者半九十，該司必能達此矣。須至牌者。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李應祥、旬日以來，連將青蛇碼碯黃灘渡長坎等圍，上中渡等關，以次攻克，擒斬甚

夥本部院一喜功可嘉尙一喜會哨可期乃川中四路與沙溪烏江二哨前則殺賊大敗今則圍困海龍若得該鎮提兵合擊可以計日成擒胡爲半月竟不見來萬一停囚長智別有他變各將誰歸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卽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抒忠堅心竭力務擒獍豸之穴盡誅豺豕之羣亟早獻俘共收全捷如再延捱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定拏領兵中軍官按以尙方從事該鎮參究不貸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岡後

爲軍務事據營中塘報報稱各路兵馬俱在岡前水西兵馬獨在岡後等因到本部院爲照八路進兵水西兵馬不過八路中之一耳岡左右無路可攻獨前後有路乃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而水西一路兵獨在後是欲以一路而專七路之功非事體也且該土司目把人等多有與播人相往來者恐招烏江之疑更爲忠順之累相應查處爲此牌仰守東道卽會同貴州鎮道行令水西鎮雄兵馬止照各路事體同貴州兵馬攻一路不得全占岡後不許別路進攻仍遠割營攻時向前罷攻時退割不得時常往來致取嫌疑以干軍令

令降民復業

爲查復向化夷民以安生命事照得播州五十四里與八司夷民連年以來旣遭叛賊虐害又值兵戈擾攘進退維谷聚散靡甯以致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妨廢農業數載於茲今照各路合兵圍岡滅在旦夕播地旣已蕩平惡苗悉行征勦所據歸順良民相應發回復業以全生命但前者領兵等官與塘報等役假

以招降爲由，乘機搶奪子女，搜檢家財，降民茹苦，莫敢伸言。卽今遣回歸農，若非委用得人，安靜行事，萬一復有縱肆者，參於其間，藉口安插，百端恐嚇，索要財物，此等窮民，其何以堪。合行併禁，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使會同監軍道，選委廉能職官一員，嚴禁不許多帶塘報人等，督令單騎躬詣降民屯，剗處所，將該道所轄松坎、真州、仁懷、桃紅、龍泉、白泥、沙溪、偏橋，抵海龍園地方，歸順良民，逐戶清出，悉心查審，除逆賊原招真苗，不許容留，姑准免死，一一遞解回籍外，凡係前項地方，里分夷民，諭令各回原土，定插，照舊住坐，趁時耕種，不許拋荒，務要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有恃強霸占，爭奪擾攘，及仍前通苗爲奸爲盜者，定行誅勦不宥。委官須要安靜行事，毋得帶領塘報多人，致滋擾害。事完論功敘錄，各將安插復業過夷民男婦姓名，備造各冊，一存本衙門，一報本部院收查，俱毋違錯，未便。

### 行道鎮攻圍勿准詐降

爲軍情事。五月初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塘報。四月二十九日丑時，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會遣鄉導劉庸刻話，乞以田氏於二十九日早具表投降，請諸文武僉謀乃可。該本道於是日早會同總兵劉綎、馬孔英，并各將領監紀等官，齊至圍邊吳總兵營前，比有田氏率其子遠隔圍下，在三十六步，俯伏跪投降表。道鎮稟帖，又訴狀一紙，各等情。轉報到部院，看得逆酋屢次以妻子乞降，計已數數。茲伊母子，若果真心畏誅，自宜照賞格擒斬，應龍投降軍前，方可准信。今乃聽其擁兵自衛，空言支吾，且恭迎天臺一語，非賺人入彀，繼之以兵乎。如此舉動，既不破其奸謀，又不整兵相向，反爲自限三日，何其愚也。至蘇知府

稟帖內云。真則受之。以圖後舉。是何主意。豈尙欲緩兵養寇耶。事在眉睫。豈宜屢次失策。合行切責。爲此牌仰該鎮道。今後再不必聽其空言詐降。以緩時日。惟獎率三軍。照依分定前後門路。一意進攻。仍晝夜隄備。以戒不虞。左右設伏。以防衝突。漸入炎暑。兵貴神速。此本部院日夜拳拳跂望者。若將領監紀等官。不行上緊攻賊。假借受降。故延日時。卽以通播重論。慎勿再延。

再催攻岡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上國。兵不滿萬。人人知之。征播兵無論三省。卽四川三總兵所領。已是實在精兵十萬。以十人擒一人。亦可立盡。乃自賊上國以來。止是四月二十五日一攻。軍令不嚴。反致損失。因而軍士心灰。將領膽寒。更不復言攻國事。賊知其情。使人約降。明欲緩兵取事。本部院先已有斬使焚書之文。不知何故不遵。反墮其計。更立寬限。以懈軍心。在營文武如林。無識者。旣欲專功自利。有識者。亦皆袖手傍觀。又縱容賊使往來。盡得營中虛實。逗遛遷延。日復一日。累累行文。差人守催。武職之跋扈者。旣傲睨自尊。文職之價譎者。又辯給自信。不知各文武與賊何親。與朝廷何讎。而甘心墮九仞之功。貽三省之患。獨不慮有尙方之劔耶。除近日縱賊失機。著有顯迹者。查明摘參究治外。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文到卽便會同各路歃血同盟。文職運謀。武職效力。各出精銳。更番攻取。得賊之後。勿問出自何人。大家論功。若致債事逸賊。或別有失誤軍機。除所由自當重論。卽別哨亦不得言功。且當連坐。各宜深思。毋致後悔。

營中禁約

總兵軍門。今將營中禁約事宜。開列於後。

- 一、千把總軍士有私領婦女出營、寄住別處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 一、軍兵有告假出關、買牛殺賣、希圖厚利、致虛營伍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 一、小委文官、及千把總、有索運夫銀錢、方收米者、分毫以上皆斬、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 一、軍兵有私收運夫銀錢、折米者、斬、運夫同罪、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 一、攻圍之時、軍士但取牛馬婦女財物者、即斬以徇、將領縱容者、連坐。

委中軍官監督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藩文武。合勦一賊。勦三億萬之雄師。費幾百萬之餽餉。兵糧可謂雲集。文武可謂風動。正宜盡累朝之逋寇。建千載之奇勦。則功在旂常。名垂竹帛矣。胡爲入關已及四旬。攻圍將及一月。不次催督。竟不能下。豈果圍之難破。賊之難制。蓋由官兵視爲泛常。人心懈怠。不肯用命。故耳。卽今若不申嚴尙方。以示懲一戒百。恐催案如山。徒勞無益。而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萬一別生他變。將何結局。爲此牌仰本官。卽便馳去營中。會同監軍各道。并總鎮及領兵將領等官。每日責令督陣官。監押官兵。照依坐定門路。分投攻打。前後夾攻。必期刻日破圍。擒斬元兇。務要同心協力。不許妨害嫉妒。成功之日。一體優敘。如有畏怯不前。觀望不進。不肯用命者。不拘中軍領兵將領等官。許本官指名揭報。以憑擊解。

轅門照例梟示。決不輕饒。仍一日一報。以驗動情。本官務要秉公執法。以副委用。如或徇情故縱。一體連坐不貸。

### 查水西通賊

爲軍務事。據營中申報稱。安兵自到後山。日與逆賊通書來往。萬一前以死報。後以生遁。官兵不能禁之。我兵衝入圍中。罪人不得。何以完報。伏乞嚴行水西。勿爲藏奸。賊可蕩平等情。到部院。照得水西官兵。素稱與賊有唇齒之交。令人不能無疑。乃近日卻餽儀。擒賊使。更又大戰敗之。向來心迹。一旦了然。且本部院竊計逆賊造反。法在盡誅。該司與之來往。甚屬無謂。故愈不信。胡爲今日兵臨圍下。復有此說。擬合行查。爲此牌仰<sup>監軍</sup>畢節道。卽查水西宣慰司官兵。旣已精白一心。芳聲初著。因何復又受賄通賊。屯兵圍下。往來不絕。意欲何爲。逐一查明。追究下落。若安疆臣原無此事。或係目兵違法交通。亦要查究示懲。一面擣巢獻俘。一面具由申報。如或仍前逗遛交通。及破圍之後。不行擒獻。賊有逃遁者。責有所歸。該司卽百口恐亦難辯者。

### 查賊詐死擄兵擣巢

爲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五月初六日。圍上有人來報。曾於初五日夜時。服毒而死。令之送屍赴驗。又云。合圍俱要具終。方行送出等情。轉報到部。爲照逆賊楊應龍。詭詐多端。變幻莫測。蓋因四月末旬以來。疊見斬其來使。不准詐降。攻打愈急。自知難支。故作此狀。將誰欺耶。且曾旣死。田氏母子。與一圍賊黨。自



宜。隨即將屍送驗。自縛下國請死。緣何藉口牽延。以緩我師。非假屍搪抵。詐死誘敵之計乎。大兵三十萬。日費不止萬金。自宜一鼓蕩平。豈可招降。卽今若延日不亟。擄巢穴。追捕元兇。擒其妻子。殲其黨類。盡拔禍本。恐逆賊詐死埋名。潛林伏菁。將征旗未返。變亂隨生。罔衆欺君之罪。誰則任之。況逆賊造反。罪應誅絕。原無妻子投降。保全爵土之說。今兵臨國下。逗留不進。卻與說降。許之爵土。明係受賄縱賊。除參論外。合就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卽便移文總兵吳廣。及各營監紀。并各鎮將領文武等官。毋分賊屍真僞。獎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捕逆酋。仍將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并脅從黨惡賊犯。拒敵者殺死。生擒者縛出。盡解軍前聽候。俘獻務要一掃盡絕。寸草不留。設或逆賊果死。辯驗不僞。事屬吳廣首報。卽取本官甘結各紙。一報本部院。一收在道鎮監紀各衙門備查。以後賊或復出。或變亂生。責在本官。一而承認。再勿逗留不前。致墮賊計。其水西土司。不許縱賊奔逸。已責成該道約束。如有違犯。罪歸該道。各將領毋得借口遷延。致誤軍機。未便。

### 催解各路中軍官

爲軍務事。近該本部院於本月初二日牌行各道鎮。督兵攻打破國獻俘。如過初十日不能入國擒賊者。將各鎮領兵中軍官。綁解轅門處斬。總兵官聽參去後。今又逾期四日。仍未克國擒酋。乃各帥擁兵尸位。一籌莫展。日推一日。結局何時。所據各中軍官。法難寬宥。合行催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主將中軍官。文到卽便綁解轅門梟斬。其總兵官。俱令戴罪殺賊聽參。毋得延縱。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圍擄巢

爲軍務事。頃據總兵吳廣報稱。逆賊楊應龍於本月初五日亥時服毒而死。等情到部。隨看得田氏所云。明係假詐牽延。以緩我師。牌行監軍總鎮將領等官。督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會獻俘去後。案查先該本部院密切有行。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查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捏報。以亂真實。違者罪之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驗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等因。通行道鎮遵照外。爲照前項四款。頗爲詳切。乃會因見官兵攻圍緊急。自知滅在旦夕。果作此態。令人駭異。但未審道鎮曾否相信。合再申明詰問。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分守川東及川東川南監軍二道。并四路監紀等官。逐一詰查。卽如所謂逆會真死。要見身屍。係何辯驗。或據何爲憑。設係詐死。要見此賊見潛何處。或所逸何方。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與脅從黨惡賊犯。曾否盡數擒斬。縛獻出。賊圍有無攻克。官兵曾否屯守。家資器物。曾否封記。係何官兵守護。以上事事必須逐件完明。方爲全功。少有一事不明不結。或係憤帥在內通賊受財。容令詐死埋名。縱會脫逸。或主持招降全爵。欺誑抗拒。延緩我

師致懈軍心。別有他虞者。一面督率三軍。破圍擣巢。一掃盡勦。一面就將通賊奸人。毋分文武。據實參呈。應擊問者。登時拏問。應參題者。卽行參題。以爲罔衆欺君之戒。決不輕饒。此本部院與道鎮身任其責。不得不深思長慮。該道務要盡忠報國。根究下落。毋得徇情庇護。未便。

### 革吳廣老銜

爲軍務事。照得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原以本部院中軍官拔置大帥。統領官兵。征勦播酋。受恩不爲不深。承委不爲不重。本官宜思主辱臣死之義。堅滅此朝食之心。身先士卒。首縛元兇。蕩平播土。奠安西南。方爲盡職。方爲稱任。乃自開刀以來。招降頗多。入關以後。戰功亦著。本部院未嘗不移文嘉獎。佇望成功。何期小器易盈。微軀自愛。自四月初八日經戰之後。頓起偷生之心。全無滅賊之志。逆賊知其心灰意懶。因遂假意行成。本官貪其香餌。墮其深塹。遣使往來。按兵不動。致賊今日詐降。明日詐死。懈我軍心。增賊實備。日復一日。老師費財。先是本部院聞其已中賊計。移檄申禁。斬使焚書之文。昭然具在。本官視如故紙。略不遵行。又知其專功自利。大失人和。特遣分守張按察使赴營。會同鎮道將領監紀等官。插血盟誓。同心滅賊。本官高臥營中。三請方至。至則首稱楊應龍要限十日。又稱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做指揮官。此皆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營中塘報。人人開報者。不知本官於賊何親。於國何讎。而傲睨跋扈。甘心縱賊。查得本部院所奉敕書云云。欽此。今本官所犯。照屢旨宜從重處分。先斬後奏。照敕命宜先取死罪。招由。戴罪殺賊。今三省四總兵領兵二十餘萬。卽去此一人。亦不爲少。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向來征戰。亦有微

勞姑且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爲此除行總兵吳廣遵照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文本官以後宜盡改舊過力圖新功與各營總兵將領官合哨應援專力攻圍與各路該道監軍并監紀官同心戮力一意滅賊若十日之內克圍擒賊蕩平播土准復其官仍以功敘若仍前執拗剛愎逗遛退縮或怨望生事更起別端尙方具在王法無私須宜深思毋致後悔

###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造反興師弔伐卽今逼圍上圍功在垂成但兵多道遠運糧恐不給應否將糧運至中途營兵來接或將多兵量分一半卽爲運糧之兵以代運夫之力或將穴兵漸次徑行撤散以省糧運三者孰爲可行合再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密會總兵官酌議妥當應徑行者徑行應呈詳者呈詳其賊已平仍須重兵彈壓各總兵標下及應留之兵仍須每路萬餘以備搜山及計議善後事宜明白方行班師再爲遣發不可一時散盡俱毋違錯未便

### 再申飭殺賊

爲勦播等事案照近准兵部咨開楊會謀叛詭詐多端其蓄養肖似其貌者不下數人倘勢迫力窮輒施狂惑之計少不加察首惡漏網而大兵撤回狡猾復出則地方之物力徒虛而天朝之威力難振是在道將親統大兵直逼賊穴首惡嚴加覈閱不可輕忽苟且賊之心腹爪牙不可輕縱致遺後患又賞格內開一應龍頭目人等若賞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卽以謀反

盡誅各等因。俱經申諭去後。爲照進兵以來。已逾三月。在逆賊勢窮詐死。已不出本兵所料。在賊黨負固不悛。又久違賞格明條。目前之計。惟有一意遵旨盡勦。此外再勿復有招降等說。致懈軍心。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親統大兵直逼賊穴。毋論晝夜。分投攻打。必圍破而後已。必賊獲而後休。又須嚴加嚴閱。不許輕忽苟且。至於楊氏親枝心腹爪牙頭目人等。悉行勦絕。一掃蕩平。務使種類不遺。以免日後爲患。自今申戒之後。兵不進。賊不滅。及更復有他議者。不拘文武。以通賊論。一面拏究。一面參題。決不輕貸。

### 再催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吳廣。剛愎長縮。縱賊遺患。不稱任使。本應從重以軍法處分。念用人之際。姑革職充爲事官。責令立功贖罪去後。及照各路領兵官。向來進兵各有路道。今日攻圍各有信地。功罪自有賞罰。彼此原不節制。奈何數日以來。以一人之喪心。爲諸將之借口。大家懈惰。全不進取。至於監軍道。原爲監理軍務。贊襄督撫。本部院託重非輕。奈何傍觀坐視。既無督併之文。亦無參呈之檄。未效鷹鷂之逐。奚取監督之司。各贊理監紀官。逐隊隨行。械口結舌。坐視舟中之敵。雅同局外之觀。雖有如無。溺職已甚。通應參究。姑再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便嚴督各路兵將。查照分定信地。剋期夾攻。務得渠魁。並殲餘黨。立奏蕩平。方稱倚注。其將領贊理等官。有懷奸飾詐。避事縱賊等弊。不時揭報。以憑重處。如再疑畏寬假。以致債事。罪有所歸。必不相貸。

### 攻圍條件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五總兵、二三十裨將、領兵二十三萬、圍一孤岡、岡上僅數千殘苗、無計勦除、坐延時日、利令智昏者、則信其詐降、詐死爲真、且駕言就中取事、畏賊如虎者、亦但以雨多糧少爲詞、更不慮愈久愈難、今賊養數千苗蠻、尙知養之恩、爲之效死、朝廷以高爵厚祿、養文武官員累世榮顯、一旦用兵、惟袖手傍觀、只營利避害、更無一點實心爲國、可見朝廷養士、尙不如應龍養苗、真可媿恨、今巾幗之辱、亦不能加於無志之人、尙方之劍、亦不能遍於貪生之衆、特此申諭、尙冀猛省、所有條件開示於後、各宜遵行、須至牌者。

一、賊黨詐降、正賊不許降、況賊自入關以來、屢以詐降害我官軍、今後但有與楊應龍、田氏、楊朝棟、約降者、卽係逆黨、衆共勦之。

一、霧雨不可攻、卽治攻具、天晴無雨、及雨小無霧、卽合攻、失期者、以黨逆論。

一、川兵水西兵、圍岡已久、信地已定、偏橋龍泉平越兵、方至、當與各監軍會同議定信地、不得用強混擾、致有爭競。

一、各路監軍、久不到營、不知所司何事、姑行帶管、平越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卽以該省監軍楊按察使代監之、偏橋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卽以四川監軍張參政代監之、監軍不得推託、總兵不得違拗、如本路監軍已至、卽仍其舊。

一、合江路、先因該路兵多、派之後右前左二處、今湖貴兵已至、合江宜止一處、不得仍占兩處。

一、凡分布約會、務出公心、會議事體、以少就多、有衆議的見可行、而一二人執拗不從、卽係賊黨、大家火速開報、卽以軍法從事。

一、凡約會剋期、大家詢謀僉同、其移文移單、則以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爲首、庶免推託。

一、兵多糧遠、恐後難繼、各營兵有陣亡者、卽開除、有病弱者、卽汰去、大率一路於原領兵數、去三分之一、亦不爲少、多亦無用、且難餉也。

一、各監軍卽各差人嚴催運餉、不得專靠督餉官、恐遠不及事。

一、今日之事、西南半壁、天下所係、成事者、卽係忠義爲國、壞事者、卽係奸邪誤國、成事者、豈必手刃逆酋、但盡力攻擊、期會不爽、卽是壞事者、豈必助賊爲逆、但專功妒功、自私自利者、皆是一向營中情態、本院分毫皆知、異日當據實陳敘、必不使巧僞者居先、拙實者居後、慎之慎之。

以上條件紛紜、只爲大家不肯攻圍、遂費許多區處、又恐事久變生、諸路前功盡棄、後禍更不可知、若齊心齊力攻圍、圍破功成、豈不快哉、惟願不付之空言云爾。

### 行湖貴鎮道申飭祕示條款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興師伐播、賊計多端、未破之前、恐中逆酋奸謀奸計、旣破之後、恐我官兵爭功爭財、於是約爲四款、密示云、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云云、仍以罪論等因、通行訖、近有四川總兵吳廣、不遵密約、受其假詐、延緩我師、已經查駁參究、令其戴罪殺賊去後、爲照

前開四款。頗亦詳切。第未審各路文武等官。曾否相信。萬一如吳廣者。誤事不小。與其事發而罪之。孰若禁之使勿犯也。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行總鎮監紀等官一體遵照。自今以後。再勿聽其假詐。惟一意進兵破圍擣巢。不拘逆賊與田氏母子。楊氏宗枝。脅從黨惡。一概盡誅。寸草不留。仍以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以便殿最。至於賊獲之後。道鎮與監紀官。公同至圍。驗視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器等件。登記封識。撥人看守。仍即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并批賞有功官兵。以表功勞。如有不遵紀律。恃強攘奪爭功爭財者。將領以下。小兵以上。聽道鎮登時綁赴令旗前梟首示衆。決不輕饒。若將領等官。縱兵恣掠。致有意外之虞者。盡削前功。仍以罪論不貸。

禁取破圍財物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已將破圍。逆賊目下成擒。所據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器等物。前已牌行分守監軍各道。公同監紀等官。驗封看守聽候。應犒賞者。聽本部院批賞去後。但恐官兵破圍之時。各總兵官不肯鈴束部兵。致有爭功爭財。互相戕殺。致啓釁端。合再嚴禁。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該道鎮并監紀等官。如破圍之時。嚴加鈴束兵士。首先必得罪人。次則封識府庫。既不許恃強爭功。又不許乘機爭財。務要肅靜林立。各守隊伍。如有誼譁嚷亂爭功爭財者。不分官兵。聽鎮道登時綁赴令旗前。斬首示衆。其家資寶玩。公同驗封明白。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給賞施行。如有隱漏藏匿。及將官不行約束。縱容軍兵別起釁端者。定將勦賊大功盡削。仍行重加參處不貸。



查革蔡知府監紀

爲軍務事。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田氏投表後。初六日。又據楊朝棟詐申。楊應龍初五日夜時身死。比職與吳總兵欲因謀行間。朝棟母子初八日扶櫬出關候驗。因與復入。職請諸道鎮。天晴驗之。就中取事。則朝棟母子及諸黨惡。必授首過半。隨即急攻。應龍可得。乃諸文武人各一心。必不待驗。止欲明攻。明攻非不正。堂堂然不免費力居多。或賊會事急。一時逸出。及自投巖火。且彼近獲有碁南兵衣甲。倘混我兵而逸。孰能識之。此職等不必然之慮。似未可盡以爲非。今欲再問。然不可復得矣。案照近據本官稟稱。田氏乞哀。卽其來果真。所重亦不在此。婦但欲借其黨就中取事。可以少省工夫。業限三日內回報。可否容圖之。若會計衝突。逸遁。勢必不能。惟水西意不可測。但得與官兵合攻後路。無少參商。則成功在旦夕矣。逆會表文。漫無確語。不敢呈上。二十五日。因會乞降。職與吳總兵業斬差來楊永。用拒絕矣。今田氏果來。姑容觀釁而動等因。又據總兵吳廣連報。田氏母子出降。及稱逆賊於初五日夜服毒而死等情。節經逆知詭詐。駁行急攻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逆賊若果懼誅真死。田氏母子自是連夜送屍軍前。舉國下關投奔。以求緩死。猶畏其遲。乃報死既不送驗。據圍又不納降。其詐死抗拒。昭然顯著。乃知府蔡宗憲。總兵吳廣。不知有何高見。必欲驗屍招降。果何爲也。卽如所謂朝棟詐申。欲因謀行間。待其扶櫬出關。欲就中取事。明係支吾逃遁之詞。既係詐申。賊又何肯母子扶櫬出關。若母子扶櫬出關。則賊已盡得。何又云授首過半。賊母子及黨惡既已授首。又何用急攻。且連日天多淫雨。幸一晴霽。正可急攻。乃必待天晴。

驗屍不知雨中獨不可驗屍乎。賊恐攻之。故每遇天晴。便設一計。今又自定天晴驗屍。是又代賊設計也。又云恐賊投之巖火。今所恨賊不投巖火。若投巖火。有何不可。又云衣甲相混逸出。卽驗屍何保其不逸出。句句矛盾。無一中機之語。蓋緣該營文武官。以專功之心。中反間之計。日爲賊用。而不自知。以致坐延半月。略無功效。師老財費。職此之由。見事已敗露。無可遮掩。卻東支西吾。茫無定向。又云。今欲問之不可得。是知其計無復之而歸過於人。此等存心。尤爲可恨。今討賊日費萬金。後此事且不可知。豈爲營官說謊貪功之地。本應參究。姑從曲處。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卽將知府蔡宗憲。原管監紀事務。卽日革去。責令統率馬湖官兵八千。攻圍殺賊。立功贖罪。如或不效。定行併論。從重參處。決不輕貸。其監理事務。該道代之。紀功事務。轉行同知趙世德兼管。毋得違誤未使。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獎總兵劉綎

爲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塘報。總兵劉綎。親自攻圍。手放大銃四架。致火薰其面。起一泡。爲照本官素稱忠勇。矢志滅賊。今手自發砲。致傷其面。殊足嘉獎。又足憐念。爲此牌仰守東道。卽便將懸賞銀用書封十兩。簽書藥餌之資四字。親自送至本官營中。以見本部院相勞之意。仍令本官以後益復親履行陣。嚴督攻擊。破賊之日。定以元功論敘。

催總兵陳璘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官陳璘。廣東芳聲未艾。海外威名甚殷。茲者欽承明命。征勦播會。首克三圍。猶如拉

朽再假三渡勢若燎毛逆賊因之喪膽一路遂爾蕩平本部院竊計該鎮一至合兵夾攻圍不足平矣胡爲旬日以來亦以招降爲事不展一籌頓兵不動令人駭然不意該鎮素稱老練智過孫吳熟諳韜鈴何所不解乃今一旦聽信債帥所愚略無滅賊之心自干不忠之誚此本部院所不取者合行督勵爲此牌仰該鎮限文到即便會同各路監軍總鎮及將領等官挑選精兵依照分定信地刻期並舉前後衝擊左右夾攻務要破圍獻俘以靖逆醜如或仍前聽信吳廣所愚再行招降延緩我師致誤軍機者不但盡棄前功本部院定行從重參究決不輕貸

### 再行分地攻圍

爲軍務事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會同各鎮及監軍道議定各分信地夾攻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看係會同分布必是妥當已經牌行各鎮道遵照去後隨據分守監軍三道呈報衆謀僉同一揭內所分布比前塘報稍有異同本部院亦以爲兵形無定軍機何常既經衆謀僉同定是大家遵守亦不必更行申明反亂視聽乃近日查得總兵吳廣先日所投塘報原不曾約會各鎮道止是自己欲前後俱占以圖專功及湖廣總兵陳璘到又不由大家分布徑引之與己同劄以致信地不均綦南二路至有可用之兵無可攻之地吳廣卻又爲賊所愚與監紀蔡宗憲日日約降更不約攻陳璘又爲吳廣所愚亦不議攻止通賊延日不知朝廷遣將發兵欲以何爲除另行參究外擬合再行爲此牌仰該鎮道文到即行令各營以後止照三道後次與各鎮會議定衆謀僉同單開信地攻打不必拘定本部院前行如近日湖貴兵各到該道

卽會三省監軍道與各鎮總兵官大家再一議定信地插立牌檄令各責地而守如賊從何處越逸卽各認其罪其進攻之時應某枝爲正某枝爲奇某爲當鋒某爲應援止照原議將湖貴兵一同派入俱聽商同分布或別有攻取之術牌內開載不盡者任從大家公議公行並不中制若既定之後參差不遵或當議之時執拗不定卽係賊黨衆共擯之一面報來以憑參擊以後一切軍機俱要公同商定其商議事體以四川分守川東道爲主以各監軍俱有分定營伍恐爲人借口有偏私之嫌該道爲本部院所專委無分定營伍故也倘該道以一人獨主爲嫌仍以四川貴州二左監軍道協同主持一入關獨早一官秩獨崇各有所取也其各路監軍不妨各監本路至於各鎮總兵止宜照大家議定遵行不得借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爲專己自私之地蓋他時征討以一總兵爲主自應權歸一人今五總兵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若各是其見各私其功成何事體本部院方居四路之中使於儻催糧運旣不能卽入山今託重於鎮道又專委於守道所望亟出公心共成王事若復以粗心浮氣恣憑胸臆或以私己專功撓亂事權致九仞之功虧於一篑此豈朝廷養士之報本部院託重之心乎國法無私青史可畏一盡心永享忠臣孝子之名一失足永墮賊子亂臣之黨同舟之言不憚其苦幸共亮之須至牌者

行三省監軍攻圍招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勦播以二十萬兵馬圍一孤圍曠日持久竟不能下訪求其故蓋緣初圍圍時爲賊所愚信其詐降詐死全不攻擊致賊得以招降欺其下人防守益固後知其詐又一味攻擊凡有投降者

出亦不准信。卽殺以冒功。以故圍上之人。自分必死。大家抗拒。以致兩敗俱傷。智勇俱困。雖久之賊當消。磨盡絕。然我之勞費亦已甚矣。不知朝廷征播。原爲討賊。逆賊之罪。止於一家。况首惡不宥。曾從原免。明旨昭然。賞格具在。卽今投降之人。如王繼先、袁年、羅國明、羅國顯、安鑾、陳仕賢、田良玉、閻宗傳、楊光耀等。或給之冠帶。或給以優養。本部院毫不爽信。營中何故貪功妄殺。致干天和。且將官原以滅賊爲功。不以首級多寡爲上下。况殺降如楊惟中。已經拏問。又何必邀截降人。冒報首級爲也。合行曉諭。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卽便通行各營。每軍前樹立招降大白旗一面。責令鄉導降夷人等。遍加傳諭。多方招撫。除逆酋并妻子田氏、楊朝棟等一家。必勦無赦外。其餘左右一切軍師提調巡警目把苗夷親族人等。俱許納降。但係棄其衣甲器械。隻身下圍投降者。不分男女。審果不僞。卽准免死。給票執照。發出安插。不許驚阻。及擅行妄殺。違者抵死不饒。其有能將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田氏。或擒或斬。真正身首來獻者。定照格陞賞。決不吝惜。本部院以信制馭諸夷。的不爽約。慎勿疑畏。各營仍一面攻圍。一面招降。不得以招降便廢攻圍。亦不得指攻圍妄殺降人。蓋卽兩軍對壘。應敵者殺。投戈者免。自不相妨。各營仍須文武同心。公平進取。勿得如前私招私攻。中賊之計。耽延時日。自取罪累。未便。

###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據巡下南紀功道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報稱。五月初十日辰時。職隨道鎮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鐵柱飛虎二關。城樓城牆焚拆殆盡。賊兵屢合屢敗。被銃打傷甚多。止存飛龍朝天太

平三關另行設法攻打。又稱副總參遊曹希彬等官兵已奪後路對面小山，趕至城門邊把住。廣兵馬湖兵、土城兵共斬級四十餘顆。又據該道報據都司吳從周報稱：初十日奉令夾攻，自旦至晚，窮日血戰，攻破頭關，又進二關，燒進城樓二座，推倒城牆四十餘丈。但日暮兵疲，三關更險，只得收兵。其後路齊攻，亦已奪山，進逼關城之下，各有斬級聽候類解各等因。到部院據此，查得初十日之戰，塘報經本部院參互審質，即據營中往來差人及大小官役人等口報知。是日總兵馬孔英、李經任、承爵哈光顯、萬民英等督陝毛西石、平茶劉勝等兵與推官高折枝在關前，總兵劉挺、率周以德、李爲瑚、徐冊、易朝臣、莫如爵等官兵與同知史朝貞在前左，總兵吳廣在左山，與川東分守監軍及知府蔡宗憲在上發。吳從周兵浙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星、率陝兵略有餘晏、朝海、漆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岡，領大砲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岡後。此是日分布之大略也。前後左右一時攻打，四面受敵，賊不能支。如前關則石往兵當前，馬總兵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即拆牆燒樓，一時俱潰。此南綦二路血戰之勞。若吳從周兵衆方進，見彼賊下，便即闕走，以致左右不能獨立。三進三退，怒斬執旗督陣者，何謂也。乃蔡宗憲與吳從周自不思忖，混稱克破二關，燒樓拆牆，誇誕裝飾，何其大謬不然。圍後官兵奪取圓山，直抵後門把守，移劄圓山，安立排柵，功亦奇矣。但非一路之力，乃獨稱廣兵馬湖之兵有功。又稱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果能分身應之，抑止在圍前協同贊襄乎。至若吳從周前門既無攻打之功，後路與伊何預，亦復混

報此又厚顏無恥之甚者。大抵該路文武別無創立謀猷。惟以筆舌爲事。觀其目前賊圍未破之前。屢屢擄功若此。俟其既破之後。爭功爭財。必爲各路倡率。合行查究。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二道。秉公嚴查。初十日之戰。要見鐵柱左水二關。與燒樓拆牆及圍後奪取三山的係何路何哨官兵攻克。何路何哨官兵未攻。或雖攻打。退怯無功。蔡宗憲會否前後左右俱到監督。吳從周後路與伊無干。因何亦行混報。中間是何情弊。又查各路止報克鐵柱關。合江一路。並報克飛虎關。卽今飛虎關有無。見在曾否爲何人克破。逐一查明回報。以憑施行。此後各路官兵。或係同攻。或係自攻。俱聽該道與監軍二道據實開報。毋得仍前虛捏混報。查出取究未便。

### 聞計申飭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稔逆賊之將亡。憤諸將之不振。方在秣馬脂車。入營督戰。忽於二十二日。接得家報。有先侍郎府君之變。蓋緣討賊無功。債事殃民。以致家門之禍。延蔓至此。呼天搶地。已死復生。自念身爲人子。辭親從仕。醫藥不親。含殮不與。有子若此。不如無生。卽欲刎頸穴胸。從先人於地下。已而念夫不可死者有二。親未葬。不可以死。賊未滅。不可以死。然欲葬親。必先滅賊。不然用兵經歲。老師費財。貽禍西南。海內必尤其失策。皇上必罰其不效。自身無處所。况能歸而葬親乎。除卽日上疏。請官交代。仍照往例。丁憂候代官。照常行事外。擬合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卽便獎率三軍。克日攻圍。一鼓擒賊。早奏蕩平。庶本部院得借口復命。式遄其歸。是該道鎮不但有功於國家。有功於西南。其爲錫福於本部院更

無涯也。本部院卽世世銜之甯止一綫勞酬功之典。如其遷延如故。結絕無期。甚至通賊縱賊。爲所不可。爲以犯明法。而干大戮。本部院卽在候旨。必且便宜行法。墨綬登堂。手尙方面。親誅之。決不令其僨事。誤國。且誤本部院使忠與孝兩無當也。須至牌者。

申飭輪攻日期

爲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稟稱云云。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云云。又經申明去後。行據川貴督兵監軍七道呈稱。三省大兵齊集圍下。今因賊月餘未覩寸功。日復一日。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各領部下漢土官兵奮勇攻打。務要同心併力。庶可奏功。除行各總兵官遵照外。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計開五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共五日。永合偏橋二哨三日。水西二日。俱攻圍後。綦南貴州攻圍前。以牽其勢。如圍後成功。各路幸甚。萬一勢難卒克。綦南平越二哨。繼攻圍後三日。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共三日。綦南平越二哨攻圍後。永合偏橋二哨攻圍前。以牽其勢。等因。批行訖。今據前因爲照吳廣前報會同分布本院以本官係鎮守總兵。必然秉公服衆。詎意粗心大膽。私己專功。今前後分攻。已近一月。攻圍旣不能下。講降賊又不降。所謂不效之師。正宜改絃易轍。以遠嫌疑。則六道之議。以五路攻五日。三路攻三日。更番迭遣。無非均勞逸。品殿最期成功之速。滅賊之早。誠大公之論。平心之處。有何不可。合行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卽便集思廣益。開誠布公。照依分定日期。督率兵將。前後輪攻。不問五日三日。效則通以。



功論不效，併以罪罰。設或不違衆議，卽不效，其罪猶輕。違衆議又不效，卽本部院亦未如之何也已。敕書森嚴，尙方具在，斷不敢上下雷同，自貽伊戚。具遵行緣由報查。

### 破賊厭鎮法

爲軍務事。據營中報，賊凡遇我兵放銃，卽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簸扇之，礮不得中。此厭鎮法也。合行破解。爲此票仰分守川東道，卽便移文監軍二道知會。以後遇此，令軍中卽斬黑狗頭，以血洒之。法立破。

###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爲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李春先原招兵四百九十二名發守前門，以糧食匱乏，全營逃散。及稱半月以來，竟無升合到營等情。爲照李春先被該鎮一百六十棍打死，其兵無主，自應逃散。至於營中之米，有餘不足，原以相補。該營米向來有餘之時，任從兵士開市貨賣，略無撙節，以致近日淫雨衝橋，糧阻兵飢，輒以逆賊衝出爲詞。且自圍圍以來，一月之上，何不攻取。逐日講降，直至師老財匱，中賊之計。又欲以兵餒爲詞，縱賊衝出。如此兵將爲賊而設耶？爲地方而設耶？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卽使一面移文督餉道催運入營，一面督兵上緊攻圍。其營中瘡病衰弱不堪之兵，一一點驗汰出，勿令坐食虛耗糧米。其各將領向來折乾耗糧之弊，責令盡行改圖。如有虛軍實糧空耗國儲，及坐食講降不行政取，甚至假以無食嗾之鼓譟，縱之逃散，希圖罷兵留賊，以遂其納賄賣國之奸者，不論是何文武，必誅不貸。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連日接得營中塘報。任意鋪張。無一實事。無一實話。如此扶同欺隱。不知賊何日得平。事何日得結。如川南監軍道報稱。五月十四日。攻圍馬湖營。報效生員張正印。斬級一顆。夫馬湖兵八千。蔡知府督領。半年以來。費糧幾萬。何無一人向前。獨一報效生員斬級。此生員奉何明文報效。何處人氏。何將官統領。又據該道報。初十日之戰。所開頭領名字。不下百餘。又稱賊擁萬兵來敵。夫賊圍上殘苗無多。人人見之。况是日前後夾攻。永合一路。何遂有萬餘迎敵。我兵頭目百餘。所領兵當不下數萬。何安兵先退。官兵亦退。彼退而我不退。有何不可。又報十七日分七路行兵。夫圍後止一路。如何分七路。若路已填平。何不七路並進。直破其城。又據總兵陳璘報稱。十三日夾擊海龍圍。守備楊惟中。奮勇向前。斬級六顆。夫陳總兵所領一路兵三萬。將數員皆何在。而獨一貪生怕死之楊惟中。龍泉抱頭鼠竄。攜妻以逃。坑死萬人。幸得脫死。又日日殺降要功。長坎圍下。一日殺降人三百。心尙不足。今又來圍上冒功。又稱斬級六顆。不知是降人首級。是病死入首級。不然是日廣兵與賊對坐。並未交戰。何處得級。該鎮止欲爲之安功脫罪。獨不慮爲三省三十萬官軍所笑耶。即今師老財匱。運餉之苦。家戶騷然。大將日日擁兵坐食。未見寸功。但催戰便稱無糧。卻又日日說謊妄報。文官抄謄故紙。更不經目。不過爲之傳報而已。不知自古以來。有如此而能成功滅賊者乎。本部院讀之。髮立毗裂。不知各文武何以安心。何以消日。將來何以自免。合行嚴查。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文到即將上項情節。一一實對。要見是何人作弊。何人說謊。其生員張正印。

如係買功安級。卽依律招解。楊惟中已行拏問。陳總兵不許占慳不發。致以敗軍之將。買級冒功。沮我士氣。以後大家要出良心。存公道。幹實事。說實話。無令朝廷養士。不如逆賊養苗。又近日聞營中於各處找零人首級。及病死糧夫軍兵之首。亦爲所竊。又有養降人以待殺者。一遇攻圍。便以報功。觀永合路一向只約降相屍。別營兵著一鉛彈打賊。尙羣然閩罵。乃日日有報首級。定是此類。曹希彬等。又每報陣亡。輕重傷。至數百人。此皆邊上熟套老奸巨猾所爲。不知此遂可以徼幸脫罪乎。一併先申明之。俟再犯拏問。

### 行畢節道退兵攻圍

爲軍務事。據貴州畢節兵巡道稟稱。受賄之說。流布道路。職不敢明指其有。亦安敢遽保其無。惟逆賊。則原未逸也。連日倚攻。彼兵死鬪。我兵傷損甚多。非逆賊孰驅之。藉令急而賄以逸。誰敢任者。克圍有日。賊能盡免俘降之口乎。諸目狡而多智。斷不爲此。禁讎爭。禁搶擄。自今日第一喫緊務。願犬羊之性。非盡可口舌化誨。能必見利不動乎。今惟令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圍後讓兵。劄營攻打。總之攻固功也。守亦功也。不惟釋多口之疑。抑可杜競爭之漸。安氏自爲計。與職等爲安氏計。似無出此者。等因。到部院。除禁讎爭搶擄。業已申飭外。爲照賊自上圍。官兵四圍。本釜中之魚。安能他遁。乃今環攻月餘。竟不能下。果賊難破。實由我之人心向背不一。不肯同心併力耳。今勿論通賊受賄。有無情弊。所當迴避。卽屢攻不效。亦當改絃易轍。以責別將。聽立新功。安得曠日株守。虛應老費。據議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漢兵劄攻。深得伐謀妙算。相應依擬合就通行。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移會川湖貴州監軍等道。行令水西兵馬暫

退一舍，嚴防奔逸。聽前路三鎮官兵劄營攻打，成功之日，不問攻守，一體論功併敘，決不分別。惟犄角相應，共奏凱旋，是所跂望者，俱毋違誤未便。

用計破圍

爲軍務事。據降民田良玉稟稱：圍前左邊水巷、右邊婆婆巷、又寶峰山左側，各有小路一條，共三處可以攀上。前日玉等由此脫逃等情。據此，諮詢萬曆元年圍九絲城不下時，有議者謂此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破，遂緩中攻。自九月初一日起，令奢兵攻其頭，郭成兵攻其尾，連打八日七夜，賊力甚疲，盡將精銳者撤據兩頭，懈怠中守。次日重陽知蠻此夜飲酒，必然睡熟。三更時分，令降夷么兒引平茶衝鋒兵五百，攀緣附葛，魚貫先登。次石砧兵，次吳鯨兵，相繼而上，斬其把隘數人，舉礮一聲，諸營吶喊並進。城中亂竄，登時蕩平。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驗也。今前後攻打，不爲不急。既左水巷、右婆婆巷、與寶峰山左側，各有小徑，大都此圍似與九絲彷彿。頃良玉等既能依附而下，則我兵亦可以攀緣而上。既九絲曾用夜半偷上成功，則今日獨不可倣此計而襲取乎？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總鎮，并監紀將領等官，逐一密切計議。以上三路，既可下，必能上。如是可取，則遴選能爬山越嶺飛簷走壁勇士數百，束裝伺候。前後連攻數日，待其賊勢疲憊，三路防守稍懈，著令各兵三路攀緣而上，團聚劄定，拚死敵住。舉礮爲號，則賊膽盡寒，前後解體。諸路並進，奮勇接應。此圍可破，大功可奏矣。如是畏怯不前，不思計破，日惟放銃吶喊，老師費財，將何抵止，奈何奈何。

行造益元散發營并中途安置

爲軍務事。照得卽今盛暑之際，營中軍兵攻圍，途間運夫往來，每以中暑生疾，殊可憫惻。合製益元散藥，徧發爲此票仰重慶府官吏，卽便動支官銀，差人分投收買甘草三五百斤，滑石二三千斤，多撥醫生，速合爲末，製成益元散，每營各發五六百斤，以濟三軍解渴。又自安穩驛起，至圍下止，成二三十里，高阜處所，堪以停歇飲水之處，立一草舍，安置瓦礮木桶畜水，每處責令一人管藥料理，以便運夫食飲解暑祛疾。具支過銀數，發過藥片，報查毋違。

稽查餉米

爲軍務事。照得四路兵馬逃亡旣多，汰去亦衆，則兵減夫不減，宜乎運糧有餘，師獲宿飽。胡乃愈稱不足，喋喋馳報，其故何哉？若非領兵等官，差人中途邀截折銷，必係軍兵雜役私相兌賣，而奸頑運夫借此息肩，上下蒙蔽，加之收餉委官日久因循，不加整刷，止憑吏書通同作弊，私收兌帖，報數了事，竟置不問，以致糧米到營者少，大都坐此。卽今若不立法稽考，則餽餉有限，需用無窮，脫有不支，將何接濟？分守川東道，原係總理糧運，仍應專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查照原行轉行管餉運餉官，今後起解餉米運到營中，卽具數報道該道驗過，給與一票執照，方許支餉官照票收納。如無該道印票，不准作數。庶私折私兌之弊，或可少祛。至於各路漢土軍兵中有病弱不堪，及冗員冗食，法應陸續沙汰者，卽會同監軍道計議撤去，以免糜費。與夫逃亡事故，各名下月糧，卽日住支。如有不行開除，捏稱並無逃亡，及仍前折銷兌

支等弊。圖冒糧餉者。毋分官兵人等。指名擊究。應梟示者。登時梟示。應細打者。卽行細打。慎勿輕貸。先將汰過名數揭報。

### 選錄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圍圍日久。屢攻不下。非人不衆。蓋因兵無選錄耳。茲欲選錄。必汰病弱。省此之糧。增彼之稿。庶克有濟。合就查議。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卽便會同東南二監軍道。將綦南永合四路漢土軍兵。逐一挑選。膽勇過人。技藝精熟。情願先登破圍。衝鋒殺賊。一可當十者。每路數百名。每人懸賞銀十兩。脫有損傷。外加十兩優恤。毫不可少。次者留營防守。其餘病弱不堪者。卽行汰去。以免糜費。齊心破敵。在此一舉。文到火速奉行。再不得疑畏觀望。老師債事未便。具挑選過衝鋒。汰撤過弱兵各名數。飛報查考。

### 申飭監紀職掌

爲軍務事。照得監軍者。監督將官。運籌決勝。有進無退之謂。紀功者。稽覈將官報驗功級。有無應紀應削之謂。至於監紀委官。一則贊畫監軍。一則劾勦紀功。承委分任。摘弊發奸。此監軍與委官之職掌也。今乃有大不然者。如監紀官。此日將官本未與賊交鋒。人所共知者。不但不催督臨陣。且事後聽其所愚。依違成風。扶同報戰。將誰欺乎。又如一日雖與交戰。原無功次。亦人所共見者。不但不駁問功從何來。復與鋪張捏報。監紀謂何。再如頃者營中官軍擄掠女子無限。竟不一言。逃亡軍士極多。竟不一報。將官冒功冒糧。奸弊蟻集。竟不一發。且無功佐之爭功。有過與之隱弊。以若所爲。非監紀。乃將官之坐營也。深可

痛恨合再申嚴。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申嚴監紀等官。自今務要監督將領等官，親率軍兵，攻打賊圍。每日有無與賊交戰，或身先士卒，或畏怯不前，有功則報有功，不得沈埋。有過則報有過，毋容妄冒。如或仍前以無作有，未攻作戰，黨護爭功，捏文混報，欺天罔人，與夫軍兵逃亡，冒支糧餉一切奸弊，再行蒙蔽坐視觀望，不一實報者，定行從重參究不貸。

#### 行周國柱領兵守播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雖云甫平，地方已見大定。近議於各總鎮標下，共留兵三萬，似覺過多，無所事事，相應專委偏將一員，統領防守，以省冗食。及照管松潘副總兵事，參將周國柱，謀勇兼資，堪以彈壓。合行委用。爲此除行二監軍、四兵道、四總鎮，每路止留本處兵三千，共一萬二千餘兵，盡數撤回外，牌仰本官即便統領前兵一萬二千，專一在播分布防守，駕馭夷漢，用資保障。此後建置衙門、修築城垣等項事宜，悉聽會同各道與委官計議而行，毋得違錯未便。

####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爲集議善後事宜等事。照得播賊已平，法應改革，已將建置事宜，節行該道并三省監軍兵備總鎮，及監紀等官會議去後。連催未報，蓋緣功成之後，監軍有督兵之行，兵備有地方之責，總鎮等官各圖自便，孰肯任勞，以致互相推諉，日延一日。矧圍破賊滅，拓土千里，用夏變夷，貽範萬世。若非慎始，安望保終。及照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本以八面之才，可當三藩之寄。況近日督兵八路，流土懾服，上下歸依。前項建置

事宜。自非該道綜理，恐致築舍道傍。相應專委，用臻實效。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後開條款逐一查議。應經理者，上緊多方經理。應修舉者，及時設法修舉。俱作速條開通詳，以憑一而具題，一而施行。該道仍與原在營贊理監紀各官，不時往來蒞播之間，親歷處治，勿憚一勞，以垂永利。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毋得違錯。

計開

一、留兵一萬二千，要見有無足數。足則內將一半留守白田壩，以備工作。一半分撥海龍金子等國，或婁山巖門桑木等關，每處三五百名，相度衝僻緩急扼塞要害，用資保障。設有不足，卽於萬縣羅網壩，或於戎珙建武所，召募補足。務要不出萬餘之上，查明回報。

一、蒞江南川合江永甯四路運貯關內，見存餉米，各有若干，共計若干，扣算堪足萬餘之兵幾月之食。何官收貯，見在何處，各縣衛及瀘州重慶，見貯米若干，應足各兵幾月之食。如關內米食盡，作何轉運。其關內米，仍速委官清查，勿致遺失，查明回報。

一、自蒞入播，除東溪安穩二驛夫馬供億，屬蒞答應勿論外，自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五驛，原係土驛，今播州各處既改爲流，則此五驛亦當改流。其各驛應用夫馬供億，或將此中一帶田地丈量，計算約種若干，定爲一分，召人耕種，免其征賦。如川北軍站故事，責令當差走遞，如事體穩便，人情樂從，則藉名取結在官，以便承認。期垂永久，或掣肘難行，則作何徵派，必須議定，設處疏通，以免阻滯。查明回報。



一、播地既平，一切田土，俱應盡行沒官，召人耕種，稍待二年後，照例起科辦納糧差。近聞有等無知愚民，流移積棍，覬覦膏腴，假稱原業，徑行霸占。夫朝廷動了多少兵馬，費了多少錢糧，方有此土，豈容混賴享成。法當禁戢，稔惡不悛，仍加治罪，以警其餘。查明回報，至於奏民原係造釁起事之人，今播賊雖平，然殺人命數十萬，費錢糧數百萬，皆此輩釀成之禍。今即准其復業，或原有贖產者，方許告官查明量給，以見誅君弔民之意。若原無產業，及雖有產業，而不經告官，輒自霸占者，事發以亂民處斬。

一、咨之輿論，酌之地利。咸謂白田壩應設一府，附郭一衛一縣。松坎地方三元壩，應設一縣。涪潭應設一縣。黃平真州應改爲州。以上設府衛設縣改州之制，應屬地方里至，俱宜分明。其各司長官，原係印信相傳，未曾附逆，或首先投順者，應量授何項土職，以存其宗祀。至於白田壩建衙門，修城垣，應用木石，與一切建造事宜，及丈量田土，清理疆界，應用文職，凡在事府佐等官，悉聽委用。把守隘口，應用武職，隨便任使，不必拘泥，致滋牽延。一面及時經理，一面條議通詳，一應未盡事宜，文內未經開載者，俱聽開陳於後，及不時呈詳，以便舉行，毋致廢時失事。

### 鑄銅鼎銘文發各土司

爲軍務事。照得西南各省土司，自國初開設以來，恪守臣節，並無異志。偶值逆賊楊應龍，恣行反叛，致連天誅，敗家亡身，可爲永鑒。今偃兵之日，宜通行諸土司，永爲鑒戒。自保爵土，奠安西南，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轉行該府將軍，前給軍銅鍋盡數收來，改鑄鼎器，分爲三等。將軍前調用過川湖貴州雲南廣

西宣慰官撫長官各以上中下製造給之。其上銘文俱照後式鑄完之日呈請頒發。先以每等一件呈驗。須至牌者。

計開銘文

惟星拱北。惟水朝東。惟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念祖。庶以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楊應龍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吉日。欽差總督川湖貴軍門右都御史李遣。

立銅標

爲軍務事。票仰兵巡上川東道。即便轉行重慶府。動支官銀收買銅斤。責令匠作。如法鑄造高一丈三尺。者銅柱一根。將後開銘文鐫入於上。豎於海龍園之顛。入石三尺。上露一丈。用鎮疆土。以垂永久。具勘支過銀數。鑄立過緣由報查。

計開銘文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誑。天王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蓋俘羣醜。遂瀦其宮。設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載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爲軍務事。照得播州招撫投降民夷。雖經監紀等官安插。然遭楊會之亂。室廬旣空。衣食無措。若不少加賑恤。其何以遂安養生存之計。查得涪州合江二處。撤兵之後。積贖餉米。計數頗多。相應酌量動支。以示

賑恤。爲此除會按院及將烏江沙溪二路行貴州偏橋路行湖廣各撫院。每路動米一萬石賑濟外。牌仰本官卽將播州近日大征招撫投降民夷。盡數查出。大約以餉米一萬石爲率。每戶給與三斗。以示賑恤。凡與涪州相近者。造冊逐戶。經送涪州管餉官。近綦江江津合江者。連人徑送合江管餉官。各於積貯各州縣解州餉米內。照數動支給領。事完將支用餉米數目及賑恤過民夷姓名造冊通行呈詳。以憑會題施行。

### 查處獻俘銀兩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續據各道鎮塘報。圍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方報有奪獲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器。續又報有銀兩前來。本院部初亦疑之。近訪得所報銀兩。原非固上賊賊。盡是各總兵扣除懸賞功賞銀兩。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爲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勉強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懸賞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除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項。應與播犯一同解進外。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總兵劉縱吳廣所報各兵奪獲銀兩。是否賊之真贓。如是賊贓。爲何先報掠盡。後報此數。如係虛報之數。不必追求。如係懸賞功賞等銀。則原數不必開除。仍應照舊還官。作正支銷。毋得違錯。仍具由通行呈報查考。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兩

爲軍務事。近據總兵吳廣開報。破國所獲器械。及稱內有銀盆二箇、銀盃十箇、共重一百兩等因。到院部。第未審此物是否果在國上搜得。或係該鎮因見行查。旋行造作者。今進獻者。止於器械各件。獨將此物攬入其中。似屬欠雅。擬合行查。爲此稟仰巡上東道。卽查該鎮所報前項盆盃一百兩。是否在國所獲。如係該鎮造作。仍給還該鎮收領。取領報查毋違。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爲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呈。奉本院部憲牌。遵將賊婦田氏何氏。並諸葛鼓四面、刀弩一百八十一件、鉛關防一顆。於八月初七日。差把總徐學曾等管解赴投。又准左右監軍手本。亦同前事。連日會同拘集各營領兵把總哨官。再三查審。責令回營。嚴加查搜。得各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盃等項。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除另差人管解前赴外。合先呈報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鎮道原報。國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始據該鎮止報起解前項賊婦銅鼓、刀弩等項。並未開有在巢搜得銀鍋、銀盃等件。迺今日久。又突有搜獲賊賊之申。竊意此物。若果得之國上。何不言於未追之前。俟爾報於既追之後。或係扣減軍糧功賞。旋爲造作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亦不可知。且未經該省撫院并監軍等道驗實轉報。尤難准信。爲照

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若強勉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卽將原報賊婦二口，并銅鼓刀弩等器，上緊催督起解。川貴俘犯，已去旬日，遲則追之不及，恐致誤事。其今次文內所報銀鍋銀盃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卽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係賊贓，爲何前起不言，今次方報，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徑與該省監軍兵會議妥當，務要與人情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爲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陳璘呈，差指揮趙繼勳等領解官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盃等項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到院部。案照先據該鎮呈，差把總徐學會等管解賊婦二口，銅鼓四面，鉛造關防一顆，斬馬刀四十二把，倭刀一百零六把，大弩三十三架，及稱官兵在巢奪獲銀器，另行解報等因。前來，隨將賊婦羈候，銅鼓贓仗，發仰四川按察司挑選堪用者，俱報起解，及看得播地蕩平，大功已定，據報續獲銀器，似係因見行查，扣除懸賞功賞銀兩，勉強造作，以圖進獻之意。隨於九月二十六日，牌行該鎮，并左右監軍二道，備查該鎮所報銀鍋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卽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會議妥當，與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去後，續據按察司呈報，揀得該鎮前解器械，止有銅鼓四面，大弩二架，堪以進獻，隨差守備萬民英，并該鎮差官徐學會，同賊婦二口

管解前去沿途追趕。交與遊擊江萬仞領解赴京去訖。及將其餘不堪贓仗。發仰成都府收貯外。今據前因。看得前項銀鍋等器。已行免解。無容收貯。合行發回。爲此除將今解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照舊納與差官趙繼勳等領回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查收。照依原行牌內事理施行。具收領過緣由報查。

# 平播全書卷十二

## 書札

內閣趙二相公

入境詢問、楊會自敗黔師之後、別無舉動消息、但恐見督兵進勦之旨、自知難遁天誅、先發制人、快於一逞、亦未可知、然此會必不敢遠離巢穴、卽有侵軼、料無大事也、惟是兩敵相當、先能自守、方可攻人、而此中向來、惟以宣諭爲主、兵將一無所備、守且不能、勦於何有、此時收拾、業以後時、而總兵劉綎、茫無消息、不知何日可到、儻其已過都門、乞台臺命大司馬、馬上差人一催督之、其餘事體、俟咨詢已定、必須審彼己情、爲先後著、未敢漫言也、臨啓無任瞻仰。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之受事也、見有貴州之事、知會惡難赦矣、然以爲今兵餉未集、王程甚迫、急難措手、且當徐圖、使彼若仍襲故套、具文強飾、且當明許自新、而陰伺其便、需以歲月、自可得志、乃不意龍甫至、而會已先反矣、蜀地全無兵、新置二千餘烏合之衆、難保必勝、守且可虞、何況戰乎、土司兵急難調至、卽調至、僅可遏其內衝、不能保其不殺掠邊氓也、此會久雄三巴、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若只倚本地之兵、事且不

知所底爲今之計。惟調邊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爲主兵。則蜀人之氣自倍。土司皆爲我用。彼不得志。自當歸巢。然後環而圍之。懸賞爲購。不移時而內變作矣。此計處逆會之大略也。但眼下無兵。必須死守。龍已差人於陝鎮借募。向西來時。曾以相託。亦有許者。故近日別疏所請地方雖多。所重惟在陝浙。其餘則地方鄰近。必令各土司以兵守隘。乃可促其亡耳。至於調遣之時。必自有斟酌。決不肯多調發。以糜糧餉。乞台臺俱賜准行爲望。

田東翁大司馬

會見近日貴州覆疏及旨意。乃曰朝廷已不容我老楊。我老楊只得拚死做了。遂領兵以出。妻子泣諫不從。此其意亦叵測矣。西川兵將無可用者。惟一房嘉龍。又有勇無謀。不能駕馭。今會大兵已至。綦江若綦江不守。則全蜀震驚。甚可慮也。川兵土兵。皆非其敵。會常言。若陝兵來。我還讓他。若川兵不必來。我持一竿可驅幾萬也。今調陝兵已遲。然他處益難矣。弟過陝時。王晴江公已許爲我募三千。但召募更遲。今已發使借延綏人衛兵三千。不知其在否。又一而令募矣。又於李次翁處。乞將各鎮兵。每鎮借發二三千。料沒多亦須有少。此惟望部文主持催促之。蓋達虜搶掠。不過數日。卽出。此會若得城郭爲據。則西川之憂所不忍言。所謂急中有急。陝兵之調。萬不容已。惟台臺留意焉。浙兵於劉用齋公處借一枝。此時浙中無事。定是肯發。又山東之南兵防海甚屬無用。若發來。甚爲有益。乞台臺覆疏說明。卽移文浙江山東撫院發來。限以時日甚便。大抵今所難者。惟是目下全無兵。而各處紛紛徵調。會益疑忌。益狂逞。先發制人。無



以禦之。然不明言，則各省無明文，難以調動。所以前小疏，只照原敕混請，不定某枝某枝，今台臺覆疏亦只可云某處某兵無用，可摘發防禦，不必急言進勦。渠以爲事緩，尙未必拚死做也。若渠拚死做，目下真是可虞。伏惟台臺留神爲望。劉挺略無消息，深爲可恨。乞嚴催之。若北兵北將，須更得一北總兵，如麻貴之類，兩下爲之方可。然此時無一兵，又不可虛設總兵。俟數日後，看形勢再圖之也。

郭青螺中丞

語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天下不爲無事矣。大要難起方圖，事過猶擾。苟幸無事之方，則漠然忘之矣。不知黔事若何，卽以蜀論。沃野千里，諸土司環而居之。居重馭輕，詎宜晏然無備。乃成都境內，無將無兵，所恃爲兵將者，土司耳。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何怪乎土酋一起而束手無措也。今黔蜀兩地皆被兵，而會獨自將侵蜀，重兵壓境，意殊叵測。卽募烏合之衆，調土漢之兵，取應目前。然衆寡強弱，兩不相當，備而自全，無問戰矣。丈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了此當自無難。願難起倉卒，得無少勞神慮否。茲專人上候，並以請事，伏惟台照。臨楮依依。

又

播事向來欲緩圖之，以內備未修，難問外事也。乃會激於督兵進勦之旨，我輩甫至，業已反矣。此天促其亡，無足爲異。獨向來此中當事者，以招撫可恃，一切無備，而黔中又且往遺之禽，自空其國。今卒然有變，何以措手。乃知重發輕爲，其爲誤事均也。於今只須急於修備，保守地方，城池爲上，村落次之。此中已裕

邊皆苗、不知黔中何似、若已猖獗、必須奏報、幸以稿來、其報則止說其搶掠之狀、而後以淺淺數語結之、不必多說處置、致洩事機、或奏或塘、無所不可、統惟台裁。

內閣趙二相公

會自知罪在不赦、益復先發制人、龍入境之先、已陳兵境上、比報至方、四出徵調、而陷城之報至矣、虜張二將、素稱驍勇、一朝陷沒、全蜀爲之喪氣、而彼且猖獗未已、聲言欲取重慶、龍已發總兵馳往、而火急徵兵運餉以繼其後、計數日之間、城守粗備、或可無慮、願兵皆出於土司、未可全倚、而召募烏合之衆、守或可恃、戰必不能、非得陝浙二處見兵、地方終屬可慮、乞台臺諭大司馬急督發焉、雖秦中邊虜難輕議調、然虜之大舉、止用自守、非久當出、若此會據蜀、禍將何極、且彼中四鎮、但量行摘調、不過逃亡未補之數、而集少爲多、所裨於蜀大矣、惟台臺鑒裁、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莫副使容

每接來書、令人閔默、仗節伏羲、自是賢士大夫家法、吾輩行事、要令天下後世人無異議、目前禍福利害、安足問哉、然聖人無死地、彼其隨機應變、當自有餘、亦願與門下共圖之而已、此中人情、真是難保、須時時體察、而又行以鎮靜爲宜、大要只是無兵、則人心惶惑、但得兵數千、人心皆定矣、今調發已及半月、四方之兵當有至者、先儘各處漢兵、卽土兵、如原係忠勇著聞者、亦可用之、其不可保者、則令駐劄城外、或發之隘口、以我將官相監防守、再多者、發之各縣、處處有兵、人自氣壯、賊自氣奪矣、彼中鄉先生多有識

者。凡事無妨商量。此同舟遇風之時。不患其不爲左右手也。

二此洩以緩賊者

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拏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闔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曾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卽此數端。尙有可撫之機。曾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曾復狂逞。亦未可必。蓋曾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邢崑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曾若從此斂戢。大家尙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曾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

重慶府此洩以緩賊者

曾之要撫。其真心耶。抑探我耶。川中兵力。該府所知。舍撫無可爲計。然欲明白題撫。則又難開口。以新有綦江一事。方報警。而卽言撫。言者將議其後矣。曾若狂逞止此。不復再犯。撫之亦自無難。但恐其流毒不已。令人欲撫不得。則不免兩下皆成騎虎矣。今且須嚴爲之備。徐觀其後。固不可用壯而妄動。亦不可恃撫而忘備。此從來兵家長算也。草草不一。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發兵事已奉啓。知必勞神慮。惟是逆會自知不免。狂逞當無所不至。所需兵將。真如救焚。且秋防已畢。燒荒後。卽無用設守。移緩就急。總之國事。知必無吝也。陝兵多悍而不就約束。所至易擾。川人畏之。聞風逃避。乞臺下選一風力文武官。齎令約之。幸甚。東征之役。各省調兵。皆不開糧。川省突然用兵。餉銀急難湊手。昨援例具題。欲得止給。行糧料必見允。敢預以告知。臺下亦必見亮也。事勢窘急。百凡仰借。伏惟垂照。臨發可勝懇禱。

內閣沈<sup>趙</sup>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賊近以零苗竊蜀之邊境。而大勢犯湖貴。蓋欲深入其地。一則搶掠以備食用。一則招苗以資戰守。二省兵食急難湊手。其偏橋一帶。生苗出入無忌。久之恐羣苗盡爲播用。湖省之憂。更甚於貴省。陳璘今不知何在。昨已題改湖廣總兵。必須嚴催赴偏橋駐劄。而童元鎮防守平越。興隆貴陽一帶。乃無慮也。伏惟台臺垂察。昨見戶兵二部。各發餉銀。庶幾可濟燃眉。但兵部馬價二十萬。俱爲實數。尙患其少。戶部以楚助蜀。以滇助黔。似皆虛數。昨得雲南撫院書。調兵止許四千。行糧亦稱難備。仍令四川解銀往。方可發兵。則十萬之助。必不可得矣。湖廣白蠟等銀九萬。自十七年起。至今止。明是帶徵。解太倉餘銀十六萬。似是存留。必尙拖欠。卽令借別項銀。恐亦無二三十萬堪借之銀。今貴州無地無賊。不敢調兵。只爲無餉。若再遲時。何以支持。今湖廣旣設總兵。四川亦不敢望湖廣之助。已咨二省撫院。將前湖廣之銀。暫且二省分

用然必無贖數亦成畫餅。此必再於太僕寺動銀三十萬。三省各發十萬。有銀省分。如前所請借兩廣福建河南等處。共湊三十萬。三省再各發十萬。以後不足。川湖二省。量行加派錢糧。貴州則二部協助。尙爲易處。今日方奉到咨。未暇具題。先以上聞。倘蒙從中行下。俾各省督撫遵奉。則兵無乏餉。賊不足平矣。統惟台臺垂照。

莫副使

會既以申呈來。亦卽隨宜以文告答之。無妨推誠開諭也。但遲旬餘。調兵已集。府城斷然可保。我守既堅。彼氣自奪矣。目前之計。只須夜以繼日。經營戰守。乘虛擄巢之說。尙未可恃。貴州大敗之後。人無固志。彼決不敢主張安氏爲此。雖已再說之。恐終不從耳。聞曾造缸。此信頗真。須隄防之。大礮火箭。皆可燒缸。宜早備也。調兵既多。尤費處置。房屋銀米之類。皆須預爲區處。早定委官。以時給散。勿令一人失所。若使其少有闕嘆。便搖衆心。爲害更甚於無兵矣。慎之慎之。

又

得報。門下蒙譴。良爲慙然。顧四人之中。獨從其薄。亦足以明公道矣。此當以爲慰。不當以爲感也。南川之事。已領昨據守道報。賊欲向城。故急令發兵。不意東鄉又遭一番荼毒。奈何。彼旣犯搶。我卽防守。亦自常事。且亡羊補牢。亦已後矣。不必慮其以爲詞也。自今有兵在城。或自後亦不敢城外竊掠。卽彼來攻。四千人亦足以守。況又有應援之兵乎。不然。彼狂賊萬一乘其空虛。突入城內。卽朝入暮出。亦是破城。守備不

設何以自解。今日已有嚴旨，逆酋狂逞，殊未可料。當處處設防，無謂其不來也。小圖甚爲明悉，向來諸人獻圖無及此者，倘謂岳武穆出之袖中者，非此耶？第今日進兵，必須萬全，白石口飛練並綦江而三矣。安疆臣豈可強使奢世續亦難獨任，稍俟湖貴兵集，奉教嘗有日耳，向以門下與總鎮不合，故令守道調停其間，乃今復相矛盾何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望寬大以容之。僕竊謂二君同鄉同年同僚同事，此宜指日相明，出心相示，以其濟此艱難，而水火冰炭，若南北司然。古謂胡越同舟，左右相扶者，乃謬語耶？僕不揣望以後共廉藺之車，造房杜之業，區區此紙，以當解紛，第恐人微言輕，不足以回尊聽耳。

蔡副使守愚

縣甲照布政司行造者，尙不隔矢石。昨令以花五斤、布二層、紙百張爲一件，方隔矢石，其價則須少增。今各處所造，如尙未完者，可令照此爲之，尙得其一半之用，已完者亦不必改造，又費事也。須小袖長窄，乃可。原廠袖亦宜易之，統惟留意焉。

陳毓台中丞

頃承台命，滇中兵少，未敢再瀆。茲承台教，業以萬兵相借，先發六千，不啻從天而下，賊亡有日矣。感何言。川中有陝浙之兵，加以本地兵，可得數萬，原擬以雲南廣西二處兵濟貴州，今卽六千，亦可增黔中八分氣勢。乞台臺徑發之彼中，已行令彼中備餉矣。行糧旣蒙處給，坐糧自於所在地方支給，無更累滇中之理。但乞兵行之前，台臺約鎮守各先發二牌，一至貴州繳，一至四川重慶繳，言沐府提兵六萬，親來行勦。

庶賊黨寒心，可不攻而自破也。賊將來必至內潰，兵惟蚤發爲宜。沐鎮守聲音入川而移鎮，濬益則賊即有朝不保夕之勢。蓋賊惟畏該勦聲勢，不知其虛實也。惟台臺轉達之外，備二千發之川中，亦見處處有漢兵，更爲萬全。此中坐糧自有無煩台慮，不幸值荆人之感，因留使者七日而後發，伏惟鑒原，尙容嗣布。

莫副使

曾之退，或別有籌算，所不可知。然我惟益修守備，常如賊至，自可無慮也。安氏擣巢之說，貴州不肯，昨已奉告。今恐師老財匱，欲早賜處分，與貴州商議者，欲擣巢耶？欲遂進勦耶？以如此兵力言勦，恐不滿應龍一笑耳。兵不可廢，則餉不宜惜，宜專心料理糧餉，令師得夙飽，庶目下安心，且將來可用。有兵無兵，其苦一也，不佞向固言之矣。二官留此用之，草草不盡。

王晴江中丞

蜀地告急，危於累碁，計無所之。於是乎馳霧雲之騎，效包胥之哭，良非得已。猥蒙吾兄不棄，慨然許可，半欲遣發，半欲召募，同仇之誼，雪嶺非高，弟獨何心，而不刺骨爲感乎？賊破綦江之後，虜掠數日，未卽長驅，弟姑以計緩之，而火急徵兵，尋見稍稍有備，未敢卽向渝城。然其兇鋒虐焰，不可嚮邇，斷斷非川兵所能支也。計今借兵之疏，想已得請，卽他不可知，而入衛一枝，必無不許。料此時虜已犯過，自不妨以精人健馬相借耳。

內閣沈<sup>禮</sup>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目下。夫兵視拙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士、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衆、用衆即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而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遲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遠、永甯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犄角而齊入、蓋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明旨促之、庶不後期。然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尙可惜、貴州無可惜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幸甚。

又



湖廣總兵之設，必不容已。蓋應龍所招生苗，皆自偏橋出入。貴州總兵若專坐此處，則不能顧別處矣。嘉靖時，湖苗反叛，曾設總督於沅州，事平而後令貴州兼制。今若無湖省專官，止令貴州以強弩之末漫然遙制，久之羣苗爲播所誘，見搶掠有利，處處蠢動，恐害流全省，其禍又不專在播也。然則今日卽撫鎮並設於沅州，亦不爲過。況總兵乎？湖廣有專闔，而後以一省之全力當入播之一路，貴州亦然。四川力稍大，獨當二路，此如萬箭射招，無弗中者，乃爲十全必克之道也。或疑以一土司而紛紛建設，得無多事，不知今日播酋，乃倭虜之勢。今日播事，乃治亂之關。蚤撲滅，則窩內降心，稍滋蔓，則他方環起。此豈事在得已者乎？夫建官治事，惟其當耳。當則百不爲多，不當則一不爲少。瞽愚之議，惟台臺裁察，幸甚。

#### 支簡亭中丞

兵餉事原欲候教到方請，乃日久不至，而偏橋一帶羣苗如蟻，恐致失陷地方，遂僭議之。湖省總兵必不容已。陳璘不知何在，今方自朝鮮來，赴廣西任，只在江中，乞差人查之，卽留之湖省。一面調兵，候旨到任可也。南直隸一帶應調之兵，應行應天鳳陽二撫院，亦乞早行去。此兵皆須年內齊。又施州衛土兵中路散毛等司，弟已令備一萬，內惟覃寅化一枝不可調，以其爲楊應龍之親也。不日調至偏橋等處。本折餉銀，皆須早備。永順保靖之兵，精者亦可得一萬。麻陽武岡柯家兵，並十三哨殺手，不知可湊一萬否。再益以南直隸之兵，無慮四萬，一總兵將之，其於平播綽綽有餘矣。此不獨爲守地方，專爲進勦而設者。總兵用陳璘，其李應祥仍令前來，弟令之領川兵當一路也。湖廣大省，錢糧自多，專靠京運，必不濟事，但可借

用者、卽乞借之、可留用者、卽乞留之、兵無糧、一日亦不可居、本色米亦乞運至沅州一帶地方、仍乞預派定他日入播運夫、自偏橋入播、地近而路平、亦不甚費力也、湖北三道、誰爲可倚、卽乞定爲督餉監兵、如本道缺官、或不甚知兵事、卽乞於別道選委之、省城各道、人皆表表、卽於內定委、前至辰沅一帶、會同各道行事、尤妙、大駕於年內亦須到沅、庶使調度、施州衛土兵、不知去湖近、去川近、弟再查明調發、其餘土兵、則乞調之偏橋一帶、仍會知郭青翁、彼係兼制地方、又相近、知之更真也、彼所以不敢調兵、只爲無餉、餉則惟望吾兄處之、貴州自顧不暇、況能爲湖廣計乎、第一餉事要緊、萬惟留意不盡。

劉總兵緹

意將軍將抵重慶矣、乃九月朔尙在荊州耶、夔門上水、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者、無乘舟之理、取陸而前可也、郭守道東行、係兩月前事、未必驛丞逃躲至今、且楚蜀一帶、久有行令水陸兩備以待之矣、賊卽狂狡、墜城可據、戰守在我、何慮焉、入蜀境卽急以文來、庶使奏報、賊近修怨於永甯、爲其所破、狂鋒漸摧矣、當此時而猶樹敵、所謂天奪其魄者、何足畏也、草草。

來副使三聘

木洞乃避兵之處、梅遊擊在此何爲、天下有避兵將官耶、異矣、異矣、吳從周已用之合江、江津發程試守之、此處別無將官、有卽發去、綦江之城、更空於南川、目下亦不必守也、逆會進表人、只可止回、若已押來、又肘鎖之、則斷無回理、可徑送來處之矣、此不可膠柱也、賊修路三條、是出來否、不曰兵來不除道乎、但

須萬分謹備之耳。

### 劉總兵

綦江報至，主上震怒，同朝憤惋，大發海內之師，十道俱來。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將軍受命，半年有餘矣。遷延不進，以至於今，都下人心甚爲不平。萬一懸購令出，逆賊就縛，亦何顏入夔門乎？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識時務者在俊傑，非將軍誰當此者？日夜兼程前進，若至渝城，可否前來計事，當以賊勢緩急決之。諸侯面盡。

###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昨按君送稿來，有一勦之外，別無他說，議論不一，人心渙散等語。蓋憤逆賊之無狀，而欲翦此朝食，其議甚正。第用兵之道，百相詐也，百相欺也，惟當機而發之，如矢離絃，一發卽到，則善矣。今兵將兩無，守且不足，戰於何有？若但日日張皇爲進勦之狀，徒益引其狂逞耳。無論進勦，卽行間懸賞，亦俟兵到，兵不到亦無應者。總之外人，但可觀其結局。廟堂亦止責其成功，兵機固有難於顯言者。恐都中從此又滋議論，故敢及之，伏惟台照幸甚。

### 曾景默中丞

川中情事，具在報疏，不敢復贅。惟是計無所出，告急之使四出，不啻下申胥之泣，嚼齏雲之指矣。而有應有不應，卽應者亦姑徐徐云爾，未有投袂而起，義形於色，恨不一日而手援之，如臺下者。此之高誼，直薄

雲天。自當與天下共祝頌之。獨區區一人一方之威德已哉。河北人勇而知義。毛葫蘆堅悍真可摧堅。二起皆勁兵也。而又皆不佞舊治民。此之爲助。豈直一臂力乎。威戢威戢。謹已厚爲供具待之。差官回。草草附謝。

詹參政啓東

兵事突起。卒然無備。在所皆然。不直楚也。今上已赫然震怒。大發兵餉。無所復靳。我輩得以借手矣。惟是太倉空虛。猶不免括之本省。尙覺費力。願百凡錢糧。皆得徑動。則亦綽綽有餘矣。昨已具題湖省添一總兵。集兵四萬。駐劄偏橋。此專爲進勦之用。他日成功。當在此路。門下糧餉。乃其專司。望及早計處。本折二餉。皆令充溢。則食足兵精。坐獲全勝。而鄴侯之功。首屬門下矣。多兵難以屯之一處。須四衛地方分割。以便臨時分布。勿謂各衛去播遠。以爲不必設兵。此乃藏兵待用。非專設也。幸蚤留神。必無誤事。萬萬播兵之來。動以數萬。而近日楚省募兵。以一二千爲說。此不滿逆會一笑。若如此。不如不募耳。望早與兵道言之。草草。

萬總兵鑿

永甯之報。急於星火。乃近有人自彼來者。又略無聞知。且云。貴州按院於彼巡歷。又何也。豈又類前番耶。此無論虛實。而瀘合防守。必不可緩。合江兵已足。瀘州雖少。尙隔江。昨發鉞州二千入納谿。又三千赴永甯。不知湊手否。鎮雄之兵。久已調遣。但一處有到。即可恃賴。且永甯兵不在播州之下。亦自可恃也。若發

重慶之兵以援永甯，則萬萬不可。將軍且宜靜鎮，亦未可輕去渝。僕久欲東，而諸司相議皆以爲今且宜守，未可輕戰。僕一動，反速其來，而又無能戰之兵，一不相當。全省震動，卽按院亦云然。乃近見守道字來，急欲挑戰，豈彼處兵已可用乎？幸將軍以實教之，若可戰，僕卽往矣。不然若只嬰城固守，則鎮道督萬兵亦自有餘，何用僕也。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冉御龍有文，欲盡領其兵守南川，亦是。又欲得絮甲，不知有此物否，卽有，或可量給之。萬人之甲，不能全給也。彼士兵往日之甲，亦只自備耳。昨議酉陽只以續到之兵守南川，而以平茶邑梅之兵佐之。今旣欲以西陽在府之兵發出，須將平茶邑梅再留天全一枝，原議發江津者，俱留守重慶，方可。不然重慶兵太少，甚不宜也。賊有人來，恐是欲發兵，先以此人試探，須萬分加謹備禦。第一要緊在重慶，萬不可忽。囑囑，又報賊有怨口大篾纜，恐欲爲渡江之用，聞松潘番賊渡江皆用此。賊征過松潘，恐知之也。大礮守河，急宜多備，火藥尤不可不加意儲備，慎之慎之。

徐僉事仲佳

守南川之議，行之久矣，何至今而兵糧尙無著落也。火器火藥，城守之必需者，並其衣甲槍刀而無之，則何以向敵，令人驚駭。二十日之糧，轉眼卽盡，可爲寒心。若以此嘗試，不止於不能保守地方而已。幸急議處之，若有膽勇將官，能以輕兵一枝，嬰城固守，而其餘屯之木洞等處，沿途以爲應兵何如，不然則急運

糧餉、而以萬兵據城、亦自無慮。此須與王之翰確議之。士兵卽用之、亦須爲計萬全、乃可使。不然一失其心、或挫其鋒、後且不可用。統惟速計妥確、一而行之、一面詳報、可也。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川省不但無兵、亦無一知兵之人。如重慶之事、大敵在前、召募兵士、半容假冒。將領之職、司何在。道府查究、固其宜也。然又株連蔓引、箠楚囚禁、當悍兵側目之時、豈可爲苛察繳繞之事。蓋文臣亦與有咎焉。第所行者法、難以過責耳。二人殊死、已足正法。約束不嚴、罪專在將。革任回衛、亦足以盡其罪矣。道府尙許其多賊、旣出讎口、自難盡信。龍方欲駕馭將領、得其死力、豈可以構訐無憑之語、形之白簡。惟台臺垂察焉。重慶危城、道府大吏、眼前諸司、無人堪此。惟台臺擇人而使之、臨啓不勝仰望之至。

來副使

來教都領得報、巡道已有旨。然須令照常行事候代、無遂閉門、致搖人心可也。巡下南暮年值此、殊爲可惜。令人悵悵、人之意見、自難相同。但處此多難之時、須大家克己相下、事有不可、不妨相商耳。不直行監軍之事、甚是不但此時、軍中事原不可直行。蓋將無回令、若行之率易、倘有不妥、便難收回。以後須事事斟酌、當而後發、則妙矣。兵無用者宜去之、而亦不可盡去。前已奉告、緜甲已分遣、火器解重慶已多。想未查耳。今再送去。然須要藥好、要善放之人。不然無益。幸亟查之。賊今方犯貴州、彼處告急。所以此中無消息。若其旋兵、恐又至此。今日防河守城、乃第一義。且無言戰。兵旣少、又無將。士兵豈可獨任、必候劉將到。

議之。巫山忠州之事，竟是何如。查實教之。

內閣沈<sup>趙</sup>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川人畏播酋如虎，故提兵所至，諸所要索，無不如意。奏民起釁釀禍，死有餘辜。但執而與之，則法體及非。今不一言，恐他日開門延寇，習以爲常，而大事去矣。賊方壓境，不便易官，故議薄罰以觀其後。統惟台鑒。

莫副使

據巴縣報，令人駭異。陝兵總鎮家丁也，何得有此。豈以本官陞任，遂不受其約束耶。幸不大至狼狽，然亦不可使聞於鄰國矣。宜與總鎮計之，法其首惡，而宥其脅從，明白處分，威惠並行可也。軍興之際，凡事宜從寬簡，不可過求，不可稽延，不可盡人之情，不可斂衆之怨，一不加意，舟中敵國，甚可慮也。第一尤在糧餉，今土漢兵應得糧餉，不知已給否，幸留意焉。

又

永甯衛掌印官，一日而三告急。查原文係七月十六日發者，蓋卽宣撫司文內所稱，楊應龍差人守其隘口，永甯之人，遂驚疑而告急耳。若謂總鎮計遣文傑，或未必其爲謀之蚤，而遠若是，且恐未可便喚勦永甯衛官也。俟行查之，據奸細所言，楊酋似原未入圍，蓋我於重慶增兵，彼自不肯斂兵入圍，此理勢之必然也。造缸之說，久已奉告，今知劉總兵將到，渠無回圍之理，或揚兵而出，皆不可知。若謂總鎮召其來，令人鼓譟，不知彼時總鎮何以自免，妻子在松，九族在籍，獨不慮從逆之誅耶。今去之亦無妨，但城中無一

將官彼雖庸人，其名位尙重。彼處止一梅鼎臣，又不知在城中否。吳文傑來，又不知勝似萬總兵否。若以爲必不可同處，再急見教，姑以兵馬責之道府，而且令之回松候代，亦無不何草草。

萬總兵

三揭俱悉。楊富等爭打軍中常事，無足爲意。該道不日且行，亦無足多辨也。兵何常之有，練之則可用，逸之則生事，在所取耳。火器火藥俱發守道，應取用者用之。然亦須有節算，數行文支來不時查考。若任其自支放盡，賊來反無火器矣。各邊惜火藥如金玉，各道俱有循環，正恐賊來無備故也。酉陽兵今在何處，如在涪州，則南川宜另摘發。如已去南川，涪州亦宜摘發。但重慶非萬兵不可守，恐亦無兵可摘。須催邑梅烏蒙等兵耳。吳文傑已留之永甯，卽令用鎮雄兵。若彼處無警，亦可調來守江津也。合江兵已足，只將不堪耳。已差催曹希彬將軍可再催之。若再遲，必須參處拏問，不重處不足以警衆也。卽以此意示之，要緊在偵探，幸留意無忽。

莫副使

來教俱悉。今賊方窺我虛實，正宜矯情鎮物之時。鄙意前事旣已，可一切置之。經營戰守，庶不分心。不然應敵舟中，日不暇給，恐不可聞於鄰國也。萬帥已陞，自當離任。然又無不候代之理。彼雖住劄松潘，但其移守重慶，已經奏報，且與劉帥爲代。自當在重慶守候者，似難議撤。且劉帥有稟帖來，不日且到矣。未有總兵敢加害道府者。昨陝兵若毫有傷犯道府，彼且身無處所。卽今亦且皇皇待罪，並無他詞。門下可甯



心需之、且與好相處、無多慮也。高推官並諭之、強敵在前、奸民在傍、且彼五日京兆耳、何事不能忍須臾耶。同舟之情、語遂過苦、惟亮之。

### 萬總兵

賊窺永甯、兵勢甚盛。吳文傑帶兵不知幾何、川西川南兵、原調雖多、不知到者幾處。且澧合納谿、俱近永甯、俱宜厚防。若重慶但有兵四五千外、亦可發之澧合等處、相機進止、或救永甯、或截江口。此據上流、亦以防重慶也。惟將軍熟思其便行之。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松潘近與火落赤爲鄰、亦重邊也。防播總兵、必住重慶。相去可二千里、一柄固難兩持、一人又難兩顧。協守副將之設、必不容已。其人則須有家丁有威望者。魯光祖取其家丁、戴延春馬孔英取其威望。惟台裁擇用之。播賊近雖撤、葦江之兵、然又留屯境上、修倉積糧、將以肆我邊播州縣、無所不應防、無所不患。今所議設先後八將、人各三千、纔二萬四千耳。若川兵則更倍其數、亦不足。若秦浙之兵、則卽此亦足以守矣。更益之以川兵、土司兵、卽勦亦舉而措之耳。兵或調或募、久近不同、終須必至。惟糧餉無處、急宜蚤圖。解陝邊每年十萬、借滇餉尙欠二十萬。若秦中免解、滇中補還、目下尙可得三十萬餘。再議處、惟台臺留神主持爲望。蜀民已在水火、若黔民則旦夕斃矣。需時耳。此時此地、權稅開礦、亂已不遠、可更速之乎。急行停止、非獨保二省、亦以爲天下也。更惟台臺留神主持爲望。

少司空趙甯字公

人來承教。媿媿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給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大將到。客兵來。不佞卽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之魚。未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況小醜。則惟臺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況渝城。此不佞實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會積威所劫。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面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然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今日卽曰簡練。豈遂堪用。蓋兵士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卽三年五載。亦無益也。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浙兵。取其與逆會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後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觀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壓卵。加以懸購。內變必作。罪人一得。大事卽了。若曠日遲久。且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態。文官則馭大衆。而猶行苛察繳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顛輿。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來副使

賊向貴州偏橋等處。一爲虜掠。一爲招生苗。以防我新將至而接戰。此理勢之可料者。永甯告急。已行敕府發兵援之。必不可分重慶之兵。援永甯也。彼亦勁敵。豈易下哉。來教言戰太易。非吾所望。無論萬帥未曾經戰。卽慣戰之將。一手豈能獨拍哉。諸裨將原未經戰。又膽落於賊。驅之強戰。必有他慮。則西南之事去矣。僕所取戰將。非久當至。今但自守。彼必不敢深入。卽深入。而我亦有兵相機戰守。卽不大勝。亦不大敗也。但目前不至大敗。後圖之易耳。門下初議甚妥。故僕敢以重託。乃今輒不自堅其說。當由爲不知兵者所迫耳。凡用兵宜智深而勇沈。不萬全不發。若徼倖一切。爲少年摧鋒之計。僕所不取。望熟思之。總兵有文言。衣甲器械火藥之類。一不給與。而止責其戰。彼豈能空手向敵。門下胡不一料理之也。南川之守。以糧爲主。糧不至。則兵不能久。士兵一失其心。再不可用矣。慎之慎之。

又

我兵尙少。且新將未至。又無慣戰之裨將。決無據苗兒岡之理。總兵若至南川。則重慶人心恐搖。亦非計也。酉陽兵亦自足守。南川平茶兵再調來。亦足以守涪州。但平茶續調兵。急難卒至。若酉陽兵已至南川。尙慮涪州之單弱。卽於重慶城內摘撥一二千亦可。必不可多摘矣。酉陽與平茶邑梅。有無嫌隙。若有隙。可令解釋小嫌。以成大事。無則已。土官須獎藉之。乃可使也。此外惟江津可慮。已調吳文傑帶敘州兵五千去。但未能卽到。只得俟之。此時只可守。尙未可戰。再俟月餘。則可以戰矣。兵將俱無足倚。不可強逼之。

戰。慎之慎之。僕欲東而司道以爲未可。試相議以爲何如。草草。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向云置守宜自內而外。謂賊已斂退。不宜動兵以挑之也。若賊欲發兵據城。卽綦江亦不可令再入。況南川乎。彼雖空城。亦是縣治。賊若再入。卽是又破一城。本部亦無以自解。況鎮道乎。原議梅鼎臣守南川。吳文傑守江津。久奉詳允。彼時無兵。故止託之江上應援。今有兵矣。文傑脫身永甯。鼎臣藏身重慶。有將如此。何所用之。今宜令鼎臣領酉陽續到兵守南川。文傑仍取回守江津。綦江。俟異日信地一失。自有正律。不相假也。本部亦不日東矣。

內閣沈趙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川民之苦。大者乃在採木。卽播會亦不是過。蓋播之害。有方有時。木之害。則家戶被之。所謂殺人以刃與政。無以異也。二運幸完。皮毛俱盡。獨有骨耳。重以播事。骨化形消。其何日之有。若更起三運。其有人乎。卽使鬼爲之。亦勞神矣。今木運已多。殿工未起。少停之以待事甯。似無不可以天之靈。台臺之庇。萬一徼幸。逆賊就擒。夜郎千里。不啻鄧林。驅遺民而斬伐之。杞梓榲桲將蔽江下也。卽十殿又何難焉。天不遂亡蜀。安知不有是事。爲民請命。不自知其言之支。伏惟台照。幸甚。

萬總兵

楊正宗是何人。所探報何若此。真也。彼中人有可以爲偵探之用者。各以名聞。有出入賊巢久者。遣一二

人來面問之。賊欲甘心永甯，必有一戰。向日吳文傑勃勃欲以自見，近乃寂然，豈所謂見小敵勇，大敵怯耶？使中示之。

內閣沈超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部議賞格極爲妥當。然此時大將未到，客兵未齊，賊之死黨尙衆，未敢懸也。兵將齊，防守定，一懸示而逆黨瓦解矣。內有一二未備，及行兵節次賞罰，謹酌議具題。俟可懸則與部議一同懸之。若機會可圖，卽旨未到亦徑懸之。一兔在野，未知竟死誰手，然恐必不能出於諸格之外也。湖廣既有總兵，監軍必不可已。自別省來，不能卽至，故求於該省用之。統惟台臺垂察，允行幸甚。

內閣沈超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東征諸將不爲無功，然亦史策所時有也。此曹遂矜而自功，不可嚮邇。若在定三秦收兩京之上者，劉縱十步一息，稱疾稱苦，百般作態。今且入蜀，姑寬之以觀其作用。曹希彬尤而效之，徘徊江上，隱居放言，自以爲常勝之家。未聞臧宮馬武，以此向人也。沈尙文不處，則候代將官無一可使。童元鎮似是畏賊，但事在目前，更之反遲，故且抑而使之，亦竟未知其作何狀耳。逆賊亦無甚遠略，但其自爲謀者忠，而諸將爲國謀者不忠，不威不懲，中人常態，惟台臺垂察，幸甚。

來副使

曾又差人來具文，其意益不可測，其詞甚卑。蓋緩我而欲突出，不可知。更宜嚴備，各處城守，宜百分留心。

南川糧宜早運之、恐其斷吾道耳。烏蒙鎮雄兵、當再催之。天全兵亦加調。陝兵亦已將到。出此月、則百無慮。惟目下極緊要、須日日小心、不可時刻懈也。再御龍凡有所請、皆勉從之、以示鼓舞。須令其守法束衆、乃可。再大周行獎、須該道有文可也。會今次差人、仍照前押送來、不可發之夔州、反啓其疑、前功盡廢矣。行且再有文去諭之、此不一一。

劉參議一相

永甯一向緊急、不敢開口撤兵。今欲撤回二千、想亦實不得已。彼既有急、我不能助、而反留其兵、恐失其心。且兵皆念家、若永甯不守、則五千人之心盡搖矣。彼既欲得二千、即以二千付之。合江之衆近萬、去此一千不爲少。惟建武兵一千、昨已批令楊敏政領去。今既永甯兵分、則此兵不可再分。並敏政且留之。合江若恐曹希彬到、而彼之江津、則呈一詳來、留其兵、或只以三五百付之可也。蓋以川南之兵將守川南、自是當然耳。王繼先、袁年、皆觀望之虜。合江人與之有親者甚多、可說之令歸我、則賊自不能越而過合江。此一著勝兵一萬、可急圖之。賊十月內必犯永甯、謹備之。草草。

又

永甯兵所藏非奸細。前有文申辯頗明。今二家見相讎殺、尙恨推不出何故。若欲推出何難。將領情不曉事、一至於此、真是可恨。須鎮雄兵到可議之也。賊前爲永甯所敗、今治兵不已、殊有可慮。永甯兵雖勁、終不如播兵。且攻守之勢不同。若併力一處、卽不能當矣。今宜急助之守。吳文傑欲撤納谿土兵一千、可以

發之。近又發敍兵二千守納谿矣。又調敍兵三千。先欲守永甯。後以永甯無警。改守江津。今永甯復急。只得兩顧。且發一千於江津。而以二千發之永寧。其兵爲程試所領。今正在起行。可分也。卽與敍瀘道言之。今日是川南大關係。永甯不守。則川貴路絕。不可不慮。袁年之父爲賊磔死。渠恨不剗刃其腹。以中國不能庇之。故不能絕之耳。王繼祖之母袁氏。卽袁年之家女也。袁年與王繼祖先爲姑舅之親。去年二酋所以不破五畝堡。蓋王繼祖之情分耳。今宜以繼祖仍守此地。卽令招二酋內附。能招來。則繼祖重陸用之。二酋不附賊。則合江安矣。可急圖之。田賦方在重慶。回當發去草草。

### 李參政維楨

初冬舟行。木落水平。三峽失險。亦自快事。來教拳拳地方事。深感招兵憲牌之說。更無影響。此中人多造言。近有爲不佞懸購逆酋一檄。文理亦不惡。傳之賊巢。逆酋爲之落膽。具文乞哀。可爲一笑。酋未反時。原是一土司。久住該府。卽士民與之往來。亦自常事。惟今年奉旨以後。乃爲賊耳。何得追論往事。令人人自危。此蓋舊巡道無大度而好深求。流禍至今。可恨也。便中幸爲明之。

### 來副使

逆酋又差人來具文。蓋爲僞檄所嚇耳。此何人所爲。亦大有意。惜世襲總兵之說。露出腳手。遂爲賊看破。大抵此時。賊知無生路。恐當出而一逞。宜嚴備之。不佞又恐劉總兵初到。我兵未齊。未可卽與之戰。再爲一檄。以緩其出。試爲一文。覓一人達之。綦江人自有願去者。只令無洩吾機事可也。去則言其差人送來。

省下審問矣。若賊無變動狂逞之形，前檄不用亦可。須相機爲之，但可緩賊，不必避嫌也。

又

承教各款，種種皆實用，皆要著。何門下練於兵事若此，不佞自是得一右手矣。諸所經畫，有已行者，有未行者，今卽圖之，惟進兵不宜速，尤爲老成之見。川中文武兵將上下，無知兵者，彼爲欲速之說，非有成算。蓋無兵則厭寇，有兵則又厭兵，卽今當事中亦有若此者，何怪其他乎。金城屯田，坐困先零，今若守定此，賊亦可坐困，何用急急也。

莫副使

昨守道文來，亦恐分布不周，故行查議。今得來教，良是。聚則有餘，分則不足，此二語者，足以盡今日之兵勢矣。綦江已破之城，目下自難議守。南川已空，亦不須急。江津宜發兵，第不知近日復有調到者否。武隆彭水去播若是之遠，該道何以急之。豈以水路近乎。今守道至渝，幸開誠共議。此同舟遇風之時，自宜若左右手相扶者，苟可善事，不必自己。若應見教者，不妨走使相商。苟有不可，卽十易之不爲過。諸葛武侯不云乎：違覆而得中，若棄敝屣而獲珠玉，刻印銷印，豈有成心。僕所患者，諸公雷同附和，事後則謂事有所主，原不自我。若違覆則求之不得者，勿以爲煩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願與諸公共勉之。吾輩學問，正須今日多難之時用之耳。草草。

李副使廷謨



合江江津俱屬要地。三千兵恐尙不足爲守。非多也。宜急發行糧。令速赴信地。逆曾駐兵境上。向往更不可知。倘其以虛文緩我。而突然復起。何以應之。地方生靈可念。錢糧無足深惜。聞合江募兵。以無糧大有怨言。宜早爲之處。若必不可用。不如揀退。如尙可用。須給之糧。遲疑不決。一有脫巾之呼。事更多矣。幸留意焉。

### 田東翁大司馬

前於陝西調兵。方有虜報。李次翁回書以爲必不可借。其詞頗決。不佞計無所出。只得議募。其實募兵甚費甚遲。咨文已悉。且今之會所招苗兵。頗悍而整。召募烏合。亦難取勝。必須慣戰之將。慣戰之兵。一戰破之。則土崩瓦解。內變必作。自成擒矣。次之雖不大勝。亦不大敗。兩強相拒。尙可就中用計。終於取勝。若再有差池。則氣難復振。大事去矣。不佞所以必欲用秦兵。用浙兵。又欲用見兵。與戰將。蓋以今之時。非可嘗試之時。今之事。非可嘗試之事也。延綏寧夏二鎮。已允發三千三百。若餘三鎮。每借一千。便可了此。但不佞一借不應。難於啓口。若台臺肯賜主持。實爲無量之賜。不然。唯有召募耳。其浙兵。山東兵。東征兵。亦均乞用原營見兵。一則有部伍可戰。一則有糧餉。止支行糧。尙可省費。而行糧坐糧。又須照內地調兵事例。議定題請發下。若照征倭例。則不能支矣。要之。彼遠征異國。事自難相比也。蜀固無兵。餉亦不多。而黔中更束手無措。目下以太倉如洗。內帑難望。故且請留秦餉。取滇餉。其實秦餉尙是實數。滇餉尤在渺茫。且即使俱到。亦不足用。俟於黔楚查來。然後再請。或太僕。或內庫。必須先請發五六十萬。乃可濟事。夫兵觀

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兵餉已集，我氣正銳，彼氣自奪，就中取事，不三月而事可決矣。若曠日遲久，師老財匱，其費更多，且有他虞，不佞熟思其便，乃以奉聞，伏惟裁決，更乞秘密，勿洩爲望。

莫副使

永寧爲川貴要路，永甯危，則兩省之路不通，而川南可以長驅，故救永甯亦以自救也。重慶若有兵可守，卽發二三千往無妨，但重慶之兵似亦不多，空國而援，亦有可慮。此在該道斟酌之，但城內留四五千人，餘卽可往也。幸以此字與總鎮商之，若不能往永甯，瀘州合江納谿之防亦宜增添，防上流乃極要之著。若賊已破永甯，此著尤不可緩，統惟相議行之，事機間不容髮，斷而敢行，慮善以動，此兩者不可一缺也。草草。

萬總兵

聞賊造船，此有兩三次信到，乃的信也。此其意欲何爲？欲夜渡以襲城乎？欲逆流而上，分劫各州縣乎？宜嚴偵而預防之。緊要處用大礮打碎其舡，則無能爲矣。賊遲疑不發，此有二說：一則因有招撫牌，還望寬釋，一則亦以緩我，而彼突然水陸並進，以取重慶，或流劫內地也。旣已通使，不妨開誠諭之，令就牢籠，因之而修實備，此皆兵家要機，細作偵探，尤爲要緊，惟將軍圖之。

內閣沈趙 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入境後，得曾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赦，逞於一決也。時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

責之。大段言曾雖奉有勦旨，然部獲尙欲行勦。此其人尙在死生之間。今何爲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線生路而自塞之。是何人撥置，伊有何冤情，查明速報。蓋假示撫形，以惑亂之也。文至而荃江已破，且盛言必取重慶。該道不得已仍以原文諭之。總兵又以一旗招之。曾雖知非真，然不無希望。遂亦具文往復。遲疑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渝者，漸已調到。曾知重慶難下，只須止兵。今則兵到重慶者，業已滿萬。攻不足，守有餘矣。使曾當時長驅直擣，全蜀可虞。今則門戶已堅，堂奧益固，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脆弱，士司兵觀望，戰固不能，守亦難久。若曾再以全力持久，坐困一城，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浙兵，乃於戰守有賴。故川人望外省兵，如農望歲。不知今已得請否。惟台臺垂神是禱。曾先年原無逆節，亦無遠略。惟邇來我所以處置者，全未得宜。勦一番，撫一番，皆爲彼增一番兵力。長一番雄心。今則公然有不軌之心，萌割據之志矣。諸凡上下文移，舌劍唇鋒，總是反書。無容更僕。幸今方內少事，得以專力圖之。若以天之靈，滅此大慙，而後朝食，真爲潛消無窮之禍，而宗社生靈之福也。查先年蜀中都蠻叛逆，成化時程尙書信征之，用師十八萬，而無成功。萬曆初，曾巡撫省，吾征之，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絲。應龍之狡，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奏效。總之蜀六萬，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俟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勦也。錢糧約用百萬。川湖二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尙有積餘，一處借十

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照。

來副使

川兵近京已行鼓譟此自難用去留任之不必問也易勦難安原是土風於通州每人領糧九兩豈曰不厚卽如近日忠州之事又誰激之總之逆會造反無人治之衆遂尤而效之耳分布事仍須門下至渝與鎮道合議之巡道之意重在守重慶以固根本亦是正論今日之守宜自內而外賊乃不覺不然內地無備突發多兵守綦江賊以爲且進勦合兵來攻又成往事矣故今日之兵宜厚積內地待各處皆可守而後一齊去爲宜總煩與鎮道議行糧餉事且照此中例給之彼無說自可相安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若欲從厚兵尙多事尙長將來何以給之用兵卽不宜計餉亦不可太過如東征之餉太多今內地遂難用兵若當時爲國家遠慮亦應再有斟酌耳聞西陽兵所過甚是騷擾已刻告示發禁矣經過之處該道自可禁之查舊無土兵經過犒賞事例似難開端若必不容已試議一規則來看何如平茶司兵已行文矣。

劉參議

兵無餉一日亦不可用況土兵素非吾所優養者乎前道調兵至境歸去不顧遂耽延數日可爲深恨昨已行藩司解銀五千至可均給之今再令發去以後宜先來呈請莫待臨時也抽兵銀今已抵正餉宜嚴催之川南一帶把總等皆報有兵不知何故宜細查之如果堪用亦令在籍候調如不堪用卽明諭解散。

無令聚之一處生事。逆酋卽借兵水西。水西亦必不應。彼雖土司。亦看風勢。未有事已至此。而猶甘心爲賊用者。瀘合一帶秋糧。卽可令收本色以爲軍餉。前已有行。宜查之。合江以萬人坐食一處。恐米不給。卽有銀亦無從置也。幸留意焉。

### 來副使

烏羅請調。未論真僞。且答之曰。卽當達之軍門。爾但整兵聽調。然後再查。可用方以見教也。此土司旣屬銅仁。自當聽貴州調用。彼所以不投貴州而投四川者。以貴州作事甚密。全無征討之聲。而四川此機已露耳。彼所謂不可力敵。宜以計擒者。亦曾問之否。天全兵已到一千。見守重慶。永寧兵已到六千。見守瀘合。烏蒙調在後。其到雖遲。然無不至之理。若平茶邑梅之未至。或是未發行糧耳。重慶道府一向以事急倉皇。諸事多無頭緒。又益以文武不和。其精神全用於構訐。軍事益疏。從來給散錢糧無一字相聞。昨屢查之。方遣一揭來。則已費過數萬。尙有二萬。復行藩司以二萬解去矣。大計已決。非自今日。但舊將難倚。新將未至。苗劄兵境上。酋亦久住松坎。若更顯行。益復激起。只須且如來教所謂。強爲鎮靜。收拾民心而已。水西別有施爲。此後必不爲賊用。水西之母。鳳氏。非田氏。逆酋之妻。則田氏也。初意此費可百萬。今以川東已事計之。恐百萬猶不足。卽以百萬論。此中官帑或可借湊其半。楚中向無積蓄。恐不能也。久已行查。尙未報來。必須該省有文。方可具題。自難急如意耳。目今所調各兵。無論漢兵不可用。卽土兵亦非播苗之敵。兵將不齊。決不可妄施計策。露機挑釁。目今急務。惟望門下速至渝城。調和文武。分布兵將。偵探

賊情稽查錢糧。卽對重慶人。只以防守招撫爲言。彼中人多有爲賊耳目者。嗣有機宜。時時見教。酉陽兵恐無一萬之數。不知亦有三五千。可當鋒者否。各處城守要緊。恐賊以劉挺將至。而突出以示強耳。但新將至。則我氣自壯。賊氣自奪。方可漸須圖之。目今正偃旗息鼓。包羞忍恥之日。無亟亟也。此字秘之秘之。

洪副使澄源

西南夷見播會無狀。尤而效之。其桀驁反覆。無足異者。今但當專力楊氏。楊氏滅。則諸夷膽落矣。安會廢釋供之額。漸不可長。此會今方歸化。可乘此切責之。令必受命。渠惕於大義。當無不從。不然此中道阻。則兩省之軍機滯矣。幸留意焉。永甯與賊爲讎。可使以義。若門下一臨其地。則綢繆益固。不止自守。漸可圖賊矣。赤水烏撒。皆賊後門。不可無防也。恩恩布復不一。

劉參議

賊有必犯合江之勢。已行劉帥摘重慶兵三五千援之。益以瀘州援兵。不下萬三千人。陝兵且至。卽催之前去。賊三萬。乃其虛聲。此時不敢空國而出也。惟益勵二將。併力固守。但得完城。卽以功論。幸嚴諭之。袁年王繼先。各差人來投文。已密給以照。此終得其一臂之力者。但目下不可令其明來。或陰納其質可也。鎮雄兵初三日發。此時當至。須再催之。賊若至合江。則瀘州已震。於鄰兵亦不可全發去。須酌之。其吳文傑。亦當上援。已行之矣。

楊小林少司馬

西蜀不天，逆賊爲梗，計無所出，告急門下，蒙慨然允許，感已刺心，嗣見樞府不允，以爲別自有意，未敢再瀆。乃蒙高懷雅誼，情急在原，特爲題請，假大將之權，發出疆之旅，此等舉動，卽當古人中亦不多見。況今世乎？不佞龍誠與三巴士庶，骨刻而心藏之，非諛也。主上急於西顧，大疏料無不允，得旨之日，卽乞發行。馬帥統北兵，劉帥統南兵，兩路並進，更與湖貴二帥夾攻，賊真釜魚，肌肉耳。徼天之幸，倘得殲此逆種，再造西川，門下功當爲第一。岷江如帶，峨眉如礪，榮名休問，寧有極哉。使旋先此復謝，自棧道而南，敬擊牛釀酒，以待義旅，百惟蚤發爲望。

內閣沈<sup>題</sup>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爲守禦。此則重慶真急矣。乃龍一入省，卽令萬鰲馳入其中，且令先拏奸細，一日而得十六人，撲殺之，沈屍於河。其後賊下綦江，以無內應，尙不敢直攻重慶。況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矣。賊犯永甯而不利，聲犯合江而竟不敢，尙復慮重慶乎？蓋保重慶者，賊下綦江時之要著，而非所語於今日也。當賊下綦江時，龍卽欲入保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卽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綴重慶，而分兵犯鄰播州縣，彼時羽檄不飛，應援路絕，何地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

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尙欲至近地調度。會鎮道事急。以招撫給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遲徊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卽出。龍若東行。更速其叛。是以前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綦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蓋進攻之具。如火器火藥。絛甲絮被弓箭槍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省下開局製造。以至買米買馬運糧諸事。皆須與司道面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稽考。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工。急急爲之。尙恐年內不齊。有誤來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耽延日時。外疑賊而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駭聽聞。已於目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難一。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遙度者之口。然不明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曉曉自明。非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衰親懸望。以日爲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議尙有短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爲其所可爲。不復置辨。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啓無任瞻望之至。

張監軍棟

來揭所言種種當機。僕懲於前人輕敵之害。故凡事詳審而後行之。然詳審之過。未免有傷於猶豫者。亦自知之。得教更覺爽然。甘言疾也。至言藥也。方以爲幸。何謂不忌乎。奏民之言。不可全信。彼半爲將官遊



說者且前人以誤信喪師，今安可又墮其計。況賊方以秦民叛主爲詞，而我率秦民以攻之，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死亦不服也。火器之類，向來此中文武無一知者，卽付之將官亦無益。今幸北將多來，可委製造。魚鹽薑蒜，目下齊卽發矣。賊欲犯南川，兵已劄東壩，過瀘合少住，卽可東趨重慶，與劉帥共議戰守。且須相機，未可輕敵也。草草。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賊劄兵南川，想欲入犯，須相機禦之。彼夾攻，則極力戰守；彼若只防守，亦不可輕犯之，恐爲所誘也。今將軍初至，須萬分審慎。第一保地方無虞，方可圖賊。若少挫，則氣難振，不可不加意。草草。

劉參議

聖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中人不知兵，只聽奏民及投募者之言，謂賊易與。遂頻年以此敗事，眞爲可嘆。然賊又未必眞有二三十萬戰兵也。蓋賊大衆自不下二三十萬，此是通男婦並虜掠之衆言者。未爲實數，而精兵則又自有數。今言彼人人皆以一當十，亦未必然也。大抵極富強之國，亦不過戰兵十萬，精兵二三萬而已。賊勢大約如此。今我須以十萬精兵視之。四川並湖貴分六路並進，一路止二萬，不啻倍之。我能六路齊心，賊恐不能六路齊心應之。我卽一二路有利鈍，不損大勢。賊若一二路不利，則事去矣。此猶是兩敵相當，道其常耳。至於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臨時懸購一張，彼衆日減，我衆日增，豈遂相持到了乎。川南兵五六萬，亦無不可。再多則無用處。近見募兵數亦多，但不知皆可用否。器械精利否。

舉事之期不遠，須著實加意。兵不在多，亦不妨多。若多而能一舉成功，則費反少，更妙在人耳。今川南募兵調兵更幾何，須以實數開來。山東所調來，亦南兵，非山東人也。曹希彬陞，真否見報，當有文去。此不一。

徐僉事

不佞初入蜀時，京師人即寄書來，言劉帥不可用，爲其生平好以虛兵冒厚餉，不得則嗾之鼓譟，以挾官府。若用之，後必有悔。不佞以爲在遼左時，曾見其人，恂謹恭順，略無跋扈之態。此必有欲謀其總兵者，所倡言耳。不之信也。比至蜀，見其條陳內，首爭糧餉，甚以爲不宜。即以書達之，令無照朝鮮事例爭餉，以惑軍心。後其家人來，又丁甯之，不知其敢稟之否。乃按院以參之矣。今又有此，奈何不令人以爲口實乎。旣稱宰牛歃血祭旗飲酒，亦不必查究。但恐都門聞之，又有別說，則不便矣。渠父子世爲總兵，富貴已極。武流側目，奈何其不自謹敕也。人多言其兵無實數，即從容選補，亦自無妨。不必一概多招無賴之人，以致生事起釁。則連彼亦收拾不得。因小失大，豈智者所爲乎。因指摘以自表見，方是有人心人所爲。古來真正英雄豪傑，必自戰兢惕厲中來。若照以前一片驕氣，豈但無福，必且有禍。門下旣與爲同鄉，宜盡言相告，以實成就之。無但爲輒美交也。近日渠有文來，言據各處報兵五萬餘，請俱發行糧。調來選三萬用，不知此二萬發回，能保無鼓譟劫略之事否。此亦殊欠思量。又昨該道所呈軍器冊內，馬兵三千，步兵七千，其應用器械多至三萬餘。如鳥銃、三眼銃、鎗、耙、狼筈、長槍之類，皆一人不能兼二器者。不知是如何算來，以

後皆細與斟酌之時日無多、須件件踏實、乃克有濟也。既有此一番、渠須緊緊做之、剋期見效、則因敗爲功、乃其終身受用處。是在門下夾持之耳不盡。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初下綦江、若長驅直擣、卽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尙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尙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勦、是朝廷尙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譴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而彼不知耶。卽應調兵行勦、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回巢、尙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差官速行曉諭、倘彼有不白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牌、雖

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冤。且索奏民屍棺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真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闕出。具書該道。令龍設策彌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必來求實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卽狂逞。卽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答該道云。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掣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闔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曾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卽此數端。尙有可撫之機。曾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會復狂逞。亦未必然。蓋曾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邢崑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曾若從此斂戢。大家尙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曾亦不信我。

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一。此書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官看之，故洩於與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爲伊詞得上司私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勦，然兵餉已集，自可無慮。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尙以節來旨意爲挾撫也。尙近日謂安疆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龍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卽出，重慶雖無恙，而別城可虞，不東行則賊不但不敢垂涎重慶，卽各城亦且不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敢一攻城，止一犯永甯耳。以永甯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然南川自綦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慮。今者目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伎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惟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瘁，其不卽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於人。乃今言者不已，不得不盡白於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地，龍復密行招誘賊之心腹牙爪，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卽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卽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傍觀之說所搖，卽賊不足平矣。伏惟台臺垂照，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徐理齋中丞

應龍、小豎子耳。何能知兵。知兵則不反矣。一彈丸之地。四周皆王土。大兵雲合。懸賞爲購。卽左右鄰比。當有爭先取事者。必無幸矣。所恨以前當事。不畏之如虎。則視之如無。破壞決裂。以至於斯。今一旦而欲剗刈蘊崇之。豈可以旦夕計效哉。初以招撫緩其出。利用靜。繼以大兵懼其心。利用多。本地之兵不可使。須借外兵之慣戰者。此必不可易者也。弟不卽人重慶。蓋假撫緩之。俟兵稍耳。乃都門不知。使爾曉曉來教。決之於心。委之於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仰承雅愛。簡發兵將。感何可言。人旋先此復謝。

張監軍

劉帥有志立功。甚善。既有兵一萬三千。卽於士兵及見兵內挑選一萬七千。何不可之與。有必欲一一自募。乃爲可用乎。信陵君並將六國。獨何人哉。斯其故不可知矣。昨已有字許之。只慮其言之不效。不知異日何以相見也。代生員書。並諭賊文俱佳。而答書尤妙。賊得之。當必欺其下人。而求一逞。不可不嚴爲之防。彼不能遠出。只令以大礮爲守。且莫與戰。彼自無如之何。懸賞告示文冊俱備。只以偏橋無兵。故少遲之。恐其計無所之。四出劫掠耳。須數日後可懸。今當先發幾十本去。聽密行之可也。此中將領畏賊如虎。又往往爲賊用。他日進兵。南北二種將官。尙費調停。須面議也。諸可爲間者。不妨用之。仍一面報知。庶免掣肘。不然。鄙意且欲令王永興等爲間。而諭文已若此。若不知。不誤事耶。來教所謂偏裨用間。必報主帥知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川之守。宜與劉帥議之。須得一健將。而又知進退者。可亟商之。永甯自守其地。不應給糧。昨照五路防守。各發五十金犒之。亦自足也。揭內言請兵添語。並呈覽。未見何語。豈遺之耶。

楊濟寰中丞

海內之兵如雲而至。以天之靈。臺下之庇。逆賊授首。當不遠矣。惟是廣西狼兵一萬。貴州恃以爲命者。而迄今杳無音耗。坐是四川亦未敢進兵。盡犄角之勢不全。亦兵家之所忌也。事一日不決。則巴渝之蹂躪。一日未已。臺下爲桑梓計。當必有惻然動念者。望刻下督發。仍令遄至黔中。官帑無一錢。戍兵皆待哺。外省廣西所借十萬。尤須發在兵行之前。不然一至脫巾。不可言矣。總之兵餉皆須年內外至。遲則害事不小。萬懇萬懇。

劉參議

鎮雄兵果是如何。若果不受節制。不妨發回。不然平時擾民。臨難不用命。何益乎。烏蒙兵若更甚。亦可權宜阻止。近新報黃郎馬氏兵多至八千。永甯內司兵昨已認二萬。已令整備。本地再加選募。亦可得一二萬。則安用此土兵而令之爲害也。曹希彬初時高臥夷陵。投揭言事。謬自貴重。以爲將三十年。身經百餘戰。未嘗敗北。今以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故不敢輕進。僕惡其誇詐無禮。已參令待罪管事。今卽陞恐亦未得赴任也。近細訪之。言其人平時溫和小心。不類此等舉動。然則前揭乃代筆者之不知事。而彼爲所誤。可爲一笑。且聞其在永甯久。甚得人心。且知夷情。故令之來標下與計事。欲別委用之。可卽以此語之。庶彼心安耳。王夢吉亦知戰否。申于朝真可用。但恐亦非戰將也。卽具文來留之可矣。

徐僉事

賊有何兵、妄稱百萬、獨不慮五十四里之人笑乎。知其方寸亂矣。因默猶鬪。須防其突。重涪南江武彭一帶、皆宜嚴防。主將索賄、士官不可復用。宜就近擇人代之。已批總兵矣。不佞目下卽東。諸侯面盡。

支簡亭中丞

承教應天鳳陽二撫院不肯發兵。想吾兄調兵時、二院未見俞旨、自不敢發。非獨不肯也。然弟亦尙未見俞旨。若果有旨發兵、彼自當速發來。無待吾輩之促矣。今吾兄但當備餉以待之。若無旨、吾輩強之亦不來。若有旨、吾輩不催亦自至也。若備餉而彼不來、則餉自有用。不爲虛費。弟俟到果有旨方促之。不然亦任之。蓋今已遲、卽來恐無及也。昨弟恐誤事、已發旗牌二次。於永順調兵七千、保靖調兵五千。計冬底春初可至偏橋。乞兄亦差官催之。仍一面備本折之餉。此外再調募二萬以上、共足四萬、則足用矣。進兵只在正月。萬無再遲之理。弟目下卽至重慶。乞兄早駕。陳璘卽未至、弟已行李應祥代事。若不來、卽參之。幸以語之可也。部中旣允加編、則已有項下。不問何銀、皆可借用。近又有搜括庫銀之旨。乞將應借用銀、作速解至沅州等處、以備軍興。不然恐以爲無礙而括去、則愈難矣。此目前要緊事也。無論代事及正總兵、並督餉監軍等道。若年內不至沅州偏橋等處、弟卽參之。乞亟行知會。萬懇萬懇。文武官雖至而無兵、兵雖至而無餉、兵餉雖集、而器械火藥等項一有不備、亦害事。決不可再遲。昨湖北守巡道文來、皆支詞。語略無實事。弟固不敢強人以難、亦何肯坐受耽誤。藩司亦數米而炊。不見所發何銀。所借何項。恐賊以川貴有備而衝出、卽利害不小。不但不能成功而已。竊爲兄慮之。特在同舟、特以奉告。弟六月至今、日不



暇食。夜不交睫。亡室有病而不暇治。專爲一播事耳。惟兄留意無忽。

### 史副使

糧運事。昨略一計之。米一石。夫三名。十四萬米。應用夫四十八萬。不覺驚駭。此輩累累道途。集之東南二處。何事不有。甚可慮也。且只爲三斗米。而奔走一人於數千里之外。計費人可三金。又當以百萬計。此與採木不同。彼散而此聚。彼以歲計。此以月計。故也。因算常顧之三月。運三四回。則一人當運米一石。而人可省三之二。但不知有無妨礙。又思之。或只派於近播府縣。如重慶。鼓瀘。而遠處徵銀貼之。亦可。又不知人數可足否。不虞逃散否。此宜亟議過。馬上差人來商量。事已迫。不可不早也。見在米俱宜從水運。至重瀘二處。宜嚴催之。不盡。

### 劉參議 莫副使

兵旣集。行當進攻。糧運急矣。督餉道。派夫通省。固是有把擊之法。然來途甚遠。運米甚少。所謂三十鐘而致一石。且一省騷然。多人駢集。甚未便也。今欲派之近處。恐多則民不堪。欲募之近處。恐無著落。而易逃竊。思之。播事一日不了。則近播之民一日不安。則調遠兵以進攻。而驅近民以運餉。亦未爲不可也。如近日合江南川江津綦江之民。皆欲聯什伍爲守。夫守危事也。而尙甘之。若止令運餉。則其樂從可知。鄙意欲鄰播州縣募民爲運。最邊播者。令出夫最多。稍近者。次之。最遠者。免之。其夫或稍給以食米之價。大抵川南運夫。可四萬。川東運夫。可六萬。每夫一日與之行糧。分半或二分。此可行否。若可行。門下卽派數資。

成之。此造福全省，非細事也。事在燃眉，幸亟留意。古人云：寬一分民，受賜一分。今日寬一分民，受賜百分。奈何不加之意乎？懇囑懇囑。

史副使

轉餉一事，僕連日思之。當食而廢箸，當寢而起坐。古人云：憂心如醉，憂心如擣。此之謂也。夫以四十八萬人而聚之二城之下，進兵無期，宿食何所？進兵有期，錯足何地？其爲不可行明矣。今減爲十萬，川東得其六，川南得其四，亦尙覺多。然難以再減矣。但夫來太遠，則費亦不貲。夫來太早，則費亦不貲。昔人云：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今可更思其所以寬之者否？鄙意若敘瀘一帶供川南、重慶一府，加以成、邵之東、夔州之西、順慶之南，供川東，亦可足用否？若近者出夫，遠者量徵銀貼之，亦兩便也。昨碁江募兵，應者數千，且不願給糧而守。若給以工食而運糧，其樂從可知。川南投兵者，趾錯於途，一呼可得數千。今試與巡下南、巡上東二道商之。若彼能募夫，卽不能全募，或近播者募之，稍遠者派之。再遠者出銀貼之，但募得近處一名，卽寬得遠處數家，亦是小民無量之福。且近地人運糧，路道旣熟，心亦不懼。遠處人運糧，路道旣生，心亦多憂。此不可同日語也。若兵交而不解，遠人懼而逃，近人則惟恐其不勝，而不肯逃矣。此又可坐照者也。今宜概行州縣，且爲十萬之派，而待另文到，卽發行方，再酌其便，而調停之。乃爲萬全。蓋進兵極早，在正月，遲乃二月。先調近者運之，而後調遠者繼之，自可及也。若只責之有司，彼夫出門，而事畢矣。異日有患，卽參擊百有司，不足以解吾輩之罪也。此非細事，爾故諄諄。幸亟留意，無忽。口袋宜用線織者佳，但

急不能得。宜用雙布。仍令人備一厚油紙以防陰雨。交之何處。宜用篋兜收之否。俱宜早計早行也。

### 劉總兵

比日知將軍治兵備械。日夜不遑。甚以爲慰。若將軍用心如此。賊無足平也。招兵事。昨已有行。須得苗兵爲佳。若只尋常兵。亦與向所招等耳。幸留心焉。招降一節。今且宜密行。如袁年王繼先等。兩月前皆已受牌而去。但外人不知耳。若人知之。傳與應龍。而害其家。則餘人以爲外不足恃。而且堅其內附之心矣。如扶歡壩之苗。且不必令出。所慮甚是。彼小人。但欲招出一人。卽以爲功。不顧其後。此等卽與監軍道盡言無妨也。

### 易按察使登瀛

賊久不動。胡又狂逞。貴州久不設備。只恃安氏。而安氏原未與賊絕。宜其爾也。今惟有驅安氏直搗其巢。則各路之圍立解。若安氏不肯。亦令揚兵爲進搗之狀。而後可從其密圖之計也。不然目下攻城破邑。吾輩當其罪。他日兵齊戰勝。安氏收其功。則彼且用我。而何忠順之有。此不可不亟與青翁言之也。草草不盡。

### 楊監軍寅秋

賊久不出。乃突而犯貴州。蓋因前日殺其招苗。因有此舉。一示武以鎮人心。一通路以度惡苗。甚可恨也。貴州一向不甚設防。止恃安氏。願安氏原未與之絕。賊何所忌而不狂逞。若安氏肯與之絕。仗義執言。奉

天討罪。賊且抱頭奔國之不暇，而敢出兵乎。今宜驅安氏之兵，直搗其巢，兵至沙溪，而黃平偏橋之苗盡奔歸矣。安氏一欲附忠順之美名，一欲獲陞賞之厚實，一欲不絕鄰封之交，尙存香火之情，必待我與之爲鷓蚌，而後坐收漁人之功。此等作用，可以欺天下乎。幸與郭青翁面議，所以使安氏使安氏，必先令安氏絕賊。安氏一與之絕，賊當破膽，不敢一步離其巢。然後探虎穴，得虎子，惟其所爲，無不如意耳。賊目把有尙義黃繼之二人者，若安氏漢把能擒以獻，先賞以指揮劄付，幸諭之。洪邊送親事，必不可聽。彼假以送女，令親信出入省城，成何事體。且賊不久當滅，宋宣慰能甘心與之偕亡乎。當令自以他事辭之。若安疆臣更不能爲我守省城，則安在其爲忠順哉。廣西狼兵，雲南土兵，不日且至。當差人迎而催之，至嘗無慮賊也。大舉的於春首，百凡留意無忽。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賊知罪在不赦，頗欲肆行衝突。又恐外兵難敵，內人不附，故虛喝四川而不敢進。因突犯黃平興隆之間，乘其兵力稍虛，主帥不至，一以招苗自固，一以示強挾撫，其計益拙，其勢益窮矣。今川中秦兵已入境，浙兵尙未到，然土漢之兵已足自保，惟是貴州惟恃安氏而糧餉不充，不敢多調其兵，惟用以防省城耳。迤東地方不能相及也。今賊到始調援，恐兵至而賊已去矣。雲南廣西兵年內外當至，至則貴可無虞。惟偏橋一帶，貴州旣難遠顧，湖廣又緩視之，龍不得已。多方爲之募調，計正月中或僅可及三萬之數。龍當量發馬兵助之，第兵猶可催，糧每告匱，唇乾舌敝，督策難前，萬分無奈。須明言之，惟望廟堂主持，嚴責兩備。

庶春間師期、尙無誤也。川中自餉已難、貴州又來告借、義在同舟、卽羅雀掘鼠、亦須均分、已以五萬給之。如此那攢、終成兩敵、東征西討、所用若何、腹心之憂、奈何惜此、伏惟台臺垂念、主持幸甚、劉綎近似知罪、俟龍駐渝、從容觀之、以定任使、此時吳廣未到、渠亦自應候代也。陳璘聞有牌到偏橋、計當與吳廣先後至、亦在新年內外、沈尙文自銅仁安車而去、童元鎮續至、亦高坐銅仁、此皆有題過明旨、令駐偏橋者、卽陳璘已至、渠亦當在平越興隆之間、駐銅仁何爲、今朝廷之令、已不行於總兵、何況督撫、若處元鎮、別無替人、只得裁抑使之、如更不堪、勢須更換、此須各裨將俱至、又須預先題明、蓋總兵非可輕易者、故不敢以便宜概行之也、屢偵播內羣情盡搖、又密行道將以賞格招降、亦多投結外附者、總觀其成、未敢預瀆、然總兵尙多未至、自難遽議進兵、大都龍之意、寧遲無速、寧後無先、寧以滯須待無窮之機會、不以造次貽噬臍之深悔、恐道將中有貪功求速逞者、望無主其說、外刻完賞格二本呈覽、內龍所題格內人名、間有與前不同者、緣近查其少有改易、故輒更之、恐失事機、故不待奉旨先發示也、統惟台鑒、

### 徐僉事

分布事、俟而議、此時可謂無將、然韓白英衛、問世一出、自不必借才異代也、人各盡其心、事無不可爲、渝中兵日招集、餉不時給、再有脫巾之呼、恐難終諉曰無此事、二道時時酌議、便宜區處、勿以呈詳往返、致有紛紜不一、

### 來副使

五司人怨雖深、而力甚微、止可以爲鄉導、若用以摧堅、則誤事矣、運夫正在議處、沐國且至、非露機括也、  
草草、

張監軍

來教俱領、用間雖難、然此等小醜、卽顛倒之亦何害、不足多慮也、進兵路分、尙須酌議、江津非入播之路、止宜防守、合江仍通綦江路、今直達播州者、川中惟三路、永甯、綦江、眞州、眞州則由南川進者、更將少可慮、若南北相兼、亦尙可支持、統俟面盡不一、

沈按察使季文

閱播圖、令人躍然、聚米爲山、寧復是過、蓋虜不但在吾目中、且在掌中矣、今泄泄從事者、旣痛癢不關、卽沾沾自喜者、又得失相半、安得數輩有心人如門下、與之共滅此賊乎、煩照此一樣畫二十張、各省撫鎮、道將要緊者、各給一張、其路道手摺、亦乞多造、然後縮小刻一板印刷、盡給行間、卽賊見之、當咋舌死矣、  
懇懇、

楊監軍

途中接教、一何其詳悉周到、事事當機也、諸事在蜀者、似已有備、二省日日行催、紙渝墨敝、至今竟不得其要領、黔省貧弱、難過責之、然亦覺因循偷安、坐費時日、楚省則但以紙上文字往復、令人恨恨、昨不得已、具疏言之、何濟於事、來教所謂雖盡法何益者也、今當再催之、卽十得五六亦可矣、楚省且不論、貴省

無兵卽雜。然徵調止二萬人，多無實數，不足用也。今惟恃廣西狼兵，又不卽到。雲南兵亦以夷警未卽來，蒙楊之兵太少，惟安氏兵可用耳。已與陳恩言，令歸而起六萬兵，半守省城，半守沙溪。他日卽以兩路進，彼已應允。且言目下尙支吾之，但有師期，卽一味勇進。不知可信否。惟熟察之，此卽吾兄所監之軍，不可不留意也。漢兵操練，終不濟事。不如用見成士兵。若水西六萬，廣西一萬，雲南八千，益以黔兵，無慮十萬。長驅直擣，何慮賊乎。黃岑寨膽苗，旣殘地方，阻官道，則惟有勦耳。卽欲撫，亦先勦而後撫，便宜決策是也。乃一不以相聞，何耶。賊必欲犯黃平，宜急備之，無忽。

史副使

瀘州吏書爲奸，幾誤軍興。法應斬，但此時運夫未議定，差官一擊，則各處震動，派夫州縣，恐千後至之誅。一日盡集夫於重瀘，未便也。故仍行該道拏處之。凡用嚴刑，必須立法旣妥，而後可一切從事耳。合江進兵，仍會婁山關者，此路攻守，須臨時乃定。以經播州外司之地，須其人降順無他，而後可議進兵也。今但議夫瀘州，若臨時進兵，只撥瀘州夫往足矣。

又

就近派夫，自是不易之理。不然以神宣威茂諸處，來川東運糧，豈但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而已。惟是糧餉可以責之餉道，運夫必當責之守巡，方爲妥當。何者，專與不專也。且川東川南，相去遠者，幾於千里，卽該道督水運，尙可遙制。若催陸運，自當親臨，兩地難周，豈不誤事。今定爲就近派夫，官徵銀給以工食，仍照

該道原派一石三名之數。仍用里甲。川南止用敘瀘二處。川東止用重慶一府。餉道但催一省水運。俱至重瀘二處。守巡則分催二處陸運。至綦江。至永甯。以至播州。皆其責也。有夫無米。責在餉道。有米無夫。責在守巡。目下無銀。且借大木餘銀用之。事完派補。如此則不戾該道原行。而近者以得銀爲幸。遠者以免役爲安。上下兩利矣。不佞熟思。其使無以易此。若再有不安。不佞亦當任其責耳。已行之二守巡處。昨詳可徑停之。事在燒眉。無再不決之理矣。聞川南夫至納谿。而無米運。俱在守候。可亟催水運無遲。諸俟面盡。

盧副使泮

克平九絲時。地數動。曾克庵公查以前武功成。俱有此異。今之平播事更大。故異亦甚。玉壘山崩。應在平播無疑也。第臣子入告。須以災言。亦春秋之意耳。千里餽糧。事所不便。已已之。止令納銀。小民不啻更生矣。已有檄借貴道入川東。幸蚤至以一臂助我。

郭青螺中丞二首

賊深矣。興隆黃平龍泉。恐又有失。則吾輩何以自解。此當亟亟圖之。不可後也。揭內起用二將。卽以二牌用之。此自可徑用者。不必題也。招兵三萬。亦可徑行。無須更請。請則遲矣。貴州銅仁一帶兵甚多。川人多於此處招苗。董元鎮一呼。可得數千。挾之以出。何有於賊。而逃避無已。不知城破。彼能免耶。憊而無知。何以爲人。但得大小將到。卽當處之。今且催之出。再不出。卽提之矣。鄙意調安氏兵三萬守省城。而以貴州



向來二萬有餘之兵，分布於以東興隆黃平等處，或可自保。今不佞且發鎮雄兵三千去，此水西之弟，而原咨所請者也。又調到施州兵，當從婺川發龍泉，但遠水近火，尙不相及。聞支簡亭兄已來沅州，彼必有自爲偏橋計者，但偏橋警息，九股路絕，賊即可圖矣。弟思之，勦苗終不如招苗，恐其處處蠢動故也。第弟亦臆說，若丈見之真，則撫勦惟所爲矣。屯重兵三萬，以斷賊招苗之路，此必不可緩者。無問廟堂從不從，廟堂原不中制，何必待命也。如蜀中弟原題兵六七萬，而今調至十四五萬，不然賊豈有不來者。多兵而早了之，與少兵而遲了，功相萬也。大舉在眼前，乞丈無吝多兵，雲南有夷變，兵來尙遲，惟廣西可亟催之。五萬餉已解，須令安氏以兵防之，草草不備。

又

黔中危急，弟日夜憂之，計無所出。業以十道遣使催促兵將，顧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奈之何。昨以一檄移安疆臣，令發兵守省城，並一二枝之興隆，且以千金爲牛酒犒其兵，仍厚賞其母子，想可得其力者。又將施南衛土兵八千移之思南，以應援龍泉一帶，計正月初亦可至矣。偏橋則數行楚中備之，據王兵備言，兵已漸集，可保無事。仍行令二總兵退苗，約以文到三日而苗不退者，劍當及之。想當致死向敵，苗或可散，而後可圖大舉也。曹仁佐持諭帖去諭之，仍令該道動銀爲備牛酒，不知有銀否。昨差人來言，前次犒安兵百金，布政司湊三日乃完，令人駭愕。以篋瓢陋巷之家，而欲爲斬將擐旗之事，其可得乎。弟久已行司，先解銀五萬去，今想將到，又移一咨於楚中，令以十萬給黔，此部咨奉旨者也。門下但日日發使催

之。彼必不敢不與。永保兵俱係用之偏橋。乃楚中數也。黔中則全靠滇兵。廣兵與募兵六千。而俱不至。奈何。奈何。廣西甚近。可急催之。弟已有二使在彼。尚未回也。來人行十二三日。纔到重慶。可謂極遲。土司驛多失應付。可責安疆臣令催之。彼此時而勒捐公家。可謂忠順乎。草草不盡。

沈按察使

至渝城。終於調度爲便。顧川中狗鼠癩疥無足多憂。貴州警報如雲。令人應接不暇。奈何。承教路道機宜。種種當心。百務鞅掌之時。誰能助我一臂者。惟門下耳。李旭欲外向。而機洩。全家殺盡矣。此賊益自速其亡也。省下所造諸物。火速發來。差人押解。舟行爲便。一物自有一物之用。幸致意右轄公。草草。

支簡亭 郭青螺二中丞

賞格所以不輕發。以我不明言征勦。則賊亦且以事緩欺其下。而不敢肆行衝突。我尙得以候兵集而大舉耳。今賊已知罪無所逃。東衝西突。此時而不發賞格。反自誤矣。宜大張告示。明懸賞格。書冊紙諭。遍地發去。彼人人解體。號令不行。而後可坐困也。師期不出一月。便可速募多兵。以圖大舉。此時更不可惜錢糧。懇懇。

沈按察使

陳恩老成習事。連日鼓舞之。頗覺輸心。似可大得其一臂之力者。此等人。不啻吳楚之劇孟。得之真隱然一敵國云。乃門下業以破格犒之。固知大君子之見。出尋常萬萬矣。諸凡打造在省者。乞急催之。鉛彈鐵

羨藜皆少。門下徑行添造之。諸可佐軍興者。亟亟爲之。無妨便宜也。草草。

張參政文耀

得教知已。築涪爲慰。戎馬在郊。卽宜視事。成都之行。可無庸也。渝城兵多。自宜分布。分布者。政所謂駐之要路。以減其勢。使軍民兩便耳。而議者謂分布早有師老之嫌。蓋以分布卽爲進兵。誤矣。汰其冗。分其勢。正今日之急務。門下初至。而留心若此。僕何慮焉。

徐僉事

劉帥果有滅賊之志。則吾之留未爲不是也。帥自能辦賊。乃往日條陳。原爲賈重。反至紛紜。乃知世間只有一箇忠誠。外此皆落坑陷。墮耳。雖然如此。今卻又十分性急不得。急行無好步。王道須萬全也。今日惟招誘一節。爲十分緊要。然外司久已歸心。惟其親信之人。能招爲內應。方妙耳。如袁年王繼先等。皆自十月內密領本部牌去者。今明受其母於重慶。彼處去賊巢近。恐應龍知之。反害其家。不可不慎。今凡招一人。須能保全之人。乃歸心。若事未成而先受害。則後來者懼矣。僕不日至渝城。大懸賞格。明示宣諭。彼中無不瓦解者。然後大兵齊進。曾未有不授首者也。進兵必不可過春期。幸與帥言。令日夜圖之。不日而盡。

來副使

來教字字著實。謂賊突出而擊我之。必救。誠然。然川中亦不能卽出。蓋彼之不能來。猶吾之不能往也。惟湖貴爲可慮耳。三人容細問之。草草。

劉參議

川南兵冗、汰之無妨。此與千金買駿不類。彼偶一爲之耳。今乃日日懸千金買死馬之骨、縱使積骨如山、可得爲馬否。以無用之兵、食易竭之餉、可爲寒心。幸力圖之。

董總兵

逆賊狂逞、貴竹陸危。將軍久不至、不得不一言之。朝廷量裁處、以示法耳。賊平、且以功論矣。東坡爛橋之事、彼中多咎將軍不出銅仁。今可急移駐偏橋興隆、與楚中犄角逐賊。不然人言可畏。軍政具存、僕卽愛將軍、不能私也。今所調兵、廣西一萬、雲南七千、水西三萬、屬貴州用。永順保靖各一萬、烏羅二千、屬湖廣用。而二省召募者不與焉。陸續當至。至卽鼓舞用之。大征在卽、宜先退偏橋興隆之賊、乃可從事。且以此觀將軍矣。

魏參議養蒙

監軍借重、已奉明旨。此宜蚤夜圖之、曷可遲也。賊雖外示狂逞、而內實窘急。川中賞格久發、其下皆有離心。大兵促之、無不亡之理。今所慮惟偏橋之兵未集、恐其事急衝出、流害全楚。故且遲之。然進兵必不過二月。過此則雨水連縣、河不可渡矣。永順保靖兵、各調一萬。久已有行。門下急急差人催之。又激浦麻陽十三哨等兵、共三萬分投。差人催來、必於二月之朔、齊至偏橋。乃可不誤。陳璘勇將、將此三萬人鼓行而前、乃一勦敵、自無慮也。此舉所係甚大、且兵觀拙速、不聞巧遲。萬望留意爲禱。

郭青螺中丞

昨得借銀之教、當日行布政司先發五萬、卽令原來承差催之、限半月到黔、當無誤也。若道猶不通、仍須五萬、再以一信來卽解去矣。若道已通、則且莫還川、但有到者、且留用之、後到者相還未晚也。董元鎮已參之、又以一人守催勦身、門下亦可著人催之、此輩貪生畏死、不顧羞恥、昨劉挺亦三承差跟定、方肯起身、若與之說門面話、彼亦無所用恥矣。昔曾確庵與劉顯書云、將軍若不親到地方、但差人領兵去、本院必參將軍、顯得之、痛哭而行、彼亦撫鎮也。門下何所吝於董弁乎。近得監軍報、賊必欲克黃平、奈何。如不得已、卽令安氏且以萬兵守黃平偏橋、賊決不敢與之相犯也。若以別兵守、賊盡銳攻之、尙不可保、何如。如九股苗旣破地方、惟有勦耳、勦而後撫、亦無不可、但須止勦一枝之爲害者、其餘不可槩及之、恐處處蠢動、則大可慮、是在將領加意、若不必可勦、則卽厚兵以防之、而斷賊招苗之路、尤爲急務。統惟門下詳審之、賊旣已無所忌憚、則賞格不妨分行、但須令安氏發重兵守定省城、弟近已於陳恩言之、渠回日卽起兵六萬矣。門下可先檄其二三萬守省城以東、則萬全之慮也。偏橋諸處、難望楚中、乞門下一面料理防守、萬萬內江道中草草。

又

近貴州承差來言、十三日起身、賊尙於東坡割大營也。然則何時退乎。昨不得已、令安氏起兵三萬防省城、三萬出沙溪以疑之。第安兵入省、必須糧餉、恐不能當此、奈何。蓋弟恐賊急而奔省城、故以安兵當之。

若糧少或安兵不可全恃。又在門下酌之。多少當徑行也。廣西狼兵一萬。不知至否。雲南兵先到者幾何。查進兵平越一路。省城一路。沙溪一路。洪邊一路。貴州兵。恐不能分四路。則以沙溪聽之安氏。洪邊出奇兵數千。而平越省城二路。須各用正兵三萬。雲南廣西不及二萬。尙須四萬。則貴州前後募調兵與安氏之兵。可以足之矣。惟又分派之。若兵多。洪邊亦爲正兵亦可也。將官李應祥。童元鎮。各領一路。劉效節。止可守黃平。其新起用二將並續到者爲誰。作何分布。亦乞示之。偏橋一路。屬之楚中。自有陳璘。思南。黎川。龍泉一路。則以施州衛土司兵八千當之。不足之數。已行該道查三處原有兵若干。不足者。當再補之。亦務足三萬以下之數。則糧料必須該府出之。乞丈亟行陰知府備之可也。弟恐彼中道不通。已遣人徑行該府。惟丈再以間使催之。惟偏橋一路兵糧。俱與貴州無干。若地方亦自相關。尙不可不照管也。思南少一將。楊惟中難當大任。陳寅何如。此中當再遣一將幫之。並以楊惟中協之。亦可。但恐陳寅王鳴鶴皆不可卒至。陳寅又或東路用之。奈何。劉綖已留。吳廣已到川中。似可無慮。惟慮二省耳。

陳總兵璘

將軍已至。賊當破膽。眞從天而下也。四川之兵久集。時時擾其邊境。又以賞格招其脅從。投降者纍纍於途。惟俟湖貴兵集。卽刻期入矣。湖省已爲調兵二萬。今將軍復領廣兵三千。足可當湖兵一萬。永保一土司。兵素稱勁。幸鼓舞使之。錢糧器具。已行所司給之。然土兵各有器械。漢兵用亦無多。想自能給也。火器之類。各衛亦有。可以用之。川當四路。貴當三路。湖止當偏橋一路。爲力甚易。幸將軍努力爲之。師期必不

過二月。蓋三月以後。水發瘴生。甚爲不便。且川師已老。貴師亦集。自不能便待也。由偏橋至涪潭入播路。甚平坦。可以長驅。逆賊多爲陰溝暗竅。以陷人。宜慎防之。近賊狂逞。垂涎思石。宜亟救之。將軍卽宜駐偏橋。庶可招徠降人。規恢進取。逆賊多詐。近將領多有受其欺者。不可不防。草草。

### 楊監軍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婺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甯入。然不能卽至也。童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卽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耳。不得已。令葶江南川之兵。各擾其境上。石往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賊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尙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卽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卽圖存。不死卽求生。敗卽圖勝。罪卽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卽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平越一路無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湊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併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怪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卽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良珙何如。乞彼中卽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便矣。幸亟圖之。

田東翁大司馬

前承教賞格有許之過者。龍細閱之，無甚抵牾部格處。惟有加賞銀一萬兩，及入關各賞一千，與人播之三千，克國之五千耳。總之不及三萬也。查曾確庵懸賞登九絲城賞銀三萬兩，擊大頭目一名五千兩。後平茶土官先登，獨得九千兩。其二萬兩餘衆分之，則重賞濟事所從來矣。蓋官爵多虛，後往往有不與者。獨賞銀無不與。故川人所重惟此，不得不以此激之也。今亦不敢改此款。惟聞播人及土司恐其子殺父而降，復爲土司未肯盡力攻之。故直改以其子投降，止於免死，承其香火，不言及爵土也。再以二冊呈覽安氏之賞，亦止照常。昨陳恩來，龍面問之。渠止言但得成功之後，量與一二長官之地足矣。不復言貴州撫院所許。想知龍之不許而不敢言也。龍亦再三開諭之。渠唯唯聽命。因犒賞其官兵，令之盡力防守。貴州蓋用而不用，不用而用。渠自無不盡心者。事成之後，彼自當聽命於上，無足慮也。今若一味拒之，則彼與之合勢，事更難矣。吳廣蓋廉勇良將，甚快人意，但性太急，又不知川中地利，而劉挺且懼禍貪功，甚欲自效。比之前日，似兩人然。今進勦在卽，鄙意欲兩用之，分路而進。俟議定當再以聞。昨得敝縣王考功書，言臺下令其囑龍勿惑人言，敢不心領。顧龍之區區一念，自起家時已定矣。若不欲誅此賊，則必不來矣。裴晉公有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龍不肖，竊以自銘。願臺下無過慮也。臨啓惟有臆悚。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農 戶科 職方

自龍入渝城以來，兵威頗振，賊氣漸奪。加以明張賞格，密行間諜，以故逆黨洶懼，降人接踵。賊之第一心



腹李旭者，首欲外奔，賊覺而盡誅其家。又以綦江之事，起自婁國，悔恨而捷之至死，勢已衰矣。今而後，蜀無慮賊，惟有圖賊耳。所苦黔楚之兵力，急難卒振，而二大將一未至，一至矣，以兵力單薄，遷延於銅仁，賊遂突出，與隆偏橋之間，焚東坡，斷官道，招苗自固，與黃清偏龍泉諸處，各嬰城告急。而該省始議招兵，然晚矣。先是龍屢行招兵爲備，而該省直以錢糧不足辭，不得已，以川省給糧，調來施州土兵八千，鎮雄土兵三千，發之往戍。復催雲南廣西一萬往援，又調永保土兵各一萬，往戍偏橋。卽令陳璘到日，督之進勦，然俱不能卒至也。聞應龍已不敢出關，茲所閱貴州者，其在邊四牌苗，結連外苗耳，數亦不多，已行令集兵相機勦之。而蜀中綦江南川，各令出兵擾其境，庶賊牽於北顧，或可解貴州之急。大抵攻其所必救，彼勢自不能久，俟有解散之報，當再以聞。然貴州當事，慮在目前之無兵，若龍之所慮，則以招兵已無救。目前獨慮招調之兵不日至，而餉不足以給之也。川中已借給十萬，此後毫不能加矣。若廣西雲南福建之餉，復不以時至，則奈何。此中山川險惡，道途阻修，卽自蜀餉黔，文到卽發，往返在一月之外，況他省乎。若非仰借明旨，一嚴催之，終致誤事。伏惟台臺，吳廣以二十八日入渝，陳璘亦且至沅州，李應祥入京，追之不及。其餘偏裨，泄泄不至，亦無處行催。計貴州之苗退，滇廣之兵合，卽宜進勦，而將領往往若此，殊可慮也。統惟台臺裁行幸甚。

少司空趙甯字公

三運木仰仗台庇，幸得罷採，此固臺下流惠桑梓之雅意。然令不佞得以少蘇疲民，專力征討，幸何甚。感

賊感。冬月入渝城。美哉江山之固。此一世之雄也。如此形勢。向來幾爲逆賊所據。念之令人髮立。兵威頗振。賊氣漸奪。投降之民接踵而至。無慮賊矣。惟湖貴兵將未齊。少遲進勦。然亦不能久稽也。客兵俱發之邊播各城。總鎮亦目下發去。計數日後。渝城止不佞標兵。與原守城兵耳。蓋兵在各邊。城內自無用多兵。以擾閭閻也。運餉夫議定。止於近處召募。遠處量徵銀以給之。亦自無多。運米收米。向來不得其人。頗爲民害。今亦各立以章程。總之凡可以濟軍興而蘇民困者。不敢不勉力圖之。惟耳目所未及。才識所不到。則望臺下不時教之。願望願望。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我輩受命討賊。賊不滅。何以自解。冬日天乾。極可舉事。無奈二省兵未齊。只得待之。計至二月。主客兵集。正應及其鋒而用之。且賞格頒後。賊黨盡有外向之心。李旭被殺。人人自危。法曰亂而取之。此逆賊天亡之時。不可失也。所定師期。不先不後。適當其可。過此則雨落水發。無了期矣。各路並進。賊卽全勝之時。亦且應接不暇。況其上有懼心。下有離心。有不成破竹之勢者乎。開刀之後。有進無退。一有疏虞。賜劍具在。幸三令而五申之。法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當日爲行間誦之可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白刃在前。青史在後。流芳遺臭。請擇於斯。同舟之言。無復兩可。幸惟亮在。

楊監軍

每得書。爲之快然。用兵事真米實麵。一些空隙容不得。乃從來二省往來上下文移。只一味之乎者也。紙

上支吾。竟無一實事。所以至今茫無實效。使川中十餘萬之兵。坐食待之。殊爲可恨。若早如吾兄事事料理。年內即可完矣。今師期雖不可迫。然至三月。則水發瘴生。蛇虫皆能爲害。軍士苦熱。何以向敵。蓋必無出仲月之理。計正月已盡。外兵必無不來。即不全到。然水西兵自足當一路。又有新召募苗兵萬五千人。亦足當一路。若少再招之三四萬。無所不可。貴州極有兵。川兵皆半是黔人也。止用之一月。入播之後。即遣還。所費幾何。川中銀已解十萬去。楚中又令解十萬本色。亦可取給。目下黔中。但能支兩月之食。以後責成楚中。必不誤也。水西一向牢籠。今事已至此。只得破格鼓舞之。若成功之後。彼自知法度。何敢蹈播州之績。宜勿示以疑。致廢前功。貴州去播地近。易於相通。但多方差人傳賞格入關內。自有斬之以降者。如趙仕登其明鑒也。急行之無失。童元鎮李應祥各令當一路。龍泉一路。以一能將如王鳴鶴陳寅之類領之。即陳良珙亦可。昨已發施州兵八千赴龍泉。而該府以無糧爲解。不知川中調來兵。遂可遠役。川人以餉之乎。乞急與青翁言。令該府縣備餉。無致脫巾而呼。則難收拾矣。尙有一二枝欲發。今亦不敢發去。鎮雄兵亦不敢發。恐其無糧而搶掠也。事在眼前。萬惟留神。懇懇。

### 張監軍

今日得陳璘揭語。多磊磊落落。終是丈夫。劉帥似不及也。以數語激之。當勃然飛動。乃可使矣。貧平事大有端緒。當令謝道准其兵。以安遠人之心。此中更有大機括。第無有具陸賈之舌可使者耳。督師後。即迫鎮道行真州。事猶可及也。事在眉睫。而無可趁手之人。以相馳驚者。安得如吾兄與楊臨泉數輩。共殲此

醜、如反掌耳。草草。

陳總兵

播州過二月卽不可入。故昨相議。將軍若至二月不到。亦須進兵。不能待矣。今將軍乃以歲裏至沉。此天之所以亡賊也。此時議招廣兵。亦何可及。水兵亦已不用。今直用湖廣土司兵耳。永保兵天下有名。往年平廣賊。多用之。重以募兵不下四萬。將軍若撫而用之。此無敵之勢也。師期在卽。幸日夜圖之。無曰我至未久。若賊臨城下。可不與對壘。曰我至未久乎。賊黨已有離心。不甚用命。況數道並進。豈能分身相敵。此將軍唾手成功之時。不可失也。思石龍整一路。最近偏橋。貴州總鎮。遠不相及。故昨題請兩鎮並得管轄其地。兵將俱乏。已爲調施州兵八千。幸再少助以兵。以一裨將督之。卽可當一路。以分賊之勢。與偏橋相爲應援。乃萬全之勢也。楊應龍一毛賊。今以六總兵共擒之。已是可羞。若再不能擒。豈不可羞之甚。將軍東征稱首功。此番亦須首敍。乃副盛名。僕有拭目而俟之耳。

支簡亭中丞

日月不居。轉眼春仲。此後水發河漲。一步不可入播境矣。我輩半年以來。寢食俱廢。所規度者謂何。而臨機坐失。養虎遺患。千里畏人。何時是了。念及國法。可爲寒心。今不佞誓不與此賊俱生。已於正月十五日誓師。發二大將於境上。乞門下亦卽獎率三軍。約誓督發。先令齊力養氣以需。後令一齊進攻。此後止發期會。更不問物力之備不備也。事在燒眉。百惟蚤計。萬懇萬懇。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曹希彬。你有稟帖來說。鼓舞永甯人大小頭目。踴躍向用。我已知之。又說與立合同。不知何事。但土夷性貪。賞格已定。你卻不可分外妄許他。致後日難應。是我失信。即到水西。便如永甯刻血說誓。都不妨。只是鼓舞他用力便了。卻不可隨意許他。他若亂說。你說自有賞格。這事我不敢專主。恐你許得過了。後難應也。你切記之。其犒賞銀如已到。可面給之。如未到。叫人看守。你回日另差人去賞也罷。隨宜行之。此諭帖。你自知之。莫拏與土司人看。故諭。

塘報書

賊知罪在不赦。恣行狂逞。然不敢向川而向貴。以貴州之兵力未齊也。自川援貴。道阻且修。因令川境兵各出以擾之。石砭兵已報斬獲。酉陽兵復有報至百級。尙未查明。姑俟後報。此後賊當撤貴州之圍。以向川。川兵力能折其鋒。少延時日。永順滇廣之兵可齊。約期並進。環而攻之。賊無幸矣。天氣向熱。水發瘴生。俱有可慮。方日夜力圖之。必於春月了此。不敢留賊以憂君父也。臨啓無任臬悚之至。

支簡亭中丞

師期已定。計兄當不日至沅州矣。貴州無力自完。龍泉已成不守。若吾輩不助之。亦難逃應援之責。弟先發所調施州土兵八千往。近又發所調平茶土兵五千往。爲之守。黔川思南。皆自給以餉。恐黔中無餉。兵亦不能居。乞兄亦行陳總兵發萬人往。則黔思之勢壯。而吾輩之責塞。乃可議進取也。若石阡逼近。偏橋。

想又不待言矣。貴州本折俱無，吾輩須各餉其兵，乃不誤事。萬萬大抵楚兵已近四五萬，卽摘萬人以援思石，尙自足進一路。而龍泉一路原屬陳總兵管者，則兄亦不得不加之意耳。陳總兵謀勇俱足，允稱能將，但須凡事應付之，乃肯盡心。其所請錢糧亦不多，惟加意懇懇。

貴州張監軍存意

貴竹自有兩監軍，而氣增百倍。乃知長城萬里，端只在人。來教種種當機，令人心賞。貴州非無兵，苦無餉耳。亦非無餉，苦不早計耳。只如借餉蜀中，若早言之，則三萬勝兵卽可立至。何至有東坡之失。今龍泉又見告矣。頃以施州士兵八千援之，尙未至，而城已陷。今復促之救婺川思南，又發平茶五千，建越五百，以一將將之而往。折色銀已給以一月，第恐無處糴買，而彼中本色亦從未備也。可奈何。煩門下力催之。但有一二月本色之供，卽可了此賊矣。約期已發，勢難中止。然播中三月以後，雨多水漲，處處阻礙，不可復入。再延歲時，無貴州矣。此亦破釜沈船之時，不可不亟亟也。幸門下力圖之。彼中去播近，易於招降。大懸賞格，密行招誘，人人倒戈，自可不煩兵而下。奇正並用，端不出此。萬代瞻仰，與門下共之。幸留意焉。無忽。

郭青螺中丞

師期已近，乃忽有龍泉之事，令人懊惱不已。楊惟中自以爲善用播目，乃一旦狼狽至此，始信作僞之不可久也。弟先欲遣馬兵去，一路來疲鈍不堪。計至彼中，當多斃於道者。因催施州士兵八千來，令駐龍葵以當之。乃兵未至而龍泉破矣。奈何。今恐婺川思南有失，賊勢益張，我氣益奪。因當日發平茶兵五千自

武隆往計五六日可到。倘賊尙未甚狂逞，尙可以保婺川思南。若石阡則去偏橋近，已行陳總兵援之，當無慮也。此時益多招兵，一以候大舉，一以保地方，不然彼勢急而衝，一有所失，我氣自奪矣。龍泉事頗大，不可不報。門下有稿，可急發來。此事無妨大舉，不可以此使有退阻。惟日夜料理爲望。酉陽兵自南川入，破其一大營，斬首三百。蓋弟原令以牽其擾貴州之兵者，計此後或當稍退，則思石無慮矣。援思南兵三起一萬三千五百，弟各給以一月折色，但本色不能多帶去。乞門下速行府縣爲備本色。若折色，再一月彼中若無弟亦發去也。曹希彬來，二氏用命，大舉事十八九成。惟力圖之。懇懇思仁道。此時他之楊惟中不守信地，皆理之不可曉者，似不容無一參。弟恐彼處無將，且令惟中免死守思南，然一而議處無不可也。惟速示之，萬萬。

### 劉總兵

平播之事，將軍但能了此一生心事，不辯自明，誰能施其謗口乎？若日下行後，亦不必有過慮。僕旣以兵事付之將軍，但責成功，決不以人言爲輕重也。惟是審時相機，早建大功，無失良會，此非獨爲國，亦以自爲。將軍必能審此，無事多言。寨子山江津二處，事皆成，烏有令人悵悵，乃知撥先一著之說的爲不誣。昔人有言：機會之來，豈有窮乎？惟將軍留意焉。

### 陳總兵

將軍，今世之偉丈夫也。本部何幸得與共事，缺爲面談，良以爲恨。今將用兵事宜，隨其所憶，漫然書之，以

當促膝。惟將軍留意焉。

入播之路有八。蜀有四路。不必言。黔有三路。曰貴陽。曰平越。曰龍泉。楚有一路。曰偏橋。今龍泉一路。題過爲楚鎮守管。則黔楚各得二路。然龍泉偏橋相去甚近。分而爲二。合而爲一。無所不可。此在用兵者臨時酌定。非所能遙度也。今播賊不比倭虜。皆萬人一心者。須以力敵。播賊止應龍一人造逆。卽妻子亦不與同心。其下人皆有畏死求生之意。況賞格隆重。人人動心。宜遣舌辯之人。處處招降。若其肯降。隨便給以執照。當有不煩兵而下者。偏橋指揮曹仁佐。龍泉守備楊惟中。皆素知播人頭目之情。可令招之。惟中失守信地。應死。姑饒死。令立功。若能招得大頭目。獻關入播。方可原免。不然。死終不免也。可與言之。

播賊無火器。攻之須用火器。今該鎮帶來有硝磺。有火器。便是長技矣。

播賊於險路多挖斷。又爲賺坑。上覆以土。下安竹簽。宜詢問鄉導而進。無墮其計。或用水牛前行亦可。思石偏橋。婺川進兵時。酌量留兵守城。餘分道而進。若人裹一日之糧。然後運夫隨之。亦自不誤。彼處路近故也。

彼處苗頭阿萬。任老三等。皆欲投降。提調張雲敖等。皆與賊有夙恨。皆可用熟腳招之。但受降如受敵。須加詳審。不可爲所欺也。

賊用兵。好伏兵於數十里之外。乘夜突衝。人不及備。凡進時。夜營宜慎防。

將軍所進。只一路。用兵無多。但一料理。卽可齊備。有所需者。與該道索之。若不能急備者。隨宜處之。但求



濟事而已。若但曰彼不應付，致我不趁手，此是後來委過之談。至於委過，則已無功可稱，勳名安在，不足言矣。況又有必不可委者哉。

### 沈按察使

顏京等所言，無一事不切實。如云官場易取，今已破矣。劉縱鋪排，正如顏京等三路行兵之說，乃遲疑不發。而再御龍自南川先進，一鼓而賊已奔，斬首三百，所遺資糧八千人，舉之不盡。南川邊人俱有所獲，一大快也。其一營兵實只有二三千，可見顏京等之言不妄耳。貴州之無備，不止一端，固是無錢，亦是因循。若早借，則早給之矣。銀已解去十萬，今又發兵一萬三千，爲之守思南、婺川、木折，皆我供之，亦無可奈何也。楚中兵糧略有端緒，而陳璘尙以無備爲言，求緩帥期，已切責令之如約。所定帥期，正如來教也。大約蜀中似已全備，二省只可五六分。若待之到底，亦不得完全，只得如此舉事。所謂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亦可克也。未知天意若何耳。

### 史副使

用兵重事，誰保萬全。兵連禍結，不知何日可了。前言免派夫銀，望梅止渴，殊近於戲，非遂可爲據也。若兵事不解，則東南之苦役不休，東南不休，則西北之派銀難免。此時而議及西北之不派，東南之不徵，不亦太早計乎。至於蠲免各項錢糧，尤爲駭人聽視。今方借餉各省，請餉內帑，又經部議加派錢糧，乃無端而議蠲免，不水不旱，不荒不罷兵，不善後，胡遂及此。炊未熟而議抽薪，非所以爲計也。若地方人聞此議，則

曉曉然動不平之議。東西南北之人，俱不可使矣。萬勿復言。師期不數日，催夫爲急。經理進兵運餉事尤急。正使俾夜作晝，亦止得二十餘日。望專心理事，調停人情一著。且放下。正使好事者妄生叢非，然異議方興，大事已畢，乃爲敏手。不然，恐無補於往事，而又反廢夫目前也。各夫給米，原爲入山以後，蓋無處買米耳。若在重瀘涪合，則去家既近，米尙可買。彼寧願支折色矣。此等事皆須訪問，斟酌人情爲之。未可臆決。若苦於無米，不如給銀。僕所慮正在入山以後耳。幸與該道虛心議定而行之，不必再有往返。今只恐運夫不集，有誤入山。僕日夜慮之，不能成寐。幸留心焉。

高推官折枝

二兵交關，微公幾至多事。彼將官素有軍紀者，何至憤憤若是。已行監軍道查究，至當有處也。若將官自能處首禍者，亦自可了。但恐其不能處，則不若查明處之。漢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亦何事乎多言。

內閣沈二相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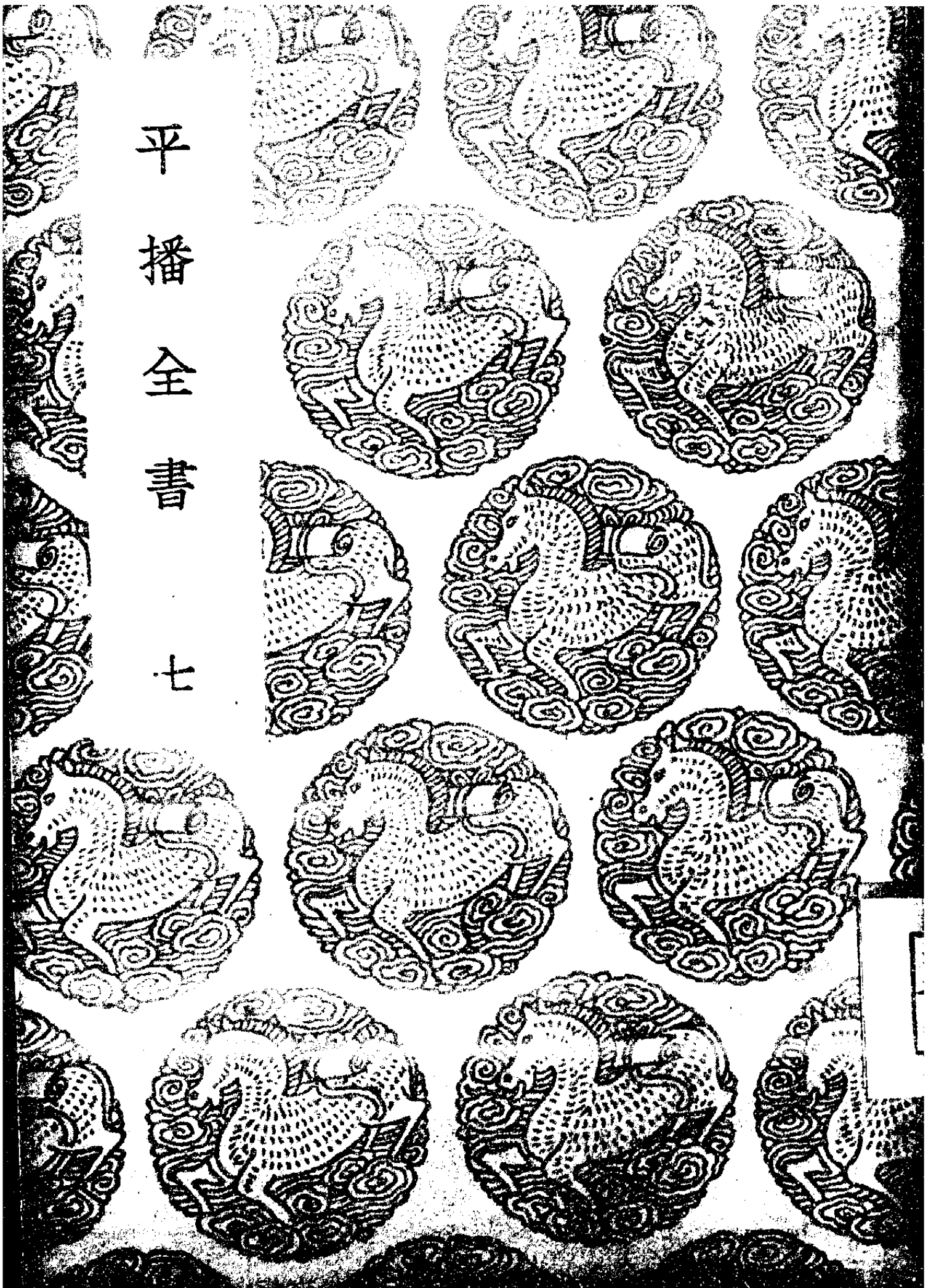
西蜀多故，民不堪命久矣。乃地震山崩，雜然而見。天災人禍，可爲寒心。天鼓鳴於東南，似是天聲遐布，應在賊亡，亦不可知。惟是川之西北，榷稅採礦，雜遝紛擾，山崩地震，正當其間，恐當有。不獨在播也。夫德隆則後服，道衰則先叛。蜀人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多方消弭，何以多事擾之。伏惟台臺力賜主持，亟回上意，以奠遐方。地方幸甚。





|      |
|------|
| 3    |
| 4    |
| 3987 |

平播全書  
七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平播余書

(七)



3 0646 6076 8

吉林出版

# 平播全書卷十三

## 書札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罷之爲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卽士大夫能洞見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爲喜、去爲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爲懼、去爲喜矣、道將士民、皆以爲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競進爭功、更濟於事、貴州新舊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爲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 思南陰知府鎔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爲辭、卽貧家遂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債事、已行擊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衛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隨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士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卽令我兵各割龍泉婺川、而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之、毫不可推委、童元鎮在貴州省城、遠不可



至。已行陳璘發陳良玘來川中。領兵爲王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勦賊矣。幸亟圖之。無後。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意頗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真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爲備於關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十官安民志。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拏問。民志當贈贖。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啓。欲將偏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路道亦如此。蓋偏橋思石龍葵之兵。總之會於涓潭而入關也。兵旣多。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合大兵先取之。此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降之。不能降則勦之。如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州衛土兵八千。原爲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勦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土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統紀。凡事聽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名在海外。茲所當不過八路之一。何足爲難。但洗耳以聽捷音耳。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奸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既覆，可爲明鑑。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爲此輩使耳。閱來揭爲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徑處之。應言者明言之，不避忌，不遷就，庶無至債事，乃所望也。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童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在，得來揭似必欲卽真而後來者，此非當事借重之意。古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卽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勤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事耶。如以爲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爲無敕，卽則今之廢閑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欽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已定，賞罰自明，幸殫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瞭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遲早無不可爲。令人快然。今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爲不易與。顧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擊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卽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葦裏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之，乃

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心矣。近川兵攻官壩。其頭目郭輝等驅苗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常時土司讎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輝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當，皆爲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夜多火，晝多礮，張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嚴於受降，勿爲所欺耳。土兵所喜犒賞，莫惜錢糧。今大兵俱進，不日賊平，卽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爲之。大礮則鐵石子皆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靠有司。此一夥秀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童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向以將軍來遲，不得不少有指摘。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之勇，極力推殺，僕爲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爲延丹青之譽。戰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發以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會軍閱，據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土司歃血爲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爲妥。將領可用者少，正爲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卽爲一牌並發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爲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尙少，並爲經理之草草。

諭遊擊王之翰

諭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涇潭失事。已是廢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過。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議。卽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勦。合行曉諭。爲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窺瞰行私。不受本管節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功卽邀功。得避事卽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況汝近在目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尙方之劔。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諭參將吳文傑

諭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雄勁。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去。非是分汝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嫌。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共享其利。功不成則共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爲戒。永甯土官土兵。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罰。毫不失信。其分兒周兒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便每人戴一頂髮髻來見。我說與知之。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卽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慎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汰。此兵未嘗養之一日，臨時用之，即冒餉亦不多，且土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氣勁不怕死，所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盈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則再不可使，且自貽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無定數，此令先攜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即可收。若不真，即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餉事，一至於此，令人駭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爲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一誤事，財能毫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運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至狼狽。此後宜胼手胝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胡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爲痛恨。若非門下與陳將軍奮發圖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失之。況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即寬與數日，何妨而爲此拘拘也？講錢糧，索應付，乃土司常態，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掙節，則不能使之矣。計此時各土兵想已到，須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安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皆土司兵，高推官以一儒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且欲直到海龍囤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

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屬陳將軍，正門下所監，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一萬七千，益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即可四萬。此亦勅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行而前，賊可立盡，無慮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爲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矣。惟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爾衝突若此。聞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打州，逢縣打縣，不知殺到甚麼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葵思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援兵不能卽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擣巢牽之蚤歸。故猶得全思葵，使楊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邊兵緊，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龍初已行擊問，卽欲以尙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尙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責以拒守。今須問明定罪，要之終不能這一死矣。賊旣歸巢，令各邊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狼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土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斷。臨啓皇悚。

劉總兵

報會欲出關迎敵，論理此時賊似不敢親出。若或天速其亡，卽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爲之防耳。

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機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爲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奉告、至今差人未回也。董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回、或令從彼遼。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遙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爲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卽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蓋八路齊進、卽可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卽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龍擒虎、一步鬆不得、一時閑不得、卽不食不寢也。說不得。幸萬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者。於理宜坐舊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會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麓按院

討賊之事、川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計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靈、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衆、如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願申嚴紀律、鼓舞羣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撓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遣內司監督親信人，相攜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淺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聲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爲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良珙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涇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爲犄角。今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埽白泥，一面合平越埽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割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羅，而播州易於探囊。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遙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圓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開刀進勦之期，與各路互爲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卽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強，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強。參差不齊，則強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爲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卽免殺。或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懸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俟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圍，收捕稍定，宜戒妄殺，攻圍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劄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鬪。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目、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卽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遇、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攫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剜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要緊、不佞拭目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憲

黃郎兵與鎮雄兵相毆、誤殺永甯兵、則鎮雄永甯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擊殺陝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爲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刻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頭、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哉、亦足以自守矣。今惟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餉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卽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卽不復、亦無妨於進勦。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城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虞餉、無誤兵行爲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爲之憊然。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尙有一月，永保之兵，卽加調者不能卽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尙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爲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一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慮賊也。且平越興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爲一，卽此自足平踏播州。況此外尙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爲之快然。舊器卽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卻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粗備也。大抵賞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整兵而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圍，其餘皆無戰心者。亂而取之，蔑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爲計。此時應已得意，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慮之遠，故說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回字，想俱入覽，此不一一。

### 劉參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廣陝兵已相安，動真不如靜矣。鎮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是活法。兵難遙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斬一廣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惜吳帥知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

當謹其後耳。軍中相聞常事，何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但餽餉不乏，卽爲萬全。他無問也。幸留意焉。袁年陳世賢在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甯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募，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路無一言何也。運道進二郎壩十日之程，旣稱險遠，須有處置。宜蚤計之，不時相聞，瀘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甯兵旣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緝麻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之後否，亦須計明。郭通緒若投降，卽可受之。聞羅剛欲出降，爲播兵將家小取至圍上，並分兒差人俱擊去，是否並查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甯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言語不常，至取甘結，豈尙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不可干也。奢世續必令親出，今水西鳳氏亦出，彼桀驁何所恃乎。運夫事萬望留意，如少卽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之亦可，或照該道原派盡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時言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微門下惇大寬平，靜以鎮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爲歎乎。此帥廉勇足錄，而褊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蔡知府旣督一軍，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爲督陣，實令與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褊躁耳。恐蔡守疑其相侵，可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卽見教掣回，毋令生事事生也。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營，而換以次者。

守五畝。其陝兵卽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日可至也。甯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無一兵相付。俟陝兵來。卽令領之策。應綦南。蓋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尙未知永甯如何。敍府兵亦取來。此中護餉者。乃聞以守瀘州。何也。

###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慎。周敦吉爲賊所欺。幾致大釁。可爲痛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卽招之人亦不應。況勦平。且此等小醜。硬道。何以長驅婁山。料彼衆不能四五千。而袁整穆炤。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衆。彼此夾擊。卽可掃清矣。幸留意焉。

### 徐僉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傲上。習以爲常。其流之弊。至於違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沈憲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連夫參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 郭青螺中丞

承教。舊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卽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璘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爲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倘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後。奈何。前承教卽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今並錄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掣其肘。恐彼反以爲苦。莫若只聽其便宜舉事。

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會擊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畏，不肯斬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是應龍親來，惟中即當之，只有死耳。今即緩其死，亦不爲廢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婺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既進，只得令抵死向前，更催水西爲要多方招降，但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爲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爲此事，鬚髮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總爲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永保兵俱調爲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衛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永保兵已多，故從便調之。從蜀入黔，爲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兼制，遂欲食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爲詞。弟意委餉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而不餉，則脫巾一呼，騾騷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爲買本色，而近尙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便當參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無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勦，歷夏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一責成各道，非爲黔，亦爲楚也。倘兄不以爲罪，則幸甚。今師期興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酋，則幸甚。若不即結，更望僇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卽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但可助者，不妨助之。

但得一日早了，則三省之福，萬世之伐也。惟兄亮之。

### 劉總兵

得捷報，令人快然。此八路第一功也。大兵四合，賊據孤洞，立見撲滅。若果真心投降，納妻子爲質，亦可容之。令招頂山之賊，但須萬分審察。若妻子不真，無受其欺。聞應龍已將各賊妻子拘之養馬城，則此亦難得真妻子。或卽其本身拘執之，但不殺令以招降亦可。若但我力可取，彼心不可知，卽當殺之。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幸與監紀官詳議行之。務保萬全可也。糧運如不給，卽發兵一二千迎之。不可全靠麻鎮，恐致誤事。幸留意。

### 史副使

三月之外，糧餉不繼。此自當慮。豈可必於成功而姑聽之乎？若曰三月之外可慮不在餉，則兵精糧足，此外更有何慮。縱使別有可慮，然必無能兵之理。兵不能則糧不得不處。卽別有可慮，亦俟事起再圖之。縱使不佞以功不成被譴，亦不可貽後人以難也。楚中漕糧已有旨不發，只須自爲計耳。總之就近與監軍道總兵商量行之。一面增夫，一面減兵，一面講本折兼支，隨方逐圓。要在不誤。幸惟多方留意爲囑。

### 內閣沈相公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卽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蒙台諭，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爲劉挺董元鎮。大

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祇領。但擬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懼禍。貪功。亟意復用。練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爲可用。卽龍閱其器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其後吳廣以逼年至。地利人情。皆不甚諳。亦請留之。頗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啓。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進兵。渠驕恣全無。一意畏禍。今用之。卽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駕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尙懼有禍。况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卽以形迹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其文來請。必欲卽其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尙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爲利。不以爲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共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爲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爲調天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司兵。卽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虞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過慮。

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渠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卽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卽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惟崇照。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郭青螺中丞

招降給賞。此原議之所不及。補行甚宜。已通行矣。貴竹分布。惟平越兵力尙薄。大將又新至。殊爲可慮。今日得報。知已有三萬。顧烏合之衆。尙多未至者。亦未足恃也。若將官相機出奇。招降納叛。以巧取事。亦自成功。恐李帥不及此耳。施州兵八千。至婺川止。有一日之食。可爲寒心。鄧知縣親詣思南告饑。見不佞。差人而泣數行下。此曷可聞於賊乎。弟已發三月折色。而米亦不肯糴。人情若此。國事何賴。恐不得不一指及之。非刻也。支簡翁有咨來。必不肯認此餉。弟直答以已發蜀餉。足爲二省解紛矣。陳良珙已到思南。王一桂已向龍泉。火器火藥斧鉦之類。皆從蜀發去。惟本色不能至。幸望臺下一催般守令。無若楊惟中龍泉既失。而但以恢復自多也。龍泉止有積骸數千。而惟中謂斬級三十。殆與鬼戰。可爲一笑。今日聞賊擊宋承恩去。與其女成親。真所謂惡姻緣。不知承恩能就中取事否。吾進兵之日。洪邊皆報之。想其有夙約。

也。鎮雄之兵，此中無所用，但恐發回，其領兵官缺望而生事耳。臺下可令隴澄差二三知事，頭目速來押去，無令生事，則甚善。懇懇。

雙流知縣邵宏烈

昨差人來言，該縣山行七八日，不騎而步，至婺川，親往思南告饑。臣子急公，義當如此。今之爲有司者，高坐營私，卽一年不能當該縣一日也。當益展猷爲，以成大事。金石之業，在茲行矣。施州兵餉，貴州湖廣兩相推諉，可爲痛恨。本部恐至誤事，昨已發三月本色價銀，行思南府買米發一月折色給之。今再發一月去，以後按月發去，無可奈何，只得如此。當以信義諭諸土司官兵，吾不負彼，彼亦當不負吾也。若思南道府再不羅買轉運，有誤本色之供，卽具文來參處之。聞王一桂不能約束土兵，何以爲將。宜令勉力，並聽陳良珙節制。至關當約會南川、真州、金子壩之兵同進，氣力益盛，受降一節，尤須小心。賊甚狡，或詐降以欺我，或開關而誘我，大要自己嚴爲防守，令土兵無貪小利，搶掠散亂，則賊卽詐，無能爲矣。諸所請火藥等器，皆已發去。若營中無用烏銃、百子銃者，卽轉送之。陳總兵，彼或有用也。

江津知縣陳大經

柘木洞到棋盤堡，纔百三十里，何謂到縣六七百里也。王芬爲前鋒，杜熊兆合後，楊敏政卽宜護運。不然大兵已出，又何必擁城自守乎。若楊真母柱諸賊未絕，則王芬等宜劄點腳壩，以扼其吭。若諸賊已盡，則王芬等卽隨劉總兵分布，直抵婁山關。楊敏政盡率諸兵護餉，不過量留三五百兵城守而已。本部已關



陳嗣昌來守城。楊敏政令之一意護餉可也。其支餉官自當隨營支散。無待計矣。總之軍前之事。在將官相機進取。難以遙度。若文武同心。各求自盡。則無事不可爲也。軍中事宜。不時飛報。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知難遁。天誅肆行衝突。再不舉事。恐遂無貴州。只得力與之角。況川省之兵久屯。湖貴之兵新至。歲方旱。河尙乾。天時人事。俱似相成。剋期進攻。衆謂得算。第未知天意若何耳。龍以縣力肩重任。但以身殉。無所復慮。伏惟台臺主持。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劉總兵

卽日得報。柘木洞已下。更快人意。又得川南監軍稟。賊於西路抽兵來綦江路接打。羅剛亦來。前有報安羅之賊。來合楊兆麟等。當不謬也。宜百分謹慎備之。步步爲營。火藥火器。不可發之太早。以致不繼。浙兵萬縣兵。皆可用者。其江津兵去縣太遠。糧運艱難。若楊真母柱之賊未淨。不可令之前去。以貽後憂。只宜把守可也。統惟隨宜處置。務保萬全。軍士勿以小勝而驕。宜養銳厲精。以當大敵。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軍斬曾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瀘州兵盡調之永甯。何以足三萬之數。今鎮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甯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纔二萬餘耳。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

甯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寧可謀爲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割小水田、爲綦江路聲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以向之、必須厚爲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袁初之兵、蓋非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卽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甯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分彼此也。幹壩到播川、驛不遠。須揚兵以爲之助。問曹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賞犒發回。彼不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輩害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此意。然旣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見。已遣袁年諭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雲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移粟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綦江破後、自去年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恥不恥、不斬真是失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真州入矣。思石兵若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真州大兵合哨。蓋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良玘頗知兵。當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慎、無爲賊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卻無令其觀望取罪也。

劉參議

合江雖宜進婁山、但吳帥提調川南、自無與劉帥同入婁山之理。所差者永合旣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

分一半令一偏將將之入婁山。但當時慮不及此耳。袁年白哲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自在國上。安得有真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新。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真有觀望之意。但業以賞其母。人皆知之。卽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回想渠無不出。卽不出。亦必不爲害。蓋應龍遠不能庇彼。吾朝發而夕可擒之。彼胡能爲哉。吳帥甚苦糧運。幸著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人打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啜粥探蕨而食。備極醜態。尙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凡分布事。宜略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無至者。鎮雄兵已不敢令往。馬湖兵又與異道。陝兵又衝該道。餘募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爲實用之兵。若非與永甯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尙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有司中誤糧運者。以名來。當立黜之。以警衆。王塾恐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克順卽當早用之。金人云。待爾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奈何奈何。

又

永甯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發。尙苦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夫不知足否。該道又不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尾。事事可慮。師期久過。吳總兵尙來催糧。全不見進兵影響。該道與蔡守。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繼先之門。永甯三萬之兵。當以候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而牽掣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今在內地。遷延若此。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意催夫運糧。兵急催付吳總兵。蔡守不能將兵。卽以合江將領將之。令彼盪之。火急行之。無再商量誤事。其合江一路通

婁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袁年爲之蔽，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交戰，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此路事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爲寒心。幸留意無忽。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穆炤楊真母柱之賊，不知已掃清否。尙有鹿罕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在爬頭箐九壩莊等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樟梓驛者。則貓兒岡、點腳壩，必須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兵，若令爲一路，自趙羊水爬頭箐抵婁山關，恐兵少糧亦難護。若令屯割點腳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賊，似爲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事，惟將軍主持。偶有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盡，又當放心前進，無事他疑矣。

陳副使與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以也。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靠楚人，荷戈摧鋒之士，能束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斯，奈何不爲賊所笑。施州士兵，頗難駕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行法。師行糧從，更須一軍護餉，無爲賊所襲也。運官運夫稽誤者，須以重典督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楊監軍

賊擒宋承恩，原爲成婚。世間惡姻緣，有若此者。真所謂以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且打鞦韆，而承恩以初三誓師，十二進兵，皆報之。安見其有二心乎？水西發兵否？彼問遺且不絕。偵報亦時有。山鬼伎倆，何時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璘進龍泉涇潭爲正，以李應祥一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宜分合，想當不誤。水西烏江不同哨中之不可測者，謂何便中當及之。聞雲南兵甚不佳。沐總兵空行之牌亦不至。陳毓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到否。師期久過，急擊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州去之甚近，兄宜亟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以傷天和。禱禱。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參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星火，計已無不至。此後卻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之食，不先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算，方得妥當。不然，無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飢則食乏，飽則棄餘，雖積粟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實數，卻計應給之數，大約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發過幾何？自幾日支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又可至幾日止？日月計算，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也。至發米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目明白，或該道給以空印紙令填亦可。與總委官議爲畫一之法行之，一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開刀令，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兵日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

望風投降。獨永甯一路全無影響。尙未報到二郎壩。何況幹壩。何況巖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敗乎。若有說則可。若無說則是諸公落永甯彀中。而不自覺也。吳總兵今何在。永合二處兵。皆兄監之。何不從長專決。而耽延時日爲急。以見教。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卽有武騎千羣。亦豈能分身應之。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卽撲滅之。如燎毛耳。共搆巢穴。削株掘根。在此一舉。天子賜尙方之劔。調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卽不佞無以自解。況諸公乎。幸嚴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佞所日夜懸望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奈不凜凜乎。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陳恩。爾動以忠順恩信爲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爾常言不絕賊者。爲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爾官若負吾恩信。吾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諭永順司宣慰彭元錦

諭宣慰彭元錦。爾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爾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勳。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揭。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爲色喜。今天下兵馬。

各省土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凌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望於爾者也。故諭。

### 蔡知府

陳世賢若非逆賊心腹，則不用之爲提調矣。姑獎賞之，以風後來。亦雍齒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睿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繼先一條草人，何能爲者？想到此受其母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大抵如此。凡用之，卽宜防之。若元睿者，變詐閃爍，卽不用之亦可也。

### 郭青螺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爲一快。已移咨支簡翁。三省各分十二萬，乞臺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略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雲兵聞不佳，狼兵不知可否。永順兵雖強，尙恨其少。若水西擣其中堅，萬無足慮矣。乃察其情形，尙在觀望。今卻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責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牆觀望猶可，且陰爲之助，則事去矣。觀其不與鎮雄合哨，此意可知。萬惟留意。運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彼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挺將茶江路叛目，漸已掃清。真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授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爲望。

### 支簡亭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先經戶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奉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

不覆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貴者發貴。近川者發川。荊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溯江而上。入夔門。達重慶。卽一月可至。若遠。則過五月。瞿唐如象。一步不可上矣。萬望蚤發爲懇。進兵數日。略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爲苦。而陸運又苦中之苦。弟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旣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餉龍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參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郎壩分爲二路。表裏夾攻。巖門關下之更易。卽令如議行矣。謂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不以見教也。鎮雄兵議定。急以聞。王繼先畢竟不殺爲是。蔡守膽如芥子。若不以兵付將官。則八千人尙不足自衛也。如彼隨營意懶。卽令梅同知前去。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甯之兵又難分也。但可發者。卽發之去。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尙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甯也。知之益嘖嘖矣。劉謙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輩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卽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盡。

劉總兵

聞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綦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輩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卽押之重慶。庶綦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



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僕爲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真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算。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回取於路。仍連珠爲營。以便接應。但至關割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爲萬全之計。不可不如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萬分留意。兵如太多。卽留一二營割於路上爲聲援。亦可免餽運不給之患也。統惟斟酌。要在濟事。萬惟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帶糧去。蓋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開楊會笑。士兵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莊財物婦女委之。卽可盡殲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斂防備也。

### 貴州張監軍

永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橫行播州。豈可但守東坡而已。調守烏江。足破賊鋒。是謂得算。非失策也。苗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八路進兵。播且不保。苗當坐而觀之耳。卽有他慮。三五千尋常兵。卽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卽不敢動矣。至白泥四牌。必須合兵掃清。則在該道與二帥圖之。綦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掃關外之苗。南川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鬪者。永甯聚兵八萬。平壓賊

巢旦夕碎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督之。無至後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劉總兵

初聞柘木洞之破。以爲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永甯播州所圖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矣。將軍宣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懸賞銀。聊爲牛酒之需。幸擇其尤衝鋒者。厚給之。死傷者。倍之。庶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即日淒風凍雨。三軍淋漓可憫。本部恨不能以身代之。奈何奈何。

貴州三司

誓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逆賊未滅。糧餉不給。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令帶回充餉。若以天之靈。諸公之庇。逆賊授首。罷兵息民。卽勉爲諸公舉一觴。所不慚也。草草。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卽有誤言誤聽。亦不足較計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道所急。不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卽有增減。任之將官。惟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或有苦難逃避者。自永甯至二郎壩。又至巖門。又至養馬城。爲路各幾何。幾日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受用。其餘閑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爭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言及之也。永甯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逆賊曾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卽巡警盤詰。亦不足。況防守耶。

土同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酉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卽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 劉參議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卽一面查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妄、彼有險圍、楊應龍從來不能得志、今一旦圖之、彼曾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知之而據圍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卽今吳總兵已向永甯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卽使付之分兒、彼正攻圍交兵、運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使彼觀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昨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父子、故爲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運無阻。勦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輩卽殺千萬何益、或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慶、令其兵卽守地方、護運夫、彼若出、卽可無虞。卽不出、亦必承認護運、可以坦然矣。一面行水運、以備不測。今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事也。

### 劉總兵

柘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綦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疼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零賊、直斬重關、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遷延不進、各路旣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則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疲我、爲我塞責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旣合、浙兵又至、此路已有四萬、何慮賊哉。將軍留意無忽。

劉參議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邊城，催糧尙苦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爲？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以便宜請。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衆爲政，四吾憂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奈何？陝兵畢竟作何處？二千雄兵，調自數千里外，費餉不貲，可惜也。鎮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謙王塾皆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寬然有餘，使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爲之擊節數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聽之門下，不爲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奈何。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埽白泥，將軍尙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巖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曾否歸降？吾日夜望之，眼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並用，不可一味厲威嚴，使其離心，則難用也。僕嘗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卻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乏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即可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

嚇我糧夫。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蚤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小捷。便牽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爲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埽白泥。有報矣。

####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量。再與監軍道商量。當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反致掣肘。不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用命。卽賊不足平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回。卽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置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 高推官

漸近敵境。百凡宜慎。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爲所欺。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貽害。進兵路道。冊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子。端可必矣。

#### 劉總兵

卽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楊朝棟之兵。若果如此。良快人意。但賊若以親子領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擲者。若不得意。須糾衆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一役也。將軍之功。真第一矣。佇俟後報。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虞其誤。特以具題。乃竟誤也。今想已到。如尙未也。卽具文來參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爲何事。統寫來。當一體參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昨不知何處找得亡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揚揚得意。不知此途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也。昨得新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子頗過疑。若仍前說謊不實做。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掃盡。便可割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隨行止九千人何也。兵如此其少。更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須令正官自押。乃不誤。楚中力非不足。苦無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誤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差人守催。無以騷擾爲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弟已全出。三月本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師信地。而蜀爲之出餉。弟只恐土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費收拾耳。大抵土地者。朝廷之土地。錢糧者。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贖。致有別事。少不得貽累二省。但社稷有靈。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米將竭。十二萬漕粟。仰楚中如大廈。望留神。

蚤發爲感。

### 洪副使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鵲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尙存狐兔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福，觀望之禍，開譬之。彼其幕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爲讀書能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若宋承恩之書，無足爲有無。彼卽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撰者也。安氏自不爲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 張參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宜急取解也。腊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輩，令背負示諭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窺綦江之虛，可放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之功，豈淺淺哉。

### 劉參議

楊朝棟兵至綦江路，一戰而敗，奔回復劄羅古地，與官兵相拒。此其不肯退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驚各路，今敗而不退，其兵必多。又聞貴州屢報賊父子俱領兵出綦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勦敵也。劉總兵兵止三萬，請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兵取江津，問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鎮雄及袁初等兵，以後繼發，俱令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蓋彼大兵旣在婁山，則宜合力攻

退、方可分爲奇正、長驅直搗、此機萬不可失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無不如意。總之、不戾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卽以李長年領之、鎮雄兵、須藍芳威、如未到、卽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村俱降、巖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益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不可不爲留意耳。

三省鎮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與袁曹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侔矣。乃各路久踰師期、遲疑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兵、非他人之責也。此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若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望逗留之罪、告之於朝、使蔽法焉、而後自卽刑、不以大吏遺、不以卑官分也。不然、朝廷設撫鎮司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兵之爲拮据乎。此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蚤以告、不然今日不言、卽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宋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勦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士司輩神頭鬼臉、我輩被其作使、馳騖不休、彼反以爲得意矣。水西按兵不舉、反欲臺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卽營壘如山、何足言乎。昔陳恩與弟言、勿斷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尋常皆任之、若定有帥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帥期、則不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日與賊戰、而彼但割其內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挺接戰、兵敗痛



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輩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明此事。臺下幸勿以爲訝。昨見報廣西助漢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當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故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廣西矣。附白。

### 張同知鼇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廳留心稽考。極力擔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甚在可行。而該道略不議及。所以專官前去舉行。今該廳亦同此見。本部眠始帖席矣。已於嘉定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卽收以發運。若其可行。並永甯一路亦從此去。尤便事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半。糧當盡。奈何。幸其兵尙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及也。過此無米。則可憂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 張參政

柘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意。知賊不足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也。於川南調兵一萬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大戰。蓋過初十。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但綦江路。不可不厚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

也。彼需浙兵爲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卽收。若趙奇者。可一懲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之間。二千石朱旛阜蓋。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嵐。衝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爲之惻然動念焉。願丈夫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爲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此爲鬚眉女流耳。卽以彼易此。志士不爲也。今想已至二郎壩。過此以往。則爲賊地。衝鋒破敵。非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巖門關。謂應龍自到二郎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實至點脚壩。已爲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矣。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卽可當播州。全師更剋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今湖貴按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向來所云通信不絕。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逆賊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兵角。若不倚安氏爲泰山。何敢空國而出。若此。楊朝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陽水。若曰行計殺賊。此時卽可乘虛擣入。更待何時行何計乎。他日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掩之以收漁人之功。

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土司，玩弄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爲無天日乎？數日後無消息，吾欲明言於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土司常事也。烏江一哨，雲南兵，永順兵，本處土兵，不爲少矣。略不見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董帥豈亦有四十八枝頭目，可以自固耶？異矣異矣。省城路甚近，糧運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弟一月以來，與四兵道不寢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卽黔安得以泄泄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 張監軍

安羅桃紅三村俱降，安鸞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三級，獻功自贖。羅剛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尙未肯卽出，總之縱不卽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美丈夫也。在舟中尙長吁云：誤我誤我，蓋見吳帥舉動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被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觀望可乎？卽留之，此處事寧放歸矣。

###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爲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暇，脅從之衆，非死則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卽龍分布之意，亦以爲然。乃旣進兵，而知其不爾也。唐人有言：吳少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夷虜。況播州原自夷地，應龍又以積威劫之乎？大抵播州之人，自以爲賊用命，殺將屠城，雖犯大逆，卽投

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勦撫無定，往日歸降之人，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子。一有前卻，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爲之死守。死戰諸路皆然。綦江者，爲劉綎激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綎爲多且奇。至三月初一之戰，尙有傳其殺賊子一人，名以棟者，恐未真，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當多，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掃盡，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難以長驅直擣，必須舒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常亦不至長夏矣。三省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惟是以天之靈，倘滅此賊，卽與之偕亡，無恨。則惟台臺少垂察焉。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綎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出兵綦江，龍閱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騰驤健，未嘗領於官也。枹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劍。一時赴鬪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裨接戰，勝負未分。質明身自衝營，舞大刀立斬數人。賊衆呼曰：劉總爺來矣。一時崩潰，尙有傳其殺賊子者，恐不敢入報也。當是時，卽伯夷成羣，陳仲子作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以耳。水西跋扈，真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脣齒，不知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佯爲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觀鵠蚌之勢，收漁人之功，彼時自有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

但責肩事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 謝監軍

三寨旣降，巖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羅國明言，彼在內日侍逆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即可擒之，可惜通之不早。及今尙可圖之，曹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大兵此時想已劄關上乎。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累。三寨人甚多，何以爲養，宜爲置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急報知，不盡。

###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虎，自不得去也。永甯兵退二百里，蓋播人妄言，亦因前日無糧不進之故。今且降萬人，破一圍，斬首百餘，不日安插降人定，卽劄巖門關矣。南川向聞劄清溪待馬帥，恐失事機，故催之進，別有字令高推官抵關劄營，但恐其太銳，今再叮之。湖廣兵以無糧久駐白泥，計今想當到湄潭，吳總兵綱打袁整是實，蓋聽奏民之讒者，何頓挫之有。袁年未潛伏也，昨已奉報矣。尙未到耶。羅國明等談賊中事甚悉，彼尙欲於關內與劉帥決戰，但恐不能耳。李旭已絕不得近前，則朱應元之事尙茫然也。今所憂惟高推官太輕敵，可就近時消息之，草草。

### 劉總兵

留疏久上，自應候旨，昨有文行去矣。今何故又以回衛爲詞，大敵在前，兩軍對壘，豈尋題辭避之日，一懈

軍心功反爲罪矣。宜力圖進取，勿再有陳。今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有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蒞江，甚多，就近取之，草草。

張同知鼇

運事經畫甚妥，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飢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刷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連永甯一路，似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合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備各處之未到者，諸款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謬，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昨得報知兵至望草，此賊地也。出真州境矣。自是以往，處處皆賊，宜步步慎重。若長驅直擣，恐去之太遠，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吾糧道，甚爲不便。又各路尙未報抵關，則此一枝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謂抵關，劄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卽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巾幗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爲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衆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爲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酉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

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高推官進兵。兵遂遛望草去。關止半日程。與賊相迎。西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也。則是以西兵之潰。爲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佞止知南川兵尙在真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事。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恐遂深入。則是只聽其進。而該道略不止之也。若此。則安所託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佞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略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不宜爾也。劉縉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捷時。遠近相傳。以爲應龍必益兵來。巡東道與史同知日日爲請。卽城中人皆以爲宜厚其防。兵家寧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卽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穆炤楊真鹿罕之賊未清。亦自難責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爲高推官言之。若劉縉再不進。功且爲罪。自不相假。草草。

### 謝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訖。安鸞尙未到何也。想其人多費安插乎。此時卻不可惜費。若三寨不下。卽斬首一百。已費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淘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至。卽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纔兩舍。永甯兵亦不可不劄巖門。吳帥志欲渡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辱行及之。奈何奈何。

###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膽，報復之說，茫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晴明，正可乘機。穆炤若是真降，即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應劄一營，留兵爲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苗兒岡，則張漢清之兵，在囊中。然後埽平之後，直趨鬼巖，尋間道過婁山。此又爲第一功也。不然，此路兵雖經屢戰，尙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三省鎮道

-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陷坑竹簽之類，宜用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 一、賊常言終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劄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 一、臨關時，賊使人僞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虜掠他人不干己者，但得吾受其降，即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一夥精兵，自是不同，舉目可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無多，此真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貌類己者，稱係手下擒斬，應龍來獻，此亦不可即憑信，懈吾防守，須倍加謹嚴，各哨整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真僞自見矣。
- 一、賊若上圍，即分地屯劄，迭行攻擊，卻不可分爭信地，須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矣。然自十二日出師，至二十七日始掃四牌，又何遲也。今已得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掃七牌，入關擣播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以稱焉。糧餉甚乏，殊爲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生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年來天下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自策樹，而拘形迹，牽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之。

#### 貴州撫道

自進勦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爲守便宜乎。豈有自始至終，略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是安氏誤貴州，貴州誤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與李應祥合勦四牌，以爲貴兵弱，須湖兵助之也。乃璘已勦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貴卽貧弱，各省代之出兵，代之出餉已矣。若並其戰守代之，則所爲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八路進兵，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卽事成亦不便敘，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兵，亦尙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啓。敢仗威靈，一嚴督之。但長夏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莫知所終也。外雜報數紙奉覽。

####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察之，以報聞。向送來圖言兩路夾攻巖門，甚爲得策。

今聞又以一路進八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須三四日。何論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而亟圖之。若遷延不決。是以兩路爲一路。而竟亦未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人之冗食。何所用之。曹希彬輩有何意見。豈欲嘗試尙方耶。多少漢土官兵。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高推官

得報知已奪桑木關。勦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爲第一功矣。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慮。只宜深溝高壘。厚立拒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時以奇兵照管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慮更甚矣。昨已專人奉告。今再申之。賊頗知兵。亦甚重關。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意。不可以爲易與而忽之。前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或正此意。不然則以間道包截抄劫。事事宜防。毫不可忽也。已一日三差人於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即可保全勝矣。

李修吾中丞

以一小醜騷動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語非虛也。五萬銀已到。不啻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爲幸。王鳴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中且有揭竿斬木之衆。時事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之雄略。直須折箠撻之。此宜削株掘根。爲之於早。無令滋蔓難圖也。此中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子。尙有待耳。差官回。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奈何奈何。

戴鳳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事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受役也。乃臺下又多方加意。酬應如響。卽所自爲兩廣計。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之。銜恩戴德。寧直不佞。卽三省吏民。家戶尸祝之矣。黔人積粟以待大兵。楚人償金以酬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第恐楚方苦於餉寡。未卽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虎子。尙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疏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參。非虛言也。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整兵前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聞之。反大不便。禍福功罪。決於此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鄙意。幸無忽。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諭周敦吉。汝隨總鎮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但今已十三日矣。擬暫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背逆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乎。今南川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綦江一軍。尙未敢望見貓兒岡。何況松坎。何況頂山。何況檳梓。何況婁山。若南川兵稍有利鈍。則是爾輩初虛張以備人。後逗遛而誤事。何以自解。尙方之劔。可嘗試乎。功罪無常。禍福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爾所知也。若能提兵前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三捷。懋賞懋官。豈能爾負。故諭。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豈有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爲變者。若其果至。便是真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爲矣。穆炤之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爲所牽。馬湖兵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理。不必臨敵也。蓋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爲不便耳。禁妄殺。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嚴。且零功不算。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違期不至。方以爲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黔兵素弱。此舉不但震動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抵關。幸矢殫力圖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甚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託將軍。卽本部院亦但約期會。授方略。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爲紛雜。恐掣將軍之肘。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督兵進取。無爲所阻撓。馬湖兵一枝。專責成司懋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難取。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

枝尤爲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選以自衛，則此一枝衝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網打。若文官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永甯一路亦只責成曹吳二將，不許趙州同阻當。蓋彼只贊理監紀，非遂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尙氣。昨聞袁整來降，網之一繩，彼頭目也。旣來降，何必細之。如此之類，皆關軍機，今當人關，尤爲要緊，事事留心可也。

#### 郭青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懦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垂成，又復決裂，則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可知，吾輩卽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節之兵，煩吾丈亟擇能者領之，無令誤事。若惟中之兵，已令交徐允爵矣。愬愬不盡。

####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不入播境，將以何待，以爲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爲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爲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南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寧逃其罪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亟決擇，無忽本部甚尊大將，甚任大將，正爲此事，專責大將耳。

#### 劉總兵

自二月初一日至今半月矣。略無移營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乎。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聞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擊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劄桑木關。以日爲年。日望各路齊進。而綦江永合路。遷延玩愒。略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具在。毫不以相假也。文到而不進兵者。以髮髻一頂。女衣一套。鼓樂送之營中。無以姑息坐受其累。草草。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爲憂。又聞賊欲截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壩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發巾幗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囑囑。陶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擊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尚能以奇兵擄瀘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既不願入。綦江路卽令藍芳威領之。從野磊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卻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謹餉。高推官已奪關而據之。需護餉兵。如救焚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參之耳。以一裨將把守貓兒岡，使不進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廣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查治之。既爾難馭，不如令之隨營，免爲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爾旣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擊治之。卽行文矣。晉兵似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知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同知太迂遲，奈何。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稟帖來稱不可輕進，輕下。須待各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爲齊到聲勢。此言不爲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是觀望，聞柯阿簡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兵不進。今我兵進，尙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甯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尙不肯先進。誰肯先進乎。況南川一路已奪了桑木關，烏江一路已奪了老君關。今永甯卽奪了巖門關，已是第三功了。更候何人，豈仍欲候綦江一路耶。綦江一路，劉總兵因見了回衛之報，具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耽延了五六日。若非此事耽延，今已到關矣。永合路兵衆糧足，坐了四十餘日，一步不進，端的何以自解。況安羅三寨已投降了，尙不敢進。若不投降，待如何。今再差人說去。此時巾幗之辱，想已送過了。人若怕

賊也不以爲羞。過時惟有劔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坐而待之。此宜長驅直擣。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質其頭人之妻子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壩。則賊亦不能遠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真僞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稽遲進兵。恐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誤事。非能一一遙度。陳世賢已發回合江。卽令赴將軍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爲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該廳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米不到。有誤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價造。急不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臂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享之。何況鱗鱗巨艦乎。感甚感甚。未完者。仍望自水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回。附此上謝。

劉參議



從來士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服士兵。謝道即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此何以故。便中力爲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遣。其所以前已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職之責任。似不減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旣在彼。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讀之。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事去矣。故亟喚之回。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爲其以兵爲戲。而僥倖於一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教令催水路糧。卽以佐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握兵。彼嘗欲以兵爲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間道出奇。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彼能用寡。卽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卽發行。治糧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言者。尙爲可慮。蓋糧不能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爲運給之。無以省事爲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童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爲寥寥。亦知其去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安氏卽觀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卽四出催餉。各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尙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巖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刻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真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拭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土司兵不肯用命乎。此輩要在鼓舞之，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安插降人，當專託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道。往返數日，則誤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可用其命。此宜克己下人，無一些客氣，乃可也。常慮將軍性急，恐失人心，故時以此言進，惟留意無忽。

張監軍

劉帥已提兵前，貴州又報奪烏江關，而彼去婁山尚遠，即至已落人後矣。吳帥意蓋亦俟有綦江近關之信，乃敢前者。總之此二路抵關，當在二十之後也。但各道照原行催之，彼以失期爲慮，過小函函者，蓋前之定限，止是空言。今之違限，著有明罰，彼當無不以爲意也。弟亦日日發使督之矣。自正月來，已發過三疏，官壩一進兵一捷功一。今又嘗報一次矣。蓋須時報之，以消海內姦雄之心。不然鳳陽之事，恐有接踵而起者，可慮也。程炤言應龍向南川路去，宜行令謹備之。然此恐亦舊話，今貴州事急，亦無暇矣。

徐僉事

劉帥見報，不得不求去。然留疏已上，勢不得去也。已開諭之，即整兵前矣。貴州已奪烏江關，渠望婁山，尚在旬日內，已落人後，不庸汲汲也。別教知以念親分心，願此何時哉。一刻放鬆，萬人委命矣。騎虎者勢不得下，此善喻也。不佞家事，門下所知，不但不敢開口，亦不敢置之於心。乃知國爾忘家，亦勢所必至，以

天之靈，旦夕滅賊，爲諸公列紘勳績之後，吾輩乃可各行其志耳。門下以兵道督夫，蓋四道一體，非代庖也。附白。

### 陳總兵

聞將軍與賊隔江相拒，此死寇也，勢無退理。若自後來擊之，乃可接應。將軍渡江，而今施南兵已奪板角關，此其勢亦難退。則將軍亦設計渡江，剿滅此寇，尙可與板角之師爲犄角而入關，不然拒守日久，兩軍俱老，此危道也。此二枝俱將軍信地，僕不憂將軍大兵，憂板角之孤軍耳。惟將軍留意無忽。

### 張監軍

穆炤猙獰不羣，差官親見之，宜其反覆也。劉帥處已囑令慎用之，但此帥太憨，難以口舌爭，直再四丁寧之耳。實其妾與子，方是作用，而渠且欲給之完聚，豈不憨哉。已再與商之矣。瀘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查實行，施南兵已據板角關，不知真州路去之遠近。昨見報李經等打苦竹關，想亦不遠也。若二路聲勢相倚，更爲雄壯。幸亟與高推官言之。劉帥亦提兵恩恩行矣。然須五六日後乃抵關也。頃細思之，各關之打，皆不費力。當是賊不肯以兵守關，恐其逐漸消磨，且奪內兵之氣，因不復守。但於白田壩待之。若一路先入，則彼以全力制之，卽各路齊入，彼亦爲背城借一之計。此須令齊入而夾勦之，彼自無能爲也。若先後入，則非算矣。水西近寄聲奢氏，謂我輩俱看楊家與官兵相殺，若兵勝，我二家方可勦兵。今我雖屢報勝，安氏兵猶未動也。可見關外之捷，彼皆不以爲意。關內當有一大戰，此時方可決雌雄耳。時高推官望

草一捷，遂以爲賊易與，殊爲率易，可嚴諭之，令準備入關之大戰也。

吳總兵

安氏觀望，乃其本情。今畢露矣。奢氏不爲誘引，足見忠順。但其兵至今不進，難謂無狐兔之情。已爲一牌切責世續，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不盡力殺賊，卽當盡法處之。追卽罷職矣。將軍宜從權鼓舞之人，可以德感，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長驅，不日卽抵真山。蓋穆炤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兩路合一，提兵八萬，慎不可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高推官策馬前行，土漢兵只得隨之。遂不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於營中，向上四拜，曰：委官唇舌已敝，而將軍略不動，請從此辭。赴轅門待罪也。劉帥倉皇拔寨而起，今永合二路兵七萬，不爲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不爲不久矣。文武如林，列營數百，竟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督也。無乃溺其職乎？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官而不事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爲問，具以質對。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遂據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爲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慮也。劉挺戰後

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衛之報。只得具文來辭。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進。故此二路。遂不能抵關。乃知臨敵易將。真非策矣。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守者亦自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投降。必無濟於事。積威所劫。真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遲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愚。不獨行之夷狄爲不可也。臨啓不勝皇悚。

### 謝監軍

聞吳帥逢人卽罵。全無禮體。以此將領土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師久不前。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箴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卽當親自責成裨將。鼓舞土司。俾之用命成功。奈何道旁作舍。日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兵。而此中反落其後。尙云待劉帥。此蓋爲將領所賣。土司所愚。所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高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真。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僞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爲兒戲。且以法律爲弁髦矣。轉眼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卽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銜。何不說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需者事之賊也。奈何奈何。

### 吳總兵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曰忘八忘八。何必乃爾。彼土司兵。夷種也。須籠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爲我用。反爲

我害矣。裨將雖屬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會爲裨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奈何輒辱裨將也。亦不怨矣。又聞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爲無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卽人君不可，而況於人臣。以上事亦偶爾風聞，全非營中人騰謗者。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殺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士司愚將軍賣將軍耳。今各路已進，逗留之罪，將軍自當之。卽與劉同罪，彼且以爲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鼓舞裨將士兵，俾之擣巢成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壞。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營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卽知吾言之不妄矣。

劉參議

賊兵割温水，是三月以前報。卽楊朝棟之兵，自温水出點腳壩，職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未投降時，彼尙不敢出合江。況今日乎。鎮雄兵旣用之，糧餉須爲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嗣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返兵，陳嗣昌能與之戰乎。非長算也。王塾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酌之。陳世賢無足爲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高推官

每得公移，爲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爲虎，方是萬全。且今聚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倘有利鈍，反搖衆心。故慎之又慎耳。若公見之極真，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爲安也。兵入

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爲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翦草除根，無留禍種。來揭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餓死，卽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誤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衆，兄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鼓舞兵將。凡事果斷剛決而行之，則風行電掣，功在目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 支簡亭中丞

陳帥從白泥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爲痛恨。已行擊解，並行李帥渡江合營矣。惟是陳帥兵旣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飢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尙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通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里甲，每一州縣有派三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採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僅僅不誤。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尙未就可，一面照舊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尙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弔巖子之防，當查行。此宜兩路共爲備可也。困獸猶鬪，況曾以知兵而率敢死之衆，當事事

留心務圖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胸。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問兵。先問糧。今聚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衆。只用二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算其糧差。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佚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己。若只以姑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禍。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囑。幸惟留意。凡事徑行。莫待呈詳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湖兵。豈可令護餉。誰爲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顆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料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覆。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胸。以匡濟時艱爲主。無爲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搗四牌。是爲黔中埽除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卽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灘。若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



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俸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卽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真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爲之足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尙謂國有人乎。永順兵只是欠鼓舞。所以不進。夫枵腹應敵。卽我兵亦不甘心。曷可責之士兵。兵連禍結。勢難惜費。今該省動則算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轉運不乏。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卽可了此。何事一年。若只如此悠悠泄泄。卽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圖之。無令三軍脫巾而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爲忠於賊也。

### 史副使

通省餉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運。一日歇手不得。此時交代。甚爲可虞。所以只得抵死相託。其通省事。雖曰改委。實欲自催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於今日。謂事事皆須真米實麩。一毫空隙容不得也。賊勢已促。我兵已勝。拚命相捱。一兩月卽可了此。若稍有回慮。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我日悔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無忽。

### 楊監軍

連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房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整兵劄近地。而添調士兵。彭元

錦之兵爲所殲，必不甘心。廣兵亦尙有一萬未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綦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尙能養威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失自阻乎？必不然矣。聞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爲所給。是否果爾，則安氏真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擣巢，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莫先動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且徻爲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萬萬。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爲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爲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逼賊巢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爲必勝之計，此亦未爲非算也。蓋賊之用兵，原只威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綦江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敢出，又不敢用他人，而託之親子，託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方親督一戰，此最宜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問播人言，進關後，各路尙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有大林箐，亦難差人。須於關外約就期會齊入，相望劄營，乃妙。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爲所給而致敗。今我不可不百分圖全。高推官少年，摧鋒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奈何不能須臾待乎？土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曰：但滅賊，誰非有大功者，何必頭功也。板角關之兵最勁，可以約之，但亦無令單入。向因各路按兵不動，而南川獨入，故差人守催。今入關在卽，反令之持重，但時加鼓舞，不復急催矣。以時消息，則在該道之善。

用之也。

### 李總兵

該路報功獨多，將軍之掃清羣蠻，亦多勞矣。人命關天，慎無令及平人降人，以各路間有此風，故以相戒也。烏江之失，似是土司爭功，自相陷害者，非戰之罪，亦非賊之強，無以爲意。若彼處不能進，只令留兵自守，而以其餘合此路同進，則勢併力多，萬無可慮矣。與童將軍商行之，賊所苦，只是併兵，我兵併，則彼無能爲。料此時想已過江，須與三渡關同入，無單枝見弱又不便也。

### 張監軍

聞有真州之行，甚以爲慰。因思有相商者數條，用備軍前採擇。

一、播人恆言關內男女可十萬，成兵者可五六萬，精兵可三四萬。此從來相傳之說。今自開刀以來，雖屢有斬獲，然皆關外人。關內人惟與劉總兵一陣出關者萬三千人，回者多半。則關內實有三萬兵矣。向來處處設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關，彼必聚而敵之。若三萬必死之寇，亦自勍敵，何謂弱也。今宜三四路齊入，彼自無能爲。若以一路當之，端非勝算。

一、降人雖多，遠者無慮。我兵近關，而關內出降者，必須慎防。且如賊把關甚嚴，我尙千方百計覓人入內行計。今關內出降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爲賊使出者。淝水之戰，朱序一呼，尙能倒戈。況今日乎。聞該路向令降民立營，與吾兵對劄，甚爲非計。今宜先發遣降民入內地，無令近營可也。

- 一、關外擺塘與各路相約齊入，至關內，不便相約矣。
- 一、關上仍宜割大營，以屯糧爲家，糧夫必不敢入關也。
- 一、沿途橋船，皆宜點檢，無使運夫阻滯，有失糧運。
- 一、通播小徑，皆宜令護餉兵嚴防，以杜劫糧。
- 一、真人宜駕馭之，勿失其心。
- 一、入關勿輕合哨，近烏江之失，乃賊假水西兵來合哨者，卽水西兵亦宜防。
- 一、先約永甯兵直抵圍下，彼若與綦江南川兵戰敗，則不能歸圍，可擒之矣。
- 一、龍泉一路，可相約同入，以壯吾力。
- 一、賊若稱擒，斬應龍來獻，不可全信，彼常養數十假者代死也。
- 一、各兵入播，賊若上圍，火急報來，以便調度。

劉總兵

兵已至石虎關，賊望風而退。計此時當至婁山關矣。以前當勇往直前，以後卻宜安詳周慎，臨敵不得不爾也。計賊原不多，而近日各處告敗，則精兵尙不足二三萬。若川兵四路齊入，便有如山壓卵之勢。況以將軍之威望，奪其魄乎。關外一約會同入，賊不戰死，卽當上圍矣。張漢清鹿罕諸賊，已降否。若不降，又不敢入關，恐爲糧道之梗，必須途中留兵爲備。莫但靠鎮雄兵，彼其兵，恐反梗糧道。今只令進吼灘一路，以

遙爲聲勢。且堵零賊也。關內宜劄大營屯糧。然後可進可退。仍須發兵接糧。此宜事事算到。方安。投降之人。宜慎防之。卽穆炤亦百分留意。必事平此輩方可信耳。

### 楊監軍

焦江之事。可爲深恨。然莫以此遂自阻。只管整理敗殘兵馬。鼓舞振作。以圖恢復。一面催調雲南廣西永順之兵。不旬日可足原數矣。如此方可以塞土司之膽。而知國家物力之大也。水西只管驅使。且密告以外間悠悠之議。令自爲計。且以消其邪心。卽不得其力。無論已。洪君似頗方嚴。可令善馭之。草草。

### 洪副使

連得黔省所傳情形大異。令人駭然。得教則尙在疑信之間。猶可折箠使也。大抵此輩。非我族類。卽妒功而矯命。難謂無之。若顯然爲逆。名利兩失。恐其不敢。亦不肯。惟以恩信紀法。時申戒之。料夷狄之邦。無不可行也。背水爲營。既不力戰。又不守橋。自是我軍之疏於計。而盡委之他人。鄙意終不謂然。何如何如。

### 魏監軍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陳總兵身爲大將。手握重兵。不能便宜進兵。而爲人東扯西拽。幾如招商店中之衛。世有此理乎。爲陳帥言。不佞任將。金石不移。誰敢撓其權者。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此時想已入播。有文從綦江路來。二日卽可達也。

### 詹副使

兵已入播州。去路更遠。卽二夫一兵。亦不宜吝。只要目前完事。便是一勞永逸。若少有鬆慢。則前功盡棄。卽渾身是口。說不得也。將官當此時。乃國家安危所係。全要文職官扶持。若與之爲讎。是讎國也。人臣而讎國。可乎。龍泉路雖屬思石道。然楚兵自宜楚餉。思石道所餉者。施州衛八千兵。向日黔楚皆不認。不佞不得已。發川銀爲之買米。責成思石道運之而已。非黔餉也。今四月終。卽滿以後。仍須楚米餉之。蓋楚有漕米。自應濟黔。卽以算十二萬之數亦可。若委之於黔。則彼必不能。此楚兵也。楚將信地也。川中已餉三月矣。可常常餉之乎。惟高明察之。

梅參議

大兵旣入播州。糧餉十分要緊。須多方轉運。常使不乏。此鄴侯之功也。路旣遠。夫須多。若至三百里之外。須一兵一夫。乃濟。幸圖之。此一勞永逸之時矣。

劉參議

陳世賢以其爲袁年之親也。故令同漁兵。若曰卽今年監之耳。若以爲不可保。則卽發來羈之。不宜用也。其家人靜元。正月入播。是未投降時事。二月終方出。今云李元。豈卽此人復遣之入耶。四周皆我兵。恐亦難入。幸示其詳處。此輩如孤豚耳。何所復難。惟恐驚諸降者。故且牢籠之。不爲信義也。貴兵新敗。我輩更宜坦然示以不疑。若先自疑。則彼窺之矣。然貴兵原不足爲有無。今川兵皆已進關。曾且上陣。無用湖貴也。惟宜日夜供糧爲要。貴竹人譏隴澄。謂其有妒功黨逆之意。不佞以爲妒功有之。黨逆尙未可知。若然

則鎮雄之兵得無可疑。蔡守遂因水西而疑及永甯。如此則酉石之外，無一可恃之士兵矣。要之事自有機。國自有法。人自有心。正不宜如此多疑。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者也。

內閣沈題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黔人多言水西陽順陰逆。以故賊密不告。我敗不援。猶有狐兔之心。今卽報彼深入。亦未易得其力也。然亦且駕馭之。令其支吾。而我就中取事。若直責之。則彼且懼禍而勢愈合。更難處矣。黔撫與之歃血爲盟。一向以爲必可信無疑。龍以爲黔撫忠智人也。必且有據。而近亦不自墜其說。直恐其中禍於省城。囑以必且爲駕馭。故龍不敢不以爲台臺告。恐有言及者。以備斟酌。然犬羊之性。終懼天威。須牢籠之中。不廢督責。庶可消其邪念也。統惟台臺鑒察。

貴甯道梅參議國樓

賊關外之令不甚行。卽有戰者。亦逆黨自戰其地耳。水西之兵威頗盛。無格鬪者宜也。惟報功無級。逼巢無戰。則不可曉耳。詳其意。蓋以勦給我。以助給賊。欲兩下觀勝負而投足者。惟使之而防之。則不蹈烏江之轍矣。來教甚合鄙意。敬謝密之密之。

楊監軍

貴兵原宜一路進。分而爲二。其力已薄。安得不取侮。今若恢復河渡。以報讎之兵。乘事機之會。桑榆之收。端可望矣。惟力圖之。草草。

宋芳麓侍御

烏江之事，昨已上問，得教甚感。背水爲陣，兵旣潰，溺自多。但水國之人，多善浮者，亦自多所全濟耳。惟七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傳以爲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旣已破矣，即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即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歸咎七會妒功，左使然無故分兵，得關不守，兵無紀律，士無戰心，種種敗形已具。木蠹而蟲生之矣。承差口傳台命，業以心識，即囑各將謹備之，以鄙意度之，犬羊之性，或欲專功，或欲庇鄰，皆不能保其無。惟顯然爲逆，則必不敢亦不肯，而彼中當事畏之太過，至慮及省城，則甚矣。此輩以我之氣勢強弱爲順逆，我愈徇，彼愈肆，其勢然也。臺下以爲何如。

郭青螺中丞 宋芳麓侍御

川兵四路俱入關矣。精兵可十五萬，即有二十萬之形。若得陳李二總兵入，則三十萬之勢矣。此即有善爲播賊計者，恐亦無如之何。而陳李以烏江之失，遂巡不進，云奉臺下令持重也。今何時也？半上不下，豈持重之時乎？望借霜威一嚴催之。過此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是役也，聞壩陽兵先走，又云棄明遠先走，又云謝崇爵部兵先走，總之以怯取敗，乃其本情。若一切歸之黨逆者，恐人各有心，彼亦不服也。先走之人，必須實之於法，乃可用衆。臺下以爲何如？水西兵原調三萬，近有埽土起兵之說，恐不須此。烏江



失守。省城可慮。令以所起兵留在本地。防守省城。不必渡江。已有行矣。惟裁示之不盡。

史副使 劉參議

差人自營中來者。僕人人問之。人人以爲兩路餉皆不足。進巢之後必誤也。果爾則可憂之甚。僕爲之廢寢食矣。今宜大破拘犂。多方募調。工食卽如前議。全給亦可。宜風火急圖。無再遲疑。僕但求全軍。不責多費。不責擾民也。今令守道於二郎壩。總催兩路運官運夫。令早入營。宜百分留意。至懇至懇。

趙州同

來揭持議甚是。如此方爲老成之見也。今兵已入關。賊勢大窘。惟要我兵日慎一日。自可全勝。圖之圖之。糧運可慮。何不早言。此何時也。明目張膽。以濟大事。便是忠心。何必慮患。以後軍中事。但可言者。不時速說來。譬如數人乘舟。雖揚帆把舵。任各不同。然濟則俱濟。覆則俱覆。若但各司其事。不相應援。直待已覆而後曰。某失某事。則直有訴之水府耳。

史副使

永甯兵至四萬以上。而夫不及三萬。此其不足明矣。今事已在九分。卻不宜惜費。火速添夫添價。卽多費無妨。若糧乏而兵回。卽積金如山。何益乎。成大事者。不惜小費。綦江不言而自增夫三萬。僕感之次骨矣。昔有築蜀城者。衆疑其難成。曰。但把錢不當錢看。把人不當人看。事無不成。其後城果就。今正其時也。望破格爲之。若合江分去米無多。不必與較。若使米有餘。卽分之可也。今日之事。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

家有罪。譬之同舟遇風。覆則俱覆。濟則俱濟。若胡越相視。待其既覆而後訴之。河伯水府曰。是某之罪也。何益矣。不佞代湖貴出龍泉一路之餉。亦求濟事而已。人是朝廷人。錢是朝廷錢。彼力不能爲。吾幸可以兼之。何苦不一引手。以濟朝廷之事。情急詞迫。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惟高明察之。守道中路。總催不能爲門下代矣。

又

別揭所開二路難易已悉。然此不足言也。今二路已合爲一路。一旅脫巾。三軍立散。賊若不滅。該道能鼓功乎。但千言萬語。止於免參而已。丈夫行事。先以免參自期可乎。若鄙意。則謂但宜多方處置。求寬然有餘。可乞諸鄰。則成不獨成。是大同無我之度也。不但鄰邦。卽本路扣算太窄。兵將亦無樂用之氣。夫軍法與吏治不同。土兵與漢兵不同。秦越人之已疾。老人小兒婦人。因證立方。夫然後可以起死人而名聞天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微門下誰望者。草草。

楊監軍 洪副使

水西從來善待之。渠亦有忠順之名。自烏江失事之後。黔中傳言。至不可聞。令人疑慮之甚。乃昨有板角關解投降一人到。蓋賊中老虎軍也。問以播事。云安三劄大水田。賊遣人問以我家與爾無讎。何故如此。答曰。爾家得罪朝廷。上司要我進兵。我敢不進。終不然你姓楊的幹的事。叫我姓安的替你當了罷。其人痛哭而歸。安三卽隴澄堯臣也。果爾。則安氏固無他意。不必疑之矣。播州差人言姓張。水西人必知之。門

下可徑問之見報。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若人有逆志而遂之。固不智。若人有忠心而蔽之。亦不祥。惟門下留意無忽。



# 平播全書卷十四

## 書札

吳總兵

昨報取巖門關甚以爲喜。今不知進兵否。然劉將軍初三日與播兵大戰關內。賊兵尙多。想巖門尙未進也。今細訪播州之人以爲巖門路小。箒大。輕兵可入。重兵難進。況六萬之衆。魚貫而行。若有敵來。何以接戰。此所謂雖衆無所用之也。且彼此約期。終難得濟。到底兩下成孤軍耳。與其合於關內。不如合於關外。今宜留兵守巖門。而親統大兵從小水田入婁山關。與劉將軍連營並劄。互爲犄角。酌量進止。仍一面分兵接南川路之兵來。則三路大兵合而爲一。連營百里。逆賊心膽俱碎。不戰而屈矣。其巖門兵聽曹希彬、吳文傑出奇取事。若彼處成功。亦將軍之功也。永甯兵分其一萬來與馬湖廣浙。及募兵爲三萬入婁山。仍留二萬與二將之一萬。共爲三萬守巖門。則兩下俱有餘矣。再三籌度。勢須出此。惟將軍熟思而速圖之。幸甚。

鄧知縣

川兵俱進關矣。施州兵久屯板角。恐老則難用。陳總兵又無進關之期待。至何時。此兵本折。皆川中供之。

即令與川兵合哨亦可。不然，恐久而糧絕人疲，是自潰也。今該縣宜會同各兵將，徑赴真州大灘關等處，與南川兵合哨，仍先達知高推官，彼中路遠，不知就中事體何如。有別項阻礙，亦徑自斟酌行之。其錢糧以前長支者，姑免扣除，以酬其血戰之勞。以後仍照例支可也。兵難遙度，凡事宜取便行之。一面差人來報。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既入敵境，步步宜防。松樹壩、柴山壩，乃自圍上關大道。今賊俱在圍下，我便當倚關爲營，外防衝擊，內防包截。一面通糧運，一面會永合，刻日夾攻，賊必上圍矣。若白田壩，今已爲空地，到彼何爲？且已爲水西放火報功，有何陞賞乎？今大兵前劄板橋而止，以孤軍當松樹壩，相去十里，銃礮不聞，宜賊之生心也。今宜急劄近關，俟會兵攻圍，其南溪口諸處，皆有間道，可出關外斷糧者，尤宜謹防。但糧運不絕，營柵已固，只二三路兵齊，勢卽大振，賊將安往？今已行吳帥同來合哨，彼處路近，通信爲易，惟南川路稍隔絕，彼軍孤又不可深入，已調施南兵與合哨，當亦可旬日內至也。只要齊力，不可造次。要嚴防守，不可少疏。工夫至此，已是八九分，只不失算，便保全勝。賊有文來支告，皆是緩兵之計，不必照管，亦不必回答。蓋回答之文，有一些活路，彼便執之以欺其下。若是無活路話，彼又隱之不與人看，總無益也。只多散賞格，多發告示諭文，以解其黨，爲宜慎之。

吳總兵

既得巖門，養馬城不遠矣。若破養馬城，賊之頭人妻子俱出，必有攜以投降者。初三日，婁山關內劉帥與賊大戰，追奔三十里，若巖門兵入，賊無歸路矣。乃未見接應，何也？聞彼處路險箐深，不便進兵。若大兵難進，卽宜分兵守之，而從小水田來入關，合婁山哨，已有文去。惟將軍圖之，又有報羅剛欲圖逆賊，而將軍以爲須要活的，活的固可，如不可得，卽死的亦未爲不可也。當令曹副將與土司頭目圖之。凡土司之功，不可令軍士爭奪之。一有爭奪，彼以後再不肯用命，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入關懸賞，已發行其陞級劄付，須查明填給，不然可與誰乎？破關之後，工夫已至九分，百凡慎圖。劉帥孤軍深入，將軍必須照管，不然，彼如有失，亦不能辭其責也。聞小水田路尙不通，先日曾有行令以一軍接應，今不知如何，百惟留意無忽。錢糧到否，如不及，可時時說來，當嚴督之耳。

### 劉參議

夫之多逃，以無正官也。卽有正官，而無法稽查，亦難。大抵事有綱領，頭緒則易尋。如正官在，則正官責小押運，小押運責里排，里排責夫役，引繩批根，有要可尋。卽有少者，或顧補，或拘換，尙可十得八九。若無正官，彼代押者，又多以阜快頂義民，彼其行止，尙不如一夫。是以夫押夫，不至盡逃不已。今宜儘正官佐貳，殷實義民管領，夫給以價，嚴其程限，令早去早來，不必以日三十里爲限。蓋令之消磨日久，食費且盡，是寬乃所以成廢也。夫或三十或五十，卽立一有身家頭目，與之一單，令到卽交米，給與回照，彼處收米官登一流水簿總算，不必候一處解官批文方收，則夫自無守候之苦矣。水運起旱處，必用多夫，一齊轉去。

若夫少米多往來不絕。又不便也。以上事體千緒萬端。須理會有頭緒。尙可收拾。而要則在正官到。在夫價給。在往來速。在收支快。如此尙可將就完事。不然以後且莫知所終矣。鎮雄兵聞騷擾之甚。如必不可。用且留之少選發回。卽執旗官亦可無令去。不然恐入山而劫掠運夫。反梗糧運。是在門下的而斷之。無令悔恨無已時也。

張監軍

劉帥於三十日進婁山關。至初三日將起兵赴白田壩。賊兵忽來大戰。先將王芬、陳大綱營衝破。二將戰死。劉帥方知。急赴接應。大戰自辰至午少歇。又自午至申。賊遂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級甚多。尙未報數。彼雖報賊數萬。問來人言。實只二三萬。可見賊之精銳止此矣。劉帥銳敵甚精。多打死。賊皆馬上馱去。亦勦敵哉。向來所以不敵南川兵。蓋專待此。若南川兵遇之危矣。今已割營關內。以待各路。南川兵或可相機合營乎。第不知關內路道何如。須令探問明白。王芬營與劉帥止去五里。賊以一兵隔之。不令相聞。故至於敗。是日賊親張黃傘督陣。幾爲周敦吉之軍所得。東傘而走。想已膽落矣。高推官說賊似已奄奄氣盡者。聞此得無咋舌搖首乎。

陳總兵

水西伎倆。殊不可曉。夷狄之性。或欲庇鄰。或欲專功。皆不可知。然亦止陰謀。未敢顯然助逆也。烏江之失。自是我兵見賊而走。以致奸細斷橋擠之於水。蓋背水爲陣。不立營寨。四散搶掠。賊一乘之。遂爾崩潰。可



盡歸之人乎。劉帥入婁山關。初三日賊暗來衝突。潰一子營。劉帥亟提大兵當之。苦戰一日。賊大崩潰。斬首數百。氣已奪矣。今將軍宜亟來合哨。我兵合氣自壯。彼土司觀望之心自息。即不爲我用。亦不爲我害也。永順二司兵。可善馭之。楚中無此兵。則愈孤矣。烏江之失。所沈溺永順兵以數千計。彭元錦當以此歸水西。乃反效其所爲耶。可以此微動之。來人口稟長坎青蛇瑪瑙三圍已克。七牌盡掃。得糧無數。可供二十日之食。即此可以入關滅賊矣。此天贊也。望之望之。

###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會上圍。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皆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即多覓人夫連夜扛擡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爲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又

運夫如不足。即當增募。事已至此。即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曰事不成而不敢逃罪。然何益乎。願以不佞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盡究。而往者未免獨累。延捱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動者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爲固然。即再增募愈多而愈不足也。今宜極力清查。極力催償。罪責正官俾之行法。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若不來。即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曉諭。當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惟力圖之。

### 熊參議字奇

兵入關矣。賊上國矣。呼吸之間。便關成敗。此而過往。已事如救火追亡人也。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圖之。

張參政

吳總兵已駐養馬城。與二總兵會哨訖。賊已上國。國下之賊無能枝梧者。大事定矣。料旬日間有佳音也。今惟宜轉餉接濟耳。草草。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衛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無益有損。以素未習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又不在武場。而在戰陣。所謂習慣如自然者也。今宜汰其老弱。揀其精壯。日練習之。而稍試之戰陣。經三五戰。則可用矣。楚有苗患。將來用兵未已。幸留意焉。

總兵 監軍 監紀

兵已入巢。賊已上國。計當不日授首。今將攻國以後事宜開列。幸大家相商行之。

一。賊國上不知有兵若干。如兵少則宜急攻。如兵多則宜柞斷路口。使其不能下。而徐攻之。彼知無生路。三五日恐當有變。

一。大將軍滅虜。裝至近國山頭打去。令其上人人莫必其命。自難久居。

一。聞國上有一水關。賊先開住。待我兵近關放下衝之。不可不防。

一。賊如稱有內變。斬首投降。不可造次取信。須審問明白。嚴兵關下。令賊黨俱下。驗視真的方以爲據。其

妻子親族俱宜牢固鎖押以俟獻俘。

一有名頭目原未投降者。臨時擊獲。卽宜處決。以免爲害。卽有投降者。宜押解出關安插。無令在內。防其反戈相向。應爲獻俘之用者。牢固鎖解以俟獻俘。

一無論賊已滅未滅。各營將官軍兵。俱宜和同行事。彼此相下相讓。大家有功。若爭功爭財。相戕相擾。除不准算功外。仍行軍法。

一賊首已亡。賊兵已下。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同至圍上。公同檢視賊之財物家資。登記明白。造冊呈報。仍卽封鎖撥人看守。以便奏報充賞。或解京。不可恣掠。致生嫌疑。

### 魏監軍

苦竹關一月前南川兵經過真州。卽遣兵一枝攻克。斬首四十。久已見報。今之所克。乃其一月前克過者。譬之明年有入播州者。難以功論矣。四川大兵十八萬。盡在播州合哨。安得有閑。賊復併力苦竹關。此可無慮。惟令陳總兵埽清七牌。整隊入關可也。

### 吳總兵

向以將軍進兵遲遲。意頗疑之。乃不知其一發而中堅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旣如脫兔。敵不及拒。非此之謂耶。快然快然。聞兵已劄養馬城。去賊甚近。宜百凡謹慎。彼卽上圍。猶恐其下衝也。宜謹防之。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權柄在我。要之以合哨爲急。此時想與綦南二路掎角相應矣。師克在和。望三大將如藥之

和、以襄大事、僕異日當百拜以謝、聞營中糧少、僕食不下咽、已將各有司革職住俸、責令日夜催餉、以後或可不誤、藁合二路糧有餘、永安莊所得賊糧甚多、可惜而食之也、百惟留神不盡。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初三之戰、觀賊連日不出、可見未爲無功、但我亦大有損失、頗覺長賊之氣、今須求萬全以絕禍本爲望、吳帥兵苦乏食、蓋彼處路遠難供也、若永安莊有米、可以給之、二帥不甚和、而此一事、劉帥切身之利害甚大、該廳可令其結好、以共此功、卽云不佞之意可也、軍中多婦女、甚非所宜、見在者宜發出關、後有獲者卽縱之以懈賊、亦可、亟宜留意。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米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領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卽准算其糧一石、蓋卽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實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烏江雖經失利，各路進兵自如，關外賊苗漸已掃盡，川中四路俱已入關，黔中沙溪路亦已闌入，所未抵關者，貴之平越、楚之偏橋、陳李二帥耳。偏橋以糧運不給，平越則忱於烏江而卻步，總之旬日內亦無不入也。師初入未即合哨，賊輪日併力於各路接戰，往往敗歸，天威所臨，自是奪氣，行且逼圍夾攻，賊即不授首，亦必上圍不下矣。上圍則終歸於盡，但蚤暮之間耳。惟是九仞爲山，功在一篲，日夜督厲，必求萬全，天意人心，料不相遠，內所報水西戰功，係貴州移文，亦止據其自報耳，未經斬級，終屬可疑，惟目下有報水西與賊大戰，賊復大敗者，則審問頗的，蓋事勢如此，彼亦不得不爲我用也。尙俟嗣報，統希裁會。

#### 詹參政

川兵盡入關，楚兵獨以乏糧不得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極力催之。運夫亟與之價，彼尙不敢逃也。凡用兵不可太惜費，蓋費多而早完，比之費少而遲完者，大不相同。前已言之矣。彭元錦有文告糧，似是並折色亦欠之者，此子近爲賊殲，其軍於貴州一弟死焉，讎恨方深，正可使之，如彼再調兵來，不妨供之。運夫如無見銀，即令民間私幫，而許以減免正糧，無所不可，事完自當破格恤之耳。聞軍中怨苦之聲不絕，何以責其用命，幸力圖之，若今番令賊遁逃，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草草。

#### 陳總兵

昨差人來言，瑪瑙青蛇等國已破矣，近聞乃猶未也。此人敢爾說謊，可恨可恨，願以鄙意度之。此三國恐目前未易下也。蓋自貴州失事之後，我氣反奪，賊氣反盛，兼以賊顧其妻子，有必死之心，久與相角，恐至

挫銳而耽時。不無可慮。不如因而招之降。其脅從者散遣之。而頭人令立功自贖。或易爲力也。但受降如受敵。須謹慎之。聞諸賊久已願降。而將軍未至。無適爲主。往往將其講事之人殺之。以至於此。今宜相機處之。無令失時。生員王達、奏民周世祿、皆原係彼中人。可以問之。願兵難逸度。在將軍審處之耳。川兵四路已入關。賊已無能爲。而此輩又不能歸播。亦易爲招。然此三圍未下。將軍終難長驅。恐其議吾之後也。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報田氏出降。此詐也。逆賊心高氣傲。其妻張氏一有淫聲。立令人碎其屍。田氏若降。知落誰手。彼戰不勝。當一火焚之。而後自殺。豈有任其投降之理。初二日約降。劉帥至初三日。即大兵來。今之約降。非欲劫營。即欲交兵。非欲緩我合哨。即欲乘來降而衝營取事。必不可信。而信之。且約降期。萬一臨時以一民婦乘轎來。何以應之乎。大將領兵。惟敵是求。各路方會哨。而此約降。何以齊力攻賊乎。今後當一力攻賊。其頭目及賊苗約降。或可信。仍須防之。若賊父子妻妾約降。決不可信也。前宜慎重。後宜隄防。糧道必通。哨探必謹。若稍有驕惰。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即死不足塞責矣。

劉總兵

我兵深入敵境。全在各路合哨應援。前綦江路初三日與賊戰。合江路未到關內也。合江路初八日與賊大戰。綦江路已久駐關內。有成約矣。乃竟不開應援。何也。問來人言。是日若北路有一枝兵包截。賊可盡殲。本部爲之頓足長嘆而已。今日將軍利害。比他人不同。歲裏播賊焚東坡。京師喧傳以爲是將軍害陳

帥今日吳帥有失，將軍卽百口無以自解矣。左右掾書諸人，恐有誤我事者，不可全信其言。以後望盡釋舊隙，力建大功。此亦將軍之利，不止爲國家也。不然，恐不知所終矣。穆炤欲用之，幹一事，可差人伴送速來。草草。

### 史同知

穆炤殊未可信。人多言其降，爲應龍所使。今應龍三使人於劉帥營中，專爲此子。已令之通賄於帥之家。寫字者求退兵矣。又言王芬之敗，亦炤所使。令割營遠地，可密查之。仍密以此示劉帥。今茲之事，渠身家性命所關，勿爲人所賣也。穆炤今託以取來用，可密令以的當人伴來。此字火之勿洩。

### 楊監軍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獮鬼，恥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安國享老且死，疆臣立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第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卻之。回此老婦亦有識矣。勦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莊，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件。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婦何知世事。疆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伴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一三足銀鼎勸其心。

臨發兵又厚餽其士把。卽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堯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指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尙在猶豫。此宜直諭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發其事，而目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劉參議

昨吳帥有稟來，言該道欲照南川例，人月給米二斗，軍士不肯，此不可行也。此例發於高推官，止行之南川路，蓋該路皆土兵，其數原不足，米多則無用，故以折銀爲例，卽其同路陝兵募兵，仍支三斗矣。永甯雖土兵，而近其家，以得米爲利，亦不肯支二斗，今仍支三斗，綦江路全支三斗，若合江路漢兵多，卽土兵亦點過足數者，若月給二斗，必不足用，宜其不肯，今只宜催運米，不可減軍食也。連日見李同知報來，全無起運之米，心急如焚，計此後又必有數日絕食者，於時深入久駐，野菜已盡，何以自活，不可不急慮也。今賊萬無復出之理，近地一帶，守隘護餉之兵，皆可不用，移而送之二郎壩，至巖門一帶，防護客賊斷糧，庶爲有用，急行之。王塾諸事廢弛，必宜更易，今不得已且用之，卽賊平，而此地仍須得一健令也。彼廢事而媚民，宜民之稱之耳。鎮雄兵李萬賓與晏慶潤不和，畏其殺害，自投渝城，稱兵一千，點之止四百八十，其



他想類此，可一查之。聞安慶潤旋招補，卽告以不必補，只減數可也。李長年兵報一千，點只六百九十。汰其不堪者，只四百九十。川南調來兵，到此只得一半。可見彼中募兵，一人皆兼二人之食矣。及今時時點查，不爲過省一人卽省一人之食，添糧不如減口。凡理財者，自其毫釐而積之，皆有用也。何如何如。

### 張監軍

賊勢已急，只要我應之不失著數，則無不平者。最急在合哨。合哨則衆寡不敵之甚，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矣。此時賊兵實不滿三萬，而我川兵實已十四萬，蓋五倍之矣。何懼彼哉。惟是陳總兵尙攻長坎等圍之，賊未下，不能入關。第令可破則破之，不能破則與相守，而以計降之，勿令輕舉，致之得志。反入關而出我軍之背。安氏此時更無助賊之理。我川兵可唾手取賊矣。惟悉心調度之。高推官亦有文來，令糧從婁山關運，可就彼分布妥當，亦卽入婁山關調度可也。

### 陳總兵 魏監軍

連日得報長坎諸圍之賊未下，此未易以力角也。彼妻子在上，勢必死戰。我軍士孤懸，恐有怯心。一不相當，大事去矣。今川兵已入關圍賊，無不知者。賊知之，其求生之心更急。我從此而招之，甚易也。旣降，則可長驅入關矣。若彼不降，則宜厚集精兵而與之相拒，或令之自相圖，或乘隙而夾攻之，必計算萬全，乃可得志。不然，寧羈之，無使人關添賊勢，亦未爲無功也。聞彭元錦已出，宜厚撫其目，把用之。又聞桑植容美之兵將到，不知可用否。昨誤聽差人言三圍已下，故調施南兵入關合營，旋知未下，復差人止之。今

想仍在彼。若此數枝士兵合，乃可圖賊。大抵要相機戰守，不可輕易。致有不便爲佳。惟力圖之。草草。

張參政

大兵已在賊境，久駐恐有他虞。不如一舉撲滅之爲快。各將不肯向前，恐克期不定，致有參差。故不佞欲抵關親督，非得已也。一面收拾，諸凡俱不必齊整。草昧之時，豈宜粉飾中軍坐營官舍之類。草行露宿，何所不可。不必爲之經理，爲災地之累。別教已領，並復。

馬總兵 高推官

在賊內地，須與綦合二路割營相近。彼此應援，不可在孤懸之處。恐賊來衝，而彼處應援不到也。陳李二帥外賊未清，尚不得來。只川中三路合哨，自足制賊。莫望湖貴，恐至誤事。又湖貴未入關，則火燒州平天坎之賊苗，恐夜有從後偷營者。宜四面照管，或移營近綦江路，而糧卽從婁山運。庶萬全也。三路既合，聲勢已大，只不以一路當賊，賊自無不滅者。克敵制勝，只在此時。圖之圖之。

支簡亭中丞

川兵已盡入賊，雖東支西吾，已覺狼狽。陳帥爲諸國所苦，不能疾入關，亦只得聽之。向之八路，乃全無可恃。仍是川兵獨當賊耳。王鳴鶴已調令赴貴州，已不能軍。又此將爲郭青翁所題，今又索之急也。亦可爲楚省餉矣。草草。

史同知

聞劉帥以松塹之敗，頓有怯心。初欲移營關外，俟秋圍之。後懼有不測而止。果爾則渠且身無處所矣。賊已無多，川兵十四五萬，尚不能滅賊。若一人言，豈但爲沈尙文已乎？彼所畏死耳。願死於敵，卽死猶香死於法，卽死猶臭。死於敵，死一身耳。死於法，並其家且不保矣。況賊已垂亡，我已必勝，進而向敵，固萬萬無死法也。又聞曾多布金錢於其左右，而穆炤黃三輩皆爲之，盡惑遊說，恐帥不察，爲人所賣，並以累該廳，可密與言之。

### 高推官

壯哉此戰，遂能抵海龍圍上養馬城也。賊當破膽矣。吳帥尙日與賊戰，劉帥自初三一戰至今，僅僅自保，故態復萌，已嚴檄責之。若再爾，則尙方及之矣。賊言投降俱係詐，每每投降書而兵卽隨其後，受降宜慎。若言會降，並其妻子降，皆不可信。以本部計，此會非闔門自焚，則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也。今惟有合哨夾攻耳。

### 郭青螺中丞

二稿已領，弟再以楚蜀事入而報之，不敢沒安氏之功也。若以後功次，丈仍令使者從此中來，一同報之。或弟處發稿總報之爲宜。昨支簡亭丈以丈未會，遂急急報去，亦送稿來，則一功而兩處報，重複且不雅。恐都門有議也。王鳴鶴如到，徑可令代董元鎮。昨弟尙以一牌行元鎮候代，以彼中無人，兵柄不可一日無所屬也。藍芳威才略志氣俱可取，而不甚穩，行當發去。安氏兄弟，弟行文以千金充吾兩人之贖，而隴

澄卻賄一節。又令該道製一忠清紅旗與之。令出入載於馬前。諸所鼓舞。不遺餘力矣。第恐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昨無端而請糧。彼受門下萬金之給。入之囊中。顆粒不以享士。帑藏錢糧。豈可投之於壑乎。已行該道切責之。大抵此輩要恩威並用。早破其奸。方可烏江關之破。只爲少一檄。先防其妒功。若說破。則不敢矣。聞銀已差人迎之。令徑解黔。川兵圍固已久。李應祥遲疑不進。何故。先是丈議會陳帥。與之全場四牌七牌。彼既違約。今陳帥爲七牌所苦。不得進。彼亦不與夾擊。弟以一牌切責之。而彼反極詆陳帥。此人跋扈。不下劉縱。何以處之。敬請教。

史同知

劉帥關外之戰。頗力。關內殊覺不振。似以初三一挫。而銳氣頓盡者。連日接其稟帖塘報。皆妝點一片虛詞。全無實事。又謂亟催各路並進。尤爲可笑。今川兵十五萬。連營十里。尙不合哨。不應援。不出良心公道。爲國滅賊。反講口舌相排擠。則湖貴卽來何益哉。此不過坐延時日。幸人有敗。或爲賊留一線生路而已。不知本兵已有以待之。一有參差。奇禍立至。今不能借人以助己。而反矜己以誇人。何其愚也。可善開諭之。如竟迷而不悟。則亦只有法耳。高推官一二千之說。卽是劉總兵八九萬之說。此皆不足爲憑。亦不足爭辨。總之賊兵原只四五萬。今敗殘之餘。不過二三萬。彼凡應敵。必留一半守圍。此其多寡居可知矣。三總兵領十五萬精兵坐守。不敢向敵。而自家諱飾虛挾詐。無所不有。不知朝廷高爵厚祿。養人何用。尙不如逆賊養苗。至今猶爲之盡死力也。人各有良心。心各有公道。幸與時時申明之。若此事不成。本部徑

以尙方行戮、而後待罪。豈肯爲人所賣乎。吳總兵所領兵、忍飢苦戰、甚爲可憐。有米當借之。毋立而視其死也。

### 張同知

既發之米、算爲實數是也。但自縣至營、動須一二十日。彼口與腹、亦肯算爲實數乎。此宜沿途設法催餉。日夜周流無滯。乃今以一册算數了事。事益不可爲矣。

### 蔡知府

今日之事、吳帥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關內宜力戰。此大機宜也。陳帥璘雖屢報首功、至以千計。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之苗、據國不下。反礙入關。劉帥縱雖關外再勝、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爲賊所襲。子營衝裨將殞。後雖勝之、不能掩敗也。吳帥關外以不殺爲威、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則又先居高陽。屢戰皆克。且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枵腹應敵。無敢後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第近日似以深入爲悔。反謂我愚之、則可笑矣。今惟有合哨爲急。劉吳二帥原有隙。當此之時、宜令敵血同盟。各出公道。心相援相濟。又須時時開譬之。令以公事爲重可也。初八之戰、劉帥不援。已嚴責之。再爾則參之矣。糧運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瀘州守已革職。且令押夫入山。又令綦南二路借米二千。高推官有義氣、必不相負。炒米魚鹽之類、久已發去。何未解到。再誤。當參該道耳。營中事時時報來。任勞任怨。正在此時。無復疑慮。草草。

吳總兵

開刀兩月。止南川龍泉烏江三路抵關。各路無至者。因移檄以巾幗爲辱。蓋五路通行。不止爲永合一路也。劉帥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將軍遂於初一日入巖門。本部方喜以爲二帥尙有丈夫之氣。乃將軍以入關爲悔乎。聞入關後。裨將有具稟請回者。將軍怒而欲參之。今奈何反成疑慮也。賊兵不滿三萬。敗殘之餘。勢已不振。我兵只永合二路。已自七萬。不啻倍之。但申軍令。鼓士氣。賊其如我何。劉帥搬弄機械。謬稱合哨。徑不以一兵應援。已數其罪而責之。俟看其將來作用何似。聞廣兵戰甚力。有以一人戰三人而盡滅之者。可重賞之。懸賞正爲今日也。又聞土兵之戰不力。豈曹吳二將欲坐觀成敗耶。據實報來。糧運不繼。憂心如焚。已將瀘州守革職。再不繼。當參該道。聞夫役已源源而往。但恐不卽至。已行令碁南二路各借米一千。劉帥或不肯。高推官有義氣。端不負也。可發軍徑於二路取之耳。賊謀甚狡。恐衝我守關兵。或絕糧道。宜多方備之。夜劫詐降。尤宜在念也。

劉參議

吳帥有稟來催糧。其詞甚哀苦。令人惻然動心。恐數日後當不能支。則禍在兵將。而罪在文官。必須先擊邵知州李同知。而後參之。恐亦不能不累該道也。奈何。張同知報一冊來。稱運過米數可支至五月。但纔出門便算數。彼豈能飛而食之乎。該道宜速催之。無宜坐待。是待禍也。運糧一石。准米一石。亦似可行。而瀘守難之。不知民間以爲何如。諸凡宜速計。萬萬。

### 高推官

劉帥恥其松垣之敗。不無幸人同己之意。以故兩哨有戰。皆不應援。已嚴檄切責。直數其罪。且令史同知開譬之矣。既在同事。又入賊巢。凡事宜包籠之。且令爲我用。昨會兵之文雖佳。然語多譏誚。彼不能無恨。此非成大事者之長算也。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幸留意焉。

### 劉總兵 史同知

四月初三之戰。我軍殲二將領。一土官。兵士數百人。千把總且勿計。此其敗亦不小矣。雖旋即勝之。斬馘逐奔。然首級無多。不足以相當也。當日卽欲題奏。以爲功在垂成而論罪。恐都門又生議論。故少待之。今半月以上矣。既無應援別路之功。亦無本路進取之事。不知何以相準。昨塘報中。掇拾牽綴。全無事實。至以陰平襄氈之事相比。更不相等。此不足取信於本部。況可取信於按院乎。今爲該路計無他。惟是虛心克己。結好兩路。或併力夾攻。或相機取事。只要目下成功。無論何人成功。皆是該路之利。若再遷延時日。捏報支吾。甚或坐觀成敗。別路有失。則百口無以自解。而部科且起而申前說。將不知所終矣。本部從來在邊。事事實報。寧爲將官任罪。必不黨將官朋欺。此天下人所知也。慎之慎之。

### 張監軍

昨有文來。云自土坪發。今想已到營矣。賊勢已衰。三路皆敵不過。再一夾擊。必上圍無疑。而我之將領不齊心。不合哨。不應援。久之恐反爲賊所乘。非細事也。今在彼可先調和諸文武。令之同心共濟。彼此應援。

卻日日撓亂之。彼將自救不暇。其下面小國。如龍爪苦竹養馬之類。或取之。或降之。則勢孤而心搖矣。劉帥經挫。志氣似灰。可以利害動之。高推官只是出語不謹。如前會兵之檄。過於譏誚。安得令人樂爲之用。此皆不可不一論之。今令守道去監之。敵血爲盟。但其到尙遲。惟力圖之不盡。

魏監軍

聞陳總兵已打破三圍。獨有青蛇未下。業已在掌中矣。該道尙未知耶。蜀兵三戰三勝。見攻海龍圍。逆賊坐而待死。無能爲也。想總兵刻下入關。該道便可相從。軍中事冗。百務經心。知勞神慮。至於憂讒畏譏。則不必然。此國家大事。吾輩但得了此。卽死亦甘心。況其他耶。韓魏公定策兩朝。人曰事不成奈何。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古人當事。族且不畏。今人遇小小利害。使爾疑畏。所以事鮮有成。卽成亦不光明耳。願與該道共勉之。草草。

劉參議

餉乏事急。不可以一途取。若守株待兔。決西江以活輟鮒。當求之枯魚之肆矣。僧夫甚便。川東見用之。城市排門夫。貴州見用之。綦江路至用及護餉守城之兵。此皆可通變以救目前者。惟在行雲流水。當機立斷。不必商量。歧路回車。千里坐失。此善喻也。船運米雖多。而夫卻少。昨見一運米一百八十石。用夫九十人。若到彼下船。陸運六轉。此一百八十石。一月猶未能盡。至營也。宜於水次盡處。預屯多夫以待。至卽一擁入營。方佳。此最要緊。李萬賓所領鎮雄兵已發回。陽爲發之緝麻地方。至彼以一文徑令回。彼去家近。



自樂歸。又不爲害。若先知其不用。則一路騷擾矣。晏慶潤等兵。亦當如此打發。須後令安鸞未到。此時賊已垂亡。彼降安得不真。羅剛已爲賊囚禁久矣。

### 陳總兵

四圍已下。其三青蛇雖險。如在掌中矣。或招或勦。惟其所爲。但求早下。七牌旣淨。便可長驅入關。蜀中諸大將攻海龍圍已久。只待將軍收功。時哉不可失也。

###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謂曾得志於黔。併力於楚。非也。川兵入關。賊已上圍。環而攻之。不日且滅。何力之併乎。涇潭餘寇。原自不多。以楚兵膽怯。遂致通誅。今各圍亦已下矣。兵入關。糧更急。須倍常餽運。無令乏絕。容美施州之兵入關。自在陳帥麾下。永順兵如不可使。任陳帥去留之。蓋賊且亡。亦無須多兵也。但我輩不可以無糧。遂滅其兵。兵須將官自爲盈縮耳。

### 史同知

向以劉帥入關半月。坐觀成敗。故切責之。近乃報有小圍之功。差強人意。但聞將領不和。彼此相欺。今在賊巢。豈可若此。宜與蔡守高推相結。而匡正之。令同心戮力。倚前角後。方有濟也。蜀以三將。擁兵十餘萬。不能克一圍。而令水西垂涎其間。不亦可羞之甚乎。

### 洪副使

水西、觀時勢者。彼見楊氏將亡，安得不爲絕交。此其所以爲水西也。若興兵之初，卽以大義滅親，毅然長驅，則忠順之名，萬世不磨矣。惜乎其不出此。蓋土把誤漢把，而漢把誤疆臣也。所幸不遠之復，尙足自解耳。賊有敢死兵二萬，此尙義初出時景象也。今已散去，想不及數千。已上國自保，直坐而待斃耳。尙義原非投降，豈得免死。此等人，皆宜爲獻俘之用，勿失之草草。

劉總兵

今日之事，賊滅則大家有功，賊不滅則大家有罪。至於將軍利害，更比他人不同。前日約南川兵會高平，而竟負之。自是不是，監軍道之言雖甚，然自是正論，不可以爲有成心也。彼一言半語，便受不得。如功不成，賊不滅，科部千言萬語，紛然而起。將軍又於何處分辯乎。今將軍與永合南川路皆不和，又與監軍不和，難謂盡是別人不是。今日史同知揭來，言賊三日可克，但必欲本部親見之。此語若令他人聞之，不又以爲狡乎。既三日可克，卽宜克之，何必待本部親見。凡幹事說話，都要從實。與人皆要相和，帥克在和，念之念之。本部亦且南矣。若本部至，而賊不滅，徑以尙方從事，不欲親見之也。

詹參政

近有自營來者，言糧幸不誤。又三國已克，亦可因糧。但我之運糧，仍須照常，不可靠其因糧致誤事也。黔中一府尙不如各省一縣，夫亦不多，只可責之供施南八千，及黔兵之運耳。楚兵之在龍泉者，恐不能供也。當與該道議妥行之。且兵旣入播，則糧只就近一路運爲便。卽板角一路，亦可改之從三渡關運，不必

經由龍泉矣。惟黔運用思南夫者，方由彼耳。

史同知

南川失利，該路援之，是矣。既援之，即曰乘勝取關可也。卻又於稟帖報援南川，於塘報報分布克關克城，兩下皆占便宜。如此舉動，欲人之不恨不爭得乎。凡事皆宜實做，寧可讓人，不宜欺人。劉帥似不知此意，該廳日與箴之可也。師克在和，今劉帥以一人之身，與吳總兵、張監軍、高推官，皆不說話。世間人豈皆不是乎。若各路盡去，劉帥能自成功乎。即今日能自成功，前日能獨進至今日乎。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而劉帥利害，又與他人不同。奈何其不自知。至今猶欲與人相爭專功，而不認錯也。既云三日可得賊，即宜得之。何必要本部親見，近於戲矣。本部且南，若至而賊不滅，徑行法耳。不能待親見也。

張按察使悌

入營甚速，令人快然。賊已無能為矣。今所慮惟是各將領心不齊，又有無恥之人，攘功避事，無所不為。該道到彼，可以天理良心之語激發之，仍令敵血同盟。庶可少杜其詐。又攻圍無定向，兵多易爭。今分為八處屯劄，定為前後夾攻。庶可得賊，而無爭攘之患。惟酌行之。所開三款俱妥，即隨宜行之。昨將領有倡為請本部入營親觀取賊之說者，此欲延日留賊，以遂其私。可徑催令上緊完事。無令以此借口。有事不時報來可也。草草。

梅參議

向見陳恩知安氏無他。恩雖不甚明義理，尙能識時勢也。凡人之情，無害而後求利，無失而後求得。若不計得失利害，而一意冥行，以速危亡者，惟楊應龍爲然。此乃間氣所鍾，不多得也。執此以揣安氏，知其終無他慮。況今日乎？烏江之事，安氏幸災有之，加功尙不可知。彼將士恥敗自文耳。劉綎入關，賊劫之，潰一子營，後力戰乃勝之，挺恥其先潰，亦以安氏爲詞。僕謂之曰：安楊已破面矣，無庸借口也。後知其二十九日之戰，乃愧而噤口。烏江兵將，皆遠不及婁山，將不在行間，兵亂行而掠，敗固宜然。將誰尤焉？今播賊已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保國上耳。安氏初以無糧退，見川兵勝，復回攻圍，欲以分功。自當任之，不必疑也。貴州近爲安氏敍功，卻又過於鋪張，馭夷自有中道，畏與徇不可。政恐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密之，密之，有機事，時時教之，必不洩也。

總兵 監軍

暑已深矣，賊已散矣。一孤圍聚數千人其上，六大將領，三十萬大兵環而守之，莫敢先發也。從古以來，有此事否？今三日不完，期五日，五日不完，期十日，十日再不獲賊，則何以自解乎？計文到無不滅賊之理，今亦不必瑣列攻取之法，止將賊滅後事宜，開具於後，幸大家商行之。

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杳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

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

得信口捏報以亂真實，違者罪之。

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檢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

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

#### 郭青螺中丞

平越哨之功，同前沙溪哨類報之矣。既破黃灘關，便可長驅圍下，乃猶劄營不進何也。夷狄謂賊上圍，使費歲月，以弟計之，彼圍周圍不數里，吾二十萬之衆，力可移其山，恐無俟歲月，但恐遠遠劄營，如應祥輩者不少，則須以歲月計耳。安氏至此時，不得不爲我盡力，以後敍功，望無過於爲彼鋪張，恐難於收局也。密之密之。

#### 梅同知

前該廳議只算數責，成州縣官而考其成，本部固知其有今日矣。運夫日領官價，便如雇工人一般，只當按日計工，則營中米自有餘，今不以日計，而以月計，又令足數而止，脫有不足數者，何以相補，若事已誤，只責州縣官亦無及，今宜改前法，仍處處人人計日算工，自可無誤也。此事至大至繁，須胼手胝足爲之，若只總其大綱，則此中袖手之日，卽營中枵腹之日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兵在關內，無可因糧，宜百分加意可也。

張監軍 張按察使

連日詢問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水西只在後面。想是渠知此路。永甯人亦知之。但二土司兵相見即相殺。可以漢兵隔其中。自不妨也。前面找箱放大礮。火箭於圍上。以打其人。燒其房。後面填壕過兵。不兩三日。賊成擒矣。只用攻圍法。賊自可得。招降亦難。待其內變。不知何日。恐我外面兵多有別事。則又費收拾。只早以力取之。爲得也。疇望疇望。聞將領不和。甚至欲治兵相攻者。豈欲爲賊助一臂力耶。教之教之。

史副使

各處米來。足爲一快。然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求無不應。卽有司之勤事可嘉。而小民之茹苦亦已甚矣。今惟有催之早完。俾一省之民。早出湯火耳。營中不喜食火米。小民又苦出火米。曾有一文查之。該道亦未報。今所徵火米乎。白米乎。今改之已無及。只得一問。又米至三十餘萬。此其爲折色幾何。皆下年有倉口之糧銀也。今徵米折色。何以補之。仍望計算見教。宣撫兵有不妥處。可就彼查禁之。彼土司畏法。但差人一說。彼自斂手。如墨帖進營之事。該道一聞。卽宜禁之。今亦行一檄督責之也。守道駐大灣使。彼何不來一講。當與商之。播州風氣似無可慮。問其人。五六月亦涼。卻勝此中也。今諸監軍監紀皆在彼。不以爲苦。可知亦善地矣。

沈按察使

烏江之事。水西幸災有之。加功未也。將吏恥敗自文。借爲口實。人信之。舉國若狂矣。然亦賴有此。不佞借

人言責之。而水西大懼。遂殺其使。而與之戰。近又計誘其心腹。執而獻之。又斬其通播之把目。而梟之王嘉猷之營。以王嘉猷亦通播也。人情若此。不已急乎。向日有以用水西爲慮。恐後難處。不佞答之曰。無慮也。不曰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乎。今果然矣。陳恩之稟。亦急於自明之意。門下所答。甚爲得之。今賊已上圍。圍亦可攻。不專待其內變也。方促諸將攻之。所恨者。諸將各有爭功之心。恐反壞事。駕馭此輩。更難於勦播。若其不馴。惟有劔耳。欲與門下一面計善後之事。不知可得一來否。附問。

### 魏監軍

三圍旣破。此時尙無入關之報。何也。二省人畏播如虎。乃並死虎亦畏之。如賊已上圍自保。猶云其第三子守三渡關。海龍圍下皆我兵。其第三子他日何以上圍乎。施州衛兵日日在三渡關內劫掠。尙復有一人守關乎。旣入關。則偏橋龍泉合而爲一。兵可四五萬。永順兵如不用命。竟發回。而他日參彭元錦違令之罪可也。蓋攻圍無用多兵。楚中糧運又難。可徑與大將議行之。陳帥破青蛇圍之法。可移之以破海龍圍。幸急入。若令他人得賊。而此路猶在關外。豈謂無功。然終不得與海龍圍下諸道鎮同日而語也。

###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慶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綦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勍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土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

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捲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輩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圍。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銃狠。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圍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圍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掃其圍下周圍之子圍。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圍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圍。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簸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兵隨川兵攻圍。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我害。卽佳。況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虞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又

賊已上圍。勢在必亡。善後事宜。謹先開款呈覽。伏乞批示。以便遵行。幸甚。

一、先雖有旨。不必改土爲流。明係鼓舞各土司。使之用命。今賊已滅矣。若不改土。付之何人。應於播州立一府一縣一衛。內立一道一總兵。彈壓之。其周圍地方。隨便立一二州三五縣。隨宜設立。要在妥當。以七



分屬貴州。以三分屬四川。蓋貴州瘠薄。以此補之。而近四川者。又須從四川治爲使也。

一。五司爲禍之首。已爲賊殺絕。其存者。查係原長官的派。於設流之後。隨其強弱。或加以土吏目土巡檢之名。去其長官名色。使他日不至生事。

一。係楊氏族。除勦殺外。有殺不盡者。遷之閩廣地方。不復令得留播地。使後人有興復之議。係苗人者。除勦殺外。餘歸之原土。不令留播爲害。惟五十四里之人得留。但其人亦不多。必有曠土。應查其四方流寓之人。應發回者。發回。應存留者。存留。如再不足。或附近地方遷民以實之。

一。投降之人。原有賞格。今難失信。如袁年王繼先、袁整、安鸞、羅國明等。原係長官。各有地土。大兵未動。先已投降。今既改流。亦難令仍長官之舊。若降爲庶民。又非初議。或授以千百戶之職。發之別衛所。令世其官。議者必以爲此皆賊黨。賞之太重。但彼若據地相敵。未免費力攻取。如偏橋路三圍不下。陳璘至今不得入關。則投降之功。不下戰勝。從來賞功有此款。未可廢也。但尙未知諸人意向若何。臨時再酌處之。

一。旨意有土司擒斬應龍者。卽承其爵土之說。原爲未動兵時。彼能自己承領。不費朝廷之事也。今已興人動馬。耗費錢糧無算。播州兵已盡。地已平。賊只在圍上。他日縱使土司中有乘機遣會。得其首級。不過如呂馬童之類。只得賞格中恩典足矣。必不可拘於前旨。

### 江續石中丞

陳帥攻三圍。其功甚奇。畢竟是老將知兵也。關外已清。計必入關攻海龍圍矣。去之漸遠。糧運益難。萬惟

留神督催。但一二月糧運無誤。賊無不盡之理。若此時少有乏絕。則兵不能久屯。九仞之功。虧於一簣矣。關外尙可因糧。關內無糧。可因此須我輩自己下手做。莫付之司道也。弟日日只是催糧。所以川兵得早入關。萬望兄同此也。會稿請教。乞同上之。再一疏。則事畢矣。

劉參議

廣兵虐運夫。何不早言。今當令大將禁其後來。而不責其前事。彼自相安也。劉昇所言。是實事。魏光祚所言。則彼無才不能料理耳。奢氏之玩。卽當呈之院道。移之士官。奈何飲血成病。此人似不堪此任。宜早更之。前孫知州來。及近按君來。知貴道爲運事備極勞瘁。誠憐念無已。然亦無可奈何。古云鞠躬盡瘁。今日乃知之耳。僕自有事以來。夜忘寢。日忘食。五官百骸。且忘其爲我有也。亦無可奈何耳。幸事有九分。只努力一二月。自可了。幸共勉圖之。囑囑。

張按察使

連日營中寂無一報。不知所幹何事。今無他法。只是日日攻之。更番迭進。使彼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大礮碎其樓櫓。以火箭焚其房舍。彼精神已疲。心膽俱碎。不亡何待。乃各將或欲行其私。或欲專其功。人各有心。坐淹時日。不知此事一成。大家有功。此事一壞。大家有罪。何其愚一至此。可力警曉之。自到之日。卽歃血訂盟。日日夾攻。十日而不下者。未之有也。水西於此時可保不助播。但恐其爭功妒功。妨害官軍。及永甯兵。則須明諭之也。已有行於楊監軍洪兵道。內有公文言之不盡者。須與張監軍面會二君。一密言。

之入城之禁已行。須在彼徑行申明令。各大將自爲法禁乃可。不卽遠行一檄。亦未必有益。望之望之。

### 張監軍

賊如釜中之魚。烹煉直須時耳。連日略無音耗何也。彼圍周圍皆有高山。有反高於圍者。何不架礮及火箭打入而焚之。後面有路。旣可挖斷。亦可填平。湖貴兵此時想已到。三十萬之衆。卽海亦可填。何況山溝乎。日日更番攻之。晝夜不息。彼倉皇無計。非內變則自盡矣。此時賊說出降。決無此理。不可信也。彼不死而付人生副之乎。卽田氏之降。尤不可信。彼不令其與同死。而付之他人乎。此皆支吾延調。欲以老我兵者。絕不可信。以墮其計。水西累有戰功。此時旣不可卻之。在彼又恐其壞事。已行文約束之。可面會楊道洪道。與之密言。令止防閑其爲害。卻不可如前過於作使。令後來難處也。諸將亦各有妒功之心。須調和而防禁之。此時更一刻放鬆不得。幸力圖早結。萬萬。

### 監軍道

後路易攻。水西占之。可與楊洪二君言令諭之。彼能取則取。如不能取。則與官軍迭攻其地。無至久占誤事。何如何如。

### 吳總兵

播賊造逆。問非興師。皇上託重於本部。本部託重於將軍。此原欲翦草除根。蕩平爲效。非如南倭北虜。一戰取勝。驅之境外。卽可結局也。將軍自出師以來。降安羅村。斬郭通緒。遂破巖門關。戰水牛塘。經百餘日。

未嘗敗北。多獲首功。僕已重之。嘉之。節經奏之皇上。只待功成優敘矣。乃今久在圍下。茫無成功。數次催促。益爲諛語。且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敍錄耳。嗟乎。是何其言之不忠也。將軍起布衣。至大將。高爵厚祿。延之子孫。朝廷之恩。天地非大。江海非深。卽捐軀報國。尤恐後時。尙安問人之知不知。功之敍不敍乎。將軍爲四川總兵。卽使他將成功。亦將軍之功。今不能借人成功。反與人爭功。不但不忠。亦不智矣。三月十七日攻圍。旣以書約二鎮。旋自背之。具來稟帖可證也。旣背之。又不令南川知。致其如期發兵。至於折損。又不早救之。十八日方至。反與監紀官馳書催人。爲爭功之地。別事可混賴。該鎮之稟帖見在。亦可混賴乎。裨將與土司皆手足爪牙。本部數數教以好爲駕馭。乃至今猶爾怒罵。致其解體灰心。土司更不爲用。且如本部之待將軍良不薄。若一二事不如意。恐亦不能無責望。能保下人。不責望於將軍乎。則又何以鼓舞用命也。今動曰我做總兵不要緊。要去就去。嗟乎。官至總兵而去。亦不爲輕富貴矣。但恐功不成。則身敗名滅。欲去亦不得耳。與將軍同休共戚。事已至今。不得不盡言相正。以後望將軍但以朝廷之恩爲重。己之功名爲輕。和同列鎮。獎率官兵。極力擒賊。不問何人成功。皆是將軍之功。若猶然逗遛觀望。本部亦安能爲之諱乎。一餐不加。前勞盡棄。福輕乎羽。禍重於地。是在將軍決擇之也。

劉總兵

旣各鎮與監軍會議定攻圍。卽照此攻之。彼係監軍。自應與將領設法攻打。乃其職掌。非代本部也。本部

只是查功罪而行賞罰。若日日皆欲候號令而行。則遠不相及。豈軍政乎。將軍自開刀以來。一切攻取。未嘗稟命於本部。乃今功至九仞。反事事請命何也。本部但取完事。不問其他。任鎮道爲之前日。各鎮爭養馬等城之功。不滿本部一笑。乃將軍亦與之同爭。尤可笑。將軍自進征來。剋三洞。戰九盤。打婁山。節節功次。皆已報聞。然只待賊平。乃得敘。若賊平。則前日之功。已受用不盡。若賊不平。則前日之功。皆成畫餅。止宜論罪。不宜論功矣。又聞將軍必欲自己得楊應龍。尤可笑。今如萬人逐兔。安保我得。有此心腸。不免用計。不免妒人。反生出許多不好事來。今卽不問何人擒應龍。將軍豈遂爲無功乎。若以爭功妒功而害事。則並前日之功而掩之。反爲不可。今日將軍只一意大家和同進攻。期於共成王事。天自不負人。不必苦若相爭也。天太熱。雨又多。運夫又疲。本部心急如焚。而諸將爭一城一關之功。更不著實幹事。令人憤憤。若將軍亦不體本部之心。更何望焉。

### 諭宣慰安疆臣

諭安疆臣隴澄。近日報到母氏圍之戰。尙義等之擒。具見爾兄弟忠順。本部院已爲爾兄弟報功。乃近日營中塘報紛紛駭聽。有云爾家占住後山。不許別營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擒殺。有云官兵打圍。爾兵反吶喊爲賊助勢。有云爾兵不時上圍。與賊往來。此等事。想是爾目把不知事者所爲。料爾兄弟不知。然壞爾家事不小。爾兄弟宜禁絕之。不然尙官兵或土司兵一有損失。烏江之謗又起。本部院何以爲爾庇乎。今日爾報功文內說。十八日官軍失利。爾兵應援。當日官兵四路合攻。賊遂上圍。原無失利之事。

爾兵亦不曾應援。本部院塘報營中不斷，絲毫皆知。此又是爾目把欲蔑他人之功，張自己之勢者。殆於不可。六總兵提兵三十萬，誰肯無故而當失利之名。以後文移，宜令險恩點檢過，莫令不知事之人壞了爾家大事。楊應龍初時豈肯甘心造逆，只爲目把不知事，將他家業壞了。其餘目把，尙多放肆不知事之言。因爾兄弟一向忠順，我也不計較他。以後爾凡事謹慎，保全名義，故諭爾知。

陳毓臺中丞

四月之初，川兵四路齊入，賊三戰三北，遂上圍自保。今環而攻之，雖未可卽下，然釜魚籠鳥，終就刀砧，似已無足慮矣。尙有慮其逸出者，有台駕與鎮守在彼，彼卽逸出，猶可得。況勢不能逸乎。撥黔之兵，此時又不須多。蓋賊勢已窮，卽此中穴兵亦已漸撤。若需益，則與水西不相能。故此中前亦未敢調。今自不必遣也。鎮守旣至，自可相忘，並附以聞，不盡。

蔡知府

吳帥有稟，自四月十七發者，內云：十六日本職同蔡知府與劉總兵面議，必候各路到齊，彼此約日並進，寧爲一鼓成擒，不爲顧此失彼。以故本職十七之約，又欲候諸哨同盟，另行刻期，則自十六日已欲變十七日之約矣。今該府稟稱：四月十七日永合兵候綦南兵會攻賊圍未至，此何說也。旣變其約，止二帥相會，馬帥處亦當達知，乃竟不與言，致其十七發兵失利，是永合路誤之也。旣誤之，卽當援之，是日尙未發兵。至十八日早，綦江發兵，永合聞礮響方發兵，纔出門，又以霧大，止之不止。此本部差官李報國在營親

見回報。今本官見在。可面質也。本官云。是日早在永合營辭歸。歸至養馬城。遇綦江兵。則永合卽發兵。已在綦江之後矣。另又以一帖請綦江應援。此又何說也。南川兵十七十八皆在圍下。此本部所差塘報。皆見。今又云期而不至。不知何在。此又何說也。以爲期而不至。則陝兵殺死六十人。馬一百餘匹。是誰殺之乎。有約而背之。又不告人。又不應援。次日又不早發兵。永合失律之罪。卽擢髮不足數矣。監軍道所司何事。何得不一責成。尙可鞅鞅望之耶。吳帥剛愎自用。動則罵人。自言欲去。身爲大將。不能滅賊。何得善去。該府不能匡正之。而反比周之。又倣效之耶。該府自謂不爲功名。誰爲功名者。本部不愛身家。以擔此事。豈肯爲人作體面。望熟思之。賊若滅去。就任諸公。賊不滅。卽本部不得善去。何況鎮道。又何況以下者。今該路惟有急圖滅賊。以功贖罪耳。前事已不能遮蓋。無復費辭也。

### 張監軍

塘報言田氏上降表。又是緩兵之計。賊或欲偷出。亦不可知。總之嚴防之。急攻之。爲要。若密圖之。乃第二義。蓋賊甚狡。故難圖也。各營兵多有宥而應裁。就彼與總兵商量。只作接糧。或搜山之名。暗暗發回。令賊不覺。方可久之。運糧甚難。亦爲可慮。弟欲前去親督。又恐不能一時成功。在彼反覺勢盡。欲不去。又杳無了期。奈何奈何。

### 劉總兵

昨以日久無功。又恐爲賊所紿。故以一檄切責。聞將軍得檄痛哭欲自殺也。何至是耶。聞曾確庵公平蠻

錄亦曾有責望。公家先將軍之事，亦得書大哭。事正類此。今番之舉，與九絲事事相類，獨少此一著。今有此，想平賊不遠矣。惟將軍圖之。

謝監軍

頃聞尊恙甚以爲慮。知已喜勿藥，又已入營，可保全勝矣。今賊已窮促，惟急攻之爲宜。乃吳帥外示剛暴，中實儒怯。蔡守又無實見，惟爭競些小零功。近且受賊之欺，但與約降。賊至此時，尙有降理乎。永甯駕言畏水西遠，屯不進。三萬人養之何爲。水西豈敢明害官兵。近已嚴諭之，想不復更作前態矣。若永甯兵畢竟不敢，則調之前路，而以碁南兵換之後面，何所不可。幸與東監軍道議行之。停囚長智，事久有變，萬不可更延遲也。

蔡知府

田氏乞哀爲緩兵耳。應龍必不以其妻妾爲人所辱。今遂冀其真降耶。亦太痴矣。廿五日約至廿九而出。廿九又約至初三而出。至初三又不知約至何日。老我師而徐爲之備，賊計得矣。二十萬大兵，中賊計而日日遷延。宋人以和自愚者非耶。今但更番迭攻，彼不死則降。若但約期而待，終無降理。恐將領有所歸過也。慎之慎之。

三省鎮道

一、連日賊使往來營中，將官不知防閑，彼見我或有一二處糧運不到者，必以爲糧盡兵當歸，故死守不



下不知今已將一省錢糧、盡派本色、一省丁糧、盡派運夫、便是一年也吃不盡、有賊中人、可以此告之、  
一、賊之身與妻子、必無降理、必不可信、其餘則人人無不欲降者、乃宜令其親黨招之、須招其老虎兵、有用之人、若疲癯老幼、嬾女、正可留之以耗其食、不必一槩濫招、正中其計、

一、湖貴兵此時無不到之理、便不到、我川兵十餘萬亦不少、若使川兵成功、自當獨殺川將、何賴彼哉、今如湖貴兵至、卽與同攻、如未至、不必借口等待、卽將川兵分爲班次、日日迭攻、我之技長、彼之技短、但不中其餌、爲所誘、畢竟彼有傷損、我無傷損、彼傷一人、卽少一人、不數日而盡矣、

一、攻戰之時、一面招降、有投降者、卽賞之、定不可殺害、仍先立盟誓、或寫之紙、或寫之木、卽令進攻之兵帶回時棄之、令彼兵拾而觀之、日日如此、此又一法、爲小木牌書字其上、云播兵執此出投、各營兵敢有殺害者、償命、以此牌棄之、圍路、令執出、卽不殺、則投者多矣、其投者、卽類解出關、以絕後患、不可用之、隨營、以無家小難辨真僞也、

一、火器惟攻賊時可用、若無故放之、賊知是常套、亦不爲懼、費藥甚多、後將不給、不可不慮也、

一、後路旣可填、卽宜填之、永合路兵不能獨填、各路兵卽助而填之、亦卽合兵攻之、十萬兵、人挾一木、一石、頃刻之間、江河亦滿、今永合路旣不能填而攻之、又不能與衆同之、永甯兵又以水西借口觀望、日復一日、該路迹欲專功、實自愚也、獨不慮壞國家之事、反爲罪之魁乎、

### 張監軍

得二十二二十三兩封塘報。內所處攻圍事皆妥。除信地已據吳帥所報分布訖。餘卽聽行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監軍乎。若不得預軍事。則何以監爲。昨已有文令總監四路及湖貴亦會行之。事可行者。一而行。一面報付之新塘。馬三日可達也。再十日而不下。必當親詣其地。行誅罰焉。安能鬱鬱坐待之乎。據高推官所報。水西尙無他腸。亦無過望。若如此。卽推心鼓之。與之共功。庶收局爲易。吳帥至此時。而欲遣之去。甚非人情。何以服其心。然功全歸之。又恐難處。須斟酌駕馭之。如以黃濟漕得其利而又免其害。爲佳耳。

易按察使

田一鵬等之事不成。共五十一人。殺者逸者三之一。餘尙不知存亡。多有投川營者。賊已亡在旦夕。乃川將與水西各屯其下。而無能攻之者。陳李二將且逡巡關外。一步不前。猶報其剋關之功也。國家養將士。尙不如應龍養苗。尙有爲之死者。可爲痛恨。一尙方劍。安能盡誅此輩乎。草草。

吳總兵

得二十七日之揭。乃言安疆臣不讓信地事者。此軍機事。宜差人馬上遞來。何故付之解官。遂延十四日方到。豈不有誤軍機乎。此事至今。想監軍道已有處。近聞安氏關荆棘。走泥塗。開道四十里。彼豈肯以路讓人。莫若與之同攻。該鎮爲此事。已與之有隙。或以南川路兵同之可也。偏橋兵如已到。則就彼令與廣兵合尤妙。但須要以和相處。讓功讓能。莫記舊仇。莫說閒話。方可望和。若自己欲專功欲勝人。而望人以

和誰爲無氣之人。不和必矣。陳將軍年長官大。於該鎮爲鄉望。若欲合哨。必須讓之。莫聽文官言。欲居其上。以爲敍功之地。則萬萬不可。數日前情形可見也。一功半級。動欲相爭。爭出甚物事。徒自取累耳。水西兵至此時。決無助播之事。一向得其力。豈可臨成功時。便欲逐之去。人誰堪之。又時時說要殺他。他豈肯引頸受刃乎。永甯是本省土司。任從打罵。只得忍氣吞聲。彼是別省土司。只屬本部管。然本部亦未可便輕言殺之也。凡事宜三思而行。言宜三思而發。若一味任性。必害大事。悔之晚矣。若與陳將軍相處。必須小心。不可照劉將軍處之。劉將軍能讓人。陳將軍必不能讓人也。再囑再囑。

### 張參政

僕非但欲至綦江也。三總兵領十餘萬大兵守一圍。無能下之。且日日爭些須之功。幾成敵國。故欲親詣其地。一試尙方而收局焉。又恐圍果險。非可卽下者。本部非可候去候來之人。而營中久居。又百事不便。故且欲移綦江。就近調度耳。乃人人以爲不便。且姑俟之。若再數日而不能了此。當由綦走播。冒矢石而督陣。卽草行露宿。所不計。安問他乎。邇來名分倒置。足上首下。不止一端。蔡知府失期誤事。又說謊爭功。張監軍一言而責之。便投揭兩院。盛氣爭辯。此豈軍中所宜有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今以燕伐燕。亂胡以止。我輩當力持之。驛馬幸有端緒。當加意處之。火藥諸項。用夫旣多。當破格顧募。厚其工食。自有應者。卽別路爲助。亦難以空手使人。猶之費也。不如只在此顧爲便耳。

### 江續石中丞

賊且滅矣。尊駕今在沅州乎。偏橋乎。兵入益深。糧運益遠。一有脫巾之呼。大事立變。甚可畏也。望吾兄就近嚴催之。弟日來惟提調火藥匠與運糧夫二事。便忘寢忘食。所尙存者一息耳。奈何奈何。

監軍道 張按察使

播賊造反。奉行天誅。凡在逆黨。罪俱無赦。況其妻子。豈應苟全。何物大膽奸人。受其賄賂。許以爵土。按兵不進。責令獻屍。卽果獻屍。官兵可不上國乎。妻子卽得保全乎。爵土可以復許乎。是討逆者。變而黨逆也。今彼必借口賞格。不知賞格。明有懸示。兩月之後。不投降。盡行誅夷之文。今以脅從人多。不可勝誅。欲散其黨。故不復一切繩之耳。若其妻子親族。心腹頭目。久拒天兵。豈宜復赦。而不才文武。利令智昏。喪心病狂。略無忌憚。言之令人切齒。該道身膺重任。宜明示法紀。大振軍威。百道俱攻。務必元兇就擒。黨類盡掃。削株滅根。永遏亂略。方爲全功。垂之不朽。不然任彼遷延。長賊智慮。將來且有不可知者。莫謂不佞今日不言也。

謝監軍

吳帥與蔡守按兵不攻。日日約降。先是曾有詐死緩兵之約。流傳別語。尙不可聞。今報賊死。詐也。此事將來當有一場勘問。兄不亟入營爲主。且受其累。夫與兵以平播也。誅其君。殲其黨。收其地。方爲完局。今中道而按兵講降。名耶利耶。公耶私耶。監軍乃一軍之主。非可傍觀了事者。他日莫謂弟今日不言也。

劉參議

鎮雄兵去否。如不去。可云軍門欲行重究前殺平人事。恐頭人不得歸家。彼當急急去也。此軍皆漢人。真裸羅無幾。又爲隴澄偷去。昨李萬賓之兵至永甯。猶欲於餉道支五月糧。差官不肯。強押之行。出門散盡。止餘二十六人回府。其散者皆川南漢人也。彼止爲圖至永甯誑糧。故勉強到彼。不得則走矣。鎮雄兵大率皆此類。各省助餉。難於移山。本地徵糧。苦於吮血。而吾輩不能覺察。令此輩坐耗萬餘。猶不得了。思之愧憤欲死。奈何奈何。

### 洪副使

自水西劄後山。而營中飛語如雷。初言其恐害別營兵。僕謂反者之效已可見矣。彼此時而反乎。今不害別營兵矣。又言必受賄縱楊氏及藏匿者。願以理度之。彼與楊氏非親也。此時卽親。亦須以大義滅之。匿一亡國之酋。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卽愚如應龍。亦不爲此。況安氏乎。惟縱賊一節。計安氏兄弟但可得會。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濟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利歸其主。而脫之則利歸其身。獮人重利。計且爲之。則須令時時覺察防閑可也。第一莫與官軍爭功。爭功必相仇。相仇必相刃。則烏江之謗。又紛然而起。卽甚愛彼者。不能爲之解矣。若破圍之後。該道只照前行。同各鎮道到彼。封府庫。禁搶虜。第一先禁獮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登。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願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黨。收其地。方謂完局。彼卽詐何爲乎。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楚兵此時入關，亦太遲矣。入關之後，無用多兵，烏羅兵止可運糧，乃入之以耗糧耶。永順兵既不可用，即宜發回，土兵不通人性，不可以漢法治之。若其生事，須責成土官及其頭目，鈴束今彭元錦已回，只責其頭目，曉以利害禍福而散之。昨已有一牌行至軍中，趁此可遣之也。如除散去外，所存無幾，願留殺賊報讎者，卻可留之，在與總兵商行之耳。

張監軍

賊欲以持久緩我，故狡計屢出。我軍中吳蔡二狂愚，墮其計中，稽延半月，已罪不容誅，自投法網矣。但彼時先許受降，後許驗屍，大家似有半信半疑之意，恐孫時泰在圍鼓掌大笑，不獨笑二狂愚，笑大家不能急斬其使而破其奸，且與之講話，自失機會也。今別無可言，只有急攻一節，緊攻三日，圍無不破，圍破而天下之事畢矣。原是挫速之局，豈能變為巧遲。但有以遲求巧之心，奇禍立見，不止二狂愚之失計已也。功不論何人成，計不必何人出，但得了此以後，百事皆易處。幸著實曉譬諸將，無令仍有專功之心，或復循二狂愚之覆轍，則事去矣。吳廣只令居一處，莫令占兩路，已有牌行之矣。楊監軍如到，即令監李應祥之兵，陳璘既與吳廣同營，即令川中監之。如魏監軍到，亦同監之。另有牌可照行也。施州兵與陳良玘是龍泉路，原屬陳璘信地，此兵皆楚餉也。如施州兵無糧，可借與之。蓋此兵是原調川中，借與楚中者，無奈何，只得照管。諸凡應行事宜，各行牌去。要緊處，只在速攻，一破圍而天下之事畢矣。至囑至囑。

沈按察使

賊今不能逃、以馬死也、亦不能久、以糧少水少柴少也、但我之糧運亦大費事、湖貴更不如川中、久之亦恐有變、惟急攻之、三日決可下、而吳廣蔡宗憲喪心病狂、講降誤事、今將吳革其職、蔡革其監紀、並參之、此月中或可望平賊矣、來教俱佳、而以各縣之麻繩爲竹橋之用、尤妙、向來思之不及、卽當發行、乃知留心世務者、使頭頭是道耳、謝謝。

史副使

霖雨不休、運夫爲阻、須多方圖維、可橋則橋、可舟則舟、可筏則筏、若付之無可奈何、則一月連陰、三軍餓死矣、差官問疾苦、無益也、各州縣解到麻繩甚多、皆在瀘州、可取爲搭橋之用、甚便、宄兵正可汰之、如永甯土兵三萬、卽汰其半亦可、急與監軍言之、添糧不如減口、今日之謂也。

張按察使

連日天晴、豈亡賊之期耶、今更無他事、惟有時時合攻、賊無不盡之理、更不可吝懸賞、卽今再解一萬去、如前一萬用盡、而後銀不至、卽借營中土司銀用之、彼各有功、級銀在也、攻具甚佳、隨意爲之、但如此數日、賊自了、百惟留意無忽、湖貴想無懸賞銀、卽共用之、但取先登、無問何處也。

鄧知縣

施南兵躡捷、正可用以攻圍、乃以無糧散去、湖貴各官、誤事至此、真可恨矣、所留兵卽隸南川哨、給餉用

之。國左右有小路，夜潛登之，苗皆不覺。蓋問之，昨新出降田良玉等得之，施南兵正可行此事，單宜功甚多。若更了此，當陞爲宣慰，彼寧無意乎？可密諭之，莫令他夷分其功也。

張按察使

攻賊須齊攻，一日一營，路不甚寬，用人不多，我更番，彼亦更番，惟齊攻，則但可上者，卽有人，彼無能爲矣。蓋賊多不過萬人，我每營三萬，每日一營，但出三千人，則我營十日纔一轉，而彼已日日人人受敵也。雨亦可攻，夜亦可攻，若只待晴，則先代之平淮蔡，先年之平九絲，不以雪以雨耶？吳廣已參之，此外有何總兵支吾誤事，不論本省別省俱報來，時時參之，今須人人著肩，決不令人多擗靠，使他日因人成事者，亦濫殺其間也。田良玉言夜攻方可得，但須以千金募死士，乃可。又上城之後，須有後繼，乃可。統惟圖之，劉帥尙可激勵成功，近科有安疆臣劉綎並屬觀望之說，此言甚屬可畏，彼不立大功，何以自免，可明語之。

劉總兵

昨得京中小報，內有抄來兵科本，蓋因烏江失事條陳者，其中語，直以將軍與安民並稱，可畏哉。向監軍道書語微及之，將軍更忿然不平，僕謂彼是好意，一言半語，使受不得，若功不成，部科紛然議及，何處分辯。今烏江失事已先波及，況曰功不成乎？將軍可以惕然省畏，毅然圖前矣。吳帥已不足倚，正將軍收功之時，當與監軍分守，同心一德，早結此局。綦南二路兵已七八萬，卽更番迭戰，亦可了此，不然一失此機。



後禍何極。他日思吾言晚矣。

史副使

從後路進兵，不三日真是可了。而老諄無端，中道講降，敗乃公事。今日了之，已出意外。況三日乎。永甯原自爲一路。曹希彬以提問之人，領兵四萬，日費數千金，更不一圖進取。但日以花言巧語支吾。誅總兵尙是遲疑。副將以下，何難徑誅。可函語之，無令以身試劍也。糧實不及，奈何奈何。

張監軍

吳總兵分布塘報，其上明書會同各鎮監軍監紀，俱有姓名官銜。僕以爲此公同分派信地，但被打一塘報耳。故卽行遵照。其後三道衆謀僉同之，揭到查止大同小異，以爲想係大家商過更定者，亦必照行。不必又行矣。不意彼原係自撒奸而虛報，會同後卻又不同衆人之分布。據彼剛愎，只是專已妨人，以遂其私。乃前塘報又是舞文手段，則蔡守之爲也。今二憾俱懲，再行文申飭之。然往來十日有餘矣，可恨之甚。彼若再不依急報來，一面參，一面誅其中軍官，不必待僕到。僕行豈能急待。到不六月半乎。連日所申明條戒，至再至三，營中但一遵行，事無不了。惟是此物爲祟，亦地方劫運。可明目張膽而爭之。一面時時報來，莫與惜體面。此物原不可以人理待也。施南兵何至一時散盡。湖貴舉動若此，若非川省，則賊橫行中原矣。借糧之行已久，若本路有則借，無則已。豈可搶糧。可徑處之。聞各路糧夫湧至，想亦不苦少矣。今已有行並監四路，有事可徑行之。若恐將領偏執，與守道同行之事，出公行，彼自無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天下無不了之事矣。卽二省亦並得制之。他日功成。三省之功。皆其功也。有不可以人理處者。當如段秀實以笏擊泚之法。乃見力量。草草。

陳總兵

以二十萬大兵。圍一孤圍不下。初僕以爲將軍老於兵事。俟其到。當一鼓平也。乃今到數日矣。略無處置。但聞與吳帥同坐營中。使人約降而已。卽各鎮約攻。亦全不照應。且令軍士坐而放礮。以了事耳。是豈所望於將軍乎。吳帥爲賊所惑。業已憤事。將軍奈何與之同溺乎。將軍在軍中久。知人情。達世故。賊造逆。至此。可全其妻子。存其爵土否。誰可擔此事。不與之同逆乎。各鎮勢均力敵。自當聽監軍會同分布。今吳帥動曰。除非軍門來。方使動我。不知自來用兵。一總兵皆有一軍門隨之乎。本部卽往。豈一日可到。今可按兵不攻。以待之乎。本部行文。總如故紙置之。只挾之親來分布。是又楊應龍之故態也。將軍老矣。一生忠義。一世威名。望善保之。勿爲人所愚。草草。

高推官

連日營中事體若何。見報攻關獨南川路官兵多中傷。想各路袖手者多。可恨可恨。吳蔡中賊之間。反爲之用。業已懲之。今師已老。宜急圖奇計破之。田良玉所開一單。亦有可採。與監軍圖之。若彼路可上。大家從彼上之。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莫與此輩惜體面。亦不必避嫌也。營中事不時報來。本部欲一往督之。又恐外面糧運稽遲。入山太遠。催督不便。然又放心不下。奈何奈何。

張監軍 張按察使

不孝孤有親之喪，已不得稱人，卽生猶死，所不卽死，文內已詳之矣。今所慮，只慮此事不完，身無處所，不得歸而葬親，從此有誤我事者，便以不共戴天之讎視之，不傳刃於其腹不已，幸爲營中文武一誦之也。

謝監軍

前難攻，後易攻，人人知之。永合占易攻之地而不攻，又不令人攻，亦人人知之。今來揭反顛倒其辭，謂前功已成，不敢貪人之功爲己力，所未解也。自占後路一月矣，以前何幹，今聞易地方安，木城、方找廂，旣安木城找廂，卽乘三日之約攻之，何堅不下，乃竟不容人攻一日，是謂寧我不下，必不容人之下之也。信地機宜之說，殆不如是。專功妨妒，武人常態，士大夫豈可墮其術中，而爲之用。蔡守，儉人也，必不可聽，勿以自累，慎之慎之。

內閣

趙

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上圍已二旬，雖云險固，然天下無不可破之險也。惟諸將齊心用命夾攻，會當授首，向來所防，惟水西與劉綰。今水西見風行船，已爲我用，劉綰畏死貪功，擊賊甚力，以爲賊在掌中，乃突而有吳廣者，以專功之心，中間謀之計，反爲賊用途，遂至延遲，罪真不容於死。廣從來剛愎驕急，非大將器，以其果於用法，欲借其力以平賊，而後易之，乃今一旦至此，令人恨不卽食其肉。龍所奉旨，無誅大將之文，只得照從重處分之旨，革其職，如再不悛，須以便宜收之，當再以聞。大抵賊已窮促之極，觀其詐降詐死，情態已見，自處吳

廣後、人心當爲振厲、卽一鼓平之、未可知也。統俟嗣報、伏惟台鑒。

又

龍之家事、盡在疏中、蓋去年之冬、卽應告歸終養矣。於時事勢無可歸之理、計卽告亦必不准、只得勉強督兵、意以春夏平賊、秋冬可歸家也。乃賊未平、而值此變、卽椎心泣血、亦何益已。川中去京師遠、卽得代速、亦當三月、方可出境、停柩之父、銜哀之母、方寸已亂之子、何以延此三月。此等情事、卽行道聞之、亦當心死、況以身當之乎。伏惟台臺主持、急推代者、仍令早來受事、此非爲龍計、乃爲西南半壁計也。若賊則已是必亡之形、更一月不下、亦當病死餓死、縱是睢陽義旅、亦止可餘巡遠數人、況逆賊乎。無足煩台慮矣。臨楮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按察使

若攻圍久不下、仍是約降、約降者、非約楊朝棟、田氏及應龍、明言此三人必不赦、而約何漢良、孫時、秦黃七等、卽與之以印信牌文、可與各營文武明講、過做此事、事成卽免其死、應陞賞者、仍陞賞之、方是光明正大之事。向來合江營只約田氏母子、反擊衆人之心、已不是、又皆各營欲專功、愈爲不通。今可大家商同公道做之、然一面約降、一面攻圍、不可指此誤事也。以攻爲正、以約爲奇、奇正相生、斷可成功。黃七之父已去、成功卽在此人、不可知、幸與各鎮道商之、只莫令水西知之、則洩之應龍、壞事矣。募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卽令其差出之人歸而爲之、但火起卽以爲功、其糧焚、自不能久也。事已久、師已老、全不用

計一味苦攻亦非長算。圖之圖之。

### 沈按察使

不孝孤惡極罪益禍及其親。連日昏迷惑亂。來教未及答。今所教攻車雲梯之製。卽取金堂令赴營爲之矣。事已至此。一切軍務仍須嚴催之。不孝不敢以一家之罪過而妨大事。望諸司體此意也。不然卽交代尙須二三月。可兀坐而待之乎。水西實不能攻。若能攻則攻之久矣。蓋其兵亦只虛聲無實用。向來所報皆是裝飾。今在圍下一籌莫展。要之圍實難攻。我二十萬大兵。火器如山。不能得志。彼一二萬土兵。又無火器。何能爲。今卽許之以地。亦無益也。昨已處吳廣。廣甚憤勵。後當效命。但文武同心。事卽可爲矣。病中草草。

### 楊監軍

近報安氏以酒罈裝火藥送賊。又令以乘雨衝營。果爾則是貴州四川自爲敵也。其罪不下楊氏矣。一向川中道鎮有言。弟皆以爲妒口不信。今稱同貴州張尤二道公審。果爾則水西尙可一日留乎。聞彼亦欲退而避嫌。想以無糧託言以爲名者。若如此卽好爲遣之去可也。洪道一向苦心正氣。乃遇此非類。真是無可奈何。願其駕馭之功。自不可泯。若及今而去。不至決裂。則大家尙爲全功。何如何如。弟已爲天地罪人。只忍死以待。此事旦夕完。則移駐候代矣。惟我兄留意焉。

### 史副使

糧不足爲折乾者多。而永甯其尤也。聞永合二路兵在營不及原數之半。而運夫則加數倍矣。營中米則開市賣之。米少則大將攘臂而呼。此等物事不知養之何用。令人恨不食其肉。昨巡下南道查出一折乾把總。已行營中斬之。永甯兵若有冒濫。該道自當查實。如昨鄧起龍之揭所言。卽移文二將汰病弱。三五日可了。又報來請文。又行去。不差半月乎。兵道以督兵爲責。何事不可行。而斤斤請命。今之帥老財費。正坐各道任事不勇。令人仰屋竊嘆而已。藍芳威已行令搭橋餉米。應俾應緩。卽當行之。但須催應運者俱運到。蓋旣無多餘。則須顆顆皆到。方不誤也。添糧不如減口。營中實數可徑查之。

張按察使

用兵自有次第。前日大兵入關。賊初上固。我勢方張。彼志不同。百道俱攻。旬日可了。所謂亂而取之者也。乃悍帥無知。爲人所愚。按兵不攻。以致今日賊守旣固。我力已疲。卽欲攻之。亦必修器具。齊兵力。乃期必勝。而悍帥又以得罪爲懼。驅無備之士。肉薄而蟻附之。止以卒予敵耳。乃該路文官。反同聲附和。而贊誦之。此不過以其爲同功一體之人。敗則俱敗。故昧良心。而伸私說。其心尙知有朝廷乎。世道若斯。可爲一慨。不孝嘗謂國家養士。不如楊應龍養苗。非誣也。今惟一而招降其黨。一面急攻其固。自無不下。攻則以百計攻之。勿但恃力。招則以百計招之。勿拘一途。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攻城書冊附去。內飛梯巢車等。皆有可用。惟商行之。只令倭子坐於巢車之內。以鳥銃打之。彼城上人不敢立。固上人不敢行矣。諸凡此類。可推廣之。有出降者。可以衣冠假之爲招。披花紅銀牌迎之。固下。彼苗子見利。命亦不顧。可

令盡下也。

劉參議 徐僉事

不孝得罪天地，死不足贖。所強顏視息者，正欲以候代之日，督兵滅賊，然後歸而葬親。庶其尙得襄事，不然，勦事不完，聖怒及之，身且不保，何能葬親？今忠與孝已兩成畫餅，惟是以門下之庇，但得苟完此事，苟全此身，歸而以一掬土掩化者，卽長赴幽冥，無所復恨，惟望嚴催糧餉，無至乏絕，此百生之幸也。承慰問，心骨爲銘，卒卒奉謝，寸心盡矣。

張按察使 六監軍

不孝日望捷音，不啻忍死，乃連日來，塘報亦且杳然，豈果養威定計耶？抑亦玩日愒月耶？今必有無識將官，以不孝聞訃反，因而懈弛，不知及不孝之在，而完事也。不孝敍錄時，向日功勞，必爲之揄揚，向日罪過，必爲之遮蓋，一場辛苦，尙不辜負，若事久變生，不孝且去，後來者從前之事，原不干己，彼不以敍功爲急，而但以隱罪爲慮，加以三省按君，俱有監軍之任，事久不結，何得無言？恐人人得罪，未知諸將之所稅駕矣。此不孝所日夜慮之者，非獨以自慮，亦爲諸將慮也。幸爲諸將一明其說，若其不信吾言，而玩愒如故，則不孝必一聲其罪而去，不以煩後人齒頰也。妣竢妣竢。

陳總兵

公移用戴罪字，本部院無此行也。豈以久不滅賊，有所不安於心耶？但能滅賊，何罪之戴，以後可無用此

矣。所言監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鄙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有乘本部院候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尙能爲諸將敍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心膂也。必且護其短而暴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敍功爲心。但以隱罪爲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景象。尙不可得。諸將且救過不暇。能論功乎。故竊以爲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卽唾面亦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眉睫。難以語此。將軍春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老財匱。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匱而無功。而人無異議者乎。今永保施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衆一散。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二延捱逗遛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闕。中間月日。可盡曰無糧否。卽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默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置之兩忘。同心同力。以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爲國家計。爲本部院計。卽諸將自爲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不知所終。他日思吾言晚矣。

劉參議

乾銷之弊。其來已久。斬此二犯。足杜後來。尙恨聞之不早。蓮夫照起夫地方增募直而更番甚善。川東更番者數矣。夫價但有文移。何難銷算。只要明示各夫知之。無令吏胥乾沒。謗歸於官。此最緊要者。鎮雄兵



見播州垂亡喪氣而歸。非晏慶潤之果忠順也。廖選如可得。尙當捶死。可密圖之。安氏兵已行撤去。不令攻圍。以絕他患。趙應元卽發鎮雄無用。徒爲彼添一漢把耳。當另圖所以使之者。草草。

### 蔡知府

該府與吳帥失策誤事。揭報矛盾。本部院未行文以前。數以書詰責。該府不辯也。以爲該府亦自知其錯能服善矣。乃至今而突長其說。詳之。蓋止爲通賄二字。夫爲通賄而辯。則只曰原未通賄。自有公論。如吳帥之說足矣。奈何並從前是非而欲淆亂之乎。揭內所重在受金五十萬。夫五十萬之說。不但高推官無之。卽綦南從來無之。惟川南監軍稟帖曾有此語。本部院且笑其迂。以爲此何足辯。五十萬金。何處寄頓。今該府諄諄辯此。不更迂耶。夫本部院所行不才文武。通賊受賄。蓋聞該路數使降人李朝陽。及奏民司仁愛等。往來圍上。數得賊金。以惑亂軍情。故明行戒諭。令人絕交遠嫌。今乃疑及高推官。又牽扯曹吳二將。曹吳二將。畏賊有之。通賊則未聞。未可引以樹黨也。至於從前失機誤事。及捏報飾非。如十七日已背約不發兵。而曰待綦南兵攻圍不至。如田氏之降。明曰田氏果來觀釁。而後改之曰知其詐降。力阻其事。如賊報死。明報該道。以且當議定應行事宜。恐各路又有先報者。而今改之曰曾稟二道。必不可信。若以爲必不可信。則任各路報之。又何恐恐然畏其先報耶。此等反覆。一切置之不言。而但以受降相屍之事。盡推之各路文武。夫初受降者。誰也。初受詐死之文者。誰也。至十三日而猶驗屍。陝兵放彈猶禁之者。誰也。既請各路來。又噴各路不止之。何若不請之爲愈乎。夫寧直各路。卽本部院與兵部賞格。及歷來明旨。

何嘗無受降之說。今但有爲賊所欺者。可盡引之以分過乎。今各路求攻圍後不得。而曰各路俱不敢攻。後永合路獨從後攻。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橫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議論。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草爲標。道府原自相轄。今該府疑心醜詆高推官。已非雅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魍魎魍魎之黨。曰奸邪之黨。曰虎狼之威。虺蛇之口。詛咒嫚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體統乎。吳帥動欲殺人。該府動欲罵人。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惜乎其不加之播酋。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才。然三尺之法。與三尺之劔。明主業已付之矣。若漫無主持。而令人人得以撒潑放賴。喝神罵鬼。則濁職已甚。安所用之。該府如以爲是則可。如以爲非是。則請更伸其說。當爲達之北闕下。一別白之也。

內閣沈<sup>超</sup>二相公 兵科 職方

播事。仰仗台臺威靈。幸底平定。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至今三月零二十餘日。在遲速之間。然亦勢窮理極之時矣。若諸將齊心用命。尙不至此時。然使劉挺不累遭挫折。吳廣不新經處分。卽再遲一月。亦未知若何。不知此輩何苦必欲人顛倒之。乃始效力也。顧此番事體。尤有大可幸者三。水西素有通賊之名。今番用之。萬非得已。然終有拒虎進狼之慮。自圍圍後。龍乃日以通賊縱賊移檄切責之。渠懼而撤兵以去。曰姑以避嫌明心。實忱於兵威。虞波及也。渠以五月二十八日撤兵。我師以六月初五日破圍。功成而彼不與。自是不敢邀裂土之賞矣。此可幸者一。諸惡苗若散處林箐。終難收捕。尙有後憂。今聚之圍上。無處奔逃。我兵上圍。問以語言。但係苗音者。卽殺之。途無遺種。此可幸者二。賊父子或夜逸潛匿。尙費搜尋。尙延

日時而今或就擒。或自盡。巢毀卵破。妻孥爲俘。良快人意。此可幸者三。各營功級。尙未查明。惟南川路報。圍前斬一千五百。計逆黨尙無餘種。業以下令止殺及撤兵。並議留兵與善後之事。統俟嗣報。惟是龍日來國事家艱。千哀萬苦。形骸頓盡。神氣無餘。更遲日時。當求之枯魚之肆矣。懇乞垂恩俯憐。急催代者速至。臨啓無任哀號悲鳴之至。

### 謝監軍

吳帥已爲奸細所惑。如落落穿。一處方如夢覺。遂有此功。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兄試思若李朝陽後來文書之類。彼皆以爲奇貨可居。再與講降。豈有今日乎。蓋必兄斬使焚書。而後賊之望絕。我之氣厲。則弟前日所以致恨於二子者。是耶非耶。永甯馬湖之兵。當盡撤去。浙兵亦當發回。其價高而費大也。去此則總兵標下。只有廣兵三千。或再於曹吳二將下共留三千。湊六千留防足矣。惟酌行之。二路功次。與文武官應敘應議。及地界招降人口之類。須目下完報。立等題敘勿遲。地不可一寸與人。勿信土司妄爭也。賊屍並俘獲之人。俱當解來。賊之家資。遂至搶劫無餘。可爲深恨。此事所不慊人意。獨此耳。恐有議及之者。未免爲諸將累。奈何奈何。

### 張按察使

不世之功。成於一日。快哉。微貴道之力。不及此。此當與海內共明之耳。最快者。賊子賊屬。盡得無遺。更爲全美。查賊第四子。不見下落。前水西報殺之妄也。今又不見何哉。聞此子勇而好鬪。豈今方爲亂兵所殺。

乎。須查明。不然恐後人以爲竟失此子也。凡賞格有名人。皆可追求下落。有無下落者。仍以名捕之。若見擒獲者。卽應解來矣。賊之家資。盡入貪弁亂軍之手。可爲痛恨。然事已至此。亦難過求。不然大功方成。卻理贓罪。亦不雅。且亦竟不能得也。昨已有一牌行查。劉帥亦有一文申辯。若有著落。亦不當隱。若無著落。亦只可說明立案。恐後有言及者。卽以爲初情耳。統在貴道與監軍酌之。清地殺功。撤兵留屯。諸事件件要圖下了之。又須旬日之內。久之則不孝不能待矣。今卽行貴道總催三省各處。令人守催。莫令回。回則難結也。留兵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少。須酌之。應撤者卽撤去。無濡滯一日。卽有一日之費也。

內閣沈禮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之滅亡。合門已無噍類。加以兵將志在爭財。奏民志在復讎。遂毀其室。發其藏。掘其墳。赭其山。眞所謂剪草除根。靡有子遺者。今當留萬兵屯其中。以一將守之。以防林箐嘯聚之奸。然後改土爲流。建城設官。次第舉行。則萬全之策也。議設一府一衛三五州縣。當另以聞。總之旬日後撤兵。留屯殺功。善後事可畢竣。惟是龍以非常之痛。當非常之勞。奄奄氣盡。無復人理。初所自矢。謂但得賊滅。卽與之偕亡。無恨。乃今父死未葬。母老無倚。又覺此身未易捐棄。顧哭則恐哭死。而又不能禁其哭。勞則恐勞死。而又不能免其勞。惟有早得代歸。尙可存如綫之緒。則不無望於台臺。萬惟垂恩。亟催代者。此龍一家永世之感也。不然身且日漸昏迷。事當日就廢亂。誤身誤家。以至誤國。誤天下。尙忍言乎。情苦辭急。有涕如雨。不知所云。

胡魏二監軍

來揭以先登屬之碁江路。謂搶財不止永合路。俱是公論。然謂二張以功不盡出碁南而忿嫉。非也。二張之拒解功。謂其初六日再四喚審。定不肯發。直至初八日而後解來。故麾之耳。且一向有行。以謝監軍有疾不來。張監軍並監四路。至於張守道則總監八路者。又何苦必欲功出碁南也。攻雖分日。然劉縱以先登破其二城。賊膽已寒。因而內潰。初六之功。自因初五之功成之。則得賊之後。即應公同審驗解報。乃吳陳二帥私之營中。以爲奇貨。直待二道與議。方始勉從。即此自是可惡。何待搶劫。而後爲有罪乎。圍前難攻。後易攻。吳廣自以爲正總兵。擅行分派。自占後路。又引陳璘與同。以排前路。卻守之四十餘日。不下。已不能攻。又不讓人攻。只與講降。蓋破圍之後。而璘猶令其營打報官嚴聚德爲之遊說。謂圍不可力攻。當以招降計取也。今竟何如。而猶欲擅其功。擅其空名。謂有人心乎。此番若非本部革吳廣之職。二張具輪攻之呈。則今日尙不知何如。乃貴道因二將一偏之說。而痛詆二道何也。且二張連日所投揭。深以諸兵將搶掠財物爲恨。而又以國體事體爲言。謂必不可深求。其言比之貴道。更深切著明。亦未嘗過繩。吳帥今來揭云云。蓋爲此弁所欺耳。此事若孤久在事。必一一明其功罪。曰某也功罪相準。某也功浮於罪。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某也無功有罪。令賞罰當實。以示後世。方爲正法。第今去若開其端。恐後人不能收拾。徒成聚訟。故只得從寬敘之。然而非不孝孤之意也。王文成江西之事。同事之人半得罪。何害其爲功。謂懿美之績。不無瑕玷。此正好弁爲掩耳偷鈴之計。恐嚇我輩。以行其私者。勿爲所惑可也。

湖貴撫按

破圍滅賊。昨恩恩具疏題。知稿已呈覽。近據各路塘報。所言驗賊之屍。及擒賊之家屬惡黨。更爲分明。因類爲報發塘。庶令京師曉然。知賊已撲滅無餘種也。此番平賊。諸凡無恨。惟是賊之家資。屢行上國。卽行封鎖。嚴禁搶掠。而貪愚之弁。申令不嚴。致乘機搶散一空。今大事已定。又難過求。惟此尙有遺恨耳。善後之策。不知若何而可。不孝計代事。尙須兩月。旣無所事事。又不敢逃歸。只得爲之經畫妥當而去。惟臺下悉心教之。萬懇萬懇。

郭青螺中丞

不孝以播事已平。可以塞責。欲卽以印送之門下。徑自奔歸。上疏以聞。乃得旨令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許回籍。則奈何有此一番。又只得在此候代。不敢卽去。心急如焚。日惟忍死。人情若此。豈不悲哉。今擬草一善後疏。待大教不至。又恐來時有費商量處。今直開陳請教。不孝之意。欲於白田壩設一府一衛一縣。湄潭設一縣。松坎設一縣。黃平眞州二司。俱改爲州。且共設一府一衛二州三縣。待後來人多。而州縣以地遠不能處。無妨添設也。始意欲盡屬貴州。而各司道議多不同。或謂貴州兵單餉寡。不能彈壓。恐有他釁。或謂安氏侵擾。貴州力不能制之。或謂經營締造。尙須二三年。費尙須幾十萬人。尙須幾萬。責之貴州。則不能。若以地歸之貴州。而諸締造盡屬之四川。則不順。不孝反覆思之。亦自有理。今欲且以白田壩一府一縣。並眞州一州。松坎一縣。屬川。以白田壩一衛。黃平一州。湄潭一縣。屬貴。仍題定將來完全之後。仍以府屬貴。則何如。眞州黃平二司。原皆有土官。但眞州係先從賊。而後投順者。今改之。彼亦無詞。但須仍

存其宗祀。與以一土州判吏目之銜。不知黃平司土官在否。與此相同否。所以改黃平爲州者。以草塘壘水白泥諸司之人。必須得一州方可管也。其五司亦有土官。原爲應龍勦滅盡者。今不知有存者否。若有存者。亦與之以土銜如前。彼亦無詞。彼若欲仍舊爲長官。則必不可。蓋此事皆彼釀起。不並廢之已幸。可有他望乎。且彼原奏改土爲流。今豈可易其說乎。以上事宜。統乞遂款示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龍不病於對壘之時。而病於平賊之後。彼時事急無暇病也。蓋昔乃忍病。今則忍死矣。當龍聞計之前。一日。已秣馬脂車。履及於門。欲入營督戰。次日得報而止。然懼營中懈弛。因揮涕而移文。以死自誓。諸文武得之。無不感激奮勵者。而監軍張棟爲甚。初五日之戰。終日不食。身自搖旗吶喊。以督軍。劉縉三登牆而三墜。尙不敢退。懼棟之議其後也。是日遂破圍。又一日而棟病。十日而死於途矣。棟之死。蓋代龍也行。且厚爲請卹。然何及已。播地大定。建置事。已有次第。見行。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鼐。在內經理。大小文武官。俱已酌定。數日內。當有疏聞。第不知此時已推代龍者否。前有事時。真無暇病。今無事則愈。哀愈病。愈病愈哀。哀病相尋。不至骨化形銷不已。此台臺之所隱也。若諸苦情。則疏已備矣。事急辭迫。不知所云。

思仁道陳副使

黔之貧弱。誰不知之。然龍泉一路。借兵於楚。借餉於川。第借黔人一運之耳。不孝所以爲黔亦至矣。乃至併餉米亦不給之。至令絕食而逃。則有司之因循。真可恨也。何兵不思歸。何土兵不虜掠。何川中士兵數

萬無一散歸者。獨黔楚土兵盡去無存乎。然則當日若無川兵。想至今黔楚之兵。猶在關外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今賊已滅矣。所不能忘情者。恐將來有用兵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鄧知縣之說。蓋恐各道怪之。而爲是支詞以應之。且彼亦管餉之官。懼罪且及之。遂盡委之土兵之罪。今總之亦不必深求。只謹其後可也。婺川尙有川米一千石。可查出以餉留戍之兵。不然恐有司遂避罪而並乾沒之。以泯其迹。則益可惜矣。草草。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曾景默六中丞。

頃以逆酋爲孽。震動西南。儉安弛備之國。百無一恃。不得已乞師臺下。過蒙垂念。慨發雄兵。天威所臨。百蠻膽落。電掃霆驅。遂無遺種。今遠人得以少藉生全。不孝得以少道罪戾者。分毫皆明賜也。戴之世世。曷敢有忘。敬因凱旋。附言陳謝。據鄉暑月。勞瘁萬端。物故頗多。更堪憫惜。其存者皆爲一方造命之人。統乞臺下。覆露之。不幸獲罪於天。延禍於親。宇宙雖大。何以自容。伏苦口占。言無倫次。統乞台亮。臨紙哽咽。不知所云。

胡監軍

來教報捷事。云未入楚省捷報。不孝尙記得當日克圍之後。劉縉先報到。不孝以其人善說說。不以爲憑。欲待三省鎮道報齊。而後具奏。待至十一日止。川貴二省報俱到。湖廣竟無至者。因念事已真。恐太遲。且



參驗各報大同小異。只得報之內亦止云分守川東一報於上。內有專功一路之詞。仍少改以公之三省。其後止云川南及貴州各報相同而已。湖廣原無報到。故各報相同。未入其名。以此係奏報。不敢以無爲有也。然報內所云。初五初六功次。五總兵六監軍姓名具在。一目而三省同功。了然可視矣。至疏方發。而湖廣二監軍之報至。又數日而陳總兵之報方至。然其文內所言。亦與前大同小異。且與所改定者懸合。無他說也。此緣綦江一路差多。馬死人皆步行。劉綎擺步撥多。所以先至。川貴鎮道到圍日久。差人皆熟其路。所以至亦早。湖廣則到圍不久。路生而兼之。公人素不用命以爲常。所以至獨後也。若來教所疑蜀道將忌功。則無此事。無論蜀監軍各道。皆讀書省事之人。卽將官爲此。獨不畏我乎。夜於牌催四事。原行差人於圍下送去。至則各省鎮道已散。只得齎回。又改從官道去。所以催牌至。而原行返不至。並無遮截之說也。大抵吾輩爲國宣力。但取事完。何論彼此。惟各總兵則說謊爭功。乃其常態。故五總兵所報五樣。皆自以爲功。卽李應祥亦云。彼先登而劉綎繼之。況其他乎。從來云吳廣得楊應龍之屍。大功止論擒斬。得死屍已不足爲功矣。乃近陳璘又具一文。以得屍之功。其子爲首。吳廣爲從。比詢問當日之人。並無此說。是又不平白說謊耶。不孝所以發報不用劉綎之報。以此今觀二張所報。原爲二者通報矣。又何必督過之深也。張分守乃謹厚小心之人。張監軍性氣頗乖。圭角太露。人多嫌之。然其滅賊一念。天日可表。初五晉戰。叫不絕聲。竟以病死。此當憐之。不宜詆之也。陳璘恨之人骨。只爲言其搶財一節。然今各將搶財。喧傳道路。能禁他人之不言乎。此事當初弟恨鎮道違節制。欲槩參之。而薄其功賞。近查之。財物亦不盡。

入總兵手。蓋兵與將亂搶之者。今一言之。諸將之禍不測。不可爲訓。後來無以使人。故只得置之耳。至於敘功一節。自有大地鬼神。臨之在上。固不主各省一偏之說。亦不任不孝一己之見。只參驗情形。從實從寬。期於各得分願而已。此自不孝大關節處。豈肯爲一二道將所愚。陷於不公不明之罪。且楚將不孝所置也。楚兵不孝所調也。楚餉不孝所催。至龍泉一路。則皆自齎本折以供之者。寧直如此。卽兄之監軍。亦不孝所單題也。何苦而盡沒其功乎。今陳璘必欲盡以三鎮之功。爲一己之功。異日不遂其欲。必造言曰。彼雖督三省。實撫四川。不得不偏四川。又劉綎係其保留。不得不偏劉綎。此小人常態。弟亦任之。但欲潘亂是非。則必參之矣。來教謂弟無謂劉總兵初五一攻之後。賊遂易與。不知無劉總兵初五一攻。陳吳能進而賊潰乎。又謂查楊應龍之屍。與妻子獲自何人之手。則可遂盡歸功於陳吳。而置綎於不錄乎。李應祥卽自願爲劉總兵之副。彼一大將實在行間。可遂置之乎。陳總兵雖未嘗敗北。然彼所將之兵。至圍下已散其七八。止餘廣兵及募兵數千。可遂與川中四路數萬精兵抗衡乎。此皆不必言。偶一及之。以明公道耳。弟尙恐諸將後來爭功。已將三省道鎮塘報。總類爲一報。送至京師。內一字不遺。今想已見。可益無遮截之疑矣。草草此復。詞多無緒。惟亮之。

又

川貴功册已齊。只候湖廣。望早教之。弟忍死以待此事完。卽之境上矣。近得部文。責成甚嚴。謂不可冒濫。日接陳帥一文。多將不在事之人。至楊惟中久行提問者。亦入其中。甚非事體。可一稽覈之。弟前實以槍

財事欲參論。蓋惡諸將之公然違節制耳。後思之。恐後來人遂以克賊爲戒。難以用兵。且恐中皇上所忌。致諸將有不測之禍。故只得置之。其實此輩原算到將來難以盡法。所以略無忌憚若此。真可恨也。

史副使

破圍之級委難議賞。但事關三省。不宜大有更張。故徑裁其半。然本省止千餘。所省已萬金矣。今若驗非真正。卽徑裁之不算可也。營中供事官若有功應降應



# 平播全書卷十五

## 批詳

一件飛報夷情事。重慶府申報楊應龍帶兵萬餘，割安穩詳。

批：上倉情形若此，乃內地向來晏然無備，何耶？仰上川東道會同總兵官，加謹防禦，應調士兵，徑自調遣，應動錢糧，查於府庫見在者，徑自那動，一面詳報，萬總兵高推官，何日至彼，並查報。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會手書，其情詭詐由詳。

批：楊應龍有何冤情，只宜具文控訴，今統兵侵犯，詭曰講明，將誰欺乎？仰敍馬瀘道嚴督該參，加意防守，無致疏虞，責有所歸繳。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應龍目兵欲出合江割穀，攻打合江縣，照驗。

批：楊應龍天朝臣子，若果有地界不明之事，止應申請詳示，何至督兵侵擾，豈非甘叛逆以速天誅耶？仰楊敏政以此情詰責之，松潘兵准留防守，仍移文該道，查給行糧，新召勁兵，亦調取操練防禦，無使滋蔓，貽害地方繳。

一件堵截事。巡上東道呈防守南川指揮唐宗舜獲功給賞銀兩由詳。

批我兵微有斬獲、威勢亦振、全賞半賞、如議支給、一級賞銀一兩、得無太輕、再一議之、衆寡不敵、難以輕戰、須來則殺之、去不窮追爲宜、是在該道相機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發兵應援綦江、及發工匠木箭等項由詳。

批賊勢已深、防禦刻不容緩、萬總兵東行已久、此時想至重慶、仰該道與之協心防守、務保萬全、已發令旗於總兵處、應調兵將、徑行調取分布、該道不時鼓舞兵將、相機戰守、事完分別功罪、以憑賞罰、應發丁匠等、俱已催發訖、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報楊會增兵、欲與房參將死戰、查水川松坎、及巴縣艾家壩等處、民頗悍勇、可當募選、及調酉陽冉御龍兵二千由詳。

批據議俱中肯綮、俱如議速行之、冉御龍向來感我恩德、欲出兵一萬、以勦播會、今正其爲國宣力之時也、諭令奮勇當先、事定當奏聞、別加爵賞、水西兵亦督發矣、此繳。

一件急報等事、巡上東道呈報楊會領兵攻破綦江縣由詳。

批自警報之後、本部院所調遣東援之兵、不啻二萬以上、云不發一兵、何也、卽時日迫促、就近當有至者、仰行總兵官查明速報、隨到卽派防守、不必齊也、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綦江失陷、官兵陣亡、重慶危在旦夕、由詳。

批會所招生苗幾何、而有八萬、所言八萬、詐也、勿輕信以搖人心、各處土漢兵、已調至四萬餘、向來原無

預備豈能一呼卽來。今已數日。想陸續隨遠近至矣。但有至者。隨宜分布。相機戰守。守城須以土著人爲主。今賊尙未至。宜差人密偵向往。事事先知。早爲之計。一應情形。不得飛報毋誤。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播酋取要離民屍棺由詳。

批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宜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報差指揮李光祚傳諭楊酋。俟取回文至日另報。驗。

批前以房嘉寵方與對壘。而斬其使人。殊非兵機。故有此行。今渠已破城殺將。若縱令以其文爲詞。差人往返窺探虛實。更爲不便。以後仍加意嚴防。卽有齋文人。亦勿令深入內地。只爲之轉文可也。是在該道酌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催調兵將。并糧餉由詳。

批兵將已四出嚴催。今當有至者。該道卽行總兵官。分布防守。糧已行各縣發二萬石。順流放去。非久當至。亦須預計安頓處所。內稱宋事。今當力圖無貽悔於後日。乃爲勝算。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速發兵將。刻期來救援由詳。

批。崇江已矣。重慶南川江津等處城守之具。趁今播兵暫退。併工加修。務爲必可守以待敵。庶免他日張皇失措。若賊至而舉動紛紜。去而玩愒時日。則城終難保。非算也。仰道著實舉行。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殺馬瀘道呈報岡門堡被焚。合江難割衆兵。將永甯兵暫屯瀘州由詳。

批。此保畢竟何人所焚。仰道查報。述會舉動。殊不可知。我只得嚴兵爲備。不可以山鬼伎倆爲作止也。若合江不能容兵。任從移之瀘州。是在該道相機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以後募兵。俱要呈詳本部。仍行申飭將官由詳。

批。各將官原無招募文移。今倉卒召兵。恐有奸細。又蹈貴州故事。所關非小。以後非奉本部院明文。不許招兵。非經該道查驗請詳。不許支餉。該道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犯人周華等招詳。

批。本以周甫六之故。致內地城破將戮。殺人如麻。乃叛華卽夷之人。竟從輕比。各犯從甫六久矣。豈遂略不知其主之所爲哉。今卽發配。仍入播耳。是縱之去也。仰另究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巡上東道請餉銀。今於本司庫貯各項糧銀內。借支二萬兩。解巡上東驗發重慶接支由詳。

批。兵至二萬。作何分布。銀至二萬九千。以前作何支用。向後作何稽查。該道府並未見呈詳。何也。卽賊在近地。亦宜一而行事。一面詳報。況今又非昔時比乎。仰行令查明。徑自詳報。銀准解發。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播酋修建倉樓由詳。

批。逆酋不設險而修路。此其欲分兵以肆我可知。仰分布兵馬。嚴爲之備。向後情形。不時飛報。繳。

一件解發防播兵餉事。布政司呈。請支解貴州軍餉銀兩由詳。

批。取之雲南。解之貴州。四川何利焉。安在其爲處還借餉也。但貴州空乏已極。姑准差官解發。仍移文雲南。該司補還。二十八年應解黔省丁食。亦准扣抵。仍移文貴州。該司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漢土官兵月糧由詳。

批。已行布政司解發矣。兵已及門。不爲請餉。致令脫巾而呼。成何法體。向來事多因循。殊爲可恨。兵至一萬三千。不爲不多。恐有老弱無用者。一查汰之。另詳。

一件乞恩察苦豁命報效事。防播提調武舉胡順堯呈稱。奉調防守綦江。被楊酋破城綁擄上營。蒙差

指揮李光祚到營。見卑職苦極。向酋保職歸城。卑職含忿莫伸。與酋誓不俱生。乞賜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由詳。

批。胡順堯。敗軍之將也。不戰死而生降。逃法爲幸。乃又求討俸糧。又求來標下。至云得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不知當日綦江二驍將。三千戰士。彼何束手就擒耶。小人無恥。令人切齒。仰總兵官細打四十。不許管事。繳。

一件病勢日增等事。巡上東道呈。本道患病致仕詳。

批近以渝城文武不和、恐有他變、故令守道至彼、調和其間、非有他也、分兵雖有前詳、已行鎮道共議、頃該道揭至業已允行、此復何嫌何疑、而以去就爭之乎、信地在肩、明例爲重、移送印信之事、非今日所宜言、仰照舊視事、以副一方之望、賊自當勦、但今日誰爲大將、誰爲偏裨、某兵倚前、某兵角後、仰議妥通詳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總兵劉綎呈、舉薦副將吳廣、遊擊楊廉等、皆職習知其人、謀勇作用、足當一臂者、乞取前來分布由詳。

批吳廣已爲本部中軍、不日提廣兵到此、其楊廉等一面咨部、及移文各院守取訖、仰該鎮仍星夜前來、卽今調到兵已近四萬、攻雖不足、守已有餘、須分布嚴督防守無患、而後可圖進取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劉總兵呈、請於東征得勝兵內、選募精壯五千、備呈本部、彼見播事稍寧、蒙劄內開、候請軍門議處、自入關以來、並無糧餉、乞速賜委官該州給散、俾得兼備隨身衣械、以慰枵腹之望、由詳。

批東征兵素飽厚餉、且行糧至九月乃終、今纔八月、安得費盡、大敵壓境、明旨屢催、急於星火、而該鎮欲暫止荊州練兵、此恐不可聞於鄰國、亦不可聞於都下也、已行布政司解銀六千兩前去、仰作速提兵前來、勿令傍觀者再起別議、此繳。

一件軍務事、石柱宣撫司申稱、奉調土兵三千、赴重慶城西劄營、乞念本司兵力、不當一面之寄、再請

調二三千隨分一路前驅擄集由詳。

批據申不但忠勇過人亦且機宜諳練土司中得一馬千乘足可當勝兵數萬本部院深所嘉賞仰將該司健兵再整三千聽令調發此繳。

一件繳賞辭糧等事石任宣撫司申本司護印正妻秦氏將兵道賞銀二十兩繳道并請前後土兵五千三員名支給糧餉外外報效兵二百六名不煩槩給由詳。

批土司兵多有虛名冒餉者秦氏以一婦人能捐貲給兵辭賞報效此其賢加人數等矣仰巡上東道先動銀六兩打造銀牌一面上書女中丈夫四字給之以示旌異待有功之日將其夫妻並薦於朝另有恩異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重慶府黃平通判王三策申報地方播情由詳。

批該地方防守事宜節經移文貴州行查數四至今始相聞若非有警想尙泄泄視之耳可恨可恨已行該省添兵防禦仰本官協同將兵竭力固守如衆寡不敵不得浪戰損威但全城卽以功論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辯並無助兵楊會爲虐由詳。

批安國享昔年欲擒楊應龍本部院久知之此其深怒積怨至死不忘若楊會得志安氏豈有安枕之日哉助兵之說的知駕禍本部院原不深信據申更覺了然安疆臣年在幼沖明於大義土司中當爲首出本部院深所愛重仰益遵照近旨竭忠盡節懋建殊勳朝廷不負功臣天地不虧正氣是在本官勉之耳。

此繳。

一件懇恩俯允召兵、以效微忠等事。參將曹希彬、呈請於永甯等處、召募士兵五六千教練、以俟調征  
由詳。

批曹希彬以綦江將官調合江、已有信地、自應兼程前來、督兵防守。今作爲不知、捏文支吾、託之召兵、若將官人人如此、不知國家優養爾曹何爲、畏敵如虎、臨事避難、猶云常勝之家、不慮賊宮馬武笑人耶。今合江兵已萬餘、守自有餘、仰作速前來防守。本部院原不責以浪戰、無過畏慎、如再託病支吾、定參提擊究。

一件糾夷殺命事。思南府申報拏獲奸細馬良貴、審稱楊應龍統兵要打龍泉思石由詳。  
批賊勢如此、卽今已一月有餘、該府守備單弱、尙復有完城乎、仰布按二司、速呈該省撫院、調二省就近  
士兵防禦、有無失陷、仍行該道查明速報。

一件地方夷情事。巡下南道呈、議免調取烏撒府士兵由詳。  
批兵隨卽轉答應、知府何可發兵、此前道之誤也、事已至此、姑兩罷之、令各聽後令、不然、恐自相仇殺、又多事矣、須明諭之、無令生疑繳。

一件急報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委官防守地方由詳。

批王夢吉守瀘州、周大謨佐之、有警應援、合江楊敏政守合江、吳從周佐之、有警應援、納谿應援處所、亦

同信地功罪同論。仰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令陳提調復來羅之渡。攻打附近地方。乞發兵應援。并發火器由詳。批。永甯係該參駐劄信地。況有土司兵可以協守。仰行令協力防禦。務保無虞。火藥火器徑行支給。須以成藥。若止焰硝何益。須設專官製造。乃可應急。先以委過火器官報。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南川縣報。播兵劫擄東鄉村由詳。

批。向日賊突破綦江南川人空城而逃。故棄之不守。此無可奈何之權計也。今兵衆已積。可終棄乎。若空城可爲長策。則無用設守備不設之律矣。仰照另行發兵防守。如不足。不妨增兵。一而詳報。賊方傾巢犯貴州。向日必再犯川東。於鄰邊撼慙。防我襲之耳。非遂終不復出。可置之度外也。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覆議督餉道條議運餉等項由詳。

批。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內水運一節。宜蚤經理。然此其工夫。三分之一耳。水運所至。重瀘涪三城。以後方費處置。仍行該道另摘詳。應顯行者。顯行之。應密行者。密行之。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勿令賊返得以擬我也。此詳該司收之。無使奸細錄去。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永甯土兵藏匿播酋奸細由詳。

批。永甯係忠順土司。發兵報效。何故藏匿奸細。致生事端。仰行該司長官陳希儒。查明速報。此事亦不過一二人所爲。土兵各有身家。自知順逆。何必過爲疑慮。仍令照舊防守。繳。

一件申報軍情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攻打永甯宜撫司雷鳴村等處地方獲功由詳。

批播兵縱橫內地。如入無人之境。永甯兵獨挫其鋒。奢世續軍令嚴明。可知仰該道先發紅段二匹。銀牌一面。重八兩。銀花二枝。重二兩。給賞世續。其領兵頭目並首級查明。速詳賞格。一並議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宜慰安疆臣申稱。奉令督兵防鄰播一帶地方。并領兵二千赴省。保障未盡。機宜請乞指示由詳。

批據申本官爲國宣力。殊可嘉尙。仰益振兵威。務獲全勝。一切機宜。照諭牌行。本部院且樂觀其成。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議。定立偵探人役。專官統領。分布爪探由詳。

批哨探乃中軍要務。向來所以不專設者。以賊勢方張。我兵未集。恐此輩反爲賊用耳。據議極得肯綮。王佐等俱准收用。仍會巡道查相應官員呈委總管一切。給賞事宜。俱如議支給。事完通查類敘。黃平新通判移文申飭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地方夷情由詳。

批袁年之父袁子陞。被楊應龍凌遲而死。若袁年受應龍招安。將來何以見伊父於地下。卽夷人必不爾也。聞年爲王繼祖之親。仰卽令本官密諭。令不得忘親從逆。此繳。

一件地方軍情事。巡下南道呈請兵防守永甯等處由詳。

批永甯告急。撤兵自衛。亦非得已。納賂一千。並合江一千。俱准發河西防守。仍須漢兵二三千。則近發斂。

瀘道兵防永甯者，摘一半附之可也。賊志在報復，行吳文傑督奢世續，併力堵截，務保萬全。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湖廣布政司呈，議聽備征播兵餉由詳。

批該省近已撥設總兵，又經會題沿江諸處調兵一萬有奇，須於本省再備兵三萬，方足以當一路。土司雖有狐兔之情，亦知順逆之勢，在鼓舞用之耳。施州各司可得一萬，永順、保靖、麻陽、武岡各兵可得二萬，仰行各道查調，一面通詳。楚既用兵餉，蜀銀俱准留用，不足者徑呈撫院另處。一切兵糧，年內須齊。諸凡事宜，一面徑行，一面詳報。

一件地方事。辰常黎靖道呈，報苗犯東坡偏橋地方，已分發官兵應援防範由詳。

批逆賊狂逞，焚東坡，劫偏橋，事不爲不急矣。湖貴二總兵官不爲不高，聲勢不爲不大矣。到任者裹足不前，未任者逗遛不至，不知城池失陷，在事文武官，有一能逃其罪者乎？劉白西、馬一龍等，既奉調遣，亦至沅州而止，又何取於應援也。仰該道差人露牌，嚴行催督，文到三日，而苗不散，路不通，賜劔具在，死法死敵，等死耳。榮辱大異，惟諸將決擇之。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楊酋操練兵馬，長官袁年投降，似非真意由詳。

批賊既練兵，自宜嚴備。袁年與賊義不共天，投降非僞，但此時納降稍早，然不可不密結其心，是在該道酌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上南營餉道呈，買運永甯官兵餉米由詳。

批。今方議買米銀尙未發。文尙未行。此月終安能遂運一萬石。派夫集夫。非一日之事也。日一萬石。止足三萬人一月之食。後將何給。臨時再呈派運買辦。不益難益遲乎。仰布政司會同餉道。從長議妥。二日內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武隆墊江巴大等縣錢糧。改充軍餉。由詳。

批。各縣糧銀。如議留該府充軍餉支用。既不解司。恐該府緩於督催。該縣怠於徵收。以致拖欠不完。更爲不便。仰行川東守巡道。嚴限一月內取。該府庫收繳到。方可扣抵。此繳。

一件緊用兵馬器械等事。總兵劉綎呈請馬兵器械。由詳。

批。文內種種。俱切實用。至欲速圖進勦。尤見滅賊之志甚銳。若該鎮用心如此。本部院何慮焉。各項器械。已行各衙門解至軍前驗試。未完者。一面買造。主客兵已調至數萬。前以該鎮言廣兵可用。故調之。今廣浙之兵皆將至。又以爲征虜征倭兵。勇敢倍之。征倭之兵。卽川兵也。今川南招募已多。惟所調用。且前征倭備萬人。今挑選二三萬。何處得來。查明另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監軍道職掌。由詳。

批。各處官兵。無論主客。俱聽該地方守巡道。點驗及覈放錢糧。監軍道挂號。及稽查虛冒。其餘俱如議行。若將官跋扈不法。有司稽違誤事。監軍並各道。不時參呈處治。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請調到官兵行糧。詳。



批今川中土漢主客兵已未到不下十萬未見議作何分布止議增調何也且調來方選選不中者又發回無論行糧枉費而鼓譟騷擾之患種種可虞湖貴二省方苦無兵今盡調之川中令彼何以爲計仰覽軍巡東二道會同該鎮議妥另詳續溪所調赴重慶兵係何衙門明文取來有無堪用並查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遊擊王之翰呈請發漢兵數千互相調度由詳

批王之翰請發驍將漢兵其不能獨當一面可知仰總兵官量撥精兵爲之掎角周以德如見在標下卽行令前去督防繳

一件逆酋倖旨等事守東道呈報五司官民流落召集苗夷衝鋒由詳

批五司爲賊所破不能軍矣但其創鉅痛深倘所謂楚之三戶足以亡秦者乎姑以爲鄉導可也用以行勦則疏矣仰黃平通判召集隨其多少編爲隊伍令作楚兵鄉導繳

一件調選精銳分任責成等事川東監軍道呈請行令劉總兵將見二萬操練其少兵一面令刻期調選以足三萬之數由詳

批兵貴精不貴多精則二萬已足不精卽三萬無益也仰行令將見在兵嚴行操練以備進勦不足則建武募兵及平茶等兵或別有調到者該道卽行揀選如數而止湖貴方被兵不必遠行招募虛彼實此本部院日夜憂之矣牛酒行糧等項照例議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南道呈十官袁起龍集兵由詳

批。士兵未動。難議支糧。仰行令整兵聽調。臨時自有優養。賊黨已搖。宜多方密行招誘。方可久示持重。恐失事機。是在該道圖之耳。繳。

一件軍務事。川東監軍道呈。賊兵劫殺夾口壩。須得勁兵八九千。前去綦江立營。由詳。

批。綦江屢行屯守。至今尙無成說。若賊復得而焚之。是又一番破城也。已行總兵官督發前去。兵行之後。新縣官即可赴彼視事。糧運即應隨發。仰該道通行移催。繳。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動支銀兩。召商採買柴薪。由詳。

批。如議行。此須召商得人。無令市棍花費本銀。無濟於用。是在掌印官留心。本部院且以此許官矣。此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布政司呈。議軍前理餉紀功官員。由詳。

批。各官既經議妥。俱准委用。土司掌印官提調於省城。二監軍分督於東西二路。大征事重。各須盡忠竭節。殫力從事。功成自有信史不朽。不直目前優敘。如避難債事。責各有歸。通行申飭。知會。繳。

一件播酋猖獗等事。布政司呈。添造軍器。并支發已未完數目。由詳。

批。據議武備略具。亦足以待敵矣。准動支上緊催買製造。務在時月之間。盡數報完。完日先將經營官分別勤惰呈報。以憑獎戒。外。鐵盔甲尙未議及。仰行嘉定趙州同一面估計。一面打造。另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寇在門庭。南兵即發。亦以後時。況方在道傍之議。必無望矣。本部院後行調永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

千五司報讎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當偏橋一路進勦事在燒眉，不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申飭運餉事宜等事。巡下南道呈議編派運餉夫役由詳。

批原行並無五箇月之說。今一路夫價至三十六萬，計四路當至百萬。比之通省派夫更重，是一解不如一解也。仰照另牌行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發運馬料由詳。

批該府見在料如議運送該縣支用。該縣所申原恐誤事，遂至倉皇失措耳。何遂以去就爭之哉。同知不爲不尊。知縣乃其本管署官之難，何以稱焉。寇在門庭，日不暇給，以一無要緊文移，輒爾嘵嘵若此，不知一日能辦此幾紙公文，非所望於宏濟艱難者也。繳。

一件慎收降事。東監軍道呈委將官各隨帶兵招降，並安置降夷由詳。

批各官如擬委用降人審實，俱發江北州縣安插。量支倉穀養贍，有司官招攜有方，降人得所，事完優薦。安插失所，致有他虞，定行重處。又訪得以前招降官多需索降人銀至三五兩不等，名曰投降，此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與楊應龍何別焉。以後有犯治以軍法，下人作弊，罪坐本官，通行申飭。繳。

一件酌定運夫等事。巡上東道呈派定運夫由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害，須爲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卽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

算也。邇來民不堪命，所不忍言，幸留意焉。繳。

一件軍務事。思南府申請行令調發施南土兵八千名，至婺川就便徑抵龍泉，不必到府，免滋往返。至於糧餉，按月差官解給由詳。

批。逆賊狂逞，該府危於累卵。本部院發銀調兵爲之防守，原行錢糧不敷，徑詳該省兩院措處接濟。今文內略不見有措處呈請之意，止令本部院空運解發，川人豈能遠赴黔中餉兵乎？臨渴掘井，人以爲遲，今並井亦不掘，甚哉其可嘆也。仰速照原行徑詳該省兩院措處，兵准行令割婺川龍泉二處，亦速行令預備糧餉，若致脫巾而呼，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軍務事。統領河南兵馬遊擊任承爵呈稱營兵由上水壞船，淹死吳從鑑等十四名，請給恤典由詳。

批。各兵萬里遠征，未靖蠻煙，先葬魚腹，言之令人潸然淚下，應得恤典。仰監軍道議詳，姜宗堂等覆舟殺人，仰行巡上東道嚴究招報。

一件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石阡都司錢中選呈報餘慶司寄住偏橋生員曾文學父子及李佑等將首惡趙仕登并家奴慶生等用計殺死，斬首三顆，特加敘賞由詳。

批。中川計殺李旭黔中計斬趙仕登，賊之心腹手足頓失，不足平矣。仰右監軍道將曾文學先給發去割計冠帶，功次查明速報。

一件逆酋威劫等事。川東監軍道呈各土司，不許以招邀降功生事，阻絕降民由詳。

批。調土兵原爲殺賊，非令招降也。乃因而爲利，致降人失所，是助播爲虐。漸豈可長。以後止許聽令征進，不許妄招害民。其以前劫奪子女，並給原主，如占悞不發罪之，仍移文川南監軍道通行土司兵知會。南川招降事，聽高推官會同將領行。該縣防守土漢兵，聽周國柱嚴束候勦，俱移文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請申飭領兵各官，不許妄行牌帖招諭，惟警兵進勦由詳。

批。文職主招安，武職主征進，各司其事，所以相成。若領兵官一槩招降，無論白頭牌票，易於詐假，且其禁令不嚴，則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恨易生，更有他虞，尤爲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整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餉事。巡上東道呈抽驗法馬由詳。

批。如議行抽驗之法，於革弊釐奸爲最要，但須於數日之前，蚤爲分散，以便分整，無令各兵以守候爲苦，反稱不便。此繳。

一件查究事。東路管餉通判劉之瀾申犯人盧旺折夫賣餉由詳。

批。遠餉勞民，誰不知之，所以必如此者，正以防近地之不足耳。若如此輩所爲，坐見米價騰貴，軍士枵腹矣。事關軍機，法難輕縱，仰重究報，押夫官明知故縱，並連坐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總兵駐劄合江詳。

批。總兵總管一鎮。今分一路。已自拘方。難更責之坐守一隅。無事駐鎮合江。有事隨宜居中調度可也。仰移知之。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陳總兵呈請咨行兩廣軍門。召募廣兵二三萬。以楚兵兼之。庶可濟事。由詳。

批。楚地兵糧俱已備集。各道所報文案昭然。逆賊狂逞經歲。於今春水漸生。進兵已緩。若待招廣兵而後從事。非需以歲月不可。是決西江之水。活涸轍之鮒也。兵覩拙速。未聞巧遲。歧路回車。千甲坐失。崇山幽都。何可偶也。仰照另文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議動銀發南川收貯聽支。由詳。

批。逆賊狂逞。生民如在水火。在事文武宜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乃至議及氍毹裙褲之類。可謂揖讓而救火。雅拜而解鬪矣。然亦自有等風痺不知痛癢上官。此時尚以儀文不備責人者。又何怪乎該縣之倉皇失措也。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傳銀數照發。懸賞銀候另行餘。俱如議。仍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劉總兵續召募漢兵八百有零。准收支糧。由詳。

批。曹操南征兵八十萬。周瑜禦之。所以成赤壁之捷。亦不過三萬而已。今取一土酋。八路之一。用兵三萬。止少一二百名。尙欲再選。此等舉動。何可使聞於賊。姑准收糧。各項夫役。俱在其內。不必更取備於有司。矣。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米無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無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將。連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戴罪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擊問。旣稱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請發施南官兵八千名糧餉接濟由詳。

批。已知該地方錢糧難處。盡發萬餘兵本折之餉矣。所動勞道府者。惟有買米運米二事。當日夜悉心料理。勿再曰無處買。無人運。事事盡委之他人也。繳。

一件阻撓軍務事。富順縣申稱。民奸棍熊問盧多祿等。包夫阻撓軍務。駕捏匿名紙帖。遍市貼誣。由詳批。銅梁民倡義急公。富順民興謠撓法。二邑風俗人心。卽此可槩見矣。此必一二棍徒所爲。無足爲意。該縣但爲所可爲。不必爲之灰沮。亦不必多方伺察。致及善良。人各有心。久當自定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上荆南道呈長陽等三戶土兵。難以調用由詳。

批。今大兵已集。無藉土戶。況土官旣很不可使。則有功無功。俱爲不使。拒虎進狼。非計之得也。姑已之。繳。

一件帑藏罄竭等事。貴州布政司呈詳議處軍兵由詳。

批。當用兵之時。而議汰兵。似駭聽聞。不知汰冗兵。正以養精兵。其事蓋相成也。仰二監軍道會議妥確通詳。

一件清查差官真偽等事。分巡湖北道呈犯人何世卿等招詳。

批。查招稱賴坤五鹽給有印信梳封。註定常德地方發賣。則船至常德。可以止矣。石仲先水程未顯。地方招稱議往辰州浦口。則亦宜至辰州而止。於偏橋地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世卿爲之具稟。討照過關。乃稱總督標下把總。奉劉提督差委。押鹽至偏鎮土司。犒賞苗兵。偏橋鎮遠。別無土司。止有播州耳。非欲入播而何。蓋世卿係偏橋人。密邇播州。知彼中鹽禁價高。故欲攬鹽給照。由偏鎮徑入播州圖利。鹽商亦餌其利而從之。或別有播人交通。亦不可知。所重通播。盜印其小小者也。該道所駁。頗見端緒。問官以事大。未肯深求。然使其計得行。播人頓添十倍兵力。害寧有極哉。仰盡法推究。確招詳報。鹽每包若干斤。其估價若干。該道親驗。以便充餉。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右監軍道呈。請申飭軍令。以後不許逗留。以責後效。或行思石道行府。勘查龍泉失事的實。另議由詳。

批。逆賊狂逞龍攀。思石危如累卵。各將領應應援而不應援。應固守而不固守。致令殺人如麻。失地百里。擁旄建節之夫。不如一土官安民志。見危授命。可恨可羞。仰一面嚴行將領。勒日恢復贖罪。仍會行思石。



道勸明從重招參通詳繳。

一件軍務事分守新鎮道呈運餉夫役進兵隘要應用藥餌等項開款由詳。

批據議運餉進兵事宜種種詳妥可謂當機俱准照行此時呈詳稍遲料彼中已一面料理想不誤事如有未備不妨一面進兵一面急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懇彭天鑑等事貴州宣慰司申宣慰宋承恩願建功殺賊若曰罪過不明乞移文本省查勘有無忠奸情節等因由詳。

批楊宋爲婚土司常事無足異也惟逆賊應龍既已得罪朝廷事在必勦而宋承恩猶與之往來不絕即曰不漏洩軍情其誰信之雖然朝廷之恩天蓋地容本部院之約撫順討逆即今賊中頭目源源出降俱淮安插立功況宋承恩原係土官豈以其曖昧之迹遂絕其血食之祀准免前罪且容立功報效若能暗通田氏朝棟及左右人等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公義私情兩得之矣此繳。

一件乞委賢能佐領等事南川縣申再多委官員協力各官收支餉米由詳。

批解米之人守支已非事體至令此時即運至金子壩幾於病狂斯時也而有斯令也傷哉南川之民其塗炭乎仰督餉道會同巡上東速行處妥繳。

一件土兵相鬪事巡下南道呈報鎮雄馬湖土兵相殺由詳。

批土兵遠調原爲討賊乃不思一朝之忿勦至操戈相戕未有尺寸之功已著跋扈之狀領兵官紀律不

嚴本應重坐念進勳在卽姑不深究仰行令以後解紛息爭立功贖罪如再蹈前非定行處斬領兵目把一體治罪該道通行諭知繳

一件地方多務等事驛傳道呈龍場養龍等驛申請協濟由詳

批驛遞此時雖稱多事然與兵勳逆百年來不時見也土司擁有爵土公享承平不於此時出力報效更待何時卽宜加增夫馬在土司自爲裒益不宜求之有司也仰諭行該司遵依應付無誤軍機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都清兵巡道呈宣化司土舍何鰓把總劉應辰子劉登閣召撫滾水等一十五寨苗夷請頒賞花紅由詳

批各苗助逆虐民罪不容誅旣已向化姑准免死仍呈該省撫院動支官銀製造花紅銀牌買辦牛酒大行犒賞用獎忠順招撫有功員役事完通敍其革夷冷西索股黃岑寨膽等罪逆深重怙終不悛難以姑縱行令總兵官相機雕勦以除民害此繳

一件再陳一得等事總兵陳璘呈條議軍機五事由詳

批大將得斬偏裨偏裨得斬千把總及哨隊長俱如所議懸賞賞功銀業以有行當再令多發防邊事例止以血戰爲功不以損軍爲罪今後亦止取獲賊不問其他若不得賊而徒損軍則亦無所逃罪文法自不必一一拘若乘機取事當錄其功逗遛後期又當議其罪亦難以槩論也仰通申飭遵行以圖全勝此繳

一件緊急軍情事。總兵陳璘呈報思石二府無餉接濟，乞行思石道轉行二府催辦。由詳。

批湖省兵糧。自去年八月催償，以至於今，非一日矣。景象若斯，令人驚駭。經管各道，非以空文支吾，則以閑言評議，令人仰屋竊嘆而已。事已然眉，仰該鎮多方召募，催督有推委誤事者，不問是何衙門，從實揭報，以憑參究。救焚拯溺，勢難延緩。該鎮任其勞，本部院當其怨，他無所顧也。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遊擊楊惟中呈稱，發兵裝塘，一鼓衝鋒，陣斬首級五顆，賊奔入關，功雖無幾，實解整川之危。由詳。

批楊惟中覆軍失地，詭稱恢復免罪。今一步不敢入龍泉，又以零級，輒稱解整川之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恨可恨。仰分巡思石道嚴查究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按察司呈偏橋長官楊國等，撫出九股苗頭曹錢慮父子等，相應從優賚賞，或給冠帶。由詳。

批播賊向來妄稱九股助逆，明欲駕禍諸夷。曹錢慮既稱九股原未助播，又欲截江勦賊，忠順可嘉。准給劄冠帶，約束羣苗。外賞三兩銀牌一面，銀花二枝，紅段一匹，用示優待。若能截殺黃岑等苗，及撫化土官有功，另行陞賞。楊國臣謬思忠等，行令再行招諭，事完通敘。此繳。

一件查究事。南川管餉通判劉之瀾呈犯人汪意等包貼運夫。由詳。

批轉運事關重大，各有司漫不經心，任從猾役包攬，致誤軍興，罪不容道。俱應提問，姑賣後效。文內銅梁

等州縣正官先住俸戴罪責令親自督夫運米候事完類參汪意等有罪人犯嚴拏究解仰守東道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稱各官兵到婺川縣未有糧餉且思石二府俱各數少乞行設處由詳

批。屢行該道府預備糧餉。又發銀令買備。本部院所以爲思南至矣。兵至而止。有一日之食。是尙可以爲國乎。地方之不失陷者。幸耳。仰分守思仁道嚴行措辦轉運。進勦之期已過。如誤大事。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楊惟中呈報。本職乘銳與賊連戰數捷。追入苗巢。已經恢復龍泉。掩埋骸骨。召集流離。以俟大兵由詳。

批。壯哉楊惟中。遂乘銳直復龍泉也。龍泉積骸滿街。賊所厭棄。得無與鬼戰乎。仰思仁道查報。

一件重地師旅方殷等事。督餉道呈議。派夫蠲免錢糧。以濟軍興。由詳。

批。東南派夫。西北徵銀。此法紀人情。共稱便者。非有所偏。累於其間也。今勅敵對壘。兵刃未接。天下之事。未知始終。西北尙未定議。免派。東南豈可預定免徵。今但當戮力平賊。勿生別議。以搖人心。令小民反。不可使則事去矣。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發過各州縣夫價銀兩。由詳。

批。原行該司解銀。赴該府聽支募夫。非欲其徑行支放也。該府何所據而定爲每夫一名。該銀三兩二錢。

三分有零。又何所據而徑分發各縣。若各縣照數給夫。不知此銀作何下落。後來將何接濟。署印官醉生夢死。任憑吏書顛倒。爲公爲私。皆不可知。仰巡上東道。嚴提究解原銀。速行各州縣。毋得浪支。致後不繼。仍議妥確之法。速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守東道呈請檄諭支發東路官兵餉銀由詳。

批該府發各州縣銀。何其速。發該道所取銀。何其遲。蓋彼有常例。此無常例。故也。吏書之罪。不容於死。向來各官爲所侮弄。幾於不成衙門。可恨可嘆。前銀曾否支發。仰府速查報。

一件防虜事。松潘道呈議暫免召募陝兵由詳。

批地各有兵。兵各有用。何必借才異地。陝兵旣無可募。卽募本地之驍健者充之。是在將領訓練耳。俱如議行。繳。

一件軍務事。參將麻鎮呈請行查議修船渡送運夫由詳。

批船非一時可修。若待船成而後運糧。遲矣。或有見船可用。或一面造船。一面搭棧。一面搭橋。仰巡上東道。督行該縣。與麻參將協力爲之。松坎播界。在營中隨宜處置。何待申詳。此繳。

一件極惡叛苗截路殺死官兵等事。湖廣辰常兵備道呈報五開衛地方皮林寨惡苗爲害。戕殺官兵數多由詳。

批卽今勦播。其餘小小苗孽。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冲霄何人。

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冲霄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閑將代之。仍亟行各衛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招撫過九股苗頭汪外望稍等由詳。

批。苗人皆吾人也。向來撫馭乖方。致逆賊利陷威劫。反爲彼用。該鎮一旦招撫盡入版圖。豈不快哉。劉合明准暫爲管轄。俟各苗報效有驗。卽給劄授官。令永歸王化。該鎮小賞銀幾何。而盡爲撫苗之用。仰監軍道查補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查夫價銀兩由詳。

批。凡各州縣發銀。該房吏書俱有一定常例。所以不及請詳。擅自作數分發者。利令智昏耳。此何等大事。亦了無忌憚。張忠定治蜀。一錢斬吏。有以也。仰仍盡法究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洵公灘降民二千一十八名口。安插石寶寨。係運夫經過地方。恐有疏虞。或

安之別土由詳。

批。夷民歸化。多至二千。攜家以出。必無他虞。若安插失所。反有他虞。仰會同監軍紇瀘二道議妥。一面量行賑恤。無致飢餓於我土。以阻後來者之路。繳。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招撫過夷苗由詳。

批今日征勦止誅逆賊應龍其餘頭目親信之人但肯投降即准免死立功況各寨苗夷平各苗既願歸化即當赦其往罪咸與維新仰移行監軍道各給免死帖文隨便安插如能殺賊立功重加陞賞張鵬舉等紀錄通敘此繳

一件急缺征兵糧食事陳總兵呈征兵急缺糧餉請催發接濟由詳

批該省餉事自去年督催以至於今節據該道回文皆稱必不誤事今兵至白泥顆粒不給豈欲以兵與敵乎千里餽糧師不宿飽況告飢於千里之外乎嗟嗟事去矣事去矣數萬雄兵不見敵而飢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仰督餉道一面回報無令撤兵就糧也

一件請議進兵事陳總兵呈報進兵道路由詳

批該鎮進偏橋路陳良玘進龍泉路本部院分布久定已經奏聞公移私割不啻數四該省餉道止因糧米不備遂欲移兵就食擅行議撤是又一軍門也將軍命有所不受該鎮自當便宜行事何故千里請命坐失事機仰照原行速進如後期誤事責有所歸三渡關即偏橋入播之路苦竹關則在板角之西設伏張疑任陳良玘行之該鎮仍調度萬全不得狐疑取累此繳

一件地方孤懸無援等事湖廣布政司呈請題留在庫虞衡司等項銀兩并嚴催解司湊餉通候播事寧日處補其加派錢糧免分貴州由詳

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爲黔蜀也二省助黔

奉有聖旨。四川僅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以一萬塞責乎。如曰該省養兵四萬。則四川養兵十五六萬。非無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餉之矣。漕糧已屬京餉。豈得遂作楚數。廣西已餉貽三十萬矣。湖省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管綦江事周同知呈請議加設馬匹。應遞由詳。

批。該縣掌印官到任久矣。及今方議馬匹。何見之晚也。此地里民瘡痍未起。何堪走遞。近已發各處馬五十匹。當再發五十匹。想亦足矣。所議事體。甚覺拘攣。非撥亂之才也。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仰仗威猷官兵奮勇攻破堅陣險圍等事。總兵李應祥呈報官兵攻打四牌。并天邦圍三百落等。同。斬獲功級由詳。

批。貴兵素弱。賊易視之。乃今一舉而破三圍。斬首二百餘級。振積弱之勢。寒羣苗之膽。豈不快哉。仰監軍道查明議敘。仍行令益奮忠勇。直擣賊巢。以成全捷。繳。

一件軍務事。分巡貴甯道呈請憲檄責令安疆臣。戴罪與疾。督兵進勦。無逗遛示怯由詳。

批。天下興兵。誅播水西一軍。獨逗遛不進。豈其目把之昏於利乎。抑亦安疆臣拙於計也。與疾討賊。自有故事。仰該道嚴督進兵。無爲傍觀者所疑。王法軍令。未易干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發懸賞銀二千。給吳文傑曹希彬等支用由詳。

批。軍中既需懸賞。即便隨便支發。千里請詳。豈不誤事。仰作速發去。以後緊急事務。須以徑行。無拘文法。



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南川進桑木關一帶設營。首尾聯絡護餉由詳。

批。大兵深入。急在糧餉。防護單弱。豈爲萬全之策。如議楊登山在真州居中調度。任承爵在清溪。王之翰在園村南川。各領所部兵防護。兵如不足。就近便宜撥給。金秉弢守城。葉當春防守江口。違者各以軍法從事。該路兵行已遠。聽該道就近調度。將領阻撓。參來重處。餘俱如擬行繳。

一件斬獲賊級事。左監軍道呈報泗城州官兵於蝦子渡河渡關河邊。斬獲功級共二十顆由詳。

批。貴州土兵。素以精強自命。乃臨敵執訊獲醜。首在滇兵。此輩得無汗顏。仰查明類報。

一件嚴究凌虐罪囚事。按察司呈犯官鄧學思等由詳。

批。防播亦多方矣。何汲汲於斃獄囚。綦江罪囚出獄。以城破耳。破城者非獄囚也。斃之何爲。各官舉動若此。其不爲賊魚肉幸矣。鄧學思等姑依擬發落。實收繳。張與行聽別卷另結。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開銷犒賞銀兩由詳。

批。賞不踰時。爲有功也。尋常無事。何以賞爲。卽有應賞者。本部院已行之矣。各道之賞。是亦不可以已乎。將來師老財匱。脫巾一呼。欲再行賞難矣。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之謂也。姑准開銷。但恐不便奏繳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委官協運糧餉由詳。

批麻鎮庸儒退怯有誤餉運已行擊解准行楊敏政程試共理謹餉之事實地責成無致有失仍移行楊敏政留兵千餘以一千總領之防守江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都司王芬等斬獲新村楊木田賊級共六顆應否准絞准削由詳

批零級不算謂未見對敵輒報斬級恐有妄殺平人冒功之事故禁之耳若打洞對陣衆證明白卽無功級先登者仍應議賞何論斬獲功級多少查原詳並未到部院何處失迷查明詳報

一件軍需正急等事布政司呈乞題將搜括無礙銀兩特賜停免由詳

批大兵進勦日費數千方且取之內帑助之各省本處庫藏又安得有無礙錢糧此時而議搜括是欲以蜀與賊耳仰候會題行繳

一件飛報血戰大捷等事委官鄧知縣申報播賊統兵馬三萬餘二路包圍關隘施兵奮勇迎敵獲功

大勝由詳

批施兵以少擊衆擒斬數多良快人意仰候另文獎賞及催楚兵合營聽本官督進士兵易驕賊謀最狡仰令益加謹慎以保萬全功級驗明止將兩耳及小功解該道查驗不必遠解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人孫孝招詳

批此事自去年有行到今只爲餉米一事耳前云移付工房今云除餉米另行造冊齎報外竟未見冊也不知該吏問罪何益於事州官昏庸至此將何以佐軍興仰將掌印官提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安樂二縣運夫由詳。

批。舉大事當有一定規模。移短運以充長運。所濟無幾。並短運者逃避不來。所失多矣。彼中夫至三運。苦累垂死。不妨令自行更班。無拘原行。各路皆已數變其法。乃通濟也。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竭等事。巡下南道呈報。都司吳從周等報。老弱陣亡兵數。似應紀錄獎賞。由詳。批。各官清查冗冒節省數多如議。先行紀錄獎賞。事完仍優敘。川南二路合爲一路。兵不必多。乃各營文武官扶同欺冒。略無清查。可爲痛恨。仰仍通行查報。

一件乞天察辯鳴冤事。巡下南道呈原任守備張本立功贖罪由詳。

批。督餉亦可論功。不在買級安功也。若論材器使。則藍芳威宜入營。張本宜督餉。若合江之餉不誤功。愈斬級。卽當優敘。仰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永甯宣撫司申稱。奉調征播。幸欲速成完功。以回天意。安敢望圖瓜分叛土。而浸忠順之家。倘獲微功。乞恩優賜級銜名色。萬世仰賴。至於本撫疆界。各有圖冊。可考由詳。

批。該司不願瓜分叛土。止求加賜級銜。勇而知義。良足嘉賞。至於土司疆界。自有版籍冊志。可考稽。何必先爲喋喋也。仰巡下南道查明類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瀘州改徵餉米由詳。

批。欠糧者貧民。應夫者亦貧民。糧雖以二萬四千徵銀。而仍以一萬徵米。恐米之所得無多。而夫之不集。

如故也。姑准照原額盡徵折色，仍少緩以待夫回之日併徵之。此時惟專令運糧，上人之寬恩若此，若再有逃亡，是該州真頑民，不可以化誨懷服者，當純任法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瀘州申請將改徵餉米，照舊原價徵銀在官，發富民兩平買運由詳。

批。瀘州當秋收之時，官不催徵，民不輸納，今青黃不接之時，米安得不貴，價安得不高。此州運夫甚多，不爲一處，恐米與夫兩事皆誤，但無令各處以爲例可也。仰巡下南道查議報。

一件軍務事。同知張鼐呈詳委官專管瀘州，并究做押夫省察由詳。

批。瀘州運事之壞，一至於此，兵在敵巢，一旦絕食，不戰而潰，奈何奈何。仰巡下南道，行令敘州府劉知府前來瀘州督理收放，邵知州責令親自入山押夫，況賓賢二日內解報，俱速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運餉事宜由詳。

批。如議行內扣銀買米，設法順帶，恐亦有難行者，須令張同知通變爲之，不必拘於成法，致礙事機。本部院但取不誤事耳，不以一切之法責人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查究未解餉米州縣由詳。

批。倉穀碾米有何難事，輒爾延慢，及至行催，又捏報起解，甚屬可恨。仰行漢州九州縣官，俱住俸戴罪管事。如過三月不完，官罷斥，吏網打革役，如罪在解役，並以軍法重處，通行催併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招降過播民王正倫等共八百二十六名口，俱經給賞安插由詳。

批招降一人。孤賊一黨。全民一命。甚善事也。仰查明原招之人。事完通敘。聞兵有竊斬降人。以充級。甚及於行客者。大干軍紀。法在不赦。該道時時覺察之。此繳。

一件飛報文破險關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施南等司官兵。攻破板角關巖圍。擒斬甚多。另報由詳。批士兵奮勇克關。功有可嘉。至十八日。賊合兵來攻。又以孤軍破走之。此足愧諸將之觀望者。以後但宜申令嚴防。包截會齊入壩。不可過相責備。以挫其銳。仍速催陳總兵合哨並入。以收全功。此繳。

一件飛報捷音事。石砬司申報。十七日。督同各官兵。攻破金子圍寨。乞速催諸路並進。以援本路。深入詳。

批據報師已出險。前爲坦途。豈遂長驅入播耶。仰監軍道就近調度。令相議進止。無以孤軍入巢。繳。

一件逆天僉惡逐殺生母等事。巡上荆南道呈禁覃寅化不得妄意出兵由詳。

批覃寅化助播之事不可知。但其見播賊滅亡無日。而急於自白。亦其畏王法守臣紀。一念之良心也。第與馬千乘難以並用。姑令守分自保。再有征調。自當用之。諭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再編夫相幫協運由詳。

批一兵一夫。卽遠無不可供。而猶苦不足。此有司不能約束。逃亡太多之故。再派不無累民。事急勢須出此。姑如議嚴行催發。如再違誤。正官拏問。繳。

一件仰仗天威官兵奮勇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官兵攻打關巖圍。斬獲功級由詳。

批。施兵以寡擊衆，屢報斬獲，功殊可嘉。第孤軍久屯，亦有可慮。仰速催楚省所發容美桑植之兵前來應援。陳總兵日久不進，殊非事體。併差人守備前來，合哨擄巢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麻鎮失誤運餉緣由詳。

批。麻鎮畏怯逗留，致三軍絕食。若非該鎮疾驅入關，因糧於敵，其不致脫巾之變者幾希。既幸軍機未至大誤，姑饒死革職，充爲事官守城及護餉。如再誤事，通諭前罪。此繳。

一件請找給安家行糧犒賞事。婺川縣參將王鳴鶴呈請找給行糧犒賞由詳。

批。內地調發與出征絕國者原自不同，安得以東征爲比。議添五錢，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兵已調發貴陽路，仰貴州左監軍道會該參議妥通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東道呈犯人譚孟仁等招詳。

批。招兵重事也。掌印官不清理，委之佐領。佐領不清理，委之書手。詭騙錢物，尙可諉曰不知。冊內公然造爲護守城池，各官無一經目者。尙有天日乎。此等朦官滿堂，都應黜革。但知縣六月到任，主簿三月到任。念其初至，該道姑提戒知縣責十板，主簿責十五板。喻天榮失誤軍機，罪不止於徒配。通提從重究報。

一件飛報大破賊兵事。宣慰安疆臣申報。三月二十九日本司與鎮雄兵於母氏圍與賊大戰，殺死賊首提調五十餘人，又殺死第三子楊惟棟由詳。

批。該司兵從入播，未經接刃，本部院甚以爲疑。今一戰大敗其衆，令人快然。已發千金充犒，並行該省量

給糧餉。今川兵已入圍。仰益鼓舞兵衆奮勇夾攻。坐收全捷。以膺懋賞。此繳。

一件軍務事。左監軍道呈首楊應龍妻田氏餽送隴澄禮物。折程銀兩由詳。

批壯哉隴澄杜私交絕利媒。申討賊之義。寒逆賊之膽。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使向來當事及各土司皆立心秉節若此。曷至逆賊得遂其賄結之私。致成滔天之禍也。已另行獎賞。仰該道再製大紅段旗一面。上書忠清二字。給之。令每戰樹於馬前。以作士氣。此繳。

一件飛報大捷事。左監軍道呈報水西隴兵二十九日大戰。殺逆賊僞內府提調把總苗頭五十餘人。

斬其子楊惟棟由詳。

批烏江之役。貴人於安氏有竊銖之疑。今一戰而心迹自矣。是役也。褫逆賊兇渠之魄。保水西忠順之名。順逆之報。錙銖不爽。皆天也。功次查明類報。事平自有渥典。賊最兇狡。卽敗退不難忍恥行成。仰益勉勵疆臣弟兄。嚴督目把。無爲所惑。務建全功。以保榮名。膺上賞。繳。

一件申嚴第一軍令。禁止殺降事。兵巡思石道呈請嚴禁殺降冒功。乘機劫財等弊。由詳。

批龍泉一路。主將久不到。陳良坻威令不行。致各營將士。往往殺降要功。致賊黨死守不下。可爲深恨。業以行擊丁文明王義。此風或少息乎。該道所議良是。惜太晚耳。如議嚴行禁戢。有犯者。將領參究。軍士徑於令下斬首。卽今川兵大入。賊已上圍。關內外假息遊魂。免死爲幸。不能奔衝。該道無妨。就近隨營彈壓。清理不卽焚香告天無益也。繳。

一件酌議運夫以免偏累等事。巡下東道呈議運夫由詳。

批。夫議更番固稱長便。但起夫之處多。則徵銀之處少。該路已用三十三州縣之夫。通四路計之。一百二十州縣。尙不足用也。更於何處徵銀充價乎。且用兵亦未必至十月。今旣給價。只原州縣。量再起夫。不足者。以附近州縣幫之。不必起至三十州縣之多也。再議速報。

一件軍務事。宣慰安疆臣申稱。自誓帥以來。節次攻打關圍。並稱烏江河渡官軍之失。因本司地方相去甚遠。又無聲息可聞。安能飛越援救等因由詳。

批。一戰母氏回。再執尙義黃繼之。安氏兄弟。報國之心。明於皎日。本部院自是推誠相信。無復疑也。仰畢節道諭令嚴督力戰。以應懋賞。繳。

一件軍務事。畢節道呈安疆臣兵實糧應否給與由詳。

批。貴州征討。率用水西之甲。從不給糧。非自今日。頃以勦播事重。特爾破格。該省所給。已逾萬金。即本部院二次發稿。已二千之上。花幣逾等。皆各土司所無也。安氏母子。旣已得金。即應發來餉士。早奏膚功。乃中道而議糧。是以一戰勝敵。償上司之犒賞。而以無糧退兵。存鄰比之私情。誰爲疆臣。畫此計者。不但不忠於朝廷。亦不忠於安疆臣矣。仰該道會同該參及監軍道嚴諭之。如必欲按兵索糧及怯敵退兵。查實另報。

一件計擒叛賊心腹事。安疆臣申報本司計擒獲賊心腹提調尙義等由詳。



批。尙義黃繼之、逆賊之二心腹、以當沙溪一路者也。久令安疆臣圖之。今一旦誘執、令人快然。疆臣此心、可對天日。誰謂水西觀望乎。仰監軍道會同畢節道審明尙義黃繼之、再查一二坐寨緊要者、固監留以獻俘、餘盡梟示可也。繳。

一件軍務事。定遠縣申報、買解過餉米積出羨餘米三百石由詳。

批。該縣既完正餉、又報餘米、又不急於表暴、先報本府、令報兩院、始以次申報、又何其略無自多之心也。仰督餉道先行縣動銀四兩充獎、仍候事完通敘。繳。

一件輸穀助餉事。太平縣申教官張以聞、關稱係永甯衛人原籍、積有穀一百石、願充軍餉由詳。

批。卜式尙知輸粟助邊、今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無一人倡義助餉者。張以聞以一儒官有此舉、可以風矣。仰督餉道行令運至合江聽支、仍候事完議敘。繳。

一件黔哨失利、賊將狂逞、懇乞增兵加餉、滅賊報讎、以收桑榆成績事。永順宣慰彭元錦呈請再調本司兵一萬名、卑職外自備糧餉、於前起之外、再備報效兵八千名、卽督發進勦由詳。

批。永順兵名聞天下、乃播賊以計殲之、一軍皆沒、真不共戴天之仇也。該司此舉、自不容已。但今播賊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上國自保、仰本官速督在楚見兵前來合勦、令健士上國獲賊取心、以祭死者、豈不快哉。若待取兵回、恐曠日持久、爲人所得矣。亟圖之。繳。

一件天鑿叛奴欺愚、擅權屠戮十族百姓、逐父殺母等事。石砭宜撫司前掌印女土官覃氏申稱、氏男

馬千乘譚氏通播虛情由詳。

批。覃氏通播黨逆，罪不容誅。今不知陰圖賊首，因罪爲功，乃曉曉申辯，讒害忠順之馬千乘，不知天生此婦人何爲，乃令其以賊爲親，以子爲讎。此來投文，想亦爲賊探聽者。仰巡下東道嚴究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施州兵糧所少折色銀兩。查在川省支辦期內，或仍於川省發補，或令楚省接支，或於黔中收給由詳。

批。此兵原應楚省支餉，向以議論不定，川省代爲餉耳。已支者，不補還足矣。未支者，自應於楚餉補足。何論期也。仰照行繳。

一件懇恩備達請官署理事。巡上東道呈新復松坎等五驛夫馬供應由詳。

批。據議已妥。但此各州縣方起運夫，官民俱無暇日。復令徵銀供驛差，反至遲誤。計算各項之費，一年該銀四千八百餘兩。姑准於官銀內先支一半，就近招人買馬應差。庶事濟而民亦不擾。委官俱依擬用。此繳。

一件地方議處等事。布政司呈，蜀府無米可糴，止量行助餉，似不必受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平買事曷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而但助米，是本部院強之助也。義亦未安。仰司姑備五千石米價送之。庶於事體爲妥。此繳。

一件申明兵將獨入苦戰，徑逼賊圍事。高推官呈稱，十八日石砦等兵，並綦江路兵，攻破養馬城，養雞

城海峽等關，御營養雞養馬城，若永合路，則絕無一兵至。乃該路反捏報爭功，坐收人已成之功，相應申明由詳。

批：賊已窮促，亡在旦夕，不能同心戮力，剋日滅賊，而文武官轉相朋比，爭一關一城之功，甚至飾虛架僞，如鬼如蜮，身自爲賊，何以伐人。尙方之劍不試，果不足以滅賊。仰東南二監軍道會同守東道，查明速詳賊之墳墓，有無發掘，一併查報。

一件：夷兵因忿相殺事，南路監紀知府蔡宗憲申報鎮雄兵與馬湖兵相殺由詳。

批：各兵調來爲勦賊而設，未見尺寸之功，輒日日鬪殺不已。古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視之寧無汗顏。既已解釋，姑不深究，再有犯者，定以軍法重處。領兵官一體連坐繳。

一件：請給部劄以勵血戰等事，吳總兵呈請發部劄數張，以便填給奮勇官兵由詳。

批：大將領兵數萬，不敢向敵，日惟高坐約降，以致部兵與賊對坐，終日不發一矢，今乃爲之請劄加銜，將誰欺欺天乎。仰監軍道查報。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稱，圍前左槽一帶，雖分爲職信地，見該二路吳陳二鎮官兵屯劄，所餘無幾，但左槽旣爲會可奔逸之處，而內水巷尤爲喫緊要地，恐賊從此脫逸，各將誰歸，必須該道定立界限，庶免推諉由詳。

批：劉總兵雖經罷任，奉旨勦播，旣有分定信地，吳總兵何故又行越占。該路專以講降誤事，已旣不攻，又

不容人攻。豈欲忠於賊耶。仰分守道會同各監軍道查明。分定信地。以便責成。繳。

一件軍務事。三省七監軍道呈。各將官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攻打。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省。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由詳。

批。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永合路占圍後一月。已既不攻。又不容人攻。專以通賊縱賊爲事。殊可痛恨。今議易地迭攻。甚爲得法。以後各邊依挨日攻取。周而復始。再有執拗不從。及怠緩坐視者。卽係賊黨。定擊來以尙方從事。通行知會。繳。

一件合圍共逼賊圍事。吳總兵呈。請行令諸將齊心僇力。合圍攻圍。由詳。

批。該鎮爲賊所愚。欲專受降之功。屢盟屢叛。縱賊至今。今見賊詐大露。無可遮飾。卻變爲就中取事。三銃爲號。一鼓並進之說。既有此議。何不明告各鎮道。一面白之本部院乎。以前稟揭具在。何嘗一字及此。今輒舞文諉罪。料該鎮不能辯。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卽以逆黨論。尙方具在。慎之。慎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把總袁成祖。凌虐連夫。乾銷米價。乞行究處。由詳。

批。營兵日減。運夫日增。乃糧餉只是不足。固知有爲之漏卮者在也。袁成祖以一把總。日折銷於外。卽傾

西蜀之民、以供合江一路之餉、亦何益哉、既有私粟可據、何所逃死、仰吳總兵會同監軍道、查係何營把總、審實斬首梟示、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請借支川餉數百接濟、嚴催楚餉補還由詳。

批、楚餉不繼、施兵盡散矣、今容桑二司、亦欲散去、而督餉部餉等官、袖手傍觀、略不經心、若曰借川糧、則川兵二十萬之餉、豈神運鬼輸乎、仰督餉道作速催解接濟、仍將誤事各官查報、以憑擊究、繳。

一件臥病不能供職事、監紀史同知呈稱、患病無醫可問、乞允出外就醫等因由詳。

批、本官氣體素健、何遂稱疾、想因該營將領逗遛誤事、縱賊遺患、催之不動、恐致參究累及之故、大賊未滅、難容自便、仰監軍道行令、照舊供職、仍嚴催劉總兵上緊攻圍平賊、無得坐索高價、致取罪累不便、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處愈竭等事、都司吳從周呈、本官領下募兵、內有陣亡逃故近四百名、請截日開除、又陳希儒士兵三千零、請盡汰由詳。

批、永合路各兵逃亡甚多、支糧如故、今糧夫萬苦千辛、死者相枕、各將官但委官於關外折乾、在營者仍脫巾而呼、監紀官付之不聞、所司何事、吳從周可謂少知法紀、然所報亦未盡、仰監軍道速行清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兵劉承宗等銷米誤餉由詳。

批、營中萬衆待哺、差役從外折乾、致李春先一軍、以無糧逃散、大誤軍機、何論首從、劉承宗陳貴俱斬首、傳示三省營中爲例、小王兒既事不由己、姑網打一百、計贓科罪、吳從周差人壞事、漫無稽查、姑革去冠

帶令以青衣大帽領兵事完定奪魏光祚久不入營致壞糧運仍照前行提問通行各營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畢節二道呈查諭過水西鎮雄司府土官據稱並無通賊之情不敢妄行望功但求免罪請示或離圍遠劄把截或徑掣回由詳

批本部院通賊之禁甚嚴近將領有以招降誤事者已經處治乃該司目把猶襲故常安得不滋紛紛之議既欲撤退避嫌雅見恭順聞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回兵當聽之俟功完自當論功優敘近又有傳其擅據播土播民爲己業者或係謗言亦當謹慎有功非難居功爲難楊氏之禍始於無上必慎防弓蛇杯影之疑無但執狡兔走狗之說也仰諭知之繳

一件遭際惡僚孽由自作等事播州應襲同知土舍羅天寵呈請乞念忠順報效從征懇恩仍授撫夷同知將原名下應管莊田乞另賞劄付給寵悉聽上司節制由詳

批羅時豐一門爲逆禽殲盡安得有子且彼醜禍構釁失守宗祧朝廷取土地於逆賊之手羅天寵何人冒開許多地土欲掩而有之狂妄之罪幾不下楊酋矣仰監軍道會同紀功道查議報

一件懇恩電閱血戰微功等事石砦宣撫司申請俯念微功懇收懸賞銀五千兩贖還羅網塲姜池土民內撥一二所給本司管業由詳

批所謂瓜分地土者謂不用朝廷人馬土司能自取之也今調天下大兵土司因人成事微恩已幸輒妄意地土馬千乘不諳事體可恨可恨仰高推官戒諭之繳

一件擒解苗賊事。宜慰安疆臣申報。本司以避嫌退兵。乞將前後功次敘錄。以光天朝恩法。以服西南人心。其卑司兵。尙屯大水田等處。勦捕餘黨。招插凋民。聽候詳示由詳。

批。該司兵圍圍四十日。屢攻不勝。議論蜂起。方令退劄。後被官兵一日而破圍。今乃以爲讓人成功。不勝怨望。何也。該司以前戰功。應候查明議敘。今撤兵之令久下。猶復劄兵大水田。安插凋民。奉何明文。豈欲據地以要君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保全爵土。忠順爲先。仰遵令撤回聽敘。無致多事。繳。

一件西陽官兵。在營懷讎等事。永順宣慰司申請。嚴禁西陽官兵。不得在營起釁。仍令敵血爲盟。由詳。批。西陽人昔年爲該司兵所魚肉。今既相見。其反唇相詆。有之。未聞有閔搶之事也。賊兵已撤。亦無處更敵血爲盟。但該司以後當盡釋舊怨。克敦新好。睦鄰和民。以保榮名。無再生釁釀禍。此繳。

一件監理事竣。夙疾舉發等事。貴州左監軍道楊按察使呈。患病乞休。由詳。批。該道自受事以來。多方拮据。備極勞瘁。本院部深所憐念。今當奏凱論功之時。正宜靜攝。以需大受。何得言歸。且善後之事。尙費經營。亦非可委而去之者。仰一面調理。一面查敘功次。及議善後事宜。勿得杜門廢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浙兵功賞。由詳。

批。苗功比先年增一倍。給賞。此係兵部題過賞格。自應增行。若老幼及失水未到。及近日克圍奔潰。未對敵而殺之者。或削除。或半給。自當酌行。又不可拘倍給之例也。繳。

一件施兵無糧散回等事。分守思仁道呈報。查過督餉部餉官。並未違誤糧餉由詳。

批。施兵實以無糧潰散。此衆所共見共知。今管餉官所開數足者。蓋儘起解之數算也。雖解出而未到營。彼能飛而食之乎。以楚兵守黔地。食川糧而猶然不能運至。比至兵飢而散。則曰彼原欲歸。以此借口可乎。今功已完。亦難深求。但舉大事。不宜若此。黔楚多事。用兵未已。仍通行各官謹之。於後可也。繳。

一件懇恩垂憐前烈等事。重慶府申真州長官司請設學校由詳。

批。此文出土子之手。真人臆錄。滿眼差字。既不願改流。而獨願建學。無非便於他日冒籍。亦士子之意也。真人附播破碁。今卽投降。豈得晏然如故。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披露愚衷。乞查賞格等事。永甯宣撫司申請。照賞格加參將。或比照烏蒙東川烏撒鎮雄等府。給以軍民府官職等因由詳。

批。永甯兵糜費錢糧甚多。一向逗遛退怯。何功之有。今奢世續輒欲占據安村羅村桃洪灘。及仁懷赤水地方。明係叛逆。罪不容誅。仰巡下南道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據。從實速報。以憑參勦。毋遲。

一件懇定疆圍等事。巡下南道呈解王繼先等由詳。

批。告設縣治是也。而仍欲催糧馬應征調。得無尙有擅地自治之意乎。得隴望蜀。小人常態。仰會同在渝。各道議妥速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查李總兵官兵破囤。軍前將領。並未搶掠囤中財物由詳。



批。此事置之不問，則非法。追之不已，則非情。止憑逆賊口報，坐追將領，則不可以爲訓。惟是本院部預行嚴禁，三令五申，各將公然弁髦視之，令人憤憤。文內既稱該道親在營中，耳目共覩，仰從公實開報，以憑追究。繳。

一件懇恩差官，以安地方事。永甯宣撫司申請，將洵洪安羅三村投降人民，責令本撫承管。提調糧馬悉從輸納，設土設流，出自上裁。由詳。

批。洵洪安羅三村，原係播地，自應改流。前該道建議欠妥，本院部批駁詳語甚明。該司何故又行瀆擾，至有提調糧馬之說，殊無忌憚。劉國用傳廷變等，見利忘義，必欲陷奪世績爲楊應龍而後已。獨不慮己爲何漢良楊珠楊明之續耶。仰巡下南道嚴行戒諭，仍查明速報。

一件遵諭披瀝血誠，乞賜照察，以明心迹，以安分誼事。宣慰安疆臣申稱，卽日論功行賞，普天同慶。乞念狗馬首事之難，斬關摧鋒奪路之苦，不惜甄敘片語之褒，得需寵命。由詳。

批。安疆臣母子兄弟，戮力勤王，本院部深所鑒知。卽向以一二疑似之迹，遂來道路悠悠之議，乃今賊已滅矣，播已平矣。該司心迹明於皎日，向來流言適足爲洗雪之地耳。據申更見恭順之誠，不日本院部敕功上聞，自當膺受上賞，惟寧心以聽之，不必紛紛置辯也。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扣留永合路各兵功賞解京。由詳。

批。扣銀解京，本院部並無此行。吳總兵何故公然倡議，想其侵剋太多，恐激變軍士，故爲此以預爲掩罪。

之地耶。該道輒爲呈請、誤矣。誤矣。今會否扣留、查明速報。

一件夙病忽發等事。推官高折枝呈稱、患病不能供職。今見奉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乞容休致。調理由詳。

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無再遷延。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永甯宣撫司地方、以河爲界。近因防播官兵布割憑陵。請行委職官先正疆界由詳。

批。仁懷赤水、自前代來卽爲播地。乃五十四里之數。王世光妻袁氏繳到誥命可查。今該道云仁懷地方、原屬蘭州。有何憑據。以河爲界之議、恐亦難憑。永甯惡目、自播州垂亡之時、卽撥置女官、混申邊界。爲異日爭占之地。今果然矣。該道以爲倖復原業。不知果的爲彼原業否。緝麻山、李博埡、皆發兵斬級取之。彼皆以爲己業。是朝廷三十萬大兵、皆永甯紀綱之役。而三省大擾大費。總爲土司營家事也。是誰開邊釁乎。仰該道會同川東守巡二道、作速查明邊界。以杜後爭。限半月內報。

一件議處甦困事。督餉道呈重慶府條議餉米等項開款由詳。

批。征播之役、不得已而用民力。萬苦千辛。令人酸鼻。乃賊平兵解。所司尙不爲一處。追銀追米。雞犬不寧。不知生民何辜。遭此厄也。可嘆可嘆。諸議俱准照行。仍速移文。俾早遵守。無令小民久在湯火。繳。

一件軍務事。永順宣慰司統兵冠帶舍把彭宗惠等呈稱：各兵原因乏食之苦，殆非私逃，懇乞明示班回由詳。

批：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搶糧，此軍政也。該司兵一缺食，卽肆行搶掠，不告而去，有制之師，豈若是乎？既已濫賊，姑不深究，准撤回無再生事取罪繳。

## 祭文

### 祭諸葛武侯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五月戊申朔二十五日壬申，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奉命入蜀，道經故漢丞相大將軍忠武侯諸葛公墓下，乃陳牲擊鼓爲文以祭。其詞曰：嗚呼！惟公受性忠貞，賦才殊絕，功蓋三分，名留萬劫。昔漢中衰，炎精霧塞，九域橫分，三綱溷滅。公於其間，裂眦植髮，輔漢興劉，盡忠竭節。北撻操賊，東伏權賊，身柱乾坤，手扶日月。太華千尋，洪河百折，大義精忠，於今爲烈。化龍，晚代末學，無能爲役，抱病歸田，甘老巖穴，偶值多艱，承乏授鉞，誓銷氛祲，以奠疆場。瀘水巴山，皆公舊國，願垂陰祐，永綏蒼赤，尙饗。

### 祭房張二將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二月乙亥朔越日，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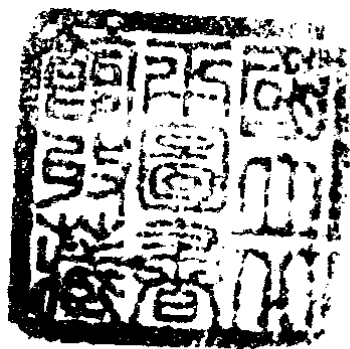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率川東監軍道左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右參政張文燿、暨重慶府衛縣文武官員，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贈都督同知張將軍二位之神曰：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訟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訟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挫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卷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懼，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具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壩，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擐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以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爲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鶻起，席卷川巴。李特孟昶，前事不遠，卽不然，而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迹，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戎乎？瓦解陸沈，豈足爲喻。蓋二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卽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譽，縱使百千萬劫，只

如未生，甚且遺之臭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事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化龍等既入渝城，誓師勦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蒸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而死，乃益重也。嗚呼！尙饗。

### 祭張監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七月壬寅朔，越祭日丙辰，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謹以剛鬣柔毛清醑庶品之儀，致祭於欽差監軍征播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還樸張公之靈柩前。曰：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關州，蓋嘗丸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和門數語，肝膽立傾，語時事，腐心動色，恨叩九關之無路，談叛逆，嚼齟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之險，乃匹馬而監卻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衆怒羣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掃，以成功。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斃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朒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債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

而監國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間，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飢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爲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壑，咽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道殫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藺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蜎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計而不果於行，獨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諾天日，遂以一日而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洟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徇國之蹟，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尙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藝

書 全 播 平  
冊 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初版

著 者 李 化 龍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五二八九

詳



988